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五七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賜餘堂集十四卷

〔明〕吴中行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吴亮吴奕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賜餘堂集十四卷》提要

賜餘堂集序

蓋嘗稽諸唐陸贄敬輿之傳矣乎天植其忠藎之心而援以匡濟之畧其爲代言奏議之文若天成也者自唐距今千有餘歲吾弟吳中行子道出焉

將無似也與哉敬輿歷官侍從擢入平章中困於賓參竟尼於延齡而忠州之置徑爲吳子道筮仕詞林雅籍侍從之職未得平章之任而既涉其涯矣代言未之逮也而奏議再上具在集

中視敬輿多寡懸殊官秩之崇卑識司之間劇去位之蚤暮致然毋而有困之尼之者乎乃其文之天成也誠似之矣古昔以文名世者未易更僕安得有盡似者莊宗乎列而列之朗潔莊之汪恣不似

也固因乎遷而遷之奇峻固之整密不似也柳善乎韓而韓之綜脫柳之工刻不似也歐納乎曾而曾之肯委歐之爾雅不似也三蘇父子兄弟自相師友而明允之蒼鬱子瞻之條暢子由之紆折不似也彼皆有意

於為文而學之所詣各極其才之所至其不似宜也敬輿根柢乎忠孝發越乎匡濟不得已而有言不徑意而言有文矣漢人稱文似者不曰揚雄之於相如矣乎相如棄趨捷之資揚雄好深湛之思焉在其

相似耶殆未可與不知言者道也然猶以文而已敬輿忠藎之心匡濟之略予豈有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雄与相如之所有未必盡同故其為文亦未必盡似予道未嘗模擬敬輿之文而出其所有不覺其似

之眞也且夫文之稱起衰者豈非變駢儷聲律之習而復先秦西漢之矩矱乎哉試讀敬輿之文間作駢儷而其氣愈昌或類聲律而其辭愈達即爲先秦西漢者不能趋乘而先之也子道疏正綱常振法

紀及謀郃勅諸篇比而同之其似与否豈不知言者所能辨哉集中詩歌凡若干章應試應酬之作凡若干首仰以當敬輿留方之韓云爾藉以名世非子道之意尤非其所詣極之華也敬輿自謂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偉哉志也子道從子也人穩其所志亦如之此文似之由也独然敬輿救一時之敝其文剴擊而深爲之慮子道垂百世之典其文嚴切而大爲之坊相似之中微有不似者爲敬輿謝客忠州瘉五而歿弗克

俾其儔之釋忌弗克待其主之名後而文之用未究也子道杜門於里年僅五十有五則又似之矣種子瞻氏今古號知言者剏獻敬輿奏議於朝乎以自紓其忠蓋之忌而脯其匡濟之略子道藝集行矣

悉必他時與子曦氏其人哉若夫
勿贊為宣則吏有所俟矣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孟夏朔日
期親兄可行撰

余曦氏一家言

賜餘堂集序

論詩文者先辨其體而後工拙從之
體之用也各有攸當弗可溷也用之
香奩則取綺靡用之臺閣則取雅
馴用之邊塞則取悲壯用之羇旅則
取淒清用之山林則取閒適用之
朝廟則取莊嚴隨地而景因物肖
形者梓匠錘家千秋大業所為藏名山
而副京師者率不越此廟堂之作瑰
壯以為還爾雅若周鉅甗以為彝奧
博若雅清綺以為陵信高華以為顯
說參于藻皇猷勒於金石卓然名世

至矣栢梁聯句媟及於女胥況香賦
詩既釀於飛燕余以為非體也少陵
況雄多悲惻而含情青蓮蕭散太
放膩而不羈施之廟廊顧乏和平莊
雅李杜一代宗工尚爾况下此者哉余
讀晉陵吳太史子道賜餘堂集風
格豪宕不失和平氣韻清婉時含
莊雅應制大什若元老賢臣冠裳珮
玉自然端嚴其它酬應諸篇如妃
主命婦褘服豔妝都無冶態進良規
以永鑑筌宰譚性命則僂析天人
是寓功偕於立言以經濟為文字

者也而有本焉先生德度宏深風節
耿亮江陵不韙文襄奪倫依毀先生
惆之肯抗疏力諍　廷杖削籍當是
時直聲震天下與趙汝師齊名海內呼
為吳趙今其疏懸諸日月建其起廢
荼蓼備嘗薑桂無改拙鱗之章吾
歲不上忌者撼之百端屹不為動也夫
徐庾維長宮體性本浮華燕許誠
擅良工品俱疑競獸劉更生論越精
忠陸敬輿文成獻替先生風骨實類
兩公矣方今　朝事多譌邊烽時警
復隍之戒識者憂之世道方賴先

生以匡濟而一旦遽先朝露汝師亦遂
長徂中外能無云亡之歎哉不佞踈謬
猶以薄技辱收先生往說人修御於不
佞袖統貺先生〻臆目比之後夫云〻入
中龍比傑亦顧拜下風竊附同調柔何
靡而揶揄我先生喟曰徐儀部君者

寧炙手可熱江陵耶我何至作君骨里
鬼狐語而强附人為謗夫西吳死灰而
太息乎先生不佞知己也先生令子采
于世于徽不佞序先生集二子乞言地亦
而余將酬見地下其又何說之般辭先
生之文夫子八乘于某舉經贊書及壯

于北文藻絕代其令弟又于刖戊進士天
才不減兩韙兄而諸子蓮翩鸞起未艾嗟
乎先生偉人大節位不酬德未究厥施
固宜其後昌大若此句吳氏可復署為
陽里矣

萬曆己亥夏五月東海夏人屠隆

緯真父蹇并書

賜餘堂集敘

吾友晉陵吳學士子道𠢕以植綱常第一疏觸權相江陵杖闕下幾斃削籍凡十稔而江陵敗乃　詔復原官晉秩宣諭則又以讜論侵閣部大臣坐是引疾歸里者殆十年錯多以圖書自

娛而扁其堂曰賜餘謂毛絕之餘年皆天所賜云子道蓋以不貶示尤自砥而厲推屢蹷後移南掌院之命不果行竟鬱鬱賫志以歿歿後歲餘而其仲子孝廉亮袞至生前著述若干卷命曰賜餘堂集先次其在朝時所作奏疏講章閣試館課四卷耳脈曰唯先生知吾父居官居鄉心迹又知吾父之所以為不朽也請敘之余已久謝世文而念子道立朝出世風波居里則同葯苑于道逝矣闌幽之責奚辭獨以未覩全集緩其請越一年

至所著新安屋游正楷等後集一十四卷傳至因得其長公後菴先生所并敘文擬子道於陸宣公歐與為之大暢蓋昔之論文者嘗擬歸子於至子擬歐陽子于擬子思心旨子道之文者未得至所擬與之擬而爽

稽試玩集中諸作如奏疏講章
則切直中浮忠君之悃閣試館
課則典雅中饒通達之才鑿鑿
乎蔚乎敬輿風執其諸詩敘頌
記誌表碑銘等作大都刻劃寔詡
於和平落英發於蒸逸然然如
本摯情饒無菁麗僞虛之態蓋

則從華所流不屑摹古而七襄
之錦爛然所謂贍而不穢詳而
有體非乎後菴先生狀其集嘗
擬擬敬輿之文而出其所有不
覺其似之真焉知其己先生蓋
不徒以其言之似而以其忠蓋
之心匪淺之畧相似也此則子
道之所以爲不朽也夫敬輿亦
能使實參之無因延齡之無危
忠州之貶竊而饒足七年不云
之諫友伏閤門而善諍至裂
責麻以殉之而激敵與宗曰忠
識貫天日何以感人然此奏議
殆其鍋物欲維子道之所以不

朽者不在此十四卷中吾獨傷
夫世之爲實參延齡者何多而
爲陽子暨者何寡也世人亦但
知子道不朽於植[illegible]常正剛達
而跡耳豈知亦朽[illegible]實在隱隱
亦在顯名子道之[illegible]乎善子忠
竭於人所見稱德[illegible]於人所見

賴忠同寧武子之愚而心雖與
爾衆人道者其孰豫而孰白之
予迺師事吾素西鄉國友执雷
山道少宰相國初起子道按鴻
血識有周公逕自之諷歸既振
而身入山林從少宰中蹤子迺
殉以去就有靈均焉而之風友

叙 管五

既安而骨銷積毀矣顏安得有
以託忠州別駕之寃託子道者
是子迺之抱屈尤甚於敵與也
歌與說無怨言而子道不無慨
嘅於此此子迺之嘗與歌與霸
而隱德亦過人遠矣讀是集者
其毋以語言文字索子道之毋
以氣節一端求子迺也

萬曆庚子夏四月既望

執友年生古歙管志道識

叙 管六

吳中行賜餘堂集十四卷又復庵先生娛晚詩一卷
中行字子道武進人右諭德
右見千頃堂書目卷二十四此本祇十四卷乃復庵先
史藝風書藏本同觀管志道序明言其長子
復庵先生則復庵乃中行之兄其詩當別刻
不當附見黃氏或以其叔武相同誤以為亦中行
作其悖甚矣繆氏藏本書眉從其序敘刻
則因强偶脫佚也戊子冒十八日上虞羅振常誌
于蟫隱廬
此乃禁書不見禁書總目振常再記

賜餘堂集目録

賜餘堂集目録終

賜餘堂集卷一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奏疏

植綱常疏萬曆五年十月十八日

奏為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消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察所當剌舉有言責

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為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彌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

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矣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

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

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人皆為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

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

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
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
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
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逖聽
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
迹而歸以不韙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
里譚巷議乎夫輿情未愜華而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
人之趨令遵教用恊不忒爲或者非其理也元

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
賢道理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
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
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
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
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
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
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

世議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遂
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
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
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
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
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
禮意隆渥扎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
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
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
而錫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

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
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
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虗位以待則
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寘對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趨
朝暫往遄來以副
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
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
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
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
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脊之非事
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
言上違
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瘝
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

述于簡册以彰譏示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
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正朝廷疏萬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尊
主權明臣義伏乞
聖明永垂鑒戒以正
朝廷事臣聞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蓋言君權不
可一日移也又聞之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蓋言
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
皇上乾剛離照勵精圖理百寮奉職四海嚮風眞千
載一時矣而猶有敝習相沿舉國莫知其非者
二事臣謂借留賢之名而保輔臣此諂諛之極
也甚可恥也臣謂借去讒之名而恭言官此壅
蔽之漸也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
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條
令甲訓典森若日星輔臣者股肱也歷有年其
人之邪正豈能逃
聖鑒哉或因事乞歸或被言投劾宜去宜留聽之

朝廷耳何邇年以來每遇輔臣辭位必群然起而
留之頌功贊德累牘聯章此其心何心哉蓋眷
年保留故相之餘風可羞孰甚獨柰何至今存
也但當責以大義私相勸勉共期協力贊襄翁
周公之告君奭可也未聞以留行責之君也況
今輔臣申時行之賢又注
聖衷本無纖芥見疑之意而必疏留以要君之從寧
啻聚蟻之慕羶乎殆幾于以私比而作福矣卽
使其人必當留也而出于衆口揄揚以保之跡
涉諂諛非臣義也言官者耳目也聰明所寄其

言之是非豈能逃
聖鑒哉或妄言無稽或持論未當宜寘宜聽之
朝廷耳何近日所爲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
攻之臆斷株求公言顯斥此其心何心哉蓋權
臣鉗攝孤忠之故智殷鑒不遠獨柰何討出此
也雖或奉有
明旨令其查參猶冀婉辭抹解如潞公之容唐介可
也不宜以拒諫導之君也況昨言官丁此呂之
疏未嘗
聖怒止令分別被論之人而忽參斥以成君之過

啻畫蛇之添足乎殆幾于以私排而作威矣卽
使其言果可罪也而出于一人意見以逐之跡
涉壅蔽非臣義也夫輔臣表率群寮旣忻然借
譽口于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避也則廟堂
獨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夫冢宰進退百官若
公然可甘心于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也
各部院獨不可濟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弊必
至于大臣持祿養交雷同而附和言官畏罪容
奸風靡而緘默甚非
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也臣以爲頃者邪正

相攻彼此聚訟不足辨也道揆法守臣義
君權自有綱維不容僭越者
皇上試攷故籍群相奬借而保大臣嘉靖四十五年
以前所未聞至于不奉
旨而參斥言官則
本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何曉近世之爲臣者
多私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
朝廷乎伏乞
皇上總攬威福嚴加戒諭姑容旣往申飭將來凡輔
臣之留言官之斥惟

君父之命是聽如有踵故習非群習擅恣者雖公亦私必罪無赦永絕偏黨之萌共成平明之理詎非正
朝廷之要務哉臣知臣之言出大察意必相左羣工目以爲狂盡觸忌諱未免顛隮然臣伏思臣之身萬死一生
皇上再造之身也倘愛其身而趨時竊位隨世轉圜知之不言言之不盡且有愧于犬馬之銜結矣仰惟
聖明垂神俯納焉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太學條上疏　萬曆十二年　月　日

奏爲敬陳國學事宜以弘
聖化以重賢關事竊惟京師爲首善之地而太學實賢士所關
祖宗建學立師廸彜闡極崇飭弗替典制甚詳我
皇上履洽乘熈親賢講學頃者更布功令剗除煩苛駸駸乎菁莪棫樸之風賁人文而化成天下千載一時也臣等猥以凡庸過蒙推擇或還秩播遷之後或起家譴廢之中感遇酬知共圖稱塞量才揣分深懼曠瘝惟夙夜黽勉思所以樹章程端型範庶幾乎少裨世教而無負于
聖恩者除一意奉法悉心釐奨所有規條與合監師生相率遵行外謹摅一得摘陳六事言雖似迂而實切事非無益而可弛且屬臣職掌不敢不言亦藉以逭素餐之罪于萬一也伏望
皇上垂神俯納
勑下該部覆議施行斯世斯文幸甚

一曰修黌舍以飭學宮伏念辟雍之地不特教典攸司
聖駕於此幸臨冠裳於此會集四方觀法萬代仰瞻

乃今狹隘之規不及郡邑之制宮墻民屋逼窄喧闐溝渠弗治汙穢難除欞星門之前樹塞無屛持敬門之内坎土漸窪驟雨成池巡簷由徑駿奔鵠立趦趄泥塗曷以肅圜橋之觀而彰如砥之履也
國家兩京並建學宮宜同在南
聖祖肇基規模宏敞在北郡庠舊址簡陋因循玆遇右文之朝咸起維新之想乞
勑工部委官相地捐值貿居稍拓街衢量甃磚石前開璧水外列屛墻斯稱清肅可遠溷褻再照舊

創號舍久多傾頹十存二三弗堪棲止併祈[illegible]
念通爲葺修庶[illegible]次可安而樂群有所也雖大
工屢作時詣學瞻但文廟黌宮根本重地不爲
小費之惜永垂太學之光是亦淸時盛舉也伏
乞
聖裁
二曰優敍遷以重儒官伏念丞博諸臣多出科
甲以昇淸秩校官之薦必先六館而後有司故
臺省之選部寺之遷多取本監之官實係
累朝之例及查近歲僅一二人若博士通判之陞尤

耳目罕見之事既用劣轉於後何取精進於先
安在彰激勸之權而隆師儒之任也又訪得監
屬上謁銓曹下與貲流爲伍夫論其品秩可覩
行人屬在師儒宜同部寺今都察院尙存此體
相傳尙書汪鋐偶以小郤見抑遂成故事初非
舊規但聞儒所當優未見士而可辱也乞
勅吏部量其資序稍示優崇凡當考績之時加意竟
縫之輩上者仍入臺省次者亦留京職必居下
考方處外遷若其叅謁部儀查照都察院見行
之規改從部寺寮屬之後是亦崇儒盛事也[illegible]

乞
聖裁
三曰簡生徒以需仕用夫太學爲育材之藪今
生徒反不及一郡國也臣竊恥之舉人偷安亟
須督遣追試期而至者勿聽貢生就教當爲限
制四十五歲以下者勿聽至于援例雖爲麤途
宜于掄詘之中陰寓維才之意今入貲者俊秀
居九學校居一至有不辨習字無從施教者此
輩他時或司民社殊玷冠裳臣謂學校生員進
取既已從寬輸納亦可示優倘原數稍爲遞減

則援例來者必多匪特澤宮所收皆出黌士然
不取盈于額而取盈于人亦司計者裕國之策
也其由俊秀者務令考擇如係白丁徒冒靑衿
到監時臣得驗試遣歸則國貲無匱乏之憂而
雍庠亦可收造就之效矣伏乞
聖裁
四曰儲經籍以備教典夫太學設典籍之官今
無其實而徒存掌故也臣竊惑之經術爲教化
之原辟雍乃圖書之府自昔辨謬證訛必以秘
書及監本爲據盖

內府所藏者天祿之舊而太學所貯者則石經之
遺也先臣丘濬童承叙等屢以爲請而因循至
今遺缺如昨臣謂南監有十七史板而十三經
注疏乆無善本容臣等率屬訂校工部給資鋟
梓于監可爲明經造士之助
內府書凡有板者乞各
賜一帙在京衙門條例等書盡令刷送在外郡邑
刊刻諸書責令入覲進表官員順便齎投俾四
方來學者潛心稽古習謐通今載籍既完教學
有具則遺書無湮沒之虞而典籍亦非虛曠之

官矣伏乞
聖裁
五曰復科舉以廣試途夫科舉之制兩京監生
中式者三十五名就試者一千餘名蓋合監與
歷而有此數也各省原無監生中式之額故歷
事掛選有志場屋者仍許起文赴部考送萬曆
七年申明題准俱令完歷給引不妨科舉至九
年議禁許於原籍聽考本省進場出令未信立
法似苛臣謂貢生歷有歲年民生貲已輸納既
升太學亦幸觀光而復令隨童儒之列試郡縣

之庭至于督學收取亦爲僅見省闈獲儁更
未聞是獨使待選公卓者終於自棄不無可[illegible]
合無照舊赴京入試爲便倘以濫取爲嫌乞[illegible]
照先年舊例令各衙門歷事監生至期俱聽本
監與在班監生合考并送庶乎負志者無向隅
之悲悉自淬勵冀占一第而積學登庸者出也
伏乞
聖裁
六曰議考選以通銓法夫仕進之期監生正歷
二十五年雜歷三十餘年盖必至日暮途窮而

後入官也志氣衰遲職業隳廢壯有才力老亦
消磨人既無聊仕將何裨今舉人有揀選之例
吏員有考中之條獨至監生滯於銓法臣謂隨
才授任不拘乎類爲官擇人當及其時宜比舉
人吏員條例斟酌通融令監生完歷守選至十
年以外者許每歲赴部聽試拔擢數名部與注
選或稍加優異其不中試者仍令循格待年明
隲公評務期精當毋爲私昵以開倖途庶乎有
才者無過期之歎爭相踴躍勉修一職而[illegible]
效用者出也伏乞

聖裁

議從祀疏萬曆十二年　月　日

奏爲

敬陳孔廟從祀末議以備

聖明采擇事臣等竊惟諸儒從祀既以表章先賢亦

以風示後學最重典也頃

皇上因言官之請特下禮部命儒臣集議臣等待罪

辟雍有關職掌請借箸而畢陳其說焉臣聞之

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

經之傳與天地並也夫自古聖人多矣獨崇祀

孔氏非謂其刪述之功開群蒙以垂憲萬世乎

故崇祀者既以功則從祀者亦視其功何如耳

或謂我

明興二百年來右文之朝父道之化猗歟盛矣止祀

一人不妨多議臣以爲無其人而取數之多者

濫也有其人而責備之過者苛也屢舉儀章匪

徒粉飾丕視功載自有權衡蓋羽翼六經之功

有二焉曰宗源曰修踐宗源者道之體也修踐

者學之方也夫道若大路然知宗源而昧修踐

是識路而莫由者也知修踐而昧宗源是冥行

而不察者也神化性命直窺帝則是爲宗源實

體眞精無歉躬行是爲修踐斯二者以言乎適

道則均也先秦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則傳

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汨溺之餘理學

晦矣宋儒則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至于

昭代斯道如日中天經術既備理學亦明卽有著述

微言不出漢宋餘緒臣愚以爲今日議從祀者

不宜專據著述但當衷考生平或於踐修無媿

或於宗源有窺皆可稱羽翼六經之功而列俎豆之

間者也夫道貫萬世而無敝者也凡言學者隨

時所習因性所近也凡言教者捄時之弊拯性

之偏也尚宗源則其流或偏內而敝也虛尚踐

修則其流或偏外而敝也腐天生豪傑起而振

之但有裨風教卽有功聖門至其流遠技分或

失之玄虛者或失之迂腐者未可沿流而咎其

源因枝而疵其根也今之儒有競虛華之談而

凋畧行檢者矣故若薛瑄若胡居仁踐履篤實

足爲後學之模以修身爲教而有功于六經修

踐者是可祀也今之儒有局支離之跡而蔽昧

本源者矣故若王守仁若陳獻章悟識通融能

發先聖之奥以明心為教而有功于六經宗源者是可祀也斯二者誠不可偏舉而獨遺矣況薛瑄之讀書録胡居仁之居敬録固未嘗無所發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獻章之孝義明彰亦未嘗有遺踐履臣以為茲四人者同功一體所當並議從祀者也臣又竊觀古之人心善成人之美而尚公今之人心善求人之過而多忌惟公則取其大而常略其細惟忌則摘其短而併棄其長富貴功利淪骨蕭心忮嫉詆誹索瘢求垢悖理傷教者藉口以文其過講德譚學者設詞而辦之攻操戈之徒各有異喙盈庭之說竟無折衷即令孔孟再生程朱復出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誠何心哉仰恃

聖天子主張于上賢輔弼贊襄于下言路申請與論大同此千載之一時而臣等蠡見管窺敷陳淺陋或亦千慮之一得也乞

勅下禮部議覆舉行除薛瑄已從祀外將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一體從祀則祀功之論定崇儒之化彰而于表章風示之典未必無補萬一矣

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乞休一疏　萬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奏為殘病之軀不堪供職孤危之跡無所容身懇

乞

聖明俯賜休致事臣年四十五歲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萬曆五年因故輔臣張居正奪情廢倫具疏建言被杖削籍闔門俟死者六七年矣仰惟

皇上雷霆之斷城社忽清

日月之明豐蔀畢照過獎文章之薦拔臣編戶之

中

賜環晉秩超等踰涯是臣今日所遭值

皇上再造之賜也即以此身蹈湯赴火惟

皇上之命是聽何忍無所因而言去乎緑臣在昔少時不善保嗇故今壯歲蚤見衰羸復以箠楚之餘血肉潰裂憂虞之久心志怔忡一股幾空兩目常眩入形雖具病態日增深懼曠瘝亟宜引避且臣追惟疇昔本爲眷愚即死無辭雖悔何及今大臣持衡當舍舊圖新化枉爲直之日也而頃之搜摘似過疑慮未安因視臣等二三人者初爲故相之仇或作同舟之敵市虎可搆既

窺當事之意向而深中狐疑杯蛇易驚復糾同
類之猜防而相爲狠顧流言外布巧詆內攻臣
本孤立寡援至坐爲黨而名之以號召也蒙此
無辜之咎必有自取之由秪冝反躬省愆何敢
復置喙哉第邪正混淆之說出自
廟堂而幕客宵人之計得矣搆煽方起擠奔在前
雖有戀
主之心實無容身之地臣之情又有不得不去者伏
乞
皇上特賜矜憐放歸田里既免素餐之恥以安已分

亢遠赤幟之嫌以釋人疑倘冀土之息尚延草
莽當朝夕焚香籲
天祝
聖壽之無疆戴
皇恩于罔極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休二疏 萬曆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奏爲殘病漸增職業久曠再懇
聖明亟賜休致事臣於四月二十日以病軀危跡具
奏乞休奉
聖旨吳中行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以一介
微命五品下寮自昧陳情干瀆
聖聽不加重譴仍留供職此希世之遇逾格之恩也
即草木且忻忻焉向榮而臣思所以自效者豈
在狗馬下哉臣緣昔年受杖時籌楚既傷寒逐
更急氷雪就道皮骨空存不死者幸耳冀土之
息方延而承風投石者起矣禍在旦夕憂怖譸
張與鬼爲鄰凡日如歲遂致血氣耗鑠神魂蕩
搖膚革不充齒髮旋脫年雖未艾體實不支頃
者被
詔賜環至伏讀俔聽失中之

旨舉家感泣何忍偃蹇趦
命是亟雖病不辭既列班行勉圖稱塞復因勞瘁愈
覺疲羸臣今所居者師儒之官所任者教學之
一職此官此職不可一日曠者而杜門且久忘事
已多不大則不安也夫
君恩罔極臣念未酬而遽言去也亦竊自傷之但揣
微非望力苦弗勝與其戀位以干冒進之嫌孰
若乞身而明易退之節庶審機量力維駐龐頑
不貽名教之羞或亦消埃之效爾伏乞
皇上鑒臣果出悃誠別無規避特准致仕或容養病

回籍則臣未盡之年皆
皇上大造之賜矣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乞休一疏 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奏爲殘軀陡病不堪任使懇
恩致仕回籍調理事臣係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
由隆慶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萬
曆五年因故輔臣張居正不奔父喪具疏直言
被罪編戶六七年矣幸存其下[illegible]作濂中
之濬至萬曆十一年恭遇
皇上乾斷離明察臣無罪既遂復職旋晉今官頃從

備員講讀之後月侍
天顏是臣以萬死再生之軀遭千載一時之遇即捐
糜此身豈足
上酬而講讀微勞正可自效雖犬馬且知戀主臣誠
至不肖顧不犬馬若哉遽乞骸骨遠離
闕廷不惟不敢亦不忍但臣微福既過災悔自生
受傷已深精血易耗於本月二十三日忽患痰
火之症耳鳴眩暈齒腫呻吟中氣大虛外邪投
間自知疲羸積以歲月必不能痊治于旦夕者
不得不披悃乞哀于

君父之前也伏望
皇上俯垂鑒譽特
賜矜憐容令解職回籍獲就醫藥以便調理倘延螘
土之息于蒿萊則自今未死之年又荷
皇上更生之賜也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乞休二疏 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爲病體危身審幾量力再懇
聖明亟賜罷免事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患痰火之症
具疏乞休奉
聖旨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思昔犯故輔

張居正赴
廷受杖時飾巾携櫬與妻子訣別而出曰出則人
歸則鬼矣雖由血氣用罔自干刑憲亦緣意見
偏激欲植綱常其時居正大權方張盛年未艾
而謂臣以必死之身爲今日復用之地雖至神
不能逆知雖至愚無此妄念恭惟
皇上
天啓
聖衷操獨運之剛收下移之柄復
召起臣等而用之豈非千萬載之一遇哉是臣之身

父生之于未生之初而
皇上復生之于既死之後臣之官
先帝收之于未仕之始而
皇上復收之于既廢之餘則臣之在今日也惟圖黽
勉職業矜奮名檢以忠勤報
主以禮義持身庶幾上不負
隆天厚地之恩下不貽正人君子之辱耳然臣福綠
淺薄疢疾纏綿伏枕杜門有悞講讀是忠勤之
不效也紱辱飲跡亦被猜嫌是禮義之或愆也
蓋一節偶合之善難槩生平而再造重創之軀

易至羸憊臣之行履不肖宜去臣之體力不堪
又宜去且講讀之役夙夜在公輪直到臣未免
倩代而邪比之黨日夕甘心狐危若臣必遭捏
陷故臣展轉于懷愈益其病一日弗去則一日
弗安者是以不避煩瀆再乞
恩慈原臣甚不得已之情憐臣必不易痊之疾容令
致仕回籍倘延狗馬之息則歌咏
聖德于田間或填溝壑之身則銜結
皇恩于地下臣骨雖朽而臣心則不朽也臣無任于
冒殞越之至

乞休三疏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奏為病患漸篤調理不痊三懇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於四月二十四等日兩具疏陳
請奉
聖旨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又奉
聖旨吳中行日侍講讀着遵前旨調理該部知道欽
此夫臣七年編戶萬死無辭者而昔蒙
賜召五品下寮一請宜去者而今蒙
賜留非望之遭逾格之恩也摩頂放踵皆
君之身赴火蹈淵亦臣之願况

皇上還之詞曹且置之
講幄每從
日直仰覩
天顏莊嚴恭已清明在躬聽納[illegible]周旋中禮即詩
書所稱堯舜之聖何以加焉幸逢奇遘忍負
明時又安敢為私圖而萌去念哉臣自起家服官
兩閱歲耳始而總校史館無裨編摩旣而佐教
辟雍深慚模範及改銜坊署備數
經帷撰衍講義則苦于學殖之疎習讀講章則苦
于記問之鈍勤勞欲矢夙夜勉圖遂至交際部

遺猶懼任使弗稱乃今疾病愈痼調攝難痊旬

日以來醫藥罔效頃四月二十五日暨五月初

二月二次進

講俱臣輪直倩人代替若更遷延屢致曠悞則罪

何可逃而死不足贖也且臣聞之獲

上必先信友而陳力方能就列人言波及友不信矣

病勢日增力不能矣天人交惡旦夕將危情蹙

詞窮言煩罪重伏惟

皇上乾坤覆載日月鑒臨容遂故丘苟延殘喘若

聖恩之已深益深與臣心之欲報未報者惟教訓子

孫俾世世爲犬馬以圖之而已臣無任手實戰

越之至

乞休四疏 萬曆十三年六月初三日

奏爲病篤機危萬死四懇恩允以重

講筵以全臣節事臣病將兩月疏凡三乞矣

皇上不加煩瀆之誅屢蒙調理之

旨臣心口相語淚汗交流感懼俱深進退失據惟慎

加調理月望痊可即當趨

闕謝

恩隨班供事又何敢陳請數四而違

天以干雷霆哉柰臣逢辰雖幸賦命實奇不忍去者

臣心也而神不佑則病篤不遽棄者

聖恩也而人不容則機危聞望既輕就列有靦顏之

恥講讀甚重受事當量力之能強曳殘軀苦樂

華秩是何異于鳥傷弓而不舉蝸升壁以終枯

也且避言省愆安可以口舌爭哉必亟辭朝市

而後免名高徑捷之疑必遠遁山林而後免聲

應氣求之累不去則人不見亮而臣亦無以自

解者惟臣疾痛則呼

天呼父母情愈急聲愈繁

皇上倘

憐迫切而

賜歸休或罪煩瀆而加褫斥別選學行兼優精力堪

任者代臣之職斯

講筵重而容臣之去也庶可以明數年苟死之志

逭今日冒進之譏延一息殘喘之生冀他時圖

報之所而臣節全矣臣無任扣地籲

天干冒戰兢之至

乞休五疏上 四疏得請此草未

奏爲病久不痊情迫無柰五懇

天恩亟賜生還事臣惟奬忠進直君道也難進易退
士節也至愚極不肖如臣者每自省循躬昔之
事念在好名言爲出位而今借忠直之似以躐
聲榮幸之幸也
皇上奬之進之亦足以昭示
德意風厲臣工矣然臣愚樸本不任望貢求學所
守者硜硜之節耳既不揣能量力乞退于先幾
又且屢咎衆疑冒進于今日不惟廉耻盡喪實
恐惡害將深且使臣之求去爲虚詞而以
皇上之賜留爲得計則往年

廷杖眞爲苦肉之謀累歲里居果似捷足之徑士
節若此物議謂何況臣憂危久積榮衛漸枯病
在膏肓卒難醫藥夫清華之秩豈容貧病之人
講讀之官更匪養病之地伏乞
皇上特賜殘骸俾還故里永爲編戸以俟蓋棺雖不
得效臣力之涓塵庶可維士節于草莽臣情詞
俱窮席藁以俟

謝馳驛疏萬曆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奏爲恭謝
天恩并陳辭悃事臣以病篤機危三四陳乞於本月
初六日奉
聖旨吳中行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欽此
臣患不易痊之疾負不得已之情受不能報之
恩寔不宜瀆之罪席藁以俟斧鉞何蘄狀蒙
皇上垂憫下忱旣
俞回籍之請
俯循舊例復
賜給驛之恩臣竊念存爲編戸僅歷一年供役
講帷纔逾半載有辜
任使方切兢慚未效微勞亦沾

隆典揆之分義踧踖靡寧即日扶病就途違離
闕廷又不能匍匐謝
洪恩罔極仰報無由臣不勝感激瞻戀隕越屛營之
至

謝銀幣疏萬曆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奏爲感激
天恩披陳謝悃事臣於本月初十日因蒙
恩給驛遵例具疏
謝辭於十一日奉
聖旨吳中行係日講官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禮部知道欽此臣侍
講讀未效涓埃邈遑
闕廷何勝隕越而
皇上命之乘傳益以
賜金吏
頒在笥之華仰荷
如綸之重窮途沾
寵下里誇榮自今歸葬之生皆舉家銜結之日矣臣
無任感戴銘衛瞻戀屏營之至

辨誣疏萬曆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懇乞
聖明辨誣覈實仍
賜特加顯斥以息人言以全臣節事臣自告病回籍
屏迹杜門已六年矣殘喘僅延舊疾愈痼又自
揣狂戇絕意仕進臣固畀于忘世世亦當久于
忘臣矣不意姓名尚掛齒頰臣與吏部員外趙
南星御史蔡系周俱無往來俱無德怨其稱臣
爲君子也臣愧不敢當其詈臣爲小人也臣恥
不忍受蓋邪正相指徒以口吻求勝則是非愈
淆正不宜辨也系周謂臣與今南京禮部侍郎
趙用賢抗疏受禍雖同而賢不肖相去若[illegible]
黑白此其藻鑑甚精品評甚當即臣自知亦甚
明實無容辨也系周謂臣自爲舉人時以至居
家處鄉故爲隱詞猶存厚道又謂臣欲藉體方
恩職公輔當是意想之語俱無可辨也系周謂
臣補講讀爲希資序夫講讀之補不論資序如
今輔臣王錫爵科第官階在前未爲講官而許
國爲之又如今戊辰辛未諸臣科第官階在前
多未爲講官而爲詩余繼登爲之此則系周所
未解者更無足辨也第以交通中官求補講官

一節行檢所關又以假托山人捏造揭帖一節
禍患所關萬萬不得已輒不避斧鉞從誠訟中
披肝瀝血一陳之
君父之前臣爲講官與原任禮部侍郎張位同日奉
旨門客樂新聲臣有生以來耳所未聞金縣合等語
臣有生以來目所未見無論臣與司禮彭習不
通若內閣曲狗私干之人又惟司禮之命是聽
則內閣何如人哉豈系周當詢之內閣口授者
乎筆示者乎抑系周道聽之乎意億之乎今內
閣當時題補臣者申時行等俱在正望

皇上召問有則必不敢爲臣隱無則必不強爲系周
誣此其所當辨者一也原任少詹事黃洪憲與
臣絕無纖芥同官攻擊遂致紛紜與臣耕釣之
軀絕無干涉至今不知山人何事不知鳴寃何
語系周何所據而指臣臣誠然不知何故第恐
下流之居易爲歸惡之所豐屈之謗借爲投石
之謀從此告密可開大獄可起莫須有可坐萬
一更有重大事情羅織好收捕而曰某曰某則
林下之人皆几上之肉臣之身死亡何惜而黨
禍若成世道攸繫此其所當辨者一也然臣竊

恩之臣既跧伏山林跡同麋鹿而操戈挾矢者
猶向之此無他止因餘生尚存虛銜未削謂臣
爲賢者則疑其不用而稱之謂臣爲不肖者則
疑其復用而詈之詈之者不過因人之稱而愈
申其前論之憤稱之者不意重人之怒而適貽
以不測之辜此臣雖在蒿萊如負芒刺所恨者
不即死而與世長辭也伏乞
恩慈明示擯斥既絕再起之望庶安一日之生賢不
肖俱付之忘言以俟蓋棺而後定論臣之志願
畢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辭官一疏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奏爲沉痾尚痼
寵命洊臨披悃懇
恩仍容在籍調理事臣於萬曆十三年六月患病乞
歸疏凡四上奉
旨予告歲已八更苟延未死之餘竊幸不才之棄遐
初服已甘終老望長安如隔前生忽於本年正
月初六日接得邸報南京翰林院缺官掌印該
內閣題補陞臣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印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欽此臣自惟一介草茅廿年科第
服官什一歸田什九雖曾供事史館直講
經帷若稽以月成歲會之勞絲毫未效徒戴夫
天施地生之德高厚難酬茲遇
清時復塵華貴此何異寒灰受煖豈敢生輝也葵
藿且解傾心犬馬寧忘戀
主豈不願努力自矢聞
命即趨忍以飾詞敢於瀆
奏哉緣臣賦質本弱受傷更深既喪於嬰鱗精
旋耗於銷骨調攝有日醫療罔功兩鬢漸星一

目如霧心同髮短志隨氣衰匪仲徒忘駭暈時
作蓋桑榆雖云未迫而渊㧏自覺先推弗任驅
驅何堪鞭策實慚薄命虛負
隆恩矧當衆正之茹連奚用微臣之竽濫伏乞
皇上
俯鑒下誠曲垂
弘造或仍容在籍養病或遂以致仕
賜休倘螻蟻之生鹿豕爲侶猶得秉耜以供賦稅
授經以訓子孫誓矧涓埃永圖報塞於世世也
臣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辭官二疏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

奏爲被
命先已乞休聞言復當引咎懇
賜罷免以保殘生以安愚分事臣於本年正月初六
日接得邸報
內閣題補南京翰林院印信事陞臣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管隨於初九日具疏告休逕行馳
奏矣又於十二日接得邸報禮科給事中王嘉謨
叅論指臣爲邪至謂用臣則時事可虞罷臣則
亂萌可遏其出處所係若斯重也臣實愧之臣
屢疏乞歸馳驛
賜告特蒙休沐之
恩何嘗廢斥臣哉今乃云仍從廢斥則臣之履歷猶
未改也夫邪正無形彼此有嚘自古易淆矣十
數年以來用舍惟其愛憎逢迎以爲毀譽乍賢
乍佞其邪正豈一時一人所可定者哉臣不敢
辨也臣以孤忠矢日兩疏批鱗同星承風泉臣
銷骨覈實原無踪影傳說頗足聽聞若科臣之
於臣也未經識面何忍甘心必其[illegible]衡
鑑不爽辨材信知人之哲斜邪乃爲

國之公或匪妄加自當虛受臣尤不敢辨也然臣
聞
命越二日即已具辭絕無嗜進之愚但有求退之勇
不煩鷹擊已决鴻冥矧杖下之生摧殘更易而
溝中之瘠拂拭實難伏望
皇上俯賜矜憐特從擯斥削其仕籍斷此名根遂得
無掛齒牙不至有覥面目臣當與耕傭釣侶載
恩祝
壽鼓舞於
堯天舜日之下也臣不勝悚慄激切之至

辭官三疏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
天鑒甫臨人言復至知幾安命懇
恩賜罷事臣前以聞
命請告旣以被言乞休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頃於三月二十日接到吏部劄
付中間備載題覆等因奉
聖旨吳中行着遵新命供職欽此夫科疏糾覈銓評
獎録意指稍異予奪不同已蹈危機況嬰宿疾
卽圖勉赴力所不能更擬賫陳義所不敢進退

之計正在徬徨忽於二十八日見邸報復爲吏
科右給事中喬胤叅論因得藉口乞身臣之幸
也亦科臣之賜也第其漫詈汎訾累牘盈章而
所坐者原任南京給事中徐常吉一事耳常吉
之子與段氏子俱係縉紳親戚之家偶爭成訟
府縣官嚴拿詳鞫問徒申道士民共覩案卷具
存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也蜚語何從訛言遂播
必有創爲說者臣誠不知其故矣又謂臣吞謀
田產占奪妻女把持官司干謁公事諸不法與
臣之素所兢兢者更爲相反臣受先臣敝屋薄
田安貧守拙自部使監司以至郡邑絕無片紙
隻字此昭昭可查正不可誣之寔寔也備有實
跡其伏重辜至於臣兄可行原任翰林院檢討
長臣一十三歲致仕已二十八年臣以父事之
而兄之愛臣亦甚篤邇謂以閱墻故爲臣所害
則似夢寐中語耳竊從知人實難則論人亦豈
易哉臣以乙酉選[illegible]銓科姓名不通
音容未接卽胤之[illegible]於臣鄉里者顧
詳且眞生今之時[illegible]技害之嘐搆造
無稽且有口不[illegible]言且未經見之事無加

於臣更甚於科臣所指者若據風聞全憑月旦
安知不爲人所假手也且臣一身耳自臘逾春
又僅四月耳覩風之蔫墨未乾而忽指爲邪矣
[illegible]覆疏之
僉旨方下而復指爲穢矣朝黑暮白甲嗤乙誚
廟堂用舍將誰從哉頃之六年[illegible]序[illegible]兩
京拾遺搜剔殆盡臣適被論停覆[illegible]待熙之
時當此庶言何無一語而甫畀旬日復有入心
未厭輿論共棄如臣者卽欲擊逐于[illegible]臣有所
忌諱又爲囁嚅[illegible]請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畀其說

焉當時同事者五人臣最下偶厠其間然未有
軒輊之者
賜環之後推轂臣獨先而臣則寧負私恩復陳公議
心本同舟之濟跡似入室之操四疏乞歸八年
甘退所欠者一死耳臣又硜硜信果弗善脂韋
言則多尤行則寡合咸謂豚魚未孚虎兕難馴
方欲援弓肯令出柙有聲可吠無影亦疑甚至
虞臣之用而爲亂也雖有慈母寧免三至之投
自匪聖人能加衆惡之察哉宜乎科臣之不相
諒也此臣涼德所致薄命久安卽當可用之年

必無見容之理今臣五十四歲矣肉消骨立齒
敝髮踈一息僅存百念盡槁倘猶未塡溝壑而
身在世外老于田間不啻幸矣伏乞
皇上垂憐知足之念
俯鑒由衷之辭
特允科言遂削臣籍庶消猜忌因息譏評臣官雖
罷臣之志節則少伸也生蒙
解網死效銜環臣不勝叩地籲
天激切懇祈之至

賜餘堂集卷一　男[illegible]校刊

賜餘堂集卷二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講章

詩經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這是小雅采芑篇宣王命方叔南征詩人歌詠
其成功的說話蠻荆楚地荆州之蠻是南夷嘽
嘽是衆焞焞是盛雷霆是比喻迅疾的模樣玁

狁是北狄詩人說我方叔出師征蠻軍容盛矣
兵律嚴矣然其收克敵之勳而爲成功之本者
豈無自哉良由威謀兼著聞望素隆耳彼蠢蠢
然無知之荆蠻憑陵侵犯敢與大邦爲讎者意
以中國之無人也不知我方叔夙先百辟本朝
廷之元臣計出萬全爲封疆之名將問其年則
老問其謀則壯以無敵之帥率有制之兵決成
算于胷中揚神武于閫外執彼渠魁獲其醜類
但見戎車徒御嘽嘽然其衆多焉焞焞然其殷
盛焉又見其威靈所加莫不震恐如霆如雷之

迅疾焉夫大將以元老壯猷[illegible]兵[illegible]俱奮
蠻荆不足平矣而我驅馳之方叔則有不專恃
乎此者昔也六月興師淮徐獫狁方叔嘗與有
功焉已著之勳名既素孚于北狄常勝之威望
自潛懾乎南夷惟先聲以奪人之氣故不戰而
屈人之兵蠻荆且畏威效順之不遑矣孰敢為
雠于我大邦者乎夫方叔一出而平玁狁始因
功以樹望再出而靖蠻荆又因望以成功其稱
全勝之兵而致中興之烈也有由然矣然非宣
王之克知善任亦何以展其能而效之用哉臣

因是而論之將兵者將之職也將將者君之事
也未任則選擇必精試其才猷察其譽望而不
忘拊髀之思既任則付托必重隆以恩禮假以
便宜而不致掣肘之患又必遠讒間之口安展
布之心寬文法之誅重專權之任坐消反側平
居則養望蓄威動中機宜臨敵則折衝禦侮斯
克壯之猷獲施來威之績可覩矣今分閫則元
戎掛印督府則重臣秉旄將師非不隆也塞北
守降王之盟滇南奏獻俘之捷邊[illegible]非不威也
第無虞既久積弊難除試以武科弓馬非萬人

之敵取于世胄紈袴乏一籌之能大將以干請
而得在在倖門善地以賄賂而行人人僨帥苞
苴日盛介胄風靡寡謀啓侮則輕率而損國威
巨猾營私則貪殘而剝軍餉嚴苛責之律勢不
得不掩覆以稱功操中制之權情不得不夤緣
以求庇養之不豫任之不專匪朝夕矣昔年浙
撫遭脫巾之譁近日蜀兵鼓操戈之亂士卒驕
悍綱紀陵夷安得如方叔者授以斧鉞之寄哉
仰惟
皇上文經武緯乾斷離明留意防邊開誠馭下勳勞

久著則爵之以通侯總制內遷則命之以久任
閱視歲遣
勅青星馳既得將將之道矣然臣聞之上有推轂之
君斯下有請纓之將內有羔羊素絲之士斯外
有熊羆不二心之臣故曰其本不在疆圉而在
朝廷也伏惟
聖明於廟謨兵柄之地加之意焉則將帥得人蠻夷
向化內治外寧之休與成周比隆矣臣等不勝
惓惓

貞觀政要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
絶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
宗乃聘爲充華詔書已出策使未發魏徵聞其已
許嫁陸氏乃遽進而言曰陛下爲人父母撫愛百
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
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
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使民有室家之
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
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民父母之道
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

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
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
姝是美文德皇后是太宗后充華是九嬪位號
貞觀二年前隋時通事舍人鄭仁基有一女年
方十六七歲容色絶美當時莫及文德皇后訪
求得之請選入宮中以備嬪御之列太宗許之
將聘爲充華旨意已下但未發册遣官行禮魏
徵聞知此女已曾許嫁民間陸氏不宜奪取入
宮恐事遂成難以改易急進諫說陛下爲人父
母撫養愛憐百姓如己子一般百姓所憂當爲
之捍禦以去其憂百姓所樂當爲之區處以就
其樂自古有道之主莫不以百姓之心爲心故
身處臺榭則思天下有穴居野處者必令其有
上棟下宇之安口食膏粱則思天下有啼饑號
寒者必令其遂飽食煖衣之願嬪御滿前則思
天下有怨女曠夫之不得其所者必令其遂夫
婦室家之樂此人主之常道當如此也今鄭氏
女久已許人正當聽其婚嫁以遂室家之好陛
下聞其美取之全不顧問道理可否傳播
四海必以爲陛下縱情妨義豈爲民父母之道

乎臣得之傳聞雖或未的然萬一有之誠恐虧
損聖德不小所以不敢隱默無言以誤陛下大
凡人君舉動不論大小史官必書之簡册以傳
後世豈可不愼所願特留神慮勿視以爲小事
而忽之也太宗聞徵之諫始知此女已曾許嫁
大爲驚駭乃手勅答徵深自克責遂停止策封
使命令此女仍還舊夫夫情欲之間人所易溺
宮闈之事人所難言太宗之聘充華詔已出矣
魏徵猶能切諫而太宗卽能省改不避嫌疑不
存形迹進言納諫君臣相孚眞可謂千載一時

矣宜爲史冊之美譚也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爲準折給事中魏徵上書曰竊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已配役卽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

關中卽今陜西地方是唐時建都的去處給復

是免其差役七子是詩經上說鳲鳩哺飼其子周徧均平的意思貞觀三年太宗詔關中免租稅二年關東更免差役一年盖因畿甸之民賦役繁苦故特賜寬卹這是太宗的善政及詔下未久尋有勅令已役未滿的差徭已納未完的租稅今年且都輸納了待明年總與他計筭準折給事中魏徵見太宗詔令不一上書進諫說臣伏見八月初九日的詔書令率土皆給復一年百姓每感恩樂業若老若幼無不喜悅或歌咏謳呼且鼓舞踊躍忻忻然室家胥慶及又聞有勅戶丁配役卽令役滿折造餘物乃遣完納待明年總爲準折與前日優免之詔忽然相背道路之人皆說陛下既與之復取之大失所望臣知陛下必以爲未滿未納的幸得獨除那先滿先納的不受實惠且令完了今年總待明年通融計筭要使百姓無[illegible]沾恩如鳲鳩之于七子一般此誠平分百姓並同七子之意但下民至愚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只見目前貧之用度不足便想早受一分之賜早濟一年之急今既失其所望皆以爲國家追悔前言今日一

令明日又一令二三其德民將何所遵守哉夫人君渙號既出不可復反小民望澤既免不可復徵太宗之詔旨先後不同大失民心亦非國體此魏徵之諫所以不容已也

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

所共心

大寶是天子所居九五之位魏徵因太宗詔令不一上書進諫又說臣嘗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這兩句是古語說惟仁可以格天天之所祐輔者必是恩惠及民的惟信可以服人人之所贊助者必是誠信待物的陛下受命登極初膺大寶之位[illegible]德[illegible]千萬人所觀瞻當令德孚八表遠邇咸所信者四時節序不爽纔可令始發號令旣蠲租役復有後詔自悖前言生八表之羣疑失四時之大信縱使國家

一時空虛十分缺乏爲萬不得已欲取民財以濟國用就如解倒懸之急一般猶且不可旣免復徵朝令夕改況今承平寧靜國家有泰山之安正宜與民休息而何故輒行此支吾苟且之事有爲陛下進此計策者不過聚斂積貯以充帑藏於財利或有小益於德義則爲大損旣虧惠下之仁又失馭民之信天人且交去之安望其輔與助哉臣智慧識見誠是淺短未能通達事理竊恐陛下擧動差失於初服新政不無虧損甚爲陛下惜之伏願少霽臣言俯垂聖聽詳擇利益之大者勿因小利致傷大德至于狂瞽之言不識忌諱縱當月昧之罪亦臣所共心不敢辭也夫太宗一詔令之失誠爲君德民心所關魏徵直言切諫反覆捄正眞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此所以弼成貞觀之盛治也

簡點使右僕射封德彜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勑三四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彜重奏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勑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勑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

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鬬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

簡點使是差遣選閱軍丁的使者右僕射是尚書省之長中男是未長大的男子唐時兵制民間戶下丁年二十二歲點充軍伍年六十歲放免其十八歲以上的中男聽其耕作以供租稅署勑即如今僉押文書簡點使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將民間中男十八歲以上簡點入軍太宗從之詔旨凡三四下獨魏徵執奏以爲必不可封德彝又奏說中男所以不簡點入軍者爲其幼弱不任干戈也今見簡點者云中男內甚有壯大正可選用太宗聞此言遂怒徵之諫阻乃出勑令中男以上雖未十八歲若身形壯大也着點取入軍魏徵又堅持固執不從畢竟不肯署押文書時侍中王珪亦與徵同以爲不可太宗乃召徵及王珪先作色盛氣待其至詰責二臣說中男若果幼弱不堪選用自是不點入軍若實壯大正可簡選此事不爲過失於君亦何所嫌疑直如此堅執已見故違上命朕不曉解公等是何意也徵正色直言進說臣聞得古語有云魚潛于澤以網罟取之纔是若竭澤而取非不多得魚一取都盡明年便沒有魚了獸

藏于林以畋獵取之纔是若焚林而取非不多得獸一取都盡明年便沒有獸了譬如國家取于民有制不盡其力不盡其財正所以留有餘之意爲可繼之道耳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則民間還有租賦差徭誰爲耕作以供給輸將之事乎且比年以來國家所選禁衛之士有名無實不堪攻戰豈爲人之少但爲優養未至禮遇失宜遂使人無鬭心國無實用若令點取只求其多不思愛養務令得所而徒充雜使則人數雖衆攻戰不堪終無益于用若精擇簡取壯健之丁恩養禮待自然人人奮勇出力尊君親上以一當百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何必人之多也且陛下嘗說我之爲君素以誠信待物欲令羣臣百姓每也都以誠信事主並不萌矯詐虛僞之心以相欺誑今陛下所行未必能如其所言自登極以來且無暇縷數細務只是大事三數件前後異同先自失信于已復何以取信于人哉孔子論爲政至于去食去兵獨曰民無信不立可見信者所以綱維治理聯屬人心不可一日去者也無信則民情携貳國事動搖雖足食

足兵奚補于治哉魏徵之諫太宗可謂深識治
體善格君心者矣
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卽
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卽令所
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
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
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
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
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
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怪

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以來年爲始何以取信又共
理所寄在於刺史縣令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
簡點卽疑其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
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
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
若爲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絹五十匹
愕然是驚駭的意思秦府國司是太宗未登極
時始封之藩國刺史卽今知府縣令卽今知縣
都是郡邑牧民官太宗聞魏徵之諫愕然驚駭
問所云我不信者不知那幾件事可明白陳說

徵荅說陛下之不信非止一事而已初卽位下
詔書曰凡百姓逋私宿債欠負官物的盡與原
免以示寬卹又隨令所司開列條款分別事件
其欠負秦府國司的不在應免官物之數徵督
如故陛下自秦王升爲天子正是官物此若不
免他又有何可免者此一不信也又有詔令關
中免租調二年關外給復一年百姓每蒙被恩
澤無不歡悅旣而又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
訖若從放免則役過納過者總是虛恩並無實
惠若已折已輸今年且總令完納所免者一槩

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見
前後詔令朝四暮三不能不生疑怪已徵得物
便點入軍財盡力疲不勝誅求之苦雖說待明
年總折何以取信于今日哉此二不信也又君
之所與共理四海牧養百姓的重寄全在於郡
邑之長刺史縣令而已必須一意信任無所猜
疑令得展布各效職業常年稽察年貌以覈戶
丁計筭租稅以定賦籍等事旣一切委任之矣
至於簡點丁男便疑守令詐僞不肯付託他是
陛下用人疑人先以猜防御下乃望人以誠信

事上不亦難乎此三不信也太宗聞徵之言答
說向者朕見君固執偏見疑君尚未通曉此事
今論國家以誠信爲先不誠信則民心疑貳人
情窒礙朕偶未深思有此過擧若行事往往如
此差失何以圖理致治乎乃停止簡點中男入
軍克悔前非收回成命賜徵金甕一口并賜王
珪絹五十匹以旌其忠直焉夫蠲租省役君之
深仁出令任人君之大信太宗之詔徵租詔簡
軍是盡人之財盡人之力而至于不任守令又
似盡人之情者魏徵旣堅執不肯奉行又直諫

不避忌諱指數而面折之卒成太宗改過遷善
之美眞可謂藎臣弼士矣若爲臣者阿意順旨
爲君者拒諫遂非始而差謬都不肯匡救終而
亂亡遂至不可收拾其幾甚微其所係者甚大
誠萬世爲君臣者所當鑒也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
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群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爲時
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晩惟魏徵
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
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
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
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功
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
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
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尙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

山上培土吽做封山下設壇吽做禪秦漢以來
人主旣定天下或封禪泰山以祭天而告成功
意在誇耀當世其實是無益不經之事唐太宗
貞觀六年天下大治胡虜皆已蕩平遠夷都來
朝貢符應祥瑞每日呈獻穀米收成連年豐熟

外而方岳牧民如刺史等官見得太平如此因
屢請擧行封禪其在內群臣又衆口同詞稱述
太宗功德以爲天意人心付與封禪正在此時
豈可失時而違天及今行之臣等猶道是遲了
復何所待這是中外群臣遵迎太宗的說話一
時左右無敢阻者獨有魏徵以爲不可此時太
宗心下也要封禪却疑魏徵固執說道卿以封
禪爲不可朕所未解要卿直言其故毋得隱諱
因問以朕之功爲不高耶徵答說功已高矣又
問以朕之德爲未厚耶徵答說德已厚矣中[illegible]

華夷尚未安生樂業耶荅說安矣遠方夷狄尚
未傾心向慕耶荅說慕矣天應符瑞尚未至耶
荅說至矣民間年穀尚未登耶荅說登矣太宗
說旣如此何故不可封禪魏徵乃進說陛下功
固高矣然民雖畏而未懷德固厚矣然澤雖流
而未徧中國固已安矣而所入未足以供所出
遠夷固已慕矣而所給未足以遂所求符瑞雖
至而法網之設猶自嚴密年歲雖稔而倉廩之
積猶自空虛凡此皆有治平之形而無治平之
實正宜積功修德長顧遠慮以無虞爲可戒毋

以小康爲已足若遽萌侈大之心遂擧封禪之
禮此臣所以切謂其未可也嘗觀自古帝王之
世萬邦協和四夷重譯鳳凰儀庭龍馬負圖而
君臣克艱上下交警兢兢業業常如未治未安
的一般太宗號稱英明然偶見治平便志得意
滿故一聞群臣頌美獻諛且有樂受悅從之意
可見開泰固難保泰尤難豐亨豫大之時易起
驕侈怠荒之念此正治亂安危所係而後世人
主所當深思也
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喩於人有人常患疼痛不能

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
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
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
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
斷絶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
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
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
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
稱善於是乃止

魏徵諫阻太宗封禪又說目今時事臣未能遠
引取譬只就人身上借喩比方便易通曉今有
人疾病疼痛爲日已久卽持物於手尚不能勝
賴醫療理纔得稍安皮骨僅存精力未復便不
自揣量欲勉強負一石米日行百里以久病初
愈之身肩重道遠此理勢所必不能者前日隋
氏驕奢濁亂何止十年以至于今民生困敝瘡
痍未起陛下爲之除殘去虐撥亂反正如良醫
用藥除其所患苦海內雖已乂安未甚充實亦
如疾病初愈尚未強壯正須休息調養乃遽欲

舉封禪之禮告成功于天地此與強負一石而行百里者何異臣故竊疑其不可也且陛下欲行此禮必須東登泰山封土而祭乘輿所在萬國諸侯都來會集遠而要荒之外蠻貊之長無不奔馳朝貢者其經過道路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河南山東之間連年災歉百姓流離土地荒蕪但見萑葦榛莽茫茫水澤一望千里人家烟火斷絶鷄犬之聲不聞道路蕭條如此若車駕經行未免艱阻凝滯進退兩難又豈可引彼戎狄入此境界示以中國之虛弱而啓其窺伺

之心乎況遠人朝貢須有賞賜百姓供輸甚是艱難就使罄竭帑藏給發財帛那遠人的願望何能厭足每年賦役加倍蠲除那百姓的勞費何能取償若或更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天意不順民心弗堪即一庸妄人倡爲流言共相怨謗海內煽動盜賊並起陛下那時雖悔不可追救矣此不但臣一人私心誠懇願陛下勿行下至百姓亦有公論皆知此舉爲不可故封禪之請斷斷乎不宜聽也太宗聞言而悟亟稱其善乃停止封禪之命焉先儒王通有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其事起於秦皇漢武矯誣上帝誇誕不經唐虞三代以來止聞有郊祀不聞有封禪也今魏徵之諫但以空虛勞費爲言亦就時事竦動之冀其停止耳尚未及據經援古上陳帝王之典章下洗秦漢之謬妄以拔本塞源而反之正也太宗他日有言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且漢文帝未嘗封禪豈其賢不如秦始皇人主深思此言亦可以消其侈心矣

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

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

魏徵既諫太宗以君臣之間宜盡誠相與不當存形迹太宗悔悟於是魏徵乃再拜奏說臣幸蒙陛下委託以身許國凡事惟秉公持正直道而行必不敢有一毫欺隱上負聖恩但人臣遭

際極難願陛下使臣做箇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說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別魏徵對說這兩樣臣本無二道只是所遇不同却關係人主的昏明國家的治亂良臣遇着聖明之主上下同心可否相濟共致太平使身獲榮美之名君受明顯之號家國同其久遠子孫傳世福祿無窮如稷契皐陶便是那忠臣遭遇着昏暴之主面折廷諍觸犯逆鱗身受誅戮其君陷於大惡以至敗亡家國並喪只落得一箇芳名流傳後世如龍逢比干便是爲良臣的上下俱受

其福爲忠臣的上下俱受其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所以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於是太宗答說此言甚是卿但始終一節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大計乃賜絹二百匹以示褒寵觀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蓋其意主於警動人君使省身克己立於無過之地慮已受人不違諫諍之言使人臣無忠義之名國家無危亡之禍耳若人臣之義事不避難爲忠爲良隨所遇而安之又何擇焉然觀稷契皐陶身勤其職而利在國家名歸主上龍逢比干無補於國之亡益顯其君之過而身享其名則知爲良臣者乃其本心而爲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豈可以忠良過於分別議魏徵之言哉

賜餘堂集卷二終　　男奕校刊

賜餘堂集卷三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閣試

知人安民說 辛未六月初九日 選館第十一名

自昔稱皐陶謨爲絶德謂其仁智兼盡帝王之理道脩是也及讀孔子告樊遲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廼知仁與智非二說也其理同原其用相須智者所以成其仁者也虞之世極治舜之聖至盛而其君臣相儆戒都俞者民不有康食咨之稷焉民不有恒性咨之契焉民之患在洪水咨之禹焉

以至工虞禮樂夔龍垂益之屬所以惇德允元難壬人者惓惓也何也君人者能以心運天下而不能以身爲天下役舜亦豈能偏愛以成仁哉其所急者親賢也甚矣賢者難得亦難知也皐陶揭其要而復推其旨乃曰翕受曰敷施曰載采采言翕受者登庸之廣無隘也言敷施者器使之當無淆也言載采采者綜覈之精無惑也三者所以知人者也知人則哲能官人而安民之惠在其中矣若夫煦煦焉沾沾焉徒問民疾苦憐民饑寒以爲惠則吾之勢有所及有所不及而民之生有所安必有所未安惠於是窮矣凡在甄陶覆被者林林總總焉得人人濟之是故安民在知人而求所以知人則有未易言者人之在天下也有全才有偏才有真才有似才而至若瑰偉卓犖又不在簿書詞賦間苟以文學取以資格拘無乃失之隘乎弓旌四出爵賞數加明于明可也揚于側陋可也不避親仇不拘故常不徇毀譽而懷瑾握瑜者至矣然又取其長不責其短用其善不責其過隨才以使論定後官而凡智者志者勇者悉蒐收而並納之彼是非易淆情僞叵測尤宜辨識甄別不得以魚目亂珠燕石疑玉也是非以情盡人而以術馭天下

也即皐陶所謂翕受敷施載采采雖治如虞君如舜不能舍此而別有道也自今觀之萬邦寧群黎若百嘉忻暢其民有不安者乎而謂非急親賢致之不可也彼隘焉淆焉惑焉曰賢不易得也而顧屑屑然曰求所以安民者無怪乎說愈長而治愈遠也雖然有本焉在君心而已矣在相道而已矣皐陶陳知人安民而以敬哉終篇復以褒哉自勵良有以也夫

平古田奏捷 七言律

叢山箐谷久爲巢一旦雄師薄四郊白簡星馳飛露布蒼梧雲淨偃霜刀運策帷中良頗牧銘功閫外老

燥姚況逢封貢單于日好慰　天王胥岈勞

述志論 辛未九月朔日 閣試第一名

夫人之所以樹爇德垂休光足以稱于世曰聖賢豪傑者流豈偶然哉天之生才也難而才之遘時也尤難即才具矣時遇矣而始之以根抵繼之以持循或辨不早而趨未正焉差以一念謬以千里將有不善其才而負厥時者是故志爲要定志爲先也譬之射然射者持弓握矢直容正體引滿者其力也貫革者其能也然而不遽發也有括焉括者射之機也必省括合度則釋釋則中彼的矣人之志固行之括也昔

者夫子自述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及其誘掖群弟子則曰盍各言爾志夫聖門之學與教豈不欲躬行身廸以從事哉而必於志乎先之蓋志之所根抵者在是斯終身之所持循者在是若劍之於冶卒不出其範圍若木之有本未有本蹶而枝葉茂者也故有始志於正而且雜之以多岐之惑者矣而且繼之以中道之畫者矣固未有不正其志而能有所建立表著于世者今夫秉堅剌肥陟膴躋華與時相浮沉而徒以竊祿位謀身家者此鄙夫之志富貴者也無論也彼殫精研思琢肝鏤腑發朝華披夕秀操觚搦管

纚纚然成一家言謂藉是可以垂不朽曰吾志於立言也不知自鴻鉅者視之末技耳若夫長趨緩步高論空譚各立宗旨互相標榜口周孔身程朱曰吾志於明道也及以之肩鉅任重濟艱應變蔑如矣于國家何賴焉即有負器抱奇宣猷展采足以理煩劇解棼難制千里之命當一面之寄可裨益於國家者乎苟非先定之志卒亦幸成之功君子弗尚也然則奚志乎在純其心焉耳矣慎之于向往之初審之於幾微之際析之於似是之間要之於始終之久以事君則忠也利於君亦利於身吾爲之非忠也其迹在君

其志則身也有利於君不必其利於身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庇民則惠也益於民亦益於已吾爲之非惠也其澤在民其志則在已也有益於民不必其益於已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安社稷奠生靈則義也人之所知人之所見吾爲之非義也其事在社稷生靈其志則在知與見也有爲人之所不知所不見乎非心之純者弗能也其發也吾之所自覺也其辨也吾之所自決也其究也吾之所自持也以吾之純然不雜不息者爲之主而時可乘焉才足以施焉將出其所先定者研天下之幾發其所素蓄者成天

下之業叢委紛綸賴以整齊辛甘燥濕賴以調劑震
撼激撞賴以鎮定忠在君惠在民功烈在社稷生靈
而于身于家于人之所知與見又奚遑恤哉噫勛著
當時休垂後世績紀旂常光流簡冊遂與古聖賢豪
傑媲美馳聲者亦不過自此心一念之純者始之也
士方躡履業文爲諸生時稽古之往哲前修則知慕
之且從而仰止之矣睹時之明儒碩輔則知敬之且
從而效之矣及見世之斗筲瑣尾脂韋齷齪則知惡
之且從而相戒省之矣其義利公私從違取舍之辨
非不籌之熟也洎其終鮮不以他念易斯志舉平生

而盡弁髦之者干時之術起而巧宦之說投也苟且
因循置其身於波蕩風靡中無所底止及當國家事
且嘗試漫爲之鮮不僨者猶之挾檄弓繳枉矢未嘗
省其括之合於度乎否也而遽發焉吾見其百發而
百不中矣雖然所謂心之純者眞見君臣上下之分
爲吾性中物裁成輔相之責爲吾分內事吾盡吾性
而已矣吾畢吾分而已矣固無所損益於中假借於
外也使一念之有未純焉雖公亦私也而況于私乎
故曰定志者純心之謂也嗚呼皐夔稷契周召畢散
帝之臣王之佐也其上也丙魏房杜韓范富歐漢之

傑唐之英宋之雋也其次也語有之取法乎上僅得
乎中然則上焉者固愚生竊有志焉而未逮也

朔日早朝詩 五言律

清班趨鷺序儤仗列龍墀九月逢周朔千官擁漢儀
旌旗秋氣肅閶闔曙光移身際唐虞會賡哉祝
聖禧

擬辛未進士題名記 辛未九月望日 閣試第二名

皇帝嗣統御極秉德綏猷五載于茲爲隆慶辛未維
時四郊敉寧百嘉忻鬯方內士翔洽淳風涵泳
彛訓會逢資適斌斌乎盛矣頃禮部大比士貢

中式者四百人于廷
皇帝淸問策之以隆禮敦化教民成俗之道
賜某等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
事請立石題名
上命臣某爲之記 臣謹拜手稽首言曰夫士之進也
必重乎其始故朝廷于士之始進也亦必重乎
其名名既揚于王家藏于天府矣而又勒之貞
珉樹之太學豈非欲藉以昭示無疆垂不朽哉
然所謂不朽大都不出魯穆叔所論次曰立德
立功立言夫植節砥行由積斯崇建伐豎勳歷

試乃著諸士屈首受書幸一旦離疏釋褐德與
功且未有表見迺今日所敷陳罔以言揚者悉
茲其言卽如古所稱可立之以不朽者乎其恭
耶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
信夫所尚乎言者將以飭行表世安衆軌物杼
軸乎天人之理叙正乎經緯之宜繇之可以察
時變觀化成也斯其爲廸德之徽音懋功之左
券乎唐虞之隆九官十二牧在列德用彰功惟
叙棐廸光施彪炳區寓及今觀典謨所載一都
一俞必明試而求可厎績卽漢代制策亦往往

見之行事而隆中壇上籌畫數語迄于今照耀
簡冊卒之程力矢能終所措注罔渝初指此豈
虛中澤外言不斷用用不要厥成者哉君子進
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夫修辭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爲言也孰尚
焉今諸士之言具在述道義嘅然慕古昔至談
當世之務則又纚纚然中窾卻豈無一當於利
害者藉令擧發對之語盟諸心持以終身次第
讐焉毋庸違毋宦怠履素守貞自獻以成其先
資之信則雖一言幾乎道而有裨于治亦可以

不朽矧惟德與功於忠信乎基之異日者襄翊
明昌表見于時以貽無疆之聞茲石也俾後世
有觀焉曰夫夫也其所爲不朽者固在彼不在
此也臣有厚望矣倘其枝葉之勝而本實漓也
修飭藻繢搴芳味腴必以蔵山之旨爲立言計
抑末爾至有膴媚辭說包伏奸諛以遊徼榮利
而又有懷珉褓璦炫籠晉之言回易視聽以售
其恣睢塗外之術難窺席前之策自恃是士之
敝者也且爲茲石羞臣於是乎有餘懼矣是故
申告而終戒之如此云

駕幸西苑觀穫詩七言律

深秋嘉穀滿西阡　聖主勤民重所天翠浪翻時
廻鶴馭黃雲合處度龍軿農祥正覩方升日史冊應
書大有年竊愧素餐無以報豐穰擬進甫田篇

擬總督宣大山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都御史誥壬申二月朔日閣試第一名

制曰朕惟秉旄開府聿隆總帥之權推轂授閫式重
督戎之寄矧山西宣大爲千里要害之區迺塞北戶
門實諸夷窺伺之所客迺俺荅久肆憑陵毎因嚮道
以來侵未見追逐而大創盖因循于積習之奬恐偷

悖爲逭罪之誅當斯任者難其人矣爾總督宣大山
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某紆謨
素定請練亦深才合于誠夙效馳驅之義文兼以武
久推經畧之猷試旣歷于諸艱知可屬以大事遂司
北門鎖鑰允稱西域干城頃者酋虜乞降邊陲息警
旣執俘以獻馘復率衆而欵關雖云天誘其衷實乃
人戮之力隨機運策壯敵愾于師中懷遠招攜示誠
信于閫外多筭而制以勝不戰而屈其心卽賚賜予
之再三亦省輸將於什一方盈廷發議豈暇身圖及
爲國奏勳遂當首叙玆特授爾某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建旌節以綏生靈烈先臣虜聽鼓鼙而思將帥典
重酬勞爰加殊簡之恩用著丕嘉之績爾尚克殫心
力懋矢忠貞勿以寵盛居功愈不遑于夙夜勿以宦
成怠事思永奠夫疆隅遠貽千載之圖上媲兩階之
化宜承休命用賛弘基欽哉

聖壽無疆詩 七言排律

運開黃道昌期洽序屬青陽令節逢瑞氣欝葱浮
帝座祥雲繚繞護儤官群黎快覩方升日四海初同
大順風純嘏駢臻應未艾遐齡永駐更難窮南山共
效無疆祝北塞新收不戰功世道已躋三代盛
皇輦還與萬方同

王道無偏黨論 壬申二月望日 閣試第三名

天之道無私者也王者奉天之道以立極本自有大
公至順者而已無與焉何則天下之事與物無窮然
其理則隨事隨物而各具者也以已處事事失其當
矣以已應物物不得其平矣低昻輕重一以已與之
則其所設施所措注必有窒而不通偏而不舉者惡
能治國家故純王之道存之者公廓然其太虛也達
之者順秩然其各當也若執樞以運之持衡以平之
調停均節裁度劑量惟其理之所在而已矣不觀之

天乎天之所覆育者至曠也雨露以潤之雷霆以震
之雪霜以摧之春夏以生之秋冬以歛之洪纖高下
動植飛潛有榮華者有枯瘁者有栽培者有傾覆者
有長養者有夭折者是其所本具而各足者然也天
無私也王者以純天之心行憲天之治是烏容與之
以已哉彼恃吾之名號威爽足以攝天下而喜怒順
逆惟吾意者狗已者也若夫周旋顧瞻煦煦焉鰓鰓
焉違道于譽而曰吾不敢已與之也是狗人者也狗
已者私也狗人者亦私也惟一念涉于私而後生于
心害于政倒置逆施邪思僻行其流弊當有不可

言者是伯術也而于王道乎始病矣王之道何道也奉天之無私以立極于天下者也事事物物莫不有當然之理亦莫不有各得之所吾之所以處事應物者惟無悖于理而使不失其所焉斯已矣名實不足顧也嫌疑不足避也恩怨不足論也毀譽不足卹也利害得失不足計也正大光明公平溥博一言動也已之所獨發亦必人之所共覩者也一舉措也已之所獨斷亦必人之所同然者也以事處事以物應物處之應之者我而其所以處之應之者非我也理之在事物者本如是也是故進退一人必賢之可進不

肖之可退而後進且退焉已之親與仇不與也賞罸一人必其善之可賞惡之可罸而後賞且罸焉已之好與惡不與也其興革必利之可興弊之可革而後興且革焉已之喜與怒弗與也然不但已也其進之賞之興之也理之所在雖千萬人非之弗顧也其退之罸之革之也理之所不在雖千萬人是之弗顧也何者吾之心無私也吾以無私之道御天下則騈胝技指與心腹腎腸同其愛也窮簷蔀屋與闕廷[illegible][illegible]同其視也夷狄禽獸林總烝黎等其仁也星辰日月吾布運之山川草木吾奠安之陰陽氣序吾調燮之

卽有榮華枯瘁傾覆栽培長養夭折之不齊不能無遺憾于吾而吾固無忝于裁成輔相之責無歉于化育參贊之功也何也吾之心無私也是道也此之謂大公此之謂至順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建極于上者此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輔極于下者此也迨夫王降而伯焉功利之習與驩虞之術起有狥私而滅公者矣有假公而濟私者矣亦有似公而實則私者矣偏陂反側而日遠于蕩平正直之道無惑乎風日下而治愈以衰也噫是在建極輔極者挽斯世于二帝三王之盛

春雪詩 七言律

二月都城春色饒忽看微霰灑瀌瀌辭條尚憶梅花落捲幔俄驚柳絮飄玉屑隨風斜復整瑤塵避煖積還消長安應有號寒者誰軫民艱達 聖朝

擬進

世宗肅皇帝實録表 壬申閏二月朔日閣試第三名

伏以

皇猷赫奕煥唐典于虞廷

聖孝纉承光文謨以武烈乾坤並久日月重輝況當

四海無虞之時式成萬世不刊之典燕翼之謀

永垂後禩而鴻圖之紹克纂前修欽惟
世宗肅皇帝
剛健中正
睿智聰明繼離照以大觀秉乾剛而獨運享國最
久致治綦隆孝致尊親肇一王之典禮祀分郊
社釐萬古之綱常玄默躬修誠能格
帝農桑首重念切勤民雷厲風馳群辟秪承于
聖斷天覆地載歷年誕布其
神功盖誠上治之洪猷而中興之遐軌也玆盖伏
遇

皇帝陛下
執樞御極
秉籙綏猷思繼述而罔愆儼羹墻于如在事惟師
古當方策之具陳而孝在尊親必德業之備載
乃命臣某等爲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給筆札
于尚方啓圖書于秘省條分類析綱擧目張十
館分曹諸司列局偶搜遺而備述摭故實而直
書凡典章文物之煩至因革建置之賾無前曠
典貽法守于將來不朽宏猷稽憲章于往昔編
年以紀成寳册而上陳何臣可完煥綸音而下
問仰見
聖衷之屢慮敢縻官廩而歷時繫日繫年紀言紀動
前後盡四十五年之行事鑒戒爲億千萬載之
成書謹襲雲函恭塵睿覽臣等才乏三長力窮
一得仰巍巍之極盛知蕩蕩之難名伏願
監于成憲
率以舊章
善繼善述熙洽而殫厥心
不愆不忘毅康而安汝止
廟謨恢遠永保不二心之臣
國祚昌榮重光大一統之業

勸農詩　五言古
二月春已及農人事西疇陽和膏土滋嚶嚶有鳴鳩
東作自此始驅犢向隴頭耕耘不辭苦相將祈有秋
生計良在玆當爲卒歲謀豐歉不可期踪跡或飄流
嗟彼逐末者貴輕好遠遊豈無逸居者朝夕但悠悠
饑寒迫身時窮困誰與賙胼胝奚足惜數口藉一丘
俯以實盖藏仰給公家求禾黍旣在場汙邪喜滿篝
孰言黽作勞含哺何夷猶　天子況明聖蠲租軫
民憂艱難小人依王業且興周願爾務農者諦聽勸

農謳

擬正士風疏 壬申三月望日 閣試第七名

臣竊惟知禮義服教化窮而處也足以正己達而出也足以正人然後謂之士士者民之倡也士風之邪正世道之汙隆係焉昔者漢文帝襲承平之休際富庶之盛當其時賈誼稱通達國體而治安策所太息者乃謂俗流失世敗壞欲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而嚮道夫誼之策豈無見而漫言者盖承平既久法紀日弛而富庶之餘風俗世降其趨也有潰敗決裂而不可挽者是烏得不重爲之憂而亟反其漸哉 臣學非用世識不通方戴

高厚之恩而圖效涓埃之報無由也切見近世數十年間政本未端士風漸壞或執樞秉鈞者遷之稍有所偏斯沿流趨勢者習之遂踵其弊實意亡而浮議作空譚侈而僞行興長慝蓄奸務爲容納殉名昧實互相比周遂使奔競者假恬退以干進儉賊者事擊搏以沽名矯詐者飾言貌以惑世恣雎者逞氣力以陵人澳忍者務脂韋以取容側媚者揣意旨以希寵敎化陵夷習俗頹敗甚者憑藉氣勢肆行胸臆蔑視綱常僭踰禮度下抗上賤陵貴疏間親衆暴寡其流風積敝有不可勝言者而上之人猶煦煦于于茹納姑息討徼長厚之稱循默涵容醸成夸詐之習且曰將以養士氣也而不知正以壞士風也其由來者漸矣

皇上御極以來圖惟治理敦尚化原而政府銓曹之臣秉公持正革故鼎新海宇回風衣冠生色爲士者幸値

明盛固宜滌慮改絃服教興行矣然據臣所聽覩

今縉紳之士列輦轂服職役食墨者懲偷惰者汰矯僞者黜奸諛者息官常振飭吏治肅清卽其間有一二未盡然者而處置之無難也但學校之士在郡邑者觀聽稍遠德意未孚申戒徒勤習染如故工文詞者皆口耳之資譚道學者鮮身心之實卑汙則競逐錐刀甘受屈辱強悍則陵轢官府妄肆譏評恣無厭之誅而自圖便利造不根之謗而互爲擠傾卽其間亦不無一二未盡然者而轉移釐正之固不易也況今日學校之士卽它時縉紳之士也有修之家而後

之廷者矣未有失義于窮而能不離道于達者也故曰有善俗斯有善治臣擊目概衷也久矣謹條列所以正士風者八事曰覈名實曰重德行曰肅綱紀曰禁驕奢曰遴師儒曰嚴去取曰興社學曰正文體夫名者實之賓也上以實求之下且有以名應之者矣而況于循名懷實乎于譽之念起斯違道之行多舍巳之學趨時所好內懷躁競外示洵誠其始之矯飾清聲無非爲取寵于時計及其後也且自矛盾而弁髦之或者曰三代而下惟恐士之不好名也亦妄矣

此名實之所當覈者一也士方幼時稍有知識卽工爲文詞曰藉是以取科第躋華膴足矣而孝弟之行廉恥之節無間焉今學校三等簿卽虞廷書以識之之意也愛憎毀譽之私安能當賞罰進退之宜哉況以優而蒙賞者恒多以劣而被黜者恒少是劣者不終黜而賞者又未必優也市恩私而務姑息赦也久矣若夫遺逸山林不無砥礪行檢者弓旌聘幣間一行焉可也此德行之所當重者二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以分定心與分安綱紀所由立也今爲士者集儕類借衣巾十百爲群挾持干請攘臂其間卽有司莫敢誰何是陵上也又有心術奸詭體貌卑諂執贄通名伺候公門拜謁當道者爲師師之者將有以用之也此在各省尤爲積弊是援上也援也陵也豈士之分耶此綱紀之所當肅者三也書曰驕淫矜夸將由惡終蓋驕則不遜奢則不儉風俗所由敝也今爲士者身襲紈綺口厭膏粱競爲侈靡爭相馳騖而冠婚喪祭之儀鮮克由禮當刊行等殺嚴立科條士能守者是民望也獎之進之無後焉士有犯者是

罪始也威之懲之無貸焉庶法令之行不爽而抑畏之風自成矣此驕奢之所當禁者四也師道立然後善人多師者所以傳道所以範俗職莫重焉今太學尊官簡授名碩無議已而郡邑師儒係一方表率不無齒暮途窮竊升斗延歲月者而教之不行不問也乃謂歲有常貢貢有定職此優老恤貧之例也謬矣尸素殊多弛廢益甚此師儒之所當重者五也士群居則行不及義人衆聚則勢不可撓今督學使者間歲至進者什百而黜者僅二三焉月積歲累遂至一

學幾千人者其間賢者少不肖者多黨類漸盛約束愈難其初意以為附學名目無廩餼之供且以市作養之恩也而不知容奸長亂實茲始矣此去取之所當嚴者六也古者鄉有庠黨有庠閭胥族師養育教誨之俟成材然後以次升之學斯士無躐等之念有循序之教也今郡邑設社學即鄉庠黨庠遺制乃其名徒存其實盡廢士方童齔句讀時即操觚挾冊應試而干進矣倖偶中焉遂成浮薄躁妄之習而於少儀弟子職諸事悉視為迂緩夫安得士之知退讓謙

和也此社學之所當興者七也辭尚體要斯言無枝葉科舉本意取說理近道之文而尤以時務終焉正欲因文以覲人庶可以掄真材而裨實用也然浮華日甚體要愈漓勦說侈譚沿迷襲謬及條荅時務則又空虛不核庸腐無當主司者亦且收之夫安得士之盡洗舊習務臻實效也此文體之所當正者八也夫名實覈則誠者進而偽者無所售其欺矣德行重則善者有所恃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為矣綱紀肅則上下相安無渝分矣驕奢禁則禮法是循無越志

矣師儒遴則職業舉而教化行矣去取嚴則簡核精而朋比息矣社學興則自少至長皆有以端其習矣文體正則以言取人不至于大相背矣如是而士風其有不正者哉雖然有本焉

皇上者四方之則也萬邦之所效法伏望

執機運化

敷教綏猷端好尚以導之趨樹標準而建其極然後責成臣寮嚴示法度勵明作之權毋為姑息之政斯比屋有可封之俗群黎皆待用之賢矣

惟

聖明留意焉

待漏 七言律

銀漢微茫玉漏長層霄瑞靄鬱蒼蒼周廬曉列三千士華袞朝垂十二章東壁長庚猶帶月上方初曙欲生光　明君勤政求衣早佇聽傳呼出未央

飛龍在天頌 壬申八月朔日閣試第四名

臣惟帝由震出龍德正中后配乾行鴻休萃止位登九五事匪尋常蓋自天人交與舜華協于堯勳曆數攸歸文謨光以武烈赤符開受命之徵紫極煥握圖之瑞億萬世正統所屬五百年

昌運方隆四海傾心利見二人首出百神受職
共祈千載躬逢易曰飛龍在天夫德施覆載神
變化于不測也有龍之象焉澤沛寰區乘風雲
而有作也有飛之象焉位極崇隆撫輿圖而下
濟也有在天之象焉出潛撫世秉籙當陽必以
上聖之德履至尊之位際郅隆之運勵不息之
行斯可以無忝名稱而大慰中外也羲皇以前
遐哉邈矣唐虞而下猗歟盛哉若彼青雀黃龍
之配瑤函玉版之藏炳炳烺烺照耀史册殆自
古則然于今爲烈者兹

皇上泰道方熙離明繼作養蒙紫禁岐嶷夙成毓位
青宮元良久繫迺者上遵憑几遺命下慰伏闕
輿情大人造而庶物咸亨聖君作而萬物快覩
乾坤再闢十一葉而愈光日月重輝億兆年其
伊始雲霄佳色祥光繚繞護儷宮海嶽效靈瑞
氣鬱葱浮帝座睠兹華夷罔不率俾凡有血氣
均切尊親五運應符十齡御極蓋玄錫適當夫
昌會而冲年更邁于前休者也矧惟卽位猶未
逾時睿智絕綸神聖莫亢恩覃涸轍惠浹黎元
勑群僚簡衆職與之更始諭以維新乃若表展

臨朝平臺議政肇舉曠典率由舊章所以整齊
海宇明示意向者仁聲蓋九有聞之而聖主可
一見決矣是以僻壤窮陬黃童皓叟莫不忻忻
喁喁矯首跂足以聽改觀荷霖雨之方溥慶陽
和之始布也仰惟聖德俯繹易爻信哉六龍馭
日萬曆永年我大明澤下土謂不千載一覯哉
臣竊誦說往昔受命有頌中興有頌亦以身際
昌期躬覩盛事乃托之詩歌風雅庶幾闡揚至
美昭示無疆臣列職交戟極知愚陋靡由紀述
宣播是懼謹拜手稽首以獻頌曰於惟皇王受

命惟昌繼離出震濬發其祥天錫明祚昌熙邁
古十有一傳運隆當午神聖敬承聲烈鏗鍧繼
盛彰美文武允繩迨兹中葉鴻休攸集曆數在
躬方升擬日昔潛于淵旋躍在田前星炳耀龍
德承乾風雲遘會翔騰五位握樞當陽汪澤始
沛搏彼扶搖薄于九霄改觀肅視曾不崇朝紹
國伊始有王元子令聞洪猷服哉惟吉黃雲赤
符克戡簡孚布德覃化文命四敷嗣大歷服霖
雨既霂眎彼飛龍茲洋陵谷精白迓衡下濟光
明丕承丕顯履昌撫盈視遠聽德任委平格夙

夜弗遑作明明辟惟臣惟隣附翼攀鱗因之名
世生也及辰神人川嶽莫不咸若哲命自貽懿
休卓爍惟明則良業顯志章億千萬載惟休無
疆

梓宮發引輓歌 五言律二首

九天攀去輦五嶽荷前驅縞素瞻僊仗淒其望冉湖
市喧知巷哭山靜咽嵩呼滿路饒秋色能令魂夢徂
正當持泰日豈是夢齡期玉翣移金闕丹霄列素旂
四方同玉帛六載馭華夷會見朝陵柘能生萬歲枝

郊廟祀典議 壬申八月望日 閣試第一名

竊惟國之大事祀也而祀之大典郊與廟也蓋
天施地生生成萬物而人主以一人參兩間是
故郊以饗帝者所以明報本之義也
祖功宗德本支百世而人主以一身承大統是故廟
以饗親者所以明追始之義也義也者禮之所
由起情之所由達者也恊于義則宜因因非沿
襲也因其所不可革者也是之謂述者之明揆
于義則宜革革非紛更也革其所不當因者也
是之謂作者之聖哉
國家定制悉法至善極備

郊廟祀典
二祖創之
列祖承之而
世宗肅皇帝復斟酌裁定于其間後之爲子孫臣庶
者惟敬守之耳而何容輕議也然
皇上握符御極厲精圖理陟雍熙之祚操制作之權
而殫忠畢智之臣正本識微之士莫不思淬勵
贊襄興禮樂而躋隆盛正更始維新之一會也
乘時機定因革觀會通行典禮
明聖竝隆述作兩盡不有望于今之時乎夫郊丘分

祀周制也燔柴升禋瘞埋達氣則分祀之說尚
矣顧自周而下繁言異喙至開元元豐而合祭
之儀始定然以合祭爲非者范純仁劉安世之
言可考也
世宗肅皇帝詢于僉謀裁以宸斷建壇分祀尊祖配
天圜丘方澤異其所冬至夏至殊其時誓戒必
嚴致齋必恪省牲必躬祼獻必親盖貫欽天之
敬享帝之仁誠與虞廷肆類之文周王禋祀之
典曠世同揆者也至若廟之祀典有始祖有世
室合昭穆之廟而爲九焉有百世不遷者有親

盡則祧者亦周制也今內有奉先以藏神主而
每月一薦外有
太廟以藏衮冕而每歲五享洪武時以
德祖殿爲始祖至
英宗晏駕始備九廟迨
憲宗祔廟之時奉祧
懿祖及
睿宗入饗奉祧
德祖德祖不當爲始祖宜推
太祖造基之烈全主廟南面之尊先臣倪岳楊守陳

及嘉靖中諸臣之議具悉也夫
二祖功德隆盛固百世不遷者
懿祖而下宜以次祧祧主奉安于太廟寢室倣古夾
室之意祫祭則出之玆
穆宗莊皇帝山陵甫畢升祔有期矣㨿他時所已行
今日所宜尊者言之則
宣宗之主宜祧亦無議也乃愚聽瞽見猶有議請得
而正言不諱可乎嘗聞之曰自仁率親自義率
祖夫仁則歸于厚而義則近于斷也善繼志述
事夫繼述爲孝而尤必謂之善固有神明通變

原缺第二十六葉

[illegible]皇帝之心之所安乎卽
世宗之心豈不欲
獻皇帝血食萬世以慰其孝養之一念也歸四三傳
馬而太廟之主不容于不祧者勢也乃
世廟之祭則可以獨全其尊永享其祭而保啓佑之
功于無疆者故議者謂乘
穆宗入祔之時復
世宗別祀之制則
宣宗之主暫可不祧而
獻皇帝之靈亦當永妥矣是固一說也若明堂之饗

與南郊之祀固相爲表裏者故議者則謂宜推
穆宗尊稱之意正
世宗配帝之尊及時修舉永世遵行是又一說也夫
如是則因革適宜典禮咸正而于我
皇上明聖之德爲藇隆繼述之孝當有光矣若謂斯
言也非臣子之所敢言亦非
君相今日之所欲聞者而議不出此則郊廟祀典當
行之今日者不過具例陳數諏吉修儀一秩宗
禮官職耳奚爲議
講筵初開紀事 七言律

[illegible]擎高接紫微平秋色方中御幄明繚繞奎文纏北極殷勤天語下西清諒陰方切商宗慕訪落仍深周主誠聖世崇儒從此始應知沃德屬元卿

重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壬申十月朔日閣試第二名

夫考古所以鏡今多聞藉之建事史之録亦大矣盖代遷者時運之流世變者經綸之迹治亂存亡邪正得失上下百千年間至紛紜轇轕矣然其原委纖悉節事事有本末終始焉自始之末原始要終其幾甚微其究不測其來有漸其變靡常必會通之融貫之而其精神心術之運用善惡鑒戒之昭揭然後可以

擧其全辨其詳因以求其故而得其意也此紀事本末所由作也噫史之學亦難言哉識達事幾道適世用才足以知難通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斯可語信今傳後耳自左氏國語以下節遷固稱良史且不無遺議焉若彼范曄陳壽輩代各有紀人各有纂事詞尚誣冗而于道法也多悖戾矣有宋司馬氏採歷代諸史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代爲資治通鑑通鑑之所紀者以日繫時以事繫日是編也其于史之才姑未暇軒輊節其舉類旁搜標題畢集周覽以致詳逖觀以盡賾使事事若在目前而陳掌上者其有功于古昔而嘉惠于將來者固甚鉅是豈特經生學士資之以侈譚說洽耳目哉願治之主矢忠之臣而能時時誦說所聞則于其治其存其盛其得隨事而識其本與末矣於其亂其亡其衰其失亦隨事而識其本與末矣以察事幾辨析至當以求理要從違不差是固龜鑑之所存而鴻烈之所由隆也其有裨于世也顧不偉歟雖然亦存乎人耳愚不敏竊嘗謂讀史有術焉遇一事當有處一事之法古猶今也觀其震撼盤錯之衝與夫隱淵倏忽之際試以吾之身當其時處其地將何以也而後稽其事之本與末焉斯是

非定取舍明而于家國天下也靡施弗周隨感輒效矣此固袁氏之旨也夫亦今日重刊以廣其傳之意也夫

送三司馬閱邊 七言歌行

塞外秋高草具腓烽烟久息塵不飛解甲没戈休將吏封疆申畫固郊圻坐見皇風通宇宙行看旭日耀旌旂新王正履維新會一日猶云有萬幾昨降温綸詔司馬爲予往閱防邊者推轂須知寄重權矢忠報國應無假暇日優爲圖永寧長城屹自堅清野按籍程能別情勤稽功列狀詳多寡長安道傍祖帳開腰

横短劍光皚皚旄頭失色威靈布將星耿耿明中台輕裘緩帶巡行處先聲所至何雄哉呼韓稽顙方明盛會使梯航遍九垓君不見漢營細柳不馳蹕唐室巡邊餞張說嫖姚冑中饒甲兵司馬自是今三傑

忠清仁辨 癸酉二月朔日閣試第五名

嘗讀魯論紀孔門答問之教陳文子曰清矣令尹子文曰忠矣而仁則皆不與焉夫二子之清也忠也亦惟據事而許之以迹也其不得爲仁固不足辨也或者曰忠以盡己清以潔身苟其心純乎理而不出乎私凡無所爲而爲者卽仁也是故比干之忠殷之仁

也伯夷之清商之仁也夫子之不與二子者且謂其未得爲忠未得爲清耳烏有忠之至清之極而不得謂之仁者乎愚竊以爲不然蓋仁者幷包萬善統括百行語其端則凡有一事之偶合者亦仁也擧其至則凡有一毫之未盡者亦非仁也仁固具于性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尤係于養矣惟其具于性也性之呈露或有見于忠而忠焉或有見于清而清焉卽忠之至矣清之極矣謂其得仁之一端可也而謂其盡仁之全體未可也惟其係于養也養之而至焉析天人之介嚴理欲之幾大公無我順應以時無將迎無意必循理而行不牽于應迹隨事而施不膠于成心朕兆未萌機緘未露淵然有獨知之處灼然有先見之幾確然有不可易之守及夫事物旣交法象旣著其所以默成不運于世者沛如也無勞功無智名無矜容無德色苟無歉于心已耳而不必于忠也苟無辱其身已耳而不必于清也卽忠在萬世而不見其忠也卽清嚴一介而不見其清也究而極之比干之忠伯夷之清且不可謂全體之仁矣而况其下者乎就而論之則雖管仲之功晏嬰之言夫子且以仁許之而况其上者乎故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何

也就其資之所近而致之者爲易呈其性之所具而充之者爲難忠也清也凡資之近者能之卽忠至清極亦因此而致之者也若夫仁則必係于養矣養豈易言者哉故仁則無不清無不忠而又不可以忠清名也苟謂忠之至矣清之極矣而卽可以槩夫仁焉仁固不可若是其幾也嗚呼此忠清仁之辨也請質之以古聖賢之事伊尹有見于先覺之任在我而生民之昏墊宜拯也應湯聘而華夏正不恤也使以安常執諒者律之將不爲忠矣而顧無害其仁焉以道以義固無歉于其心也仲尼有見于斯文之責在我

而天下之亂當與易也季氏可仕公山氏可往不辭也使以潔身避地者視之將不爲淸矣而傾無害其仁焉不淄不磷固無辱乎其身也無辱其身無歉于心而亦烏病其忠與淸哉愚故爲之說曰陳文子令尹子文有忠淸之迹者也比干伯夷致忠淸之極者也管仲晏嬰偶合仁之一端者也伊尹仲尼能具仁之全體者也若夫箕臣之淸淸而矯者也豫讓之忠忠而過者也至于以兵諫爲忠以辟兄離母爲淸是又忠淸之賊而爲仁之害也是故不可以不辨

蒙 賜御筆大書紀恩 七言律

侍從何堪補衮才親承聖藻自天裁雲龍嘉會逢昭代奎璧騈光出上台一德格天心正切十行賜札寵方來忠艮願竭涓埃報萬曆恩輝遍九垓

擬 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頌賜輔臣謝表

癸酉二月望日 閣試第一名

伏以道由心契仰
聖學之淵宏文自天成渙
皇謨之赫奕光昭道統榮溢儒紳旣濡洙泗而濬其
流遂頒綸綍以示之則忻承晉錫喜切豫鳴恭
惟我
皇上執樞御極秉籙綏猷繼離照以重明攬乾綱于
獨斷明倫盡制鬯萬古之常彝欽天有文闡百
王之秘旨一敬已由于心觧四箴務措之躬行
希賢則賢謂宜敦求往[illegible][illegible]盖聖尚圖克紹
前修四勿求仁深惟克復之訓一貫悟道遠乎
忠恕之傳謂二子之[illegible][illegible]爲群賢之芳躅斯文
有寄正學相承爰
宸衷特紆
睿藻羹墻如見學惟能自得師容勿先須心欲與人
爲善盖匪游情翰墨實將注意表章仰虞廷十

六字以來此其曠見自孔門二千載之後果得眞傳垂訓明徵詞不費而自足敷言體要理隨在而孔彰作聖述明文已昭乎雲漢經天緯地道尤煥如日星寶帙輝煌掖垣生色琅函璀璨
闕里增光荷
寵渥之自天懼對揚之無地允矣大猷之盛軌遹
哉
上聖之弘謨也臣等職叨補衮慚無啓沃之功教切
書紳敬殫仰瞻之志躬逢堯舜誦典則以欽承
心慕顏曾思步趨而矜式敢不竭諸左右見聖

道于丹青奉以周旋竭臣忠于精白以不憒見
于事敢冀囘愚以勿欺盟諸心寧爲參嘗恭捧
十行之賜勉期一德之交伏願
建皇極而敷猷
觀人文以成化實踐于上酌禮樂以爲邦允執厥
中公好惡而絜矩作
明明后治統因道統而有光受丕丕基國運與文運
而俱永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

賦得日再中 五言十二句

陽德重熙候離明繼照時廻輪臨沆瀣駐景耀罘恩
餘晷還三舍中天緩六螭昌期方炳鑠化國正舒遲
未昃應先慮當盈欲善持願傾葵藿赤永永奉
皇禧

擬越裳獻雉賦 癸酉三月朔日閣試第五名

伊皇周之奕葉兮播太和以重熙嗣謨烈而式序兮
方履盈其受釐元相惟德之勤兮輔明辟于垂衣錫
蓂鄖亂膺寶籙而凝庥兮勑天命于時幾繼離保泰
卬丹書以作則兮光帝德于華夷緊越裳氏之遐逖
兮知中國之有聖纘緒者穆穆負扆者明明迓衡一
德綏猷四境波氛已恬休徵時應美矣復彰傳之益
盛卭僰方逖裔奉王朔以爲正豈自阻于炎荒亦願
覲夫文明之彪炳通鞮譯以來王叩疆關而請命絕
域窮徼回面易聽編髮駢趾異飾詭靚望帝閽以咸
賓兮欽皇綱之維競既梯航而至止兮覩禮樂之繽
紛執方物以爲贄肆庭實其何所陳惟服食器用爲
德之致兮廼弗産於粤濱雖火齊夜光之璀璨兮恐
寶玉之不見珍鳴岐之鳳游藪之麟既充致夫上瑞
又奚假於遠人睠鶬雉之純潔實羽族之靈馴必聖

德之被物故天心之示禎遂底貢乎萬里庶輸款于
九宸華哉爲文翯乎其翼形迷夜月之光影借朝霜
之色聿呈祥于素絲欲增輝夫赤烏彩移團扇之陸
離用備武干之煒奕豈與歎于在梁匪解顏之可弋
邁殷宗之雊雉兮兹神休之申錫同禹甸之夏翟兮
更來儀於重譯維時鸞輿御朝鵷序列行化覃海寓
德洽泳翔集羽林而駿奔紛虎賁以鷹揚詔司賓陳
懷遠之儀兮走玉帛之趨蹌俯雕題而就位兮瞻崔
馭以欲颺隨鴻臚而稽顙兮獲上翊于明光豈異物
之足貴兮亦誠享之所將惟來者之不拒兮庇我闥

于八荒造指南之車以導其歸兮示綏柔之不忘既
命太史爰考舊章惟吾周之開國乃覆翼以爲祥嗣
赤烏之薦瑞肆蒼籙其浸昌覽茲白雉獻自南邦彰
純休之方篤驗火德之當陽奄溥澤于鳥獸豈讓德
于虞唐稱鴻名于罔極垂駿烈于無疆亂曰景運亟
隆泰階平兮皇極懋建文教明兮鳥獸魚鱉罔不寧
兮紹基嗣服撫盈成兮越裳遐陬暨聲名兮濯濯者
雉獻于廷兮惟德致物鑒彼誠兮卷阿矢音此其鳴
兮昭受帝眷永底民之生兮

二月聞漕船已過洪入閘志喜 七言律

春半風恬浪亦柔喜聞漕輓入安流漢庭足餉遵何
約唐室輸財仗晏謀籌畫已爲邦國計經綸先慰廟
堂憂大官素食慚無補應念東南力未休

本朝立國規模綱目如何論 癸酉二月望日 閣試第一名

立國其猶作室乎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度
方隅諏咨廣狹鳩工庀材絜短計長爲大匠者
廼引繩持墨搬址闢基卒之崇卑敞隘舉不出
範圍疆理之中此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
嚴棟梁必擇而凡所以維持措置於其間者此
其綱也若夫勤樸斲塗塈茨列榱桷通戶牖纖
微曲折亦必綢繆修飭焉此其目也惟規模宏
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矣立國之道何以
異此蓋自昔英君誼辟創業垂統有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制惟其議法于初也至精至備故
其貽謀于父也不愆不忘卽三代稱郅隆矣而
以成周爲獨盛焉亦以其規模綱目監夏殷而
益之謨烈啓佑咸正罔缺使子孫千萬世守之
雖至今存焉可也知成周卽可以論本朝矣
太祖天挺神智躬擐甲胄提尺劍逐群雄奮淮甸之
間掃胡元之穢及其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

講畫精詳而
成祖興師靖難踐祚承乾運英睿之謀計靈長之策
當其時名臣碩輔畢智殫忠相與考究贊襄于
其下監歷代之流弊倣成周之遺規凡錫極敷
猷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以著之章
程頒之法制者
二祖之立國固卓越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
會典諸令甲等書方冊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
以更僕數也竊窺睹大者如削平僭僞肅清華
夏嚴明廻亂威懷並流至於剏新以革其敝貫

飾以釐其蠱者悉裁自淵衷出于獨斷如兩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立宗祏以定本也戎務方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之中書省而置六卿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立五府使兵權有所統閫寺止給掃除之役后戚弗干政事之權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窮黷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初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曆數之傳祀典舉而四瀆五嶽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

之偏駁無取春宮之屬不設專官杜巫蠱之禍也藩國之封不攝民事防准豨之變也啓忠萌賢之篇昭臣度也存心省躬之録示君範也卧碑監規之頒正士習也資世教民之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大誥以示勸懲詰奸慝則有大明律令以權輕重諸司有職掌而內外大小之相屬稽古有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禮儀酌於牛諒顧其中矣樂章定于陶凱宣其和矣此則舉其綱耳至若朝覲貢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祿等威之辨奢僭侈踰之防兵食屯鹽之法征輸稅役之務至煩委也亦莫不通變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不燦然明秩然備哉蓋

二祖創之列聖守之潤飾鴻猷昭垂燕翼培植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嗣基紹服者卽委裘之主亦可以享垂衣之休也今夫守三尺出一令于殿陛之間薄海內外朝發夕馳雷厲風飈無敢有攜心越志者威命靈爽俘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聾服華夷固如此也不則土木啟戎閹權竊柄劉賊之亂寧藩之師何異于漢之王董

宋之徽欽與夫黃巾淮南之變邪然皆不移時旋踵而轉危爲安易亂爲治者國威素著而皇猷易布也憲度肅將而人心易懾也繇斯以談其係于立國之規模綱目者非淺鮮矣何也周監夏殷而損益之本朝則懲漢唐宋之失而斟酌之是故可以獨超前代媲美成周也譬之作室者然公輸運巧班倕失能其所以範圍疆理之者旣極其宏遠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修飭之者綱徹周析靡弗至焉固可以繫苞桑奠盤石也雖風雨之或侵扃鑰之偶失苟一葺整而

緘固之又奚損于室之巨麗乎噫舊章具在成憲可鑒也是在
聖君賢相主持于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光於謨烈愚何幸躬逢其盛

禁中春雨詩 七言十二句

靉靆輕雲覆禁城霏微膏雨潤宮旌煙凝柳色渾添弱霧浥花容覺倍明太液波融鸝語燕上林枝濕坐流鶯九霄佳氣三春滿十里芳塵一日清湛露先沾周室澤爲霖應慰傅巖情侍臣最是承優渥潤歎從教沐太平

平嶺賊露布 癸酉四月望日閣試第二名

臣惟王者奉無私而馭極威懷並流聖人懲不軌以綏民戎兵克詰故自作之孽爵詩所必加郎全盛之朝兵誰能去既干國典難逭天刑矧當四海無虞之時豈容一方不獲其所惟茲東粵屬彼南陬箐谷叢山夂作逋逃淵藪瘴江炎海實爲險阻憑陵荷挺而呼朋儕漸熾揭竿以集巢窟滋多不安草莽之生大肆萑苻之毒擄掠我財帛虔劉我人民歲月既深惠潮尤甚日惟依狐鼠之城社盤踞成群時或借魚鳥之波濤聲勢相倚遂作綠林之冠每美潢池之兵化赤子爲蟏蛸陷蒼生于塗炭介胄之士欲其發大役以經始孰肯先登守命之官僅于堅清壁以苟完恒思自保惟因循于已久竟延蔓而難圖乃使里巷爲墟在在荒蕪之象閭閻失業人人愁歎之聲祿衆而來計不出乎招撫得利以遁勢愈逞其凶頑蟻聚蜂屯雖係脅從之黨狼吞虎視已成負固之雄地止一隅害實貽于境內風聞千里化且阻于域中是聖世所不容王師之必誅者也恭惟我

皇上躬上聖之資履郅隆之運體元伊始萬幾恒事于勤圖理方殷一念不忘乎遠因臺臣之建議下司馬以詢謀廟議既詳皇猷乃布授之成筭特隆閫外之權命以專征已決帷中之勝臣等仰承
德意既宵旰以靡寧俯矢忠猷敢夙夜之或懈軍需十萬得請給于尚方甲士百千聽調集于他省隨機順勦誓不與之俱生乘勝長驅滅此然後朝食于某月某日以總兵臣某統將吏則申

令于畫戟琱戈之中而氣增百倍以御史臣某
核功罪則載筆于牙旗羽帳之下而公恊衆心
以某官某督糗糧則運籌輸輓之策而餉足三
軍以某官某爲應援則陳師要害之衝而兵聯
四伏前驅則萬騎俱馳而先鋒之銳莫禦旁翼
則一鼓遂合而倚角之勢斯成計道里而分地
爲防相便宜而并謀以励顧玆蕞爾之醜何當
赫矣之威自用兵以來未逾三月卽班師而返
大捷一時島穴窮搜若燎毛之易盡揮戈遄往
界壓卵以無遺深塹填尸獻馘遂踰乎萬級長

纓繫頸獲俘奚止于七擒始焉奮螳臂以當輪
今也截鯨皮而製鼓轉群黎于衽席蕩數世之
妖氛罪久不悛自觸秋霜之憲殺多非暴何妨
時雨之師海不揚波南土除腹心之害日無私
照大明普覆月之光老幼懽呼華夷震慴此皆
由
皇靈孔奕易收一戰之勳
天討具嚴豫定萬全之畧不然何乃如霆所擊勢有
似于建瓴不日斯成功遂同于拉朽
帝之德也永貽寧謐之休臣何力焉祗載靈長之祚

臣等無任懽忭屛營之至

進講大寶箴 效栢梁體

天王沖聖方當陽躬臨大寶丕基昌臣隣旦夕承明
光挾今述古資審裳憂勤恭儉君之方于逸于淫德
乃荒危明防豫何能忘惟懲則匡美則將雍熙直擬
追虞唐一德交修乂用章應知千載賡明良

賜餘堂集卷二 終

男玄 校刊

晉陵吳中衍子道著

館課

擬陳

東宮講學要務疏

臣竊惟
東宮出閣屆期正睿德一新之初熙朝千載之會
也凡講求儀文懋簡僚屬所以備國典隆儲教
者稽之往牒參以時宜
皇上固已先期留意下閣部諸大臣會議酌行無容
贅詞以瀆陳矣但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師保
之教與庠塾不同苟徒具其文而無端本澄源
之道徒備其官而無潛移默諭之方是又非所
望于今日講讀諸臣者臣請竭其愚而陳其要
焉伏惟
聖明俯賜裁察臣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仁者人
君育天下之本也故如天好生堯舜所以稱至
德者以之今
皇太子德雖性成習與智長正宜乘機廸德導以
寬仁之教包涵覆育以爲量慈祥愷悌以存心

寬裕有容斯惠愛無已所以培國家雍熙之盛
者端在是矣帝王之盛節曰儉蓋儉者人君馭
天下之道也故永圖慎德伊尹所以告太甲者
先之今
皇太子年方鼎盛嗜欲漸生正宜去奢從儉杜其
華靡之習敦朴尚簡以成德清心寡欲以養身
德性既定斯好尚益端所以貽國家靖謐之休
者端在是矣傳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言聞見知識之博而
後可以措諸行也今於講讀之際當取典謨史
籍及
本朝所輯昭鑑録文華大訓等書凡有關于身心
化理之要治亂興衰之機者反覆開導使知孰
爲可行孰爲可戒庶乎始終與治他日稱懋德
之主者此也孟軻曰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
者至矣又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蓋言薰陶
漸染之久而後可以化于善也今于講讀之暇
當選老成端慎爲
皇太子所與朝夕起居出入燕游之人凡有違于
保攝怡養之道少涉于嬉遊邪辟之私箴規匡

直使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庶乎積久成德他日稱純心之聖者此也是皆輔養之大端講讀之急務也盖所謂端本澄源則不貴乎記誦口耳之粗所謂潛孚默移則無取于儀文官屬之備若夫日晨授書講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不通禮數煩多而進修之益奚在又何裨哉此固臣愚蚓一念惓切之衷效萬分涓埃之助者臣不勝祈懇惶懼之至

進春侍班有述 五言十二句

黃道開昌運青陽届令辰迎祥來 帝苑獻祉入
皇宸臘盡星回紀寒消月建寅土牛呈稔歲綵燕進宜春萬物生機始千門淑氣新草茅叨侍從拜舞沐
堯仁

反鑑索照

論曰人心未嘗無知也以有知之心而卒歸于無知者非其心之本體則然以其求知之過而適以蔽吾心之真知也故善用其智者惟任吾心之自然而反是則失之矣何者人性之初衆理具焉萬感涵焉至虛而明至靈而覺本與大虛同體者苟能得其體而[illegible]爲私意所牿則一眞自如萬境俱徹而是非可否纖介不得而藩籬之障隔之奚以鑿爲使于本體之外求所謂人情物理之幻昧者而強探之設機用智鉤潛索幽則私意起而本心亡晦塞昏昧適以自陷于至愚亦足悲矣此程夫子所以有反鑑索照之喻也夫鑑何以似吾心之知也鑑之體至空空則天下之姸媸以別非鑑之明因姸媸而後有也以其有自然之體在焉因姸媸而體自顯耳然則鑑之明不可反而鑑之照又奚待于索哉人之心亦然天地以一理而生萬物物物之變態盤錯紛紜雜揉盖有相十百

倍徙千萬之不齊者要不外于理而理又不外于心也心具萬物之理淵然深湛然明黙然靜澹然其無欲是吾心之鑑也方其物感未交而是非曲直之不形非心之無知也以其無感則不可得而見而其體則固在也懸吾心之鑑本足以待物也及其物感一交而是非曲直之判然者非心之始有知也以其有感則通而其體非有加也出吾心之鑑自足以照物也用智者誠知心之智不可鑿也猶鑑之照不可反也任吾心以照天下事未至也而無將迎事既至也而無適莫是之謂無欲而靜靜則有以見天下之動

是之謂有主而虛虛則有以通天下之故近不越方寸而眂可周于天壤吾心之鑑又奚待反之而後照者奈世之用智者不求知于心而求知于外不求知于理而求知于物德性之知厭其卑近而求人情物理之不可曉者探索之揣度之本易也而求之難本近也而求之遠未至而億逆不能虛心以待物旣至而適莫不能明覺爲自然未見其事之是非曲直而先以是非曲直之私橫于中則卽此億逆適莫之所在而吾心之明已爲其所障蔽是反吾心之鑑以求照于物也噫天下豈有反鑑而足以照物者哉吾知

内私未融外觀必蔽其所是者或疑以爲非其所非者或疑以爲是其所曲直者亦未必其爲曲與直也何也所見不以心而以外也所見不以理而以物也舍昭曠之原而加以穿鑿之術其爲弊一至此哉此非程子之私言也赤子之心已具大人之體而未發之中大本藏焉然則智果可鑿乎不可鑿乎鑑果可反乎不可反乎古之以大智稱者行其無事而執一實以禦百虛其于知也思過半矣雖然鑑之明以塵翳之垢染之則有時而昏心之知以物蔽之氣拘之則有時而塞欲鑑之常明欲心之常覺當何如哉拭

其垢拂其塵而鑑之明以復去其蔽釋其拘而心之知已全聖人者何思何慮無知無不知常明之鑑也塵不待拂而自無垢不待拭而自去者也學者之格物致知因明通蔽滌濯之鑑也塵終不得而翳之垢終不得而染之者也吁鑑之明翳之染之且不可況從而反之乎用智者尚知所鑒云

武闈校士　七言律

詔下明光開武闈材官鱗集擁戎衣誰人羽箭輕楊葉何處龍韜起釣磯收駿競看臺尚在備胡應號將知飛生逢四海銷兵日莫訝轅門仗鉞稀

薛文清公從祀議

臣竊惟王者褒崇上聖秩祀諸賢所以昭民則垂世教輔德報功國家之鉅典也是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尤不敢輕焉況先師有功德于萬世者將得人以列坐廟庭侑食俎豆豈可苟焉而已哉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禆于斯道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輔德報功之意

陛下執符御極秉德綏猷禮樂文教盖彬彬盛矣茲

原缺第七、八葉

履明昌之運膏澤旁流霊爽不振頃者北虜輸誠
南猺授首邊無傳燧海不揚波其順治威嚴奚
啻成康世哉且肇修彝典搜録武士將以思封
疆之臣儲將帥之材固不以承平熙洽而弛武
也正克詰張皇意也乃茲所舉士其有能效忠
竭才銘功樹績膺鎖鑰寄干城足以仰稱夫
上之意者乎夫今之所舉者以步騎射則合式矣以
韜畧則既中肯綮矣然弓矢者一夫之敵非三
軍之任也況操觚搦管與援桴仗鉞其緩急難
易實不侔 臣又烏敢以空言末技信之哉雖然

志士惜時忠臣感遇爾諸士當承平熙洽時由
武科進其遇也可謂幸矣行且受分閫之責當
推轂之任以翊贊億萬載無虞之治無事則練
卒整師揚威耀武先事為備以逸待勞稍有警
則忘軀奮距侔名王執驍敵縶縲而獻之
闕下卽成康時所稱熊羆不二心之士何讓焉 臣
不佞誠願爾諸士中有若人以無負我
皇上克詰張皇意也語有之劍斷割然後知利士驅
使然後知賢蓋用之斯辨之矣昔市有賈珠者
華櫝而亡珠也人悅之攜歸啓視喟然嗟焉 臣
懼爾諸士今所舉者櫝也非珠也易之哉易之
哉

擬九日侍宴應制 七言律

清秋鶴馭啓嚴宸紫極鴻恩逮侍臣醴出上尊心共
醉羮調元鼎味偏淳霏霏瑞霧爐煙合片片卿雲扇
羽新漫把茱萸沾雨露願教渥澤遍黎民

歷代名臣奏議序

嘗聞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夫古者鏡今之徵
也制者立政之本也是故有一代之典必有一
代之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獻上下數千

載間凡殫智竭忠之臣識微正本之士所以輔
翊聖謨發揮理道藻飾國憲黼黻皇猷者世各
有人人各有言固炳然存燦然傳也已非所謂
入官之典章議事之龜鑑歟我
成祖文皇帝戡亂紹基崇文圖理神謀睿畧既屈用
群策鑒酌往代矣爰命儒臣首開史局蒐羅諸
籍編集成書自周以迄元自君臣禮樂刑政以
至華夷戎狄時與事殊條分類別凡為三百五
十卷其間訏謨淵慮讜論嘉猷久而無弊者則
録之達權處變持危扶傾典而有倫者則録之

深究時宜通達世務詳沿革之由備[illegible]者之辭
無忌諱而有所建明者則録之若夫繁言泛辭
嵬瑣紛糾之語非關體要無裨經濟者皆畧焉
是豈徒貪博洽而誇聞見哉今之臣苟有志于
贊元化奏膚功則考衆言以紹徽度盖莫有要
于此者能因是二[illegible]稽其損益之宜適夫變通之
道以之入官以之議事將因事納忠隨時建策
即致君德于堯舜躋世運于昌明執此以往焉
可也雖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陳言之可行者臣之職也采
擇施行從之若流者君之責也有都俞之旨而

後有弼直之忠有啓沃之詢而後有朝夕之誨
不然雖鳴鳳批龍絶裾折檻奚補于君而亦何
有于臣哉然則是書也亦足以仰窺我
成祖之淵衷微意有望于億萬世之
聖子神孫以興起夫忠臣賢相者殆非淺鮮云

望昭陵 五言律

閟湖攀逸駕僊仗掩玄宫劍舃空山裡松楸落照中
遺哀猶唳鶴佳氣漸成龍尚憶臨軒日瞻依思不窮

心爲嚴師解

學者所以傳道解惑考德問業故負笈摳衣遜志樂
羣盖有一步趨模範而不敢違者矣此師嚴則道尊
道尊則教行是故人以師爲貴而師以嚴爲貴也若
夫心固吾之心也運于無形藏于至密其操縱出入
固吾之所自由者而顧謂之嚴師何哉解曰師之教
我與我之所受教于師者非他也即此心而已矣苟
能静存沕穆動察幾微自一念之不敢放者紬之以
至于念念皆然自一時之不敢肆者推之以至于時
時皆然恒加提撕使就規矩無逸思無惰志目與色
交而心攝之非禮弗得視也耳與聲接而心管之非
禮弗得聽也口欲言身欲動而心能主持之非禮固

弗得言且動也即嚬笑食飲起居瞬息之際而吾心
亦嘗惺惺焉業業焉夫然後愈約束則愈收檢愈矜
持則愈瑩徹虚靈精爽之中皆齋莊敬畏之地怳然
若與嚴師相周旋陟降者以此心而進善則見義必
爲即師之所以誘掖我也以此心而省愆則過必知
知之未嘗復行即師之所以督戒我也以此而變化
氣質則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抑其過引其不及即師
之所以薰陶鎔鑄我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是師也豈師其人哉師
吾之心而已矣盖善不善在人而從之改之在吾之

心也固未有不得之于心而可徒資之于人者也資之于人者口耳之粗聞見之習耳卽強勉于聲容體貌間曰嚴師嚴師云者吾知師自師我自我授之無機斯傳而不遇雖朝夕相聚以形迹相貼以話言祗見其勞苦之不勝扞格而不相入也譬之草木然樗櫟朽腐其心死則其生意絶矣卽造物者春風時雨亦何以吹嘘之滋漑之哉蓋心者一身之主也百體之從令者也故名之爲天君焉名之爲天君則其名之爲嚴師也固宜

夏至齋居有述 七言律

玉堂偎署漏聲沉靜夜齋居樹色深南陸迎長初馭日西疇沾渥正爲霖 時久暵大雨故云 上台禔祉君能集方澤精誠帝欲歆幸際昇平何以頌還期作賦獻汾陰

玉山講義述

愚讀朱子玉山講義其反覆發明無非原人性之善及示人盡性之全功因慨夫後學以繁言惑世多岐晦道之失其旨也夫道一而已矣原于天謂之命付于人謂之性性之生生不息者謂之仁而義禮智皆統之矣以其無所偏倚而言則曰中以其無所虧欠而言則曰極其名雖異而其理則未始有不同也自孟軻氏倡性善之說而群喙競起衆言淆亂曰性惡者曰善惡混者曰善惡各有定者曰無善無惡者何若彼紛紜爲也蓋孟軻氏之言性也本之天命徵之人情但推其理之本善者言之耳至程子乃更發明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然後知善者性之理也有昏明強弱淸濁厚薄者氣之稟也能反其稟之少異以順其理之本同由惻隱之端充之而仁在是矣由羞惡辭讓是非充之而義禮智在是矣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咸造于無偏倚無虧欠而中與極在是矣此之謂盡性而盡性之全功固無外

於尊德性道問學二者通顯微貫動靜該本末合內外存心致知交相培養而全體大用各復本始四端萬善五常百行皆吾性中物則皆吾盡性中事能盡已之性斯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斯能盡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亦不過此朱子之言深切著明無非使學者知所向往黽勉于聖賢之道也奈之何後之講學者非堯舜周孔不譚非性命道德不論教無統宗詞有枝葉各立宗旨互相譏評甚者竊名干進假迹希榮遂使舉世嘵嘵然率以此爲詬病則過矣吁性貴盡也不貴言也學貴行也亦不貴講也爲行實

體禔身飭躬以之修己則無袭于形色以之治人則
有裨于國家此正士君子所當從事者也亦朱子教
人意也

除夕書懷 不拘體

今歲惟留此夕餘虛堂燈火共圖書夢隨鴈影雲山
外身綴鵷行雨露初臘盡一宵移節序春回四海息
兵車公家桃李栽培厚敢負清時在石渠

先王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論

天之生才不恒有而國家之需才不容一日無者也
以不恒有之才而欲以濟不容無之用則凡所以長

養涵育之者當蚤爲之計而曲盡其方矣譬之樹木
者荆榛茨棘固不種而生不植而茂而松栢之挺秀
桃李之華悅將欲掄其材食其實也則栽培蒔溉優
游以俟之維持調護以需之無所不至乃若天生而
人不能成之其不爲霜雪所摧折斧斤所戕壞者幾
何哉嘗考諸先王之世矣唐虞治之極也百僚相師
九德咸事凡列岳牧而效臣鄰者皆亮工熙載之臣
自古稱材之盛莫不稽唐虞之際矣然堯之命契也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舜之命夔也曰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二帝之所以養育之者何其至
也降而夏商凡所以設之校庠聯之師儒樹之表儀
胥之教誨其貽典則戒風愆者諄諄焉固宜享純佑
之休而收用乂之績矣至于成周則爲大備關雎麟
趾之意既足以端教化之原菁莪棫樸之風又足以
盡振作之術而康而色則錫之福焉會極歸極則敷
之言焉是彝是訓則導之行焉修六禮以節民性明
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教化綏猷移風易
俗浹洽于心志者深而陶鎔于化育者漸也是故兎
罝之賢鷹揚之士爲疏附後先爲旬宣屏翰師師濟

濟其英賢輩出豪傑群興周之才遂與唐虞之際相
比隆焉夫豈偶然者耶夫何世下風趨詞章之習興
詩賦之科設選舉之法廢奔競之風滋其始之學也
學爲文而已其繼之進也進以文而已教之者曰操
觚捌管摛藻敷華仕之階也熟此可以干進也舉之
者曰明經取士糊名易書時之制也執此可以觀人
也自其幼而家庭之素閒長而學校之群習舉不外
此而去先王閭胥族師道德行藝之意蓋遠矣若是
而欲人之行完德備藝成器良濟世務而裨國用也
胡可得耶何者蓋天之生人也鮮上智罕全德而中

材偏材者多才之中者則必引而進之才之偏者則必曲而成之而後中者恊于極矣偏者不罹于咎矣大則總百揆均四海小則效一官熈庶績莫不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凡論道弘化宣猷展采以爲天下用者眞猶一元運于上而五行之吏四時之序佐其成也吁此先王養育之功也此唐虞夏商周所以詳作人之方而享任賢之逸也彼不養之于始而徒求于將用之時不儲于豫而徒責于旣用之後因其用之不效也而曰天下固無材也是何異于樹木者未嘗盡其栽培蒔漑之方維持調護之法而顧以摧

折戕壞咎諸木焉苟非楩楠梓杞烏能備榱楹梁桷之用哉嗚呼是在司教化者加之意焉而已矣

登第後寄親友 不刊韻

別君憶昨與計偕腰懸長劒拂塵埃光芒燦爛冲牛斗飛騰擬上黃金臺臨岐灑酒歌陽關相期意氣何雄哉春來射策明光裡羽林戟夾階戺姓名偶厠賢雋間草茅掄拔恩無比此際親朋正延佇捷騎東馳慰知己因慚樗櫟非良材托根何幸向蓬萊雨露栽培豈無意廟廊梁棟湏吾儕當年樹立丈夫事軒冕華榮亦倘來策名報國自兹始願矢忠貞獻

天子勉旃不敢負生平登瀛躋華何足齒欲慰親朋延佇情固知在彼不在此

擬經筵講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

這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修巳觀人之道及敦本尚實之意德是行道有得之謂德之所發秩然其可聽者曰言仁是全體不息之謂仁之所發浩然其不撓者曰勇德仁是在內的根本言勇是在外的徵驗有于內必形于外而徒狥于外者又未必

皆由于內其本末輕重之間不可不辨也孔子說我嘗見人之有德者造詣精深義理和順這等的人雖未聞其言然言是德之音也今德旣全則嘉言自著固可必其能有言矣若那有言者說詞雖善或出于便佞之私則不可必其有德焉何也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如以其言而巳矣則議論之末何足以信其心術之微凡巧言以脩聽者是色莊也而非君子也故曰不必有德人之有仁者天理常存人欲盡息這等的人雖未見其勇然勇是仁之用也私意不累則正氣常伸固可必其能

有勇矣若那有勇者奮發無懼或由于意氣之激則不可必其有仁焉何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如以其勇而已矣則剛果之行何足以信其涵養之素凡恃強以用壯者是血氣也而非義理也故曰不必有仁是可見德也仁也是本也所當重也言也勇也是末也所當輕也修已者固當于有德有仁而盡其功觀人者不當以徒言徒勇而受其誣矣臣嘗稽古帝王如夏禹之祇德而昌言以敷治正是有德之言周文之施仁而一怒以安民正是有仁之勇至于靜言而庸違好勇而無禮雖

虞廷孔門深以爲戒也恭惟

皇上德由天縱仁本性成由此而發爲言百官承式萬民傾聽是惟不言言必當矣由此而發爲勇庶事振舉四郊肅清是惟不勇勇必大矣臣更願緝熙無間進修益隆上追夏禹之大競遠邁周文之太和推此而用人圖治則聽其言必觀其德見其勇必考其仁藻鑑不爽舉措咸宜如此斯在位者皆篤實純正之人無浮華剛愎之輩所以挽人心之澆薄而還世風于淳朴者端不外此臣等不勝

至願

賦得今日非昨日五言古

今日非昨日景光無停隙玄令倏移序青陽已轉律薰風方炎蒸寒氣遂蕭瑟來者尤可追去者眞如失及時當勉旃逸豫德乃滅試稽古聖賢緝熙修德業惜陰既已勤待旦何其急晏安非所懷老大悲無及願言少壯時努力追先哲

中星解

中星之法昔議者各置喙焉盖歷代之所紀不同故諸家之所辨不一然而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理以推之數以筭之自幾微渺忽之間以至于積累久遠

之際雖至精至密未始無至易至簡者在也粤自唐命羲和以欽若曆象既分時定方以春夏秋冬四仲月中星授作訛成易之事驗析因夷隩之宜術不違天政不失時此中星之所由起也春分日在胃十二度昏中鶉鳥夏至日在柳十四度昏中大火秋分日在氐十度昏中虛冬至日在虛七度昏中昴盖四方皆有七宿自井至軫爲朱鳥而鳥則其中也自角至箕爲蒼龍而火則其中也虛爲北方玄武斗牛女危室壁之中昴爲西方白虎奎婁胃畢觜參之中故于四時之仲七宿之內獨舉一星焉至月令所載仲春

則日在奎弧中旦建星中仲夏則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秋則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冬則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與堯典不合盖呂氏之時歲差之名未有也然由堯至秦自不可強之合者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與日與星偕運並行天平遲而緩日星内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日星漸差而東其不可強之使合者勢也月令無歲差之名而呂不韋實暗合夫歲差之法矣乃說者謂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又謂書總舉月之仲月令獨舉月之初

又謂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必欲牽合附會以求其合焉矣惑乎說之愈多而失之愈遠也自是而漢唐以至于宋元其度數運行舉可考而知者不必悉也朱氏謂古者冬至日在牽牛今在斗遡宋而上之以比于唐似差及四分之一歲不容以不差則中星自不容以不異矣今考我朝大統曆春分日在壁三度昏中畢夏至日在井初度昏中軫秋分日在翼十八度昏中箕冬至日在箕四度昏中室以之定歲時之運旋驗日月之朓朒無毫釐分杪爽焉盖自許平仲明曆理郭守敬推曆數已極精密而元統因之誠可謂考千古之謬而得其常持一定之法而握其中者固無俟更紛紜爲也大抵始則驗中星而後得歲差之由今則明歲差而可定中星之度一占步推美焉足矣愚懼夫議者失之鑿也作中星解

題畫菊七言古

半幅生綃數枝菊玉蕊金英爛相簇托根移植錦繡叢却勝含香在巖谷僊姿綽約自天成更喜身承雨露榮勁氣貞操誰與比餘芳孤淑尤崢嶸霜天搖落群芳歇惟此歲猶堅晚節桃李娉婷春色饒繁華不耐秋風冽昔傍東籬五柳家今爲上苑雙林花餐英

駐景躋上壽蓬島丹砂安足誇

試歲貢生策問一首

問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人才以濟天下之用者成周之時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司徒陳其藝極而教之卿大夫考其德行道義而賓興之是以當時之士自學校出者平居則足以善其身效用則足以達其道豈上之所以待士者隆故士之所以自待其身者重歟我

朝設學校于郡邑聯之師儒給之廩食申之戒諭其教之不可謂不素養之不可謂不厚矣無如

則拔其尤者貢之

廷盖與之以進身之階將責之以共理之效也乃今或徒取文詞不問其德行道義卽不然又計資循格而曰齒暮途窮姑疏淹滯而優褒老也是豈當時待士之道歟抑亦豈我朝設貢之意歟爾諸士抱藝而來其必不屑以淹滯褒老至者玆欲不變當今科貢詞章之法而又得成周德行道義之士焉必何施而後可

寒菊篇 七言歌行

庭有燦燦之黃英深秋佳色殿芳榮露蓋霜華宜晚

景不與桃花李花鬪輕盈寂莫能自甘繁華豈足爭高雲淡日共紆采勁栢蹤梅堪結盟自非夙抱後凋節安能獨向歲寒生所以採食之駐世宜千齡唯彼桃李皆搖落孤標秀質方崢嶸瀛洲騷客若爲情對爾幽閑意共淸耻隨炎炙競鮮姸忠貞培植期生平君不見自昔東籬一入詠迄今千載垂芳名

孔子高子順子魚論

聖道者萬世之所共宗也豈特爲一人一家私哉然我爲之後者盛而傳焉亦足以無愧于其先而盖見聖人之澤之所被者遠矣昔仲尼以大成之聖生末造之周其綏來動和之化不得見于當時而詩書禮樂之教尤得垂于後世及門者盖三千人迨其沒也各以其授受淵源行其流引其緖焉而況其子若孫乎宰予曰仲尼賢于堯舜謂其聖之根本同而聖之事功異也何也堯之後則丹朱矣舜之後則商均矣堯舜公天下以爲心固不計其後之賢不肖而其所處亦有大不幸者存焉故觀于仲尼之後數傳奕世而尤能竊緖餘以自淑其身是亦仲尼之幸也而于堯舜之所處則有間矣嘗考之傳紀所載趨庭而聞詩禮之訓憂世而作中庸之書鯉也伋也固不必言

也至于子高子順子魚者漸遠仲尼之世又値列國紛爭之時彼縱橫捭闔者流日以功利詐力爲事苟非見道明守義正鮮不爲時移習染之所浼者又安知聖賢之學出處之節哉子高爲客于平原子順作相于魏主子魚應聘于陳涉豈不知之三人者不足與有爲耶然而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與不必皆賢大夫也非仕季桓子往公山佛肸之遺意乎若夫包衆美統六藝所以論儒者有得于進德修業之方者也賢愚共貫眞僞相錯所以論張叔者有得于擧直錯枉之義者也見歎在德不在貌所以論

簡穆者有得于以貌取人之戒者也人主求欲異物不至所以對秦王者有得于欲而不貪之教者也除小忿全大好所以喻韓王者有得于睦鄰治國之道者也燕雀處堂禍將及巳所以慮破趙者有得于知微見幾之哲者也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所以稱仲連者有得于與人爲善之公者也治則行道亂則持身所以曉尹曾者有得于求志行義之說者也修人和應天祥而恃吾之不可攻所以諫陳涉者有得于持危扶傾之術者也至于三辭不就五聘後行其所以重其出者又皆有得于難進易退之操者也盖其耳

目之所習聞精神之所注措莫不願守家法而垂道脉者故其存心制行雖未免有純駁之疵而要之舉不違于聖賢之矩者矣孟軻氏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亦謂君子云爾是烏可以槩仲尼之子若孫哉意其澤之所被者不窮卽其功之所傳者不息也仲尼賢于堯舜觀于此亦一驗云

陽春曲 七言歌行

長安二月艷陽時東風裊裊飛游絲千門萬戶旌旗色九陌三衢雨露姿淑景韶華着桃李葱葱鬱鬱山澤麗峰煇林影競鮮妍雪晴日映皆羅綺羅綺郊園風物和香塵拂面游人多楊柳千條金作線梨花百葉玉爲柯融和無限春光好况是昇平世熈皡誰爲絕調歌陽春陽春浩蕩難爲道

重刊十三經註疏序

聖人之道與造化相流通天地同悠久道固未嘗不在也而其寄于人者有明有晦有息有續則闡揚行繹之功固不能不有所賴矣盖經者聖人之心之所寓也其微言奥義固不得易窺而厄于坑焚之後其殘簡剩篇尤無從盡考者當其時使考證之無由探索之無地又何以啟群蒙而開絕學也而聖人之心

之所寓或幾乎晦且息矣然則漢諸儒之有功于經也焉可誣哉漢諸儒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丘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毛公禮如高唐生以及后倉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何晏郭景純諸人轉相授受而十三經註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言未必皆當而當坑焚之後聖經幾于晦且息之餘不有人考證探索闡揚行繹之則後將何所據哉乃宋鄭樵至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斯言信也則是窮經之罪更浮于焚書之暴也

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言秘旨尤或有得于面承口授者宋諸儒傳釋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漢註疏爲正如九六世變孔穎達之說也三文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裡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要在明乎經而弗失聖賢之意耳豈得盡如鄭夾漈之論哉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盖謂其詳于訓詁而畧于旨義攻于考究而昧于會通耳而烏可以盡泯其功也竊嘗論之漢儒之

學長于數若儀文節度之煩蟲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于理若天地陰陽之奥道德性命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譬之器以土硎誠不可與金玉爭輝濟以刳木誠不可與舟楫較利而不知所以開其金玉之端啟其舟楫之制者則土硎刳木爲之先也是故取十三經註疏重刊之以存其舊廣其傳焉亦使後學者不忘土硎刳木之遺意也

玉河春水曲 五言古

芳時淑景和春水滃烟波流澌出禁苑故繞鳳皇[illegible][illegible]津沾聖澤江漢達潛沱部華浮翠瀲澄影瀉清荷瀛洲近大液游泳纖鱗多願言報恩渥其如涓滴何

與友人論學書

自載籍以來論學者何詳也而吾夫子兩言以蔽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義利之辨公私之分心術邪正之別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而吾人所以皓首窮年役役于學卒與古不相及者皆此也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之學者稱詩書譚性命盖人人能矣及原其所以學者爲己乎爲人乎各立宗旨互相標榜高論空言徐行趺坐曰超詣曰頓悟曰

良知曰主命自謂聖賢之精意盡在是矣然而致之于實用索如也反之實踐扞如也夫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而貴于徒言乎哉甚者假名于進買譽文奸以講學爲身之便圖仕之捷徑者學之敝于今世也極矣噫古人以之爲踐履之常事而今之講學者以之爲議論之游辭古人以之爲進修之實功而今之講學者以之爲矯誣之巧術此有志者爲之扼腕痛心率以爲詬病而不屑爲亦不忍聞也先正云學要近裡着己夫所謂近裡着己者何也不出乎吾身之素履庸行而已矣體身飭躬存

誠去僞大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小而辭
受取與出處進退之節微而動靜作止語默食息之
間無非實事無非實事則亦無非實理無非實理則
亦無非實功苟能強勉循理則賢矣能從容中道則
聖矣賢聖固不外乎素履庸行也而豈在于高論空
譚徐行跌坐哉彼竊近似以惑人假言貌以誣世是
亦一念爲人之私以啟之也此義利公私邪正之攸
判正吾人所爲當辨之早而反之力也愚也目擊概
衷也久矣遂冐世俗之諱言而發狂瞽之鄙見以就
正于執事者執事者其亦謂然乎否也

雪霽早朝 七言律

瑤臺僊闕擁千官積素初融向曙寒色映蓬萊銀兎
濕光搖宮殿玉龍蟠晴烟故入爐邊繞爽氣將從仗
外看喜見農祥占歲稔擬賡郢曲奉 宸懽

國朝館閣名臣考議

夫館閣奚昉乎自周官太史掌六典以辨法內
史掌八柄以詔治其職重且大也久矣漢置太
史令供奉承明待詔金馬其制相沿唐設弘文
館延英召對集政揮毫厥儀始脩王宋則又彬
彬然盛焉我
國朝法周制官倣宋建閣其始也典
宸章代王言備顧問侍講讀而已其既也乃參預
機務平章政事所係益重且大矣然而鍾靈孕
秀立德樹勳其綱常社稷之功文章事業之蹟
炳炳烺烺垂竹帛勒彝鼎而終不可泯滅者則
謂之名臣噫人無完懿士鮮全節其上不孫
君下不負學足以追前修而式後進者固未易數也
又或有始終之迹稍異而瑕瑜之義不相掩者
亦未盡無焉謹摭舊聞用備私考云
竊嘗考

解學士公縉 負奇氣抱儁才歷踐淸華力抗
權幸早遇 聖明晚罹讒妬殆弗究其用
者歟或蘊之未深而銳者易折也君子蓋惜
之矣

楊文貞公士奇 挺生偉奇左右密勿歷事四
朝始終一節非所謂社稷之臣耶或者以周
民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不敢知也

楊文敏公榮 通才博識抒華振英文武兼資
身名無玷卓哉其相業矣而或謂其譎而不
正者豈亦有所指哉

楊文定公溥　傳稱文定有相度繫獄不改其
操秉鈞不渝其忠是固無愧醇儒者
商文毅公輅　三魁華名三孤崇秩處永壽昭
德兩宮間能順以濟險可謂難矣馬鈞陽有
云我朝賢佐商文毅第一信哉
李文達公賢　樑莊端重精達政務得君長
如文達者海內皆奔走匍匐以千恩澤獨立
正言僅見一羅倫耳而終不免于竄謫也何
哉
岳文肅公正　文章氣節名滿海內直前任事
仆而復起蓋砣砣不下人而竟不盡其用其
磊落賢輔弼乎
丘文莊公濬　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足以華國
名世發然爲一代巨碩也而或乃以劉文泰
之誣少病焉何哉
徐武功伯有貞　史稱武功之學自天官地理
兵法河渠陰陽方術靡不通貫至論心術急
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回屠毒
忠良金齒之行或亦禍淫之理也
薛文清公瑄　直躬好古明道淑徒進不附權

退不慕戀允哉聖賢之徒也從祀廟庭有光
俎豆矣
劉文靖公健　耿耿大節侃侃正言力抵邪佞
中拒權奸正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無愧
于古之所謂大臣者也
謝文正公遷　守已無失持正不阿其與劉公
同志而視東陽殊塗矣
李文正公東陽　高才絕學盛德嘉謨四世元
老一代宗工也而或者以劉謝去位時公獨
留爲譏焉不無少愧于文正之謚乎
王文恪公鏊　高文清節守道見幾當權奸熾
熖時能保身而又能潔身賢矣哉九原可作
誠願爲執鞭欣慕之焉
羅文毅公倫　昌言正色直節高風順逆險夷
不渝不沮非有特禀之資素定之學弗能也
惜乎年不逮而業未竟也

讀中秘書有述　七言律

開館掄才典禮殷翠華清景屬秋分雲移花影祥光
見風度芸香瑞靄聞緗帙朝窺金匱籥瑶編夜檢石
渠文草茅竊幸逢　明盛矢竭涓埃答　聖君

慶成宴致語

伏以律應黃鍾四海慶履長之節祥開紫極萬年逢保泰之期大祀禮行代庶物報追乎本弘施恩溥與群工共樂其成和氣溢乎兩間懽聲遍于百辟恭惟

皇帝陛下握符受命秉籙登樞承累洽之休于日中昭大明之治于天下民安物阜皇猷默運無爲時和歲豐帝德潛通罔間邊無警燧玉關輸款塞之誠海不揚波銅柱樹銘功之績合華夷爲一統舞干羽于兩階既峻德以配天遂至仁而

饗帝

南郊稱秩明禋上格乎鴻鈞

北闕覃恩燕賜下周乎鵷列揚六鸞齊八騄聿觀

玉步之和奏九樂陳四圭已薦金泥之潤萬靈咸萃鬱蔥佳氣繞彤闈衆瑞交馳煜爗祥光浮

寶座簫韶聲裡覩鳳儀獸舞之容錦繡叢中見鷺序鷹揚之象節届一陽來復時當四海無虞卿雲正麗乎中天湛露均霑于下土熙熙皡皡

宣宇宙之至和穆穆明明仰君臣之胥慶臣等叨塵法部幸遇良辰戴

一人爲禮樂之宗願萬世作神明之主恭陳俚句

敬助清懽

太乙壇前吐瑞烟朝來猶自繞華筵一陽律轉初長日四海人歌大有年化洽鴻鈞孚庶尹班聯鵷侶列群賢年年此際承恩澤擊壤呼嵩慶履端

紫騮馬 五言律

俠客辭家去青絲控紫騮雕鞍銀作勒錦轡玉爲鞦逐電來西宛嘶風向北州單于今欵塞何處覓封侯

玉堂對雪 五言古

飛雪滿高林瑤光照玉樹撫景倍清幽蕭然絶塵慮

卷幌理書帙皓夜偏疑曙太史占農祥 皇心應忱豫願將挾纊恩衣被窮荒處

南郊陪祀 七言律

萬隊旌旗繞上宮珊珊環珮步來同星辰近接玄都裡烟霧遥連紫極中恍若神祇相上下秩然簪笏立西東微臣奔走遭明盛共識天心鑒

聖衷

賜餘堂集卷四 男京校刊

賜餘堂集卷五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詩

聖德中興詩十首應制

問寢承懽

聖主繼天方午運慈闈愛日正春暉曈曨瑞色傳清蹕道是承顏問寢歸

宵衣勤政

未央辨色已求衣一日恒思有萬幾閶闔門開環珮集長庚猶傍漢宮低

緝熙聖學

文華高敞倚天開昧爽傳催講讀來舜哲堯神猶聽納蒭蕘無可賛明哉

隆禮師臣

堯文舜哲已稱神一德交修藉四隣晉接咸虛恩禮渥師儒何幸際茲辰

而獎廉能

嘉爾臣勞廑帝簡循良異等在安民賜來金幣恩偏重頒出綵綸意更諄

詔蠲逋負

蠲租丹詔雲霄下待澤蒼生雨露饒寬卹恩深何以報祇聞三祝萬年堯

澍霖應禱

九重一念重民依微旱深勞帝自祈最是天心通聖意隨將霖雨遍郊圻

植穀知艱

先知稼穡思無逸歷見禳區樂有年盛世不煩嘉穀頌微臣願進甫田篇

九塞清塵

塞北遼陽塵已清幾年四海報昇平華山秋草多歸

馬滄海春波盡洗兵

百蠻歸欵

初服新皇世若春萬邦寧謐四夷賓殊方盡願歸王會中國應知有聖人

侍班恭紀十首

鳴柝聲嚴夜未闌內家催放侍班官玉階縹渺金莖濕却訝清游入廣寒

坐待微茫欲曙天將軍當直聽傳宣一聲聲自雲霄出知是宮門已啟乹

駕臨中極日初升金甲緋衣甲陛明臚賛未終趨已

急繞來纔得殿前迎

九級三階御座高貔貅百萬列旌旄日華天表瞻依
近簪筆深慚厠傍

晴輝曙色照樓臺遶殿鳴鞭忽訝雷黃表一函簾下
過共看京兆進題來

新極初從祀聖儀臚傳天語下彤墀禮卿猶未聞承
制膳寺應先奏省犧

捲簾引索勢如騫扇羽中分列兩邉只聽珮環聲隱
隱不知身在幾重天

層層隊隊燦珠璣繡蟒蟠龍盡是緋傍列詞臣供奉

處香烟裊裊故沾衣

每綴清班望紫宸此時應是見尤眞天威咫尺頻瞻
仰睿質英標迥絕倫

散朝回蹕更趨蹡步輦傳呼複道長轉出殿來還到
閤却隨仗馬下東廊

補方正學君臣倫　二首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禮良不薄臣忠惟奉公
耿耿先勿欺蹇蹇故匪躬手足腹心如斯誼本由衷

君之尊如天臣之卑如地尊卑位以陳天地交相濟
精白矢乃心烏容雜名利孔孟日皇皇仕以行其義

壽高相公

間氣鍾名世乘時誕哲人商與天賚說周嶽生申
平治機方啟明良德有隣玄精聚角亢中極見星辰
司馬曾居洛阿衡故起莘雄材眞不偶偉業竟無倫
磊落超凡表崢嶸輔世身孤忠貫金石勁節勵松筠
正色原難悅溫顏更可親匡時謨預設報主志先純
度量弘滄海文章爛紫旻片言罔攸伏群策得俱陳
帷幄青宮舊勳名黃閣新中流憑砥柱台望出平津
載秉元臣軸兼持太宰鈞璿璣七政若衡鑑衆材掄
翼翼丹衷顯平平王道均始終資啟沃左右運絲綸

一介嚴辭受三台重笑嚬趨朝承帝屢憂國問民頻
公室推賢士私門謝雜賓垂衣宜禮樂供幣賛明禋
丰采初新日華夷共樂春河源同潤澤崧嶽仰嶙峋
繼述明當重綱常正已湮紆謨酬素願經濟佐皇宸
赦獄彰先德安商溥上仁法行民志定道直士風淳
猶豫俄能決堅貞永不磷奸諛今屏迹窮僻盡亨屯
恩怨奚須避嫌疑詎足論後生瞻帝輔先覺任天民
振刷釐其蠹吹噓屈者伸仁風遍滌盪和氣已氤氳
事建無前烈心勞獨運神指揮平粤醜談笑靖胡塵
干羽陳階陛妖氛息海濱梯航咸享帝鞮譯遠稱臣

化洽豚魚華誠通虎豹馴居功仍几几誨士且諄諄
吐握勤廊廟儀刑表縉紳百寮欽軌範四海荷陶甄
房杜謀應合皐夔績可遵皇猷思共翼天語諭同寅
純佑商家實弘敷禹甸勻金甌調麴蘗玉鉉和丼辛
祜祉由天錫禎祥以善臻生之原有自福也豈無因
綿筭身猶鶴豐功像在麟蓂時將改歲花甲正週旬
懸矢逢初度添籌第幾巡稱觴走雕轂獻賦競華輪
湛露垂閶闔卿雲繞禁闈宴同仙島會餞集上方珍
寶籙長生籍瑤華不老椿共旋應坦坦駢報會詵詵
國士慚桃李封人薦芷蘋陶鎔恩至渥造就意何殷

山斗依歸切岡陵頌祝勤但祈當此日相慶及茲晨

壽何封翁

元精鍾少室哲匠產中州漢代文章變唐家詞賦優
鳳雛育丹穴龍種出靈湫簪組承鴻閥圖書拓燕謀
善基還肯構良冶故爲裘枳棘賢寧止桑榆樂正悠
身辭朱紱去心與白雲留況有登瀛彥言從秘省游
靑宮常沃德黃幄復陳猷望重伊周侶才高董賈儔
少微星彩動中極斗光浮共切儒風仰應知世澤流
皇綸新下詔仙筭始添籌恬與愉俱得名兼壽亦[illegible]
從茲駐光景安得計春秋

送田鍾台使江藩奉親還閩中

詞臣銜命促征車將父從王樂有餘覽德正翔阿閣
鳳承顏還餞浦江魚道傍柳色縈仙旆江右桐封捧
制書作賦不煩頻授簡知君才是漢相如

送張玉陽使德藩

仙吏銜恩下玉堂彤廷曉簇羽林郎鳳翔雙闕雲霄
迥鵲立千官雨露香共羨北門天子使况游東魯聖
人鄉公餘仙嶽探奇去應有輝光接建章

送范涵虛使楚藩范之翁與先人同舉進士

論交先世識韓荊喜見仙槎下玉京文擅瀛洲名久

重調高郢曲賦初成過鄉草引王孫路除道花迎漢
使旌元是大羅香案吏待君簪筆侍彤廷

送趙潊陽使吉藩便道還浙中

薰風晴日敞華筵帝命遙將下九天朱夏旆明燕道
上清秋節駐楚江邊過家暫作靑霄夢入郢應傳白
雪篇莫以行游淹歲月蚤歸簪筆待傳宣

送王龍州座師使事還里

太行秋色不禁寒六傳西征擁繡鞍使節再將仍問
俗除書兩考不遷官內廷供奉含香侍故國馳驅負
努看清世台垣多氣象上卿早晚入長安

淵停嶽峙夙稱雄四海聲華久屬公盤錯盡嘗皆著
績歷敭隨處敢言功省中校士推衡鑑塞外降王藉
折衝十九平原門下客慚予猶自處囊中
公車承詔沐恩偏桃李栽培漸有年教本河汾因敢
後名高山斗若爲先正從絳帳看深雪忽見軺車隔
遠天計日摳衣承楷範師門應進舊彭宣
祖筵晴日照離觴搴思秋容共淼茫勲著金莖司馬
署官猶銀艾列鵷行酬恩國士慚知巳戀別羈人悵
各方莫以鄉心淹使節熈朝明主正垂裳

送唐玄卿使陝落 四首

毎憶同升日偏傷獨往時朱顏復巳遠綠酒不堪持
雙劍占星動孤帆望斗移煙行隔霄漢何以慰相思
北極郎官貴西藩典禮成春曹迴信節秋色動離情
當路虛銜待前驅擁篲迎淸時策高足好去樹勲名
丘壑仍吾病風塵復爾行才高須用世技短合逃名
去住關情遠華榮屬意輕相違各努力總不負生平
結綬逢明世聯珂愜素心浮蹤杳無定勝會嘅難尋
供奉還華省棲遲只遠林訏謨公等在梁甫可長吟

送蔣毅齋憲刑河南 二首

選使平邦憲知君壯國猷星辰下北極雷雨遍南州

欽恤將明命哀矜切隱憂盡紓寃抑者持以慰宸旒
漢署新持節文園舊負疴還憐行役去其柰別愁何
法座瞻嵩嶽仁恩注洛波請看于定國遺澤至今多

送熊陸海謫浙中 四首

直道非時好流言自物情能令慈母起忽作逐臣行
薄譴恩原重清朝迹易明豈期緣貶謫因得見生平
祖帳燕臺北歸旌蜀道東才名眞自許意氣竟誰同
放逐仍仙吏行藏只塞翁臨岐奚以囑更莫辨雌雄
離情何激烈秋色正蕭條白璧知原少黃金鑠可銷
西湖蘇子棹南蜀馬卿橋榮悴當年事而今孰可招

頗訝爲郎屈何期謫籍新盡贅能有幾按劍且無因
賈氏材堪並虞生枉巳伸聖明饒雨露不必弔湘津

贈潘充菴督漕

潞省行騘憲節兼璽書特下玉墀前九重獨簡遭明
聖弘濟如公孰與先
帝里雄圖據上游縣官仰給在南州軸轤百萬需公
力幾載重銷一夜憂
共說徵輸爲歲計誰能紆畫及秋毫先資列疏言何
切靖獻奚嘗卹怨勞
足餉豈論唐室晏轉輸今屬漢廷何三春千里長

呼聽欸舟人鼓枻歌
過津飛鷁擬游龍岸草汀花處處風秔稻來從吳越
遠年年發入大司農
大陸長川靜不波萬艘二月已經過可知汗馬論功
日轉輸寧如相國多

送王師荆石掌南院

日含鷄舌侍鑾坡新綰仙符故里過玉署聲華今更
少金陵桃李向來多閒情暫輟青藜火離緒應裁白
苧歌最是成均門下士江雲山斗奈愁何

送胡蓮渠編戶還里

霜華風采重吾鄉鳴鳳惟君發向陽疏入西清臣念
切生還南國聖恩長臺中骨鯁今焚草江右循良舊
植棠爲德爲民俱不負單車此去姓名芳
祖道何禁送爾情燕臺黯黯暮雲橫丹心不逐江湖
遠青鬢能令組綬輕此日挂冠隨豹隱中宵倚劍作
龍鳴清時直道相須切漢席應看召賈生

挽喻侍郎

清時正爾資英傑中土何期喪老成籌國僅輸經世
畧遺文夙著大方名禺燮鼎望應長在河洛英靈更
若生最是聖明恩寵渥九原三錫有餘榮

壽王司徒疎菴

上卿崇望九重知翊贊忠勤退食遲籌國不遑勞蚩
握卜隣何幸奉光儀正逢玄鶴呈祥日況值飛龍御
極時最是瞻依山斗近爲翁一誦武公詩
犀文爲帶鶴爲衣曳履聲常傍紫微歇歷有年資黼
黻縉紳無數仰容暉桓燮自昔推衡鑑杜預于今總
事機白首丹衷恩寵渥請看勳烈勒常旂

黃年伯壽詩

橫金委珮正蹁躚拂袖辭榮不待年報國豈能忘盛
世[illegible]家原自屬多賢會看翔鳳雲中翼便結冥鴻物

外緣從此遐齡駐流景更于何處覓壺天

送黃葵陽冊封汴藩

執戟頻年在石渠班揚詞賦幾人如展親舊重周封
典奉使親承漢璽書燕市柳容明祖席梁園草色上
華裾臨岐無限相違意一曲驪歌正悵予

贈曾陽白少參致政還楚

拂袖辭榮不待年清時雅望許誰先關西旌節歸遺
惠極北勳名屬後賢楚澤烟花千載地燕臺宮闕九
重天少微台省遙相接應有輝光動斗躔

送曾確菴撫蜀兼訊陽白

奕世承恩錫命優上卿綰印下皇州東山清節榮趨父西蜀蒼生得武侯曉渡湘江通遠夢秋來眉嶺愜豪游知公忠孝平生念好策勳勞荅冕旒

送邵少野

東陵名士故賢哉春雨孤帆千里來移疾長卿方閉戶傳經韋氏此登臺最憐綠髮論交意還羨青雲獻賦才秋入山陰堪攬勝期君遲我鏡湖隈

送榮陽令

一劍雙鳧下帝畿中州近邑借開幃雄才舊數扶風彥茂宰新懸列宿煇燕市春容晴拂旆梁園曉色潛生衣應知佳績酬清世異等他年定爾歸

甲戌請告歸泊風雨中作

倦游恩許理歸橈南國春深路正遙漸遠雲霄思渺渺那堪風雨坐蕭蕭王陽蜀道情無限司馬文園渴未消到處逢迎惟自愧涓埃未裨聖明朝

金陵與吳幼安話舊

倦游移疾聖恩寬汗漫逢君意自安舊日虞生猶負枉當年范叔且憐寒羈人能醉金陵酒隱吏翻憎玉署冠良夜故人那更得中天華月好同看

携酌木末亭次韻

山樹蕭疎望眼寬秋容病客兩相安人情自昔隨時炙友誼還誰見歲寒十載相思繞把袂二毛何事忽盈冠詩神酒興今偏勝賦就時從醉裡看

送伍教官

片帆千里洞庭陰明發依依思不禁苜蓿頻年猶菜色薜蘿何事忽蓬心長裾恥向王門曳函席忻承師範深爲惜高蹤從此遠驪歌一闋有餘音

送張叅藩

芳譽久馳青瑣裏使軺忽下彩雲端綠堤楊柳霜威重夾道芙蓉月色寒內省羣僚方把袂中州多士已彈冠泰階咫席猶虛左還向金門論治安

送趙僉憲

芙蓉樓閣小春天策馬前驅思渺然待漏同時俱作客携舟此別似登仙綵幡風捲夷山月繡斧霜清汴水烟回首更餘廊廟意好抒經濟達君前

丁丑北上舟次清河書懷

日日東風水力微孤琴雙劍自相依風塵荏苒游應倦道路艱難事更非千里漫勞趨玉展一官眞愧負斑衣蓬窻斗酒難成醉悵望南天鴻鴈飛

過淮管比部放舟觴餞寄謝

清淮城裡白雲司籍甚才名世所奇結客已看多氣
色逢人誰許共襟期春風帆外長征路夜月尊前欲
別時行矣相思還自愛好抒謨畫贊明熙
微風斜日動牙檣忽漫相逢喜欲狂雙劍中宵横渤
海一尊此夕渡清江華名舊出西曹上列宿新懸北
斗傍遲爾春明燕市裡倚歌還共醉高陽

潞河旅懷 八首

倚市承恩我不如春明門外貴游疎新謠漫入詞人
詠短疏寧勞史氏書天地一身眞逆旅風塵千古只
蘧廬同儕煞有爲霖者呴沫能沾涸轍魚

倦游久已病相如何事憂危鬢欲疎載筆本無經世
策拂衣今有絶交書一封狂謬聊酬國三徑蕭條可
結廬此去已知霄漢隔長安那復寄雙魚
諸相皆空便晏如歸兮松菊未全疎豈因放逐能忘
國不爲窮愁欲著書視草曾通仙吏籍結茅初返野
人廬餘生再造君恩重清世何妨縱壑魚
金門結客昔驩如此日何期一紙疎造羽漸忘朝委
珮燃藜寧憶夜編書浮名本似秋來葉生事都歸湖
上廬自是陸沉予宦拙浩然應不爲鱸魚
漁水樵山縱所如不妨客與翟門疎燕臺漫擊尊前
筑鴻寶深藏枕内書涉世風波驚往事側身天地寄
吾廬微名已謝樊籠外萬卷叢中老蠹魚
拂袖歸田意豁如故園生計豈應疎門前已少相過
轍架上仍多未讀書暮雨苔痕封僻徑夕陽山色滿
精廬隔湖二頃沮洳地築土疏泉學種魚
塞外年來已晏如甘泉烽火日應疎一時中國羈縻
策數載降王款貢書邊將擁裘堅壁野胡兒弢矢醉
穹廬無虞自古須爲戒恐有窮坂待澤魚
洚水于今任所如中原千里莽蕭疎縣官方下徵租
詔郡守空馳發廩書天上星辰俄失度人間烟火久

無廬昇平盡頌伊周盛可念吾民涸轍魚

贈毛山人次韻

大隱頻年意自如半生落魄故交疎問奇誰過楊雄
宅混俗無庸叔夜書萍跡此生非彼岸菟裘何處是
吾廬五湖遲子相爲侶我已新焚學士魚

謝顧使君體菴貽詩次韻

如椽綵筆許誰如揮麈清尊意不疎爛爛星文初出
劍憑陵風色敷裁書君饒白雪能華國我足青山可
卜廬肯以新詩爲遠訊湖頭日日盼雙魚

去婦詞

誰云恩愛重糟糠肝膽纔傾忽下堂漫向玉樓含舊
淚便從金屋罷新粧同心白首人之願薄命紅顔古
所傷棄擲總緣儂有罪忍將路客比蕭郎
恩情寧不願綢繆婚冶爲容妾獨羞誰信投膠還易
觧自甘覆水竟難收畫圖爭獻于金貌紈扇何禁一
夜秋寄語閨中諸姊妹好將膏沐事衾裯

次李明府沈狀元韻

事出非常慨自今書生迂見合銷沉廟廊自有經時
筴猷亂何妨避世心白晝浮雲陰黯黯玄冬飛霰莽
森森逐臣猶作他鄉客有酒寧紓此日襟

釆薇稱說到于今河本難淸陸易沈何幸再生明主
德已甘萬死小臣心懷中白簡言奚補袖裡青萍氣
尚森最是孤忠猶戀國可能回首不沾襟

東趙汝師汝師嘗謁古忠烈祠數所燈火煌
煌獨睢陽者寂爾問之曰而不知而之生睢
陽之降乎乃今則爲徵兆云

嶽降賢生古復今睢陽祠裡夜沈沈還將危世攖城
念不負明時伏闕心動業丹衷常慷慨江湖青髩未
蕭森男兒事業應無限努力寧忘此日襟

次李明府韻答沈狀元狀元有奏記三章陳經
權忠孝之說

不負科名早見今肯因温飽竟浮沈五臣已昧經權
義三劄仍勞忠愛心彝聵誰人徒耿耿薜蘿何地不
森森且須點檢漁樵業江北江南共此襟

丁丑冬紀事書內子扇

綱常天地間所係應非小云胡明盛時而甘廢名教
天象昭然垂人心忽爾槁衢巷且唇譏臺省以諛導
公卿但持祿廉耻亦盡掃平生何所學學以明忠孝
慚于綿弱資欲障狂瀾倒慷慨不成寐中宵悁悄悄
子問將何爲有言第相告告以予所懷聞之心似搯

矢念捐此軀然燈乃具草攬衣起裁布手自縫衿襖
一針一淚漬寸寸肝腸攪明發扣帝閽服之往蓆藁
玆去知不歸相捐何太蚤老親久牀蓐群穉猶襁褓
事育兩藉之諒予自分曉再拜永爲訣似彼分飛鳥
嗚咽無容聲兒女泣相遶須臾成古今豈不縈懷抱
丈夫自有志離別奚足悼子則以身代百叩籲天禱
箠楚何以堪血肉盡如淖于體既狼藉子寃亦縹緲
雲日慘不舒神明鑒非沓既絕幸復甦虛靈竟了了
家室苦流離艱辛嘗已飽縣于殉臣節而子持婦道
纔過死生關重結姻緣好願保再造身永諧百歲老

用韻上大兄 二首

吾兄高調竟誰如自是人間和者踈虛席何年酬詔策空函無意答温書官同偶爾慚聯璧歸早居然愧倚廬正使陸沈稱宦達也應悞却季鷹魚

孝友由來性自如愁深一夕鬓毛踈萱摧痛繫捐帷日草奏驚傳伏閣書妬自入宮辭玉署罪從編戶返茅廬聯飛鴻鴈今垂翼可免人并几上魚

借寓鄉居自嘲

懶漫無家柰若何每携妻子傍人過南陽敢謂猶龍臥北阮何妨可雀羅從宦已將兄產減謀生不似季金多並湖小築今伊始却悔風塵悞薜蘿

劇飲有作柬企雲顒素二兄

門前車轍有誰何最喜清狂二仲過聊共鯨吞惟玩世只因鷹擊已遭羅一從餘骨猶憐在百爾深杯莫厭多可怪獨醒猶未達江湖何地不烟蘿

次江峰叔奉答

從容供奉在金鑾何事詞臣作諫官堪笑迂狂予宦拙縱并放逐主恩寬解衣說向茅生聽折脇歸來范叔寒賴是吾宗饒碩德詩篇慰藉意難刊

又絶句 二首

何須五嶽向平游三徑初開占一丘滿眼蒹葭棲息好只今無夢到瀛洲

阮籍途窮世味輕阿咸亦許竹林盟清尊白眼惟宜醉莫向滄浪說獨醒

次子遜弟韻

一踈狂愚叩帝閽[illegible]死不堪論歸今自幸身猶在知者惟希道始尊塵盡世情牛可應譚來時務虱堪捫棲遲共爾柴桑下何事須容駟馬門

贈董山人游嵩山

頻年大隱剡門烟此日逢君意更偏携屐正饒丹壑興開函半是白雲篇重關北望疑無地大華西尋到幾天五嶽已窮三島勝郎今猶買洛中船

庚辰歲旦與唐玄卿坐太平寺 二首

獻歲春初發閑居意轉親支頤坐終日緩煩向何人爾息飛騰翼予并放逐身相携無一事差勝走風塵

爲厭塵緣擾因憐淨土幽言從祠部出來作遠公游雲宿松窓暮風生茗碗秋我眞違世者緇鉢可淹留

環堵初成次惲遠卿韻

郊坰卜築本尋幽清景偏宜屬素秋傲骨養成眞散木褊心消盡已虛舟但將叢桂供餘日不向長楊憶

禪[illegible]境到來終畏路烟波是處可淹留

一水斜通百雉隈蓬茆初結已莓苔家同仲蔚門常掩客有求羊徑始開峯影尊前將月度鳥聲樹裡帶風迴北山莫認終南路他日移文不受猜

送董用與會試

蘢苑吾曹昔擅場翩翩麗藻更推良絕塵肯比尋常足照乘寧甘只尺光叢桂書傳金作帖長楊賦就錦爲裳請看鴈塔君家事世有題名在上方

春日言懷

莫道名高身轉危身卑名辱更堪嗤驚心虎口時時

畏舉足羊腸處處疑編戸君恩元不薄餘生天意竟何爲乘槎欲問支機石白日浮雲莽莽垂

氷雪春深尚劇寒踈梅瘦竹倦相看惠文柱後曾焚草神武門前早挂冠銷骨風塵堪自詫側身天地若爲寬此生已分溝中瘠未死人間事事難

黄葵陽館兄過存却贈

叔度汪汪千頃陂班揚材美更稱奇還斤獨羡成風手鬻紙爭傳製錦辭天北星文占劍動江南雲色傍帆移上林樹樹金莖露自是偏沾向日枝

十年同調意誰如去國孤臣跡已踈華要正虛當路

[illegible]殷勤尤枉故人書君銜新寵還蓬閣我厭餘生傍草廬但得蚕爲霖雨日可將泃沫潤枯魚

太宰劉應翁招登君山賦謝

樓臺新構與雲平杖屨相携是上卿千載豪華無復在五湖蕭散有誰爭衝波漲爾飛帆影登閣依然曳屨聲西去浮雲垂莽莽不勝魏闕望中情

潮聲初定日華明複砌迴欄次第登千頃暮雲低遠樹一江夕照背孤城人如山立元稱杜談若河懸足解酲司馬只今爲社主可能居洛負蒼生

偕友重游西湖

西湖曾繫木蘭舟忽逐高蹤理舊游酒力漸隨華月滿簫聲欲遏彩雲流餘生甘向人間老清樂宜從物外求信美谿山思卜築郎非吾土亦堪留

百頃平湖一葉舟乍晴乍雨總宜游憑虛山色嬌如沐入眼波光淨不流丘壑此生堪獨占姓名何事尚相求避人合逐山陰棹不是王猷興不留（予以當路見訪先歸）

宣城沈君典千里命駕一日即鼓枻去頗爲地主所慢

燃藜曾共倚蓬萊此日孤帆千里迴薊北風流名士散江南星聚故人來物情鵬鷃皆堪適吾道龍蛇自

可裁莫負漁樵珍重意相逢休說濟川才

翩翩俠節更仙才倚醉揮毫亦壯哉所至儀封誰欲請偶過關尹未須猜霞明水外溪相映雨歇尊前黯不開百念漸灰三徑在梵宮禪火照深杯

飲史太守禹門園亭次韻

皂盖朱幡世所華不禁歸思到蒹葭門前且種先生柳梁上猶懸刺史瓜隨地琴尊臨水石任情歌吹入烟霞英賢半已尊丘壑結侶爲懽意自賒

小築非干大隱名肯將畏路傍人行稽生釣弋唯吾好翟相交游自世情檻外明霞翻夕照絃中流水咽溪聲一尊此日常宜醉莫遣醒來百感生

辛巳元旦 四首

桑柘寒猶劇蓬蒿歲又更人情隨宦失世態逐年生病却椒花飲閒翻貝葉名還期具瓢笠五嶽慰生平

倏爾逢除夕潸然感逐臣行藏心不改貶謫意難伸細雨消殘夜條風作好春江南烟水濶處處可垂綸

四十俄加二人間百態紛物情終見惡吾意欲無聞隔臘雷霆起先冬桃李芬顧瞻靡所適鷗鷺足爲群

年增因善病官罷易蒙譏我獨傷秦越人誰辨是非黃庭惟一榻白社自雙扉陵谷須臾事何如豢息機

白光祿仰菴五十

霓裳舞隊乍成謳曲獻長春第一籌山色故從尊裡落月華常傍座中流九還煉罷唯丹藥廿載休官尚黑頭珍重此身初度日耆英原自屬江州

久辭卿秩餌僊芝猶是人稱服政期檻外青山元舊業筵前金縷總新詞派分河洛中原色春入桑蓬上巳時乞得茅君駐顏術年年應見玉爲姿

趙汝師過小園次答

一度相過一愴然窮交惟爾更誰憐何堪路險難容足況是墻卑未及肩雙劍憑陵風色勁一尊牢落月

華圓秪饒身在常爲伴莫放愁容到酒邊

滿徑蒿萊路欲迷久無車轍到門題芙蓉夾岸開教晚薜荔周垣長漸齊大夢總知來覆鹿清時那用起聞雞夜郎更有懷歸者何日傳聞烏夜啼

壽叔菊軒翁七十

吾宗稱善里稱仁愿樸如翁更可親軒外茱萸還灼灼堦前蘭桂已蓁蓁綺黃獨擅山中老沮溺長爲隴上人記取年年初度日好將尊酒洽比鄰

顧太守體菴惲文學遠卿以禪寺原倡索和 四首

棋引樵人入禪因郡守參躔瑤酬彼此金錫自東南

覓路誰先渡迷津衆所推一枰成敗後此理亦當諳
棋引樵人入文同國士參卑棲猶拱北高舉卽圖南
萬刼難須到諸天逈不堪煩君登上界意味自今諳
棋引樵人入機忘衲子參慈雲垂塔下淨土出城南
支遁空無相維摩病不堪祗應何所住此理竟誰諳
棋引樵人入門容漁父參風塵茵冀北烟水自江南
頻挫人應慣飛騰我豈堪一從遭放逐沉寂煩能諳

送穆龍峰郡侯擢大名臬憲

持來使節是天雄百隊千旌引蓋熊庖丁發硎藏更
晉郢斤隨手運愈工五年雨露攀轅淚三輔河山保

障功彈壓如公堪獨座幾時開府過江東
柳色津頭照別裾我懷沾戀更何如已令孺子常懸
榻無奈文侯更式廬敝帚詎堪再吟睞寒灰亦自借
吹噓前驅此去雲霄逈那復春陽到草廬

送惲生遠卿赴壬午試登金山

雙屐相攜萬里秋烟霏銜日海西頭忽看大陸當窓
斷不盡長江入檻流才子聲華初許國逐臣蹤跡幾
登樓誰言汗漫渾無事伴送雲霄亦壯游

兒子雍亮玄赴試金陵詩以送之

王氣東南繞鳳皇聯翩鴻鴈正堪翔飛揚並起風雲
色放逐猶依日月光溫飽一生先矢念清華兩世更
流芳而翁藉此安耕釣遯莫迂疎自不妨

留雲亭次張羅山韻

偶泛銀河槎復上金山寺孤根植中流風波不須悴
我來水如鏡譬彼平康治豈緣放逐身敢忘朝宗義
未酬國士恩肯下窮途淚

婁東遇趙汝師聯舟累日長歌見貽倚和奉答

婁江日暮春雲陰推篷倚杖聽鳴禽長鬚高步兩浮
湛烟波何處不相尋干時計已左違世道則果所嗟
非堿坷馬牛呼亦可家徒壁立我不愁名可陸沉君

且休今日種瓜當日侯古來寧少若而儔我有啟欸
辭請君試聽舉我卮中年無復豪舉思壯心豈似雄
飛時雲霄不駐冰玉姿乃云山澤好山澤亦易老沉
碑何代事亦小藏山之旨世不少神仙羽翰安可期
丈夫事業誰能了君歸虞之麓我返湖之陬坐石再
綸發長嘯

贈余少府見桐

莘野元鍾聖伊流信產材梁園先授簡燕市獨登臺
列宿分符重專城露冕來丰標渾玉立意氣可山摧
霜挾威儀重風清棨戟開狐狸安足問桃李正須栽

吏牘時多暇詩篇手自裁刑章推定國辭賦屬鄒枚
儒術眞堪飾賢聲詎藉媒名期垂竹帛禮欲下蒿萊
編戸還焚草衡門已長苔浮雲莽知已落日照銜杯
光自窮簷入春從寒谷回寸心誠樂只半刺亦榮哉
國士慚殊遇時流急異才夜來占劍氣蚤已射中台

九松圖爲周若齋題諡

瓊姿玉骨金石膚根盤輪囷枝旁敷可擬香山九逸
老不受秦封五大夫生平磥砢誰與徒芩藙雅著神
仙籍鮮痕舊帶蛆咻色黯淡曾廻日月光扶踈更藉
氷霜力微聞天籟聲蕭蕭高標勁節干雲霄林間忽

下千年鶴樹杪嘗飛六月濤靄翠欲流巖倒碧沆瀣
凝華脂化赤儘容狐兎穴其傍區區斤斧奚能蝕抝
訝泥蟠是龍種鱗甲成文勢飛踴歲寒飽歷窮且堅
材大還須作梁棟君不見萬卉有時先披靡香飄色
墮俱塵滓驕陽播炙安在哉後凋之幹自伊始嗟嗟
此圖得其神寶之者誰赤松子赤松子鬒髮方瞳坐
松底落日浮雲相對閒淸貞之尚正如此

和陶蘭亭韻

高價誰憐照乘光浮湛吾黨事尋常荊山落莫人人
玉絲筆憑陵字字霜北闕且辭靑髮緩西曹[illegible]

雲車相逢莫作風塵語縱老漁樵亦不傷

對菊小酌因憶家兄山居漫作

爛熳尊前錦作欒閑身儘可恣淸懽不將媚色隨時
豔獨抱幽芬殿歲寒淺白星星疑點鬢深紅鑠鑠欲
披肝秋容病思殊相慰花萼堂前得幾看

次顧太守集史園韻

棲雲過雨濕林巒文酒相從自足懽龍卧漸知春日
動鷗盟且共歲星寒微名忤世堪銷骨畏路逢人莫
借肝最喜大夫能作賦翩翩白雪郢中看

坐雪又次韻

鋪瓊飛玉徧林巒高卧袁生且自懽入幕雀雛群就
暖臨谿鶴侶獨凌寒慣甘澹泊窮途味合受辛酸烈
士肝東樹氷花景殊絶登樓恨不共君看

飲顧太守東園用韻

方塘小島結烟巒三徑能招二仲懽入定身依禪榻
靜常明心與佛燈寒酒尊到處堪交臂詩句工時欲
琢肝澤畔歸來猶未醉漁人錯擬獨醒看

賜餘堂集卷五 終

男兗校刊

詩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癸未渡江逾淮舟次偶作

二月離鄉問去程最慚道路有逢迎風雲北極時時態花月東山日日情愚谷正堪安拙分聖朝猶自採虛名君恩特下臣身在敢向柴荆度此生

過彭城遇莫憲使紹亭年丈賦謝

華名早歲漢廷知三十横金亦自奇風采獨持中土憲春陽猶繫魯人思才同河決寧堪禦心比氷清未

許緇倘念東南根本重幾時開府慰瘡痍

春風首路賜環時知已逢君欲鮮觴山閣論心重對酒河梁分手便微詩扣閽寧忍談前事編戸無從寄遠思今日一尊渾大夢可堪相聚忽成離

予以丁丑上書被杖杜母舅小菴翁實與難而以身後事相托者也迄癸未蒙恩賜環翁感疇昔又慶遭逢悲喜泰并追隨道路至清源乃別出扇徵詩率爾爲贈翁老矣歸而却掃一切事善頤養安子孫之養是屬

憶昔雷霆震撼時與公患難共相持六年贏得殘生在一日㶊承聖主恩堤柳重扳渾似盖江梅遠折且停巵故園自有堪棲樹莫向他林更借枝

送馬校官

京華何幸遲儒官邂逅新知似夙懽岐伯方書曾徧閱劉生經術本堪觀清朝會見楩楠品絳帳何辭苜蓿餐此去廣陵應不滯辟雍虛席待登壇

偕李中翰赴蕭太守之宴于東昌郡樓樓雄麗甲天下足稱大觀偶成俚句兼寄懷趙常熟太守爲常熟門下士

雄城飛閣憑陵太守招携及試一登東海齊風今再

表北宸虞日正如升誰能賦鵩思王粲獨喜登龍識李膺故國長安俱在望攀躋直上最高層

韓趙二翰長內苑觀蓮次韻二首

待曙朝回蚤探奇步較遲瓊林涵旭日錦澤度香颸岸柳牽衣帶盤蔬薦縷絲雨來塵盡滌不獨爲催詩

睥睨周廬迥縈紆複道遲殘荷嬌晩色高樹傲凉颸帝樂歌魚麗民艱問蠒絲太平堪獻頌無逸且陳詩

癸未除夕徐支泉蔣思雲各有作漫和

此夕他鄉藉兩賢因憐駒隙駛如鞭長安酒可消殘夜故國書來說有年報主身同霜後栢逃禪心擬火

中蓮遥知千里椒盤會應念游人隔遠天
虛名眞是愧時賢強效驅馳不受鞭消盡憂虞憐往日從來感慨入中年君恩再爇青藜火朋好初違白社蓮耿耿宵分渾不寐涓埃何以答堯天

甲申元日早朝用韻

環珮叨隨侍從賢鄉心無計問歸鞭皇風休暢從玆日聖澤涵濡已有年燭影翩翩明玉署漏聲隱隱下金蓮仰知華袞原無闕安問絲綸欲補天
時逢主聖更臣賢此際忻忻願執鞭黎獻于旌全盛日甘泉烽火太平年條風漸着金門柳瑞氣先占玉

井蓮念有瘡痍多未起蒭蕘何語可聞天

和蔣徐二兄元日詠雪二首

椒花方對酒瓊樹忽飄琚積素鋪堦淨流光入牖虛徑開因得蔣榻下爲延徐欲片袁安舍其如長者車
屐端趨袞冕獻瑞散瑤琚余慨歌巴里君能賦子虛院梅凝玉潤宮柳着花徐白馬朱衣者衝寒奉屬車

送李仰城都督山西

漢家飛將李將軍三十專征出塞汾家給通侯懸鵲印陛承新詔煥龍文轅門朔月朱旂捲幕府秋風畫角聞干羽在庭封貢久可煩鈴界靖塵氛

送丁侍御右武被謫還豫章

籍甚丁君豫章客白簡烏臺幟應赤鵰鶚聲高九塞雲驊騮氣壓千群色余來闕下起田間眉睫相看意莫逆誰道鯨鯢氛沴銷此時狐兎繁蹤跡孤忠目擊心彷徨手披霧障扣天閽讜言直欲明無將折檻何難借尚方一時巨奮盡芒刺群攻舉國眞如狂豸冠鷄肋便可挂是非胡乃終無當壯哉意氣何卓犖恭承嘉惠歸廬岳寧知大道須委蛇榮途共把訣風博昨餞郊生今餞君悲歌起舞增離索易水榮廻忍別荆金臺巍我更失郭洛陽少年入漢宮一忤絳灌難

爲容明明在上者堯舜其身雖退言且庸乾坤去住亦偶耳丈夫豈必絓胸中我今已飄東山屐長驅明發追芳蹤

送吳勉齋司訓任丘

相逢此日意何如爾我浮沉廿載餘絹戶何期新寵秩拜官猶詑舊公車年華首蓿還傾酒春色滹沱好著書倘有薦雄文似者上林堪借一枝居

送秦汝立

相逢此日暫開顔往事重論涕欲潸肝膽從來能借客文章自是可藏山危身藉爾難酬璧淸世慚予獨

賜環倘得君王聞姓字弓旌早晚到田間
長安春色問游鞭猶憶中書侍從年萬死虎鬚須同我
捋一官鶏肋爲君憐挤來薄宦風波失贏得虛名日
月懸更挾敝裘還故國可能分手不凄然

乙酉夏發潞河

扣閽四疏始回天乞得閒身脱屣然去國慣於輕似
葉投時奈可直如弦漫誇漁長西湖畔忍負君恩北
斗邊見説金門堪避世原知不是滑稽仙
須來金幣上方珍詔許皇華帝命新宦拙秪留歸去
草名高敢作後來薪鄉山猿鶴仍依主澤國魚龍合

避人此去亦知烟水闊可能無愧再生身
重來十載此殘生匹馬依然出漢京不分清華多病
色也因侍從更時名尊前新月供人醉蓬底京颸送
客征自是朝廷容汲黯其如嚴助厭承明
抗疏當年骨欲糜迂狂不改更違時空慚春色文園
病敢學秋風張翰思何物堪疑泰地角無端偶忌漢
宮眉湖濱萬柳開三徑簑笠從吾處處宜

和韻贈蔣思雲

歸心一夕大江東與子相携意更濃涉世愁看徒覆
鹿逃名怕説是登龍壯懷堪寄燕臺上喜氣纔占故

里中三徑初開須二仲文園秋色正丹楓

又用韻漫作

時違身合隱墻東匣裡芙蓉氣自濃軒上偶乘元是
鶴人間堪豢便非龍宦情漸遠春明外暑氣全銷暮
雨中贈有寸丹猶未效秋來片片染霜楓

陳宫洗玉壘同在講筵賦詩爲餞追貽前途次
韻以謝

四牡恩從三殿廻一緘忽自五雲開横經直進皇王
略獻賦原推供奉才白雪新詞誇下里青雲舊侶滿
燕臺君家世掌絲綸事好趁青年到上台

惲遠卿賦詩見送次答

清時那得獨醒人合向蒿萊寄此身萬死再生恩罔
極兩年三錫命方新忽從天上辭經幄好去津頭把
釣綸自古投珠多按劍世情澹却士風淳

濟上贈曹侍御出守潤城

風采霜稜滿漢京只今三十已專城郡齋高傍青山
色臺史長懸白簡聲正怪汲生辭省闥却逢嚴助厭
承明片帆共爾江南去不合同傳抗疏名
銅符新綰鈇城雄百隊千旌引畫熊到郡乍看迎竹
馬過淮猶説避花驄（公曾按淮上）自慚引去虛推轂（曾特疏譔）

爲見妬從來爲入宮雙劍偶逢河濟上莫教風雨暗
芙蓉

過彭城簡莫憲使

汀花岸草席前過怨自金鑾散玉珂十日御杯吾里近五雲回首故人多漁樂宿雨桃花渡鷁濼凌風瓠子河不是使君勤問訊可將雲路向誰歌

幕府依然病客過只今無夢到鳴珂宦情合自風波減聖德元從雨露多高枕尋常消白晝片帆信宿下黃河夕陽貰得新豐酒何處逢君一醉歌

夜濟寶應次韻二首

扶搖來北極九萬從南溟道路君恩重風波宦味輕樊中寧願畜澤畔更誰醒此際燕臺曉稀微有幾星

濟世慚商楫乘槎入漢溟過鄉今日近去國此身輕月滿湖光淨風生酒力醒台垣何處是且傍少微星

顧太守招集郊圃和韻

秋容客思澹相如文酒從容意不疎蘚色媚將移片石蟬聲清借讀殘書耳棠蔚爾能爲郡修竹蕭然可結廬三徑未堪淹五馬蒼生何處不枯魚

有感次韻

江湖此日縱吾如回首浮雲業已疎門外雀羅無過轍枕中鴻寶有藏書逃禪欲問生公石倦宦仍耳處士廬聞道長安紛轉劇也知失馬是焚魚

送徐明府入覲

單父鳴琴不下堂明時循吏有輝光江波盡疊攀轅淚山月堪充上國裝喜怒不形千頃度褒嘉先賜五雲章烹鮮東濕年來事好把民艱達聖皇

氷蘗由來雅自持更勞撫字起瘡痍只今太宰當年令自昔芳猷此日師（公與蔣尹揚太宰同里）朝雨絃歌供帳處秋風桃李及門時（公曾爲京兆分校官）應知盛世翔威鳳直上高岡第一枝

乙酉除夕家宴示諸子

此夕今年得在家尊前次第頌椒花兩行兒女懽相聚再返漁樵漫自誇北極微名猶日月東山清樂足烟霞明朝未卜行藏事心赤雖存鬢欲華

乞得閒身下九重今宵眠可到高春大千世界生如寄半百年華宦已慵白霧山中隨隱豹紅雲天上繞飛龍倘然有子能酬國換却而翁學老農

丙戌元日祝少府梁別駕過小園飲集

蕭然三徑背城幽五馬乘閒竟日留懸榻故應慚孺子式廬猶喜見文侯松仍耐歲和風轉花已知春瑞

[illegible]清[illegible]太[illegible]病沾雨露[illegible]川渤海前詔優
虞[illegible]呈祥雨乍晴崇府並駐玉珂聲病當清世何妨
久醉向知心亦易醒擧望已開雙鳳闕謳歌應徧六
龍城暫依猿鶴懽難別秉燭幾驅小隊行

奉酬熊別駕

熊軾新憑擁笭年風流誰並使君賢政聲早播廿棠
頌材美能抒麗藻篇紫氣西來星欲聚青陽東轉日
初姸臨卭肯爲相如過病骨猶堪負弩先
出匣青萍色正寒時才屈指似君難聲華初試中吳
郡詞賦先登大雅壇傾蓋識韓心欲折迴舟訪戴與

曾闌萬萊倘可容車馬願結平原十日懽

答祝南山貳守

兩載高眠嘉樹林蓬門終日雀羅深忽驚刺史新停
轍猶憶成均舊盍簪自許烟霞堪寄跡相看容鬢轉
關心年來鄗各因離索何幸重聞大雅音

人日同顧太守惲文學集太平寺

東郊凈土正新春此歲登臨第一巡高會聚來星是
客清游喜及日爲人僧閒可結烟霞侶主聖能容草
莽身太守名高文學雋驅馳未許厭風塵
福日慈雲護好春躋攀直上最高巡相邀把袂惟知
已幾許彈冠便悞人出世本通經世法休官翻現宰
官身諸緣消盡須平等千古看來一擲塵

次家兄山居韻六首

有身原是患無欲始堪娛叢桂聊開徑番楊已蔭湖
人情還爾爾天籟自于于倘得逍遙意行藏道豈殊
鴻鴈曾聯翼漁樵且共娛蚤年辭禁闥輪日長江湖
前席虛宣賈高門實愧于縱緣塵相在終與道心殊
玆歸羞宦拙昔悔釣名奇吾道饒千里人情隔九嶷
伊呂之間事羲皇以上時置身惟所遇此理竟誰知
漸覺年華改因經世態移不難家似屣獨愧念如絲

一日閒方得千秋計已遲要知山澤裡亦自有驅馳
一干休沐澤久絕貴游書名位兼寧得江湖縱所如
忌深不死後幸甚此生餘荏苒年將艾寸心日負初
誰得超塵外那能不世間歸田仍甚起從宦復思閒
家宴因謀食心勞爲積錢何時如所願此理定須慳

丁亥元日試筆

十年又過再生軀劇飲高眠自足愉若是長安逢此
夕衝寒待漏在周廬
春風獻歲到菰蘆贏得閒身一事無君闕親祠稽首
畢便拚清興入屠蘇

陰霾涷霧已崇朝棣萼板觴慰寂寥忽訝風雷天示
變清時何處是東郊

碧山白社意蕭然對酒呼盧共卜年一擲梅花三十
樹得安耕釣便神仙

王胤昌太史寄訊次答 四首

爲聞芳訊喜因覺索居悲産減家徒壁年增髩欲絲
季鷹吳下日司馬洛中時且問漁樵業毋勞鍾吕期

宦游都向倦世態總成悲宣室三湘詔桐江一縷絲
丘園堪白首廊廟自清時若有山陰興能爲雪夜期

人自論工拙吾寧浪喜悲遺榮原若屣息念漸如絲

恠爾能忘世慚予善忤時一區新卜築千里共襟期

畏路眞堪避生涯未足悲田間聊秉耜澤畔可垂絲
九日登高處雙魚寄遠時遥聞饒竹石只此是安期

再寄王太史

已羨梁園萬頃花更移小島到君家草玄日對三生
石疏素時餐五色霞（君書來病脾斷葷故云）春雨漸滋蒼蘚媚
夕暉長挂翠微斜徵書縱下塵心少猿鶴相依莫浪
譁

犖石疏泉伊洛間忽從二室見三山藤蘿蔭護幡書
静麋鹿群隨抱甕閒司馬可能終獨樂求羊還是共
誰攀此中大有逍遥意傲殺同儕供奉班

白光祿仰菴賦贈次答

弱齡登第壯年歸廿載高懸一少微緑野故傳裴相
宅黄粱今授吕公衣階前芳桂嬌秋色巖下喬松駐
晚輝只恐蒲輪徵宿德可能長掩薜蘿扉

名園每到便忘歸日日知君坐翠微蕪陋未堪酬緑
筆慇懃其奈賦緇衣凉颸送夏將無暑明月逢秋倍
有輝港出採菱剛十里扁舟正可扣雙扉

次韻自述

敢言名遂合身歸本爲材疎世念微未效臣勞徒拂

袖却逢主聖正垂衣黄金結客慚無計白璧投人恨
有輝太傅香山爲社主肯容文酒共柴扉

浮雲倦鳥出還歸縱得飛揚意轉微豈藉高名垂竹
帛不妨初服製荷衣自甘寂寞絃中調誰駐榮華鏡
裡輝堪笑深源身既隱素函猶自到黄扉

胡簡菴六十

畫棟新開粉堞幽一尊初度爲君留操觚才美原稱
項總角交知漸到頭且共雲林招隱伴不妨經術老
名流請看汗血能千里好嗣忠安竹帛猷

秋日行園放歌

再生一日亦已餘此身那更堪馳驅但鼓中流漁父揖久絶長安政府書朝侍嚴宸暮秘閣三徑荒今空帶郭偶因請急淹歲時便擬辭榮占丘壑高名大業還誰兼手可炙時心如惔飯蔬飲水自有樂斗室蒲團足養恬西家得意盛賔客東隣厚貲求田宅白眼滄浪總不聞電光石火須臾熄君不見繡繻當暑好威儀觀者嘖嘖皆美之熱中沾背苐自苦此苦語人人不知

卜居築室計已遲教舞徵歌力不支馬牛自若應難了鳥獸爲群何所之既不求榮須遠辱雖不逃禪亦

避俗楊柳團成濶水西藤蘿蔭合郊扉北薄田二頃屋數椽高曬三商書幾編寒暄卒歲惟裘葛饔飧一日可百錢餘生所需僅若此此中儘得逍遙理心無他繫世無求萬計千營都已矣君不見七十趨朝官未休八十謀家夜握籌紫衣稱貴黃金富昨朝華屋今荒丘

戊子元旦作是日久陰初霽前三日生第三孫而余年四十九矣　四首

偶因移疾久翻及服官期衰始今偏覺非多昨未知金莖天含儲露玉樹長新枝晴旭回寒臘陶然且一巵

餘生方一紀去國又三年彛門慚先哲箕裘望後賢秖因焚草懇不受積薪憐豈敢云知命諸緣已盡捐伏臘眞虛度蒿萊亦殢人四辭朝請疏三閱里居春鷄黍貧堪具鶯花久更親五旬明歲是珍重再生身大齊將及半碌碌竟何爲宦拙安能達名高不易卑眼青先着柳心赤尚傾葵孫兒虎子跳歡笑日相隨

送諸門人應試　二首

十五連城價未酬濟時許借漢宮籌揚鬐各挾龍門雨振翼誰橫屬渚秋了乘豈堪都講席前期應作旣焚舟在門桃李公家事此日諸生一網收

多士如雲氣若雷聯翩結束上燕臺何當絳帳傳經客盡是緇衣授粲才劍氣直干雙鳳上文光今向六龍開藉君慰我相如渴分得金莖露一杯

送諸子應試　二首

翠微高枕白雲秋欲效臣衷屬爾儔渥產寧無家驥出隋珠自有國工收三題鴈塔名堪續兩直鸞坡志未酬好向修途爭努力而翁藉以老林丘

亦從萩苑占時名名下無虛士始成荀氏已知先澤厚竇家今見幾枝榮門容駟馬應非望壠集祥烏雅是禎幸值文風鶩正日大方聯璧著先聲

顧太守體菴移尊過小園奉答

酒態文心老不如追陪容我一迂踈筵前窈窕名姬曲几上逍遙傲吏書金粟浮香初入座玉盤沉影未還廬後期須訂盤餐約隨分常供只菜魚

與毛叔丈復古飲菊下次韻

金谷偏宜貯玉妃翠紅隊裡意翻飛萬年枝賦長春調却憶揮毫侍袞衣

參差共說錦爲岡酒色花容照麗妝最喜新詩裁艷句更誇座上有蘇黄

題梧竹鳳皇圖二首

棲梧鳴高岡食竹巢阿閣虞廷正垂衣何事在林壑

有鳥千仭翔徘徊不肯下羞與雞鶩群所以見者寡

祝公祖枉駕清言辱賜佳句依韻奉謝時有拂袖之意因爲之從臾云

風波滿地戟如林一逐蒿萊歲月深拙宦共君甘歷落殘生如我任浮沉輕雲閲世頻經眼京月當空欲洗心自是清時多隱吏不妨抱膝且高吟

張太夫人八十排律

綺席歌傳壽母詩板輿勝接浴賢池金陵酒借金莖露璧水媛如璧月姿孝友家聲梁苑最經綸世掌曲江遺南雍壽域翔青鳥北海賓筵啟絳帷護吐瑞霞看畫永葵傾福日駐春遲六朝麗景山同洛八衮修齡髮甫絲誥自鳳銜來碧落杖扶鳩處是青藜仙籌詎止稱人瑞女範還堪作后師蟒玉正需調鼎業金緋剛及舞斑時願留皓首千秋景好慰蒼生四海思愧我棲遲甘樂泌羨君聖善解含飴敢云鳳詔青雲侶聊和鴻都白雪詩

己丑元日試筆十首

五十稱衰始吾衰杖後偏詎云知命日休說服官年碩果安能剥寒灰豈必燃春來登覽具雙屐五湖船

未知今日是但覺昨年非羅雀交情淺葵魚宦興微逢人多按劍戀主正垂衣見說長安事孤臣淚暗揮

再歸甘三黜長路傍人難北極風雲變東山歲月寬休將斥鷃適猶作卧龍看一擲花如錦占年滿座驩

漸覺風流減那驚月旦新衡門聊卒歲幽谷欲回春宦拙寧唯我名高竟累人豈因甘腐鼠折節向平津

居諸時序改寥廓夢魂清忤世因叢謗辭官更忌名人皆嗔不死我欲學無生誰道江湖適風波尚未平

元朔遙瞻闕春風又掩關豈知休沐久猶在是非間女亦供浮白孫尤解舞斑毋煩深點綴吾已胥湖山

尚憶垂髫日無端髮欲絲恒言寧諱老爲樂未稱疲
世事看棋局生涯付酒巵田園蕪已久翻怪乞身遲
斑白年稱艾雌黄世似諳夷堪憎作盜蹠可譽爲應
天意原難問人心不易厭忠良皆所願自古幾曾無
此地眞堪避伊人未易求五年還許病四壁不須愁
朱紱誰無恙青山自有儔剛曾經百鍊何計化爲柔
創楚身仍健風波歲屢更不因書咄咄終自守硜硜
白髮無緑黑黄河有日清半生酬國念中夜倚青萍

送蕭中丞省母移疾

開府新彈執法冠抗章何事問征鞍一時喬嶽旂常

重千里長江節鉞寒愧我從王仍去國羨君將母且
辭官相違更隔天南北知己論交到處難
憶昔長楊獻賦初與君同讀秘中書宣恩海外持龍
節總憲臺端建隼旟不以成功居寵利也應清世可
樵漁承懽暫借垂天翼一日扶搖九萬餘

葉海亭七十

久卧蓬累避墻東陋巷蕭然一畝宮槖裡自饒鴻寶
訣市中堪隱鹿門公官應不藉先人業家範猶存大
雅風我已焚魚盟野鶴可容齋沐問參同

贈潘孝廉可大

之子居然大雅儔東來紫氣望中浮長卿偶向臨邛
過孺子因爲下榻留一夕雄譚千古快三生良遇兩
心求網羅豪傑須公等努力他年社稷謀

郊園偶書

環堵依然帶郭開主恩珍重賜歸來崎嶇宦路無難
避翻覆人情豈易猜憶侍龍顔趍玉佩慚將馬骨上
燕臺新春料理幽居事芝术畦間次第栽

徽士程孟明持其舅氏江太僕書詣予山中請
執北面禮出卷徵詩賦贈

抱病年來總陸沉雀羅久已謝招尋雄風忽起譚天

口令甫何當立雪心名士一宵堪下榻故人十里共
抽簪因君轉念江淹別碧草衡門思不禁
自向吳都賦遠游多君意氣爲淹留名高好傍青雲
起望遠應占紫氣浮已羨難兄推日下還因似舅識
風流夜光在握殊堪寶倘是無因莫暗投

黄祠部移疾過此賦詩枉存次韻奉謝

兮旌纔下又林丘賈傅年來淚未收北極烟雲時自
變東山花月意偏幽畏途久矣疲王馭空谷猶然訪
戴舟傾盖兩懷徒耿耿相逢無語夕陽流
群公連袂眞園丘風雨萋萋[illegible][illegible]收環堵卑棲僧叟

結片帆高枕客星幽遠時自有陶潛徑濟世寧無傅
說舟今日延津雖乍合龍門那敢說名流

夏日集曹鳳亭竹下

舊榦新枝萬竹間惟翁能共此君閒亭無俗轍原名
鳳客有詞人不姓班移席屢隨斜日轉開簾因見片
雲還漢陰自是忘機者聊爲吾儕一啟關

聞事志感

野服初裁竹籜冠王陽雖進不須彈新交可信黄金
易晚節還愁白璧難河朔酒人宜縱飲文園病客且
加餐蒼生繫望終難副何必東山有謝安

風雨虗堂入夏寒忽聞有客下長安未離漢掖眉終
妬得脫秦廷璧始完屈指論交今去盡直躬行道古
來難小亭箇箇添新竹料理漁磯選釣竿

爲趙見田舘丈題畫竹公孫並茂圖

誰爲揮灑瀟湘雲何能一日無此君此君有子復有
孫琅玕斐亹何繽紛老榦亭亭蔥蒨色吐出三枝五
枝碧疎影歷歷聲珊珊白日清流常與適新篁稚筍
發乎地解籜便有干霄勢嶰谷初裁鸞鳳音中山巴
滿龍蛇氣金昆玉季多堅貞栢府槐庭次第新本支
日茂留餘澤奕葉如苞植要津春容秋色易銷歇勁
節高標厲氷雪朝霏暮靄秀可餐墨花筆底飛瓊屑
卽看雨露自天來千尋百尺還栽培此君孫子麗不
億兹圖好向華堂開

壽孫野亭偕蔣孺人七袠

翩翩杖履日逍遙蚤向長安趾折腰（翁舍鴻選銓曹趾屈膝卽棄去遂終老云）荀氏于今承世澤（翁有八子）龐公自古擅人豪丹陽
家近神仙井白社身宜獬豸袍最是齊眉偕住世火
徵南極爲君高

江于閥閱是名宗善慶于今正屬公不與人間争腐
鼠却於天外羡冥鴻籌從青鳥添無筭酒向黄花釀

更濃清潤相輝何限意百廻酬酢一尊同

泰企鳳壽詩

昔曾挾筴重膠庠旋得分符轄海邦麗藻直追周宅
俊廿棠猶說漢循良二千石後閒情早五十年來樂
事長山中第二泉千尺歲釀長春進未央

贈聞菴梁别駕奏最

三載褰帷報政期璽書春日下彤墀偏聽父老謳歌
語親領君王慰寵詞秪願冠恂常得借應知何武不
勝思他年更建中丞節肯損功名治郡時

壽近村毛翁六十　二首

心遠無喧雜居廛亦近村克家兒嗣美授産弟銜恩
晩徑芳孫秀名門喬木存夜長堪秉燭醸熟巳盈尊
城市身雖寄蓬蒿性所便居同大隱日壽届小春天
積善心常樂勤生政未傳願君加匕箸稱祝自年年

張洪陽移疾在道寄訊

一鞭遥下五雲間翻覺聲華重斗山似我迂疎宜吏
隱與君次第散仙班秖愁晩節難完璧不願清時更
賜環莫道延津容易合東來紫氣隔江關
吾黨翩翩盡辟雍津亭又報故人過那堪雲路知心
少無奈霜痕上鬢多向後功名眞孟浪只今丘壑巳
蹉跎也知去國非忘世遮莫雄心漸耗磨

紀會 三首

五馬雙扉帶郭開翠微深處客重來行行並向穿雲
去坐坐先拚待月回縱飲信宜河朔侶臨流疑在鏡
湖隈一尊萬事都捐盡莫放于旌到草萊（廿七日集史圃）
小樓嘉樹綠雲平雨洗炎蒸思轉清好結平原逃暑
社忍虛彭澤賦歸情登臨物外聊堪適寵辱年來自
不驚童壯交游俱白髮相逢莫惜酒盃傾（廿八日集荒圃）
虛堂積雨暑全銷知巳相攜不用招有客儘堪同杖
屨此身況巳屬漁樵席移雲綺開金谷歌徹霓裳度
玉簫浮白談玄興逾劇不辭深酌坐連宵（廿九日集周第）

送徐明府尊公歸山東

宮彩初裁鬢始華河陽新滿雨中花應知家有祥麟
趾會見門容駟馬車秋色客槎還海岱春風仙杖倚
烟霞徐卿種得藍田玉積慶全昌正未涯

贈王通府考績

列郡中吳重分符别駕崇循良今召父豈弟古文翁
吏畏無遺竇民艱若在躬恩推伊水潤才毓汴都雄
匆粟星軺入桑麻露冕通窮黎咸就日下士亦承風
春盎孚遐邇氷清徹始終催科堪比拙保障自抒忠
惠績留刀犢賢聲動鉄驄勞眞異等上名豈衆人中
一考初書烈三旌足表功扶笻來父老騎竹走兒童
寇借今伊始何思正未窮抱疴身久遯折節禮猶隆
夙誼藏丹悃俚詞達素衷亦知心未罄應愧賦難工

莊師楚園同惲生遠卿過貟郭環堵中登樓看
雪 四首

出郭行踪絶悠然似遠村丘園敦友誼歲月戴君恩
賦雪徵詩簡談天佐酒尊立深時漸暝猶憶在程門
寂寞袁生卧逍遥莊叟來相逢成嗒爾小語亦雄哉
玉屑人人吐氷花樹樹開明朝還有約乘興未須廻

諸天渾入鏡促席且呼盧不謂傳經士猶堪作酒徒
庭疑栽玉樹人似坐氷壺試問飛來雪曾添兩鬢無
徑僻頻辭客朝來特啟扉一空成水觀諸相息塵機
坐久天花亂歸遲月魄微雅知丘壑穩莫問市朝非

送梁聞菴擢京兆

幾年雨露徧柴荆遮道牽衣此日情豈爲帝鄉宜召
父遂將京兆借張卿秣陵濤擁仙槎迥建業山當客
署明畱滯周南應不久舍中竹馬待專城
鷁首逶從燕渚開離懷漫爾寄深杯吳中舊著循良
績江左新需保障材踈拙亦蒙傾蓋好明清曾洗覆
盆哀東南凋瘵今爲甚何日重聽棨戟來

楊甥時建持箋索筆因成韻語以代訓辭

世業還誰振家聲屬爾賢絕塵調驥日照乘韞珠年
學可三冬足身須百行先明經今邁跡原自有韋編

對雪懷沈純父　二首

對此中林雪徘徊興未闌却憐千里共寧似一堂看
折竹驚禽鳥飛花點藥欄悠然念安道誰謂放舟難
袁生蓬臥久邴氏宦情闌已辦青山計聊爲白眼看
思深惟隱几望遠更憑欄自託窮途客山陰棹亦難

沈純父忽命扁舟并貽佳咏次答

少散由來七不堪休文稱疾亦逃菴艱危世路俱應
倦頓挫人情久已諳狗監原知無尺一狙公何事有
朝三相逢但可漁樵語倘及經綸未許談
爲念文園病不堪衝炎一葦到逃菴風波天上曾同
涉溝壑人間亦共諳殘骨只今生是再直躬自古黜
宜三恐煩太史占星聚安得平原十日談

送兒亮應辛卯試

京兆沈先生放舟檇李下榻柴荆時兒亮領
諸生將上公車矣贈之佳音叶以險韻首途
伊始行色倍生予亦次和并爲爾兄弟拭目

延頸也

生花入夢筆如江此渡應焚舊戰艘譽起行驄推爾
一聲先鳴鹿許誰雙飛黃並捷金爲勒浮白齊傾玉
作缸門可張羅時已久里中重樹錦標杠

畱別鄒爾瞻

八年成一別容鬢各侵尋拙自求完璧窮誰問鑠金
江湖今日色氷雪舊時心我已甘雲臥君寧恨陸沉
蒿萊空谷久荆棘畏途深徐孺常懸榻姜肱暫共衾
逢人多按劍忤世少知音所以臨岐淚潸然欲滿襟

與劉司業

中天華月挂城隅古剎淸尊暫與俱抗跡靑萍原北斗傳經絳帳且東都偶依玉樹光相媚爲映氷壺病欲蘇同調未湏憐失路吳山荆水自菰蘆

與廿比部

邂逅招提馬首停蕭然鴻色遠冥冥一官慳向門曹滯廿載疑從大夢醒叢桂月中當座白片山雨後爲君靑依依丙夜猶難別明發分携跡又萍

與蕭比部

漢傑時名雅屬公一尊傾盖偶相同北門旌節新推轂西粤干城舊紀功出匣光芒原自壯當筵氣色爲

誰雄祇林一夕三生話不讓談天碣石宮

贈蘭卿

相逢此日最堪憐一夢初回二十年肯爲當門誇大國頗將級佩托高賢霓裳夜舞風前柳露掌秋生火裡蓮邂逅旣難離更易中天華月好留連

壬辰元日

窓竹平安枕自高亍旌寧用到蓬蒿最嫌矯矯猶龍性聊喜森森並鳳毛天意玉成良不薄人言金鑠總徒勞春來未卜行藏事且向條風試濁醪

年稱服政又逾三此日屠蘇飲未廿憶遠不妨思若繫悼亡其奈念如惔昨歲喪冢兒同儕盡起鴻儀漸孤抱猶蒙虎視耽爲謝故人推轂意莬裘湖畔柳毵毵

毛六舅二思少負儁才蚤馳佳譽視一第猶掇耳屢試不售而里中胥有挾怨修郤者亍以百口保之誣始白今應貢上公車矣聊成韻言用壯行色 二首

蚤曾工挾瑟老尚鮮知音冀野應無駿燕臺自有金一經惟素業三刖尚雄心亍巳文園者誰爲頌上林

翩翩書劒客結束上皇州美玉終難韞明珠豈易投陽乎幾虎口亮也竟龍頭題塔黃門在高名可續收

送毛二思司訓太平

談經國士舊名家雙髩公車巳漸華薄宦自甘盤出蓿雄心猶夢筆生花百年道澤留靑瑣君爲黃門古菴先生之孫一代儒林起絳紗最是宛陵山色好廣文官舍帶烟霞

一片寒氊向敬亭相看還得眼誰靑少年作賦推鸚鵡暇日裁詩寄鶺鴒立雪諸生堪佐酒談天一夕半傳經磻溪自昔多名士應共毛萇入漢廷

太平尹周君毓所偕其弟卒業太學有一日之知今旣十年矣緘書寄訊猶然舊誼也而予

妻兄司訓更辱愛雅索詩爲贈遂成俚句用
布積懷并爲次公望云

拂衣違世只孤蘆西蜀東吳歲易徂忽見魚書傳澤
國始聞皃馬領天都桑麻四境陽和徧桃李諸生化
雨敷惟有敬亭山上月秋光淸徹暎氷壺

明珠寧肯暗中投曾記當年善價收入室無聞予自
愧題橋有志爾能酬弦歌暫假専城綬簪笏應操佐
國籌更羨小蘇名漸起聯飛共蹴五雲游

癸巳元日

壓世五旬逾四歲詞林二十又三年偃蹇一生因底

事半爲編戶半歸田

棲息衡門仍召謗飛揚雲路更稱賢窮通豈但無憑
也毀譽原來亦偶然

量擢新銜仍五品亟稱舊疾又三章報人索賞行人
費責却今年卒歲糧

曾其虎口彈權相旣侍龍顏作近臣何事風波躭畏
路不歸丘壑置閒身

題像吟書畫史李生扇效白太傅體

曾於入載前爲我圖小像時惟四旬餘已非疇昔相
今乃半百逾益訖衰羸狀齒長日蕭疏色澤若蒼恭
眼騃精差炯肉瘦神猶王新移學士銜遄買宵人謗
因乞丘壑閒始覺襟懷暢辭榮身果輕知足心無恙
圖中所缺者家兒傷旣往圖中未載者諸孫添漸長
孫添催我老兒缺令我悵于歸惟女一聯登有子兩
女已宜室家且免睽携想子卽未廟廊庶慰箕裘望
授經尙五男雖愚匪佚蕩怡情夭羣稺堪憐多秀爽
所遺皆倖福何事猶羈網種秫湖田中結茆湖堤上
葺薪足供炊魚羮可充餉盡灰經世思粗給卒歲養
玆欲更爲圖當作何等樣將擬陶潜醉而無飲酒量
將擬范蠡游而無載姬舫但畫釣耕身不受簪纓鞅

直到龐皓年再倩丹青匠

知命吟書星學顧生扇

富貴須在天與奪詎由人我生命值丑名曰磨蝎神
况値孛同宮卽此是荆榛月身喜當斗木難忌入秦
韓穪本相似彷彿恐未眞文章安可及偃蹇則有因
土主化爲囚心事寧常伸而又度躔仇交知多不仁
行直輒招疑言忠恒見嗔立朝好廷諍不能媚要津
處家恥面從不能悦至親舉世奈諛佞而我獨斷斷
天空守我命凡事合邅屯水宿尅我恩半生已沉淪
辭官曾四疏去國將十春宦途猶下石官銜久積薪

朋儕爲我嗤戚屬爲我顰嗤我懐骨鯁顰我披領鱗
何不鍊頑鉄且作繞指馴此豈我之罪皆緣生不辰
高華艮匪賤飽煖未全貧大齊稱百歲今幸逾五旬
菟裘有丘壑漁笠無風塵東臯可秉耜西濕且垂綸
爲謝君平卜原非肉食倫

癸巳春以學士起家甫聞除目遄挂彈章賦此

一宦歷落半生過何事犇旌到薛蘿市口構成那得
虎宮眉妬盡已非蛾盈庭孰不操前箸砥柱誰堪挽
逝波最是冥鴻先矯翼縱施繒弋奈予何
賜環復下漢宮泥班造高華亦量移匣裡芙蓉安肯
試槖中薏苡不須疑焚魚心與年俱艾磨蝎辰逢命
是箕久向枋楡棲漸穩可堪重借上林枝

自輓　四首

生死既歷炎凉備嘗而今而後孰短孰長脫假木偶
丟臭皮囊北山之宅南山之陽
節義之名聲溢其實高華之班位浮其德雖多顯過
或鮮隱慝飾巾自省盖棺亦得
天道循環人理消息取精已多定筭無易雖假數年
總如一夕勿須過傷各思努力
氣升太清魄降下土乃反而眞永無怖苦向兆先徵

今識去路緊果靑衣合歸丹府

賜餘堂集卷六

男亶校刊

賜餘堂集卷七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贈序

郡侯施龍岡陟粤東憲副序

郡侯秩倣古二千石君千里長萬夫位尊而責專所
轄有縣縣各置令宣上之化以致之下其視郡若臂
指股肱然令之探吏治理亂之幾究民生休戚之故
者孰不云繫縣守令哉夫縣之所御之境郡之地也
令之所長之民守之民也縣之理不能槩之于郡而
徵守之能其郡也則視其縣之令而知之彼為郡者

多養尊以示重隆體貌以圖自逸恒未嘗事事而形
勢之所格禦法例之所拘攣彼此乖越志意齟齬飾
情具文以修其外關白期會縣一切以遁心應之而
郡復以喜怒好惡之私從違予奪之權睽咈牴鬬于
其閒至叢挫刻深則下蕪而中撓或有意督過之如
東濕而操急也縣雖良其能以自理乎然則縣之理
不理之係于郡也信矣歲辛未龍岡施公守常郡迄
今五越載而屬邑令茹君某董亦是歲綰符試邑後
公下車時無幾也公博大膚敏有殊釆絶資即人人
情實不俟徵發而底裡洞徹無毫髪能自匿者公顧
持體要條紀綱以身爲諸邑倡斟酌盈縮務同心協
衷虛懐屈筴未嘗絓罥町畦精白奮揚明示意嚮俾
諸屬邑各展其能舉其職以佐百姓之急凡所質請
朝入而夕下也兩造辭具于縣以上之郡而聽剸裁
可可否否或允讞駁期情法之平乃已同非比即異
無所猜嫌胥吏蝟集案牘隆隆山起公握管而散之
如馳庭中虛無人即大猾宿宄罔不閉口失聲稽首
稱神明焉適銓衡復久任之莢以賛維新郡縣長不
得數遷易故公之率屬邑以守郡也爲最久頃時部
使者將指追逋貫嚴綜覈倚辦切責于郡縣者旁午

至奏令或重困民殉民情則無以當餙法申令者之
意而逭己之罪公乃壓身悉慮與諸屬邑議去泰去
甚擇其宜者急者先之卒之下無怨讟而上亦無所
忤不者紛更摘抉遝起繁興縣之令分卑職瑣將安
所措矣每聞部使者薦剡列上諸屬邑罔有遺焉而
且褎然首他郡是故覩于縣之令而知公之能其郡
也不啻古所傳循吏已爾兹者晉厥官徃副廣東臬
憲郡要肩鉅將次第陟矣茹君謂予曰吾儕久在事
始終黽勉庶幾無祟愆大戾于兹土寧詎自能哉抗
揚小善而彌縫其闕失郡大人之德之教覆露成全

之賜也今行矣子郡人又史氏盍修一言以紓衆歎予曰唯唯夫公之行士失師民失父母操觚陳詞者言當人人殊盖紀公守郡之績吏僕未易縷數而憲司要職粤地遐壤時方綏急當宁付託之重夫人而知之若文武爲憲折衝尊俎舉戈鋋之民而衽席之此又公之壯猷餘緒耳以故不具論苐論公之率諸屬邑與諸屬邑之所藉于公者侈一時之盛而因以諗于公亦諸屬邑之所願言者也

邑侯茹歷山入覲序

今之仕者惟縣爲難縣之附郡而當津塗者爲尤難

武進故劇邑生齒繁夥訟獄滇委奸人猾胥間發巧伺里賦官租歲逋日積以千萬計而追呼供億自郡下者卽毛舉萌生匪縣莫與承按史臺司督察于其間則以繩墨相要束操予奪譏舉之權無敢抗者而貴人信使車盖往來趾相錯于道勾稽期會之煩與夫厨傳候謁倚辦應接之勞恒宵衣而旰不遑食也可不謂難乎若茹侯之令武進則又難之難者異時爲縣不二三載卽以遷召行匪獨徼榮膴也亦日夜跂徙官而釋負焉侯自綰符蒞邑　新天子加惠元元與海內更始則令郡縣長久任以佐新理故侯之在事也閱五年于茲旣歷兩考矣時方飭法申令嚴綜覈之條宿貫積棼取給責成于旦夕而建議圖新承風雅化詭隨者從臾磯激者蹠盩不咈下情則無以當上指夫在事之久而又遭時之艱如此侯則出其惇大和平者奉職循理慈祥懇惻周浹旁皇于四境不匿械畜機爲擿抉之術亦不持嚴勵威與民相角逐博赫顯之稱聽讞論報靡由窺喜怒而兩造之情具得咸心服神解以去上所切責而操之急則不激不隨酌與華之便稽經常之則惟去泰甚與民宜之爾不者卽以去就守吾官于毀譽利害寵辱之

虞它人所圜轉波靡者視之漠如也興學修文課藝端軌子弟咸知所嚮方至其兢兢節愛一絲粟之微不妄費而躬所御曁室家服食無殊韋布時自初服以迄于今日較若一也部使者列剡交譽于朝凡數十牘而邑之士若民喁喁焉稱怙恃于侯云茲行也入覲上計叙功程能必且舉治平第一當內留而崇陟矣校官某君諸文學某生葦謁故事有餞言授簡徵詞于予予則知侯之深竊慕侯之政之成也因得與校官諸文學論叙而揚厲之覯近世以來吏之以最聞者大較多著于材指而不必出于誠于譽而譎

飾僞而勞徇上而靡眩民而厲夘兩漢而下如頴川渤海輩亦往往以材指樹功名之幟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其績固班班可考乃孔氏之徒若宓單父者嘗按之絕無他表見然流風遺意歷數千百載而俎豆之不衰特鳴琴不下堂焉耳是烏可以手容色澤爲哉侯西北產也西北多慷慨自喜武健以相高而侯顧循循穆穆獨以愷悌樂易之誠與邑之士民相撫摩而陶育之未嘗有可驚可愕之績移人之耳目而膏澤下流則淪肌浹髓里談與誦莫不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侯者非誠之入人深而流風遺意俎豆于數千百載之下者耶孔氏之論政舉經綸道德之屬皆統之于誠誠則可以獲上可以治民彼特以材指相矜者自以爲易卒見其難能勉于暫未必善其後也然則在事之久與遭時之艱又非侯之所以永終譽者耶校官諸文學習孔氏之業者誠身動物之旨素所聞而于侯之政之成也益得所驗矣請以斯言爲侯頌

郡侯譚韋菴入覲考績序

南昌譚侯守晉陵旣三年當奏最上計于司功者適朝會之期且爲述職式序之行也　上方開明堂

望大象照臨四海綜覈群吏治行賢績若侯者不得爲三事九列如漢頴川渤海故吏則賜黃金璽書褒嘉而返以終惠我桑梓亦不過效河內民借寇君一年耳諸寮寀少府祝公別駕梁公熊公司理張公造不佞徵祖道之詞不佞辭不獲因諗于諸公曰侯之師帥吾子弟也士鼓于官者能言之侯之父母吾黎庶也民歌于野者能言之侯之名實久而愈益孚也監司部使臨于上者能言之不佞何言無已請言諸寮寀所欲言者乎夫語吏之循徵諸士民語吏之賢徵諸寮寀循吏易賢吏難得士民之心易得寮寀之心難蓋今天下不無砥節樹閑趍繩履檢之人矣聲聞所流精光所注每見慕于遐方或尚論于曠世而生同時居同里恒弗與也匪直弗與色于怒言于呰朝譽夷暮毀蹠何也溺其相邇也而狎侮之嫉其相形也而忮娼之語云同枝則啄同宮則妬世愈趍而風之愈漓也矧寮寀之間乎列廨而居聚堂而處其跡至相邇也其賢否最易于相形也爲之長者晨夕率乎其佐而爲之佐者煦煦趄趄晨夕受成乎其長鑒貌于眉睫之外詧情于色笑之中讚許推讓或示恩或徵于至念訏謨商確或飾僞或發于純誠猜嫌

武哉幾微莫掩是烏能強合私徽輕投騾中者哉今侯爲之長軒夷洞徹有廩廩德讓之風推心置腹由衷達表絶不爲纖妮旋紆町畦城府凡所禀仰輒披情愫善則揚之闕則彌縫之惟恐其令德弗崇修名之不著也至念所徵純誠所發能使與偕者孚意于接席之久嗣至者委心于傾蓋之初靡不人人感服者斯所謂斷斷休休具大臣之度而爲賢乎漢吏循者未必皆賢果賢矣則未有不能爲循也黄次公善玚廉吏毋失賢者心鄭當時推轂其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于巳侯盖次公當時之儔歟故縁儒飾吏學

道愛人明徹蔀屋而不欲智自巳專法行梟獍而不欲威自巳出籌策計及于桑土而不欲功自巳成奉職循理開誠布公夫是以甚相邇而相信且忘乎其相形而式相好也兹其所繇豈易哉侯既易于寮寀而顧難于士民乎頊不免挾微𨚗修單辭以行齮齕之私者信乎人心世習波流茅靡之澰滋甚也侯之所易者居之歉如至于侯之所不能強者視之蔑如第曰吾不忍以三尺法媚人耳無愧于心無怍于晉陵之士民則于去就進退乎何有侯之兹行也凡縉符專城而爲守者莫不以侯嘗　上之意嚮且視以爲趨舍也若廟堂持衡拭鑑勿淆于毁譽是非列侯爲異等而蒙上賞誠先顯異之則凡爲守者人人恃侯而無恐矣則凡毁譽是非人者又人人因侯而知其無所屑矣不佞伏在蒿萊竊于侯之行覘廟堂之程墨馬寧詎言諸寮寀之所欲言者而巳

又

不佞侍經幄竊聞廟謨嘗謬爲之語云吏治民生屬守令守令之譴舉屬監司部使然監司部使各操其權自外而入廟堂審而覈焉治也或廟堂先受其指自內而出監司部使揣而承焉亂也至于守令臨長

之域生靈盖以千萬計矣貴宜恭賤宜拊貧宜卹富宜安強宜抑弱宜植幽隱宜燭寃誣宜伸恣睢暴戾宜戢安得群口調而衆意之偶厭乎欲盈溪壑情險山川聽溢風聞見淆月旦即監司部使自操其權而毁譽愛憎之移惑什猶失二三況以亂之之道求之此吏治不與民生之所繇以不安也鄭受政于大夫僑僑曰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一年輿人謗之以爲厲僑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禮義不愆何卹乎人言且聞爲治者不改其度乃能有濟吾不遷矣卒之政成民孚稱遺愛焉南昌譚公以比曹郎積資著績主

爵者推擇爲晉陵守亍以休沐居覆露之下越在蓬藋室遁跡遠終歲不一再見乃于里父老所稱說者則甚習也公宅心醇粹奉職廉平有廩廩德讓之風焉下車既三載矣飭巳于箴登民于理不務手容色澤而利病衰益之宜華離謠習之異陳施本末蘇援之故孰計便宜悉見施行若凝神而承蜩也若遵郤而游刃也監司部使業巳廉公治行爲三吳守第一尉薦之章凡數矣歲屢祲饉溢間作穀菽不登群黎孑遺幾爲魚鱉公晝夜焦勞設方畧以賑卹之誠有切于恫瘝慈于鞠育者饑與糜病與藥死與給槥掩骼噓枯振稿皆取諸肺石之羨庚積之嬴未嘗損彼益此也貴者賤者貧者富者強者弱者各安其位分毋相踰越而明徹幽隱公聽究誣威行于恣睢暴戾秉憲貞度恥于骯髒脂韋奉三尺以爲式無敢一毫狗馬頊者盈篋之謗投杼之疑自內出而監司部使遂不得露章尉薦至扼腕緩頰以明之里父老則旁皇奔走以千萬口保公公稱疾杜門牒凡四三上弗得去公何難于去乎而監司部使則難于公之去矣郡之生靈千萬則又甚難于公之去矣久之事益白聲聞愈益彰茲且述職上計于朝綜覈功叙辨論官材于毀譽愛憎之外是在主爵者矣夫齊積弱之國也威王一旦召即墨大夫而封之召阿大夫而烹之曰是不事吾左右以致毀者也是媚吾左右以致譽者也并譴其左右所嘗毀譽者國因以大治

聖天子神明在御威靈旁敷詎敢稱引齊威事然公之臨長茲郡民有田疇公其殖之民有子弟公其誨之觀治于四境庶幾哉今之遺愛歟又何啻卽墨大夫之賢則安知考績而修黜陟之時毀者之不封毀人者之不受譴也公弟云苟利社稷耳無攺吾度無卹人言以終惠我桑梓之邦而巳子產而去誰其嗣之輿人之頌者且交口載道計日引領于公之還矣武進邑博士弟子被公教育最深于公之行也授簡丐言于不佞不佞卽不肖必不敢阿其所好剡不佞于公見且不得亟何所好而阿之夫守令之賢徵諸士民而士則民之秀也公論所從出也今里老父之頌于野者與不佞同士之頌于學官者與里父老同是烏可以強徼私結者哉不佞則因公而有感于疇昔之語實係治亂之機也故不忍囁嚅以避忌諱而爲之論著焉

錫邑李侯元冲入覲序

甚矣政之原于學也先師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學始于幾微道極于參贊盡民盡物無非己也而匹夫匹婦之不獲則引之以爲辜本原貫徹無所矯揉眞機流衍無所壅閼厲澹泊寧靜之志敦易直豈弟之仁而敝屣浮雲于窮通得喪是非毀譽之境嗟乎此豈可與離誠飾僞于犖蹤臙者較長絜短策旦夕之足哉今之爲政者簠簋損名鞭箠叢戾無論已即治行赫彰聲光丕著者必其喜名者也不然則其矯節者也匪由于仁心爲質學術所通徒丰容色澤爲耳是故拊循煦育見謂不虐煢獨而恫瘝之痛或解

體矣精悍搏擊見謂不畏強禦而權力之津或曲踞矣懸魚拔葵嚼氷飧蘖見謂不汙苞苴而暮夜之餽或染指矣惟能盈橐而歸斯亦能擇官而進惟能相機而媢斯亦能爭途而邀宦以賄成身以財發富貴兩無失焉波流茅靡敝也極矣昔謂廉吏守職妻子貧困而貪吏受賕則觸法罹罪今則貧困者必廉吏而法之所中罪之所加又未必在貪吏人孰不欲富貴安見夫廉吏之可爲與貪吏之不可爲乎不佞蓋傷之而因有感于錫邑侯元冲李公之爲政也公學本聖修動由天則宅心醇粹奉職廉平綰符涖事閱

歲者五當覲者再矣饑饉荐臻瘡痍日甚公晝夜憂勞手足胼胝出溝壑之辱而衽席之其砥節樹閑飭第二泉一勺耳若貞女之不有金夫也巡行阡陌問民疾苦務與之休養生息若慈母之保赤子也時時臨學宮郡邑之父老子弟咨詢遺考故實相與切劘啟迪固非標門別軌虛託于天精天粹神鬼神帝之談者初無鶩長伐異之圖終無怠成跂徙之念內有約己束身之守外有恃平導和之風不爲大聲焉氣以喜名亦不爲程能亟功以矯節第云毋歎吾萬物一體之懷毋負吾所學而已至于依勢處顯之人力

足以操顧頫移白黑世之所輻輳奔走奉若神明承其眉睫者公視之則蔑如也夫霍子孟之受遺冠平仲之勘難崇動懋績照耀簡册而子孟辨男女之序平仲篇章藻績俱稱博雅矣皆蒙不學之誚然則政之所以原于學者固自有在也公之學方精存神注日造月將由一邑而推之四海此其權輿爾蓋貫徹于本原流行于眞機道無窮而已之心與之俱無窮者又何計人之知不知哉雖然此公之心也匪宗社生靈之策也世升則公法行于上而野無異議世降則公論明于下而朝無定衡今 聖君賢相握樞

秉鈞當稽功考績之會必列公爲異等蒙上賞以風示四方而式群吏矣不佞在野正拙于宦而邊時者也又不文何足爲公重第願公益黽勉于學淵停邃蓄潛運弘敷爲異日者受遺勘難之器焉彼擇官而進爭途而趨者公視之益蔑如矣公行矣不佞願學焉而未聞道也正欲以言質之公而請言爲僕馬先者余生繼中繼中受公教育恩最深遂授簡而書之

邑侯徐明宇考績序

徐侯之令武進蓋三年矣且上計報成于司功氏凡所經部使者察舉賢能不啻數十輩皆以侯爲最而

署以異等之績郡博士諸生相率造不佞而願有請也不佞以病免里居與侯室邇人遠非公事未嘗一再見然而以心知匪以跡昵即微郡博士諸生請宜有言焉以不佞之職者史也亦願有言焉以侯之惠茲邑者深也寧獨侯之惠茲邑哉而茲邑之恥非侯莫與洗矣無論昔之令茲邑而奏聲績歷華膴者比比也即今之秉鈞持衡統百官者其筮仕不自茲邑始乎頃一二或以簠簋損名或以鞭箠叢戾遂以盂門太行視之而曰茲邑難甚爲茲邑恥也嗟嗟邑豈難哉人自難耳不然邑猶然故也侯治之何易易乃爾夫譚邑之難者曰武進故劇邑又附郡操璽書憲節而鈐轄者自撫巡而下凡幾郡之統率者自二千石而下凡幾月成歲會耳標目移固不必群口詷而衆意之俱厭也則事上之難邑當水陸衝爲南北孔道舟車交錯者如織侯吏迓于東餞于西而東西之宜迓宜餞者踵復接矣晨夕朝謁廚傳供具稍疎缺或致瑕釁則賓賓之難邑縉紳大夫士冠蓋相望親之則疑以爲比遠之則疑以爲倨而訣背違夫安得人人而悅之則論交之難邑之生齒繁黠俗健訟而民工于押闔月受牒者以三日投牒而愬者以千百

聽讞一不當則陽欺陰嘗之糾錯而不可解歲徵輸鉅萬不緩而病催科即迫而傷撫字其他徵徭力役足以涉嫌鼓怨者不與焉則得民之難邑所隸椽曹胥徒以刀筆勾稽代其耕者若干人其奸利若狙之捷其弊孔若狡兔之營其智以若干人伺一人之間竊伏機藏非神明莫燭也則馭吏之難夫萃茲五難信邑之難于理也而侯顧易之盖侯材合于誠器先于識故視民如傷削牘如馳發幽隱如照而理棼應劇不啻若刃游而矢決之乃猶不竭其智不殫其能日寛惠拊循以慈于衆而喜怒不形聲色不事殆冀

少卿黃次公之流亞與而其所最勵者淸白之操不屑以一介自汚供帳無所費問餽無所受卽獄戍以鍰贖者察其貧則具文而貰之而無所徵歛䞇却魚拔葵之節何如也夫惟廉故信于上而上之畧侯考者無異詞惟廉故信于下而下之被侯澤者無恃德惟廉故信于賔客而賔客之聞侯風者無觖望惟廉故信于胥史而胥史之服侯威者無遺議惟廉故信于大夫士而大夫士揚侯之休聲者無遺心此正侯之所爲易而且以侯一人一旦爲玆邑洗難名玆邑其有厚幸乎士爲民之表而是非之公徵于黌序不

佞故于郡博士諸生之請而論著其易于理之本焉雖然邑則易矣侯則有不敢易者三載考績虞廷馭世之典上考下也三年有成仲尼經世之志自考也上之考下也以法君子之自考也以心侯之績茂矣聲隆矣而侯之矢于心者得無有欲施而未能與雖施而未究者乎得無有知利之當倡而未盡興害之當祛而未盡革者乎得無有仁恩旣浹惠德有孚而匹夫匹婦不得所侯視之若痌瘝者乎此侯之自考而其心固不能一息寧也持是心以往異日者召而爲臺省晉而爲公卿卽三事九列以澤四海而永百世之聞焉玆邑其結轍地爾獨無難于爲令也歟哉不佞從太史氏後當操鉛槧以俟而侯且與今之秉鈞持衡統百官者後先輝映爲玆邑嫩稱矣秉鈞持衡者太宰楊公推擇侯以庇其故所治之遺黎者也

又

東南財賦地爲郡凡六而吾常郡當其地什之二郡爲邑凡五而吾武進邑當郡什之三錢穀餽餉徭役調發歲會職貢之輸于水衡計帑者鉅萬玆非縣官所恃以寄國脈者哉十數載以來察相經邪墨吏綰綬烹鮮東濕尚操切之術䞇之爲䐈區爲利藪公需

私歛搜括錙銖殆盡今廟堂寬和田里僅稍稍寧息而又災沴流行洪波巨浸屢歲屢大祲民其魚鱉矣畸窮者半菽併日而食而素所稱饒羨之家更迫于誅求驛騷苛責鷙擊不厭十室九困實無所盖藏譬之病瘵者猶然鬚眉猶然坐作而精衛久銷血氣內耗非幷治以盧扁而投之參著何能起疲羸而安全之徐侯筮仕令吾邑以陽和嗣寒冱之後迄今且滿三載矣宅心長厚奉職廉平視民之疾苦甚于身之痌瘝所以拊循安集出溝壑之瘠而衽席之者布德施惠悉意殫精至巨竈大豪骫于法者無所操舍

胥吏列厮而居抱牘而進無所爲奸利不敢爲大聲馮氣刻覈鈎鉅以邀名亦不敢爲程能亟功手容色澤以飾名而氷蘖之操毫芒無所點蓋其砥節樹閑若貞女之不有金夫也潛運弘敷務與民休養生息則若慈母之保赤子也而又逡逡然不遑朝暮恐有所闕失靡矜翊自功之色爲昫嫭馴習之思飭巳于箴登民于理三載如一日焉畸窮者猶得秉耒耜于畎畆而饒羨之家亦得安枕貼席臥皆侯之賜也乃今歲事復問之水濵矣然則侯之心豈以三載之勞而能一日寧哉卽侯治行聲績日盛月隆按部者尉

薦之章聞于朝亡慮數十牘行且内徵超等吾邑何能終借侯乎弟瘡痍未復饑饉洊臻卽一日亦斯民更生之辰也侯之爲德于茲邑深矣然愈久而愈益深爾邑中諸大夫將相率造侯之堂以上考報成爲賀而屬不佞致詞不佞橐筆于著作之廷紀載其職也則舉侯政之大者又推侯心之無巳者而諗于諸大夫焉諸大夫曰語吏之循徵諸民情語人之賢徵諸士論子所舉侯之政足稱循矣子所推侯之心足稱賢矣吾儕從士列而爲謳歌謠頌固宜代民言者也民情之得爲難士論之孚爲尤難而子思氏言治民信友則本之誠矣侯之理窮幽徹蔀達炬列之光導郄批窾裕刄游之地人以是稱侯之政而不知侯之才達于政侯之心則原于誠也始無計功蹤譽之圖終無怠成跂徙之念内有約巳束身之守外有持平導和之風侯之心無巳而吾邑士民徼侯之惠亦無巳故治民而民以心戴之信友而士以心服之愈久而爲德者愈益深也夫農之望雨猶望歲也時而名之曰廿霖時而名之曰霈感造化之大人猶有所憾而侯之德顧無間于士民之心非誠以通之乎不然日坐堂皇上操頤頰擧指腕心志耳目與士民甚

邇何能掩于聲音笑貌而不誠未有能動也民情士論是烏可強邀覬避驟中輕投者哉以是知侯之誠豫之于學問推之于政事而驗之于治民信友之間者也夫稱侯之循之賢而本之誠也卽以之爲謳歌謠頌庶幾哉可以當侯矣吾邑雖不能終借侯今且爲吾邑民丐旦夕之命于侯也子其操觚而書諸簡以代民之言

司理張中寰考績序

張公成進士以庚辰迄今丙戌七年矣筮仕理官先眞定郡繼吾郡合計之始得歷三載部使者署最績

書上考將謁司功氏而奏之闕下勳庸式序譽命登等此告成陟明之會也公所隷五邑長若徐侯其等謀以言贈公而屬之不佞中行謂嘗握鉛槧于著作紀載之庭揚厲盛爓以詔來玆其職也不佞謝不敏不獲已請言五邑長所以德公意乎國家張官置吏試材賢于郡邑以乂安元元卒之徵而入爲臺省供奉之臣者非令之理官縣令哉然其道實相成也非以相軋也而二者恒尠合矣語有之王良造父稱善御者也藉令王良操左葦造父持右葦則共轡不能成駕田連成竅稱善鼓琴者也藉令田連鼓上絃成

竅攦下絃則共調不能諧聲言相成之不可已也初理官佐一郡獄耳而頃歲則恒爲部使者耳目驅軺乘傳亦廵歷諸郡自剟律案牘洎考課殿最文學錢穀勾稽期會大小纖鉅靡不斟閱故邑長之眎理官猶之部使者也而理官之自眎亦猶之部使者也自眎尊則威嚴易厲人之眎之也尊則疑貳或生比周相容情終扞挌瑕釁偶集心竊猜嫌部使者有所游揚則曰其爲之根柢也部使者有所彈射則曰其爲之媒孽也卽部使者意自有所予奪孰不歸德怨于理官哉兩見疑而交相忮焉始嘗吐肺肝盟金石久

則起投石而卒爲按劍者有之矣是烏可語相成之道哉公仁人也祇畏醇深恂恂然若不出諸口其治獄聽訟繩其自相暴者以安其相養者法所罷曰文無害而已不以摘發爲明不以搏擊爲威而樸茂長厚之澤旁皇周浹無不誠感悅服者彼危激震糶鬻長伐畏赫然于聲光意氣盖外強中乾而餘風遺韻視公則索然銷矣至于五邑長之于公也愈久愈益孚手足心膂無閼隔也玄黃采素相輝炳也若王良造父之共御以成駕田連成竅之共鼓以諧聲也公行矣　聖天子簡修遂覈之詔不啻三五申令庶

幾乎郡邑循良吏得一人焉以風四方則張公且爲臺省供奉而五邑長名實殷隆亦將彙征序進于廟廊之上矣不佞嘗從廟廊覩世之比肩就列者上之必有合于君與相之心而後得達其志下之必有合于大夫士與民之心而後得行其道上不合則雖抱折檻曆新之忠而見以爲齟齬下不合則雖稱吹篪奏塤之迹而見以爲秦越嗟乎廟廊尤尠合之地哉令以五邑長事公者而事上必有合于上之心而樹和衷之範以公之待五邑長者而待同寀必能合于下之心而導和德之風其有不合者亦尠矣此綦陞

上理之盛不佞所忻忻焉冀旦暮遇者公與五邑長尚共懋之哉若夫公之治行時積歲茂公之賢聲日炳月騰吏僕未易數也且具在上司功氏籍中

邑侯梁景泉擢戶曹郎序

蜀梁侯以丙戌進士筮令江浦旋以才能移令吾晉陵前後在事逾五年監司部使露章薦凡數十牘主爵者當遴選臺省業已推擇侯且疏名籍奏矣會二千石摘發某子甲苞苴之奸因索瘢追咎于往昔縱舍者深文微詞見坐以爲過侯故受檄奉令有所禀仰弗得專非其罪也遂不得與召居亡何晉秩戶曹

郎以行邑之大夫士請不佞言曰何侯之不臺省乎而不佞則有說焉夫臺省無專職以諫爲職者也持皂囊白簡伏蒲引裾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此其願也不幸則忠而疑直而斥數而斯辱然則居其官不愧于其職亦甚難矣是故嘿嘿容容恒多尸素或毛舉雷同條列款陳以塞責又或借吻伺色估津途指使以博權坐曠歲月立躋顯榮貽臺省之羞耳侯之不臺省無足爲憾良可言賀矣侯之爲令也宅心長厚奉職廉平不爲大聲焉氣刻覈鉤距以邀名亦不爲程能亟功手容色澤以飾名而布德流惠薄罰緩征務與民休息眞若恫瘝之在身者歲異祲上急徵發下鮮蓋藏所以拊循安集者出溝壑之瘠而袵席之胥史列廨而居抱牘而進謹受約束弗得爲奸利及其久也初無嶄聞蹶譽之圖卒無怠成跂徙之念內有約已束身之守外有持平導和之風恬然安之若素其官以終身焉上所督過或弗便于下堅持之曰吾寧絀數載之勞毋貽一邑之患而下所要求卽有藉于上若罔聞者侯之政吏僕未易數然而非其本也以不佞耳目所睹記今之時能吏什九廉吏什一卽有一焉必其自喜名者也不然必其初矯節者也

非其質廉也侯之廉率其質而氷蘗焉毫芒弗點終始罔移無所爲亦無所强斯眞廉者也夫周官以六計獎群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夫六德皆生于廉廉固治之本也廉固侯之所以善于治之本歟飭已于箴登民于理歷五年如一日又何計時之淹速官之涼炙哉且不佞稽諸載籍　祖宗朝六卿之屬均設並重而臺省者虛與之以權實輕與之以秩滿九載始得晉部曹郎吏迨其後也上之人視爲私途擇人而授下之人視爲奇貨擇官而進上擇人則伺察過詳而耳目愈淆下擇官則逢迎滋巧

而心志愈漓凡所以求其得保其不失而卒貽臺省之羞弗皇恤矣殊可慨也今侯不以臺省進寧詎侯安之不佞固爲侯賀矣藉令侯以臺省進將效職乎抑倖位乎倖位則必不求其得效職則又必不能保其不失侯亦何有于臺省哉今司農當匱乏𣃚量之時蒿目苦心侯行矣持籌佐計畢智殫忠上念國需而有所供歟則思約下念民瘼而有所徵歟則思寬中念漏卮樊竇黽集鼠竄而有所稽覈歟則思去泰去甚侯之事也其功豈必出臺省下乎東南爲財賦地沮洳下土凋瘵頻年侯所擊目而恫于心者也歲

會職貢之輸于水衡計筭者鉅萬暑雨祁寒閭閻疾苦凡可以扣赤墀而加惠蒼生亦侯之事也其言又豈必出臺省中乎不佞寧詎爲侯賀且爲侯深有望矣頃者　上懋簡忠賢爰立輔弼與海內更始主爵者又且破拘攣拔淹抑絕貪譴墨而欲察舉一廉吏于千百之中亟顯異之以佐維新之理若侯者非千百之一乎誠宜蒙　上賞擢要津以風示有位當必有所以顯異侯者雖然侯固恬然安之若素其官焉爲曹郎猶之爲邑宰也䀢彼爭途而趨逢世而合者日與較尺寸而微旦夕之利哉卽從容而都公卿之位垂竹帛之勳永有聞于千百世寧在旦夕邑之大夫士唯唯曰辨哉子之言吾儕謂侯不以臺省進也竊少憾焉今則爽然釋矣訂書祖帳用代驪詞

趙別駕擢昌平州守序

漢興元鳳神雀間紀潁川弘農懸魚馴雉之績而京兆馮翊獨趙廣漢較著蓋馮翊故帝城股肱而京兆在輦轂下匪得精悍膚敏之士弗理也乃廣漢一意奉法絜令遂希蹤三輔馳聲九牧至今誦良吏云我明興兩都並建在北則天險制胡漁陽障塞黃花紫荊皆稱要害而昌平爲京師右掖以陵方脊實居庸

門戶重兵屯焉南則豐芑舊基財賦重地三吳四大郡徵發灌輸爲衝津巖邑不獨稱帝城股肱且稱天府腹心矣而時移俗漓奸僞萌起好訐健訟匿租逋徭至勾稽簿書厨傳供張日旁午不暇給邇又東西交警赤白羽旦夜相屬北虞虜南虞倭畿輔根本之地戒嚴特甚當斯時吏斯土匪得精悍膚敏之士曷克濟乎乃今得趙大夫足稱良矣大夫忠信愷弟坦直沖夷溫然長者而飲冰茹蘗又皭乎不滓也卽古稱懸魚馴雉庶幾近之才諝通明幹局宏達應事接物畧不動聲色而片詞隻語悉中肯綮監司部使者

無不廉大夫才胥陵令闕則攝胥陵荆溪令闕則攝
荆溪澄江令闕則攝澄江甚至遞闕遞攝襜帷于旄
若踐更五邑而五邑之士民莫不願趙大夫留一日
恨不能分大夫身而四三所也竟殫績與政太可更僕
數而最著者攝晉陵會學使者論秀往論秀嗜進不
已于請無厭稍弗愜輒騣而譁舉邑若狂郎茂宰視
爲懼府大夫申明約束矢秉公誠而于寒畯淹抑多
所甄拔士論翕然寂無譁者東吏訌遼海諸郡邑繕
堵崇墉爲儲胥屛翰計大夫又以才見推城晉陵畫
夜劬勤百雉間郎一飯一覽目營尺寸心計盈縮役

竣不日費省無羨巖巖秩秩足稱金湯爲吾郡建不
朽之基矣芻粟允輓數百萬漕艘至往往藉口軍需
嘔釜不式幾溢正供魚肉百姓稍裁以法恃驕悍脫
巾而呼大夫以攝篆督允事調劑參互不激不隨卒
不爽期會而帖然服也至其徵賦賦集治獄獄平察
吏則吏畏神君撫民則民懷慈母大夫之才可爲兼
之矣天閑之駟朝秣越而夕刷燕似飛之湛盧水斷
蛟而陸剸兕又將何所施而弗效乎茲以治行高等
擢守昌平夫昌平隷京兆視吾郡隷留都更啻邇士
爵者爲　天子畿輔根本慮務得精悍膚敏若大
夫者勝其任亦猶馮翊之藉廣漢而欲治南則大夫
倅而南欲治北則大夫守而北翼戴兩都保障百里
大夫之任益鞯且鉅哉而不佞則謂大夫之治吾郡
難而治昌平易也夫大夫故多才特倅耳上之稟成
郡伯吾抑而不見其才則難爲倅吾不愛其才而盡
見之則難爲郡伯斯承上難也且大夫以貢起家分
符半剌坐堂皇上而屬邑長皆賢科高第積資著望
之人北面事之吾伉而稍崇其體則難爲邑長吾不
愛其體而稍抑之則難爲倅斯接下難也直指使持
斧埋輪所轄僅四郡糾察之罔甚密歲遣歲代而留

臺之行部者又歲至有所殿最則吹毛束濕而丞倅
稍不自振拔多遭彈射則稱職難也有此三難郎負
卓抱偉靡由自見而況衝津巖邑如前所稱徵發灌
輸什百它郡大夫旣能以精悍膚敏之才應之又幸
爲之伯者若二千石錢公同寅虛懷能盡用大夫之
才屬邑長皆一時名流能奔走奉大夫功令惟恐後
而部使者亦能察舉大夫于品格途限之外則不佞
所謂難者大夫直易視之矣又何復難昌平爲也昌
平隷京兆雖軍伍錯雜戎馬倥偬而簿書財賦不足
當吳中什之一民風士習撲拙奸僞亦未必當吳什

什之三去京師甚近名聞譽望朝施夕暨于輦轂之下且綰符專城權可自致政可自裁大夫以已試之效卧治之坐策之已耳猶之造父之駕輕車騁康莊庖丁之操善刀中經首固知其致千里無留行解數十牛有餘刃也蓋大夫精浮慶敏類趙廣漢而忠信豈弟之德不啻過之吳郡經長吏者漢稱趙馮翊我明稱趙昌平永有聞于百世而跡華歷膴進之三事九列奚足爲大夫獻哉予不佞敬因五邑長之請而爲之論著若此不佞與在筆札謬司載述揭休貽徽是在不佞而察舉大夫于品格途限之外越資超等爲國家登崇俊乂則在主爵者矣

王別駕考績序

郡縣自守令而下佐以尉倅丞簿監司臨之部使者糾察之罔至密也部使者及瓜而代必露章馳檄明示殿最歲與羣吏更始使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然而部使者所轄他省臬之爲郡縣者不啻數十爲守若令與夫尉倅丞簿者亦不啻數十百人其間賢者固多而不肖者亦未必無則上之人所爲殿最察于數十百人之中間舉一二以示風厲猶得存持綱解網之仁而下之人亦不見有吹毛束濕之苦乃若江以南則不然江以南三吳最稱煩劇而以郡隸京兆者僅四以邑屬郡者僅十有八其爲守若令者皆積資著望者也不然必少年高第者也又不然或與援捷足者也而其爲尉倅丞簿者亦皆兢兢奉法循理非必有恣睢貪冒闒茸不事事者總之亦不過數十人然監司部使者臨制糾察于上而留臺之奉璽書持斧行部至旁午無虛晷歲必遣代代則有所殿最而其所爲殿最者又不過舉其數十人低昂之而要之數十人之中其賢者常多不肖者常少夫賢者常多則其舉賢者常見遺于數之外不肖者常

少則其刺不肖者常取盈于數之中所謂取盈于數者既不可加于積資著望少年高第與夫與援捷足者則必吹毛束濕授括彈射之于尉倅丞簿之間至文致微郄擿拾細事以塞責嗟嗟値斯時吏斯土而又居斯職也不能一朝居況三年哉蓋予今有感于別駕王公云公淳龐樸茂樂易子諒有所施措因俗隨宜推心置腹赤子蒼生而嫗煦噢咻之聽訟折獄不爲鈎鉅不煩箠楚色聽情推出一二語各得其意而去至其操潔履方飲氷茹蘖則又凜乎難犯儼然不緇也公職輸將于大司農凡擿發夙奬裁節冗

罷一切科斂僕馬之費者數十百金著爲例會雲陽令闕檄公攝雲陽旣晉陵令闕又檄公攝晉陵公以儒術緣飾吏治再署衝疲又當饑饉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試艱理棼批窾導卻恢恢乎運斤游刃有餘地以其閒召鄉三老暨邑諸生爲談說古孝弟節義事旌揚振作郎巷婦鄉黎靡不爲之興起者士慶明師氏懷慈母至建祠肖像而戶頌尸祝之茲當報政奏最之期合郡奔走禁嘗皇皇焉惟恐何武之去而寇君之不復借也唐澤于究名實旣孚此豈可以丰容色澤強徼而倖致之哉夫公文明內蓄誠

篤中涵不爲精悍巧捷沽名市譽初或悶悶無奇而卒之童章于理也蓋歷三載如一日馬部使者旦夕得代欲藉手還報　上察舉數十人中治行爲第一或不能先公矣公其爲我三吳四郡一洗郡倅丞簿之難而使賢者益知所勸乎是公之嘉惠垂範于來茲者且無疆也異日者躋崇陟膴樹茂業宏直操左券云爾予不佞不能文因伏蒿萊久得之士民之情見聞甚習必不至阿所好也故爲之論著焉以爲公賀又以爲繼公者勸云王文□同寅爲公門牆士遂受言操觚而書之簡

梁閒菴別駕奏最貤榮序

蓋聞之就列陳力奉其所當盡之職于君而名實以孚此盡臣之上績也貤榮徼寵致其所難必之遇于親而顯揚以遂此孝子之至情也情得則感深感深則績懋而子臣之道兼之以愈光矣東粵梁公佐吾郡三年政成譽起士頌之若師帥民戴之若父母藍司部使者察舉公治行爲江南郡丞異等露章薦者五移檄獎者十有八署上考奏留視事乃司功氏具令甲以聞　天子超然降辭尊寵褒嘉之夫藩臬郡邑之吏被璽書寵章之錫而因爵其所生較彝數

侍從臣爲難秩不滿不得薦不及格不得或爲微文故事所束縛輒又不得士大夫有紀綱奔走于四方至大位竟老而父母卒不沾一命者公初爲陽朔令秩滿矣薦及格矣以從官遂不得蒙恩今也在事積資久而後得之郡縉紳父老相與咨嗟欣艷舉手加額以爲賀而諸生某某造不佞撰簡徵詞不佞語之曰君臣父子之際其分有可盡而其心則無所徼者也方東井先生敦倫扶紀不侵爲然諾其設義方必先行誼至顏孝弟詩書語于堂亦爲儒爲賢之訓當如是耶豈預徼子之榮其親乎公祇身迪履起家服

原缺第三十一、三十二葉

在郡持三尺文聽于棘之下匪精悍膚斂之材弗任
即材優矣或寡操未必能修姱節而節之修者又多
刻礉少恩非以簠簋損名則以鞭箠興刺豈郡之不
譽于理耶惟其材之用一乘之爲利而家肥一倚之
爲威而國削此之折獄特府怨而階之厲耳縱文致
之以麗于罰將甲乙其可否朝暮而四三焉烏在其
爲成也矧乎乎哉倘其以成讞于王奏三年之績乎
四境之心而用副一人之德意者亦難矣今閔公之
理吾常也歷一考其所屬諸臺使監司露章以薦飛
檄以尉奬者數十牘悉署公異等茲上計于司功氏

當爲治行第一　上或賜書增秩以終惠于桑梓
乎不則特詔內徵爲臺省躋膴陟要不再考而列崇
班矣郡中諸大夫謀所以爲公賀者而徵言于予以
予從載述之司典在筆札闒懿以揚徽史職也又以
予休沐久越在草莽徽公惠獲棲息于衡門泌水間
而里謠輿誦聞于野者更諗也夫徵之史則信謀諸
野則公予何敢辭又何敢爲佞竊惟公佐郡以理也
不甚難哉郡輔京兆爲江南之衝津劇道民故習游
治工于押闔攙㧙訟言蘩興若鱻起蝟集乎亭聽所
倘操一切束濕之則持綱解網之謂何吾惟法之聽

而難乎其爲民即不然而稍寬之爲姑息則巨猾元
憝竟成吞舟之漏伏窟之營吾惟民之聽而難乎其
爲法上之秉璽書憲節以轄者凡幾間或示之嚮俾
其骫骳于法以佐熙指將巧詆深文以附會之則又
舉吾法惟上之聽而益難乎其爲民郡所隷掾曹胥
徒以勾稽代其耕者若而人其捷若狙其獘孔若狡
兎陰伺而陽嘗之豪黠憑之以爲奸則又舉斯民惟
下之人是聽而益難乎其爲法信乎郡之難于理也
理之稱難者謂詘于材耳然而世非乏材也或其材
爲苞苴之濫觴而浚之以生乎或其材爲刑名之嚆

矢而湰焉以逞乎則谿壑其身而因以秦越其民也
雖威嚴致治顯融著聲此其材何以稱焉公楚材也
公之材以廉爲質而行之以恕者也則人所難而弗
難任者當承蜩易之若硎發若刃游無所施而不中
竅際也盖公負奇秉潔含淳葆眞諸所厝注咸殫赤
下之據案折獄兩造未倫單詞錯陳公爲坐策立剖
之不泥故牘不馮上指不惑居間不落吏竇而發幽
讁隱眞如神明又不爲械匿鈎深箝攝鉗投之術色
昝情推出一二語各厭其意而去且謳謳于于霽威
而飲人以和令人欣然若更生焉久之赭衣空囹圄

蹋委地矣若其淸白砥操不屑以纎介自涜供帳不煩問餽悉屏而廵飭征軺之行雖傳郵有常給却弗納又何廉也惟廉生公而恕所以成其公惟公生明而材所以運其明誠有凜若氷雪之標而不托于矯節藹若陽和之煦而匪緣于市恩迅若風行雷掣之嚴而又罔失之凌物以敕法而法平以折民而民服以奉上馭下而上下交孚即微至鄉黎巷婦靡不巷譚尸祝之是烏可以華容色澤強徼倖致者哉盖仁恕之明驗而廉實爲之質焉虞廷敬五刑終之以恤周官定六計先之以廉而太史氏之傳循良其于公

儀休之賢它無所表見而兢兢于却魚拔葵之節厥旨微矣公今告其獄之成于上矣凡郡之爲理者計無最于公倘晉而爲社稷耳目股肱之臣公之節愈茂業愈光出其材以奉法于民而長王國則今特權輿云爾旂常樹烈竹帛書勲窆詎諸大夫系梓之慶也乎不佞尚當操觚執簡以俟

郡博涂應川擢南雍助教序

嘗謂我　聖天子嘉惠元元廣勵學官之意曷嘗不兼至而均切哉故懋簡守令妙選師儒典亦並稱難愼焉迨後科目重而士由科目進者辭褐綰符爲守令稱民父母矣而師儒之任如今之學博士者其廢其置謂無關于得失之數姑以待夫倦于學困于政者爲偃休之蘧廬而人亦以冗員長吊視之豈以守令者制一方操三尺威足以怵惕權足以奔走而持文墨論議上下于童甫逢掖之間周旋于俎豆絃歌之列者焉能爲有無不足爲輕重耶乎竊謂政教無異理從政之與設教匪異人任也古稱師保未嘗分職命官而敷典和則思艱圖易並屬司徒領其事世豈有禔身範士如標立影隨顧獨不能出身加民如風行草偃者乎名實之不覈材品之不察而用舍

無據廢置靡常如是而欲士興行民安業聿覩古昔化行俗美之盛道何繇哉乎盖有感于郡博士涂公云涂公以明經成進士高第試宰武康左遷司吾郡教事積資累績今晉官助教成均矣公之爲政武康也乎所不及知竊覩其教吾郡而知其良于政也公之教吾郡僅兩閱歲耳而諸生之尊之也如嚴君親之也如慈母今公之行有日而諸生之戀戀于公惘然若失其恃怙也公何以得此哉盖聞公之教諸生雍然讓也藹然和也又肅然其有度也餼廩之發必以其時曰庶幾其佐諸生之急也脯修之贄杜不令

而以爲它博士先曰庶幾其成一日之雅也至其談說經義攷問學業則偲偲焉無隱乎爾也公之所以教吾郡者如此予所及知則公之所以治武康者可以得其槩矣其教之雍然藹如也知公之政必能和以近民其教之肅然也知公之政必能莊以蒞民其餼廩以時脯修必却也知公之政必能潔已奉公導利以貽之民其談說經義攷問學業偲偲無隱也又知公之政能以文學緣飾吏治而不以一切之法繩民公亦何所不能于武康而以冗員長品淹公于庠校之間耶計吏者亦豈嘗覈名實察材品知公之長

于教而獨短于政耶矧公之在吾郡也司教者什三攝政者什七錫山令闕則檄公攝錫山澄江令闕則檄公攝澄江靖江令闕則又檄公攝靖江公雖任師儒乎未嘗一日不爲令也以公之爲令也若不足而其爲師也則有餘公之爲師也實有餘而其爲師兼爲令也又無不足此亦可以覈公之實而察公之品矣且公由師一方進而師天下則公由宰一邑又進而宰天下寧有他術乎哉異日者陟膴蹟華握樞秉憲爲生靈造福士類貽庥如古所稱教養有賴師保無窮旂常竹帛之烈公將延佇以俟之矣予獨怪夫世之人不覈名實不察材品以俯仰私愛憎以愛憎私毀譽以毀譽亂名實乍賢乍佞倏降倏升使天下長材異能之士逡巡偃蹇不得展布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武康又豈獨一涂公也此予所以有感于公而因之累欷太息者也公行矣公之僚友雷陽林先生輩造予請所以贈公者故爲之論著若此倘計吏者聞之而加意綜覈其難其慎以仰佐　聖天子嘉惠廣勵之意則治教兼長若涂公者當亟于推擇矣

邑博左望南擢武昌教諭序

往予不佞賜環起家濫竽成均與洪陽張先生分席造士樹軌絜令爲畫一之法毋虐毋獨毋畏高明諸士始而疑既而服卒而瞿然化也居無何張先生以少詹事予以春坊諭德執經侍　上講幄則深愧師模未端士習未盡變而成教于國者未能終也則又益歎作人之化久而後洽必積時累歲浹髓淪肌未可以旦夕計也昔子夏授經西河之上諸生趨而受業者即家家焉因而成市陽道州爲司業七年遷刺史諸生詣闕請留者數百人此固其範端表正經明道尊乃所稱誨不倦者實以久故予不佞無足儗

道州而有能傳西河之業且久而誨不倦者豈六
道立而善人多乎今得吾邑博士左先生矣先生言
教吾邑者已七年不可謂不久而其範端表正經明
道尊諸生悅而從之監司部使者器之縉紳大夫士
交重之亦愈久而愈洽矣乃予不佞數奉教于先生
而竊窺先生之深也先生以壯歲上公車學有淵源
所爲文則因百氏之藪而漁獵之而道義之氣見于
眉睫與彼窮途末景竊升斗者不啻徑庭也今晉武
昌教諭行有日矣諸生群然造不佞而請也曰吾師
乎吾師乎温温而恭也欵欵而厚也悃悃愊愊而誠

也逡巡若不勝衣而吶吶如不出口也蓋望而知其
爲君子哉若人乎此先生之所目而見也至其有所
謝迪也剔胥劇腸惟恐其有隱也又惟恐其若或傷
之也獲片善揚之惟恐其不竟也有不善誨之又惟
恐其不革也束修之贄一切置不問下帷講執又洋
洋纚纚無不令人虛往實歸頤解心折也此先生之
所耳而聞也諸弟子幸而得先生又幸而得先生七
年安于其家坐而受業奉西河之尊而又兼道州之
久諸弟子烏能一日舍先生哉予曰唯唯否否寓內
所稱大方必曰吳楚吳蓋文學奧區楚亦宅方離烜

故楚產稱材楚書寶善必有明經學道之士爭嚮往
而胥教誨者諸弟子又烏能以一邑私先生哉先生
樂育英材既收南方之菁華爲公門桃李而又推其
不倦之誨造就楚士則汝墳江漢之間又必有雲連
徒洲之材爲國家薪槱之用譽髦彌盛師道大行成
均六館之席方且虛以待先生即楚下邑亦烏能以
三年淹先生哉矧諸弟子能佩服先生之教無替厥
修則百世猶興千里如對又何必發慕先生之側而
周旋謦欬始稱師哉諸弟子其可以自釋矣顧予有
感于諸弟子之戀戀于先生而先生之得此聲于人

人也獨以久而愈洽則予不佞所不能成教于國者
已親見于吾邑而觀厥成于先生師道由此而立善
人由此而多不獨吾邑之光抑亦斯文之幸也寧不
更可以自釋乎哉先生江西人與洪陽張先生生同
鄉學同術試以予言質之張先生將戚然當于心也
先生有子曰艮相英年奇稟以先生命執贄摳衣從
予游與予兒暨及門諸生糊名校藝而予兒又皆先
生宮牆士也易子而教蓋稱世世講矣則予之言又
非摋然于未同也遂授諸生簡而書之以代祖帳之
驪歌

李吉軒年丈令陽城序

嘗讀書至成周之命君陳也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夫政豈易施也哉施于廟廊則有禮樂道化紀綱典則之柄慶賞刑威因革建置之權施於郡邑則有錢穀兵農獄訟財賦簿書期會之煩撫循禁戢安定還集之責大而萬幾之理之所由出小而一方之命之所由寄苟非其智足以剖幾析微材足以理繁剸劇力足以負大荷艱有弗容以易能者而君陳之能施於政也則僅于孝友令德驗之于于是而知古昔隆盛時上之所以建官置吏與下

之所以奉職供位者必宜于家乃可推于國而施于達者即其養于窮者也或者謂家國異地窮達殊時是故德與政斯岐而二之矣歲辛未以業書舉進士同出河汾王老師門下者十九人旣蒙識拔旋荷陶鎔悉循循然勉服教誨共期淬礪無貽門墻羞而惟吉軒李君爲最賢始就之溫夷和郁其色則怡如也旣扣之深潛純篤其衷則淵如也久與之益醇謹雅飭無失容無惰色煦然若春溫襲人其意氣則融如也及其里中人入都下者述李君家行鄉評謂孝弟曲盡于庭闈愛敬誠孚于族黨至于禔身飭躬循理蹈義則又介然貞尺寸之守厲清白之操未嘗以纖毫自點也殆庶幾乎孝恭之令德歟則其施于政也將不動聲色無事嚴苛而精神之所鼓舞器識之所涵停惻怛懇至愷悌慈祥推其宜于家者達其養于窮者觀厥成焉當使百姓興行四境同風沐循良之惠享寧謐之休忻忻焉日遷于善遜于倫而不知所以爲之者彼徒恃其智與材力而務爲鈎鉅防檢與民相角逐非不可以興事起功其究也卒乃乾強而寡味竭索而無餘光何也德與政岐而二之也故曰德惟善政蓋未有善政而不本于德亦未有令德而

不可以施于政者也矧陽城屬晉方域誌稱其俗儉而用禮淳而好義固非若下都爲遷殷所居爽德悖道之民也以爽德悖道之民且移風式訓而用禮好義之俗其不難于格心興行也可知矣李君往矣豈有具孝恭之德而弗克施寬和之政者哉他日奏最報成躋崇陟要且將以其施于郡邑者施于廟廊敬典敷化樹績宣猷果不負吾師今日之識拔陶鎔予於君乎厚望焉君之行也同門士宜有言以贈予惟令德善政書之言也君之所誦習者也以其所誦習者告之其亦明經飭治之意也夫

劉太巖年兄令安邑序

辛未舉進士進士出王師門下者十九人旋以甲第名序謁銓曹凡授外者則徵言于居內者以志別也情也奉王師之教而循次祗役焉以均勞也亦情也乃太巖劉君令安邑之贈言宜出李吉軒氏吉軒氏顧轉屬予不知予之不文也然予方給筆札與詞翰又不得以不文辭即以劉君所生之地與今所治之邑爲劉君告可乎夫劉君生安丘安丘隷鄒魯方域古聖賢之鄉也況玆往治者晉之地又古帝王之都也予嘗考傳紀稱晉俗恭儉禮讓深而好謀和而不

怒堯舜之流風餘意至今存焉因想見當時之臣隣岳牧即今所謂藩臬守令職稽其所以宣上澤而施之民者亦不過御之以寬臨之以簡遂熙然與民相忘于無事是故康衢擊壤自道其耕鑿作息之樂而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及孔門論政曰居上以寬行簡以斂然則寬也簡也政之本也猶近民者之所先務也惟今之治之者恃其精悍強毅之才過爲周防嚴勵之術尚嚴酷崇煩苛紛紛焉鈎距敲朴束縛期會旦夜與民相角逐而民不知所出也于是變聽易視飾詐長奸而今之民或非古之民矣劉君固碩大長厚人也又生于鄒魯沐浴教化數數從父兄長老遊古昔聖賢事其所秉與其所習悉非彼儇薄輕剽者流往治安邑民明禮敎惠擴愛惇仁出其碩大長厚者而爲易簡寬和之政毋深文毋峻威以戕民身體毋繁言毋多事以亂民耳目毋逆僞毋索情以移民心志行且返淳龐之俗收循良之功俾堯舜之流風餘意自一方達之四境而安邑民亦或有耕鑿作息詠康衢歌擊壤者乎未可知也嘻斯民也即堯舜之遺黎也今　天子執符御極秉德綏文四夷賓

服百嘉忻鬯上有堯舜在而宣猷展采者復佐之以寬和奔走于郡縣間斯與唐虞之臣隣岳牧奚逕庭也劉君其勿以予言爲迂且謾哉他日報成績列上考太史氏傳守令之撫綏惠愛者曰其某聖賢之徒無負于帝王之世也且爲君操觚執冊以俟之矣

余承溪年兄令海寧序

今年春南昌余承溪氏襲溪氏兩兄弟並舉進士而承溪氏則與予爲同門生云同門故有黍候往來交際餽遺觴幣事百務繁緜衆志四三非練達敏決才弗克任也乃承溪氏身當之紛劇立辦約束可遵凡所籌畫悉中事機雖錙銖尺寸瑣細零星必[illegible]

度計筭詳明既率衆舉事復恂恂如不欲見其能居
其功焉同門生無不仰成藉庇于承溪氏者銓衡重
民命簡牧職出承溪氏尹海寧海寧爲臨安郡隷邑
古越地其俗鄙嗇其術鉤深其習輕悍其敝也樂爭
而尚訟自曩昔島夷擾害地瘠民虗玆稍稍稱難矣
然承溪氏往無難也予固逆睹其績而考厥成也嘗
讀兩漢傳循良以黃霸爲稱首霸無焜赫聲譽如趙
廣漢輩而當時賜車蓋下詔褒嘉至于今頌之蓋令
者近民者也率務體格尚嚴苛鮮寬和之度乏綜理
之能覩事事若不屑經營者故鹵莽尸曠養尊居逸

俢文矯節持祿位積歲時惟悠悠焉跂徙官而釋負
也無惑乎數循良者指不一二屈也霸治郡即鷄豚
穀馬米盐煩碎之務莫不竭精殫衷焉若某所木某
亭猪且隨問隨道之況其大者歟承溪氏視身飭教
勤政恤民凡事之可行與職之所得行者當且無怠
朝無惰夕即可以達道躐名市美干進表暴於人之
聞且見者弗爲也愼斯術以尹海寧則固無難者何
也簿書錢穀刑獄徑賦叢委紛雜皆尹之事尹之職
而賢者智者強者弱者愚不肖者億兆人也悉環向
觀聽焉其與今之衆候往來交際餽遺觴幣事所謂

百務繁縟衆志四三者迹異而機則同也出其練達
敏決才則既辦于此矣其有不濟于彼者乎則既孚
于友矣其有不宜于民者乎其竭精殫衷當與霸同
而恂恂如退讓不見能不居功無焜赫聲譽亦將覩
趙廣漢輩殊科矣它日秩益崇事益集責且益重矣
志匪躬爲國家肩鉅任大外則宣猷內則展釆垂功
名光竹帛予于承溪氏可預必也奚啻此海寧之政
逆睹其績而考厥成已哉予不佞謹書之以相承溪
氏行并質之吾儕同門生如此

孫南川年兄令雄縣序

陰陽家以支干生尅星辰經緯推人祿位名壽之數
其說舊矣然有同者有異者有大同者有迥異者要
未足盡信也歲辛未春官舉進士予得隨山右孫君
後問齒序以列行坐同生庚子年又同月與日與時
因各道其履歷出處偕登甲榜中復偕出龍洲王師
門下衆訝之曰可謂之同矣既乃予內叨中秘選而
孫君外授有司職衆復訝之曰是不可謂之異乎予
則曰不然國家設官置吏有文學之臣有政事之臣
以文學進者趨承禁近人或以爲榮而不知其事雖
約其稱職也實難以政事用者敭歷中外人或以爲

業而不知其勢雖繁其行志也恒易士方為諸生業文時見其邑之為令者撫循其人民經理其壐野平反其寃滞朝發令而夕布惠也否則人民流離壐野蕪落寃滞沉積非衙靠詞伺以賈譽郎媕婀猥瑣以謀身其貽患而播毒也深且速熙嘗竊歎之矣曰吾安得試一邑自効乎獲自効郎一邑不以三公易也何也為其職近民而政與才易達也然政貴紆徐而不迫才宜蘊蓄而不炫誠恒淵涵當自有和平易簡之績而彼淺衷狹量揚已詫人辯不至于摉剔矜詡者山右古晉地晉之俗尚質實厭誇詐有淳樸風而

孫君渾厚木彊恂恂如絶無脂韋浮沉態況雄為畿輔邑其民又非猾薄輕剽者比也孫君徃無庸別求昨王師召門下士環席聽教君其不聞乎言之而必可行也則言之行之而必可成也則行之斯二語也自古稱懿哲紀循良孰能外之孫君者渾厚木彊人也不煩詞以餙聽不輕發以衒功必能服教誨著勲業為門墻光吾儕與有榮焉今 天子破資格羅英賢顛倒鼓舞方且於州邑守令中擢臺臣翰史以示優異君他日報成績承殊寵先試一邑繼躋三公必事文學君其兼之矣嘻予嘗其約者予愧焉而知君之任其煩者之無負也予不能副其難稱者予懼焉而知君之必能辦其易行者之有成也若夫祿位名壽之異同豈吾儕所置喙而容心者哉

吳崑麓教諭長垣序

毘陵崑麓先生懐琛吐奇以文章鳴于時殊采邁倫高風盖世蜚聲耀華於士林藝苑中自同里至殊方誦其言想見其人無問識與不識莫不傾慕而嚮往之私相謂曰崑麓先生云丙午舉于鄉迄辛未謁選得長垣學教諭無問識與不識莫不咨嗟而嘆憤之又私相語曰崑麓先生乃亦不售而小試云予聞之

心志不通已之責也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舉有司者之過也今崑麓藝達矣于已無責聲宏矣於友無罪其取巍第登膴仕直振落發蒙耳而卒邅迴至此豈亦有司者之過歟然而丙辰已未操文衡者特加鑒別將褎然為明經舉首而一以不終場罷一以譚時事切直罷若庚戌癸丑戊辰辛未悉以憂病不入試則崑麓之邅廻至此者非齊門之竽我不彼合亦非荆山之璞彼不我知實數之奇也天也於有司乎何尤天之生才也不偶而才之遘時也恒難 才者天之所靳況以才而名

常世者尤時之所忌若崑麓者雄才絕調卓越儕輩芳譽今聞流傳海宇則天之所靳者既得之時之所忌者復有之其沉淪拂鬱而卒邅廻至此也固宜雖然才者天也隨所值而能用其才者人也名者外也必有實以副其名者內也君子求諸內以盡人未嘗徇乎外以責之天也長垣古名邑密邇畿甸崑麓往禔身軌物執經問難振起之陶成之其精神所措注器識所涵停固自有默牖潛孚者昔陽城居晉之鄙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王通講道河汾河汾之教雍如也崑麓之才若名豈在二子下而長垣

之爲晉鄙河汾也亦幸矣慎毋曰千將必跂犀乃剸鹽車非騏驥可服遂韜芒斂鍔俛首窘步爲也今天子搜羅英俊顚倒豪傑不論資循格崑麓當不使久淹蹔序間卽由此揚休光樹懿績其才益顯而其名益流且遠焉噫無乃非崑麓之意也歟哉於其行酌之酒侑之以歌歌曰薊門烟雨兮春色闌之子翩翩兮劍光寒逸氣橫空兮佩紉芝蘭華襄栽句兮色燦琅玕鳳棲枳棘兮跂且蹯達人大觀兮隨寓可安康莊驥足兮豈得終淹何以贈子兮願加餐

張北泉榮授冠帶序

燕趙古稱多慷慨節俠士而吾鄉之嶽郡亦東南之燕趙云蓋其人務爲修名植節樂善好施扶危持顚可恃以緩急而不以存亡利害回面易心廩廩乎慷慨節俠之風焉乃張翁北泉氏生于嶽而居于燕趙者也其意氣卓犖不侵爲然諾可以稱賢豪矣寧獨其性生哉亦其習所成者然也予自戊辰歲偕計上公車譚執之暇挾文友以閒游于酒人與張翁邂逅邸里遂出槖中裝張筵布樂益置酒傾蓋爲懽覩其狀樸雅魁梧儻蕩不群類古朱家季心者流予固目擊而心存之既予以辛未歲登第儲材秘館迄丁丑

歲復起家濫竽詞林而張翁者猶隱身賈市間歲時或偶一過從而聲迹顧稍疎曠矣及長星示祲大倫幾斁予以狂昧伏　闕上書忤當事者意指詰　廷中受杖杖畢編氓出都猶有爲予郊外餞合者冀稍得從容理醫藥而緹騎邏卒挾當事者之怒而迫之行數隕蹟既絕復甦而偵伺追逐于途者肩摩踵相繼也血肉淋漓神魂瞋眩一日六十里走潞河日已昃無從問居停主昇夫昇予置之大市通衢中悉散去會有天幸適當張翁之肆翁戟手倚門問知爲予也灑然泣數行下攺容舉手曰有故人文[illegible]

邀之入治寢室食具爲調攝計甚力居有頃而緹騎邏卒將坐以爲黨枝蔓而井心焉翁則意益悲憐予而稍幾微見于顏色猶故爲覆匿予覺之復它徙僅免翁于禍而翁之名業已上金吾所嗟乎亦危矣所稱扶危持顛可恃以緩急而不以存亡利害回面易心者非翁其人哉翁爽朗不羈行誼甚篤久居燕趙間操奇贏逐什一之息以自殖即與策成敗講說今古無不纚纚足聽聞者怒馬鮮衣時時從胡姬當壚解佩擊筑歌烏烏也居然賢豪而又喟乎慕爲名高也者好折節納交與士大夫游此其中豈呪呪畢畢

而黃馘槀首于蓬門蓬牖之下者哉今　皇帝誕嗣覃恩賜民間高年有德者爵一級以示優崇者碩之意翁爲閭里父老所推讓應詔受冠帶則既被上寵靈亦足以酬德風世矣屬予從田間起廢賜環復塵侍從以萬死一生之軀得再見翁于逆旅握手相慰勞各相訝容髩漸改若隔前生然樂觀翁之壽考康榮也因論著予之交知始末爲翁賀并告語來茲令衆庶見以爲敦信扶義者勸匪濫詞私訶而故爲之游揚也異日者紀慷慨節俠之士且將與朱家季心並傳而貽令聞矣

卷七終　男褒校刊

賜餘堂集卷八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壽序

高中玄相公六十壽序 代呂館師作

隆慶五年十二月某日今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中玄公初度之辰年六十六十稱始壽翰林院庶吉士某等爲少師所掄拔甄陶士也其承之教習將率之往慶焉顧諸士謀所以爲少師慶者其謹拜手頓首言曰惟天生神聖之君開隆昌之運則必有名世者爲元臣碩輔于其間以後先疏

輔衍億萬載基業于無疆而名世者亦克靈承以集祜祉爲天命之所顧祐人心之所歸往而頌祝願戴當自有不容已者嘗誦詩書所稱述竊有慕于有商氏之保衡云夫保者保也上有君焉藉之以爲輔養者也衡者平也下有士若民焉倚之以爲程度者也蓋調元弘化秉軸持鈞以一人而兼領密勿銓衡之任伊尹爲保衡始相湯繼相太甲咸有一德丕式九圍而共球駿厖昆吾韋顧舉集于商之庭夫豈偶哉道義先定取與不輕任重于先覺先知慮周于匹夫匹婦其心固未嘗一日釋也故格天宅師果親見夫

堯舜君民之盛而敷求哲人具訓蒙士且爲國家長遠計則其盡平格之實成保乂之休以仰答純佑之意永篤騈錫之慶者固天命人心之所共屬者也今少師始相　肅皇帝繼相今　皇帝其宅心光大持巳端嚴矢性忠貞蓄謨沉裕若嵩嶽若河海崇極淵停固非淺陋所能知尤非贊揄所能悉者雖然嘗從少師後竊緒餘而私擬議之竊謂少師所生者華之地也所遇者元良之主也所居者保衡之任也所存者若推而納諸溝中之念也所操者一介不苟于駟弗視之節也入則調燮陰陽斡旋理道出則品

藻官材剸量吏治經綸獨運權度弗淆凡華其故而釐正之起其蠱而振刷之爲耳目可睹記者如辭宰疏以明相職恤京商以悉下情定錢法以一民志辨誣獄以彰　帝德愼録用以飭臣度至于敦尚化原指斥假習盡洗獘俗頹風俾賈譽文奸殉名昧實者無所售于世聲教四訖手采一新百司庶執事莫不忻忻然動色生氣者乃今四郊靖謐百嘉忻鬯諸酋貢享卽西北虜叩關輸誠爲我　國家二百年來所創見亦奚異于共球駿厖昆吾韋顧之集于商哉堯舜君民蓋少師其身致躬逢之矣卽若等之所以

掄抜甄陶者亦尹之求哲人訓蒙士意也少師爲國家致明盛且計長遠以建無疆之基則亦以冊無疆之聞而平格而保乂式克靈承永集祜祉惟天其顧佑焉惟人其歸往焉亦將以綿無疆之筭于耉艾也書曰罔俾保衡專美有商詩曰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故于少師之辰也誦詩書所稱述者率諸士敬致夫頌祝願戴之意

呂南渠相公七十壽序

今皇帝纘序御極履端之祀乃少傅呂翁七十初度之辰也翁相　肅皇帝十有三年而歸又十有二

年矣當其爲相時天下被其德澤及歸也天下又莫不想其丰采蓋以未老之身居不用之地而其所以爲具瞻隆望者在朝重在野尤重可不謂聖世之休聞臣人之盛際哉翁桑梓之屬文學趙子濟等將圖所以頌不朽而祈無疆者授簡問言焉不佞生也晚烏足以窺涯涘然仲兄嘗從史氏後幸獲瞻望儀刑卽家庭時時誦說固巳竊聞之而不佞又辱交于翁之季子季子彬彬雅飭能奉翁之教以服于官其望雲愛日之誠殷殷也復申趙子意以請遂不敢以不文辭謹拜手頓首言曰天地之氣鍾于山川而名碩

之生也則山川之靈實權輿之會稽古稱佳勝襟海帶江奇巖秀區東南瓌雄之域也其氣之停匯糾聚先文正謝公生其間而翁則繼踵媲美後先炳映抑何符也弘治中文正公以宮詹入筦機務矢忠秉貞以弼成熙和之治尋還居里中者久之嘉靖初敕使存問恩數稠疊及安車載召爲國元臣全節令聞遐壽完祉至于今稱盛美云翁弱冠登朝歷淸華之階雅量淵識曠覽沖懷籍籍爲士林所推服旣典教成均作式多士受 肅皇帝特達之知遂簡注超躋亦以宮詹筦機務拜相時年齒品秩視文正公相若

也翁乃夙夜圖所以酬答恩遇凡謀猷啟沃翊廟謨定國是其協恭贊議者居多 肅皇帝神聖操群下甚切惟翁始終蒙眷毘諸所敷陳悉稱上意旨出而吐哺下士其雍和之度誠休休有容然不與物競弗爲勢傾又斷斷無所附麗卒歸于正立朝時節槩勳名視文正公相若也乃未竟其用旋返于鄉顧和抱素履坦僚眞時與其子弟談說詩書道德偕族黨觴咏賡酬爲樂于聲勢艷赫世之所沉酣沾濡于貴盛之後者泊如也霄鳳逵鴻高翔冥舉春秋七十高而神強體康屹屹充充卽少壯弗逮居家時恬愉操履視文正公復相若也豈山川精爽鍾毓淵涵一發于文正再發于翁故惇龐淳固相嗣以興豐茂光融歷久滋熾其有關于天地之運數夫豈偶哉今

皇帝體膺至聖游意太平者碩如翁者宜處以論道稽謀之任行且徵求倚注虛鼎鉉以待老成當如嘉靖初故事而計翁之年且未及文正公載起時則表儀朝著輔理昌明以慰天下之具瞻隆望者正未艾也然則翁之壽祉稷生靈之永賴匪特鄉邦桑梓之私慶云爾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不佞愧不文請誦詩書之言以爲翁祝

申瑤泉相公五十壽序

蓋不佞中行辛酉所貢士也今少傅申公是年以尚書魁南服嘗闈句曲督學署中夜有火守舍吏驚牖視之光燁燁從公試卷出及入棘院共見衮衣象簡三神人降于南榮者而公游泮日則海潮逆東亭而上三百里夫火者文明之睨也神人者表著之象也海潮者容納吐吞福澤德施之徵也嘉祥善事有開必先公之生豈偶也乎哉不佞則因公之生而竊有窺于天之純佑我 皇家者遠矣上有神聖之主下必有翊贊之臣而天於臣之器識材度資適會逢

之際若有默祚而陰隲之者所遇不同弛張亦異舒
慘剛柔一消一息極重則亟反之人非天不因天非
人不成也藉令斯人也與斯世未必相值也則其用
淺而其道不大以光是故皇極三德乂用迭運而成
周三后之治始之謹毖卽繼之以克和謂非天有意
于人之國乎其睽也若或避之其際也若或契之權
衡斟酌于其間者必有以也玆無皇遠引旁證卽不
佞耳目所睹記者嘉隆之間政以賄成士爲利往天
下幾濁亂矣時則有若華亭公起而芟夷祓濯與海
內更始而臻維新之理旣之數閱歲而柄國者矯虔

刻覈操下急如束濕烹鮮盖韓商之餘烈乎及城社
之孽消而廓清摧陷引繩批根且不遺餘力然罔華
之象成而小往大來之機亦旣啟矣公乃起而當軸
持衡沖和調劑精明之用蘊于惇大斡旋之力運于
微茫監攬權者凶而毋敢自專睎挾私者敗而毋敢
自便逡巡深念惟公惟虛俾九列百司各得效其職
以從事一無所關閡國楨民譽其所推轂者幾于拔
茅以征而彈冠進矣更布功令蠲除煩苛以養和平
而修社稷之伐令之男安耕女安織士安業商旅安
于途而在位者之賢不肯咨嗟于其所也夫孰匪公

之賜哉譬之人之身也華亭公當穢滯之極邪淫所
乘脈理塞矣則蕩滌疏瀹利用鍼砭公當傷殘之餘
服瞑眩之後大痛方去峻劑繼投則静順温養利用
參芝盖自嘉隆以迄于今非華亭公則神氣弗揚非
公則元氣弗復輔世之功同而捄時之宜則少異也
然則天之生公既與之以涵停博厚之器純懿藴藉
之材而其用公也復當勝殘去殺柔克和中之世謂
純佑我　皇家而權衡斟酌于其間者非耶然此
語公之功而未足語公之心也頃之柄國者履盈居
亢　上沖年恭己以聽而威爽寵靈幾于振主

上一旦赫然怒往者而未免稍疑于來者而下之人
處疢旣久望治孔殷宮府省臺停觧維護間有弗若
意或又全求備責于公而未盡諒其難者公則小心
翼翼上結主知大度休休下孚衆志虛而能受沖乎
不盈謙光柔嘉漸以潛移誠格于上下之間而已不
佞間嘗一侍公見其雍容闓懌眞有古大臣之度而
孜孜乎搜羅遺逸彌縫闕失惟恐有過不聞聞過不
難于引之爲已責者公之心盖臨淵履氷之心乎公
弟持是心以往金石可貫豚魚可孚協氣薰蒸休風
嘉鬯爲我　皇家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

[illegible][illegible]盛哉公年始五十耳禮稱服官政而公今所居
政之本也尼父知命之期衛武公進德之時也公之
忠誠勤敏德且日益崇而克享靈承稽謀平格庶幾
稱知命矣由知命而進于從心即睿聖耄期猶不忘
乎交儆也是又公抑抑之心乎仲秋既望維嶽生申
公以明元正位台席文明表著嚴嚴師尹而德施既
普福澤且長容納吐吞公其海乎而何可以涯涘測
哉不佞辱公之推引分誼甚篤又稔于辛酉事輒以
昔所聞者修不斐之辭以自附于交儆之義爲今日
侈談更爲後日者左劵若夫登歌祝頌願進萬年之

觴則四表億兆心也匪敢曰予不佞一人之私

封少師張翁壽序 代呂相國作

夫天之於人也恒因材而篤是故全德爲難而備福
爲尤難惟積盛斯流光蓄鉅則享厚固非可偶致倖
徼者今士生明盛之世齒公車紓寸組討莫不淬勵
其行重顯其身要以攄忠流惠上以毘主然後內以
及親揚休錫號得推所生引考享愉逮致厥養此豈
非善慶之符人生之願哉盖什百中僅一二見也即
一二見又未必能偕偕矣顧又有涉日久而食報遲
者雖白首長世安及覩其子之柄庸當時以享其榮
名祿位之極也若身踐穹階親躋遐壽寵靈莫媲功
施愈光而聚百順以怡二人禔福凝禧履和增嚮於
以答罔極垂無疆又豈非吉祥懿鑠之至人生之盛
際哉盖千億中且不能一二見也乃今于觀瀾翁見
之翁者今少師大學士張公父也暨太夫人偕膺純
嘏歷被殊榮春秋纔七十耳神強體康即少壯弗逮
樂萃一堂聲流六合盖其身所享目所覩者皆希覯
之極歡非常之休錫也翁之福不啻備矣潛德隱行
積慶迓祥其原遡且深必有爲人所不知者竊聞翁
之祖好善樂施即基仁肇和至翁則克纘厥緒復引

之長焉冲度坦衷樂易軒夷猶猶然與人偕未嘗與
物競嗜學力修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文詞卒澤
乎道義數數殿場屋故倦游而少師少遑舉稱神業
以顯揚屬矣即少師自授書綴文以至登第未嘗就
外傅惟服翁訓指翁盖慈父亦稱嚴師云語有之橫
海之鱗匪育蹄涔干霄之木不產培塿信然哉其月
其日爲翁初度展門下士某等共謀所以頌祝之者
問言于予謂予從少師後或知翁諗也予則謂此未
易以尋常語者盖于翁之壽可以徵天人之際焉而
于少師之所以壽翁者又可以觀臣子之極焉何者

惟天佑國家欲開淳曜昌明之祚于永久則必篤生
名世者于其間夫既篤生之以全德則必厚貽之以
備福此嘉樂宜于民人固保佑申重之無已也然天
之意通于君而寄之於民君心獨簡民情共懷人也
皆天也今　上英睿奉天道以立人極而少師則
以事天者事君其鴻猷駿惠不動聲色而措斯世于
安康者不具論第論其一德所孚帝衷特注若平臺
首召宸諭手頒項者建樓堂尊藏綸翰則謂其功在
社稷以純忠捧日賜之名優崇隆渥誠曠古罕儷矣
薄海內外沾濡化育熙熙喁喁于蕩蕩平平之治是

天子之所倚與天下之所賴均不可一日無少師少
師之有父也固莫不舉手加額相與喜傳忻戴以祈
翁壽者矧樓堂之成計當翁領祝之期仰而寵光赫
奕于上俯而孫子賓戚紛擯于下其遭會適相值不
可以徵天人之交與乎少師自筮仕以來精白矢念
夙夜匪躬歷三朝如一日迄今更遭逢知遇圖惟報
稱入則啟心輔德出則正色率下惟兢兢愈益操慎
居寵克畏履盈若冲然孰非奉翁之教以竟其欲爲
未遂之志也蓋捧日之誠自其瞻雲之念移之而忠
之純者正孝之所以爲大此之謂維則之思此之謂
不二心之義不可以觀臣子之得所止乎夫少師爲
臣子立極而因人徵天天之因材而篤者殆將于其
栽者益培之矣然則翁之壽與少師之所以爲翁壽
者誠于億中之一夫有兩也烏可以尋常語哉乃若
祉穀永綏期頤未艾纓乎休哉茲特其權輿云爾

呂相國師母張太夫人壽序

始不佞中行舉進士出于粤相國呂師翁之門翁歷
事　三朝階一品勇退令終貽穀流祉而復有祠部
君者趾美象賢承家華國今母張夫人六旬初度君
適以行役假道奉觴同舉士爲京朝官者若而人追

感翁之知遇又快覩夫人之榮康也僉謀所以爲壽
者授簡于不佞不佞竊聞之易矣曰無成而代有終
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蓋言坤之貞而順乎夫臣于
君天也妻于夫天也雖有美含之以從事以坤承乾
之義也于是乎知翁之事君與張夫人之事夫皆有
得于地道焉翁直　講幄踐台司至于參密勿而修
社稷之伐操柄者寵利漸張枘鑿難合矧位近于逼
幾鄰于忤嚬呻眄睞間轉疑成穽而翁以孤誠朴忠
盡黜其聰明以應之逡巡深念闇然嶷然乃免于猜
忮而陰持婉調于沉默之中亦可謂難矣然闇以內

夫人主之拮据黽勉于中饋而後翁得以夙夜在公無所顧也盖以勤佐翁之忠而弗以為已能也當其處貴盛四方以饒美脂腴至者泉流輻輳而大官之膳長信之金日走長安第翁獨屏玩好郤苞苴華侈矜餙之習一切洗之家有短衣操作之僕而門如水矣夫人盭綠佩玉為　天子所命婦而損齋如韋布故賤時有提甕棄鮓之風而後翁得以厲方操潔無所點也盖以儉佐翁之廉而弗以為已功也語有之貴張人之伐富塞人之聰華車被體聚祿望腹往往沉酣沾戀至為迷途懼府乃悔其觧脫弗早也夫

亦牽于妻孥家室之為累乎翁為亞相即首揆可旦暮濡忍至者顧知止不辱見幾不俟竟以完身全名與夫人相携還鹿門無所繫也盖以賢佐翁之恬讓而弗以為已德也夫翁之遠機利薄紛華兢兢于矩矱得地道之貞焉至其善藏不伐成功不居席盛慆安務偃僂承之遺榮避寵若免也得地道之順焉若夫人者佐翁之忠之廉之恬讓既克盡代有終之道矣而曰吾何勞吾習吾酒漿絲枲之事耳膺綸綍御珈珥吾何修而以夫子故徼　上寵靈亦惟守吾夫之遺謀𠕋戒以昜吾子或可報　上恩毋遏佚前人光耳噫雖有美含之而弗敢章也此其無成之道乎是故不佞謂翁之事君盡臣道也謂夫人之事夫盡妻道也而皆有得于地道者也抑有進焉坤于乾為妻于六子則為母坤含美而化光昭于物母含美而化光昭于子今夫人訓有其子祠部君成進士高第服官清署次子亦以賢能籍上矣且飭躬砥行恂恂乎樸茂淳謹之容望而知其為翁之子也所以衍翁之休而引長光大之者盖未艾矣庭闈之間自相師友辟之徵羽成音檃括成器相得而道益章即含之其美自不可掩者夫人又兼盡乎母道矣抑猶

有進焉地道曰無成亦曰無疆而變盈流謙即造化消息不能違也夫滿而復酌則傾盡而無餘則竭翁留餘而不敢履滿今遐齡景福若夫人之食報足為左券其于易之旨也深哉使衿韋鉛槧之士無所紀德綴辭後之作者將何覩焉不佞因讀易而推測翁之德謙之至也夫人之福無疆之盛也姑以質諸同舉士僉曰吾師翁父子故以易起家易之旨夫人所習聞者也請以子之言書之于簡而吾曹更引西池南山之頌稽首賡歌屬而和之庶幾足當夫人之心而為之加匕箸哉

封侍御東田茹年伯暨馬太孺人雙壽序

遵化茹君子孝與予同舉辛未榜進士進士之具慶者什之三侍嚴慈者什之三而永感者殆什之四矣至于未老並封徵藉寵靈覩其子若孫之光榮緜衍躬禔純祉家用全昌百不得一二而又惇倫修行刑于室家馳譽于鄉曲人頌戶禱莫不願其榮名壽考也則又千不得一二焉茹君起家服官授武進縣令以治行高等徵入爲御史督漕按部歷著風裁旋以糾彈大僚墨吏忤柄臣指出之僉臬司已稍遷佩二千石印綬備兵臨淄之境予從田間特詔起還之侍

從次臨淄茹君爲東道主逆之境上相慰勞甚懽盖君爲令時予引疾居里非公事未嘗至偃室君武杜車騎過之則不敢踰于水之垣交若水而久交則若醴也語予曰不肖舜蒙庇徼福寧不踰涯分哉竊忻忻焉厚幸之矣舜從大夫之後綱紀四方而二親既耄耋神力尚王　天子超然推恩降辭所以尊寵褒崇之者至于再矣重纓襲帔衣繡横金輝煌哉而舜兄弟凡三仲以文學待舉季則以武弁爲督府百夫長孫凡七亦有衣巾庠校者而曾孫生且朞子姓甥屬幾三十惟人所遺獨舜爲樂詎止云俱存無故已也且吾翁孝友篤至寬然長者好施予而鄉之窮乏凡欲飽饑愈疾者恃以爲緩急人負責則折券與之若吾母尤勤儉拮据持盈履約家稍稍饒給衣食而荆布蔬糲無敢犯也殆庶幾所稱俯仰不愧怍者舜所歷敭微有作人造士勞舉奉吾親之訓而教育之玆者商飈届爽玉律方清爲二親之誕先後僅旬日耳舜也有官守不獲鞠跽奉觴于膝下子姓族黨執藂酳爵北面而百拜之曰願家大人壽也纓簪者碩走幣舉觴比肩而再拜之曰願鄉丈人壽也吾二親之心庶足樂乎然而庭幃私祝里閈恒談也子今

往載筆承制當網羅山澤間微言隱行以風世軌俗舜也丐一言爲二親祈無彊垂不朽可乎予曰唯唯夫茹君之爲令也五閱歲易直豈弟政平人和膏澤所流旁皇周浹正所謂居不爲赫赫名而去則見思者也及其冠豸冠觸豺狼之邪不避權貴而今且按臨淄安集兵民招徠商賈濡如雨露凛若冰霜懽忻愛戴之聲載途溢耳矣推厥原本則誰所貽也有不願抒南山之頌傾北海之尊者乎是將以億兆人之心爲親壽也盖千不得一二者翁與太孺人得之今茹君茂績華聞益表表于時人之蒙休者未艾則天

之佑善者亦未艾翁與太孺人之食報也寧論今所遭哉茹君聞予言謝不敢而其色則輾然若有當也遂授簡命書致之惇史獻言之後

趙西翁年伯八十壽序

當隆慶辛未予讀書中秘與趙長公文明聯席分曹爲筆硯交最習時次公則以宰邑治行高等徵爲御史矣萬曆癸未予起家編戶御史晉中丞開府南服予在塡撫中長公則亦以御史忤當塗用左秩累遷督學中土今且司憲大藩被金緋而次公遂已躋九列佐六卿夫兩趙公者寧詎以功名顯乎崇德令聞

峻猶清節爲一時鉅碩此其原本可易易言哉越丙戌予請休沐于家邑侯徐公與兩趙公同里謁予曰兩趙公之尊人春秋八十高與母淑人偕白首長世長公便道過里侍一日養以奉萬年之觴里中人爭侈談偉觀其事聞先生習長公故授簡徵言以申其同里之情亦以明先生通家之誼予曰唯唯此予意也矧重之以侯命乎夫梗杞上銳干霄下垂蔭百畝人不護其枝幹而護其根根固而後所蔭者久也醴泉之灌輸斥鹵沃千頃人不惜其浸漑而惜其涓滴之穴穴無恙而後所浸漑者遠也此原本之說也趙

翁少而習博士家言以經術無害廪于庠褎然先諸生謂取一第易耳竟弗第也故事諸生易第而難于貢盖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得失而趙翁則數試輒數先諸生乎是貢而爲校官則又多所造育能其職業無何拂衣去盖厚蓄薄施多積而寡取之嗇其所可爲者于身以留其未竟者于後之人也今兩公者無論其爲令則政成百里爲吉士則聲先羣彥即爲
天子耳目矢其精白條便利之計朝夕獻替以佐國家在朝者莫不推其所自生而謂翁之教以忠也爲生民保障激揚清濁輯綏困窮布上德以旁

皇周浹于四方在野者莫不推其所自生而謂翁之教以慈也爲士子師帥端軌植標率之以行誼其所提衡鼓舞足以樹惇成裕而型範于斯世在庠序者又莫不推其所自生而謂翁之教以正也若翁者盖不下堂階不勞唇注而功德在朝宁惠澤遍寰區矣耤令一日兩公侍翁左右進上尊劊大烹而耳之從容問曰吾故嘉隆間老文學耳以吾職所得爲者盡吾志之欲爲難乎當矣教而等在事庶幾成吾志而何以共而等職乎兩公具以所歷敭之狀對某某兒爲某官時所建筴也某某兒爲某官時所樹士也某

其兄為其官時所平反之獄所全活之命也對未既而翁有不瞿然起而色懌心快者乎　天子累錫崇褒寵靈光大之自再命三命以往無已時而海內士若民跂踵加額不謀而同為華封人之祝者不知幾千百人翁所遘古今之極榮宇宙之完祉也翁誠思仰塞　天子之嘉命而俯答海內士若民之共願者何以哉亦惟專精神加匕箸涵和凝禧以享無方之養而安其身于家俾兩公得畢智竭情夙夜在公釋內顧之慮而安其心于國而已矣夫翁之身安則子之業益光子之業益光則翁之功益顯澤益廣

而志意益怡神氣當益王然則翁之壽其可以歲年計乎被廕者重其本沿流者遡其原凡蒙造于兩公者夫孰不為翁願焉寧獨侯同里之情亦寧獨予通家之誼所得私哉抑予又聞之深山大澤龍蛇出焉翁所居蓋潮汐吐吞之所去洙泗之境若此其近也故萊濰之間多賢人且多盛事予所覩兩公者泱泱乎齊風表東海矣即徐侯之宰予邑也廪廪德讓稱庶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予因頌趙翁家盛事而竊有感于魯之多賢人云

宋南翁年伯榮壽序

歲辛未之春舉進士頃有詔簡諸進士文學茂儁者為庶吉士讀書翰林宋太中氏在選中而予亦以迂謭廁宋君之後故事庶吉士必推擇一人為之長長莫先于宋君者衆皆以兄視宋君宋君故有斂給才而器度復溫厚由由然未嘗挾長以先人也居久之顧謂予曰其先世于　孝皇時以金吾上將軍督兵征貴竹諸夷尅平之因留鎮其地守其官蓋以武功襲封文職云至于父尤克續前烈以承上休命嘗撫定鬼方建樹神策如獨山如岩梅如養鵞等大役鉅功能卓卓表見當道者最績旌賢之檄數數至也

身在行間者五十二年洎引年謝政栽花結亭笑傲泉石即小搆精室燕處私服必悉極鮮潔若不忍以纖毫垢涴點諸躬者及其教其輩尤嚴諸子誦讀至夜分恒督率弗置而其禮士好奇之懷一當意即千金可傾無少係吝色茲春秋七十有二高矣與其母蕭結髮齊眉偕康強無恙其今獲從諸君子游幸遘遇休明下覃恩之令特予庶吉士以曠典俟授職得以子之職晉厥父母是某于君為殊榮于父母為鉅慶予其為我文之以答罔極而貽無疆也予不文又烏能闡揚懿鑠然頌祝有辭即不文亦通家末屬之

分也以寻之所聞于宋君語若翁者殆庶幾古賢豪之風矣夫豈卑卑汲汲者儔哉其服于官也則奉職矣勞其教于家也則貞履信度其承先而貽諸後也則爲箕裘之業爲光裕之謀且先世以介胄起家未有以文學興者而翁之子績文種學則登科第躋清華之選其所以鍾慶毓祥作則示範者又自翁之身始之今其白首長世食祿家休天之所以佑翁者若持左券而不爽不僭矣夫身爲天子要荒臣策功名于萬里之外而又有子爲天子侍從臣馳榮寵于一命之初由是以禔福凝禧履和增嚮爲鄉閭所咨嗟

忻艷焉誠可謂間值罕儷者翁之心豈不大愉快哉今宋君歸而率諸弟若孫緘璽書命服進之翁燕几在堂樂懸列戶凡所以聚百順怡二人者爰章采飾奉其歡毘烹牢醴致其適川陵松栢引其年謂非吉祥善慶之符世之至樂而人生之盛際也耶夫翁以康強之身高蹈遠引則既無所汩于外而顯揚光大之績于子乎屬之則又有所樂于中中樂則其志愈益紓外不汩則其神愈益壯日夕忻忻然保攝元氣握固眞精祉穀永綏期頤未艾卽容成偓佺奚讓焉然則翁之榮蓋方至之徵而翁之壽亦不啻難老之

錫云爾宋君聞寻言色沾沾喜曰子之言非謾語也果足以代頌祝之辭矣請書之以歸爲翁獻

王龍岡初度序

古稱恬愉不相兼蓋辭榮名尚幽曠寓情遠地潛跡衡門招雲月于東臯侶猿鶴于北谷足以寄其高蹈遠引之蹤其心泊如也夫是以謂之恬乘軒車紆朱紫致身膴仕策足通衢樹勳業于當時流聲光于後世有以愜其報國奉公之志其情豫如也夫是以謂之愉出處異途進退殊境處江湖者未嘗忘廊廟之憂恬矣而不愉也繫簪組者又不免動泉石之想愉

矣而不恬也是恬愉不相兼之說也若今龍岡翁者不其兼矣乎翁負儁才馳令聞種學績文甫弱冠遂領鄉薦謁選得鄢陵縣令繼歷武定德兩州守旋乞休退閒其進而出也爲名大夫其退而處也爲隱君子說者或謂翁愉于前恬于後此可以言兼矣而寻之說更有進于此者翁之恬不特退而處焉而後恬也卽翁之俊茂宏邃俟舉上第當無難者乃僅就祿仕蓋當進取之時已具曠達之識而非計階資于榮利者比若夫翁之愉則尤不必于進而出焉而後愉也翁爲職方尚書郎龍洲師之元昆今翁雖川視巖

居寄其高蹈遠引之蹤矣而復有人輸忠就列于館以愜其報國奉公之志方且贊機宜勤夔禹以承上寵畢臣分也以衍先澤昭子職也以繼兄志盡弟道也翁之少試而未竟者皆于此乎終之其爲愉也不亦大乎蓋翁者身隱江湖情忬廊廟而泉石簪組各所適焉古稱不相兼是烏可以槩翁哉然恬愉之說出自養生家愉則無所嬰其內恬則無所汩于外外澹以泊內和以休日夕忻忻然飫養元氣握固眞精當且朱而顏玄而髮康強而體翁之壽固未有涯也予也南陬下士也出龍洲師門下奉龍洲師教曰少

嘗受誨育恩于翁實兄弟而父師也今初度以不得捧觴致祝爲歉嘻師其無歉哉師之所歉者正翁之所樂也樂其心不擾其神恬愉相滋壽之原也則師之所以爲翁壽者又奚取于捧觴致祝云師聞之遂命次第其說以寄獻焉

陳澄江年伯七十壽序

語有之大德集福美意延年有旨哉其善言天人相與之際也蓋德隆則祉穀永綏召慶之由也意美則志體俱適致壽之原也陰騭相協捷于影響殆非可偶獲倖徼者乃今于澄江陳翁益徵云翁起家進士

高第初守州旣僉按察司事所歷所至聲籍甚無何卽解組拂衣而令子憲副君接袂步武起自廷尉評擢二千石以四品滿秩晋翁階中憲大夫乙亥歲正月上日爲翁七旬初度暨唐恭人偕老並康憲副君夙飭戒且將上介壽之觴燕几在堂樂懸列戶綺穀特進鮮腆畢陳凡聚百順以怡二人者竭精殫愛矣斯庭闈之盛際里閈之休聞也戚屬姻家諸文學某等擬造翁之堂進一卮爲壽醴酒旣具屬予修酌者之詞予不佞卑卑無足以當翁者顧翁與家大人少同學旋同舉于鄉同升于朝旣退而處于鄉復爲比

鄰歲時伏臘社會徵逐又最懽予故通家子也不得以不文辭請先陳當否而諸文學擇焉予遂進曰世所謂嘉祥善事人之竭蹷蚤夜而趨者顯榮壽考爾後壽考者或爲庸衆人且未必偕偕矣而顯榮于其身又未必于其子卽白首長世安得睹其後之趾美也翁則仕膺華秩躬享遐齡夫婦偕焉而憲副君更相繼秉憲肅度豸衣隼旟有赫斯皇玉立蘭森且振振未艾得全全昌是之謂備享享備斯養隆養隆斯氣紓可以祈無疆之錫矣請以是爲酌者先諸文學曰未也更進曰顯榮壽考遘遇難矣而行義無所稱

述惡能爲有已翁則履坦禄貞順和抱素以適導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以醇謹宅心以矩矱律已以和睦諸俗以清白貽子孫于于煦煦即臧獲惟恐傷其意偕友生子姓日觴咏賡酬爲樂里中人以大慈悲擬翁咸願乞翁百歲之身爲家邦長厚之範是之謂完德德完斯神王神王斯履祥可以貽不朽之聞矣詩以是爲耐若先諸父學以木也子則避席曰說芬華誦行誼言即人人殊衆不出此兩端若宜無當于翁也翁結髮登朝不班白而釋事以未老之身居不用之地既有年矣而憲副君宏猷偉畧投之所向靡

不恢恢乎游刃其間豈不稱才大夫哉乃亦不竟其所施當強壯謝政得歸侍翁于家承懽聚樂衎衎愉愉也藉第令翁以身赴功名之會據要津崇爵安得優游自適以樂其生又使憲副君綱紀四方即都三公之位而以易一日之養必不願矣矧注盈挹損忌滿盈譓造物者默有權衡翁方退其躬以留餘嗇其享以番裕植槐貽穀之仁蓄深培厚天且申重以祐之衍方至之休以裨翁未盡之祉由此食報延慶將使世世昌焉皆翁之澤則亦皆翁之年也茲言也其足以當翁乎而遐年集福天人相與之際果不可誣也諸文學輾然曰庶幾哉吾儕將以是聽命閽人矣敬書之于簡

何鳳泉年伯榮封序

今皇帝改元下推恩之令凡群臣陞朝者得以子爵晉厥父母今侍御何君方讀書秘館有詔秘館士俟授秩亦得以子爵晉厥父母至厚幸矣以故何君獲封父鳳泉翁爲監察御史母爲太孺人先是何君以安車迎父母于邸里時遇慶施躬沐恩賚何君函綸綍童服跽進于庭中翁則赴鴻臚司賓從事爲納名陳辭拜承闕下出而受諸公卿大夫賀盖不特爲殊

錫亦稱奇遘云乃何君造予曰不肖成父母本以布衣窮居躬處士之行進不得紆青曳紫游揚其聲名退則訓迪不肖肄詩書弦誦之業卒用徼一命茲幸藉以榮二親矣予史氏故與不肖同門舉及讀書秘館又比署居也其爲我闡述懿鑠于以彰君賜而愉父母之心哉予不斐弟習聞封翁行誼甚高嗜善修義奇偉有志節少艱辛事家人生殖業游貲息用孝養父母必致洗腆其躬享身御即緡錢斗粒不妄費而戚里貧乏則常出其黍累銖聚者振卹之猶棄秕粺偕繼母弟同居曰吾同胞家大人遺體也相友愛

無遊顏間諳由由然處鄉閭即有持短長齮齕以嘗翁翁逡巡遜弗校也故鄉閭莫不誦翁義又莫不稱翁為長厚庶幾哉古之履方蹈矩飭躬篤行者云豈其久于涉歷數得從賢豪父老游習知當世之務能折節為恭儉以故老而能勤富而好行其德耶及教侍御君與季子汝中寬其資條其課督曰吾未嘗問學即不自致身令屬之子庶有所托斮表見乎而太孺人母訓更嚴佐翁之教也良寵侍御君果翱翔雲霄今臺中稱籍甚而翁卒以其子貴聲名施于縉紳間即與所自表見者何異焉夫以名壽考世之人所

謂吉祥善事蝎蹙蚤夜而趨者乃藜蓬蓽扉之夫不得循公車占仕版而其後或有賢子孫振之則又涉日久而食報遲非白首長世不得為封君貴人為封君貴人者恒濡滯聲利悽轢里姓席資導侈以快意賈譏寧不奸訓辭而忝寵命若翁之遘際休隆既難而行誼重鄉閭養恬食舊終始無少變其素為尤難然則翁詎獨善成其子哉語有之累基者崇數沃者豐其由來者遠矣侍御君負雋握奇方駸駸柄用且建崇肩鉅其承君錫以為親榮者正未艾也則翁與太孺人當祉穀駢臻譽命登等奚足論今日然今日所可賀者政其為異時者權輿云爾

羅母劉太夫人七十壽序

予不佞與今廷尉丞羅君舉同榜貫同里又生同庚也君自諸生時嫺然能文章筮仕為令尹則神明之譽在楚以治行高等徵入為侍御史按部則激揚之績在粵督學則烝進之澤在圻甸乃今則為廷尉丞蹐大卿之列通顯矣然君不以歷敭之效為已能而曰此家大人暨兩母之教指所授也又不以榮寵之階由已致而曰此家大人暨兩母之澤蔭所貽也兩母者嫡母汪所生母劉也與封翁並榮康白首長世

三尊人享其子之養于一堂而劉母以萬曆十三年二月七日為七旬初度廷尉君守官輦轂下有循陔望雲之思焉不佞擬綴辭為祝未有當也君之姪別駕懋功造而徵予言及受簡修言猶未詳其詳也光祿江君偶過而謂予曰女婦之行不出閨閫予知廷尉有賢母乎嘗從鄉人戚屬閒聞其什一矣母性婉孌目涉書史產維揚揚故東南都會區而封翁挾貲行賈于其間脂轄鮮衣蓋芬華之境殷盛之時也母歸封翁為副室拮据操作壹以內悉任之事姑能承顏養志而以身先其臧獲食指生產漸以饒而人恃

翁爲綬急則無所靳于施于鄉民避島寇群走城闉
窮追無歸輒請封翁居渙粥饑多藉以全活者帛布
交易卽少鮭菜絲枲平其直復與之以麤不屑屑于
錄兩人人悅而就之翁與叔氏微有郤兩家子業儒
聲俱起旣翁子取科第而叔氏子夭折母則謂翁曰
彼不幸我幸也今當閔之而安可不自我志之乎力
爲調解兄弟相懽卒如故矣封翁老而傳莢廢著爪
分諸子丙夜持籌擘畫歷辨高下之等而難之母則
又謂翁曰我之兒孽也田取其磽廬取其敝足矣何
勞苦乃翁爲也翁之子凡七而出自母者三撫育之

如一允哉稱鳲鳩之愛乎故最得汪太夫人之心而
能佐封翁之好行其德焉至其教諸子之學口授句
讀手縫紉以課督之廷尉君經術吏事爲時宗鉅而
季君亦以賢能籍上矣天之報施也不彰彰較著哉
光祿言若此不佞因得而論著之夫燕喜之頌岡陵
之祝古人旣引之以千萬年而必本之于德善者何
哉冠紳章服奚取于榮惟忠勞効于國而後謂之聚
順鍾鼎旃茵終歸于敝惟仁義施于家而後謂之履
祥今劉母以孝謹事姑以勤嗇佐夫以詩禮訓子以
恭順事嫡室以和惠待里人至于周郵窮困明于誼

誼辭兄弟篤于倫辭讓饒腴之產近于廉間閭之行
始終依于道卽鬚眉丈夫弗得與量能程志斯不亦
牲于仁義者歟乃廷尉奉親之教以效之君者十五
年矣無論躋膴陟要爲其母榮華試𢾺歷敭所至功
勣之槩具白之母前某某是令尹時所與華之利病
也某某是侍御史時所建白之封章也某某是按部
時所澄清之綱紀也某某是督學時所培樹之髦雋
也某某是今廷尉丞所平反之冤抑也皆家大人暨
兩母所授之教指也然後雜引其欷謳祝頌之詞哀
而致之觴而其所以聚百順于三尊人者可謂備矣

西池之獻南山之謐又豈足羨哉夫履祥者介福聚
順者凝祉則母之自爲壽與廷尉君之所以壽其母
者俱未艾也誠所謂一日二日百歲千歲者也而不
佞所論著亦庶幾古人燕喜岡陵之意本之于德善
者乎光祿言不誣而別駕之請凡誠遂書之質于廷
尉君并以伸通家猶子之私云

施年伯母七十壽序

予聞之古昔稱孝云其上養志其次養體蓋致身顯
名樹德彰譽建勳業流聲光俾人之追其所出曰休
哉誰氏子也而于是乎遂其親之願此養志之孝也

左右就養晨夕定省承顏色問起居俾親之安其所奉曰幸哉吾有子也而于是乎竭其子之力此養體之孝也然養志孝之上矣而陟屺望雲又莫不爲之徘徊瞻戀焉若將以三公之享易一日之養而恨其弗可得也子之情固自有大不安者乃謂以養體爲孝則彼俗子里嫗終其身相守閭閻而竟泯沕無所表見者世豈少哉或又非親之所願于其子者也是故親之志與體不得俱遂而無歉而子之養志與養體卒不能各盡而兼隆此閒居之賦君子蓋譏之而北山之詩且反覆嘆咏謂其勤王靡盬而將母之不

遑也予用是竊慕于施君勵菴氏矣施君奉太孺人之教硯身淑行種學績文以底于有成今年春舉進士高第既授官儀曹上方羅英賢置之禁近而又當明盛興禮樂修郊祀禘禮議封貢懷來賚錫宴享事事悉屬儀曹曹固稱華要地施君稔粹雅溫爽博聞識閑禮度卽周折步趾莫不中規矩服位贊政甫旬月聲譽隆隆起太孺人之所願于其子者果克承之而無負矣顧施君則念太孺人弗置太孺人遺書戒曰飭爾事無我念也我老矣幸强健無恙顧安鄉土弗便道路耳施君得書念太孺人更弗置將迎之是以子之仕而遺其親以勞也弗敢也卽陳情解綬去施君當無難者又恐以子之情而反觖其親之望也益弗敢也乃上疏乞改除南署冀便道省覲復得近地迎養焉其視世之計階資較涼炙趨權于進于朝市間者蔑如也玆且得請歸而及太孺人誕辰其冠服致鮮腆集姻戚宗黨稱觴進焉曰策也受劬勞誨育幸獲廁縉紳承祿命懼辱親不敢不勉爲吾君矢臣節又重違親不敢不勉爲吾母供子職太孺人聞之當忻忻然喜且愉愉然適也蓋旣能致身顯名樹德彰譽爲朝廷之所簡廻里閭之所歆艷又不必

陟屺興思望雲繫念如昔人之徘徊瞻戀者入則承顏色問起居調滫瀡旨甘之味陳几杖席衽槃匜之器候寒燠裼襲咳唾噦噫痾癢之宜出則黽勉亮工馳驅盡瘁茂其績永其令名將瑰立以圖不朽而太孺人之賢亦章顯以垂無窮未嘗賦潘岳閒居而使北山大夫聞之當日悔其勤王將母之弗施君若矣然則太孺人之志與體殆俱遂而無歉而施君之養志與養體豈不亦各盡而兼隆矣乎予用是固竊嘉施君之孝之全而尤私卜太孺人之壽之未有涯也何也蓋樂其心是謂壽志安其體是謂壽物盡者備

也備則百順之所出聚蒙則五福之所駢臻者也且
則太孺人素習養生術善葆攝調劑嘗手製藥餌方
物濟活人甚衆施君之養志養體者既如彼而太孺
人之自養生者又如此行將玄而髮朱而顏康強而
身固精怡神長年引考即容成偓佺奚難哉時予讀
書秘館館中兄弟三十三人每道說施君事莫不欲
羨樂談之而其親有在鄉土者又惆惆感動焉因屬
予序其事先施君往以為太孺人壽

毛母陳太孺人七十壽序

萬曆元年臘四日為毛母陳太孺人七旬初度而其

母段太安人視毛母則少一歲云毛母之誕冢君希
允氏率其弟若子舉觴為壽暨受諸子姓戚屬賀謁
誠致腆衎衎愉愉也時季婿某為官守且典在筆札
未遑走一价申千里之祝越明年得省還里中因得
拜毛母堂下見毛母顏龐髮玄體康精溢灼灼然有
咲桃食丹之容焉自予授室時謁毛母母正在床褥
家人伺幃帳外問起居旋稍平步止猶然藉扶侍乃
今春秋七十高而強徙𩕳大倍囑昔言動有法頫笑
無所苟其篤于禮而合乎道一一中矩矱視聽不衰
即少壯弗逮是不稱難老之徵而永介無疆之祉哉

茲其故予嘗誦之矣夫世之言壽者上厚德其次厚
養德養兼隆斯形神攸同壽之原也毛氏自古菴先
生以理學名于時其世澤家法之貽遠矣而學古翁
嗣以起昆弟子姪交相勉勵奕葉令裔咸澤于道義
母為學古翁之配使非志篤行𠈁于道義與有聞焉
肅詎能上以承先內以[illegible]下以啟其後也母之
淑訓懿範悉可楷式即[illegible]所昭記者甚詳蚤歲
事古菴先生以孝謹為[illegible]先拮据將事勤啬起家
家人無慮數百指率教趨役靡敢懈子婦晨昏侍孫
兒女羅列閭以內靡敢不齋吉蠲嘗祀必誠必敬堂

宇服御必嚴必潔賓客姻婭之來往必恭讌餽必腆
絲枲菽稻貨布生產之出入制置罔巨細必慎學古
翁惇倫卹族獨支門戶事母則輔其所不及以相其
成宗黨莫不沐惠而多其義者即子姓戚屬見母母
固藹藹慈煦然未嘗有聲詞失色人亦莫不歛容屏
氣非禮道無敢出一語丈夫子五人皆績學砥行奉
母之訓以持其身母亦樂其子之能修而安其所以
為養者是始而上承為賢婦既而內佐為令妻今老
矣又皤然以義方慈教為嚴母休稱光茂和氣絪藴
蓋厚于德則志愉厚于養則體適體適則形裕志愉

所融祺靈茹泰禔福凝禧閫閾之中莫非吉祥善慶之符矣當且衍世澤家法翊其盛而引之長俾古菴先生之貽世世傳焉而篤祜肇昌于毛氏自毋始然則毋之壽期頤云乎哉予不肖不克供子職即幸得請告省覲而毋段太安人嬰末疾未獲進一卮爲壽方以爲愧獨覩毛毋康健能安享其子之養又覩其子能厚其養于毋而貽之以安也愈益爲之喜喜則不能已于言也遂次第其語以道喜且以志予愧

張毋王夫人七十壽序

予曩昔偕計上春官即識張君樂山氏于邸第時樂

山氏承祖父襲爲金吾百夫長即幹蠱恢宏祖父業且好賢每折節下士士亦喜樂山氏好賢樂與交以故公卿大夫士與樂山氏交者什五六夫富而好禮自聖門稱難而貴雄且業武與拘拘文墨者多齟齬而又能好之爲更難樂山氏則不難也其志趣殷殷若其安于性使然者每速予予至輒出饈醑具供張留連竟日即不速予予偶過輒又出饈醑具供張亦留連竟日予每謂樂山氏才及人人頌樂山氏才者百口一詞也客有過予者語予曰樂山氏故才所以成其才者有自焉其毋王夫人出世家巨裔未字時閨闈隱隱有淑德閭里閈閭及笄歸張爲松菴公配松菴公性朴茂艮直有偉丈夫風襲金吾累官都督僉事日勤職幹理公務不暇事家人生殖顧其私悉委之王夫人王夫人主中饋給酒漿外應賓客事事有禮節可松菴公意松菴公侍王夫人相敬愛自慶得賢助姻婭戚里亦以松菴公得賢助爲松菴慶云無何舉樂山氏樂山氏稍長大類夫人才夫人喜曰吾苦汝父長者惟勤于公不能顧其私今得汝見汝勃勃然志氣奇也乃督之讀儒者書樂山氏性故敏且勤讀儒者書類儒矣不幸松菴公逝夫人泣謂樂山

氏曰汝父不汝待吾且爲未亡人汝不暇儒寧不治家人生殖副吾望哉乃襲今官愈益拓業肯搆以成先志業用是饒益闢室東一隅爲華宇聯棟花榭雲屏奕奕掩映歲時伏臘奉觴觴毋夫人暨公卿大夫士之與樂山氏交者夫人每語樂山氏曰世受國家厚恩更世享祖父成業吾與汝須積德冥冥報之不可恃吾業頗饒益可奢越也至于賢賓上客識吾兒者見所範也當時時修饈醑供張延之可時時沐教誨爲吾兒夾持嗟乎吾顧謂樂山氏才乃夫人才助之耶古丸熊斷機之賢夫人不多讓也今夫人七十

高談悅于某月某月樂山氏具章服雜陳腆致爲夫人壽而姻婭戚里咸喜夫人壽又咸祝夫人更壽也予與樂山氏交久且善則敬親悅于夫安得無言嘗讀箕範至九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甚哉福之不易集也而矧以一人備五福此非天之所篤佑而爲人之所以靈承者耶累基者崇數沃者豐其所由來也遠矣夫夫人備五福以厚享于躬而樂山氏則又聚百順以隆致厥養養隆則享益厚享益厚則志益愉繇此引考長年卽期頤未艾也客曰唯唯斯言也可以代祝辭請書之于簡

邑博楊中峯七十壽序

頃予抱痾閒居邑諸生某某請間而揖予曰吾師中峯楊先生以今年躋七十也乞子一言爲壽予曰唯唯否否夫人生七十恒言稱老士大夫宦游者將引年致其仕謂優老也先生方善職服位予胡以稱先生觴諸生瞿然四顧惕然內歉若弗獲其請也者而又無以伸其欵予曰嘻子休矣予明語子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者人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所謂以道得民者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譔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責服局罪司奔走役使之末也非所以言事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也于飯患其噎于歠患其梗而愳之其居處也于坐則有几于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輔羸攝痾之具無不備至豈曰年不任位正以其德偕齒崇而優之耳而子之師楊先生者方修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非獨耳聰目明智長力給精爽有餘意氣不衰而該涉器數周旋儀等纖煩勞勩莫不殫究勝舉先生夔鑠自喜不知老之將至諸生以迹壽之而貌逾澤以壽疑先生而非也以意不壽之而齒逾崇以未壽疑先生而非也蓋先生之所養弘也世之君子筮仕入

官者其通患往往事匿于職實遁于名而吾以爲學官尤甚夫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修而冐焉以處之者皆是也又其甚者日途窮暮在得忘戒顧望于牖修之殷薄恣睢于餼廩之關收悼失前圖辯辯不釋烏覩所謂事與實之著閒哉則今之學官不惟司功廢置漠然若無損益于得失之數而居是官者亦自以爲偃休之蘧廬恬于進而倦于學其不視爲冗員長吊殆而子之師楊先生者世德淵懿發身名家質直坦夷博碩明雅不爲濡利害義不爲離經隳業其道已明其德已立守先

王之學以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而蘊藉宏遠通綜世務以聞見之該習詞釆之敷潤名充其實職修其事成德達材之教其必自吾邑始諸生勉乎哉且予竊誦緇衣之詩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無已至賦其衣以彰好嘉靖中臨海有所謂石湖先生者先生之父也往嘗司教撫州南昌不啻鄭恒之于錐東擇而取之也最後教義興士稱得師欣然顧化今宗伯屐菴萬公道德名世實其所造士也先生泰石湖公之教教吾邑諸生之喜得先生無異往者義興諸生喜得石湖公也諸生勉乎哉

異日者必有名世如萬公以彰先生之善教則先生世德永有休光而桃李公門桑梓在望先生父子亦大有造于吾常哉諸生之祝先生也倘亦適館授粲之遺意而緇衣之義予不佞亦何敢讓焉

太守史禹門六十壽序

予不佞之拙于宦也居朝者什一居里者什九而又狷于鄉見與者什三見嫉者什七然惟靳鄉人之善者好之亦惟擇大夫之賢者事之而已予所事者史大夫而大夫之不我鄙夷亦不至阿所好也歲時伏臘置酒爲高會蔬食菜羹花谿竹嶼徜徉竟日眞率披心久之交益善今年大夫稱耆矣同社諸君子徵言爲大夫壽予避席執爵而有獻焉嘗讀易而知易之合天之道也又嘗讀道德經而知老之得易之旨也老之言闔闢重玄總貫太始其指要曰知止曰知足曰嗇曰下曰不敢爲天下先易神知幾見之而作者不俟終日介如石也非知止乎陰主乏陽主饒稍饒則以富繫其象非知足乎乾曰潛坤曰含發散之妙基諸翕聚非嗇而早服重積乎天地鬼神之惡盈而六爻終吉惟謙有焉非下乎涉則貴需履則貴坦壯趾躁進則斤斤戒之非不敢爲天下先乎甚哉老

氏之言似易也夫子嘆曰猶龍而潛見躍飛繫易者于是乎始漢儒至舉老易而並稱焉有以矣大夫以甲第起家筮縣令歷郎署一麾出守年尚壯耳竟乞歸視軒冕若拘紲柴柵此知止之義也家本業素食貧雖居二千石乎而產給饘粥居蔽風雨而已當其官嶺海珠璣香貝珍寶之屬棄不視罄橐而歸此知足之義也衣不侈而綺食不侈而珍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其精恒歛而其神弗越也此嗇之義也今之驟貴以明得意者一命則僂車上再命則虒里中大夫恂恂愉愉居則郤軌杜門燕居深念出則小帷敝蓋

時從一二蒼頭斃躄行道旁遇田畯里子禮必均語必遜此下之義也抱璞握瑜未嘗以賢智先人感而後應迫而後起曰吾從大夫之後而已此不敢爲天下先之義也甚哉大夫之道似老氏也彼世之儒紬老而老氏之徒亦紬儒殆未通于易之說耳通于易之說則老氏之言何遽不爲儒乎夫易之義在爻易變易故其文日月爲易日恒月升前元無始後元無終貞明而不已者也老氏得之而長生久視出函谷至今以爲不死羽人方士尊之爲祖謂其超神化烝在太淸玉京之境壽罔極矣今大夫得之而韜精葆

素挫鋭頥和則其壽寧有涯哉且易之爻以六爲數六而重之至三百八十四皆始于六也今大夫六十耳美髯鬒髮健履渥顏無論壽其身而壽國壽民正于大夫乎是賴盖潛而必見合則斯章易之道也大夫蘊積已深厝注伊始觀風者薦揚于朝交章屢牘弓旌之招旦暮下矣以其精者治身以其緒餘者治天下大夫安能竟有此丘壑哉諸君子曰子惟事大夫久故知大夫深而大夫雅好子亦必有當于斯言矣遂授簡命書

鴻臚陳見山六十壽序

甚哉天人之際之難言而卒可信也難言者未定之時而卒可信者必然之理人惟偶値于時之未定而未覩其必然者則曰某爲善也而未必福某爲不善也而未必禍則曰天之降祥某也而未嘗爲善天之降殃某也而未嘗爲不善聞之增慨言之發憤且所稱吉凶影響者何如也是故行恣睢德悖戾有其身康強者有子孫其熾昌者顏氏弗年楊生弗嗣天之報施顧若此乃說者則又曰垂教萬世何羨兒齒太玄五千何藉童烏噫夫何知仁義竊其利使爲仁義而利也利而發施暮報耳目及之向善者猶弗力也

若徼其不可必者于千百年之下顧欲人之勸而爲善懲而不敢爲不善胡可得也予嘗覽鏡古今即所睹記有始終可疑者有始終可信者有始雖疑而終之卒可信者栽培傾覆雜揉糸錯至相倍蓰千萬不齊而要之卒可信者其常也若今見山陳公之所値實其驗云公爲陽羨之故家巨姓饒于産而公則恂恂長厚懦懦恭謹吶吶然如不出諸口居已于謙與人以誠即臧獲隸卒語之惟恐其傷盖其心之所宅身之所履口之所道無擇而無不善也者以貲入太學上公車一再爲鴻臚丞既而請告歸遂謝籍[illegible]

里不貴汰不富驕而其爲善也惟日不足至于交游之顯晦異時則肥瘠異跡物情時趨是爲公之里最習者而公則不爲習所移也卽予以言事編戶公之族咸屬葭莩莫不引避而公獨遇之殷懇無改于疇昔暨公之從弟務菴君一省存之而已而乞且過而弗睨也倘所稱善人之有恒者非耶顧蚤艱于嗣人爲公憂之辛巳歲嘗遘危疾幾殆人又爲公憂之卒之連舉三子岐嶷秀穎稱佳兒將卒業雍庠以世其家矣而公之身旋復康強正擬習靜逃虛返聽收眡遊乎方之外以從事于吐納導引之術今神明日王

視履不衰花甲方周卽期頤且未艾也語有之仁者壽賢者有後此天之報施善人者也公其値之矣然天不欲爲過施之福而公以寡取承之天不欲爲亟應之福而公以緩得迎之此正天之卒可信者也公其徵之矣公之爲善而竟得福也天之降嘏于公而公之愈爲善也人之勸于善而懲于不善寧不以公爲左券乎然則公之身承天者也則于人者也公亦自愛其身以貽其子孫俾康強熾昌者修于人之耳目以爲向善者先哉予兒雍爲公婿又公之甥也將往而觴之問所以爲公祝者于予予則稱天人之際於公乎可信也是不特爲公祝而且將爲世勸也遂授簡于雍以往

南紀褚翁七十壽序

世之飭躬厲行蹈矩趨繩植風教之維收月旦之譽而兢兢尺寸至老且不衰者豈非好修之士自足以表見于時哉乃其心之安與不安而行之終與不終良亦異焉夫淑其身而有所藉于外與冀于後者此其心可覩也不藉于外不冀于後而自能淑其身者斯德與年進行偕日躋而後其心不渝也南紀褚翁以今年丙戌稱老而翁之子國賢以今年丙戌成進

士冢子榮挾莢待舉猶子棟祥董咸登籍服官慶門福第翁所際謂非宇內之完祉人生之盛會哉予也幸卜里之仁辱忘年之誼正謀所以爲翁贈而翁之同社諸公授簡徵詞諸公皆長者代長者之意而贈翁以言烏敢爲佞哉毋以頌而以規爾異日者翁爲諸生高等故章素也褆身愼履攻苦茹辛直指使者至不以文獎輒以行旌洎歲登授杖賓無虛筵矣然則翁之以好修聞豈以子耶卽翁今日者寧僅以子貴毋寧僅以子聞夫父子一體休戚一情不有見其子之貴而色喜者乎又不有恃其子之貴而心汰者

乎夫貴以其身者身當事而心有所顧則好修而自完也恒易貴以其子者身不當事而力有所憑則好修而兩相完也恒難何以故矜其志之已得而不知榮境之易移也樂其勢之可施而不知畏途之難涉也世之以子貴者寧詎翁耶盖有資藉氣力而齕齮里閭平决闒紛自爲雄長俾衆佽任甘爲逋逃溝壑者亦有倐貴驟富厚享廣收僕馬雲從貨布壟斷一命呂鉅再命車上僤而不覺其貴侈譸張者又有矢智竭策弃鉅程美與市井徂儈討舉廢操奇贏而放利無厭俛首居間者嗟嗟彼獨不念曩昔困窮斤斤

受孔孟書日詩詩誨其子以望一旦成立及成立亦甚艱矣而忍弁髦之謂何翁之好修昔不以子聞而今且以子貴矣禮能加冲耶心能加損耶騶從能不加益耶客舍能不加幸耶門能不加闕趾能不加衍耶有一于此非翁也予則信其必不然也翁生而才譎戰于章縫繩墨之塲可以得志而不樂爲也文史諷詠甘退以自娛而已其心計智筭較長絜短可以逐息而不屑爲也衣食居處量殺以自給而已其信誼情欵持公宰平可以批衆而不敢爲也怡色柔聲諭人不爭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怨之境合和處順凝禧全昌其壽愈進其德愈光此無他良以好之修出于心之安也足于內而無所藉于外勉于前而無所冀于後本自天成靡緣人飾翁即以子貴矣而謂以其子聞乎既不以子聞矣而謂不益成其子之賢乎衛武公年九十猶箴于國曰無謂予耄而忘交儆也翁今七十耳進而若八十若九十翁之子將日益顯則翁之以子貴將日益重翁之聞將日益起則翁之子奉翁之教將日益賢此所謂父子交相成也予不佞敢附朦史交儆之末更爲抑之詩以待矣同社諸公聞

之曰旨哉斯言有當于翁之心也遂致于翁之堂翁曰渥哉斯言之惠我也即八十即九十子其無忘箴我哉

鳳亭曹翁七十壽序

先大夫治博士家言時下帷談經有曹翁者業圃于城東隅爲居停主而翁之子子敬從游焉稱高第弟子有聲諸生間既屢上京兆府舉不售乃退而教授稍稍治家人生產以自給闢地疏泉編茨結茅種竹數百竿顏其亭曰鳳晏游兀坐泊如也人遂稱子敬爲鳳亭先生先生易直爽愷不設町畛而斤斤忠信

扶義不侵爲然諾人有緩急趨之得一語爲質聞善事則喜著眉宇道之朝夕不忍置規人過失和顔色而諷諭之微言竅中人靡不悅且繹者里閭搆怨結婺造先生居閒是非曲直各厭其意以去必曰曹家翁云然曹家翁云然無庸詣吏對又靡不忻忻然服且觧也予言事被罪削籍歸田先生顧色喜而心與之殆所謂聞善事道之朝夕者乎而予姪女又爲先生之孫婦舊誼新稠殷殷厚也故引爲忘年交偕二三知巳訂期著約爲社中飮而予則撰杖屨以從雞黍琴尊相徵逐甚懽先生春秋七十高色澤神王語

笑諧謔竟日不倦不善酒然在酒所未嘗不丙夜者同社于初度之辰獻一巵爲先生壽而授簡徵詞于予謂予齒最後宜服勞于諸長者乃避席揚袂謁諸長者而進曰予讀史竊有慕于陳太丘王彥方之爲人也德惇行孚儀式于鄉邦庶幾乎尸祝家頌之而仲長公理之書所稱場圃築前菓園樹後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弋高鴻釣游鯉安神閨闥呼吸精和此淩霄漢出宇宙之至貴也夫士豈其以公卿顯哉被服詩書廸履仁義而貧不逢世樹惇徽信稱躬行長者而優游恬愉義足以自樂而無所羨于外詎非人所

希覯爲天之所獨與者耶天多與人以紛華侈盈而令聞雅好之享恒靳焉紆朱曳紫聯涎濡首于權塗要津逮耄昏未返皇皇焉畏讒避譏觸法抵禁是懼而多積厚藏持籌握筴朝夕且弗暇即壽考亦桎梏耳而懸衣穿履帶索拾穗衣食于奔走又有鮐背兒齒而茹辛楚者今先生道積于躬德誼孚于鄉視太丘彥方奚讓焉顧弗得與于風興雲蒸漸羽咸登之會乃偃息丘樊無聲利寵辱之境無生殖程息竭蹷蚤夜之勞而陂池竹石所以愉志怡神者超乎塵壒而卬然無所辛楚又何異于仲長公理之所稱者斯

不亦超世之洞觀上善之貞符也夫壽者受也受諸天而實有諸巳之謂也彼桎梏其形而壽竭蹷其心而壽雖壽猶弗壽也鳳亭先生之爲壽可以窮可以達可以約可以久可以葆眞可以樂生可以全年是故可以詠歌可以觴可以文諸長者誠不以上尊嘉豆爲饗而致斯詞于祝餔惇史之後先生庶爲之加匕箸哉諸長者皆曰子之言足以當先生先生之壽正未涯也俾書之于簡爲初度獻更爲他日徵也

毛百忍六十壽序

周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首六行曰孝友

聽婣任卹漢去周未遠猶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
科蓋以德誼取士士之抱璞懷珍廸履篤躬者即文
詞未必中程悉不得與敷華摛藻者爭尺寸而鄉舉
里選則修耒耜之業負月旦之稱亦得以行能自表
見夫選舉之法先于鄉鄉人好惡在春秋時且云未
可據矣至以鄉人之善不善察其善者好不善者惡
而信其賢也安得至公至明如大聖也者而辨之若
夫廻勝毋之車擇處仁之里俗有浣濡習因之微惡
則其所好而譽者所惡而毀者殊焉然則賓興選舉
果所取者皆賢耶果賢者必不遺于所取耶而兕豈

駒谷蓋自昔詠之矣鄉先達先生古菴黃門者以忠
立朝以道義檢身以禮樂矩矱教于家子孫守之至
今存焉咸篤行好修彬彬世其業而百忍君最長又
最賢讀先人遺書蚤歲爲博士諸生嘗二三上京兆
試弗售會母病痿痺在床褥者十數年君乃手劑藥
餌量糜肉候顏色以進晝夜不解衣帶侍榻前而徭
役應酬門戶生産所以急公家承先業者幹蠱任勞
又以一身當閫外家大人及諸伯叔兄弟盡安之而
母之病亦用是起卒之享高年令終之祉母子相依
凡所以承懽娛順者時時爲孺子慕君以間入城市

戚信宿則母之寢食弗甘也慶幃之間雍雍秩秩睦
族信友振困扶窮好行其德不侵爲然諾日出而手
儒者編伊吾舉子業日昃而課耕織任臧獲服田力
穡至炊浣米鹽醯醢瓦木必當其所肇畫先人之學
脉世業不至于遏佚者君之力也此與周所教六行
漢所設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科奚有一之弗備且至
乎予自弱齡受室與君爲肺腑親者幾三十載矣交
愈深信愈篤愛敬愈不衰而君之鄉則工于攩捘儺
隟構怨修郤所以齮齕君者嘗出于意想情理之外
今且老而人始孚家邦漸達則又莫不交口傾意于

君曰毛君誠長者嗟嗟生斯世居斯鄉即上之人修
周漢之典鄉舉里選士也若毛君者能殉一鄉之好
惡而達之朝乎否耶將爲兕豈駒谷之遺而其所自
修自信者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上不辱先世下不
貽所不安者于後人而已矣彼餙名蜚聲登華躐膴
者睎君奚足多焉毛君學而可爲才于國而屢試屢
弗售行而久爲德于鄉而鄉人亡加譽意者有藏慶
歟而天且祚君晩年福君後裔者有篤祜歟乙酉歲
某月某日爲君甲子初周之度余適以予告得休沐
于里諸族戚謀所以爲君祝者授簡徵詞君則以母

原缺第五十葉

春秋周花甲矣吾之妻不勝子女婣睦之思將修脯棗之禮進一觴焉度孺人當且謝不忍老婦煢然未亡人何敢觴則無以申吾繼縺而寬孺人之顏色擬藉手賢大夫之一言以祈無疆垂不朽也且孺人內行淳備懿節朗融卽更僕猝未及數其所生所歸當二姓殷盛時而孺人則首不重餙衣不曳地絕不爲侈汰狀布蔬纖嗇泊如也事姑以孝聞相夫子以恪愼聞而拮据綜理于閫以內以勤敏聞姻戚賓祭歲時伏臘罔不虔不敬馭臧獲嚴而恤逮米塩絲枲經晝諸出入瑣冗罔不靜而理也歲必遣奠于父母之

藏盖終身不忘哀慕焉自艱于舉子亟求良家子宜子者以薦寢甫生女遂躬撫育之逾于巳出卽女亦不自知其非孺人出者蓼湖君永訣時謂孺人曰我不絕如綫之緒獨此弱息爲遺體耳異日者宜擇其所歸愼毋結納于勢家宦室爲也孺人受命惟謹乃于通顯者屢議屢郤以吾業中落食貧甘寂之子而訂一語之盟以修先世舊好允哉體逝者之心亦不忘源源本本之念乎至其守先業立後嗣斤斤禮法黽勉門戶身先勞苦率作耒耜惟遏迭前人光是懼寧詎止蓼湖君雖亡猶存哉雖二先生在天之靈必

謂孺人庶幾乎可稱吾家婦矣此其凡耳夫宣𡟎閨懿記實傳信太史氏之職也子褱筆佩囊于承明著作之廷久矧里黨中節淑若孺人者必不遺于采掇而吾夫婦徼惠于子之詞固知子之不終拒也不佞避席操觚而言曰婦行不出壼閾王化則始閨幃甚哉婦道母儀之繫于世風也孺人事姑有承懽之養焉相夫有交儆之誼焉置媵有小星之度焉居孀有栢舟之節焉操作以佐家有桓少君之風焉楊君所稱述者詳哉其言之矣而不佞之賢孺人則獨于其育女字女以爲有丈夫志而繫于世風不淺鮮也輓

近世形骸爾我忮害相軋一膜之外便成胡越諸生甫博一第或家屢屢贏千金則娶婦者爭奔走焉以金帛爲羔雉而嫁女者亦惟貨惟官盖賈豎其子女敝也極矣此非戴鬚眉被服詩書稱丈夫者乎乃孺人之育其女也生不由胞愛同離裏豈形骸所能隔者至于議婚納采不狥通顯不遺故舊而見利慕勢人人溺于習而卒不爲移惑豈其素所習二先生之流芬遺韻而然乎彼稱丈夫者可以愧矣然則孺人之壽獨楊君私感而往祝之哉固不佞所深嘉而願爲之役者也故不敢以不斐辭若曰賢大夫之言將

藉于以申繾綣而寬孺人之顏色則不佞不敢當

鄒母謝孺人六十壽序

夫遡善慶之源者必曰名裔崇盛美之基者必曰淑媛其所繫于世風家教也大矣詩云齊侯之女衛侯之妻語云賢者之後數世其昌明其所自出又要其所必致也成風庇其宗國叔姬能守魯禮季氏有婦孔子所稱孰非先正之漸陶內則之嫩懿也哉茲言也予于鄒母謝孺人有感焉孺人生于謝歸于鄒鄒爲宋忠公之裔而謝則元龜巢先生出而表章之以迄于今者也兩家甲毘陵諸巨族氏有聞人迄　明

興登制科躋膴仕者踵起趾相接也至安仁尹滄雲鄒君尤克世其家範硎清白質行淳懿爲紹聞祗遹之孫子而孺人之佐之也攻辛茹淡拮据于烹芼盛湘纂組珮璃之事事王舅憲副公姑惲恭人婉慧委順悉意于滫瀡甘毳之具蒙泉公往丞合浦則謂孺人曰惟是筐筥錡釜誰其尸之將冢婦乎孺人代攝中饋者若而年家故食貧又歲侵業稍落操作舂浣蚤夜興寢身先後其臧獲憲副公性嚴鮮所當乃孺人則如其指意至于裝奩具以之讓疆族資婺姑無幾微違言悎色滄雲君專志于學不問家人生產

原缺

羣于鄉一再試于理務湔浴其身膏澤其民飛鳧還里泊如也蓋出而爲良吏處而爲善士允哉無忝于前聞人謂有藉于孺人協相之力也非耶豈先正之高風妗節啟佑乎其後者歷世彌昌不獨嗣續賢也雖笄黛者流亦完善令儀弗至遏佚其光耶當忠公以直忤遠竄不獲保日暮𡘋計夫奉蒸嘗于千百世而衍祚錫胤于來茲也哉夫深山大川畝龍出焉源深而濬發者長也基厚而崇載者遠也此善慶盛美之所由鍾矣丈夫子二人大廊大晉席珍韞玉抱遺經以待舉孺人則以義方並訓勗之異日者聯翩振

擢于以圖不朽報孺人之罔極而行忠公之緒于無疆可持左券而徵也俾邦之士庶望而曰此前聞人之所貽也天之佑之人之仰而式焉者也即叔姬季婦其何以加焉然則孺人之爲鄒氏重寧詎鮮哉龜巢先生所深願于鄒而托之于孺人者又寧詎有涯哉孺人者于鄒爲賢婦于謝則爲令女蓋名裔淑媛周世風家教之所繫也今年春秋六十高三月十八日爲初度之辰婿毛子中淳請予問所以爲壽者[illegible]子之歸辭鉛槧之役久矣緊鄒母暨其二子則雅游不得予之言也矧予伏闕被罪時有貽忠公集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賜餘堂集卷九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集序

帝鑑圖說序代

今上屬統御曆以來懋學親賢勵精圖理而少師張公爲元輔特隆眷毗焉　平臺首召　講幄日臨凡公所奏對悉從容聽受盖　祖宗朝盛事數十年所曠見者豈非明良之會千載一時之覯哉公益感激知遇左右效啓沃弗遑也既乃檢史傳所紀載事摭其善可法惡可戒者繪圖系說以進　上嘉納

焉每於講讀暇則出一二三冊問公公則條列詳委必旁引曲喻以明之卽就事獻規讜言盡辭莫不犁然有當於　上衷者某叨侍從之後幸睹懿美竊窺見公矢念忠勤而用意則微婉也　上神聖有爲堯舜資然所以研幾定志辨于蚤而廸之以正者實師保輔相職也矧冲年初服正虛受鋭進時乎此養之于豫之道也　上誦習惟勤無怠朝廢夕乃燕閒必有爲游息之助者携冊隨　御出入備省覽丹青之象易觸目前而累代歴辟致治釀亂之蹟若示諸掌上因資玩適遂決從違盖止邪未萌而修德于

罔覺矣此成之于默之機也卽是冊所輯自帝王以降稱英君誼主者鮮完德也已漢成可戒者三雖茸檻旌直何裨于亂唐玄可法者六而其究也侈用濫倖弗克終焉覽鏡古昔其事效殆不旋踵易轍者且千萬世之下如此乎媺惡得失之不相掩也君人者安得不愼修思永以底于純而圖厥終耶此又責之以難之義也易有之樽簋用缶納約自牖明臣道也必誠信聯其交而後委曲以引于道也今　上以公忠倚公公之誠信孚矣而矢訏謨翊　明聖遂得以委曲于其下猗歟盛哉

帝鑑圖說後序代

少師大學士張公既以所輯帝鑑圖說進　御覽因奉　上旨宣付史館于是梓其副以傳其以職序謹綴言末簡曰夫鑑者鑑人之形也形有妍媸美惡孰能自見之哉必懸鑑考形不爽毫髮矣自昔君人者將整齊寰寓表𤅊懿鑠匪特其神明茂也要必鑑于古焉古之蹟淑慝並著理亂斯彰勸懲既明從違遂決此君人者之鑑也書典謨所稱若稽古堯舜說者謂堯舜不自聖每事必愼考乎古云今　皇上冲聖勵精嚮學孜孜不少間而公爲元輔尤深倚注

[illegible]初踐阼即　御平臺召公　面諭眷眺及　手翰
褒嘉仰惟　德意之所向盖銳然欲法古親賢保泰
致理也公夙夜思所以對揚休命報稱隆遇者借少
保呂公簡侍從之屬定　朝講之規崇論竑議揆皇
王之畧以效啟沃無怠朝廢夕旣復檢史傳所紀載
即淑慝理亂不同事而凡可為勸懲從違之鑑者繪
圖系說以進　上欽容起敬垂聽納焉公因條對
大指指及善即慨然忻慕復指及不善則慼然若有
不當于衷者睿哲夙成神機朗發視簡冊奚啻羹墻
也將繇是覽鏡古昔飫習見聞念慮皆純時幾必敕

堯舜在上而公明諧謨弼于其下不與有榮施也哉
雖然其竊窺見公之矢念忠而用意微也盖冲年初
服正虗受銳進時也研幾辨蚤與治圖終是必有潛
移豫養之道焉宋王曾為相繪録古聖賢事跡進于
仁宗嗣位之始乃慶曆嘉祐之治稱隆盛焉亦或其
定志純心于始者致之也今　上神智即唐虞不
足讓何論宋第論古今輔相所以用其忠愛于君者
類如此

軫塘張氏族譜序

盖聞之古者修身範族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也故其
[illegible]有原施行不倍親踈遠邇羣斯心以加之已爾
世之降也智足以集事力足以周物先其踈者遠者
聲光勳烈豈其無之而攷之宗親子姓有恩禮不相
及者國有康濟之猷家鮮惇叙之化此道德風俗之
寖以微也尚論者不能無遺慨焉軫塘張姓于萬安
為著而見菴公于族為最賢公成進士宰宜城既推
擇為諫臺無何會大計有所彈射徙之外直聲偉義
炳鑠寰區稍遷毘陵司理則廉平之譽不啻神明不
佞休沐蒿萊僅一再望見而玄鑒內朗清輝外瑩嚼
乎穆如彬彬焉文質也間以其所輯譜示不佞曰茲

譜也先世遜則公所剏世代相禪族指漸繁其統系
名字儷胤生卒之詳所宜續者則家大人嘗心計之
而手録之以授寻寻甫通籍遂勉以成編今屓先生
之境幸而徼一言以引諸端可乎不佞不敢辭夫譜
者崇本萃渙修睦樹敦仁人孝子思深哉而禮樂之
用所由興也公筮仕嚴邑布德施政稱循吏及冠豸
持斧則觸邪袪佞稱直臣本乎孝以移之而事君則
忠本乎慈以推之而使衆則愛其曆注施行有原而
不倍如此殆居今而猶行古之道者耶所繇與飾行
矯名于聲光勳烈之表者異矣不佞按公之譜而知

其所以修于家者又觀公之家而知其所以教于國
者遠跡由親及遠自邇耕令人人而公乎家無殊俗
國不異政舉而措之四海垂之千百祀可也不佞故
爲之論著焉以告世之有家國之責者至其譜之昭
祖明宗書賢志貴推本由始綴屬方來與夫紹明詩
書之業爲張氏子孫最者語具蕭史氏序中

龍池梁氏家規序

粵聞菴梁公起家通籍修業積庸以顯于世始教閫
型範克端稱明師嗣宰陽朔循良風著稱神君令佐
毘陵郡治理流聞聲實騰茂則益稱賢能畢等自茲

往皆運斤遊刃地也民譽國禎公其人矣此豈馳騖
材謂殫竭智能淬勵于簿書期會者所可及哉頃之
公出其家規示予予受而讀之乃知公克施有政之
原也夫得民而治之而民治以治民之職奉上而上
獲然必先之以悅親信友又推而本之以誠身蓋身
之能誠喜怒哀樂之中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
之無所辟而親親長長老老幼幼不出家而成教于
國也世降俗衰經殘教弛卽乘軒綰綬而仕者矯飾
治術闇畧躬行動剡聲光輝表著于時而攷之家或
亦庭闈德色父子市道者嗟乎此聖學不明而王道
之寖以微也公以其體誠于身者而設規于家自灑
掃應對起居出納之微至忠孝名節之大所以修睦
興讓萃渙崇本垂式于無疆者曲防周慮燦然備矣
是故推其率祖將父者以事君而孝可移忠也推其
翼子貽孫者以莅民而慈可使衆也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舉斯心以加之矣語云家難而天
下易公既先其難者而于其易者特易易爾則其歷
試咸宜隨施輒效蓋自有神存機應者不徒在訏謨
曆注閒也是規也寧詎爲梁氏重乎聖學之驗也王
道之端也將與顏氏之訓司馬氏之範布之四海傳

之百祀不無裨于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矣

陰符道德經解序

陰符寶字三百道德靈文五千黃老之奧窅乎深矣
窮神闡化葆光契眞立言殊塗覺世同軌均之性命
之旨也洪陽先生心會重玄道苞太始宣暢微洂指
示宗源盡性立命之教蓋以儒通之黃老哉兒子輩
既鐫莊畧矣二經并刻三解並行群矇可開萬古無
夜讀是經者絕巔崖之墮徹多岐之迷得在目之機
悟塞兌之義聿通理境因含言筌庶幾乎先生解是
經之意云

原缺第七、八葉

乎誠思所以答罔極垂無疆舍此無繇也是故可以勸爲人子者矣注盈挹損造物者黙有權衡故積厚流光不于其躬則于其子若孫此植槐之德貽穀之仁食報如持券然是故可以勸爲人父母者矣衍而布之人式于訓繹而永之世載其懿此之謂維則之思此之謂錫類之義故曰有勸之道存焉矧爲王氏後者尚益嗣其休而引之長哉

孝思録後序代作

嘗聞之言孝者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夫孝亦難言矣是録也三者具

焉蓋人子殫愛極敬飭躬致養凡可以顯榮其親者何弗願哉顧分不可得斯情莫敢踰矣龍洲王師自筮仕迄于今歷諸曹聲績特茂允哉稱文武爲憲社稷是毗之臣也臣能奉親之教以作忠君則體臣之私以廣孝因心修制于秩伸情顯榮至矣則臣之懷報圖終陳力荷重者藉茲寵靈以往當愈益崇鉅夫孰敢奸訓辭以忝　德意惟兢兢焉夕勵日儆之求無負于其後也乃至朋友之交以敦信未有不順乎親而能信乎朋友者是故紀之世系俾思嗣也闡之先德俾克揚也後之　君恩俾圖愼也悼其親之弗逮俾永慕也昜義錫愛之道彰矣然則是録所載忠于君敬于官信于朋友之徵也寧獨顯榮其親已乎其門下士又里中人也竊窺見吾師不匱之孝謂將與其忠敬信者俱貽無疆之間矣敢綴一言于末簡若夫名録之義與景帙鋟梓之意則具在侍御郝公太史吳公二序云

偕壽贈言序

是編也華篇藻牘侈盛祝遐齡乎其媚然于詞也非都上卿之位而貴者則搽如掾之管而文者不佞不能文又不善宦罔幸再生直宜三黜爲時所鄙嗤即言焉當唾之乃晋所王公者秭纖孫蘆中造不佞而

請也顧以不佞言弁是編之首乎豈其倫乎雖然貴人之詞誇以爲不若賤也文人之詞飾以爲不若野也既貴矣復徵諸賤既文矣復諆諸野公之意其在不佞乎夫箕其疇之衍福也五而公今之備福也四矣攸好德者實靈承昭受之原本匪德則不可以言福公故名家子嘗供奉金門玉堂之屬是時柄國者公之先世交也炙手可援捷足共逐不難濡忍更易因緣而去之若不屑者遺榮赦屣輕世浮雲順和葆眞逍遙容與于鳩笻鶴氅之間且逾廿載韋蹄七袠意

甚適而神王也所稱好德者惟公故所稱能備㓗者
惟公世固有歷崇品策要津榮名壽考人人所艷羨
而忻忻焉願之顧其功名爵祿之計日鑠元精毀譽
得喪之門時搰靈府無論僂傴暮途支離朝露朱輪
未返華屋不歸卽名實旣孚㢋息猶壯龍堅　丹扆
望副蒼生亦蓄之樊中游于方內神雖王而意則不
適也公也意適則恬神王則愉恬愉相滋其所以凝
禧綏祉者固未有涯量是編所論著者貴而匪誇文
而匪飾卽不佞之賤之野盍足徵足信也公之世父
宗工弇州先生者辭雄白雪志慕青霞名遂功成身

且退矣盖深于天之道也試以不佞言質之庶幾哉
無嗤之乎

太學講章序

往者洪陽先生與今潁陽相公並以日直　講幄臣
司成南雍一時四方章縫之士及門者慶得師也故
事課講之業隸之少司成而洪陽先生以其素所咀
英抉醇者發孔孟之旨講解若干篇潁陽公擊節稱
之而諸生則書紳以服之云今先生司成北雍予不
佞則分席而教以佐下風又安能外先生之言而別
爲訓哉至講期則令六館之師設皐比而誦說之爾

盖其言未嘗離訓詁而闡微析精亦未嘗不談性命
而近裏責實欲人人誠修愼履于庸言庸行之間以
斵爲聖賢之徒而已然其篤論善誘發人所自知之
隱症而後投良劑挽世所易趨之邪岐而直示坦途
中我心痗令人顙泚試以今所共聞質諸中之所獨
覺深惟內省有不赧然愧㦬然知所懼者幾希夫道
在邇也事在易也親親長長天下平矣此其化民成
俗開物成務之教乎學者執是編而求之有餘師矣
彼心源頓悟言詮可忘自謂其高出人群動合天則
而以玄宗滛論惑人侮世是舍茷而渡不黍而炊恐
非所以爲訓也因重爲校梓屬掌故者藏之雍署中

四書蒙引便覽序

先大夫嘗下帷傳經於四書訓詁家獨取裁于蒙引
蒙引爲先正蔡虛齋未刪次之藁闡幽探博其精詣
超覽者固自在而璞璧沙金殊煩匠氏手也時時披
閱則時時以朱墨乙之及釋屩登　朝未卒業爲憾
迨予舞象時受書于莊楚園先生先生卽束于博士
法乎而講蘓窮理則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根據淵
源期于融貫耻剽掠爲口耳資也者先大夫間嘗語
之折衷蔡氏書以翼朱子傳註而發孔孟之微旨奥

其在先生乎先生唯唯既十有餘年書始成用心最勤良工獨苦冗者削斷者續漏者補誤者釐類者從互異者比而合源尋派列髮櫛絲聯有貫串繫絡之功無增益僭踰之罪譬之披草萊而闢之理蕪穢除谿徑而直達之堂奧矣九京可作兩賢相因夫然後虛齋之志庶乎有所托哉而予則追慟夫先大夫之弗獲覩厥成也漢儒以經術轉相授受諸弟子各守其師說爲家法至顯于世而對其君之言曰臣師某也予不肖爲先生之弟子今且供奉詞垣竊師說執經侍　上講幄而又推衍所傳習者造士成均

夫孰匪先生之教哉先生之教用之　朝廷而先生之身猶衿韋也是予之罪乎故于其書之行也予之言又何可辭

四書原旨序

聖賢之言言其所行而人之讀聖賢之言者亦惟求行其所言而已矣是故能行者不必能言而言之多者行之愈益悖也自疏註詁釋之學興而家各置喙人自爲說蛇足蚓翼去聖賢之旨也漸遠宋諸儒起而表章之理道既彰而枝葉則滋繁矣善乎鄭夾漈之言曰燔書書存窮經經絶良有以也逮我　明興

設官科目取士曲儒末技復取所謂枝葉者衍而爲儷偶蕪蔓之章篇離句析強爲之支分節附轉相勦襲以爲青紫媒覩聖賢之言奚啻糟粕而高談性命別立塗軌者則又炫異採奇語本顯也而以隱闡之意本近也而以奧窺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洞朗關竅冥悟淵微也嗟夫聖賢之言言其行也亦惟求之行焉而心會體踐之卽千百載之下且旦暮遇矣藉令行之不敢悖也言之得無可已乎徐伯子士彰求以行夫聖賢之言者也懷璟握瑜卒澤于道義而其學則既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矣下帷授書子弟

從之游甚衆而一時文學儕輩莫不資其多聞博物之益積歷涵泳者久而應子弟之質問暨儕輩之所商訂不得已而有言焉然其言皆引其所自得于心者著之冊以故隻詞片語悉由衷生微緒妙筌足稱神解其由註釋與諸儒家之說而根抵之者什之二三其註釋與諸儒家之說所未及而旁悟超覽者什之六七采懿砭疵若刃迎冰釋犁然當心而解順也學者因繕寫之煩遂鍥諸梓以傳乃伯子則語予曰是所謂探一珠于龍湫割寸玉于荆山庸詎窺玄濱巨島之精華哉刻行之弗遽吾耻焉又奚事于言而

駢拇贅疣爲也予爲吾明其不得已而言之意于故
叙次斯語于端而因名其言曰原言

答問録序

君子之爲教五有答問者先儒云因人之高下而差等之若孔孟于樊遲萬章也予竊謂不然夫時雨之化成德達材之功何嘗廢答問乎即如愚不違者問爲仁而答問爲邦而答盖答問之中自有差等固不可雜施強聒者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則存乎人耳若謂不足達不足成不足化而姑就其問以答之云爾斯爲教之下也或非立教之指矣祝大夫介卿蚤歳

志于學入而有叔龍先生爲之父出而有諸先哲爲之師友憤則啓悱則發其所得于過庭負笈之間者取之左右逢其源也今也知命而幾于化矣以其問于人者待人之問矣因梓斯録爲同志者最也予不學不聞道居恒黽勉苐以道在日用學務躬行而家喙戶頰道聽塗說甚無庸于講之名也苟因問而答因答而明諸心必求所以驗諸身焉則斯録也爲踐履之入門可也如口耳而已矣質疑辨難徒資見聞則斯録也爲筌蹄之粗迹可也此大夫最同志之意也不然孔子無言孟氏不屑又奚取于答問爲哉

張翰林窓稿序

韓昌黎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盖言者心之聲也而文者又言之精也因言可以知人而謂文不足以觀人也豈其然哉歳辛未予與安成張見洛同年舉進士自釋褐南宮旋復儲材東觀乃獲朝夕從焉每相與切劘道義商確藝文盖爲意氣交也見其敦大冲夷無復城府慷慨果毅不屑脂韋而于是非邪正從違可否際尤且析錙銖守尺寸弗爽弗渝也殆庶幾乎仁義之人歟故其發于文也皆本之於由衷眞積之餘得之

于神解默識之後未嘗組辭琢句標異爭奇而披擷華秀足稱鉅工抒寫性靈允當大雅每一篇試讀之數過機觸天動才運風馳若決江派而東流若建瓴水而倒注一瀉百折千萬里莫能禦也自非宏中肆外多藏厚施而欲雕模餖飣于筆楮間是烏可以丰容色澤爲哉茲文也固已試之利器共賞之希珍也亦奚俟乎予之言雖然予稔其人而後驗其文既知其文之似人也則夫讀其文而因想見其人者尚究其人之所以能文也哉噫趨迷襲暫逐末沿流文之敝于時也久矣予懼夫食其實晞其光而遂遺其根

與膏之茂且沃也于是乎書

四進士文稿序

語云文章與世高下盖言時運所移有不可得而知者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盖言原本所繇有不可強而能者信然哉予弱冠舉于鄉先大夫不令赴公車而爲之擇所從游者徐君士彰所旦暮几席在師友之間予以辛未舉于南宮而徐君久不售竊愧之若何君某錢君某龔君某又皆文學中茂才異等即徐君行輩稍前亦所折節推轂者也　皇帝執符御籙既十有一年爲癸未霈然發明詔驅城社所

馮之孽盡搜巖穴所屏棄之士一切擯急繩引諸所不便法悉罷去而與海內更始盖泰亨之期也四君者爲是科所舉士豈非機會所遘應運乘時而起世隆文亦與之俱隆者耶予所習徐君者冲夷淵懿庶幾稱篤行君子及與何錢二君周旋邸里靡不宅心醇粹措履雅馴斐然一出于正而龔君曾爲五賢歌于震撼鉗結之時其趣向槩可識已今其文之足傳者具在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彬彬乎仁義之言哉予深推其原本所繇而尤快睹夫時運之昌明所進者爲善儔良士也四君者今服官

秉龢論中外崇卑恊衷同德必不至自相忮搆撓傾忌乖刺之風以重吾邑而無負公家也予所拭目傾意觀厥成焉

刻龔文學遺稿引語

冀之群有良驥焉伯樂氏遇于途顧之嘆曰矯哉茲一日可千里也市之歸而絕塵而行空請從此始矣逾時馬病死人譏之則又嘐曰嗟乎夫馬顧其能千里與不能千里耳即馬之良無死則原氏弗貧終生弗夭乎收其遺骨而藏焉猶足珍者彼駑馬雖幸列閑衛日就羈絡誠賤矣武進茹侯與予同年舉進士

來涖邑以儒術飾吏治暇則進博士弟子員試之文得龔生道隆者則亟稱而深嘉之龔生故食貧益茹辛攻苦力于學讀其所屬文盖漁獵經史庶幾哉澤于道義者不徒勦陳襲蔓爲也而宏論藻思多出之風簷晷刻中嗚呼若生者殆所謂驥千里者非耶既貧復夭奚不俟少試康莊之足而遂坎壈以終也予故悲其志重惜其材焉茹侯録其文擇其可傳者梓之夫亦謂其遺骨足珍于是乎收而藏之也歟與今之沿迷蹈聲轉相摸竊舉一第即出一稿災木充棟于坊肆間異意矣

珥筆草序

不佞生也愚束髮學䕺漫有引裾請劍之思嘗竊謂丈夫倘光依日月身致雲霄不褁華行間則披肝闕下及辛未叨登甲榜選讀秘書典在詞垣日靡庖給此非愚之分也丁丑冬父子之倫斁矣抗章者五臣不佞實首倡焉故被杖而還最不能忘情編戶七年下石百計蓋無日不驚魂也乙酉春君臣之紀渝矣阿指者盈廷不佞獨建議焉故賜環而赳旋不能安身歸田十載蒙垢千端月旦無稽風聞未察甚至指爲邪爲亂者蓋又無日不銷骨也此則愚之效也昔

時同事者或以名高驟進崇班或以位卑益著令譽惟不佞名位兩無當焉雖然人損寧受天植難移藉令就列服官更有憤激弗忍囁嚅劘殘之餘必膏鈇鉞莊生曰樹而謂之樗不中繩墨故不夭斧斤所謂無用之用也不佞善病蚤衰已結數椽于十里蕪葭中二毛漸霜一息如綫常獲秉耜以俟蓋棺又安知非愚之利哉古云願爲良不願爲忠恐彰君過特諱已直不佞嘗執經侍帷幄見　上神聖靡由補拾玆所言宰輔耳奚而諱也旣[illegible]焚草且爲災木蓋一疏而首耳[illegible]蠖未塡溝壑[illegible]再疏而獨遭萋菲

因保嵩萊亦幸也　皇恩高厚相度涵弘聊紀歲月以示子孫俾毋忘承家報　國之念云爾

賜餘堂集卷九終

孫儀思 [illegible]思 校刊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頌

聖壽無疆頌有序

皇上嗣承正曆光宅大寳誕膺駿命恢纂鴻圖既五年秋中八月月建巳酉旬外七日日屬壬申爲誕聖初度之辰普天胥慶之期也臣竊惟大德受命德盛則命之保佑也滋隆至治格天治神則天之眷綏也恒篤載稽往牒諦考前聞葢代有明王無昭茂祉世逢景運更衍純禧是故統霄開祚流虹紀迹赤龍玄

鳥丹籙蒼姬猗歟邈哉有周成王初服嗣功位在德元上下勤恤曰自貽哲命曰時配皇天而卷阿天保之祝其君也曰爾康爾常曰俾熾俾昌然敬德諴民乃可祈天永命而申重之慶必推所自于嘉樂之令德焉有感則通無徵不應若執契然未有爽矣洪惟我

皇上以至聖之資履郅隆之運乾綱獨攬離照繼明孝奉　兩宮恭先百辟虔歸五位躬總萬幾自纘統御極以來發德音布功令揭蕩平正直之訓嘉與臣民再始覈實考成蠲逋蘇困　朝講不輟禋祀唯寅省幾唯康勵精于理益　聖不自聖而思日新之又新以圖終也用能昭受上帝克底天休敷錫下民共歸皇極是以九扈薦登百嘉忻豫三辰式序六合時雍頃者北胡欵塞南海恬波蠻平而西蜀之妖氛淨寇殲而東粵之叢菁開桴鼓之響稀聞玉帛之國咸集乃茲金衡正序玉律澄霄氣調南呂之宮星應壽躔之次月光既望清輝滿大地山河秋色平分湛恩承昊天雨露澤流勳植懽浹華夷屬萬寳之告成戴一人之有慶臣又惟丁丑之歲丁者盛也言萬物之丁壯也丑者紐也言一氣之根基也矧昔年正當聖人志學之期又閏月適逢乃王者居門

之象方貽睿哲預卜靈長斯不亦重玄之嘉貺上壽之貞符也哉臣　其職叨鋪弼情倍忻愉仰荷　生成俯勤頌禱進千秋金鑑懷芹曝于唐賢捧萬歲瑤觴效岡陵于周雅謹綴蕪辭恭塵　睿覽以上祝我

皇上億萬年之壽固就日之微忱祈天之大願也臣其拜手稽首以獻頌曰

皇明肇泰景命維新亶精間氣篤生聖人龍飛在御于茲五春瑤圖載啟寶籙初臨聰明憲天顯承紹祖位正乘乾運隆當午乃聖乃神受天之祜帝德誕敷薄海率土沖年嗣服遠邁周成乾綱以正坤軸惟寧

經水光瀲灔咸在几履間寧詎栖靈之所抑亦覽勝之匾矣不佞實綱紀之而率屬以事專屬之淮安倅詹時宜效勞佐其成者郡事川傳經歷黃頻縣丞徐一龍也香火洒掃則以道士林承桂司之神之陰佑顯相不佞不敢一日忘云蘭幽番信則太史氏職也子素筆佩囊于　承明著作之廷久其爲我勒貞珉以示永世哉予惟鬼神在宇宙間猶之水也君蒿聍鬱無在而無不在也惟陰隱無私故臨下有赫而極辨之朝至重之主則百靈效職兩間兆祥感應之機捷若影響景既休徵有不期然而然者今　皇帝嗣大曆服建極中和化馳若神風行無外而前後中丞直指百執事精白敬應蚤夜勤施建議者任事者運籌矢力者爲　國家抉必然之畫樹不朽之勳惟公惟忠期于計久遠而弘濟夫艱難所以效之　君者眞可以質諸鬼神矣則嶽帝元君顯其靈而助之順固其所也豈矯誣誕罔倖福于回者哉夫有感必通者神之所以祚　聖祉也無德不酬者人之所以昭神功也則卽阜建祠以崇事虔享之夫誰曰不宜神其妥靈歆祀永綏今　皇帝億萬年之壽永[illegible]茲堤億萬年之基而嶽帝元君之精英靈爽則亦億萬年永有聞哉莫公名與齊粤人爲予同舉士功名日茂文武爲憲之臣也故不敢以不斐辭而爲之志始末紀歲月云

武進縣桑侯徵糧建議記

東南財賦地爲郡者凡六而吾常郡當什之二郡爲邑者凡五而吾武進邑當什之三錢穀糗精歲會職貢于水衡計帑者鉅萬邑故繁劇民工于訐訟攬訟又附郭吏臨孔道晨夕朝謁東西迓餞無停晷掾曹胥徒刀筆代耕者竄伏機藏以百耳目伺一人之間頃之旱乾水溢災沴頻仍嘶窮者流離而稍饒羨之家不勝誅求十室九困然軍國所需徵調甚亟不迫而傷撫字卽緩而拙催科吏雖才無兼能日且弗贍給故黠民藉口屢歲多逋賦而長賦者或交臂猾胥寅名匿籍爲奸簿書期會視若具文故吊矯虔之吏遂至置逋賦者弗問一切責長賦者長賦者恒傾困廢著以應之陰取盈于巨室陽買譽于小民而民之黠者益有所恃以效尤積習成蠹莫可究詰夫民逋而責長賦者則賦卒辦而病在下長賦者與胥爲奸而責長民者則賦終詘而病在上不佞休沐田里久蒿目拊心敝也極矣侯之至也問民疾苦詢于芻蕘

殫智竭誠銳情于理而尤究心于催科之法不佞從
臾而對曰宰不稱民父母乎父母之于子勞以成愛
嚴以佐慈倘坐堂皇上令不行禁不止而姑息因循
徼長厚之名邑無幸矣至謂催科無善政寧詎然乎
侯乃穆乎深惟慨然力任于是遡作法之始稽流弊
之終持獨運之籌廣衆思之益調劑其故斟酌以宜
用繹庶言爰陳十議立限以定緩急革耗以杜侵漁
比冊以便校閱總由以防隱漏均觧以示公平信令
以絕驛騷而銀穀分僉其役匭庫各有所司至于糧
徭併徵省邪移之獘磨筭預覈淸飛洒之奸凡此皆

明同炬列竅中刃游若琴瑟不調觧而更張之矣議
上監司督府諸直指使者咸嘉與樂聞報如所議著
爲令因得壹意秉約與百姓更始四境之內罔不灑
然改易聽睹洗濯心志者黠民奉三尺凛凛而掾曹
胥徒惟抱牘署案耳庭無扑楚戶鮮勾稽毋煩色聲
不逾旬月而充輸將之額諸賦長竊自慶也群造不
佞而謀曰催科之法莫善于今者吾儕小人幸蒙大
造肖貌有禁樹碑有禁然彰軌陳極爲可繼也杞不
足徵殷無以鑑惟徼子一言爲百世利可乎不佞曰
唯唯侯之遺利番桑梓不佞之官典在筆札其何辭

于紀載之役盖嘗聞鄭大夫僑之爲政矣都鄙有章
丘賦有制鄉校之毁輿人之謗不改度也曰火烈民
望而畏之水濡弱民狎而玩之故治不獨寬而濟之
猛政用以和乃夫子則以遺愛稱焉嗟乎古之仕者
爲國爲民今之仕者惟官惟貨無論弛愒待遷茍簡
從事以傳舍視其職者即有彊幹自負以催科見能
者乎逸于程功巧于避怨慢令平日任術臨期奉法
之民無所縱舍而黠者不暇逮亦不欲逮也畏罪之
賦長無所休息而爲奸者不暇詧亦不欲詧也是猛
于善良而特寬于豪氓禍史耳富者貧貧者益貧民

貧而國誰與足哉奚惑乎國計民生兩無當也侯之
議俾黠者爲奸者目懾股慄奔走不遑而奉法之民
畏罪之賦長胥懽忻踊躍若出諸罟穽而衽席之則
以遺愛稱侯夫孰曰不宜今軍儲邉餉匱乏不支厘
宵旰詔計部博集群策夫東南之負豈朝夕之故哉
藉令數十年以來人人而侯也在在而侯所治之邑
也惟正之供無積逋矣不佞秉耜明農踐更以給公
家不敢後于奉法之民與畏罪之賦長故于侯之誠
心惠政習見之而于邑之輿論里謠又習聞之倘用
傳信實匪獻諛遂鐫石紀其事以俟後之宰邑者致

原缺第九葉

學步學語卽抱育其姑之閭中今五歲頗頴慧機警相隨跳笑足爲怡悅其姑者予女文壬申生于編修邸第覲京爲妹競爽好修出諸兄弟上而胙年除夕生第三孫爲雍之第二子歲未期而予女與女之母毛孺人謂不可示以貌皆爲圖所未載者榮啟期以生物而得爲人以生人而得爲男以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得年九十爲三樂予之樂第未九十耳爲人爲男而又徼　君親之恩爲儒爲官而又給饘粥長子孫不爲饑寒氧獨而又乞骸骨于方艾服政之日田可耕水可釣從吾好而爲農爲漁盖知止知

足逍遙容與于田閒水際而老焉以予之樂較榮啟期之樂不旣什百乎凡疇昔所經歷直大夢耳過而憶之已屬恍惚久而忘之終歸杳茫至于是圖之所貌者更幻形也誦赤烏之几几詠恭人之溫溫論其世想見其儀刑姬公武公千萬祀而常新此寧以貌爲哉雖然垂世之閒無所藉而永終身之慕弍有所托而存焉者也自予父母背棄歷有歲年雖嚴範慈顏耿耿心目而音容漸遠想慕爲勞卒以未嘗有遺像爲憾予旣憾于前不欲令予之子若孫復憾于後也矧予位浮于德聲過其情罔裨當時無述後世所可貽者僅貌耳是圖也予所藉以傳者其在斯乎予之子若孫所托以思者其在斯乎

贊

沈少卿純父像贊

其眉宇軒然而所持者定其眸子瞭然而所存者正含生丼之如飴憂時悄乎若病盖粹然者容而耿耿者性夷然者貌而蹇蹇者誠賜環華膴者寵耶伏闕顛隮者辱耶此惟幻境横金挂緋者廟廊耶綸巾絢履者江湖耶亦惟順命要之寵辱之形廟廊江湖之景可像者丹青而窮則志堅達則義行寵不阿世辱

不斷名其不可像者浩然之氣千百載揭諸日星勉哉少卿是吾黨所兢兢

御史大夫蕭乾養像贊

斯人也位繫具瞻世推宗工予于中秘乎相從形端而神斯王貌偉而心則冲壁立乎外海納其中汪洋千頃之度魁梧七尺之躬似舟載乎百斛乃咢盱以萬鍾麟玉傳宣威揚四裔簪筆侍從名在　九重列卿閒望垂紳正笏中丞節鉞槖矢弢弓盖材全者左右皆宜而德邃者色澤自豐休哉福祿之象謂乎道義之容此丹青所難狀而亦豈贊述之能窮者耶

鴻臚盛東野像贊

染翰承恩典客詔祿王事匪躬天顏是矚儀之可象冠冕佩玉心之所存握瑜抱璞外則俛乎如不容中實怡然其常足盖邁迹蒿萊而列有爵者之贖雖致身廊廟而不失無懷氏之朴爲子若孫者快覩章服之華思踐雲霄之躅茲其圖爲不朽而貽之以穀者耶

祝南山像贊有序

先生發辯江藩馳聲海宇聞道甚蚤畜德維新盖天挺之豪人倫之杰矣乃若操勵飲泉才恢游刃化戈

殳而俎豆緑政事以文章赭衣空庭青衿滿戶其民之孔邇士之所嚴事乎寻不佞辟雍識韓蹊成桃李毘陵借冠澤及柴桑知先生莫若寻也肅瞻道範敬綴贊辭

先生之表爲昭爲融先生之中不畛不封藹藹維吉溫溫其恭皜乎秋陽諸儒宗工煦然春日萬類惏懞童冠與偕謖謖風下之松朝野俱重巖巖壁立之峰盡削機事用葆淳衷其清輝古色若馭風飱霞凝氷嚼雪者彼僅擬先生之儀容其正氣高標可鞭雷駕霆吟風美月者我能寫先生之心胸去欲去驕寧詎稱翔鳳冥鴻緊先生其猶龍嗟嗟天所予人所受形同性同而能踐能盡者惟公茲爲不朽孰爲厥終豈藉丹青而可久將亘玄黃以靡窮

題王璵南小像

此璵南王先生辭朝還里圖也先生嘉靖丙午舉于鄉凡九上公車弗售隆慶戊辰去禮部爲吏部選人得楚之臨武長臨武故巖邑介在山谷中土瘠俗獷素稱不易理又新中寇創殘未起馴擾爲難君故寬然長者至則務煦育拊摩其民而衽席之其政術惠下而不媚上飾儒而不必緣吏民咸怙恃之而上之

人不盡知也居無何會入覲赴　闕而子之訃至先生止一子弱冠補庠生而殀不勝心悼之然宦亦倦矣遂投牒稱老不任吏而歸歸故所居夾山里守敝廬治薄田日課兩孫讀傴僂而趨益務爲惇謹逡巡阡陌自介士匹夫以至僮豎臧獲舉恂恂遇之無所加而執爨者爭席無論里中人不知先生故爲尹即先生亦且自忘夫世之沉酣榮境沾戀名途至馳驅褎暮不休及休矣或憑藉故態又或侘傺無聊而不勝隕獲趦趄者先生謂遺書苟足讀以自愉志而已而不必名遺業苟足饘粥以自周身而已而不必利

故悠然自適泊乎無營于行藏流坎之際四十年如一日也傳稱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以郡遣督郵至解印綬去而靖節自叙則以程氏妹之喪自免韓子有曰靖節不欲任久矣而去以妹之故蓋其孝友如此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今璵南先生爲臨武長在官亦僅三百餘日耳而以傷子拂衣進退之間意深遠矣而靖節之自贊云忘懷得失不忝情去留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愚不佞之贊璵南先生也亦云

于念山像贊 有序

念山于先生司教吾常子兒亮在諸生中因得奉顏論先生疏通知遠寬柔式和士嚴憚而又樂于親就之也子時休沐于里出此幅命爲之贊子不肖何足以重先生哉先生自有所不朽者在爾

青衿翹楚以儒發身絳帳聲髦以道淑人粹乎其容若恂恂繩矩而卓犖邁倫則又有俠士之丰神倪乎其躬若雍雍冠紳而蕭灑絕塵則又有達人之胸襟出則敷蘇湖之化雨[illegible]則收安樂之陽春以皮相形求者僅見其眉睫之[illegible]似而擬[illegible]情窺色理當得其[illegible]歌禮樂之眞

題邵艾軒像

此提學艾軒邵先生謁孔林圖也夫鄒魯之墟洙泗之境凡爲使車宦轍所經履豈少哉又豈不瞻仰廟貌拜起徘徊廩廩乎動羹墻之感哉然得于所見則惕焉以興及質于其所行何其邈焉以自疚也即日周旋于俎豆無虧也先生起家歷官正德間秉斯文之軸表東海操潔履方貞度肅教得過于權閹以歸盖于臣節師模庶幾乎汶上西河之遺烈焉庶幾哉聖賢之徒歟斯圖也以人重匪以事傳也偶爲族子所逸而爲吾公復繪而表章之子束髮受書于爲吾

公而又夙仰止先生者因命題識于其端嗚呼乎泉木石燁燁著稱更諄諄垂戒無何時它屬矣而鄭文貞之笏李衛文之詔至爲百世寶以徹九重之聽然則先人之遺與後裔之所守其輕重可知也爲吾公文學行誼彬彬世其家即是圖之繪亦足以繫孝子慈孫之思矣凡爲艾軒先生之嗣者當無忘爲吾公之訓尚其什襲藏之而視爲九鼎重哉

曹鳳亭像贊

鳳亭曹翁世居東城隅[illegible]業爲久之遂謝去顧不樂闤闠即其居之後闢隙地搆[illegible][illegible]麦蒿萊而蒐褎焉

仙泌棲衡養恬葆真泊乎澹如也今春秋七十六高
矣而神日王志氣日益强出其像俾不佞爲之贊不
佞有奕世誼又辱翁忘年交烏敢辭
癯乎其容皭乎其履丹乎其顏蒼乎其髭仁心爲質
義方是砥覛不下帶步不踰咫名不出閭閈而爲德
于其鄉孰不仰止功未及寰區而能施于有家可云
康濟高商山之節而心存胞與之恩饒太丘之風而
胸無町畦之滓達尊惟三而僅闕其一錫福惟五而
已有其四皮相者謂騏驥終伏尚在千里心知者謂
鳳凰高翔超覽一世此乎覘眉睫之道義而鑒神情
于色理者耶

啟

同門請座主啟

伏以大匠掄材楩楠者既莫中其選良駒伏櫪鞭策
者每不盡其宜此矯首一鳴士重相知之感而刖足
三獻古稱相遇之艱也若本無所有於中頻收網羅
之內與實非大異于衆遂居豪傑之先分更難堪恩
尤罔極恭惟尊師才推藾苑鍾華嶽之精英學擅儒
林衍河汾之盛美既以文章鳴　盛世即以經濟佐
明時瑣闥攸司覩郎星而耀彩戎機專職仰卿月以
流輝折衝樽俎先事有備運籌帷幄多筭無遺頃致
俺荅輸誠不數單于稽顙載承　綸命兼文事于武
事之餘偕入鎖闈期得士于校士之際降心以取故
收之于臃腫拳曲之中具眼而觀遂得之于牝牡驪
黃之外制增四百額忝入彀以承　恩名聯十九人
誰處囊而脫穎媿□蒼多居人後在師門未爲有光
願矢心恒以義先于公家終期無負草茆有今日均
蒙援擢之恩桃李在他年孰匪栽培之澤謹涓吉旦
敬迓台旌用紆摳衣之悃冀領書紳之教伏惟俯允
不任仰祈

同館請館師啟

伏以摳衣秘館栽培豈廊廟棟梁綰綬　清朝造就
實門墻桃李敢忘所自欲報靡由茲涓吉以祗肅賓
筵冀徼寵而趨承師席恭惟台相后翁丁尊師得天
間氣爲世偉人准甸挺生協昌明之期于五百　彤
廷獨對抒禮樂之蘊于三千遂羽儀乎聖世郎領袖
夫詞垣洊歷崇階漸躡風雲之會蔚隆雅望恒依
日月之光楷模一著乎成賢衡鑑兩推其校士昨者
執經東觀朝夕惟勤頃之贊治南宮夙宵匪懈奉
天顏于咫尺羨日錫之頻繁鳳池曾演綍綸麟史仍

華削舉　朝廷視爲重典旣萃一身以無承屬館
閣難于得師復荷　九重之特簡仰壓虎席俯駕鸞
坡毋乘敔沃之餘更勞吐握暫借寅淸之暇得侍光
儀文欲起衰於近習之浮靡無取教先敦本惟古人
之節誼是崇何當講誼之餘均沐循循之誘春風座
上旣有因之可宗夜雪庭前固無行而不與至誠動
物惟嚴則道尊覬德傾心故逸而功倍遂使章縫之
侶叨聯簪笏之班玉署瑣闈咸蹐禁近蘭曹栢府並
列淸華飾敝箒以千金何幸獲經題品効鉛刀于一
割尙期不負陶成懷感激于無窮仰儀刑之不遠謹

上某月某日時値徂暑候且生凉爰效葵烹擬伸芹
獻暫下黃扉之直少分赤舃之輝筐篚是將敢云恭
敬之實蘋蘩可薦用昭明信之忱瞻山斗于步趨復
玆捧袂聆珠璣于謦欬從此書紳某等不勝願望懇
祈之至

書

寄家大兄

弟不肖不孝不愛父母遺體然此身旣屬之公自當
致之時又無可愛之理頃者世道陵夷人心陷溺綱
常倫理幾乎滅絶公卿持祿而附和臺省畏罪而承
望且連名具疏留之極醜極醜當斯時弟恨無羅公
者出也觸目擊衷憤慨念之以爲義所宜爲時不可
失一切死生利害悉置之至于官爵則視爲浮漚棄
如敝屣矣遂有敷陳不復忌諱弟亦知言之無裨于
用然此一端道理一種議論四海之大萬世之遠決
不可缺者昨疏入　當宁震怒擧朝動容寮友妻孥
則莫不見憐而致恐者弟惟從容俟之耳當李文達
時以今較之更有甚難者弟之不若羅文毅亦安敢
自負于名賢前哲哉弟豈[illegible]發其端凡有人心天
理者又莫不謂義擧正氣當亦不貽羞于父兄之訓

也弟今待罪　闕廷因服藥物皆携之偶至纂修館
有筆札在焉遂乘閒作此書風波頃刻倘不測便無
暇耳但得保微軀還初服隨兄猷畝問志願畢矣不
然奉母弃邨我妻孥兄之事也弟亦無繫戀也寒凍
之極悉以涕淚濡筆墨故草率如此十月十九日寅
刻具

上疏之次日獨留中不發票而又有繼起者趙檢討
用賢也中貴稍稍聞之但見搖首吐舌也救危矣危
矣今日已蓐蘽待于　闕廷因念死等耳部今視古
雖彭殤齊筭也事係綱常言傳簡冊弟得死所矣故

事勢愈艱而心神益定想當時解衣折檻亦不過如此耳　天祚　皇明恐不至是此廿日所作書也今日則是上疏之第三日矣各本俱發而二疏獨留乃縉紳稍稍知之莫不扼腕痛心者師[illegible]之怒甚盛對人云他不過要成名做一箇羅一峯耳焉乾老王荊老二公正色直氣率同僚往懇之只說專由　內廷不發閣我不與知弟自黎明卽[illegible]因服藥物與妻子華訣別而赴　闕庭徼傳待三日設齋停刑之後方下錦衣鎮撫也有云更不可測者乃朝士無問識與不識舉嘆息惶懼卽當[illegible]見憫[illegible]矣嗟哉

嗟哉一人之生死奚足恤哉所壞至此如天運何如國是何又聞批鱗履尾者四面起乃今飛騎四出止之然待弟之　旨下而剴切救援者亦有之在弟則事勢至是更覺從容而慷慨矣此廿一日寅刻所作書

罪被拏及受杖之際生死呼吸間然業已置之誠如寄如歸耳故神氣安定意思從容但痛楚殊不能勝昏眩去數四似夢非夢耳中微聞若有神人語者若非陰賜護持安得甦醒自今以後猶或可以從兄侍母弟之生平皆餘日也恐家中驚懼差人星馳走報

緹騎邏卒偵逐甚嚴一兩日當下獄未知何日可抵家耳縉紳相率痛哭道路咨嗟至塡塞而不能行甚是好光景也榮于軒冕多矣中夜伏枕口授亮兒代寫上稟十月廿三日具

與王荊石相公

頃凡三四接手劄[illegible]言總之家國之憂父師骨肉之愛亹亹乎忠誠懇款可泣鬼神可格豚魚卽至愚極不肖奚忍仰負高厚哉常熟兄秖以師生之誼感遇酬知又厚爲伊周望也間嘗造膝不無逆心而其軒然高步侃侃然正論標植于宵人舊黨之中一

二夙嫌小郤者密搆積讒許相徒以影響悍然起而攻之則常熟兄安可隱忍頑然坐而受之乎若門生更有難之難者老師或未設身處之推心以諒之耳二人實爲一體倘是時如前諭中居間停解云云則非軟語傳言置此身于事外不可是令常熟兄當其辜而我因之以爲利不幾于背友而博一官乎況廟堂之言曰專指趙也而描寫之疏則又曰一二名流然則門生何可自謂此身不在事中乎卽如台諭云文墨高閒杜門避事將何道以處此境也若未有紛紜之前門生於人絶無忤觸於事原不關聞於政府

身自入京以來旅進公揖外未嘗往一見進一語又如台諭云盡其忠務匿其迹以進言要訣敎門生惟有慚負而已然亦匪故爲踈外未信之諫恐以爲謗而伺候門墻往來柬帖稍數數也更召人之疑正非文墨之官所宜耳自備員國學僻寓城隅與洪陽先生入署理職業逾數日一過長安走馬答刺未及畢復芒芒然返矣眞似鄉居可稱吏隱甚所安也

又

辱賜長箋仰悉至敎讀之門三不勝慚悚台諭云門生昔疑今信安知疑信之是非乎夫門生今之信以

老師之言而昔之疑則不獨以人之言也老師人倫衡鑑揆路儀刑眉睫低昂頻頞予奪擧朝覘意嚮以爲趨者門生叢謗勢可弭而謗且滋輿若鄙之也門生自廢力足援而廢不復收若棄之也門生有不善義當責而規誨之弗聞若絕之也凡此皆跡也跡疑而人之言更譸張以益之疑即明智者不敢強自信矣況愚闇乎此門生所由寐也若老師或以鄙之之跡而陰解之或以棄之之跡而曲庇之或以絕之之跡而以不屑教教之深恩妙用跡然而心不然則非寐者所能窺而今始覺也然則昔之寐有因而今之覺誠晚矣至於二罪之討一語無辭知過自訟敢不輸服第所謂匿名奸政則不識何狀何指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申老先生天寬地厚門生豈木石哉台諭云何不以告老師者告之夫告老師者懼不得爲人而求見答也無所爲而披瀝告申老先生者慮不得爲官而求見庸也有所愧而囁嚅苟緣落魄遂至露覷縱不自堅蒿萊之守寧不重貽門墻之羞乎創殘之軀灰槁之念山林長往牛馬任呼已矣復何言倘不即塡溝壑異日者肉袒面縛于蘇臺綠野堂之前可耳諒老師亦必矜其固陋而原之也台諭云人

生如寄何苦日夕是非煩惱閒門生身隱矣與世無所關涉於人不足齒頰解脫此障無難敬聞命矣司成兄與門生毫芒無以異也原未有聞何物細人又傳譌語台諭及之下情愕然素荷生成之恩更蒙眞切之誨不忍嘿嘿直吐肺肝死罪死罪

與張洪陽相公

尊伻取道而西正台車擁傳而北也匆忙應酬毋忘賤迹一緘下及千里乖存惟時倉皇裁書鹵略心旌未罄手勒不莊頃之中外多故上下未交政落旁門權輕內閣安位行志此際大難邊疆之憂雖薺芥之

疾嬰城堅壁卒難蕩平所慮者同伍效尤異類助逆
關中爲天下樞勢若建瓴計欲徹土宜何以圖之惟
相公主持密勿愼重　綠綸亟省議論大寬文法罰
必狥衆賞不踰時兵則宜多將或貴少十羊九牧亦
可爲鑒想帷幄之籌自有遠猷非淺窺遙臆者所能
知也　儲嗣之建砌腹心之臺似匪可以口舌爭亦
不宜以旦夕急未事則俟時無擾至期則造膝而言
安常則順命爲恭遇變則捐軀以殉所恃者　天祚
靈長　皇東英斷久當自定或無他疑惟相公持以
寧靜感以忠誠不激不阿潛孚默奪想廟堂之謨別

有秘畫尤非淺窺遙臆者所能知也江南十載東樞
因循釀弊山西一辭解組忠哲貽芳繼其後者難之
尤也中閹內閣呼吸相關若匪透通便須决裂秖全
臣節奚裨公家既不能詘身俛躬又不能貢金獻帛
未審相公又何以處之中行嘗侍左右竊謂相公穆
如清風皎然白日何幸洛中司馬郎爲天上夔龍寧
非千萬世之一時哉已知入望久隆但新　帝眷漸
隆倚毘特專生平盡展猷宏纜鉅振纛經傾爲　社
稷造無疆之基則亦貽無疆之閒辱在門牆曷勝願
望中行不肖通籍廿年就列僅三載耳此外皆得罪

要津歸惡下流之日也逢迎代贄搆造爲讒吾弃在
前荼蘖自噬心如髮短志隨氣衰冉冉老矣恩衘推
轂念絕彈冠即賜拔擢决當遠引不敢冐進以妨賢
輕出以辱知已也如云軒輊之[illegible]猶挂齒頰鉏鋤之
尋尚留網羅三黜宜然再收[illegible]

與艾熙亭中丞

上林並棲倏忽驚魂折羽握蘭扃吳倚玉末光幸在
下風慚其匪類矣一疏以明子道而幾斃杖下先生
所同也一疏以明臣義而久擯田間僕所獨也逃虛
隱奧望長安眞隔前生霜毛漸疎河清難俟僕已矣

先生其濡忍委蛇爲　國爲蒼生綏猷造烈亦可爲
同事不肖如僕者雪恥觧譏則僕之蒙休徼寵也生
固無當死且不朽

與鄒南皐比部

遠承鴈帛抉我雀羅一水盈盈猥自引縮不能操舴
艋追晤于江之滸也望之依依思之惘惘不肖匪類
不敢自附于同調久矣疵逖之身世所鄙而數焉門
下猶然夙昔翕乎丁丑事五人者迹偶同耳飄泊東
西不相聞問聯瑜彼此不相掩覆及賜環就列始稱
聲氣應求之交居無何門下復以批鱗紀　主聖而

不肖與沈純父則以建言忤相公故門下屢起屢蹶而不肖與純父遂坐以元凶大憝移之郊遂投之罔兩不足盡其辜矣乃羈笯趙汝師暨艾先生于遠署閒曹點綴景色若以示天下云五人之中賢者未嘗不用而不用者自不肖耳久之天下之惡泉歸焉樵山釣水已積歲年而有唐太僕蔡直指之彈擊唐贊艾以詈沈蔡贊趙以詈不肖至別以江山白黑良足慨也亦足笑也吾儕向時已挤生死今日顧難于出處乎門下何以趦趄爲也外度之時所宜內度之心所安出可以行已之志處可以成人之名則山林鍾

鼎殊趨同軌蹤跡千里肝腸一室正不必其迹之又合也門下行矣努力自愛至于講筵召命之諭則門下知我不以心愛我不以德矣二毛漸滿百念盡灰虎尾羊腸驅之罟穽無論三黜固所甘心卽加三聘不敢應命長林豐草倦眠饑食聊足自適以畢餘生竊自比于鑿坏踰垣之徒矣幸門下置之隤頹之外

與唐凝菴少卿

不佞冥行扞罔抗言罹尤四乞歸休六移伏臘蜉蝣暫寄牛馬可呼負芒刺于嵩萊久矣然于門下同里同年至親至厚束髮把臂初無小郤奉命承指嘗效微勞今門下策足要津不佞待罪下里猶庶幾察之衆惡憫其群攻曲賜惻憐是所願望乃得於傳說者籍籍謂門下有意督過之也詆訶橫加點綴巧搆投因下井呼以順風朝紳里黨人人能言之且惟辛未以來廿年所偶叨驥尾遂料虎鬚念念吹毛時時剸腹朝紳里黨亦人人能言之嗟哉嗟哉不佞雖有推心之寸腸實無容足之尺地匪一日矣然出口入耳莫可踪跡門下固不難曲掩不佞亦何忍置疑而閑目塞聰若罔聞見門下固不惜逆施不佞亦何妨順受已矣復何言至于項者門下偶挂彈文止因晉秩

躐等別無甞議而大疏雄辯自敘賢勞自表正直自証考察之非辜自明遷轉之不驟洋洋纚纚亦足以伸已屈人矣又無端而忽有指也借人形已曰一藉項項汗下蹠也夫論建白不佞其罪之首也論行誼建白之名可覆百行之醜不佞讀之慙沮思之悚惶不佞其醜之尤也再筆之初因言父子之倫常而幾斃杖下賜環之後復言君臣之權義而遄返田間是他人之建白一而不佞之建白二也言尤行悔垢積怨叢寡過未能內省多疚是他人之醜行百而不佞之醜行千也同里同年至親至厚朝夕所稔妍媸莫

門下冠豸批鱗一日二疏視死生直旦晝耳得副墨焚香誦之　建儲數語茅焦之危論相千言王珪之確　楓宸藉重梓里借榮布袍芒屨以無恙之身返初服也臣節已全　君恩殊渥矣不肖別跡把袂願忻執鞭將長跽江之滸以候

與薛玄臺進士

足下惓惓德誼甚付敢不三肅百稽以承之不肖得過當途世且指爲口實借爲貲儀而鄉里之忮搆者狀千態百月異歲新吾人止有進退兩途既退矣呼馬呼牛任之耳至于應酬交易安能食槁飲泉若蚓

而後可哉反之心無愧言之人無怍質之鬼神無疑則唇吻黑白齒頰雌黃何可窮詰足爲忻戚也不肖孱廢前後十餘年所經歷震撼不知幾許事矣只須牢把舵至風平浪息時又是一境界卽不平不息亦命耳足下甫通籍便忤世而歸閭黯頓躓自此始也幸識之

與祝南山少府

進止出處雖父子兄弟弗能贊一辭況不肖之于門下乎然骨肉之交道義之愛言而不直諫而不忠又奚取于朋友也門下仁慈沾戀而家庭左右復爲牽挽遂爾優柔今也事至此時至此不肖旣不能保無它虞則又安得不圖其上策乎且無論時論事卽以學問科名品格言之先幾稱智決退稱勇柔辭榮利之途不受汙衊以故吾面目返于鄉閭雖少此員外之名或少彼囊中之物只辦得忍辱安貧四字豈不快然蕭然于一丘一壑之間哉官可惜而身尤可惜也官不可捨而身尤不可捨也人豈不欲留其身千年萬歲乎電光石火俯仰遂成今古況門下尚當爲嗣續計乎白太傅云已知軒冕爲長物未免琴書與別人言及此卽三公萬鍾嘗借之一瞬矣門下倘不

以爲然乎

與屠緯眞儀部

往不佞起家通籍卽聞東海屠先生之名光施寰區芬流齒頰旣稍稍從它所得先生之文而讀之丰韻遒逸締搆綿密鷙鶚神駿躡景摩空洸洋百千言援毫濡素俄灑立就至于聲律語尤爲辭壇雄帥人巧時詘天機橫流神境宗工足稱合作然未睹先生之人也意其高調軼塵盛氣淩世令人望而震焉而先生顧古心樸容俛焉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諸口而獎賢與善緇衣白駒之好又粥乎如無所能者目一

奇節耳一虛譽不難于俯躬降心以下之矣不佞至
膚陋無足當先生先生則以疇昔意氣排閶扣閽又
困于蒺藜屏在蒿藋者久或非脂韋齷齪徒也過聽
悞收爲詩以贈之舉全集以投之又進之中堂而飲
食之而兹且貺之至教發其所未傳者傾蓋爲懽捧
袂若晩先生毋亦取其似而忘其匪類乎不佞受知
已之感固懷負知已之羞處宇一介歷宙一息唯此
誼無涯則不佞之此心亦無涯也與趙兄長牋漱誦
四三過精詣微旨深于道矣雖然無論三千八百在
清微之上尚爲之而忍于遺世失時也卽二生者白

骨復肉朽株更榮千載一時臣義莫逃國恩罔極寧
不願及犬馬之齒捐糜以爲報乎而誠信未孚疑詬
易集一二端人善類不足勝八九之讒喙忮心見幾
斯爲哲人不容然後君子今旣徵發不啻幾矣而猶
求容于名場利徑往往借迂其身用世之談以自解
曰我亦可仕可止耳甚非不視不取之道也出處辭
受立身大閑若一旦舉生平而弁髦之先生試論退
心大菩薩何如獨覺小乘哉倘微語爲間秋毫無礙
如先生云云則趙兄之掩關離境誠過矣願先生熟
營而終惠敎焉

卷十終　孫孝思我思校刊

賜餘堂集卷十一

晋陵吳中行子道著

神道碑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

世宗肅皇帝朝久道成化凡十五舉進士而乙未稱
得人最盛蓋三事九列部公卿之位者亡慮數十輩
而鉅裔華胄如浙之孫陶之林暨任丘之閔又最盛
閔公者與先大夫同舉而子不佞則與公之子今比
部郎陞同朝公卒之又三年爲萬曆癸未比部郎時
參軍右府上疏曰先臣某備員中外稍樹尺寸于疆

埸而先母李夫人之卒也蒙　恩賜葬令宜啟兆
合厝請開壙給祭爲先臣寵光　上曰俞特旨錄
其功下所司優卹隆施如所請陞伏闕謝迺還里襄
事而以墓上石屬之不佞不佞少且賤安能爲公不
朽而垂無疆哉曰侍先大夫得聞其槩而今則讀高
司徒之誌徵其實矣且不佞藁筆于著作之庭紀載
其職也不敢辭按公諱煦字和卿別號水東閔之先
自上海占籍任丘始徙者五世祖宗禮也一傳而燊
宣德丙午舉于鄉再傳而琦又再傳而定琦爲公王
大父定爲公王父以公叔楷貴俱贈南京禮部尚書

定二子長槐仕至憲副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遂[illegible]
侍郎公次楷仕至尚書兩兄弟顯融于時昌大其閥
閱矣而侍郎公德盛而施未光也配顏氏生六子而
公最少有文嘉靖甲午舉于鄉連第戌進士授河南
開封府推官徵入爲廣西道監察御史無何以叔起
大寮公爲憲臣宜引避改翰林院編修旋陞山西按
察司副使督學政陞陝西布政司參政山西按察使
本省布政司右使轉左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西召入爲戶部右侍郎改兵部陞刑部尚書會
顏太淑人喪守制歸蕭然有明農之志矣壬申奉

特旨許致仕公敭歷幾三十年所至聲績多可紀者
其爲推官御史按察使則法紀綱維之任也聽讞無
留平亭咸當抵匿盜張繼先于法而雪良民成杰之
寃剪掄次之巨俠冠天秩倚強宗爲害者而又雪白
夜子三十人之寃視馬政則條上冏牧奸利狀甚悉
其爲編修爲督學使者則文學風化之任也與纂修
精于訂校同考試愼于騭評而視學作人惟公惟明
至監晉試知武舉前後所得文武士甚衆其爲參政
爲布政爲巡撫則屏翰保釐之任也振弛墮厲將士
其所授兵機及所製戎器不離法亦不泥法具疏言

五事皆切于邊務當　上指防秋花馬池則有紅
井之捷提督三關則有鴈門之捷平冦汾交則有田
武之捷而偏頭寧武每以有備無患而虜不敢犯殆
爲干城鎖鑰云至其貳本兵則事周其所習而諳
者具疏上九邊方畧會虜酋俺荅侵大同遂圍右衛
勢甚張　上西顧旰食大發兵以援而命公督餉
犒奮厲登車無論轉輸不匱而指授中窾犄角以取
勝焉既還報會司冦欽廷推宸簡咸屬公公辭蒙溫
旨稱其才望著聞而平冦考績兩[illegible]予得贈父爲侍
郎封母太淑人及致仕進封其配李淑人爲夫人而

以視　三殿工有白金文綺之賜公之勳勤隨施輒
效公之榮遇極盛有終古所稱文武爲憲社稷是毗
之臣非公其人哉公敏達博通古今嘗肆力于文章
旁及星曆角占陰陽讖緯之學既謝政居里斥地築
圃鳩書史群賓客優游于其中談世務扢揚[illegible][illegible]矞
疊琅琅能令人觧頤傾耳若飛玉屑建瓴水也爲文
渾雄似昌黎爲歌詩新逸兼庾鮑之長所著有正祀
考行于世餘藏于家其捐貲好施周困窮重然諾爲
德于其鄉具高司徒誌中予不著著其大者而論之
自文武之途分文工績藻而乏搴旗之能武諳折衝

而寡積粟之雅絳灌隨陸爲世短長下鮮不器之才
上輿並用之嘆拊髀以思而得之于禁中者難也公
以全材歷試諸艱用之文則文用之武則武豐功偉
烈在操廟頗擥指腕之間耳若公者自足以不朽而
垂無疆何藉于不佞然不佞以紀載之役竊附于仰
止之義與有榮矣公生于正德二年十月初十日卒
于萬曆八年三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四子一郎陞
女三孫男五長銓官生次鑑學生次某次某次某孫
女三葬邑西　敕建之阡銘曰全材實難自古則然
惟天生公獨畀其全聲實孔嘉文武具有鳳毛翩翩

虎臣糾糾入則司言掌帝之制遴材造士用貽數世
出則司閫敵王之愾勝筭奇謀四夷守在乃文乃武
惟公是資帷有儒將疆有經師兵𢦏敉酋刑督究獄
保釐甸宣籌邊匡國張弛刺決推陷廓清防古孰匹
粤惟希文既貳戎機旋正司寇弼教率屬厥功益懋
崇階鉅卿奕代相繼周鄭之詩惟公實似晚謝羈鞅
歸怡林丘老成遂喪邦家之憂恩賜隆施宗功元祀
壽考榮哀貽休來裔有鬱其阡任丘之原豐碑信史
過者式焉

墓表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吳公

墓表

蓋錫山有閭江吳氏云昔郭濱湖五十里而遠裔九
傳而澤峰先生崛起于儒以嘗甲官詞林爲　青宮
諭德嘉靖辛酉先生典南畿試事所舉三輔五經之
士稱最盛今少保許公裒然首也而元宰少師申公
魁尚書同邑學士周公與不佞皆在舉中三公先後
登三事九列不佞以廢再起復塵侍從而先生則以
是舉被口語左遷粵舶長既倦游還里會有大母喪
竟自罷隆慶丁卯得請于　朝以原職致仕居二十

餘年爲萬曆壬午先生春秋八十高矣卒于家孤申
錫敷錫徵學士周公狀謂申少師不朽先德哉侯而
銘以納之幽謂許少保之言信于今也侯而傳以貽
之永則又謂不佞從三公之後爲文學臣侯而表以
樹之隧焉不佞雅聞里父老言先生家故貧弱冠補
郡諸生嘉靖辛卯薦于鄉壬辰喪母徐孺人尚無以
葬也元配楊孺人脫簪珥佐之服闋凡三報罷春官
歸下帷錫山之上甲辰登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
修乙巳喪父鈍齋公尚無以厚葬也獨乞鉅公名言
以爲重服闋凡三考績陞侍讀又明年晉諭德視篆

司經局漸通顯矣而秩奉所入不足以卒歲理農家子故業修田功歲得三百石僅供伏臘饘自奉菲約非賓饗不爲具非朝祭不御袨服乃令壤子屬厭麤糲而被緼黂是其守官也者寧能爲封殖計哉先生性嚴貌莊于人無繆恭無設辭至推轂善類若已有之家食里居輒謝客鍵關不一跡公府歲舉鄉飲禮守令數造請爲殭一出而已常首司晨候旦則起課子孫誦及綱紀徒庸比耦稼穡之事久而資橐用以饒幾埒素封矣桑麻在田而營菟裘之業老于邑念五宗之屬有不得聚廬而居者乎有不得秉耒耜而

耕者乎如我曩食貧時也割邑中地爲三畝之室以居割都鄙間膏腴田若干畝挈租而食直指使表爲吳氏義莊蓋自申公許公記之矣先隴就荒時而修葺爲樹垣表者六所因故所發憤處而築錫山之臺以祠庶幾後世賢則師吾勤乎所居西溪民病涉爲纖嗇而靳于施也語有之十年之計樹穀百年之計捐金三百伐石梁其上而爲德于家于里者不以起樹人千萬年之計樹德先生敦行飭躬兢兢矩矱以高第致身于承明著作之庭遂莅閣修駸駸乎嚮用矣藉令無中山之篋席善參恭廳仕需有成勞于理乎何有歷十八年階五品而以田里終然乎哉乃治田力穡不以宦豐以本富富則好行其德施與利濟由親始而周窮拯溺仁義附焉至于四舉士而得文武之雋此其所樹宜蒙上賞古之人均視家國平等物我丈人有事家之人胥治之耳功不必出自己也夷吾一臣而世多鮑叔程成舉段干木卜子夏田子方而魏黃不敢與比績夫以人奉　國家任則殺不任則莫今同升諸賢逢年遘會樹茂滋隆詎匪先生之穫哉歛其不用者于已而寄其用于人則易百畝而適也猶然在三事九列其所爲愉快者在此不

在彼矣先生諱情字以中世系配嗣生卒具志傳不使最其凡因論著其大者而表之曰此其樹穀起家樹人報　國而又樹德以貽世爲春坊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勾吳賢大夫吳公之墓

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公墓表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光祿寺少卿仰菴白公卒越明年襄事公之弟啟河子紹先等遵公治命而屬太常少卿唐公曰侯而銘以窆又推公遺意而屬于曰侯而表以隧于與公締交奕世講睦通家日者公病脾于亦病肺未及走相視也而雖未訣

澇豈無從維彼貞珉詔茲來禩卽不見委亦安忍辭
謹表其大而有關于世者以稗誌狀所未備云公諱
啟常字伯倫常之武進人也葆胄殷宗錫胤望族系
傳乙丙居徙洛陽太傅肇跡三公都憲踵衮九列符
丞嗣起慶緒克昌公也產自德門躬承胄祚而又資
雄駿發教禀鯉趨甫弱齡卽領鄉薦及偕計遂舉禮
闈父子聯璟以透迤公卿倒屣而結納臺稱駿骨敉
馬盡燕中之金池見鳳毛夔龍方吳下之璧初授祠
部更踐儀曹惟時　肅皇帝考古章程瑩精制作
秩宗之屬典禮攸司而公明習掌故洞悉機宜下稽

甲令上當乙覽政府因之爲憲國是賴以折衷其最
著者若薄青伊藩之驕汰以肅天威駁止東夷之傳
宣以重君命請　元妃稱甍而得俞旨奉　景王
就國而定群疑凡所調劑孰匪宏鉅蓋寅清之無曠
官亦練達之有明效也是誠諸士奚啻勞臣旣陞尚
寶司卿尋調南京光禄寺少卿公方倦游人且修郤
白駒正堪在谷默授流言青蠅何足掩瑜翻成知巳
王陽因而廻馭張翰托以扁舟公年僅三十三爾秀
懷圖史釋慼紛華獲偃息于明時遂願愉其餘日居
恒悼生母之亡哀以歲加退處奉嫡母之養孝將曰

篤友于昆季庭無間言課督子孫家有嚴訓藉琴尊
以寄傲狎魚鳥以投閒業比素封手植靖節之五柳
名在丹籍心慕華陽之三茅續向平之游于武夷結
弘景之棲于句曲觴詠則延賓而下榻吐納則謝客
而鍵門思邈金精卓乎高蹈之履叔夜石髓翛然遐
舉之思靈岫烟霞長王嶕嶢之色名園鐘鼓盎堅丘
壑之盟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摅于陸之儀亦足徵
乎鴻漸天眞弗鑠人理靡虧至于飾巾待期易簀就
瞑而徵銘營兆析產貽謀纖細不遺條理咸具可稱
正斃斯爲考終果有得于希夷之旨而無怖于去來

之際者耶嗟乎此表公之槩耳世之下也人懷忮懻
俗挾雌黃戈矛起于同袍肝膽閡于一膜面而浮慕
激揚風雲背則陰擠讒彈震雹京炙隨其榮瘁翻覆
迅于波瀾縉紳或然鄉閭爲甚若公者溫溫乎其容
無城府也坦坦乎其衷無罟阱也卽不習于脂韋亦
匪謬爲恭愿間以諧謔偶緣方朔之適情時或否臧
亦諒林宗之不黨故其處人無競竟畏忿怨之端與
物常夷終鮮憂畏之境生斯時也居斯地也安得皆
公其人哉公往矣過公之阡思公之風者薄夫敦鄙
夫寬惟　公爲永式焉所謂表其大而有關于世者其

在茲乎其在斯乎公毋濡毫六朝倣體予今勒石一
語敘犖既示無窮于代間亦慰有知于地下爲之表
曰烏路之原芳茂之陽玄壤弱建祔宅毋傷是爲吾
常賢大夫仰菴白公之藏

中憲大夫雲南姚安軍民府知府次山泰公墓
表

萬曆紀元之五年冬長星示祲予不佞時濫竽史官
應變言事忤　旨當受杖盖杖于　闕廷者十可
死八九過予友中舍泰君杜以死後事相屬君乃灑
然改服易容挾醫藥僦舍都門外起予血肉中而生

之周旋于顛隮者甚力而不匿聲迹見坐爲黨用是
方還歸歸久之竟報罷而君之伯氏貢士柄則以文
學行誼聞于鄉也九年冬兄弟衰絰謁不佞于蓬藋
而言曰先大父次山府君襄事有期惟是墓中石冢
宰劉公銘之而以墓上石屬于夫中舍君于不佞盖
有大造焉一切利害榮辱之計弗遑恤也可謂敦信
扶義不侵爲然諾者卽其素所習聞于家庭歸而不
至于交貶謫于室也亦足以徵大夫之賢矣大夫者
雲南姚安軍民府知府階四品俸入二千石故稱曰
中憲大夫爲尚書鳳山先生仲子故又稱曰次山公

云公諱汴字思宋姓泰氏宋國史院編修淮海先生
之裔也再傳而家武進之新塘十傳而徙家于無錫
之胡埭十五傳而鳳山先生起家爲孤卿稱　本朝
名臣謚端敏丈夫子二人冢子泮先蔭爲國子生既
而舉鄉薦大夫以次得受蔭卒業太學時端敏公爲
大司徒大夫從邸第攝布襴衫隨二蒼頭兒驅驢入
橫舍中絕不類公卿子嗜學績文視寒畯無異凡六
上有司名不售而志則愈益勵盖能讀父書而欲以
才諝自見及謁選銓曹以父任爲郎非其意也初授
南京後府都事滿一考居端敏公之喪除服赴部上

疏曰臣母鈕夫人春秋高八十有四矣兄泮蚤世于
例得侍養臣請歸而終臣母之身詔許之歸歸則日
侍母夫人起居定省弗少離先後請父母祭葬于
朝凡兩走數千里疲于道路寒暑不謂勞也尋補右
府都事陞左府經歷府所轄浙江都司長安宦游多
浙産恒以戎伍事關說大夫曰此公事也何得以公
事爲私交地乎輒篣之以懲于請者又時時譏詆時
政語稍聞于權貴人居頃之陞姚安知府府故有世
土官高其驕橫不受要束吏莫敢誰何大夫至首禽
致于獄豪猾咸惴惴震慑諸[illegible]猾將次第而繩[illegible]

之巳會柄臣子修郤中以考功法主爵者謂大夫無
可罷罪狀列名臣嗣也無巳以不及例鐫秩一級調
外吏大夫曰我微親之寵受 國恩寧不願在事陳
力暴只尺之能以爲報而世不容我然我固椎戇又
不能改其素以求容于世遂絶意榮軌浮湛里閒從
父老爲社中飲飲必醻酢稍自恣于酒不問家人生
產而雅好書購市縑緗則未嘗一日廢也顔其所居
樓曰萬卷校讐披閱朱墨狼藉寢胸褒爲滿隆慶巳
巳病偏痺不良于行者十年所至辛巳以病疢卒距
其生正德巳巳享壽七十有三所著書有三才通考

行于世及懷李齋雜録詩賦文讚銘若干篇皆藏于
家端敏公歷中外四十年其所造就門生屬吏多
至尊顯者大夫始謁選時以下僚相見輒入坐上坐
引世誼而鴈行之毋少孫避分宜嚴相君若嘗晉端
敏公因念大夫謂其子世蕃曰是爲爾世兄第也設
醴握手相慰勞特爲延引世蕃貪恣貴倨勢張甚賄
有故冢宰子某索考當遷貴其賂不入靨與服倖不
晉秩大夫從席間爲譙讓語弗堪世蕃恚而起大夫
亦拂衣出當姚安守缺同官兩人者爭得之以賂請
于世蕃世蕃業巳囑選司而尚書甌寧李公按籍詳

資惟大夫久次當得乃語選司曰不當得而求孰與
夫當得而不求者竟以大夫名上大與世蕃忤此世
蕃所以終不釋憾于大夫也家居十五年而以中舍
君柱上疏乞 恩詔復父以原職致仕贈母楊孺人
爲恭人云貢士柄撰次大夫事曰吾父簡抗孤介不
善諧俗至擬之王丹之知交朱穆之受嫉又曰吾父
少習博士業卒困有司不得遂其志旣爲郎列在冗
散而守郡無何時無所展親又不能盡其才嗟夫予
讀其語而益足以徵大夫之賢也夫世祿貴胄之子
習于紈綺乘勢席貲騶呵輪雕冠危珮華以侈大相

雄長不則務生殖程息受賕廣田宅爲橐中裝鉅萬
及濡首搖尾于權途要津則囁嚅口語婢奴顔膝節
幸而延引必傴僂逡巡謝弗敢語之以圖籍詩書志
操氣節匪所習也泰大夫爲公辨子其所依憑貴盛
矣顧操約葆嗇折節好學居官守職不忼慨于法至
與權貴人鈞禮抗顔談說是非以紓其所不平毋少
詘卒齟齬于時以老而著述諷詠稱恂恂儒者無忝
于端敏公之父而又有貢士中舍君爲之子是則可
表也予不佞謹按狀最其事之大者而表之曰是爲
有明姚安太守賢大夫泰公之墓世系配嗣生卒月

日則具誌傳中

行狀

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封中憲大夫澄江陳公

行狀

陳大夫澄江先生卒之三閱月其孤憲副君紹官且經匍匐謁予不佞而有請也曰孤不孝卜期襄事先府君之葬有日矣懼無能闡揚懿鑠欲乞言垂信而計不朽然不欲後辭案牘效世之誣且屏也許太常先生爲府君同年長則銘之而兄爲孤通家兄則傳之其以狀屬子爲之地將藉手而聽命焉予惟先大

夫與大夫爲筆研交旣同舉于鄉舉于春官及謝政還里居相比出入相從稱異姓昆季也予兄弟與憲副君兩家三人者先後舉于鄉舉于春官歸而居相比出入相從又稱再世昆季也知大夫莫稔于予者矧憲副君之請哀而誠其所撰述事行則詳而核也稍次第其語爲狀大夫諱崇慶字懋貞常之江陰黃郙里人也因自號澄江識本源之思焉其先世不知所從徙洪武初有泰一公者占籍黃郙里給部帖定爲民戶是爲始祖再傳樂閒公諱璿爲曾大父三傳耕隱公諱叔端爲大父四傳志槐公諱政配蔣氏生

子三人大夫其長也代有潛德世業農志槐公始通章句嗜義負俠節然寢好儒術大夫生而頴異甫能言時出奇警語志槐公喜曰先世力田作業無聞人而是子當以儒術起家大吾門矣携之負笈從里塾經師授毛詩因居郡遂占籍武進聞名人學士所藏書所著文字輒假歸手自繕録課大夫誦讀而模倣之程督甚嚴九歲能屬文即令赴試孩孺未習見官府呵衛聲怯不入十二歲始克就試即屈其儕伍督學使者安成張公大奇之録置博士弟子員無何部使者天台葉公行縣試諸生大夫以垂髫挾策媚于

辭又大奇之文日益有名而蹶于場屋婁上婁不售志槐公以大夫業儒棄農僑寓廢徙不遑事生殖亡羨資具脯修楮墨之費故程督愈益嚴而大夫亦愈益感奮砥礪于學嘉靖甲午舉鄉薦乙未聯舉于禮闈始成進士視政戶曹金陵梁公爲戶曹長馭下操急鮮所許可者獨賢重大夫與東萊任君萬里謂兩人者士之儁也謁選出守蒲蒲故秦晉間都會藩封與峙軍民趾錯號難理大夫以精敏蒞之批窾導郤迎刃解也州大治而聲聞聿起以其閒進諸文學談說經義操觚受業者若而人指授纓纏務中程軌所

原缺第十六葉

分屬諸藩臬界畫而陴守之大夫屬平定州冐險就
道時戎馬充斥烏舉飈馳患叵測或言宜少緩于行
者大夫曰吾有分地責豈吾全軀時耶令邏卒登望
且偵且行抵界虜已横過藩帷前才十里而近在
平定如在岢嵐時爲三輔當藩屏一面與有保障勞
功次已列上督府會大中丞被逮下詔獄遂格不敘
頃之潞安道缺又屬大夫往而屯留令某藉部使者
侯公某爲奥援據徼乘邪而魚肉其民監司郡守心
恚而目攝之莫敢繩摘者大夫按覈其奸贓狀上之
侯侯屈于公議不得爲私交庇而骫骳于大夫弗巳

乃傳致入彈墨有縱容下人凌辱縣官語蓋指屯留
令云至其所擠摭者不能以毛髮蟣也侯調銓曹待
次久之事益白補廣東按察司僉事轄海北道部雷
廉二府時晉安張公某爲都御史宜春楊公某爲御
史巡撫其地雅聞大夫名既共事特倚爲重大夫亦
朋心合力裨贊之弗避嫌怨會嶺東道缺大夫則攝
嶺東會嶺西道缺大夫則攝嶺西會蒼南道缺大夫
則又攝蒼南嶺東西爲東粵非專轄而臬司故無所
不治蒼南者則西粵隔屬亦以大夫往大夫益矢勤
秉公以惠文彈壓之不謂攝潞安時得過屯留有所

懲而弛也而於法有所縱舍[illegible]侯公某爲屯留釋憾
者以他事被罪譴戍雷州千戶所人或謂此當修郄
地也大夫顧益厚善遇之不以疇昔爲蔕芥令人前
驅迓侯侯大慚按部入合浦潿望皆濵渤莽泱之區
猺蜑盧聚族居欽連境土比接撫亭徼絶不可控御
然民顓事簡僅可以夷狄之治治也大夫抱隱憂討
長策思以善其後者亦惟明先幾持大體塡拊之無
所張設期于靖謐而已粵去輦轂下萬里耳目寥廓
吏茲土者得以肆谿壑之欲宦游語次則問橐中裝
多寡大夫皭然無所黙也又凜然風裁人望之莫不

動色相戒以無犯者廉州守胡君某以故侍御謫遷
爲郡雅負名而洿行無節郡佐趙可旦者夤緣之爲
奸雷州守林君某則稱循良攸大夫操按覈之權于
二守上不無涇渭于中某覺而疑之乃伺間賷金帛
爲禮以嘗大夫大夫而郤之則色沮而疑更甚代御
史楊者爲廬陵黄公某而張公某移鎮宅省以安戍
歐陽公某繼之趙可旦者與黄同爲廬陵人而胡故
廬陵令也兩人者日夜搆大夫思所以傾之而黄又
爲兩人者所習會海南道缺故事海北道兼攝[illegible]
法闒會以遙制而已崖州判黄某子召釁叙功方[illegible]

爲亂大夫并日兼程航海而南撫其不從亂者而諭
發徵輸將剿其渠魁業上計督府俟報乃下令而安
南都統莫正中者不得志于國率妻孥欵關待命久
不決風聞徙其族乃脇永安萬寧二州以[illegible]踰銅柱
直抵欽州羽書旁午至大夫又并日兼程[illegible][illegible]而北
數千里以一身提衡于其間前計後策左[illegible]右聯蓋
蓐食而蓬從也都御史御史旣入議又慮所地兵不
解則以亂階中軍與法思所以委罪者共奏劾大夫
然不過借辭追責耳亦不能以毛髮鐵也及奏下則
永安萬寧二州平而黎方之鹵獲者綏定者舉不出

大夫所條畫二公意大慚而大夫則以無罪罷聞命
治一日裝即行過曲江所部郡縣搜訟繙贖鍰之羨
者金二千追及之拒不受粵畜產殷盛貨鏡甲天下
而大夫垂橐歸其宦時故無產可減又不能以官爲
家敝廬瘠田未嘗飾一楹拓一畝且不習持籌責息
高其貲至于見它所隴斷權取以牟利者恥更甚寒
薄儒素恒闃落歲資蕭如也日以圖史諷詠自娛時
課農種秫于田閒供釀事淸閒之燕則撰杖屨從志
槐公游或偕四三縉紳爲社中飲甚懽即里翁壄叟
野衲山樵相與道故舊握手解頤竟日無忤容人亦

不省其爲貴人者性慈惠馭僮婢未聞叱詫語給使
令左右婧謾不譓者呼不至者輒任之憲副君稍嚴
知則或加呵抶則曲爲掩覆毋令知也與人處坦乎
油然不設城府即加以睚眦稍弗堪旋已釋而忘之
無纖芥藏匿家居歲入無所羸衍而好施予賙人之
乏屬緩急則傾身肎嫌以赴之至于當道故人率無
所造請或引大夫爲重借交居閒者不峻防以拒有
所約已而倍之以爲利竟不較亦終不自明也志槐
公素嚴晚更鮮當意大夫則委曲逢迎務得其意所
適喪母蔣時爲諸生食貧殯葬之具不可以爲悅故

垂老猶爲孺子慕言及之則淚淫淫承睫事繼母謝
如事蔣志槐公與謝偕享大耋以終大夫亦已逾耆
蓋衰麻在身時也而居喪致毀踰于禮教育二弟友
爱篤至皆蚤世撫其所遺孤爲之延師擇婿扶掖之
以底于成立視之如所生諸子女歲時伏臘率子孫
問安上壽事大夫亦無異于父者寡嗜好不畜姬媵
與唐恭人相莊白首也每齋居獨榻焚香禮佛旦日
起盥漱誦內典數過而後朝食朔望暨如來善現之
辰則茹蔬素諸所禁忌者持爲戒計肉食一月僅數
日一飡不得過三簋非故[illegible][illegible]有所徼福蓋澹泊

精虔亦其性然爾憲副君故才又獨子意甚憐愛之
不忍程督出入必與偕乙卯鄉薦已未成進士大夫
喜曰吾在事陳力未久未足以報國今幸有所屬矣
且盡忠勵操而子未必窮困應吏安見其不可爲乎
初授廷尉平大夫往邸第視之旬月歸而語曰廷尉
天下平也習刑章愼民命吾兒其勉之及泰檄慮四
蜀中奏牘至見有所平亭則忻忻然爲加七箸越事
擢守南昌府專城劇地強宗鉅豪憲副君一裁之以
法大夫聞而嘆曰嚴于疾惡銳于任事吾兒矢心力
矣如嫉惡何潚考擢福建按察司副使時曾四方內

訌戒嚴而副使轄海道專職也大夫則促裝而命之
往曰卽軍旅未學甲兵非儒者事乎吾兒其行矣踰
年憲副君以南昌之郄爲南臺省所搆大夫卽移書
于閩曰今之仇隙向所慮之嫉惡也第不作此心耳
安能強諸命乎且兒馳驅四方有離憂而今則聚樂
矣吾且老而父子朝夕寧不大愉快哉憲副君歸而
拮据生產爲甘旨之奉燕處行游未嘗離或各赴他
所則兩遣使候訊者踵相接于道抵家雖丙夜必面
乃就寢憲副君先以廷尉平最績上狀　詔復大夫
故僉事致仕既以南昌守最績上狀　語封爲中憲

大夫唐爲恭人顧所得　制詞云云榮重矣而大夫
則自念歷官中外皆格于時勢未及徼　寵貤封于父
母黯然有遺憾也好讀書自幼學至壯而老手一編
未嘗一日釋工于詩文然不喜雕鏤鉤棘第陶寫性
靈發抒理奧而流麗雅馴多所自得語善行草尤精
于小楷卽倉卒注記必嚴整不苟所著集三十卷詮
次成帙曰鹿墅迂譚[illegible][illegible]所爲夜必流識以籍積四
十年凡一百卷曰惜陰錄憲副君請梓大夫笑而曰
兒不見詩文之行世者乎不堪亂覆徒貽木災吾固
率吾意以愉志耳不願諛聞以釆名也乙亥燬于火

不傳精英所萃還之造化斯固大夫志也而憲副君
則以請之不堅爲恨卒之前二年偶思通鑑綱目命
購坊中本句讀之憲副君微諫曰得無耗目力乎卷
甫終而目果病眚冬因浴而蹶心復病悸遂迷惑起
居之常唐恭人與憲副君晝爲調攝病益日以平辛
巳秋復以病疢竟不起盖七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
弘治丙寅正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先配王宜人處
士王翁蕙女蚤卒繼娶唐恭人處士唐翁厚之女生
子一人卽憲副君紹登娶王氏封恭人　山西汾州判
王翁守譙女女二人長適郡諸生劉大　雅蚤卒次適

邑諸生周師旦孫男四人長世亮聘無錫太學生吳君申錫女次世應聘無錫鴻臚寺署丞秦公棨女次世雍世京俱未聘孫女三人長適邑諸生趙百鎰次適吳近道次未字憲副君以萬曆十年正月一日庚申葬大夫于黃塘祖塋志槐公之兆乎不佞不文無能爲大夫重第附子姓之誼嘗竊窺大夫慈祥夷曠操潔履方稱寬然長者而亢宗于前貽穀于後施于官而不負所學餙于躬而無疚于其中蓋于國稱良也于鄉稱善也于家稱孝慈也庶幾乎石奮之馴謹劉寬之仁恕陳太丘之風誼焉卒之日無問識不識咸爲之咨嗟嘆悼者謂鄉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非大夫其人耶故于憲副君之請不敢辭謹采摭其所撰述者具如右至所以不朽大夫之名于幽而垂世之式于明者則于銘傳乎徵焉

傳

大司空曹公傳

蓋我義興山川苞絡風氣龐茂生其間而孕秀鍾靈可以聞一代師百世者是宜傳也然剛柔強𤼵各得其稟之所近而不相襲也有得其厚者有得其介者得其厚則含媚韜輝蓄汙茹垢令人就之温然若飲醇浥河不知涯涘得其介則持廉厲隅砥石立壁又令人望之儼然若停淵峙嶽稍隔町畦厚恒易與介或寡合𤰞未可以軒輊語也作大司空曹公傳公諱三暘字子泰別號雲山先世居句曲有隱德至宋徙義興新市里而起家則自王伯考珂始再傳而公則嘉靖間舉癸卯京兆魁戍甲辰榜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据律槧令以佐廷尉之平文無害尋轉左寺副右寺正歷兩考守漳州再守濟南皆衝劇更歲祲藩封驛騷甚也稱治行高等兩郡六載如一日晉湖廣副使旋改山東督學副使爲鄒魯師教化大振彬彬表東海矣晉湖廣參政浙江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持廉矢公毋少阿徇至帑藏之出納尤謹衡量必親胥掾無所緣而爲奸晉順天府府尹所轄在輦轂下閹璫戚畹交關請托旁午至公絕弗通有犯必寘之法畿甸一清任久幾三載矣出撫雲南鎮臣素驕悍公裁戢凜凜約束爲之奪氣屏足不敢逞晉南京刑部侍郎致仕尋復以薦起改南京戶部侍郎督軍國之儲清糧給餉軍民賴之晉南京工部尚書率屬舉職尤多綜理節縮之功焉公以明經登第歷官三十年階二品貤榮三世所至崇卑中外無問錢穀刑

名師帥塡拊之任暨盤錯震撼紛糾微颮之交諸鄭
歷試隨施輒效所稱文武爲憲社稷是毗者非耶與
吕夫人媿德長世令終同歸子孫克家顯融代所稱
達尊有三嚮用惟五而全昌備祉者非耶遡原探本
雖蹊先世隱德無亦山川靈秀濬發于公之身乎公
修髯癯骨烱目莊容素不習脂韋而耿介凌厲之氣
見于眉睫其行履勳庸詳誌狀中不具論論其大者
公自通籍筮仕廷尉既歷兩考法不當守郡卒守郡
以忤時故既守漳以憂去會服闋需次業當補建昌
不得補卒補濟南以忤時故自漳而濟南治郡又幾

歷兩考督撫朱公衡特疏請留覲本省學不報以忤
時故治京兆三載久者法不當開府乃卒開府又滇
也以忤時故既在滇報滿晋南少司寇復以報滿不
合新令彈射者承風指論劾至以詿誤免公官以忤
時故後以薦起晋南大司空會江陵奪情不奔喪諸
附權獻佞者連篇累牘公卿皆唯諾恐後獨南九列
不具疏以公與麟陽趙公錦力持正議寢其事則又
以忤江陵故而公固已上章乞骸骨矣藉令公委蛇
于其間不難碌碌肯易勿皦皦稍受汶汶亦何所往不
爲愿而遇合以終其身哉是時予以伏　闕編戶婚

姻家懼禍引嫌有旣訂復解者而公則尋盟納采予
謂公固功成身退獨不念公之子在豹尾羊腸間乎
公曰否否予以身徇綱常而我之子顧以官爲趨避
我豈老而誖哉矧得不得有命耳其不枉道逢世類
如此公歸而爲政于其家井井條晝庭闈之內雍乎
肅如也尤爲德于其里遘饑饉之歲設糜粥于衢市
全活者數百人族戚貧乏者賙䘏之藉以舉火者數
十人然公亢爽峭直其性然也而進不隱賢退不干
名持己處人雖歛鋒鍔直露底裏絕不爲軟詞媚色
及象恭僞讓人有過而譙責之無所諱事有不平扼

腕抵掌剖別是非卽監司守相無所避接賓客無務
自貶損視其等以爲差名稱座向卽貴游顯人不少
假借門無燕僻之朋口無媟嫚之語至市井鄙瑣則
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矣以是鄉之人多樂就其閭閻
可近者無不曰曹公固落落難合云夫孔子思狂狷
次矣乃于鄉愿有深惡焉夷惠不同道孟子表而出
之兩稱聖以風世廉頑立懦與寬薄敦鄙者曷嘗有
優劣哉世之下也削觚爲圓黨同伐異務流通而薄
信果尚和好而毀方嚴模稜首鼠突梯潔楹者見謂
厚而亢爽峭直者絀矣彼光塵可同汚流亦合闇然

在鄉愿中而欲偃然出狂狷之上自謂中庸舉世且謂甚盛德不知生孔孟時當何如惡也予懼夫鄉之人有愿心或有異喙而爲之少軒輊于其間故論夫介者厚者之宜並傳也若曹公者庶幾師世之風不求同于俗而同于理者哉而予之傳曹公者亦庶幾蓋棺之論不斷信于今而信于後者哉嗟嗟古之愿也鄉今之愿也朝不愿則仕不達而落落難合如公者孰若由由與偕可以援而止之而止也孔孟不云乎鄉人皆好之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善斯可矣德之賊也此聖賢品隲之衡也曹公子曰司勳氏與

予同舉進士今叅閩藩政樸茂淳謹鄉之人更交口委心焉蓋公得其介者而公之子又得其厚者高明沉潛世濟其美矣

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寺丞仁齋趙公傳

夫世之愛憎予奪至難必者人也而福善禍淫施報之常所可恃者惟天耳至于天且不足憑而紛綸糾錯莫之窮詰宜禍者富貴壽考宜福者并其年而嗇之此其權衡或自有與世隆汚不可圖度者若天之報施趙大夫何如哉作趙大夫傳大夫諱應元字文宗別號仁齋陝西涇陽人也性伉直不善脂韋蚤歲以明經舉進士筮仕令蜀之華陽再令洛之郟著績緊恩二邑百姓至以天呼而尸祝之徵入爲浙江道御史按遼陽無何以憂歸起改河南道按湖廣湖廣柄國者怙寵擅權勢熖熏灼望顧承旨者如雀之叢蟻之羶也公一切裁以法無所假借持斧行部縣有令一人貪肆不檢法當罷以善事柄國者爲與援莫敢誰何公首論之去柄國者已銜之矣會柄國者戀位蔑倫杖戍諸上疏者舉國洶洶越明年暫假歸所過州縣無不高厰清道望塵負弩矢以迎卽中丞侍御藩臬長有脇肩夾轂而趨者無論遠近咸枉道旁

午會葬悉如期無敢後先公是時竣事還　朝遇諸塗柄國者私語曰先人事當借重公公正色應之曰御史以復命行無廻車返境之體輒謝之去柄國者益銜之矣公行次汝南埋其輪引疾乞休疏云臣旣不能秉公持正扶國柄于倒置之日又不能黜奸嫉邪報　聖明于多事之秋意蓋有所指也臺長某希柄國者指劾公有所托而規避竟削秩歸里公固忻忻安之居數年杜門課子而已柄國者敗諸附柄國者以次罷　詔起言事及被抑諸臣復公官河南道而予亦蒙　恩賜環始與公識及一再與公諦談

簡勁頫絶無呢色縟禮至于議政務辨官材則娓娓不休而伉直之性不以旣困少貶也且謂千載一時思所報稱卽有牴牾不復顧忌會諸附柄國者驟失所憑依朝攻暮刺蔓引株連人心皇皇而國體傷矣公疏請以大計付之內察聽之公論去留定則紛紜可息當事者不諒公謂公欲借此復雎眦逞胷臆疏上格不行而其爲比附藪者更深銜之矣公先在臺中積資著望久旣從田間起謂當以不次待公而公復以伉直不善脂韋故囘翔偃蹇始得陞大理寺寺丞又南京也　命甫下而公竟以寒疾卒時傳公

應禎以名御史忤柄國者從戍所起久之晉秩如公官居無何亦卒與公事略同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予獨慨夫世之人博驟于澤至舍已以徇人曰人顯融我也不然一失路輒尤人曰人擠抑我也而柄國者又且以勢能齮齕權足升沉貪天功以爲已力曰其我所用也其我所舍也凡此皆闇于天人之故者也以予所論著趙大夫事自通籍就列二十餘年其伉直不善脂韋蓋其性然也一不合則罷斥而不用再不合則淹滯而不得大用彼柄國者之所爲頓挫趙大夫者獨官耳若其時不與我天不假年

命甫下而身逝此亦豈人力也者而又何所尤乎夫藎臣正士以身徇社稷社稷茍利身不惶恤亦求仁得仁存順沒寧耳視富貴壽考眞不足以當一瞬然其身之進退存亡有關運數可卜隆汙故帝賚則嘉靖殷邦天壽則保乂王室蓋佑助忠賢卽其佑社稷豈不尤大彰明哉趙大夫之可以用而不用旣用矣而復不用人也天之未定者也無足怪也卽不用亦可以不死乃竟死非人也天也天之宜定而不定者也烏可測也嗚呼柄國者獨能以爵祿予人奪人榮人辱人而亦豈能必天之生死人若曲狥其意而巧

合之也此可以破尤人者之惑矣雖然天亦何嘗不定哉趙大夫遇合甚奇而以坎壈終然垂聞不朽取數旣宏予不肖再起再廢爲世所指斥所欠者死耳公幸蓋棺予方銷骨又安知夫死者非天之完其名而貽以安也乃其子慷慨慕義文采足自表見不遠數千里而長跽授簡屬予傳大夫事此其意嚮固非隨世趨者有父風矣趙氏之裔其昌乎語云天之報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予姑論其未定者以俟其已定者而已矣

贈刑部主事王公傳

王公者諱某字茂齡山西汾州人也以季子光祿君之貴贈爲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然人之追想公者不以其贈故而猶以今之贈且未足償其德也光祿君以宏材邃養敭歷清時顯揚當世然人之追頌公者不以其子故而惟以公之德然後能成其子也汾州古晉地名都沃壢代不乏大儒卿而方輿稱鉅麗焉公先世鳳陽洪武初以戰伐功爲百戶調任汾州蔭承十數傳至公之大父譕譕生瑄瑄公之父也進武畧將軍業振振光大然未有以文學興者而公之子績文種學用科第起家其訓誨掖闢之功實公始

公性剛毅凝重其禔身制行質直方嚴不習于婾阿不没于藻繢違然有古賢達風焉好施與賙邮里閈中之窶乏者故人莫不庇其惠及里閈中有忿爭紛鬭能以一二語直之卽忿爭紛鬭者渙然釋驩然服也故人莫不稱其平處汾衛寮寀仕伍間傾心矢力扶助之上下悉倚公爲重故人又莫不服其義至延師教子尤善于端蒙養愼導習仲子緯季子緝皆在齠齔時凡所以誘引督成者罔弗至卽携之游觀古昔諸祠墓必指示使閱歷之謂曰某祠某墓其大儒也某祠某墓某元卿也其流芳遺蹟猶足以繫乎百世之思乎知心盬之果能力勉之乎然躬儉約清謹不以名都沃壢俗染靡後使世襲紈綺而移其子之視聽也故仲子緯歷縣令歷州大夫在在皆著聲奏績而季子緝方且躋崇陟華秉樞庶載爲社稷策勳庸以繼公欲爲之志發公未究之緒夫豈偶也哉于是汾之人稱王氏爲德門蓋以其善積又善教云公生于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壽五十有七隆慶戊辰會今上冊立　皇太子覃恩公得贈今官配安人張氏端淑勤愼其婦職母儀別見本傳中子三長經仲緯甲午鄉薦舉高第以武定州知州致仕季緝巳未進

士今光祿少卿孫男女共若干人公行履悉誌狀者不具悉而獨指其善積善教及以文學科第起自公公之功不可誣也天之佑善未艾則公之食報固未已然乎則懼夫世之人于公也謂因其子之貴而尊因其子之賢而顯而不知其子之貴且賢者出自公之訓誨掖闢有由也故爲之論著其大者以傳焉史氏曰予每與公之季子光祿君游見其器識涵停淵源邃密自爲教官于郡學于國學暨歷諸曹事其施爲注措屹屹然建樹弘碩社稷之勳懋焉及考方輿志尹吉甫祠墓在汾陽吉甫爲周卿士左右陳行宣

力就緒光祿君殆今之吉甫歟即古大儒元卿奚讓焉豈其齠齔時得從公指示閱歷豔而慕之故勉而及之者歟語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公之功孰謂不在社稷哉

王母太安人傳

自昔稱婦行不踰閾而女史之不列于世也久矣左氏書取多志繁而所記者蓋自介子推之母之外叔向文伯爾而劉氏傳又特著夫奇節殊行其于庸言懿德足以風世軌物者畧之夫閨闈者教之始也女史之不列于世則何以教焉予嘗從史氏後覽古今載籍介子推爲晉賢臣馳驅王室厥功懋矣至處

名位之際善辭避蓋其母實成之而介母汾陽人也乃今竊有感于王母張安人云張安人者贈刑部主事君王公某之配今州大夫緯光祿少卿緝之母也安人父諱祥母叚氏出名宗巨家安人性貞靜淑閒溫惠慈穆在室時與凡育異質跬步不出閫閾外笑語聲即父母竟弗聞也及歸主事君主事君母甯氏持家嚴乃安人事姑愈益謹相主事君操井臼親織組夙夜供婦職見仲子緯有粹質命之曰家世襲武冑未有業文事者爾曹其圖之因以治生屬長子緝而爲之延師傅市經籍以教緯程督之有法夜讀書安人篝燈火紡績勸率之有常稍長則令與郡邑諸雋彥游安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某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某者果雋彥也乃心則忻忻喜及緯舉嘉靖甲午鄉試聲稱籍甚乃心復忻忻喜不喜其名之既聞而喜其學之有成也戊戌主事君卒安人爲經紀喪葬合禮度時季子緝年十二尤有粹質安人識其器能大受遠至也茹辛攻苦教育愈益至今就仲兄學學成舉丙午鄉試乃命仲子緯曰兒可仕矣仕爲鄢陵令已未奏最績陞武定州知州州民饑仲

子適至所賑捄還集者百萬人上下稱賢能嘖嘖一口安人顧謂曰民饑而活之易功成而能讓之難子其知所處焉季子緝亦于是年舉進士安人則又忻忻喜曰兩孤黽勉豎植而吾得覩其成庶幾哉可以光門楣報夫子矣遂就養如京師會季子授吉安府推官以安人老且疾計南北殊風土且弗便道路拜命而行則恐貽親以勞辭綬而歸又恐重違親之志卒上疏陳情改教授懷慶舉世計階資較京秩孰不顧策足要津者顧視之蔑如也壬戌陞國子監助教癸亥陞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安人朝夕依焉一

食飲居起未嘗離也甲子秋仲子判廣平府事以入賀來京師母子兄弟相會聚融然樂也已而潸然語曰憶昔先大父臨終孫子女甥若干輩受遺語語顧未嘗它及獨謂我性行良淑當有佳胤以振吾宗迄今五十年茲爾曹豎植其由來者漸矣尚當矢忠盡孝圖所以報　上恩承先德者毋替也時季子當督稅河南山東安人乃就廣平之養至廣平二日卒距其生享壽七十有九歲既卒之明年乙丑敕贈主事君之藏合葬焉越隆慶戊辰得贈母安人云　綸章榮錫汾之人莫不傳羨追頌相與咨嗟爲累德訓子者勸乃知大父武畧公之遺語非謾詞哉今仲子致政居家季子以才望歷戸刑兵三曹而兵曹司職方事職方事機務繁重當其時北胡乞封貢西南粤又時時傳警息羽書邊檄旁午至職方晝入司理案牘夜則操筆具疏奏無不中窾郤稱倚任者勳勞在社稷甚崇鉅茲晋秩光祿寺少卿而其所以居功讓績者每逡巡辭避焉夫光祿君之勳勞固非介子推之馳驅可同語而善處名位之際稍似之蓋自其筮仕就教時恬于榮進也固如此其即安人之所以告武定者而善體之哉是故安人之庸言懿德足以風

世軌物者宜傳也豈汾陽前有介母後有王母山川靈淑歷千百年間僅于二母乎鍾之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有操觚搦管者出而補左劉之缺逸使女史得列于世也當釆擇論著之以傳焉

尤母程節婦傳

嘉靖間吾郡有尤大夫者以文行名于　朝而位不配望年不滿德歿之後妻孥無所給煢然窶也予嘗卒業南雍獲與大夫之子鏜游鏜餘躬力學能讀父之書而好爲古文辭乃今見其所爲母程氏狀而悲之程母者其先系著姓于徽以業賈流寓而占籍于錫云諱徵蓋其父林泉公母華媪禱于句曲神而生者爲尤大夫副室副室之聘乃出錢恭人爲宜子者薦寢而不使大夫知也居無何生子鏜則進之錢恭人爲子若匪自己出者而不使鏜知也大夫廪于官錢恭人勤于家母則以身佐之一切泉布膏薪筐篋緶衽米鹽烹飪之務拮据爲勞辨色求衣昃昬未遑食期于辦集當意指而不使大夫與錢恭人知也大夫一旦捐館舍其宦時故無產可臧扶櫬垂橐歸而先世所遺恭人又取瘠田敝屋讓其腴者華者于仲歲屢侵以婺婦孤孩支持門戸縣官徵賦靡所干貸

産益落而横侮齮齕戚族過而弗睨也盡鬻簪珥荆布以易粟粟弗辦繼之以菽荳卽得少鮭菜給錢恭人朝夕而母則與臧獲并口而殰力作以爲餉木絡草實時時齒頰間矣子鎧幼善病母則禱禳之曰此尤氏如綫息爾脫不諱何以慰恭人而誰爲烝嘗主者鎧病良已而鈍廢學母則恚責之曰孰謂而父有而子耶若不肖我異日何以見先公于地下而今且貽恭人羞手絣緋爲楮墨資旦暮慰勞晨霜夜雨篝燈熒熒淚涔涔也此其辛楚盖百千狀矣卒之顧復詡督俾其子成立而後巳夫古稱沃土之思善難于

瘠也予竊謂不然夫子不云乎貧而無怨難士大夫談說理道居恒以節義廉耻自矜飾而震撼間關或窮愁無聊久之則屈身汙名鮮不以弁髦視之者非精誠性篤金石爲貫亦烏能苦而貞窮而益堅乎此解衣伏劍之難孰與夫十九年不屈數千里成仁爲難之難者也嗟夫尤氏母之節傷哉貧也食淡攻苦甘茶支憊凡二十三載未嘗獲一日適矣其幽憂隱痛積歲累時殆百折不囘撫其五尺之孤以殉尤氏一抔土履素蹈變皭然貞白之不渝令聞完德迄于盖棺以終其志也可不謂難哉予故悲尤氏母之節之不易成也今　天子誕嗣覃恩方下有司修忠節孝義之事若尤氏母者格當旌覲風應詔必采擇以聞矣其世系孫子具趙常熟誌中而予之言則最其大者以傳闡幽而垂式于明也亦以諷夫士之屈身汙名者吳子曰詩云刑于寡妻思深哉尤氏母矢志持躬克全其節以遜于倫也寧獨其性然哉夫亦得于教者素也尤大夫之庶與錢恭人之讓盖其教于家者足以風矣今其子恂恂被服儒術從世之賢豪長者游至圖所以不朽其母于予與趙常熟二人者皆無當于世者也然其志可知也

賜餘堂集卷十一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墓誌銘

封翰林院修撰儒林郎雪窓孫公暨配劉安人合葬墓誌銘

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孫君以德服官邸中奉父封公諱而歸抱疚里中又奉劉安人諱兩殯纍纍三載總總計所以藏親魄者卜地而得吳縣師家嶺卜期而得今年三月十一日壤吉時良以襄厥事至其闡懿揚徽納諸幽以不朽其親之名者則不之輩上鉅卿而之田間畸人介予友尤君操一葦走百里儼然造予不佞而請也不佞顓不能諛世亦不能諛墓何敢承踞而辭者再以德稽顙而懇者三垂涕而語曰吾父樸于世若遺吾母病于世若夢事行稀簡即不肖狀吾父母無所稱說以飾聽聞何敢諛及受狀讀之約而核質而不誣味檗飲冰一言一淚嗟嗟即其狀不諛親而復委志銘于不諛人者不佞不忍辭按公諱臣字國英雪窓其所自號也先世占籍之錫無所攷居雙河去邑五里祖諱禮父諱友諒稱守菴公始入郭而婿于陳家本業農至守菴公乃爲秦越人

原缺第二葉

六氣初度與長至日會召鄉里父老置酒高讌匋然樂也樂舉子之觴更樂得諸公卿之言謂蓬蓽琳琅光陸離足快耳蓋雅好文尤好少陵詩能誦至通帙而屬以德丐名人墨士書箑幾于滿篋自其性所嗜云公茹辛攻苦三十年而一旦遘遡逢適固易于攺度以明得意公夷然泊如也乃以德狀公曰可逝可欺未琱未琢無懷葛天之遺爲質曰欽淳忍汙親故無失殯劉安人翁媪甩勉有亡爲厚曰歲時享祀恒飲泣而克復祖墓之夷于豪者爲孝曰務爲恭謹遇田畯邑子禮必鈞不以長挾不以貴矜爲讓曰家貧未嘗干謁人子貴未嘗造請府縣爲介曰衣不蔽肩食不充腹至老處腴無華膴之好爲儉曰恥爲冠蓋文章布而徒甃莫行道上無識其爲封公者有以讃系通則謹謝云吾不爲崇韜有以婚媾請則謹謝云吾未有弱息有以臧獲投則又謹謝云無所庸而令我損八口餉以飽若曹也爲慎而好禮嗟嗟他封公席資乘力一命而車上儛脂膏田宅魚肉閒閈視公不大羞汗哉至以德之狀母安人曰井臼什一莞簟什九自不肖有知時猶見吾母夙而興夜而操作奉姑以順相夫以勤教子女以義方不以姑息就塾師

詩則私課之不肖偶受隣嫗飯則痛掠之無少假借
盖吾母之榐足以佐吾父之慈也拮据爲生銖累纖
積志欝欝弗伸卒以食貧用誳瘁于心力病入膏肓
始横發不可近既稍定亦復起樓居辱食者若干年
盖其間迎養而北嘗一櫛沐遭喪而南更一縫紉若
少間者而總之抱痾負沈一切昧昧獨不昧于卻醫
藥不肖以醫藥進則日夜哭并卻食飲矣竟贖贖而
殁此非不孝而無天之效哉不佞反覆其狀而泫然
悲也又反覆以思而喟然釋也語有之十年樹木百
年樹德夫樹德不猶之樹木乎既植既培若置若弃

能順木之天以達其性耳而且視暮撫臯臯焉以蘄
蕃碩所樹者淺矣坤爲陰而積善餘慶之文繫之盖
樹德而不求知于人不責報于天斯其德亦爲陰則
美會而施大光本　朝設科以來吾郡以閎元起家
者自以德始厚衍濬發窮本溯源意其先必有深仁
懋德基之數世而其父母尤必有裔徽異術炫于一
時今公與安人行不踐迹善不近名寡營絶爭含淳
抱朴而空乏其身拂亂其心殷憂多難矣壯無生人
之趣暮無貴人之享娸娸瞴瞴若斤斤靡靡與居鞅
掌爲使庚桑畏壘之民焉兹爲允積厥躬靈承于帝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所樹者深耶寧詎人不知卽
公有不自知者寧詎公不知卽公之子有不及知者
嗟嗟有意而爲雖善必粗無故而獲俾昌弗熾天之
報施其猶酌耶注焉洹焉其權衡固不爽舒耶則公
與安人之貽休食報當未艾也公生于正德辛巳十
月初五日卒于萬曆丁亥九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七
劉安人生于嘉靖壬辰十一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
子十一月初八日壽五十有八子一卽以德名繼皐
初授翰林院修撰滿考封父如其官封母安人前母
以乞　恩特贈安人故得並稱安人云以德以　會

典勞晉今秩娶曹氏翰林院四夷館帶俸鴻臚主簿
江陰曹公焦女女二長適劉士元次適陸士奎孫男
三長某聘湖廣提學僉事文谷鄒公廸光女次聘故
邑學生賡虞華君師臯女次未聘孫女五一字太學
生邢川泰君格子延杰一字烏程故工科給事龍山
董公道醇子諸生嗣茂一字太學生聯芳王君德醇
子某一字常熟光禄寺監事徐公尚德子某一議字
郡學紹華吳君桂芳子某不佞既爲志而系以銘曰
榛榛狉狉邃古則然世降于漓人削其圜公拙而樸
母痼而顓惟樸惟顓其天乃全得全者昌餘慶斯延

備茲純白還彼黃玄無爲而爲大美不言我之銘而辭亦支焉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蘇公墓誌銘 代作

世宗皇帝神聖文武綜覈治理維時內外臣工罔不晝夜兢惕矢力供事求稱職逭責爲難而職在邊陲有封疆之責者尤難盖變故叢生事幾立斷而以一身驅馳于其間弘濟艱大克堪任使非長材偉畧弗能也然而天之純佑國家篤生賢哲往往有瓌奇俶儻者出而旬宣屏翰焉若蘇公穀原者實其人云公

嘉靖丙戌進士自受百里之寄以至登八座之榮凡轉遷十二秩歷敭幾三十年盖兵戎煩劇之司居多而其注措經營勞勩功畧固有爲人之所尤難者乃史于氏所爲狀則備矣按狀公諱佑字允吉號舜澤更號穀原世爲東昌濮人公生有異徵有奇質即少就塾師及稍長補郡弟子員人咸矚以鉅公名世居憂時王夫人殯在室寇流劫至郡郡人咸走匿而公以死守竟不避盖于未遇之時遽有弗回之節遭猝至之變迄無茍免之思其天禀淳厚操履堅完此可以覘公梗概矣初爲吳縣令吳故稱難理而吏胥慣

出入案牘爲奸更欺詐莫測公至以儉朴矯俗以精敏勵治按籍稽民之戶產以均徭役徭役遂平而擿奬搜隱乎下獲上既三年奏最考成矣而以周夫人喪去服闋補東鹿治東鹿復如治吳首下車即財罷徭車三十輛釋繫囚之宜釋者數十百人先是民有昵妾殺妻者法當死而逃久弗問竟捕置之法僅三日耳而善善罪罪莫不蒙其惠懾其明焉以故吳之民有弗諼之思東鹿之民興何暮之謠云績聞 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御史時風裁獨持嚴開蔚起既奉命按宣大遼當軍士變殺總帥李瑾群起爲亂乃

議者謂瑾素虐所致盖委罪死者冀息禍且脫負也公聞之憤曰瑾即誠有罪軍士其可殺總帥乎名義蕩滅烏容姑息爲立狀上請討 先皇帝覽疏曰御史固忠悃若此遂遣將將兵往問罪而即以御史監軍軍至城中人惶惑不敢下公宣諭以 朝廷德意因與鎮撫王寧約令首惡馬升楊林者斬其黨黃鎮等傳首出獻殲其渠赦其脇從反側聿安紀法大振是役也變起倉卒勢瀕險殆急之則益亂緩之則長奸轉移呼吸之頃安危繫焉而公忠義激烈處置中窾卻卒不動聲色而收平定之功此豈可與尋常

守尺寸者道哉繼按江北又繼按山西歲大旱疏請
發司農金賑貸饑者築石堤以障河患民至今賴之
還掌河南道陞副使提學江西標銓樹準甄德晉良
至其所奬進評隲莫不協輿論當士心者擢參政山
西績效愈彰聲益著乃晉大理寺少卿旋又晉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定當孔道且為京師右
輔而巡撫得專制境內事公乃布德綏惠裁冗節費
圻甸藉保釐之澤焉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山西寧武關者要害也城圮久弗葺公至督吏
士城之已而虜大入公方在廣武或謂宜退保鴈門

公亟下令誓師中言退者斬虜竟不敢犯公凡三至
晉威德素孚勳勞更茂巳酉　召入為刑部侍郎巳
改兵部無何會總兵張達沒虜推廷臣才望者往遂
以公兼都御史行總督宣大事虜薄京師公入援斬
獲數甚衆上疏條列戰守計疏畧云虜酋所部直宣
府大同即套虜東入勢不度越二鎮則偵報守禦宜
以大同為先仍令各鎮預簡騎卒以備搗虛假套虜
渡河則西邊士馬直搗巢穴虜必不敢長驅又請發
帑藏儲糗芻練精銳乘機大勦決一勞永逸之舉既
而虜使乞通貢互市公復言宜外示羈縻內修武備

塲議朝論咸韙之不兩年虜十萬衆果夾大同南下
公提兵馳赴至永堡與虜遇躬擐甲冑親冒矢石戰
五日斬獲數更甚衆捷奏陞兵部尚書公職在邊陲
任封疆之責者十六歲所歷兵馬訓將士悉心忘軀奇
謀勝筭以故虜每至每得挫敗去永安堡之捷民立
祠祀之而宣大思公戢亂貽安之惠亦至今尸祝也
甲寅得致仕業已去會幕府者失事則論公先不請
兵餉致虜患然公實數數請奏牘具在也而時宰故
有郤陰銜之竟削籍隆慶丁卯　上即位詔予冠
帶戊辰冊立　皇太子覃恩詔復公官職公體貌魁

岸蘊蓄深厚震撼盤錯隨試輒效然不為峭厲就之
又和易坦如也在吳縣三年未嘗市一縑巡撫山西
時計貯贖金六萬兩毫髮不自點初咸寧侯貴寵出
行邊請以首功一級為公少子官公謝曰吾兒不從
軍不敢冒功其廉介類如此知人善任使為政得臨
下體及督戎又得馭將法若今馬芳劉漢輩起自行
伍皆公所識拔者故所至軍民愛戴而功業亦表樹
焯爍云自大同之役至山西營田奏功暨行陣間斬
獲凡數承鏹幣之　賜而蔭贈封典皆特蒙　優渥
馬家居十八載與父老結社置酒為懽而里閭戚黨

之貧乏者恒多所周卹尤工古文詞善晉人字書百家群籍悉臻玄解所著有三關紀要法家衷集孫吳子集解穀原詩文草奏疏逌旃瑣言等書存于家以辛未九月二十九日卒距其生弘治壬子七月九日享壽八十歲訃 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居濮之北王趙之原始于高祖諱克明者克明子諱義公之曾祖也祖諱亮考諱恩以公貴俱贈如公官祖母某氏母某氏俱累贈夫人配某氏封夫人子男四長某南京光祿寺署正次某某某皆博聞多埶彬彬然儒雅世其家孫男女曾孫男女若干人光祿

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新店阡奉狀走京師以誌銘屬某不獲以不文辭因序公歷履并論著其時之所遭職之所司而謂公之所處者爲尤難則凡公之所能者當非庸衆所易及也卽其生雲霧覆所居而卒之夕巨星隕光徵異凡種種則天之生公與公之繫于世也非偶也蓋所謂天心純佑國家篤生賢哲特異公以瑰奇俶儻而使之甸宣屏翰者哉謹系之以銘銘曰濮姚之墟精英在斗公孕厥靈生也匪偶奮庸于時蹶附奔走 帝曰休哉嘉績汝懋吏稱循良去思何長入持憲臺王度肅將監兵戢亂旋定勛勤敷教陳臬所至歷敭晉藩冀輔保釐開府威懷並施民歌以舞擢副莞樞仕蹟華膴移節于外靖玆邊土秉鉞專征屹如長城克共有服爲國之禎安危攸繫 天子聖明何以效之才合于誠時艱孔棘弗遑朝夕誰其綏寧繄公之力列疏陳謨忠懷曠識殺流靡窮施猶未極我思遺芳疇能與偵其形可鑠[illegible]神不亡巨星俄隕崇石斯藏琢銘厥幽副于太常

雲南尋甸府知府小泉吳公墓誌銘

故雲南尋甸太守小泉吳公以萬曆壬辰二月八日

卒于家其仲子易學奉伯兄惟貞命操一葦數舍造予不佞而有請也則手其先公狀跽而泣曰孤不孝所不朽吾父者敢徼惠于先生之言先生其哀而許之而賜之銘亦惟先子之幸則又手其先母屠宜人誌跽而泣曰孤不孝所不朽吾母者業已徼惠于今廷尉沈先生之言先生其哀而許之而銘吾父亦惟沈先生之故蓋予曾辱友于伯子惟貞而沈先生純父則予石交也予方宦拙里居尋復棨 召乞休敬謝不敏久之既閱歲予乃營菟裘爲滆湖漁長人群遂遠文心益蕪而仲子則又奉伯兄命造予菰蘆中

而申其請也辭不獲曰昇哉伯子之請于予也伯子之世睦里姻躋華都顯世所藉以為聲勢者豈少哉而予不佞畸人也為世所斁乃不難以越境就我又不難以歷歲需我而必欲得予之言也允哉沈先生之稱伯子親仁慕義慨然知節俠可尚乎至請其所自為狀太守公之懿行隱衷纚纚然理其詳矣予謹誌其大者公姓吳諱繼字汝善別號小泉嘉興之秀水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默泉公鵬之冢子也世系詳太保公誌中初太保公任工部主事時分理南旺泉舉子會歲大旱公曰此寧詎放吏責乎亦水衡責

也既而禱于泰山泂立應因報賜且祈嗣焉是歲為嘉靖丁亥戴夫人始有身明年戊子九月十一日生公于行署人以為申甫降云公生而岐嶷稍長益穎敏善記誦日得數百言甫卝能屬文間出奇語屈其偶甫束髮補郡博士弟子員太保公時漸貴重矜崇臙而公益揵戶下帷發憤力學入奉經趨出擬駁譽太保公甚愛之曰是佳兒誰為配者謝德屠公應竣閒閒隆盛慎許可見公深器之曰是佳婿吾女當為配者遂女焉公為諸生就有司試輒在甲等然至省試輒不利壬子乙卯兩入彀內以二三場詿誤落選則自詭曰丈夫卒不能自表樹乃至藉家蔭濫 國恩耶及謁銓授秩補後軍都督府都事非其志也尋遷左軍都督府經歷故事府部不相轄而府僚或入貲或任子不繇制科起家率承望曹郎風旨猥自貶損諸曹郎恒蔑視倨待之公獨稽成憲持大體屹不為動會考選軍職武選移文失格公正詞駁還曰此豈 祖宗制乎曹郎為色沮而諸僚屬則靡不心服也既考最授階文林郎妻屠封孺人又推恩父母進太保公階光祿大夫進戴夫人一品夫人亡何太保公謝政優 詔賜歸公遂請告省侍三年起為南

京宗人府經歷以 穆皇帝登極覃恩得實授屠孺人進封宜人越一年陞雲南尋甸府知府公復念太保公將開七袠而滇遠在萬里無論蓴鱸宜適而定省可旦夕違耶逡巡就道抵常山莅上疏得 允致仕歸奉太保公夔夔怡怡承顏養志者毋二十年所太保公甚安之曰兒郎任王臣誰任吾子者與其勞于王事寧幹父蠱矣當吳氏貴盛時太保公肇蹟三公首參九列仲子紹復以進士高第嗣起宦聲最赫慶緒滋昌而公也產自德門躬承門祚居家則恂恂循禮入仕則兢兢守官絕無紈綺貴介之態至于

寡交際郤問遺饔餼飲氷恪守清白人咸稱公之操
曰公肖子也及太保公以耒年復蒞滇俗門可羅雀
室乃進狠當途虎眈群侮嚶集名園鞠爲蓁莽葦屋
跡爲黍離太保公且奄奄僨矣恐傷厥心秘不使聞
而公也奉庭幃修容而悅支門戶剝膚而憂寢棘茹
荼橫罹氛苦人咸憫公之遇曰公勞子也公屣身謹
飭宅心冲夷雖身歷祭瘁目擊寒暄強爾應酬坦然
喜慍而隱微之中抑鬱弗能堪其所以禦侮定傾者
公獨當之與公之伯子惟貞共嘗之蓋有不可告語
人者矣公于文章詞賦一切稗官野史技藝醫卜之

書靡不通曉而尤習養生家言自謂遇異人授以鉛
汞變化之術嘗試之頗驗公卒之歲先于立春夜夢
呂眞人語之曰將以二月八日迎汝後果以是日逝
噫嘻豈其博採遐舉蚤委神遊公自有不朽者在耶
距其生享年六十有五至于不善奇羸而樂施予周
急邮窮賑饑掩骼凡所稱扶義敦倫種種可述者則
公之餘也子四長惟貞太學生娶卜氏繼娶高氏層
宜人出次易學娶范氏側室俞出次時敏娶安氏次
惟坤沈出孫男顯科茂科顯謨曾孫男兆姬惟貞等
卜以其月其日葬公于其阡合層宜人而乞之賜銘曰

生也嶽降歾也仙游生而趾盛佳公子之流歾而揚
休賢大夫之儔公嗣世美予銘公幽公之名偕予之
言百祀千秋

南京戶部浙江司員外郎養默王公曁配張安人合葬墓志銘

予束長操觚與王君用卿同爲郡諸生一時攻博士
家言者惟君擅俊雅之譽其嫵色逸度爲弈行輩無
不推遜之者而予則稱筆硯交矣亡何予對公車卒
業南雍而君以選貢士至又亡何予守史局在北邸
而君則以鄉舉士至試禮闈而出謁其文以示予予

聽之終卷曰此可冠本房而首義稍不中格亦稍亞
耳既張榜果列高第是年君以爲令去予則以移疾
歸又十年予以編戶起君則以南計部尚書郎考績
上走會予成均署中見君肉瘠體羸而神猶王也君
故恃壯鈠饒聲酒之奉予則諷以愼疾養生語既別
復折簡規之曰丈夫此身何事不可爲杜康之甘宋
朝之嗜無乃以身殉乎君唯唯否否僅易伏臘者再
而君果捐賓客矣君兄子同寅從予游手次第其生
平行履而請銘于予予固稔君之生而又愴然悲君
之死何忍辭君諱國賓用卿其字養默則其所自號

云先世爲無錫人至西橋公徙居郡城遂占籍焉生贈承德郎奉橋公配薛安人則君之父母也君以癸酉甲戌聯舉成進士初試理得浙之孝豐孝豐故巖邑土磽瘠民多獷悍而巨室大豪恒伺令之短長齮齕鬨里君至以精敏振飭之斤斤持三尺無害不畏強有力者爲之平徭均役一切辦治盖其所科席者務在單赤以下耳故良士大夫與田父老能誦說之宅不無懷嫉修郤者矣君又捐餘俸及嘉肺之美繕繕城浚濠以固備禦暇則進諸生談經第執士習文風彬彬然興起及分校浙闈最得人若國子博士陳

君泰來更足稱者獄有童世黟年十二坐大辟已十五載君按牘而疑之曰大辟至重刑也彼固童耳即操戈在門未入室詎宜與殺人者同科亟爲平亭而遣之部使者先後尉薦數十上法當內召最遷矣卒以嫌郤故移令太平去之日孝豐之民扳轅供帳若失父母久之思慕益不忘至爲立祠肖貌以俎豆焉令太平如令孝豐然兵旅饑饉當凋瘵流離之日所以拊循安集之者更不遺餘力而搜竊摘奸尤稱神明流盜楊海書伏夜見跡甚秘人莫詧者因二耿婦乞于途君見之曰其行若疑其哀若憾必有隱也

詰訊其繇乎訊則盜賛之而有其乞之利也寘之法又李傳江勦久繫獄非其罪即知其爲冤者卒牽于成言不敢决君復爲平亭而遣之其所爲令而理幽雪滯挫強扶困之政類如此尋擢南京戶部山東司主事督餉于浦江又榷稅于武林開旋皆浙江司員外郎未幾而疾作遂以病請稍稍治田宅爲菟裘計種竹調鶴于南郊負郭脩然有遺世之志焉名其堂曰思閒時予復休沐于里君方寓書訂約爲林壑盟也而君乃不及下壽終耶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君貌標輕而氣則豪舉心計通敏以

文崛起科甲能自表見于世綜理之才經畫之智用之以能其官而居家則廓大倜儻不善問生產惟其意所當則金帛粟穀與朋友共即傾橐倒栖無吝色要以自愉快而已故好客客常滿四座命觴張樂呼盧詠競日夜不休貴賤無擇有晉代諸賢風然于保嗇之道或未善也若以君之死徒委之脩短之數豈其然乎昔昌黎氏銘李于旁引曲證服食之禍以爲誡而予銘王君則不敢諱其盤酒之病盖竊附于昌黎氏之指矣娶張氏封安人無非無儀柔順而不敢專既貴盛而不改其素後君一年卒無子側室顏

□生子同文聘鄉進士董君言詩女韓氏生子同倫幼未聘女一嫁毛中吉張安人所撫育者君兄卿率二孤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君與安人于祖塋之側銘曰於惟王君以文致身佐計裕國試理宜民委化無累視世若塵宇宙有盡殀壽亦均鬱鬱佳原泓淶大鈞予銘其藏君友其眞予言匪依君名不湮

建德縣知縣冲菴張公墓志銘

予少侍先大夫聞語詩書禮樂能貽謀式穀者必稱見筠張翁翁故與先大夫稱石交而翁之子金昆玉季斌斌質有其文則與予同束髮受書稱異姓兄弟者也今建德令冲菴張公實翁之伯子云公諱履謙字汝盎自號冲菴其先爲鳳陽懷遠人五世仕江陰遂居江陰自澹泊公始遷武進遂又居武進則自見筠翁始翁領嘉靖丁酉鄉薦謁選授南京都察院都事而仲子舉丁卯季子舉庚午公最後舉己卯再上春官再不售謁選授浙江嚴州府建德縣知縣公之令建德甫一載而以勤于官奄然逝也逝之日檢其裝貧無以殯郡守方公爲調棺殮經紀其喪護之歸歸之又明年其孤正義等始克卜兆襄事嗟乎是可以覩公矣建德故嚴邑公莅任會歲大祲奉檄出舍

設糜賑饑勞苦弗辭幽遐必至所全活甚衆邑有驛爲七省孔道僕馬芻午至需索百出厨傳爲奸公念之白當路盡洗諸弊一時稱便行之諸比邑有蠲煩甦困之惠焉邑糧差輕重不均按籍徵丁多詭冒故本戶之外有女丁有寄莊戶猾胥奸萌規避庸調公念之爲剖晰其故斟酌以宜定半役貼役一邑稱便垂之爲永利有平徭清賦之政焉邑俗簡朴公所居廨宇僅蔽風雨而圜土湫隘獄囚無輕重一切械繫于其中寒暑疫癘多死亡者公更惻然念之捐俸及嘉肺之美爲廣數楹輕繫薄罰雖在縲絏亦袵席之使安生有敬獄泣罪之風焉凡公所爲植培摩撫務推心單赤蚤夜圖維近民體國而約己持廉即土產異供卻弗視諸米鹽醯醬之需月再輸于家問取之市必浮其值民爲之謠曰氷玉標姿許鳳盟苞苴無路入公庭行人試看嚴江水何似侯心徹底清不啻尸祝且徵口碑固非可以手容色澤爲也諸臺使監司亦無不器重公有黄甲遺英青天雅望等語考上上期首薦以需殊擢會直指行部督撫代事于嚴冠蓋輻輳公力疾勉出應接勞瘁丙夜始就寢詰朝諸胥史猶抱册牘候堂皇而公在床褥竟不起邑人

士驚相悼爲之罷市無不咨嗟嘆息曰奪我神君諸
臺使監司驚相悼爲之撫棺無不咨嗟嘆息曰失我
賢令云公資稟醇懿丰神凝重服閒庭訓克紹家聲
內直外温中瑜表璞絶無城府洞見底裏騷拔之無
修貌徐徵之無攻辭卽妻孥語無不可對朋友言者
至其清白自持食貧茹淡守嚴一介未嘗造請郡縣
而鞠躬盡瘁省浮裁濫賦斂一官卒不敢以毫芒點
染囊槖蕭然廬產無所增益允哉篤行好修能世其
詩書禮讓之澤國稱循吏鄉稱善士而公之子力學
敦誼趾美紹休可俟也公之目足瞑矣嗟乎此人所

共知亦人所能言者也若公之孝友至情庭闈隱德
獨予知之而不容以無言卽公之子知之而或有難
于爲言者見筠翁以纖嗇起家而賈母拮据佐之當
顧指使之年矣既責其子成名又責其子幹蠱公最
長最習鄙事而入泮登科又最晚故以誦讀之餘兼
童僕之役外而應酬賓客支撑門戶內而米鹽瑣屑
盤飧餖飣一切倚辦公則一切勉承見筠翁或譙訶
之無違色無厭心至處婦姑娣姒之間稍覺軒輊有
弗堪公則若弗聞者無幾微介于中蓋爲孝子爲仁
兄三十年如一日也嗟乎是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彼鮮衣甘食之子惛心逸志享其安于已貽其勞于
父母而室有市道墻有鬩言視公亦可愧矣予故特
著之以詔世之爲子爲兄弟者公生于嘉靖丙申八
月十日卒于萬曆庚寅十二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五
配葉孺人紹興府通判葉公金女子四正義郡庠生
娶王氏繼娶卞氏行義邑庠生娶章氏喻義娶毛氏
思義聘于氏女一適太學生王徵賢孫男五雲衢雲
翼雲翔正義出允文憲文行義出孫女二行義出正
義等卜吉于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十日葬公于黃塘
祖塋之傍銘曰於維張公奕世載德代起明經試宰

巖邑不負所學克盡厥職家無選行邦有令績還彼
樸素遺此清白公名不朽我銘斯石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雪舫吳公墓誌銘

義興谿山環停苞絡鍾祥孕靈賢喆生焉自文靖徐
公以鼎甲元僚起家相天下而文肅吳公繼之歷詞
垣秩宗其用未盡究乃其裔則滋繁滋昌多聞人稱
甲族矣文肅公之子三長曰尚賓驥仲曰潯州守驎
而光祿大官丞駟字惟均者其季也光祿君與仲爲
林太夫人出尚賓爲前母沈夫人出光祿君莊事尚
賓如事父而與潯州守則白首相偕式相好也君生

而部秀明胖潔膚從塾中師受業以頴敏聞文肅公
最憐愛之未齔失怙卒克自樹立用博士家語補邑
庠生旋以例入太學爲國庠生洗沐居子舍奉林太
夫人懽久之仲罷郡還里林太夫人曰仲歸季可出
矣先公受　國厚恩而出而效襪線之力于國庶不
隳家聲乃留其配沈孺人省侍單車入都門謁選主
爵者授光祿寺良醖署監事陞大官署署丞居歟引
疾于家者復久之而其在事也兢愼自矢嘗推直
景邸日講供具惟愨惟虔君謂丞所司者悉脯修庖
釀甲冗職乎而　上所御也顧以惰不屑事自高

又或以墨自損而今人弁髦之也所司之謂何洗濯
其身典幹益辦而要束其僕從毋敢需染者大僚廉
得其治狀亟稱曰丞任職毋害時太傅朱都督屬葭
莩君爲揖客坐上座暨元勳鉅公皆文肅公行輩多
折節降禮于君者居無何跳乞改南既得請而君巳
倦游矣遂拂衣歸解槖中裝日置酒高會有丈夫子
五人具文武材命之曰汝曹休矣吾不能效陸大夫
千金五分之而僕僕車馬過從也吾有先公饘粥之
遺自給耳居偏斥美地治圃五柳雙桐偃蹇垣壁施
檐楹于中而署之額曰知還所于世之榮途利軌靡

所嗜好初別業在練谿以練谿自號嘗雪夜撈舟中
流瓢笠自隨淩虛覽曠笑傲菰蘆間悠然適也更其
號曰雪舫與潯州守倘佯杖履籜冠羽氅雍容甚都
歲時子姓群數十奉觴上壽芝玉輝映于庭階君志
亦甚愉苐爲延明師良友誨督之而于婚嫁田廬有
無豐嗇則任之而巳曰吾不以累吾生也君温夷子
諒不設町畦與人交一切以身下之而襟度灑灑出
塵無問貴賤賢愚人多樂就之者有司歲以鄉飲禮
禮君逡巡辭不赴曰吾故跅弛之鄉曲之譽斯重典
也何敢干之內行甚備未嘗置媵妾與沈孺人舉案

如賓也乃蔣司農氏之狀云嘗文肅公下析箸之命
覗長幼差其產季所受獨不半二氏而君無幾微見
于詞色夫嫡孽生釁布粟與謠世所不免況貴介席
寵之子乎而君固廓然離俗矣予則謂若君者稱于
鄉曰恂恂善士也稱于家曰翩翩佳公子也夫誰曰
不然是可銘巳而屬予以銘者君之冢嗣學博君士
遇也予與學博君辛酉同棘舍始相識久而益相習
丁丑予濫竽史官言事被罪而學博君待次公車慷
慨周旋于邏卒緹騎中復貽書相勞苦曰幸毋以此
舉湍也可謂道誼骨肉之交矣壬午予猶屏廢蒿萊

不爲世所齒而又圖所以不朽其親者于予也予則烏容辭謹按狀誌而銘之君之先占籍義興自計部公始計部公諱玉玉生經歲薦士以子貴封禮部右侍郎經生儼儼即文肅公也君之子五長士遇浙江嘉興府嘉善縣儒學訓導娶臨清州守無錫石山成公憲女按察司僉事公剛孫次夢彪鴻臚寺序班娶鄉進士蘇州陳公遴女國子祭酒陳公某孫後尚寶次夢松太學生娶翰林侍讀學士無錫鴻山華公察女次夢豹騰驤衛指揮　欽依江西贛州把總先娶廣西參議無錫蒙泉汪公汝達女繼季氏王氏次夢

翼邑庠生娶上林苑監丞玉匾杭公士鑄女中丞公淮孫孫男九泰孫邑庠生娶庠生希謙徐公啟鎬女禎孫聘武進勵菴楊公一桂女順孫聘萬公昱女貢士養菴公士安孫上遇出廷對邑庠生娶無錫庠生華公承家女廷[illegible]出郡庠生娶儲公堅女夢松出廷耀娶無錫莫公某女[illegible]僉事公同孫廷某夢豹出孫女三一適太學生萬[illegible]禮部尚書履菴公士和子一適太醫院吏目肅菴[illegible]公士禮子一未字公生于正德乙亥正月初七日卒于萬曆壬午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士遇等卜某年某月某日窆于窑塢之新阡銘曰爲之前者而惟爾乎是繩爲之後者而惟爾乎是刑廩廩德讓恂恂躬行庶幾哉文肅公之子是稱爵彼佳城瘞茲貞珉千百世而下於予銘乎足徵

貢士邢塘秦公墓誌銘

萬曆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秦公汝操偕其季中翰汝立省先隴之役絕五里湖而濟也忽異風起西北木爲拔屋瓦爲走湖波輒人立而號舟覆兩公胥及溺汝立瀕殆復甦而公竟不救時予以言事被罪廢田間聞而傷之曰人所稱巨浸洪濤湍湍潤瀁若彭蠡洞庭黏天無壁至險矣而帆檣往來相屬也茲湖近

在几席耳且世之爲氷夷陽侯能咋人者爲深穽容羅能罟檴人者豈必水哉予因受咋于氷夷陽侯而汝立者則因予而罟檴于羅穽者也汝立不能免于羅穽而能免于水予蹈不測屢致之必死不死而汝操公趨繩履方斤斤矩矱言行不出階序何殊彭籛之觀井乎乃竟失之几席之近也豈非生所謂修其內不修其外者歟人乎天也十二年汝立走邸中屬予曰予兄葬有期矣有藐爾孤之狀在子志之且藉以不朽予既與公習又汝立不遠數千里之誼不獲辭也拜受狀而謂之曰此中非曩與子共賭氷夷陽

侯咋人地乎不虞與子復䑕面目于日月際也而兄竟以里中水坊乎子郎君樓于羅箕較勝矣汝立低回久之黯然也因語予曰疇昔丁丑事予以身殉綱常而予以身殉然諾人之哦之者衆矣獨予兄寓書曰有鄒浩安可無田畫弟今日足稱古人何郵官也予閒而益傷之夫窮途未免貶謫市道不出庭閒今觀汝立于兄弟閒可不謂難乎而愧予知公之未稔也嗚呼若公者博物篤行之君子哉泰之先自宋國史編修淮海先生子湛倅常州葬先生于璨山故其裔因家武進之新塘十傳至瑞五府君贅于錫遂受

廛而占籍焉又幾傳而至畢牧公以學行著于里盖尚書端敏公父也端敏公名金于公爲大父其勳業具國史家乘中公父次山翁名汴以端敏公任子仕至姚安太守以伉直樸茂聞予爲之表其墓者公名柄字汝操邗塘其別號云生于嘉靖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方公在娠也有盜斧門入毋楊恭人避之樓盜亦跡之樓恭人倉皇從高牖墜竟不死恭人之毋迎以歸未至而生公于舟次人異之曰遘難不坼副見其貴乎生而果敏慧六歲就外傳屬駢語傾座端敏公而下絕拊愛之十歲慕古學吾伊不絕嘗賦雪

詩數十韻端敏公喜且誨之曰士而致身報國必由制科無庸此也公即潛心經生業辛丑歲補邑博士弟子員既冠患脾疾不就試者數年而公不以疾廢學學益閎肆左國馬班諸書矢口誦者寓目涉歷者既博綜而後約取之疾良已益奮于學日鍵戶讀書自問寢外人罕見其面每試輒甲諸博士弟子督學黃公見謂奇頡挬其文以傳既試應天不捷黃公惜之將廪之于靖江檄已下公曰是升斗各養其邑之賢者其踰邑而損其餼將謂之何辭不就會督學趙公繼至試復甲諸博士弟子遂廪公于本邑公竟爲

博士弟子以文屈其曹者十以行雄者三隆慶戊辰歲督學周公奉　恩詔選貢士既以貢屬之公族父滂而又深嘆泰有兩生不能並上之公車也以爲憾至萬曆癸酉歲當歲貢士序屬俞先生公所嘗從受經者年稍逾格而次則虞先生又次則公乃俞先生越次而言公可貢時督學謝公既素奇公文遂下其事于郡郡太守施公檄諸生議意在公也公竟匿不往又七年始貢上春官適周公起謫所入都門聞公至甚喜先公未謁走邸中慰勞設具相對飲至推轂士則首公云名籍籍京師既游太學試順天復不捷

輒欲歸會國子先生歐公與同舍生挽留而次山翁亦移書止之太學冬試士祭酒陳公大奇公文曰吾項典試順天乃失子乎名益起時有冢宰欲招公授其子經者公竟謝弗往也八試兩京數奇卒不售乃曰士君子不能離蹤釋蹻乘風雲之會豈遂無所託不朽哉盖有意于著書矣南歸盡舉其書爲經生學者付諸子益發家藏經史古金石言徧讀之旁及天官地志稗雜豎卜讖緯尤精于　國朝掌故期盡究數千載聖賢旨髓自成一家言藏之名山以示來世而有志竟弗逮也今所存惟詩文若干卷文鎔鑄渾樸

力追秦漢不效世俗標借人口吻詩宗陶韋簡澹其好過于文多所自得語乃雅不欲炫人常秘之扃于鑰或至焚其草盖公好修而闇然不自暴者類如此署其讀書處曰不愧屋漏又榜其齋云學豈爲人而翁犢明志也公內行多淳備事父母至孝次山翁嘗病痢公不解衣帶扶侍之因染痢幾殆晩病中風帷居蓐食者十三年而公扶侍者如一日楊恭人之病也以哭仲子故公慰療竭情盡志及卒哀毀骨立鞠乳孺子慕凡甘旨之奉及賓祭必腆而自享則以約食無兼味衣布衣從一平頭奴蹩躠市里竟無識其

爲公卿子者顧好施予不吝人恒恃之以緩急[illegible]賙宗黨之窶者意尤厚嘗脫舅子恭之阨賄其捕者[illegible]給之十餘年復捕死于獄而公復爲收之視人之急猶之己輒傾帑倒廩以濟家漸落或稱貸赴之不厭至期納子錢所稱貸家而有所負于公者或不問母錢及舉田以償責公復讐其直于責外久之家愈益落不爲悔嘗舉數百金免其內戚恭生于重獄其生不盡償也而有煩言竟代爲償不較公潔身持己視義若渴視利若涤灼者絕聲色玩好生平無狹邪之履詞貌嚴冷不爲骫骳態而終歸于篤厚與人言善

善惡惡好稱說廉節仁義事人有不善必面正之而有善則心折之耻爲勢利交尤耻貴游炎門之跡里中豪有侮寒逖士者公出而直之邑庭士多鄉往公曰乃公長者長者扶義發憤謂無所爲而爲者非耶公自結髮受業諸塾師竟白首執弟子禮不衰海東李先生有子數千里來歸輒下榻館之復治槖中裝責發之友愛兩弟至篤自壯時公任學仲弟任家[illegible]婾快也晚歲北雍歸而季弟以忤時免官罷還里[illegible]怡相樂一肴醴必共謂二人幸謝羈鞅可栖遲[illegible]耽山林之嗜矣居無何顧與之胥溺而公獨逝[illegible]

哉輓近世風波之民濡首曳尾行險徼倖而罔之生者比比也乃博物篤行如公者而以水死天其可問乎其眞汗漫而游于無津涯也乎則謂之考終命也亦宜公配白孺人吾郡國學生菱溪君女尚書康敏公曾孫生子五長延烈邑學生卽狀公者娶江西叅議廻溪尤公女次延熈郡學生聘貴州副使豫菴華公女殤娶國學生古坡華君女次臺孫次應露俱殤次延照聘國學生訥菴吳君女殤娶邑學生南陂顧君女女四人長殤次適鴻臚序班梁川王君子郡學生教行其次俱殤孫男三長重慶聘董氏武進友阜

君女次重胤重其幼未聘孫女五一受王大禮聘鄉進士易菴公子一字周應祖武進邑學生明谷君子殤一字龔儀卿浙江嘉興府知府毅所公子一字談高祐澄寰君子一未字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予旣誌而系之以銘銘曰不吊有三以溺居一獲返乎眞亦寧其沒漚釋泡銷同歸造物公如命何順受不失命如公何徽貽不滅後千百年視銘玄室

徵仕郎中書舍人餘山秦君墓志銘

士固有闇然修爾乎不淄自足表見于世而遘會逢適偶有奇節偉事赴人之困厄急于己而卒賴以存亡生死爲世所談說顧以一節一事名焉卽當時頌功沒世頌聲而或掩其生平嗟乎此人之所侈言者乃士之所耻居者也故予銘亡友秦君之墓而志感慨云秦君者所謂敦倫扶義操行博物自足表見于世者哉君諱柱字汝立爲太守次山公之季子爲太保鳳山先生之最幼孫故自命曰餘山夙禀甚慧嗜學問雖生于殷盛乎絶無紈綺習十七以明經補邑諸生文日有聲而體善病不能就有司校藝貲而升上舍爲南太學生游京東而坐傾六館談稷下而立

糜千人蓋不啻郭泰田邑之名矣金吾帥太傅朱公與君爲中表親未識面而最心慕其權力能推擇士素知君工文詞精于楷隷會　詔選中書業以君名上忽馳檄召拜官而君猶未知也中書稱内史煩華重卽厚賂與援不易得而君徒以太傅公推擇得之初未嘗有所干請人艷羡以爲遇合而君實不願也君雖列侍從而耻以他途小就更耻隨諸曹偶爲囁嚅傴僂狀故公卿之賢者折節焉而貴游班行中多側目矣元輔新鄭公與君有先世誼而又重君材能接遇甚隆旣公爲次揆中閣所傾擠單車就道邏卒

緹騎四出籍送者姓名昔稱門墻士者一時避匿去
而君獨送之至百里謂踪跡者曰語而主吾中書秦
某也吾何忍而爲翟公客乎次相中閣相結納勢焰
甚張至矯　旨奪情之議起子與趙常熟上疏冒禍
度不免于死則以身後事屬君及受杖　闕下即日
編戶出都門外子時喘息微矣數憒數甦趣亡緹騎
更四出籍相從者姓名昔稱胏腑交者一時避匿去
而君獨傚舍挾醫藥起子血肉中而生之謂踪跡者
曰語而主吾中書秦某也吾何忍而不爲鄒正言友
乎至是君固不可一朝居矣亡何遷君爲　會府審

理　本朝故事無中書遷王官者乃今自君始除目
下人莫不創見駭聞君則曰業已觸忌抒閉不詔獄
我而王官我幸矣即王官猶仕籍耳彼修郄者寧遂
釋憾乎氷雪在途新纍爲絶又亡何果中以考功法
坐罷久之相死閹亦罪廢子與趙常熟蒙　恩賜環
日夜圖所以伸理君者時阻力繼議且格也藉令君
以官爲重則向者以子所屬爲輕又藉令子能伸理
君則今者必能榮膴其身子復以忤世歸君竟以罷
籍終盍足明君志而庶可以釋子之負乎君豪儁爽
達洞徹底裡時露鋒頴善持論議不侵爲然諾其所

諾[illegible][illegible]心相知能以身相許不則雖遇顯重義不受爾
汝也内行更孝友淳備事父母養生送死竭情致禮
及事伯仲兄尤怡怡敬愛而門戶徭役以獨力支持
于其間雖甚勞甚費無問彼我凡受人之託而爲謀
之必忠必信至恃之爲緩急則慷慨捐其身以赴之
常曰居恒相徵逐一旦臨小利害乃反眼不一引手
如韓昌黎所云者非夫也郡人蔣恭留絲帖于君所
未幾亡而子幼越二十年招其子歸之獲厚値以濟
其家浙人童某鬻書畫頗善詩母死家貧不能葬君出
室中釧易二十金貽之以襄其事邑人某宗晉君君

憫其没而毋襄婦嫠子在襁褓歲以粟帛周之子成
立乃已閩人林某雅慕君不遠數千里來歸君爲館
舍衣食之久更賫發資斧乃返里中子某誣其族黨
陷于法不能自直君則訟言之于官事始白盖其拯
危扶困排難解紛無所爲而爲者類如此君素無它
好特好客又好古金石圖史及法書名蹟購藏百千
卷手自朱墨校讐者半至搜獵秘官野史遺璧斷戟
諸種種令侍史繕寫摩削者半筆楮鋟梓之費傾其
貲不鄙而四方賢豪客又未嘗不過君君接納不倦
黽勉有無以餉僕馬故閭日博聲日蔚起而產則坐

[illegible]以日落[illegible]著未足償逋責卒之日壁立
而橐若洗令其孤嚣闌史以營窀穸傷哉貧也亦足
以概君之生平矣君爲文雅嘐中情欿然自秘恒不
以示人書法楷宗歐陽率更草宗孫虔禮皆足傳世
稱名家君生于嘉靖丙申六月十六日卒于萬曆乙
酉九月二十六日得年僅五十昔予丁丑事周旋患
難惟君與朱君嘉得兩人耳君以失官得名而朱君
則無咎故無譽朱君之生先君二歲而君之死後朱
君一日予適以是時乘傳抵里皆得視其含斂而哭
之嗟乎予捐生蹈不測必死不死君與朱君皆仁人

履安處常又下壽耳不宜死與死死生之際天乎其
有意耶否也泰之先自淮海先生子湛倅常州因家
武進十傳而至瑞五贅無錫遂占籍焉又五傳而至
霖霖生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謚端敏
諱金金生姚安守諱汴則君之父也母曰楊恭人妻
曰蔣孺人生二男長延烝邑諸生娶顧氏太學生武
陽君女次延赤幼未聘五女一適禮科給事中吳君
子桂芬邑諸生一適鄉進士曹君子道孫太學生一
適廣西布政司理問成君子袞一字顧君子本曾殤
一字禮部主客司主事華君子師曾殤更字光祿寺
署丞朱君子肇敞延烝奉蔣孺人之命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君于姚灣之新阡夫君之植于天者長軀高
步耿介凌厲之氣見于眉睫又博洽經史務湛滀之
思稍得學問之力故矯矯修其行于生平及其見義
必爲隨遇輒發若饑食渴飲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要以內足其志外不矜其能而已世以官爲重遂以
失官故爲君重而一節一事津津乎其言之也淺之
乎知君矣知君者莫如予予不銘而誰當銘者銘曰
君起予生予銘君死疇測其然靡憾于理義以利傷
惟君所鄙名以事成惟君所耻有涯者形不泯者志
姚灣之阡曰歸于是安于是考德徵賢千秋百祀

貢士邵爲吾先生墓誌銘

萬曆十年邵先生以諸生久次貢上公車既試于
廷矣居無何遘癘于邸數千里亟輿疾以歸甫抵家
逾時卒獲終正寢藉令後一日客死矣夫天之於先
生與其材玉成其器顧乃靳以位嗇以年而終也獨
若有意于首丘耶其所以報施先生者止是耶予[illegible]
髮受書于先生而先生子本思又嘗從予學偕其[illegible]
同辰以誌銘屬予嗟乎先生之銘非予而誰屬哉[illegible]
也固不辭然亦有不忍者追惟先生博學宏詞[illegible]

翩翩毎操管登壇褎然前也乙卯試京兆卽歸先大
夫嘗誦其三試卷攺容擊節謂千百人且瞠乎後矣
何有于一第者顧其文日益有名而數益奇予在弟
子列直下中耳竊先生餘緒而釋𦒱登　朝先生竟
坎壈以終焉且奄然圽矣即予欲銘先生也而何忍
哉久之本思緘書走長安請至再曰襄有期矣故爲
之文其石而納諸幽云先生諱秀孫字元芝自號爲
吾盖求諸巳而勗志于爲也人亦遂稱之曰爲吾先
生邵先世居陽羨之國山自蒙巖翁著隱德于鄉以
子賢貴贈兵部主事賢舉成化壬辰進士二甲第一

名仕至山東督學臬使賢生恒恒生八子其四諱鶴
年者先生之父也爲懷朴翁翁蚤歲游邑庠老以
恩例給耆年章服榮于家配陳氏毘陵藩參陳茶山
先生之女也臬使藩參二公皆以名大夫推轂于里
中士者先生故閭家穉裔生而穎慧教之數與方名
時巳能爲詩歌茶山公撫而愛之特甚語懷朴翁曰
成予宅相而高君門者其在此兒乎宦游江以西攜
之凡四載每出其所搆示寮友咸嘖嘖豔慕旣歸則
學于唐荆川太史太史過之爲高第弟子而先生亦
儼焉樹立未弱冠卽如成人矣年十九以麟經論秀

爲諸生翹楚時楊公裁菴督學南畿衡鑑平明鮮當
其許可者首列先生而亟奬之曰班馬鍾王盖詞翰
並妍也文譽籍籍起下幃講業從之游者甚衆顧盖
自貶損嘗稱士君子當以文章氣節名世奚取于校
蓺甲乙哉督學者繼至亦靡不褒嘉置高等如楊公
者迨八上京兆府弗售齒且艾矣僅僅得一貢離黌
校而又未及沾一命以少見其生平也天乎匪人之
罪哉先生孝友清介事懷朴翁盡志盡物以爲養母
善病而周旋篤愼無懈夙夜及卒哀毀不欲生更號
曰存鞠子而父且冉冉桑榆日衰又顏其所居曰愛

日齋罔極之思終身之慕可見巳事諸父兄有禮而
其訓諸子弟亦斤斤以矩矱不踰尺寸履素居貞最
嚴于義利取舍無苟得妄受之染服茹寧菲寧惡曰
吾以全吾廉而施與則依于厚焉氏姊之家百里而
遠伏臘問遺至白首不衰貢舉時所給于有司者數
十金則惠及同宗近支之尤貧者又足以覘先生志
矣藉令其列官職于　朝或寄民社之司也寧不能
餙躬趨事存心濟物哉其所爲博士家言淵源經傳
而以之教授生徒操觳率繩墨不少變曰吾師唐太
史云爾也卒能爲諸生建赤幟焉問嘗作詩賦及古

文辭入晋唐閭域里中士亦推轂先生即困于一第
乎然足以繼泉使藩臬之家學而衍其書脉矣晚且
卜築于荆溪溪水上去邑郊七里竹樹蓊鬱日焚香
披卷嘯咏于其間冬夏裘葛僅自給視世之釀醞勢
利之途泊如也生于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卒于
萬曆壬午十一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一配武進吳
氏水南公之女子二人長同辰邑庠生次本思郡庠
生女一適武進澧州吏目鶴溪吳公子舉人之城同
辰娶邑庠少東湯君女生女一適文靖公玄孫徐君
子啟鏵繼娶范氏雙橋思槐君女生男二長繩太次

繩祖俱未聘女一未字本思娶郡庠徐君懷西女亦
文靖公玄孫繼娶武進敬所黃公女及武進靜齋孔
君女以萬曆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窆于後留邨之
新阡銘曰畜維厚施則溥歛乖華藏夜瑩文發祥善
俟獲天之道其猶杓我操契質寡廓我繫銘慰幽漠

惲少陽墓誌銘

惲爲吾邑故家著姓至閩臬藩大夫少南先生稱宏
覽博物而先生之猶子貢士君遠卿亦能彊記多聞
庶幾治詩書之業而衍其緒者予昔事先生而知其
有難弟也今又辱交于遠卿而知其有哲父也盖爲
少陽公云遠卿善治經不善治生數奇一第璧徒四
立公卒之日無以爲歛藉館中所糊口者以附于身
公卒之既三年無以爲葬俟田間所卒歲者以附于
棺傷哉貧也乃匍匐涕洟跽而請于予曰孤不孝不
能遂吾父之志所徼惠以不朽吾父之骨者先生幸
哀憐之予謝不敏而又辭不獲然遠卿自爲述其行
事者詳哉言矣按公諱紹元字光國而少陽則其自
號而以志終身慕也其籍武進自漢梁王相國子冬
始其遷胥城里自繼恩始傳若干世至二菊翁以季
子貴封南京戸部員外郎翁生鎡鎡生訓號南陽封

承德郎訓之子二長爲少南先生而公其次也公生
而頴年甫弱冠以禮經掄秀爲諸生翹楚時裁菴楊
公督學所校士鮮當其許可者列公高等而亟奬之
曰奇士奇士文譽因籍籍起公益自淬勵下帷修業
衣不釋帶枕不帖席者踰年督學者繼至亦靡不褒
嘉置高等如楊公者及五上京兆府弗售而齒冉冉
幾艾矣會遠卿補邑弟子員公乃慨然曰吾之筆耕
研苗業已勑奈何日操鉛槧校秇甲乙爲也姑有秋
俟吾子乎遂投牒告休督學者廉其才惜其年又重
違其志也特下檄奬之以復其身公寬然長者又篤

十內行其事親以孝聞其待昆弟以友聞其待諸子
姪以慈愛聞乙巳歲大祲公曰奉承德公于家傾橐
中裝以給且夕咄咄無所出甚則擷雞豆野蔬以進
而躬且計口并日食木絡草茹時時齒頰間也迨少
南先生以仕顯祿養而公之孝益篤及承德公以譴
命公析居尋以感悟又命公同居而公之孝愈益篤
承德公卒而事叔父龍潭公及事伯兄少南先生亦
如之暨視諸從子輩又無不誼殷殷曰吾父没見吾
叔猶父也曰吾兄没見吾兄之子猶兄也公雖醇謹
依于厚而義所激則毅往力任不少沮再從弟某爲

人所齮齕幾斃于獄窘甚直躬馳面折當路者乃得
脫是公于其幾死者而生之也同祖弟某業賈蕩其
貲亡命它所不敢歸公遇之塗亟挈之于家是公于
其既亡者而收之也承德公作譜立祠以追遠刱塾
設倉以惠宗盟公皆力贊成之俾貽之世世以道義
相先而或免于死亡者莫非公生之收之也其以仁
孝之心而勇于義又如此嗟乎其事親也孝又以事
親者事親之兄弟其待兄弟也友又以待兄弟者待
兄弟之子姪何其同體之誼愈加而愈無已也良亦
厚巳公幼讀禮故生平以禮禔躬又以禮教子不踰

矩矱質不設町畦與人務[illegible][illegible]于之即僮豎臧獲悉
濡忍煦育惟恐或傷之也遠卿試于學使者嘗一再
褎然首也公不爲喜又嘗屢上京闈再入國學戰凡
幾北矣而公不爲慍若謂得失有所此奚足爲士輕
重者蓋其中必有以勝之際羶利之途泊如也當隆
盛時郡邑長有以少南先生故欲得交懽公公惟郤
執守拙曰人雖巧天其謂何卽簞瓢嘗布夷如也至
其晚歲編茅畫渠結數椽于旁舍陂池環匝竹木蓊
鬱誠有如仲長公理所稱者公晏游冗坐于其間一
觴一詠蕭蕭塵壒外閒讀子史并稗官選編以自怡

悅尤善書少宗沈度趙承旨旣習狂素督子孫雖音
叶字畫靡不一于正遠卿居城時迓公于城而公則
安于鄉曰吾愛吾廬耳公之家故貧不以貧嗇親之
養公之家踵貴不以貴張身之勢蓋其恭謹有徐節
孝之行焉其廉潔有陶靖節之風焉卽終靳于顯融
乎而公固已浮漚幻影蔑視之矣公生于嘉靖元年
五月十二日卒于萬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年六十
有八公配孔令人先師裔也其相夫教子有丈夫風
其少南先生所撰壙志中生三子長應翼卽遠卿次
應鼎次應中庶子一應梆庶女二遠卿擇吉于萬曆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卜地子胥城之中以葬之旣志之而系以銘銘曰父何以遺子兮式穀以啟後賢子何以顯父兮殖學以俟逢年子何以慰子而不朽其父兮藏山以勒斯言

孫贊思　何思　校刊

艾捐館舍孺人則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其任家政愈肅其以義方督諸子若孫愈益謹惟遏佚前人光是懼三族諸姻家伏臘膴修問遺之使趾相錯于道孺人悉厚爲報施無所闕失而尤厚于父母之族暨其叔父母拊育者之家昆弟中有與學古翁微卻而竟忘其姊者孺人謂于所厚者薄渠自薄耳本支同氣我何忍不厚乎老無改其未嫁時方音而稱述枌榆故昔事源源本本恒津津弗置也古菴先生置義莊周族之貧者歲大祲所入者弗給孺人顧冢子中孚曰若王父意謂何而令若輩枵腹乎請益之羡粟

鄉有餓者徒就食則爲饘粥全活之所費凡若干族子泰以貧甚鬻其妻孺人顧冢子中孚曰此非若王父之脉乎無妻則無子而忍見其一綫斬也出貲贖之還因得嗣續所費凡若干歲辛亥水祲其鄉民病涉孺人復顧冢子中孚曰若未得仕而舟楫于時也苟存心濟物可矣亟捐橐中金爲造梁爲治途爲置亂河壖輒出涉者脛于水中所費凡若干孺人治生勤業故用繼起而矜獨恤惸則孜孜若恫在躬者其施與利濟好行其德而不倦乃爾至其端重寡言笑與學古翁白首相莊而諸子女斤斤胥化而嚴事之

一啖一語無妄發者進止拜起周旋矩矱子姓成屬以尊禮見者孺人爲北面以卑禮見者孺人爲南面以抗禮見者孺人爲東西面卽倉卒弗踰只尺人嘖嘖謂毛母閑于禮眞稱女丈夫哉先是丁丑予以抗疏忤柄臣杖于　廷削籍還里禍且虞不測以親愛之道來者亦不離貶謫而孺人則慰勞之曰此吾家先黃門所欲爲者乃屬之壻乎兄原有知爲予一解顏矣至渥綸賜環已啧啧猶喜見顏色喜其伸故節効明時也孺人慷慨識大體豈婉孌彝鼎者流幼甚慧讀劉向班昭諸書知其指及長間常說古閨史雜

裨官家語至淑節偉行輒激烈嘆羨之不皇而卽以之教諸子女令砥礪以古賢良爲楷則其不以予爲狂愚而慰勞之者宜也則其女能奉母之教成予之志共顛隮而無閔怨者亦宜也諸子咸彬彬孝友世其家而冢子中孚馴謹篤至事孺人色養顧指數十年如一日問安視膳依依孺子慕而孺人甚安之或浹旬有事他所母寢食弗甘而子心動矣母其鄭閫之範乎而子且庶幾哉石建徐孝肅之風也古菴先生講明聖賢之學德模禮教觀刑于其家者久矣是母是子非其効哉孺人病而中孚等祈請調藥無遺

不竟以年至不任治而卒卒于萬曆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距其生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得壽八十子五人中孚其長也娶董氏繼娶東氏次中順娶吳氏次中學娶孫氏次中孝娶吳氏俱郡邑庠生幼中淳太學生娶鄒氏女四長適楊文成太學生次適周之才幼適賀學禮壬午舉人而予妻則孺人第三女也先大夫寓菴府君嘗一再侍古菴先生與學古翁善而至語及孺人尤所敬者故願附以肺腑之親云孫男十三人應徵應瑞應巖應岱孚出應嵩應嶽順出應辰應庚應麐學出應獻應喜孝出應桂應禾

淳出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八人中孚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學古翁之兆而合葬焉禮也墓在陳官邨祖塋之次其季壻中行謹誌而系之銘銘曰二古肇家兩姓之宗生斯歸斯孝敬是共懿行在閭闈幽名融深德在鄉食報祉隆我銘斯兆可樹可封克昌乃胤永寧其宫

節淑毛母王氏墓誌銘

夫笄黛者流具純懿之節範禮秉義善始令終于女行母儀庶幾無悖盭焉寧獨其性然哉其所繇來夫亦得于教者爾也正德間毘陵有毛黃門古菴先生

者以詼議名于　朝以德學重于時而以躬之所由
者教于家故其子姪帷幃之屬咸戢戢雍雍秩秩如也
如陸單二孺人事具先生自爲誌今母者文學復古
君諱之生母古菴先生之副室也予爲毛氏婿親母
則爲大母行歲戊寅母卒而予時以言事被罪□戶
還里復古君圖所以不朽其母者予錄狀屬予曰母
姓王祖某父某世居郡之東門呈及笄歸先公嫡母
陸孺人暨下世繼嫡母單孺人性嚴餙所當見吾母
則喜曰大姒也是靜莊有儀娛恭勝婦者也亡何單
孺人疾革囑先公曰中饋事屬之婦吾目瞑矣婦有

諸婦在于是母與諸兄婦悉有措招從事于絍紃褒
粢饋祀饗燕之政至井臼饎錫滌浣之役悉躬自勞
若先公性更嚴其所譬畫卒具辦無不如先公指者
先公背棄時孤諸時五齡耳母哀毀不欲生既而復
欲泣忍死曰爲先君子死也者則死之爲先君子之
遺孤生也者則生之乃屏餙斷葷矢天日自誓撫孤
娶婦孤兒形影晨夕既困寠又遘歲屢祲饘粥且弗
給辛楚備嘗而更爲人所齮齕母怡然安之若兒之
澼于修一言一動弗恪弗莊則潸然語曰兒先君子
遺子也諸嫡兄皆賢兒獨不肖乎且而母強顏□□

亡人于世者何爲哉顧加謹訶至憂憤廢食凡師友
脯修鉛槧之需恒脫簪珥佐其費處族戚之內外親
疎各有禮而尤厚于陸單二孺人之戚母則曰二孺
人所不忘情者伏臘問遺使無異于二孺人之存之
日也族有孤子女先公業爲撫育之母則曰是先君
子所嘗軫念者卒爲之嫁娶使無異于先君子之存
之日也歲時迎養逝外母于家且爲之經營斂藏而
斗粟尺帛邑勉有亡以周其弟姪之匱乏母則曰是
我所當私卹者然終無敢加于二孺人之戚與族之
孤子女之家也兒以丙午歲娶婦禮成母則呼兒泣

兒以壬子歲補弟子員報至母則復呼兒泣曰兒幸
受室又幸游庠校宜喜而顧悲者痛先君子不及見
兒婚與未嘗教兒學爾兒以文蹶數見黜于鄉闈母
未嘗慍兒忝以行優數見奬于督學觀風使者母亦
未嘗喜曰得失有時名實難副兒惟修其可勉者以
俟其不可強者而已郡縣諸文學稱述母之節上之
郡侯應城李公嗣上聞之施公二公嘗一再舉諸之
行者曰不知其母脉其子今乃知子之固有母也束
帛遣使禮于廬因署其牘云持身端潔婦道克全教
子勤劬母儀足範歷艱難而淸節愈勵垂衰暮而雅

志彌堅復上之憲臺李公將以疏　聞母謂兒曰今
甲旌婦節稽其歲年爲之制我三十始失而父而敢
隱年以干盛典哉事遂寢頃母疾大漸執兒手曰吾
兒庶乎彊爲善矣今而後我可以復而父于地下惟
兒食指繁負責無以償爲慮言訖目瞑按狀所録如
此質之予所聽覩者語不誣也乃復古君謂予曰諧
不孝上之不能立身顯名以揚吾母之節次之又不
能操奇贏以勤吾起家而貽吾母憂吾將奚以解也
茲藉以毋無彊而愆罔極者敢徼惠于子矣予惟絃
歌誦習之教不設于閨閫而士以冠裳禮樂名且多

隤防斁常者乃女婦矢志飭躬克全其性以遜于倫
也可不謂難哉古菴先生篤行愼履家人嗃嗃稱嚴
君焉則母之耳目所濡染無非教者予不及見先生
猶及見先生之遺風遐軌于母也母爲副室者凡十
有三年爲嫠婦者凡四十有四年茹貧攻苦茸茶支
傺其幽憂隱痛蓋有甚弗堪者卒之不二心于生死
存亡而完皎皎之節顧以不應格不旌復古君所以
啾嘘悒怏于衷而不能已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
則謂母之事它可畧也特論著其大者因僣爲之私
謚曰節淑云母生于正德乙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卒
于萬曆戊寅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四以卒之年
某月某日附葬于古菴先生陸單二孺人之次稍後
子一卽諧也娶葉氏紹興府通判誠齋葉公金女孫
男五中士娶李氏河南道監察御史巽陽李公世臣
女次中聲娶王氏邑庠生少南王公業女次中吉次
中懿聘郡庠生鳳麓楊公應文女次中壹孫女一曾
孫男女各一　銘曰其生也匪云正位得陪體乎君子
親挹其芳其死也匪云同穴得附皃乎君子永偕厥
藏樹節足表遺芬彌長存孫克肖後胤寖昌斯石可
泐繄母不亡

毛母徐孺人墓誌銘

毛黃門古菴先生以理學名于世以忠直著于　朝
而以禮法範于其家也尤斤斤焉故其子姓之逮事
先生者孝謹敦睦皆循循好禮尚義而淑儷哲媛內
行壼則亦多足稱數云予之妻先生之孫也知毛氏
莫稔于予故記載毛氏之懿媺尤莫宜于予予嚮者
嘗誌妻母陳孺人而銘之嘗誌妻大庶母王孺人而
銘之乃今于中允君之請而誌徐孺人也蓋予于毛
氏婦所爲藉手鐫石者再而今且三矣按狀孺人姓
徐氏父代州吏目玉峰翁母楊氏生孺人笄而歸懷

古公事古菴先生姑陛繼姑單遹討世先生攝內外政甚肅鮮所當意者孺人恭謹修愉婉而以婦職佐之稱靜理懷古公爲諸生有文篤學自勵孺人淑愼習勤苦而以女紅佐之更稱辛苦既懷古公入太學走上國孺人代爲政力紡績身耒耜以奮起家以勤先臧獲井井如也懷古公處人或峻而孺人務以和解之懷古公馭婢僕或嚴而孺人務以慈濟之委婉調護又誾誾如也會先生捐館而懷古公亦屢困于場屋中年迫徭役居邑邑不自怡怏孺人益日夜拮据率力指以供其食指弗敢以煩請也衣襲其麤敝者食甘其菲者弗敢以華腴適也用是絫銖積絲業漸起益漸斥旁產而懷古公復捐館孺人乃洗鉛華闔戶番怩稱未亡人而食淡攻苦甚于少壯時課督諸子則恒以蕩世業隤家聲是懼諸子無不奮勵任儒者即未竟儒者咸兢兢自守纖嗇經營罔越尺寸底于成立靡非孺人教也孺人爲毛氏婦而母者六十年春秋高當頤指使矣而絲枲不去手食不重肉諸子或跽而進三簋製一衣郤不御曰天固忌盈人宜惜福我自貫此非而曹所知也或跽而勸其少休曰兒憊我耶我嚙夬擘纑尚健且勞我所習耳若于

旃于族黨問遺父母家趾相錯迨老不休歲伏臘有事于宗祠必精必腆又時時餉中饋代諸子供賓客取咄嗟辦師尼巫嫗以祈禱款之輒謝弗許曰廟享豐潔賓醴鮮醲我職也若曳佛媚神我弗能也嗚呼若孺人者女而孝婦而恭母而慈妻而順壽考長世令終全歸庶幾集五福備四德從三而終一矣殆無忝于古菴先生之家者哉先生之範于家者遠矣逮事先生者既祗適之其不及事先生者亦紹聞之孝謹敦睦之風永勿替焉斯其爲孺人之意乎予因誌孺人而又推孺人之意以示爲毛氏裔者孺人生于正德庚午五月十三日卒于萬曆辛卯十月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二子四人長中允儒官娶王氏次中元娶華氏繼娶唐氏張氏中亮太醫院吏目娶吳氏次中覺蚤世娶鄒氏女二人長適無錫秦爘邑庠生次適同邑趙誠孫男十人應儀應位允出應騏應驥應酉應亥應寅元出應圖應書亮出鳳翔覺出孫女九人曾孫男一人卜癸巳年四月二十五日啟懷古公之藏與孺人合而窆焉實陳官邨祖塋之次銘曰母之歸也舅姑是宗而藏也祔兆于其封母之生也夫子是從而沒也陪體于其宮壼範不朽婦職克終其

爾子爾孫念爾祖遺風而慰爾母于無窮

太學生存菴楊君暨配毛孺人合葬墓誌銘

蓋吾邑之東南里有前黃楊氏云系出伯起後以避地徙自關西五傳而至守菴公圻以武畧將軍隸鎮江衛生百山公鍾以奉訓大夫知賓州配諸氏封孺人生子五人存菴君其仲也楊氏起家甲第貲力雄長一邑胃脯洒削厥幾乎鍾鳴鼎食比素封稱望族迨中葉業且式微日廢著斥產久之益負責蒙逋而閭閻徒存踐更爲累然餘風積習子孫猶以媮衣鮮食後溢相矜漸至流離存菴君生斯時居斯里紹明

詩書之緒欲稍搁立于頹靡之中亦甚難矣予之妻與存菴君之妻兄弟也弱冠受室與君同爲郡諸生亡何予登第而君屢試屢不售乃入貲升上舍卒業南雍薄游京東論交轂下四方友以郭泰田邑覩君矣君材故敏度復跌朗宕逸嫺于文翰工詩更善字字摹晉人詩亦法唐律至博士家言則不屑意繩矩而俛首帖括也負雋抱奇以故卒不售及予被編譴請休沐服官什一歸田什九則與君佰朝夕君去懸一榻以待君至未嘗不數日留相昵莫逆也君素饒酒量又閑于酒德嗣宗欲澆塊磊彿大龔親形神令雨來朋春風布席剪燭裁句刻羽飛觴足傾四座飲一石而醉二三靡不爲之陶然醉者彷彿于荷鍤蠟屐者流至其敦倫篤履質行淳備又斤斤毋敢踰閑越趾事百山公暨諸母務致其驩洗腆凡供具宴饗修其色而進之故百山公暨諸母白首長世安其養甚懽縣大夫某設餙箭之術告訐羃驂袂讐修郄者中百山公就繫君大恚曰父辱子死耳請以身代請室以義譙縣大夫縣大夫慚事乃白友愛兄弟一壺餐長皆徵逐怡如也又蕭然甙恃以緩急不復爾我助兄以貲脫弟于難郎傾橐倒箘曰此吾在原之誼

耳至親友族黨間賑窮賙乏慷慨好義不侵爲然諾蓋不自知其罄懸而壁徒立也然攻苦茹辛量入積出躬井臼之勞操奇贏之息以佐君者毛孺人之力是藉焉孺人大父黃門翁父學古翁鄉之典刑世其禮教而孺人又質慧才淑識大體克勤小物有所擘畫寧辨母訥有所酬酢寧豈母嗇蓋其性務勝人恥不若人存菴君日以詩酒自怡悅一切公私之需匄稽督迫戶外屨常滿心計身勞胼胝拮据孺人悉任之不足出諸簪珥不足則出諸播穫又不足則出諸機杼存菴君奉親奉賓客弟問婦妝頭索斗酒盂蔬

耳孺人則黽勉有亡取順指以辦而更掩覆于君惺君之傷其志也君四十尚艱于子孺人擇宜子者爲貳室既孺人舉一子而貳室生二女則夷其子女無異視蓋孺人爲楊氏掌故四十年至孺人亡而後存菴君始知有貧也而後存菴君之子始知無所恃也鰥父弱子煢然在疚者三年君愈邑邑不自得遂遘痰眩之疾語澁足蹇復有齘齕其孤而傷之者泫然泣謂其子曰我生猶死也我死其如爾孤何蓋惻然傷之矣疾愈而卒因以不起嗟哉君豪舉遻忌而以拂意終毛孺人勤行力作停有丈夫風而以賷志沕

也予與君最善而予妻與毛孺人又最善故悼其亡也涕匪無從而委以志也辭所不獲矣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銘曰是夫也世德足以亢宗功而家屢空是婦也材足以相夫躬而志卒窮思而歸順而俟其偕即安于斯宮

敕封諸太安人蔣母墓誌銘

萬曆五年宜興蔣君瑞卿成進士守制居里予則以是年言事編戶君操一葦走二舍而遠相勞苦于創楚蘧瞿中義甚高也今既十年浮沉凡幾易矣予從講帷請假君則以南計曹郎結吏議歸因爲奉母之狀焉乃手次第母之狀謁予曰某不肖馳驅在事不能朝夕承顏爲母憧狂直忤時不能明哲保名爲母榮今也謝靡鹽之勞釋不遑之嘆方與弟明卿斥旁舭搆別室將營菟裘母子老焉幸而仰愛日之忱何不幸而遽罹終天之戚也所以爲吾母不朽計而塞不肖無涯之痛者其太史氏之言乎予謝不敏而又辭不獲遂受狀而誌之母諸氏爲潮之諸暨人其先出諸越大夫之系元末以避兵徙宜興者母之八世祖也母以子貴今稱太安人云父諱倫配凌氏生太安人在髫丱中婉淑有令儀父母甚奇之曰吾女女

耳藉男也當大吾門爲之擇其偶者得封主事恩萱公而字之及歸年十七惟舅惠齋翁在養太安人嚴事之問安否具膳進羞務當意指謹因主事公念兩姊遠在金淵伏臘餽遺至乖老弗替主事公少任俠跅弛負慷慨之氣好游又好客不問家人產產坐以旁落且謂閫以內有婦足任不以貧故損其結客志也每游經旬月乃返返則與所游客偕來扃門縱樞長者轍恒滿太安人脫簪珥具餚核以餉僕馬黽勉有亡益不以貧故恡其結客資也嘗從屏間竊窺則私喜曰夫夫也世所稱賢豪客者非耶夫而執御吾

其紉譽乎主事公初年重然諾輕財扶義家故貧而
太安人則以儉佐其施中年折節務本業課耕課讀
覘其出納而督過之家漸饒裕而太安人則以寬濟
其嚴年二十四生長子瑞卿幼慧善屬文主事公謂
是兒千里駒何難一第至三試有司輒不利輒爲不
懌太安人則婉辭解之曰此豈藐罪乎士之遇固自
有時也嗣生次子明卿甫入小學主事公又謂吾一
兒以經術悞何容再悞太安人則正色語之曰此豈
經術悞乎士之業固其所當爲也然以付阿兒耳母
爲累若翁矣爾兄弟自相師友日淬勵于學以成名

盖太安人從臾之力焉主事公捐館舍之後兄弟聚
廬而處合爨而飡不爲蓄迄無間言至衡其臧獲而
任之男服農女服紅耳攝顧使率其力指以供食指
肅如也而又雍如盖太安人綜理之政焉瑞卿偕計
吏舉禮闈于邸里不及奉主事公之終太安人哀痛
倥偬中强起治含歛誡其次子曰徒慟何爲者附于
身必誠必信勿貽而兄他日憾耳萬曆十年上　兩
宮徽號得　覃恩大典瑞卿製冠帔以進并焚黃于
主事公之墓太安人曰兒登榜之春若翁就木日也
天乎胡不令須臾無死以見之今一紙安用及九泉

原缺第十七葉

庶幾哉可以闡幽吾信已予則烏忍辭謹按狀序次
之云孺人姓賈氏處士石溪公之女其大父靜軒公
爲荆州別駕本右族而今憲副董公姊則孺人母也
孺人生而端靖具女德石溪公最愛憐之愼于擇配
及笄猶未字時都事公爲諸生文日益有名初娶于
劉居無何劉卒嗣議婚于賈而憲副董公業與都事
公習又從臾其間遂得委禽焉都事公王父聽泉公
起家儒官故食貧而筠山公承之貲產僅足給饘粥
孺人之歸于張也逮事筠山公暨姑楊孺人楊孺人
性嚴鮮所當意者獨謂孺人賢閫以內凡縫紉繙

饔飧瀡若伏臘享祀賓燕率躬親操作夙夜拮据罔
敢懈都事公黽勉問學歲時以授經就外館孺人則
佗佗勤婦職一切事不以關撓而生業亦稍稍饒裕
以故得壹志肆力于文嘉靖丁酉領鄉薦都事公雖
寡與愼交而一時名碩輩相從遊甚懽至則濟留移
晷孺人爲供具必腆必潔遇臧獲有恩待諸婦黨戚
屬悉有禮丈夫子五人都事公最善訓督之而孺人
則以義方慈誨贊其成不少假借故諸子讀文種學
咸克自砥礪伯子謙早游庠校每試輒在高等仲子
中中嘉靖丁卯鄉試彬彬盛矣而都事公則早登上春

宦不第武以謁選勅公公誅之孺人孺人曰祿養有爲親計者親弗逮矣即仕無庸也且君性亢直必不習浮湛洪忍態藉第令有以意氣相加者君則安能俯仰人耶乃欲爲未竟之志于諸子乎屬之耳都事公唯唯歲戊辰卒仲子偕計行遂疏授南京都察院都事浩然歸覩世之沾滯沉酣于名利者暮猶戀戀不忍舍者澹如也及季子和中隆慶庚午鄉試報至孺人則忻忻喜既戒諭之曰汝兄弟幸兩舉秋闈即而父斬一第于春官然祖宗積累茲惟艱矣汝其闡所以自樹者顯揚光大之業汝兄弟尚勉哉幼兄

履道甫弱冠尤篤于鄉往聞母言又見諸兄皆成立愈益自淬勵築室鍵關攻苦發憤因勞憊成疾竟不起時孺人以憂惶在牀褥家人諱不令孺人知卒聞之亦竟不起相繼僅五日見奉母之教以勞憊亡母則傷子之夭以悲慟亡死等耳死如孺人之爲母若子也痛哉矧婦道母儀一一中矩矱始而其舅姑宜之曰是能婉約惠順吾得吾婦也如孝子也既而都事公稱之曰是能綜理經營于內以佐吾所不及吾得吾妻也如良友也今諸遺孤哀慕之曰吾母之撫育吾也愛而知勞慈而不弛其教吾失吾母也如失嚴師也具善完懿殆足語閨闈楷範孺人其可謂賢也已諸子咸趾美好修將策足高衢嚮用方始顯榮當未艾乃孺人則不少延以待也嗚呼悲哉孺人生于正德丙子年正月十二日卒于隆慶壬申年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七子男五履謙郡庠廩生娶紹興府通判葉公金女履中舉人娶苑馬寺少卿周公仕女南京戶部尚書襄敏公金孫女履順邑庠生娶江陰太學生徐君衍嘉女履和舉人娶舉人王公敬之女履道聘江西布政無錫秦公夔曾孫女未娶而殤都事公以成人禮葬于法亦得書女一適浙江副使

董公士弘孫郡庠生董君言書子邑庠生應朝孫男七正義娶邑庠生王君業女敬義聘無錫邑庠生邵君秉忠女餘俱幼未聘孫女三一受舉人王公曾可孫太學生徵賢聘一受宜興南京戶部侍郎雲山曹公三暘孫國子監博士公司勳子福孫聘餘俱幼未字卜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黃塘之原銘曰

既均其匹式燕厥宗匪嘻匪嗃曷敬曷從維子克俊振振以融發祥綏祉有來方賴食報孔厚矧茲令終黃塘之麓言揭其官是曰歸所蘭被其叢永矚下土聲施靡窮

原缺第二十二葉

敕贈閔孺人謝氏墓誌銘

瀛海郡故多著姓而著于任丘則稱閔謝云孺人者都憲謝公之女後府都事閔君之配尚書翁之婦也尚書與先尚寶同舉乙未第都事君謂不佞有世誼又史職也屬之銘遂按狀論著孺人之懿媺而銘焉孺人姓謝氏生而端靜且女德尤聰慧通解都憲公居常訓諸子輒談古昔賢淑孺人從旁聞之輒能舉大義若有慕乎其中者都憲公參藩督餉盡瘁濟艱病歸舍孺人奉之如其兄兄勞苦孺人且休矣孺人曰吾與兄體同心獨異耶至處昆仲姊妹間孺人行

齒最少和敬有禮閨以內無迕顏間語雍雍戢戢也卽臧獲罔不人人得其懽都憲公愛重之曰吾女當不婚凡子而尚書翁與都憲公相契善又雅聞謝氏女不凡遂令都事君委禽焉孺人歸閔時尚書翁方納國事而都事君居家又鮮兄弟則獨任家政孺人綜理于內縫紉績紡烹膾醴醯若歲時享祀賓燕率躬親操作絕無富貴態稍自暇逸都事君黽勉問學夜誦書孺人則篝燈手女紅傍之故都事君以幹蠱稱于家以篤義稱于里今又以惇敏博綜稱于朝孺人與有助焉尤委婉善承其君姑若姑有詞尚書母為婦則耳目所覩習顧不詡貴盛歟至相夫以勤慎閑事舅姑父母以孝謹閑儉素慈惠罔不克由禮籍第令孺人生而為丈夫又安肯憑依蹈藉甘紈綺子同也嗟嗟等死耳死有懿媺以垂則揚休焉死何較脩短矣若孺人者是宜銘銘曰謝世望瀛閔為國禎孺人居之弗侈弗盈婉婉有儀令德淑聲職縫主饋肅雍且貞履盛持約亦性所成惟士則難矧女之行閟幽勒珉以永厥名

華母曹孺人墓誌銘

嘉靖甲午先大夫舉于鄉梁谿有所謂果菴華先生

者實同舉云而曹孺人者華先生之繼室華君懋德之母而今鄉進士國榮之王母也孺人歸華先生八年而居孀母華君三十六年而在殯在殯又十年而華君溘焉先朝露矣國榮將舉父之葬因奉父之遺命而襄其王母也持狀謁予而有請曰傷哉是吾先子賫志未終而先王母徽惠以不朽也先生其念先世通籍而賜一言之辱乎予閱其言俛讀其狀肅然起又隱然戚于衷焉予家曾王母儲守節撫孤四十年歷艱苦萬狀格宜旌不旌于兄弟猶未能顯揚之其恫也若曹孺人者可使之泯泯無傳乎哉而以闡幽

乳信屬之予予又安忍辭按狀孺人姓曹氏世梁谿人生而懿淑娟秀父母特憐愛之偃蹇其儔而會華先生有錢孺人之戚遂委禽焉時孺人年十六耳錢孺人先有二子一女孺人至則已稱母撫愛之甚慈孺人尋亦舉一子財七齡而華先生捐館舍時孺人年則二十三耳遂屏去鉛縠晝闔戶旦夕撫其子懋德泣曰吾未及而之立也吾何辭以復先公地下也則又撫錢孺人子若女泣曰吾未及而之成也吾又何辭以復錢孺人地下也即起而強顏于世如業易落何伯子少未更事督過頗難乃告諸伯叔洎族

長者析箸三分之以其一屬之伯子又詔伯子長加予田廬一區命之曰惟是共春秋粢盛饗祀之需仲子贅于鄒以其一屬之仲子攜于鄒皆割其業之腴者而其瘠且下者可一分則以撫其子懋德及錢孺人所遺女煢煢相依後子前女無所貳別女甫笄則又慎爲擇配嫡于錢捐橐中裝及具資送統綺帷帳器什無不備更割其餘畝百有奇輸之不知其非自已出也即女亦不自知其非孺人出也先生不屬毛愛均離裡孺人所以撫其遺子女一體視之可謂起華先生而不死錢孺人矣梁谿故劇邑而邑役最劇

亦惟其氣力足表見耳窮壤奧室豐蔀蔽益其菀苦攻苦竟此生沒沒而不得開者指可一二屈哉即華有曹母而予家有儲母均足恫也國榮行將以行能學術顯于時其微　上寵靈爲大母光榮自有日則予所論著或可備觀風者之採擇焉是爲誌而系之以銘銘曰生也曷依夫先婦藏死也曷歸于後母亡贔然其多喪顯然其永傳是孰爲之襄曰孫謀允臧不朽維何琢此銘章不亡維何翼而斎昌

張母薛孺人墓誌銘

江之陰正嘉之紀有布衣儒人薛浮休者以文行名

沒則祭于社曰鄉先生浮休子甲明經舉進士給事黃門省副憲臬司更以理學名人皆宗師之曰畏齋先生薛之族始貴然不貴其官而貴其教之足以範身而閑有家也即先生之女之賢足徵已先生之女爲今張孝廉修德之母母卒于萬曆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有期矣孝廉走百里持狀介友人惲貢士而謁予曰孤不孝父喪未幾而母復繼之痛哉擇敢爲懽而以祿養也庶幾乎異日者今已矣[illegible]片言之榮重于華袞曩嘗丐弇州王先生文爲父重今則丐先生文爲母重予聞而愧之辭不文不獲遂按狀

而志云當畏齋先生以諫官謫楚慕母邵孺人從之
生孺人于楚之邸少婉嫕有志操畏齋先生授以孝
經列女傳諸書輒能解其義爲擇婿得張君慶而歸
之張故貲雄于邑至張君之父司城公滕家益起孺
人之歸張君也年二十一矣司城公官京師而孺人
事封孺人姑顧唯唯恭謹初或疑其生于貴而倨也
至則相夫治于室靡不辦具大喜慰曰是賢婦習于
教者時張君受經外傅無內顧以有孺人得不廢業
及司城公歸老遘東夷之變張君奉父母于流離兵
燹中生養死葬以有孺人得不廢禮既而業稍落公

私之廹旁午至張君左支右撑茹荼寢棘以持門戶
以有孺人得不廢家勤儉織嗇率先其力指以供食
指無蕪簋鮮衣而至于延師友訓子則漿酒脯修必
腆潔卽凶荒播徙以有孺人得不廢教已卯冢子修
德舉于鄉仲子其補博士弟子員而家以拮据稍稍
復孺人乃食素絕葷益以澹泊甘也修德子毓美亦
補博士弟子員孺人見其子孫成立既解顣又悲張
君之不及見而攬涙語之曰念哉張之宗逖矣自泰
望徙流璜世世以善聞而祖仕不顯而父遭家累又
業不終所望以振微繼緒者在汝子孫耳念哉張君

乙酉卒孺人邑邑欝毀不自得至戊子亦卒年五
十有八疾既革沐浴更衣正襟口不輟禪誦曰吾當
以今夕其時往輒問曰夜如何其坦乎翛然坐而瞑
嗚呼生死眞境也烈丈夫于斯際猶難之而孺人能
爾則其得于漸摩習染者豈徒習中壘之傳詠謝女
之句已哉蚤慧夙悟殆闖性命之藩通幽明之故者
矣居恒以畏齋先生之敎教其子曰矩矱爲檢廉靖
自持見其無忘渭陽之遺風焉至其待侍媵之子撫
愛均一無幾微彼我間此尤足賢也子八長卽修德
雅秀而文次修吉修巳修和修政俱孺人出次修身

修職修典俱旁出女四孫男七孫女五婚娶名族具
狀中以十七年某月某日啟張君之兆而窆焉在璜
塘新阡夫世風漓而女教漸湮也求其爲賢母賢婦
足爲閨闈楷範者卽縉紳家百不一二耳予不佞先
大夫嚴于訓子更嚴于擇婦諸子婦中其一爲洛社
張氏出于運使東洛公之裔東洛公以廉直著沒而
祭于社者也今孝廉流璜之宗實與洛社同譜而孺
人之賢復出于畏齋先生乃知女教亦繫世澤不獨
其性然也予故因志孺人而深有感焉銘曰生于漢
浦卒于江堧戢形從所天兮玄室蔭栢彤管揚芬潛

德藉以傳兮八龍並奮千里高騫馳榮于此阡兮

陳母龔孺人墓誌銘

宜興有葉塘之陳武進有新塘之龔兩家皆稱鉅族爲婚姻今鴻臚見山陳公堯卿之室龔孺人卒之又三年卜期襄事以進士龔君狀來請銘孺人女爲予長兒雍之妻而予丘嫂出于陳爲見山公之妹予妻之母亦出于陳爲見山公之姑知孺人者莫如予也何敢辭按狀孺人父爲進山翁領嘉靖壬午鄉薦母爲吳孺人以嘉靖丙戌六月二日生孺人孺人生而婉嫕又家世業儒禮義之習得于濡染者素也其歸

陳年甫十七太舅仁山翁舅釗峯翁相繼歾孺人佐見山公之喪必以誠信而事姑周孺人益謹恒悲念曰吾已不逮事吾舅矣敢有所不盡于吾姑者周孺人孀居十九年孺人佐見山公之養必以鮮腆及姑歾而所以佐其喪者如其舅故閭里稱見山公孝者曰藉而婦也歲庚申見山公官鴻臚孺人從之邸里以勤最相其夫周旋禮儀無曠闕故賓寀稱見山公能者亦曰藉而婦也孺人內德甚具精刺烹饍之役拮据生產衡臧獲而任之淑慎慈惠閫無違言庭無嗃嗃聲而男服農女服紅咸静理也業亦以饒裕

言憲副公與宜人則喜相語曰吾弱息非凡女而今所托者亦庶乎非庸子哉婦十九歲歸予家予時以抗疏忤要臣受杖編戶而憲副公亦以予厪孳之故移憾調官歸兩家俱從宦乎而予故貧又多男先尚寶所遺敝屋薄田群子婦而聚廬託處人一椽耳擔石之予僅可給饘粥而婦生于殷盛予兒慮其驕又慮其汰而不任予家婦也婦乃不難挹損若素習于勤嗇者更唯唯共蕭相其夫不敢有違言忤色事舅姑甚雍而有禮其姑毛孺人之待子嚴于父及待諸婦則慈于其母濡忍煦育若惟恐傷之者而婦于諸

婦中尤能順承曲得其懽是以婦恒自喜語其夫曰吾侍吾姑如吾慈母也予兒勉兢兢修飭婦則以微俄戒之兒有過而予或譙訶則皇皇不自得兒有微善而予或獎許則又忻忻然力從臾于其間是以予兒恒自喜語其母曰吾得吾妻如吾益友也生朝節辰間奉觴觴舅姑及其父母必精庋鮮腆而自奉則甚非常禮佛茹蔬其夫與四三兄弟修業齋食于他所則與媵婢共麤糲而餐日不二簋月不一肉敉奮衣襦之飾擇華珍者旋鬻之拮据經營什一之息以佐其夫楮墨之費處內外上下疏戚尊卑劑量輕重

接以文聯以情斤斤如也而又怡如于　賜環起家
逺在邸里再閱歲癸未季兒玄當授之室甲申幼兒
京聘劉喪父母無所歸當迎之于家綜理區畫于上
予兒主之而閫以內一切饘餭犖覢之事婦任之斂
給詳愼靡不顧指辦者素有志操以干求爲恥毎歸
寧絕口不言空乏之恒譚苴芻近第數極知舅姑之橐
若洗也不敢使之聞其父母聞而助之半復別爲稱
貸而盈之半在父母所曰吾舅姑從之在舅姑所曰
吾父母周之其于舅姑不欲貽累又不欲貽羞而于
父母則既歸德又分德于夫之家蓋周旋彌縫必人

人悦事事善乃已類如此至于易簀時則又舉其所
助半貲與向所授田百畝令亟還父母家以全其夫
之義也藉令婦而爲丈夫必不以困窮于人以貨財
汚其身可不謂賢哉其成疾以不娠故恒自鬱邑弗
能釋始而血上逆每一發嘔幾數升既而骨蒸內瘠
今年病漸劇其父母憂之爲延醫炙艾而病愈益劇
嗣而胗切之者曰尺脉洪他脉無恙當有娠而甚羸
炙艾悞矣婦聞之且詫且恚曰吾有子死可也言無
子生亦何爲噫嘻此其終不可解于心者乎然不專
意于巳之娠而又屬意于貳巳者之娠也擇聘良[illegible]

子至脫簪珥不惜且親爲之膏髮理容卽有子若不
必自巳出者思其在夫婦少年相懽之日亦可謂難
矣病且革第睨而謂其夫曰吾舅姑之所我生良苦
矣不以婦視我而以女視我也言訖遂長逝婦生于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初十日歸予家八年卒距其生
年二十六耳嗟乎痛哉巳承祧而祈于胤之昌夫業
儒而嶄于名之揚婦之所深願焉而今齎志以往矣
夫百年同穴四時常饗人也爽世延祚五門馳榮天
也人可能者盡之天不可必者俟之皆庶幾于異日
者婦而有知自且未瞑乎予言至此泫乎淚潸然也

不忍文又不忍不文予銘之令予兒書之而納諸壙
中銘曰女而順婦而賢嗇于後嶄于年豈其未定之
天高而家膴而原祜之篤胤之綿庶其可俟之天而
翁匪諛而媺可傳藉茲一言慰爾九泉

賜餘堂集卷十三

孫　不愚　賢[illegible]　校刊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祭文

祭余相國文

壬戌禮闈余兄校士得公試文汪洋横恣禮樂廷數
予兄供事幸公鼎甲光榮倍蓰希世至珍空群上駟
因之定交遂稱知已恩義之酬弗忘所自公既先達
予方弱齒降禮通家亦徼明賜公佐成均予始登第
推分後生乃壓中秘引掖斯勤誨督彌至及予狂蒙
削籍還里越在草莽負痾俟死卵翼護調不言所以

項予賜環值公贊理薦拔殊殿燕閒每侍略分忘形
洞徹底裏自恃因緣正切依倚予安俶乎公今已矣
惟公之身中外所毘惟公之名竹帛所紀贊公悼公
吾僕未易予述予衷固不在此惟哭其私傷今追始
哀豈無從潸焉欲涕

祭劉太宰暨夫人文

惟翁之德滄溟喬嵩惟翁之位名卿鉅公媚茲　天
子國有豐功寬然長者鄉有高風一詞莫贊更僕未
終而我深痛獨在私衷翁佐司農予方筮仕降禮忘
年烝烝桑梓處尊牧卑敦薄寬鄙足為儀刑實勤仰
止汪度如春周行若砥吾儕所視惟翁所履翁之南
徙握樞秉銓因失柄掯遂致煩言翁罷居里予謫歸
田豺狼當路龍蛇之年罪由鱗逆禍不踵旋世所共
惡翁乃獨憐自謂暮齒僅遺弱女離裡屬毛不絕如
縷子不棄予予亦習汝予女汝兒予將汝許百世之
盟訂于一語不勞媒妁不煩儀旨予摯予兒拜翁之
堂翁與夫人燕喜相將視我猶父呼伊日孃可稱有
子詎云東床及予召起別翁倉皇一違顏色再易星
霜翁力未衰而神更王蒲輪且徵輿情繫望碁局詩
筒每誇豪壯胡然無恙溘焉長往眞耶妄耶尚懷惝

怳俄復傳言夫人屬纊驚魂甫定痛淚乃流知翁隱
抱傷于幽憂骨肉之累竭蹷為謀手援何策心痗難
瘳顧瞻其後誰可箕裘電烟石火華屋荒丘兩櫬一
堂虛帷敗壁燈慘失光爐燼欲息孰主蒸嘗孰為踊
辟嗟乎痛哉行道淒惻繾綣若予俯仰今昔回首幾
時轉瞬陳迹翁目瞑否我心盡未大塊有終此懷無
已婿視子均情緣義起一抔之土四時之祭凡可酬
恩弗忘没世先酹一觴遠將千里

又祭劉太宰暨夫人文

嗚呼翁與夫人之殁也日月不居番及恭夫襲予守

官于邸嘗絜酒緘辭以志今昔之思頃予請休沐于
里見翁之女炯目豐頤宛然翁之遺體盖不勝感慟
而嗟咨今翁之嗣扞罔亡命去不知所之兩柩巋然
四壁頹考青燈宵黯黃腸日灰音塵絕遠精爽疇依
朝晡孰主窀穸何時倘風燭之不戢雖悔曷追予有
葭莩之誼托在肺腑其責安能辭而況爲之女者惟
二人是懷若九原之覓一日未歸則寢不寐食不飴
生本由胞痛且折腸更奚所待而委之誰情弗容已
禮固所宜予遂率予兒暨翁女黽勉以襄厥事盖附
于身附于棺必誠必信在地下者惟餘力之不遺而

國恩家乘次第圖之凡在地上者可漸舉而有期道
傍甲乙不無差池苟可以盡吾心畢吾力質之仁人
君子而弗疑不爲名計不爲利來庶幾乎無所爲而
爲毫芒匪私寧詎女之爲其親者念茲釋茲而予之
所以報翁者亦在于斯矣至于翁之德人心所繫翁
之名史筆攸司翁之榮當代所希翁之哀薄海同悲
賜祭予葬厚卹隆施易名增秩寵錫制詞然則翁之
所亡者獨嗣耳而其所不朽者元祀豐碑愈久彌光
又何有乎涯涘惟予衷之哽咽豈無從而涕洟皇皇
丹旐蕭蕭素旂一往千載傷哉噫嘻椒漿再陳肝膽
爲披翁與夫人知乎不知

祭曹司空暨配呂夫人文

濟穎荆水殖秀銅峯敭歷有年夙夜在公海以內孰
不知公之勳庸折獄秉文宏施石畫九列八座崇功
丕績海以內孰不被公之德澤皭然準標卓乎耿介
言可爲律行足作楷海以內孰不瞻公之丰采未老
懸車東門祖帳稅駕巖阿棲心玄曠海以內孰不美
公之高尚夫人媲德令子接武達尊有三嚮用惟五
海以內孰不豔公之祉祜白首齊眉康寧清劭愛日
正長婺星並耀海以內孰不祈公之壽考邦之耆蔡

鄉有老成山斗在瞻庶幾法程海以內孰不仰公之
儀刑門遺五柳庭植三槐祈連開兆官保上台海以
內孰不謂公之生榮死哀惟公仙游偕子錦旋偕老
同歸不後不先海以內又孰不謂公之子以孝感以
誠格而無憾于終天不佞與公之子同升筒玉久交
斷金公亦忘年降德接遇良殷附繇緣蘿遂締婚姻
永佩明德常奉清塵遽隔謦咳遂成古今盈盈雙睫
耿耿寸心操觚傳公勒之貞珉執紼送公薦以清尊

祭沈墨山文

語有之知生者弔知死者哀予于公未面承而聞問

已稔不可謂之不知也寻于公之伯子稱心交而[illegible]瘵與偕不可謂之止于知也何以哀公哀公而適以[illegible]榮何以吊伯子吊而兼以爲慰以身許國公所[illegible]也伯子慷慨抗章綱常是植大義攸存微軀何惜此[illegible]公之教以爲忠也以官爲家公所鄙也伯子歷敗[illegible]年貨利不殖里競千廂家徒四壁此奉公之[illegible]廉也國而忠家而廉公之所望其子者靡不得而不足以爲榮乎不敢愛身臣之節也伯子蔑死而生公心則懌再起而廢公心愈[illegible]養而不因[illegible]同也不皇將父臣之情[illegible]任[illegible]公[illegible]已

因居子舍奉公牀簀此以體養而不願三公易也內而志外而物伯子之所效于親者靡不得而不足以爲慰乎至其先民矩矱大雅典刑鴻漸爲儀鳳覽足程公自不朽亦何藉于子乎而公之自爲榮者遠也若夫㷀㷀在疚因之避聲耽耽足畏或以銷萌伯子雖不幸亦暫免于世乎而寻之私爲伯子慰者深也以榮爲哀以慰爲吊知死知生匪誄匪觴寻之斷言何敢他告公于九泉亦足一笑伯子與寻[illegible]戚休是關丘壑共保涕豈無從心惟可表[illegible]陳于丹旐公神洋洋寻懷悄悄尚期謁墓寧[illegible]草

祭黃容齋文

人而入官者于權力熏炙之門不資進以爲利厚亦引退以爲名高而公則容與于其間嚼然其不辱身也仕而處鄉者于資世憑陵之時不居間以恣胸臆亦行汚以競錐刀而公則恬泊于其間澹然其無染指也及夫世路清夷[illegible]公之休問方借以爲重而公顧丘壑是安高尚不[illegible]嘗抵政府之書茲所以卒老于行也至于家人[illegible]公之高蹈必視以爲輕而公顧勤儉爲謀伏臘[illegible]嘗關游歲之資茲所以無求于外也乃若家庭之訓孫子之猷肅肅羽儀

溫溫璚玖動容中規執物是履穆如修風冲若玄醴貞匪絕俗隨不爲朋典刑伊邇縉紳所憑蓋皎節徽稱更僕未易數者亦既聞達于家邦矧生平當紀懿鑠宜揚屬鴻詞艷裁以垂不朽而信無疆不佞非謭無能爲公表章又以編戸齊民弟敢承表阡誌隧之命卽交游吊唁且久廢于冠裳然而于公也此衷沉鬱有懷惻愴不能不終吐其藏者不佞伏闕之震撼公已易簀而動勤蓋嘗撫時感事義形于語心折而傷豈亦拘方之曲見是爲慨世之剛腸眞有槩于天则地察民彝物則之良藉令公而廊廟亦安能貝紳

[illegible][illegible]爲根柢之容餔糟啜醨而如狂然則不佞之蒙
瞽于雷霆而歷冰霜今已溝壑矣耳猶滋訴議無所
告語但交致貶謫我躬之恤而未遑顧公于冥漠之
鄉也嗚呼生死大夢榮瘁[illegible]常惟譽可永匪年之長
此心忒喪雖存亦亡我懷悄悄公神洋洋

祭惲少南文

嘗聞感恩易知己難蓋自昔所稱世道交喪伎倆相
形朋興爭埒忮嫉逡前娟負才挾長更易憑陵公也
絶人之稟邁世之英爲先達先生而不佞以通家末
學與其進而趨承何足當公之盻睞而忘年折節諄

諄焉獎借其所未能不佞操觚學藝公則手其文曰
此子也才庶乎其有造也而終冀其一鳴不佞伏
闕被罪公則手其疏曰夫夫也愚嗟哉其無他也而
猶幸其再生不佞守官史局公則[illegible]辭教眷問訊頻
仍披衷示愫而屬望我也意念惓惓不佞移疾故園
公則下榻倒屣旦暮逢迎掀髯抵掌而諄迎我也肝
膽盡傾惟公之曠度虛懷片善在人不啻若己而禮
賢好士本出乎誠雖不佞樸遬在下中惟恐名譽弗
彰故爲游揚其聲又惟恐步趨弗前若欲[illegible][illegible]其行
公蓋以國士遇我而溝壑之[illegible]二毛漸見百[illegible]無成

奚以圖不朽而報公知己之情此懷欲結有淚如澠
若夫精神丰采歷履生平公所自爲誌多隱約其詞
僅以出處自明而鴻碩之紀載則于銘傳乎足徵茲
所告語者一念之私不容已惟公垂鑒于冥冥

祭李封翁文

維揚之墟元精屬斗慶澤攸鍾蔚源孔茂有開必先
厥生匪偶惟翁之生爲天特厚厚[illegible]伊何誕毓師臣
掄魁端揆爲邦家禎斟酌元氣[illegible]澤生民無虞四海
有懷二人寅亮既成孝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隆恩綸載渥
囊解疏金里趨石轂頒映袍紲肌凌帶玉濠發由積

數沃乃豐滋仁嗜義樹植者崇式轂伊子食報及躬
與世更穉延祜靡窮邀德祝釐寰區手額達尊有三
褎順惟百人所難期翁其兼獲炳矣邦儀昭哉世則
高山巨藪弗田弗舟蒸爲雨雲功施九州卽躬弗致
而志則酬薄海下土舉藉翁休胡不百年綏茲遐祉
望繫朝紳訃聞宸扆榮哀若翁古今能幾令終全歸
怛焉化已某等辱與令子後先巖廊久資德範爰想
義方因生知死宜弔且傷束芻絮酒非陳遠將

祭張封相文代作

古郢名區光嶽間氣發祥誕聖　肅皇聿起景躅雲

從必有名世惟翁之生實當其際生雖應運出則從
期樹磚良久流衍乃奇孕毓師相翊贊明熙　蒞邑
兆几顧命受遺　天子序中恭已而聽師相忠純矢
心以應九列平衡四方底定孰非翁休普天胥慶閒
翁登歲擅秋雕龍被服儒術黌聲學宮修儀玉立瓚
度春融滋仁嗜義封植者崇高山大藪弗漁弗畋蒸
爲雨雲衆區殆徧匪施自躬卒酬所願綏祉凝禧受
天之眷殊恩異數晉錫日豐邁德祝釐薄海攸同觴
壯滋茂鼎荼郅隆與世更尋民報匪窮疇稱嚮用雅
外駢臻惟百聚順有三遷尊爵與尊人代希聞令

終全歸不亡者存我心孔疚豈爲翁悲師相在戚朝
翁共推身之去留國係安危師相有心　天子是癸
灑血陳情誠貫金石慰勉更殷大義是責元臣托孤
左右焉冀　天子曰咨烏忍予釋移孝作忠惟翁雖
懷抑情爲國師相念哉圖其大者備極榮哀臣子之
式昭示無涯某非謭受知追隨在列感念獨深憂悰
亙切九原可贖百身奚恤匪以吾私公家是急

祭張封相文代作

惟天純祜爲國生賢生之豈偶有開必先扶輿靈秀
蘊崇孔厚鍾于翁身濬發厥後於赫師相社稷所恃
端揆握樞晉熙帝紀純忠既孚凱澤則普蕩平之理
登諸三五薄海下土孰非翁休郎躬弗致而志則酬
深山大澤蛟龍出焉神功宋若德施沛然宗功懋賞
推厥所自璘玉龍章榮施渥賜褒區手額邇德祝釐
四方胥慶千齡爲祈滋至駢臻福祉忻愓惟是蘭蓀
賓興臚唱嚮用有五順聚惟百人代希聞翁身兼獲
翁之承之履盛持盈欲華褆壽日惟兢兢玉潤春溫
絕趨矩蹈身貴丘園計聞廊廟訃音忽傳九重震惻
爰及百工憂惶而色師相銜卹痛折肺腸　温綸宸
翰慰卹不遑　帝曰元輔顧命受遺倘汝舍予予將

疇依移孝教忠雅惟翁志英爽在天豈不念此相道
彌光翁靈則懌于臣之極永爲世式某等追隨師相
號附巖廊久承德範因想義方私悼由衷公念在國
薦醴惟馨敵詞告悃

祭馬太公文

陟嶽知顛飲河遡源深山大澤龍蛇出焉於維我侯
萬民所怙爰有我翁衆父之父翁安侯養民安侯治
一日蒙休二天垂庇維侯下車甫歲之內勤恤多方
切身若恫赤子蒼生枯魚涸鮒哀此子遺實侯之祚
維侯貞憲民風丕變詰究平宄鋤強佑善猾胥實寒

豪右踪藏不吐不茹能柔能剛日維我翁匪侯之方
家有嚴君義方是式維侯端軌化行菁莪士知向方
爭自濯磨乃以作人匪緣餙吏濂洛真儒侯承其緒
曰惟我翁式穀似之侯表多士是帥是師維侯率屬
乃僚濟濟不事徵文聿崇大體四門穆穆賔至如歸
外儼秋陽中藹春暉曰惟我翁夙閑禮教侯正四方
是則是傚棠陰初布蒲輪未迎日月幾何霜露忽零
昊天不弔奪翁之迫殄于其家孰乎其國嗣侯者誰
極盛難繼冠借無能何忍易服默聚哭素旌遄奔
莫贖百身欲扣九閽先君登第西陽司訓從游大方

服聞休問病廢隱淪亭前交蹐隊說生平猶然記憶
褰帷問俗侯其咨詢夙昔之誼禮意良殷推翁烏屋
抶我雀羅傾蓋若故釁坏自疏爲侯子民視翁父黨
諱音倏臨哲人安傚顧予私悃倍彼恒情今日之弔
不獨知生束帛遂將生芻敬薦意豈詞宣衷惟神鑒

鄉同年合祭吳座主文

闔閭之江厥水清駛浴日涵雲篤生夫子德粹璠璵
文鏗璚珥大廷首對巍科蔚峙名齊晁董職凌左商
簮筆螭頭横經豹尾位日以崇澤施伊始畏途多岐
高德受訾抑閣乞骸挂冠若屣碧湖攬秀丹崖濯洋

蒼生繫思詔傳未起獨寤弗諼幾盈二紀月旦風嚴
商山甪里典刑忽謝斗山遂圮辛酉之秋南畿造士
衡鑑高懸精勤自矢五色不眩千林皆喜既收魁奇
毋遺葑菲上臣元僚今方濟濟門牆所植社稷是毗
某等樸蔌亦名桃李矧厠茂莘叓接桑梓訃聞最恫
有淚如水恩重南豐感同無已於粲荔焦式陳繐几
靈爽在天庶其鑒此

内閣祭成國公文

天惟純佑國有元勲功宗世胙累代令聞葉傳四五
惟公篤祜嗣服孔昭象賢接武顯庸四紀翊贊　三

朝具瞻中夏樹表群寮謙光几几冲度恂恂金相玉
質海納春温華寵洊崇忠貞愈矢夙夜在公惟　天
子使南巡扈蹕西内直廬史垣臨幕督府秉樞郊廟
時承聿虔將事弼亮有年勤勞獨至居盈克畏競傷
自持惇倫愼履抑抑委蛇嘯稱攸好雅咏騎豩若公
德福世亦罕倫兹遘昌辰方資耆輔胡不少延倏焉
承訃小心丕績素簡宸衷褒贈特厚昭示無窮老成
云亡儀刑日遠薦醴陳詞寫我哀悰

同郡奠成國公文

天惟佑命國有元勲宗功貽澤永世令聞傳葉四五

惟公篤祜光裕獨隆象賢接武纘膺四紀翊贊　三
朝毓祥既厚嗣服孔昭守典承休正色率下樹表群
寮具瞻中夏謙光几几冲度恂恂崧高玉立海納春
濕華寵愈崇忠貞益矢夙夜不違惟　天子使南巡
尅蹕西內直廬眷倚特至勤勞罔渝監修史垣秉樞
將府允武允文惟中惟甫將承郊廟將事聿虔搢紳
端笏弼亮有年履盛持盈惇倫好禮貴且自抑祿不
期侈恭儉惟德爲百辟先臣極既立天爍克全由親
逮疏扶窮卹困恩聯愛浹施予不靳嚌稱攸好詩詠
騁臻惟公德福世所罕倫茲値昌期稽謀碩輔老成

儀刑方賚疏附未幾遘疾山斗遂亡訃告忽承朝野
盡傷　天子曰吁失我元老異錫殊褒用寄憫悼享
倫綏祉生榮死哀簪纓紹美蘭玉多材作式無彊哉
休不朽目瞑神安夫復奚疚公產南服桑梓繫恩而
於常郡情尤倍之徽惠有緣締好更篤凡屬葭莩夙
承優渥矧某等同朝厠籍出入從公雅沐厚誼共感
私衷膽仰靡由欷歔獨切菲奠斯陳衆心欲結

中表奠成國公文

於休哉翁也席累世之元勳爲　三朝之碩輔歷四
紀之殊榮繫群寮之快覩其事上也夙夜匪懈丹衷
矢翼翼之盟其接下也吐握不遑亦爲效几几之誠
其飭躬也恭儉惟德可以爲守典之儀刑其惇倫也
孝友彌篤可以爲永世之法程盖立朝則終始罔渝
盡臣道之極承家則光裕郅隆作侯度之式簡注在
帝衷德澤在人心勳名在世秉懿鑠在國史固未易
以言亦無俟于某等之言者第某等于公之逝也哀
悼獨切而欷歔涕泗之不能已者則有私情深痛者
在焉惟翁毓秀南服特重桑梓之恩惟某等微惠有
緣尤荷葭莩之誼愛浹仁聯恩周義至以疵賤來者
毋獲藉其維持以窮困歸者更弗靳夫賙賜凡我同

儕中表之戚孰不沐深仁而蒙宏庇夫翁之施德也
如冥鴻舒翼盡所覆而並育某等之被澤也如鼴鼠
飲河隨其量而各足其戴恩私敢忘優渥今二天之
幬依即百身而莫贖薦醴惟馨崇肴載馥衆心冲冲
公靈穆穆

祭歸憲副乃翁文代作

惟靈含懿養潜握瑾抱璞吳門隱君胥臺右族令德
金相芳聞蘭郁厚積厥藏薄施所蓄少歷艱辛茹苦
食貧遠賈徐邳後巳先人慷慨仗義齷齪匪倫周旋
蹈矩言貌惟恂公役勞勩馳罔替　天顯人彝克敦孝

悖劍窮好施持券讓地休貽後昆業承永世惟天達
艮陰隲之常德足昭受家日熾昌厥有令子鍾靈毓
祥慶由善積淑以義方聘彼天衢鸞翔鳳翥試政報
成蹟華諫署中外歷敭勳名久著服膺教言夙有令
譽鄉評謂公賢躅高風推德尚齒飲于學宮茂祉駢
錫渥典榮封熈朝逸老福履方崇昨者令子適還桑
梓萊服潘輿晨昏杖几公戒治行亟趨帝里爾職惟
供我心則喜順志承顏孝孰所先含情就道束裝北
轅僅踰數月哀訃驚傳號奔躃踊摧心裂肝雖然躬
備純休年躋遐壽流譽無垠垂芳不朽生榮沒寧良

亦非偶魂妥神怡夫復何疚某等辱交令子夙慕清
芬素心未展年誼實殷公靈未泯丹丘白雲遠陳合
奠酹以斯文

同年合祭潘年兄文

嗚呼自昔有言天惟難諶人不可測或有厚其賦而
收之速豐其才而與之嗇者此李賀夢延冉牛斯疾
乃理數之至奇爲古今之所共惜惟靈雲間毓秀海
濱發祥材掄楩梓器重琳琅東吳邁迹南宮振芳固
已身際其遇况復時値其昌正擬大顯所積盡發厥
藴將以翱翔霄漢黼黻廟堂忽爾承訃溘然早亡官
未沾一命之寄壽不逾三旬之長夫既厚之即收之
豐之復嗇之又孰從而詰之彼蒼豈珍調失節蓧攝
違方或至此耶抑窮通有數脩短無常而竟止是也
雖然照乘之珠用晦夫光斷犀之劍弗耀其鋩蓋造
物者固宜靳且奪之矣生之如寄化也若忘不虧形
色奚問彭殤達人蚤辨順命何傷某等竊幸登龍實
叨附驥誼關戚休情均兄弟昨者楚之謝先萋燕之
郗繼逝已爲同榜之悲而今也復因君以悼悸緘詞
寄哀臨風隕涕

同館祭趙濵南乃兄文

嗟乎鳳翔千仞鼓翻四澤世之人莫不翹首而挹其
輝跂足而俟其液顧一旦戢鱗殺翮與常羽凡介同
者此其故孰從而詰之也耶於惟趙公名列一第身
既遇矣秩在五品位且崇矣政司一方責亦鉅矣凡
挹公之輝俟公之液者咸望其竟出厥施盡發所積
何乃牛刀初試驚車載揚中罹蹇鈍卒夜阙翔劍芒
健露寶耀終藏吳悲逝水木隕繁霜天乎巨濟命也
何常語有之劍之匣也化不踰年寶之櫝也求不遯
宿令公負楙蓄才握瑾抱璞斯與剸犀之劍照乘之
寶無異焉則造物者亦且忌之矣其鳳輝鼓液卒泯

泯没没而不得振翰屑霄爲霖九陌也奚惑哉其等與次公滇南君同舉春官復同入秘館追隨朝夕有兄弟誼焉則于公亦伯仲流也方擬諏辰納贄登公之堂以明通家之分且冀公與滇南君聯珂並簡承皇之寵以爲華國之珍而今慶甫在室吊且及門豈盛美難并滿盈當損遂使善人之弗穀胡爲乎我公之不辰雖然後有子以顯世今有弟以承親雖云賫志之爲憾亦可瞑目而常忻其等未追荆識忽承薤閶怛焉觖望盡矣愴神崇肴以俎載酒于尊格公靈爽鑒我芬馧

祭李少卿恭人文

嗚呼噫不爲婦惟恭人之爲少卿婦也視少卿之賢而知其賢噫不爲友惟于二三子之與少卿友也視少卿之戚而與有戚是故于恭人之喪也既與夫惜逝者之悲又不容不致夫知生者之吊也吊而爲之詞曰夙昔狐鼠依憑城社內柄獨光外廷所藉少卿豸繡起而彈射履尾嬰鱗此生須舍事所當爲人豈無志牽于內顧因之中止不有恭人孰成夫子惟璧儷球如蘭嬿茝至其賓祭無愆敬順是將乃燔乃炙于筥于筐惠爾室家宜于姑嫜關儀弗忒婦道之常須者　帝鑒忠直崇蹟殊錫榮璜秀長安途尼適處吊相隨遘艱孔棘殲此賢淑形離世隔鷄鳴失儆麟趾乏祥所不亡者蘭馨瑩光少卿所戚吾曹共傷申以菲奠侑以斯章

祭王太初母文

於鑠王氏代有聞人箕裘克世今有黃門黃門之母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其文有赫母儀是則子道用章三遷式穀于仍甫翔績奏神明聲馳垣閫婺節修能矯矯自拔大道日喪末俗風靡如脂如韋善宦乃宜而獨黃門横流砥砥惟直惟忠無以有巳泉源木本

實惟孟閫母安于室子效于朝躬御板輿正伸榮養順娶懽承志愉神王將持使節因奉書游胡然遘厲倏爾彌留子背慈闈翁失良偶天乎不仁疚心疾首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黃門既奔善儔體解我等之痛爲公匪私情緣義起合奠陳詞

祭毛岳母文

母之懿行內外稱良所當闡揚者中行勉圖之不敢讓也母之厚恩江河並長所當銘鏤者中行永存之不敢忘也中年疾疢晚歲康強大耋既壽令終亦臧孝養極備蘭桂衆芳凡所以奉耳目愉志意者惠廸

全昌子之心可無憾于桑榆之愛而母之目亦且瞑于宜漠之鄉矣弟中行罪臣編戶幾爲魚肉者亦閱寒暑而母則休戚相關竊爲惕慮今已蒙 恩賜環就榻握手而母則精力方瞶不可告語行李紛紜又不獲淹留信宿俟母之閒而爲訣也丙夜觧維辛含痛茹前驅祖道聞母稍安回首慈幃我心暫寛別來旅次計至江干逢迎旁午肺腑若剜兒女之前且未敢言有淚承睫無路遝擗嗚呼傷哉

又祭毛岳母文

母之聖善既銘幽宮母之恩誼永佩深衷母之福祉

大耋令終母之胤祚蘭芬桂叢聿隆孝養亦貽朋融獨予之心私有所憾方予遠行値母大漸長別臨岐何勝繾綣僅踰旬日計至淮甸恨不須臾視母含歛予妻念親百爾悽怨音容一隔再歷周星吊唁都遣回首馳情忽傳窀穸擇吉春明服官在列黄紼無能予妻聞之涕泗交零夜不遑枱襲不臨穴生女奚庸銜此永恤心所弗寧禮亦終缺遠托椒漿聊伸煩鬱瞻掃封塋以俟异日

祭公孺人文

惟靈婺曜儲精坤元毓厚於穆孺人生艮不偶展矣碩媛蔚哉世胄令尹之配太史之母梟憲名卿實維其舅閫儀有翼婦職恪共蘋蘩聿屬克孝克恭爰相厥夫宦轍于從內政罔怠紉績花封貽穀其子有孟陶風義方慈育振彩登庸奮跡詞垣蛟騰鸚起燁燁聲華煇燭閭里子芬既揚母心則喜茲被寵恩褒惟賢姒錫以新章降之繁祉繁祉方至胡遘閔艱舅失介婦孰爾承顔夫喪賢配筦筦在鰥太史驚訃涕泗滂淺方將毛檄未遂來斑豈圖衰絰匍匐以還嗚呼生死其常脩短亦數刻隮中壽茂膺嘉祜食報未涯垂休正裕天于孺人可謂無負某等先世同升夙稱

仲昆後嗣通籍幸惟衆繁年誼世德矢交弗諼合情共愴千里九原束帛陳俎侑以斯言

祭蕭母文

於惟蕭氏里稱華閥始嬪于蕭元配曰畢畢既中摧母乃作匹婦儀克愼閫職載司令德繼美蘋藻肅持靜莊婉淑家室允宜爰撫遺胤視若已出矢力扶將咸萁成立屬離匪殊恩聯愛浹偉哉冢嗣懋植好修天衢振翼地曹佐籌亦有叔季燦燦琳球翁得賢助賴以頤老子藉慈闈因之鞠保母于蕭氏功勛不小方崇祿養宜永壽康倏傳訃訊冢嗣盡傷生不由胞

痛則折腸嗟昔履霜千載所嗞今毋徽音誠可懷思
由今較昔孰爲得之爯開作式不亡者存列跡中壽
永貽後昆聲流百世神殁九原其等與家嗣偕薦鄉
書玆聯邸里共惋于衷實緣厥子合奠申詞靈其歆
只

祭潘母文

於赫潘氏著姓雲間奕奕名宗上卿碩輔朝野具瞻
實惟司空揚休嗣武顯融用章矯哉次公次公作儷
曰顧夫人胄閥並崇蘋蘩旣精閨儀有覺嬪職克共
公久在事賢勞皇家績懋日豐旬宣保釐經國鯤餉

社稷之功毋煩內顧藉玆賢媲主饋閫中舅姑宜之
承驩聚順是稱孝恭貽穀伊子義方慈誨有孟陶風
綜內馭下修能姱節作則自躬大家懿矩士女之行
肅肅雍雍世德邳茂 帝制渥錫譽命褒封公晉藩
伯驅車入蜀夫人于從使節載旋魚軒在道奄然今
終悼離悲淑長途返櫬有懷煢煢匹翼乖翔連理摧
枝云胡弗惆徽聲賢胤生榮没哀遺芬靡窮深山大
澤龍蛇所出食報正隆雖亡若存脩短有數亦惟其
逢不佞同里後生斗山儀刑嚮往于衷公之上世系
本毘陵中徙吳淞因念桑梓乃締葭莩愧雜附松柬
前陳俎侑之以詞寫此私衷匪物之侈而意則敦推
幽可通

祭朱盤石文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言未信自古迄今嗟嗟盤石
如玉如金飭躬翼翼雅度恂恂語必無妄足若有循
甘貧守寂蓬戶席門[illegible]能游執操觚運斤交游若予
久要是敦昔歲丁丑[illegible][illegible]長星示祲際予狂謬抗章扣閽
顛沛之中形影無親[illegible]戶居里朝夕相尋惟予寡合
素無雜賓花前月下惟予與君頃以移疾乞得閒身
君不鄙夷過從更頻下榻環堵酒闌夜分回祿作厲

君乃遘氛投閣之災傷乎子雲作善逢殃問之鬼神
鬼神茫昧禍福無因嗟嗟盤石生何不辰幻軀寓形
草露隙塵蜉蝣旦暮八千秋春總之有盡歸于無垠
九泉一哭君且忻忻陳詞寫痛聞乎不聞

祭武安王文

丁丑之冬是月是日長星示祲大倫倏滅人心若狂
士氣盡鬱憤世激衷抗章伏闕洊驚雷霆已甘鈇鉞
仰藉神靈俯垂陰騭惟籤惟夢告之昭悉在上在旁
相之協吉再造之生九死而出蘊此精誠終身對越
居諸若流馨香永設

祭家廟文 辛卯

我吳積善傳聞舊矣祐篤于前至二親而逾懋慶乖于後逮六世而寖昌第十名宗因可行子也第三名堯第五十五名玄中行子也第八十二名宗奎尚行子也翩翩而起是同祖之孫滚滚而來非異源之派蒙庥甚盛懷懼滋深謹以鄉書奉聞家廟因陳薄奠用表微衷

祭西湖南山文 癸巳

相彼一巖營將廿年叅從編戶既請歸田　國恩未報世念猶牽歲且儉入宗知釐懸因之荏苒久爾稽

延時事漸非宦途更艱眷戀良境泉石良緣遂銷百慮乃構數椽蓋蔭蒼蒼揚柳芊芊春疇平野秋水瀰天晃鷺自適魚鰕足鮮迴廻從之樂泌悠然市交既息家累宜捐知足不辱未老亦傳菟裘之計耕釣終焉明靈垂貺陰相其旋崔苻不警松菊長妍環流蒼秀磐石永堅爰諏吉旦聊陳菲筵徼爾巨庇寫我微虔惟諸神其鑒之

哭家兒文

嗚呼痛哉予家兒維以萬曆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遘[illegible]血奄然逝也距二十四日爲辛卯年辛卯月辛卯日既一七矣舘舍倏捐音容伊邇猶庶幾旦暮遇之兒果舍我而長往乎我則安能舍兒以爲生乎兒之負奇養銳而何發之遲乎兒之稟慧存良而何奪之蚤乎豈兒之遭蹇逢奇而適之窮乎豈我之積愆叢孽而故罰之酷乎我之所以望兒者佚我老奉我終而顧使我送爾之亡乎兒之所以慰我者揚而名顯而親而顧使爾齎志以沒乎兒之抱疴已在膏肓而猶諱豈以貽我憔瘁之憂乎親之視子不及醫藥而彌留遺不顧我苦是愁之憾乎嗟乎痛哉二人在堂鬢且種種兒無明發之懷乎諸弟聯席誼且怡怡

兒無樂聚之思乎今父母兄弟飛庖治俎憑棺臨几而哭之兒有知乎無知乎侑兒以酒而欲哀兒以文也一舉念則五內如崩一舉筆則兩淚若傾言詞咽哽意緒縱橫千傷萬悼腸折魂驚既不能紓我之結約又不能述爾之生平嗟乎痛哉我鬢已星我眼猶青屢辭仕籍善忤物情其無屑此身乎尚有裨于世乎可以死乎未可以死乎如可以死也何不死我而喪兒之生如未可以死也何必死兒而傷我之生今而後我雖欲保我之生而兢兢兒雖欲護而父母之生于冥冥而割心摧肝鑠髓銷精俯仰古今骨肉幽

明豈再造之軀所能勝豈始衰之境所宜經嗟乎痛
哉兒也室無選行里鮮惡聲然諾頗重施予亦輕坦
衷豁度寡營絶爭澹泊能持矩矱是稱年逾顔氏嗣
衍徐卿歸全終令存順没寧總之同盡奚以修齡聊
寫我恫用酹爾靈嗟乎痛哉有肴斯潔有醴斯馨一
滴九泉兒猶能引滿舉盈此觥乎否耶

哭冢兒冢婦文

嗟乎吾兒雍捐館舍已兩歳又兩月矣爾之婦陳氏
凄然稱未亡人而復奄然逝也茲將舉兩棺而瘞之
爾父率爾諸弟聊舉一觴以酹之爾靈耿耿我心沖

沖嗟乎吾兒雍爾既舍我而去而婦又即爾之從爾
敦倫務義直腸坦衷而婦亦小心愼行拮据敬恭何
天之福善佑良而乃于爾夫婦獨降之凶豈我之積
孽餘殃故俾爾夫婦並遘其窮不絶如綫兩孤煢煢
長者稍曾稺者尚蒙詎能繼志秪可衍宗恤爾之後
是在爾諸弟之躬爾父年已始衰志亦遂憊二毛霜
點一目霧濛盖以善楚譏讒之軀爲怨藪尤叢人匪
金石堪此銷鎔自省無疢何病不容將結數椽于十
里蕭葭間終焉逍遙乎釣侶耕儔擁耄耋以爲期亦
日月之易終百歳誰爲脩短一丘竟共蒿蓬嗟乎吾
兒雍其無知耶我言亦贅爾聽則朦其有知耶千秋
同盡萬境皆空矧吾兒曠懷朗識何所憾于冥冥之
中嗟乎吾兒雍爾夫婦既遂同穴之願而爾父母弟
妹則爲隔世之踪我當飛乎致毀自弗覺其過恫天
時地理易泥難逢石砮之岡銅山爲龍暫爲攢厝未
敢樹封所可取者淼原伊邇麥飯可供伏臘瞻掃惟
爾諸弟與爾子不必焉足鵠首而後通擬勒片石遂
納幽宮筆甫在手涕已在胸九廻欲折五內若懵羆
乎異時以俟定痛嗟乎吾兒雍也丹旌雙引黄泉九
重招爾英魂鑒我哀悰

哭次婦文

萬曆十五年九月五日予之次兒婦蔣氏之亡一七
矣予與汝之姑治牲醴而臨几筵而哭之而詞以哀
之嗟乎痛哉予何忍見吾媳婦死也予又何忍見吾
賢媳婦死也汝之貌厚而宜福者而顧薄耶汝之德
賢而宜壽者而顧天耶汝之心仁而宜嗣者而顧無
胤耶生十九年而宜家嫁八年而捐館傷彼淑媛罹
此不辰造物報施孰云可信豈世所稱善惡災祥適
然來偶然値而無足憑藉者耶爲女而所習者貴富
及爲婦而所服者則窮約至解其身所御衣珥旋鬻

之以恥其夫之貧也嗟乎痛哉其生而所謀者勸晉
及其沒而所語者則慨慷至舉其家所貽田室盡歸
之以成其夫之行也嗟乎痛哉恭謹以奉舅姑周旋
以承父母婉巽以諧娣姒靜理以御臧獲寧或稱賢
亦可謂才矣嗟嗟汝舅姑雖從宦乎而稟故洗也不
能早為汝毉禱而祈汝之命是舅姑之負汝也汝夫
雖業儒乎而名未成也不能早使汝冠帔而慰汝之
志是夫之負汝也嗟嗟舅姑之慟汝何能忘夫之為
汝何忍薄四時之祭必不令汝餒百年之穴必不令
汝獨此生者所能盡心或死者所可瞑目者耶嗟乎

痛哉

哭又次婦文

萬曆十六年十月三日癸未又次兒奕之婦以病卒
越九日巳丑既一七矣舅姑為設菜菓肴醴命女文
拜其靈而哭之而為文以告語之曰去年此日既喪
兒亮之婦豈意今年此日復喪兒奕之婦耶予與汝
之姑艾矣而稱始衰中年感慨莫甚乎悼逝傷離安
能一歲而兩哭婦耶兩婦皆賢而汝之賢柔靜而專
諸兒皆貧而汝夫之貧巽懦而屛室如懸罄突冷吹
烟力難獨助心則加悴董身飭首不美華鮮茹辛食

淡儉給粥饘傭女傭婦澹泊所便若將終身迄無間
言汝姑甚慈汝事亦虔容與周旋未聞一忤汝質頗
弱又力亦綿拮据黽勉巳及八年痰眩久嬰疾欬相
纏日輕月重東徙西遷膏肓漸痼嬰藥間癃生胡不
假命卒弗延百年同盡一念無寧死生日異存順歸
全返真委化逍遙似偲知汝雙月廿順事玄姑之悲
汝奄歲邊捐夫之傷汝偕老靡緣物理叵測古巳樊
然世風愈降今盜紛焉艾蕭登靡蘭芷墮淵禍福繆
䪢或相萬千惟汝善良而遘遭逝既不由人孰從問
天我腸欲裂有淚如泉靈爽未遠愚茲几筵嗟乎痛

哉

祭潘氏仲女文

萬曆八年蜡月上旬潘氏仲女之殯自松江爽荊水
之上女為吳氏之聘婦也吳氏子玄受其父之命以
往奠之酒而侑之以言曰女之懿淑不出閫中我不
能言言之靡從女之閥閱華膴之宗我不必言言之
無庸第追往事有槩于衷癸酉紀年侍從在公惟女
王父閩望正隆同里後生定交傾盖兩姓之懽一語
為介倉卒問名幣將弗逮鑒我悃愫儀文之外既歲
丁丑長星示祲王父遭擯暫屏簪纓扣閽扞罔我罪

原缺

賜餘堂集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吳中行撰中行字子道號復菴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官編修時與趙用賢等論張居正廷杖削籍後屢起屢廢卒不大顯終於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大理寺少卿亮所編中行以鯁直稱詞章不甚著於世集中植綱常正朝廷二疏氣節凛然又不以詞章論矣

鄒聚所先生文集六卷外集一卷易教一卷語録三卷

〔明〕鄒德涵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鄒袠鄒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鄒聚所文集六卷外集一卷》提要

鄒聚所先生文集題詞

聚所先生之歿於今二十有四年矣其家嗣子孚氏以其稿示余曰不肖近抱奇疾瀕欲死之病中獨念東以之會王太父文莊府君倡之王父穎泉府君振之而先子猶拳拳爲今落落不絕如綫會會矣無聽從生終不可久也乃捐租若干捐以爲梓計又念先子文集

至今未入梓方拾掇成帙惟吾
子之叙之也予喜而復書曰子
之未病念不及此是之謂病
子之病中能化是念是謂
不病不病而病是以病病

而不病病且良已矣無何
子予手先生文集來付予
校予得卒業焉乃稍汰
其泛應者而歸之題其
首曰先生之學予知其大凡

矣謂我兄可以為聖賢故其
好學也如悅芻豢謂人皆可
以為聖賢故其好友也如愛
妻子是以其為文類無間
語試披閱當自見之所謂仁

人之言者非乎孔門以仁為宗
文莊公曰有之而大帝云從
仁者也寔愈若其仁以為己任者
耶三世一仁雖謂是編為孔
氏中庸無不可者乃上日之

學哉謂仁則孔子之學耳夫
旣有上焉者矣雖然使誠有
讀孔子而上者予固願依於仁
也已集凡上下二卷曰語錄者
門人艾李蓋一以輯也曰易教

者先生說易語也外集則併
附以論音亦牘贈言哀挽諸
紀云
萬曆甲辰冬十有二月既望
友弟劉元卿拜書

伯兄聚所先生文集叙

嗟乎泳也而後知吾兄也泳蚤孤
未受父訓而文莊大父僅識儀容
兄獨謂孺子可教而懇懇乎告業
勗之也乎猶記侍石屋游以兒侗
而迫至心迹不克受嗟乎乎可復

得哉於是吾兄歿廿餘年泳子袞
雅善繼述檢次遺稿若干以傳
而屬泳使校泳向之曰而亦晰於而
公之所以傳者乎曰不知也曰女爲貌
祖父於此者而以爲其傳止衣冠面
目鬚眉色澤之間已乎毋亦從至

大川氣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於
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夫以氣行而通天下之志其吾兄
之神情寓焉矣兄所著有易義
語錄並發明正學而此集并酬應
大畧以望然要之以同人為神情

讀之自凜凜生氣若徒以詩文詞
而已其衣冠面目鬚眉色澤之貌
非吾兄所以傳也

從弟德泳撰

鄒聚所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歌

送張陽和年丈
挽李翰峰
哭謁外父養吾賀公墓二首
澗然臺看花和陶靖節惜陰詩
泰山懷岳丈
丁卯初秋同仲弟登泰山
癸酉同泰安諸友登泰山
狼山
得家書二首

釣臺
懷汝光弟
居然亭
夏日都門外訪胡仙仰對伍壽吾
思兄
習豫南劉和宇二年丈同遊金山寺
除夜
書名宦傳為鄭儀部之祖
送周訥溪公之南雍

懷耿天臺師
月下懷焦叔度
偶成
東泉署中憶李翰峰
端午
別吳景山四首
竹影四首
西石屋紀遊三首
寒山寺三首

宿藕華居奉和陽明先生韻二首
謁象山先生祠
謁天真祠二首
近池二首
松竹梅三首
署中獨坐
讀壇經有感
送沈觀瀛令江浦
別丘敗齋先生

傳

卷之四

書啓

答友人書

上孫淮海公

復朱存敬

寄王尊吾

上王荆石師

柬夏雲屏

答友人論學書

與商燕陽年丈

啓邑侯丈田

啓上司丈田

寄汝光弟

復何淵泉

復吳中淮

上歐三溪先生

復朱易菴先生

上河東塩院

議屯田允糧

上兩院

卷之五

雜著

當仁箴

問病

客問

答仲弟

古剎問答

答知命之説

答正氣客氣之辨

原遇贈思亭李侯

原學七難

原學四難

告子荀子辨

述言

贈弘山張公歸茌平

贈北山馮君丞番禺

贈李充菴

贈張名川

文集目録終

鄭聚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安戌鄭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父選
弟 德溥汝光父
德泳汝聖父
德濟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 衮 褒 手輯

詩歌

懐汝光弟

昔鴛鴦今參辰豈無遊者非我鄭鴈到愁偏新
昔同衾今異域悵望衡山不可越舉杯空自啜
鵜鴂啼曉夢㝵爲何少會多相離思恨有誰知
葵花紅思轉濃夢裡相逢話舊悰忽㝵在山東
夢悠悠思悠悠多夢多思不自由白却少年頭
金呟呟石呟呟敲金擊石鳥相聞曲罷望衡雲

端午過武城 浪淘沙

緑柳暗新堤幽意誰知濛濛烟雨過廻溪武城絃歌
今何處枝上鶯啼

菖蒲泛酒巵醉倒天涯舟子餔糟共歡酺怎得衛磬
一聲也喚醒群猷

了得頌

我聞少林斷臂求佛亦慕真珠欲見其色入山霧迷
攀樹霧立默坐久之松上墜雪黄蘖三打臨濟一喝
心喪神驚魂消膽裂前後際斷往来路絶水影相照
死竹隨擊體合情忘千江一月鼻裏音聲耳内香潔
眼中鹹淡舌上黄黒芥納山廣毛吞海濶虚空講經
無情說法潙山東西寂子聲色無垢格物大慧物格

非一非二一切即一了了無了得得何得唯了得子
拈花爲偈我惟呵呵更復何說

了得曲

這叚事還了得了不得自是人不肯休歇見空中花
將目揑從枝上生枝葉上生葉幾時能踢倒淨瓶把
熱湯潑雪若問我了不了如何說只得道廬陵米乾
屎橛

寄贈黄一明先生

玉川先生破屋裡王公貴人爭倒屣一時山斗亦折

飾買手沽酒至雙鯉先生今世欣姓黃七十年来忿
德堂少時倜儻不羈束里人掩口咲昻藏我祖起握
洙泗錄括羽鏃礪南山竹復古堂外屨常滿悪聲不
向耳邊過青螺一謁陽明翁虛往實還領春風去時
煬者相辟讓歸来舎者亦爭雄澈源山間水泉竭處
處鮒魚困涸轍但聞帯索詠新詩不歎厨中無儋石
故人忽饋一筐米分半餉給同學子室内交謪一聲
呵此飽彼饑寧不耻庭前犢鼻時常掛懷裏琅玕索
高價衣仁被義薄文繡自詫不在季倫亜我祖蒿目

里中橋首募繩橋絶江潮木頭石脣身閲視至今行
者相歌誰峭直侃朗晩更孚申顔一日不可無訟者
望廬幾心悪屈伸何必赴城闈南遊三峰北四峰東
走石屋西武功邵車競迓看揮麈是非两字印來同
自昔獨數嚴平卜君今一錢無所欲聞人疾疢痌乃
身不時自施韓休藥無錫慈母長花封手題鄕範親
登龍晋江仙子下車日安成誇見布衣公吾聞周天
子親乘八駿搜奇士又聞漢皇帝躬詣三山索仙使
不如商宗一畫像𦍒霖慰滿三農望安得傅岩之叟
一夢到上方徵遣蒲輪佐帝傍

送伍冲吾歸清流

新羅之間五百灘長空灘下最急湍水中屹立一大
石任是怒波與狂瀾此地生人多勁特伍君禀抱千
鈞力少年挾策遊國庠司成云是周馮聶芒亦恰如
干莫器剸犀斷蛟無不利北来頴銳出囊中彼碌碌
者失其儷蕭道劉毅解樗蒲那知連擲不成盧黃金
百萬落人手君曰窮通有命乎乃兄落魄轉王華呼
天自愬深咨嗟乃翁應聘上燕關却着斑衣效謹譁

咸陽少年同結侶誓以性命心相許不學振急郭翁
伯不學叩角甯武子只言巨海苦望洋恨無濟師與
彷徨向来棘圍我渡君君今自渡得其航吁嗟世路
江河険悪風驚起如山浪但使身同長空石不怕潮
頭高數丈君不見侍郎巖熙豊之際二龍潜由來山
水倚人重至今還見碧巉巉送君門外心煩勞秖把
金杯勸濁醪臨風難鼓別離曲請君時讀水僊操（水僊操伯牙所作）

別倪兩田父母

惟蘭有池聲魚萃止美哉明德若保赤子惟良侯澤民推溝自己愛樹留鞭踵芳前史我思良侯如瀘江之水

惟蘭有亭百花猗那遐哉樹人樸棫菁莪惟良侯遺士遠騎絃歌今其去矣誰欲以和延佇雲間懷如之何

題石屋壁

巍巍千仞鸞鳳所翔黠何人也勿謂予狂

陟彼山巔蕩蕩無邊我欲陟矣誰爲之前

三才有寄萬古無窮赤子之心聖人之功

人生天壤惟學最樂知焉無知覺焉無覺如鳶之飛如魚之躍俾彼有志祇在一諾

書勵孝冊

我愛姚氏子曾閔寄徽音隻身隨親逝流血在麻襟墓上松楸拱爭稱孝子林贊官列俎豆不貴公輿鄉更有梁氏女相舟自矢盟呱呱撫已長天地豈不仁我祖題崇冊持以風後人安得九原起爲世卜君平

詠江節婦石影 節婦未新人被旌有祠祠畔影見石碑中恍而賦此

昔到禾川城已見譚氏血今到禾川里又見江門跡飄飄仙女貌裙布宛如昔同朋相指顧撫之三嘆息此女胡爲然精爽貫金石天念未亡人誰云幽以賾感彼女子流慷慨有餘烈自鑒鬚眉影云胡不努力

書周節婦冊

昔聞譚氏婦贊官留遺血載聞江氏婦裙釵影片石柏舟久不作禾川何轟烈朋儕爲我言又有周氏節蒻冠棄君子矢死要同穴捐生殊不難孤孩慟未識涉川恨無梁凌虛恨無翼忍死鞠懷抱顧影強孑立

旦在遺像傍暮在泉壤側孤燈四紀餘伶俜心匪易麟子志未展文孫養鵬翮我續柏舟謠豈爲死者惻慨彼閨閤中未遑閱史冊矻矻砥頹流身荷綱常責嗟此飽經者胡不莢黃棘

道中有懷

歲晏梅花發遊子辭故國艱難慣四方輕輿同儔別除夕一線天擊舟賦蟋蟀元日象山祠稽首歌九曲載飫釣臺水載醉西湖月忽忽觴蘭亭忽忽杖禹穴金山瞰王泉虎丘聳雀舌俄躡泰山巔夜半觀海日

尋聞榜人言云已近京驛行侶驚借問問君何鬱鬱
曰我有懷人懷人在天末萬水復千山念之心愈熱
豈無發雲霄武功幽更僻豈無卄錫飴瀘江淡以洌
到處當同遊何如故與戚取琴月下彈彈出古離別
鸛鳥思舊林遊魚戀故潭莊舃身在楚聲吟還作越
越吟聲可緩楚曲調易急捐絃歎白駒簷下空佇立
累累殊不難滿腸未可以我欲乘芙蓉茫茫烟水濶
我欲躡求羊未酬食馬德不望合歡綺但望尺素札
慎毋金玉音俾我空相憶

思家吟

憶昔龍丘高遠遊思故國不賴絲竹音長歎何激烈
昔我去家時伕劒輕離別行行日已遠骨肉邈胡越
一睇遊子吟冷冷自涕泣起奏淸角絃柱危聲愈急
再奏昭華琯管促心愁絕對此盈觴酒空想似人迹
擲杯就牀帷引領夢魂覿

螺川留別汝光弟二首

祇役理行棹哽咽辭窩親之子念仳別送之王江津
載祖靑螺曲麾襟白鷺瀕指途傷弦砮臨觴歎參辰
生不爲騑服誰云天地仁執手留須臾欲言更酸辛
曰我有片語頓保金石身感之淚如雨牽纜不能行
佇目盼遠影傾耳想餘聲子歸休石屋我邁苦承明
承明亦何苦不似同嚶鳴愁聽黃鵠賦但喜鴻飛吟
思爲比翼鳥翺翔石屋岑

其二

昔日螺川驛今爲銷魂橋俾我同氣者分之千里遙
人生瀛海內瞥若截道飈相合幾何日奄忽隨風飄
悽悽留子語眷眷浮客緒我爲東波流汝爲西岳止

丁寧舟中人且將錦纜處握手更踟躕何時對眠所
豈無棠茂華孰若連枝樹豈無六翮鳥鶺鴒自依附
傾此盈樽酒難忘怨與慕我欲返行楫未獻卄泉賦
屈指鹿鳴歌並轡長安路

武功山

武功跨三郡合沓與雲接衡廬並巨鎭雄據荆吳域
西望長沙水眇矣一絲髮中夜起攬衣蜃海見日出
萬井方流金冷冷坐氷雪上壅卄液竇浴砂凝寒碧
震雷止厓中觸之驚霹靂瀑布千丈飛虹蟜嘗出淺

岹屼白鶴峰羽人時騎驂東北小桃源上有棋盤石
別是一洞天囂塵自此隔既棲靈異儔亦枉隱淪客
伊予嬰世網夙禀烟霞疾得充俄頃欲幸與賞心睚
雖無玄豹姿霧雨期七日眷言采三秀竭力九仙訣

送張陽和年丈

天地何寥邈倏若萍與蓬爲君紉蘭佩自許無異同
云胡三載間岐路如燕鴻伊我山中時曾爲雪夜踪
把此蘭亭水歷探龍瑞宮野梅正飄香官柳黃未濃
思君令人老忽忽一遭逢相對兩無言微雨寒秋蛩

秉燭如夢時話別又匆匆世路梗而塞此道何西東
憶昔君送我禾黍動秋風今日我送君江閣蔽芙蓉
持此忘憂物憂思更重重思之亦何及倚劍橫天空

挽李翰峰

朝躋富春嵯暮息桐江沚山水豈不佳中夜攬衣起
起起抑何思傷我金蘭子之子植材嘉松栢與桃李
不言自成蹊高節振頹靡承明三四歲熏良晋之鄙
亦可托六尺亦可寄百里秋風何憭烈一夕忽彫萎
初聞駭豫章搓搓頻徙倚計耳繼蘭陰涕沾胸如灑
舉袖詰蒼天霽騖胡若此之子有達觀生死一敝屣
嬰我同袍念誰與相括砥翮匣爲君掩琴絃爲君弛
九原如可作百身寧贖爾人生嘆朝露形骸誰不死
多君抱貞壽高山並長水

哭謁外父蔡吾賀公墓二首

狹役出皇都歲寒館貳室髣髴君子容詎意即幽域
含悽金笏橋虞淵蔽白日人生同朝露誰能永不歿
惟此綱常身所係家與邑南陔偕色養允矣下士式
姜被及田樹爭稱棠棣什分財恵族黨不忍溝中瘠

鹿鳴呼同類若求亡子亟振救守下邳矣志在冰雪
遺愛味井棠俎豆畏壘側歸尋蔣生逕求羊相莫逆
跬步佩師言屛帷無惰迹肆彼宵行人覩之如坐熱
美哉徵懿事擢髮莫能悉已矣今何望憒懣結胸臆

其二

念予總角時灑翰賜輕箑曰予勉述聖致知在格物
繼登尚志堂濟我參贊筏數年齊膂間自云聞道百
到今四十隣撫躬慙脉脉方期尋謦欬奉之自捡括
傾耳想遺音墓艸忽可擣奠觴跪玄盧不覺淚盈席

徘徊弗忍歸踟躕立終日朔風吹枯荄安知靈所即
揮涕強回車一夕魂九適

澗然臺看花和陶靖節惜陰詩

偶上澗然臺看花良辰豫沃沃樂無知何必騰高翥
閒日又花謝紛華忽以去人爲花開喜又爲花謝慮
開謝花無心嗟人胡不如夢幻日牽尋引我不能住
冉冉百年身未知棲宿處三復惜陰詩令人惕然懼

泰山懷岳丈

偶躡丈人峰臨峰思更濃久睽臺上吼頻覿夢中容

烟水三千里雲山幾萬重迢迢不可望愁對五泰松

丁卯初秋同仲弟登泰山

攀磴復天門岧嶢欲斷魂絶巘秦碑在荒臺漢石存
東西看日月俯仰吸乾坤徙倚長松下篪聲奏並塤

癸酉同泰安諸友復登泰山

孤峰隣海畔千尺聳雲端人在天邊下身疑晝裏看
石碑新孔跡松樹老秦官行侶相追躡高歌十八盤

狼山

持節狼山下奇觀過所聞蘇鏢騰日影吳艦亂波文
翻指水爲岸倒看山似雲好將絲管沸長使披南薰

得家書二首

昨夜喜燈花書来愁轉加燕關看日近閩海望雲賒
客夢長千里天涯又一家袖中三展閱月影自横斜

其二

大行方矯首兩字報平安篚乏陶魚寄床將杜句攤
莫言惡酒易應覺飽經難午夢康侯札醒来日已殘

釣臺

白水真能起如何只富春雲臺能輔漢桐渚可逃秦

月照蒼厓古風披老樹新我来愁霧雨欲問濟川津

懷汝光弟

千里辭吾弟半年違燕山池塘得句易風雨對床艱
流水空推撫驚鴻獨往還天涯愁絶處一紙淚潺潺

居然亭

高高亭子裏舊有居然題烟水連天遠雲山入望低
松高濤落響春靜鳥催啼試向藕華宿何緣得染泥

夏日都門外夢胡仙仰對伍盡吾

一自入樊籠翛然神不王思依洞裏人夢作山中相

披霧躋黄公班荆話郢匠醒来膚浹氷不羡流蘇帳

思兄

一別隔寒暑那堪風雨侵池塘千里夢荆樹百年心
鵲過兒童喜鴈来音信沉自從離索後懶聽鶺鴒吟

習豫南劉和宇二年丈同游金山寺 亭有近溪公書六字

甕逐朝来懶閑来水竹居湖光浚萬頃山色映通渠
偶陪大史屐因看文人書徙倚闌干立荷香忽滿裾

除夜

忽到荼詩日四山積雪新竹聲方送臘椒酒又迎春
坐看明朝曆還除今夜身五更重聚首可是隔年人

書名宦傳爲鄭儀部之祖

翁冠才名重丹心晩歳縣一官臨癬地萬姓戴尭天
物望流千載賢勞自十年鳳毛聲更大不忝鄭家傳

送周訥溪公之南雍

幾載睽光霽重逢情更親醇醪方醉我嘶馬忽驚人
青瑣高風舊成均化雨新何朝分末席長坐四時春

懐耿天臺師

月下懐夫子千山此月明蟬鳴添別恨鴈過繫離情

夢入衡湘久杯仍海岱傾東周知有待且莫道蓬瀛

月下懐焦叔度

懐君不得見見此月同明幾日三秋恨一思兩地平
素琴空自撫青鳥不傳聲何日酬東棹相將度海瀛

偶成

夙是混塵客而今又混塵披衣推不醒巫季相迷因
起舞鷗仍狎高歌鶴自馴閒閑無所星莫是廣成身

東臯署中憶李翰峰

美人違未久相戀亦何勤舞影孤輪對琴聲一鳥聞

泰山曾淨霧東海料無雲新釀皇家酒懸知已醉君

端午

海邸逢佳節優游勝故州龍銅留古象鸚舌度仙謳
舞動蒼梧鄙杯因烏雉觴長安無那廣且向醉鄉遊

別吳景山四絶

載酒離亭上依依折柳枝只應醉裏別愁聽渭城詩

其二

醇醪才欲醉征馬忽聞嘶別後還同月相期在武夷

其三

我望七星遠君今九曲歸如何同旅鴈不作一行飛

其四

萬里同爲客今朝忽送君行行日已遠悵望紫陽雲

竹影四絶

月来影碧鮮生悄文與可月影看欲盡繼之青燈火

其二

誰家巧盡工寫此墻東竹月出玉玲瓏月落紙半幅

其三

月来翠影明風過烟梢換縱有蕭郎筆相顧空長嘆

其四

冉冉君子操影入南樓月無情有恨人對此脫簪笏

西石屋紀遊三首

月照千竿竹風鳴萬樹松我来無伴侶獨坐大雄峰

其二

舉頭覩旭日側耳聽晨鍾嗒然吾喪我鍾日兩無蹤

其三

巍巍峯頂石大似法王壇相對安心竟將心誰與安

寒山寺三首

忽到寒山寺扣鍾鍾不響豈無皷枕席何人喚昧爽

其二

我耳亦張繼胡爲鍾獨啞莫是寺中僧無有撞鍾者

其三

借問老衲子鍾聲胡静謐笑稱戴記篇基命在宥密

宿藕華居奉和陽明先生韻二首

笑倚湖邊柳猶憐柳外山春風啼鳥亂贏得白雲閒

其二

郢人歌白雪我亦戀青山吏隱輸花笑湖中幾日閒

謁象山先生祠

梅莊衡寒放遊人到轉香翠屏千古烈野蝶傾遺芳

謁天真祠二首

屹嶂俯澄灣巍巍北斗間夜来披雪望孤月照空山

其二

杖屨到天真遠看千嶂小欲投山頂宿枝上聞啼鳥

近池二首

有池淸且漣漠漠漢之廣家住水東西鷗鳥共来往

其二

抱膝池邊坐盡日對水幽淸夜半輪月無風一片秋

檜

年年夏至時萬木競容冶直觀霜節後誰是歲寒者

竹

干雲與蔽日叢聚大山阿虛心耐四時唯此數竿竹

梅

桃李鬬春妍秋来華葉衰桂林數餘芳羨彼衝寒放

暑中獨坐

白雲常掩户對客如無客庭除何所有明月照三栢

讀壇經有感

三冬苦雨雪況在白雲鄉幾夜寒侵骨梅花撲鼻香

送沈觀瀛年丈令江浦

新羅之間山萬重南安巖穴何玲瓏山下名人多豪氣沈君才性獨雍容憶昔共猷井泉賦精光灼灼駕楊雄歸向蒼王更淬礪起來群頴失其鋒我坐白雲閑偃仰與君時對綠陰叢班荆晰夕探玄珠嗒然不語自融融忽然奪作定山宰有如溫石去韓公携手河梁難割袂與誰結楫浪濤中聞說西河共風味桃李成蹊肝徃空我將篋底謝安箑贈君持徃播仁風會看訟諜換詩書藹藹陽春滿獅峰

別丘玟齋先生

梁山仙子八斗才手披雲漢飽琪瑰八闘獨步空群驥又乘風翮瀘水来探玄細覈文明訣尋源直探連山隈倏然紉蕙製荷冠淨掃潭石坐莓苔夜分伐木歌浩浩共挽幽谷熙春臺淵氷一脉自瑟僩發育峻極日昭回忽聞纜解鳳林上直陽潛向江楓開執手依依不能別重登石屋共徘徊君今載將吾道南自

慙塵襟誰與栽極目閩雲楚天遠遲瞻梁山接上台

酬魚山公見贈

寒梅飛雪送行舟忽捧琅函減別愁栢府風聲欽閔道荷溪新句遍蘇州漫將瞻背陳冊闕肯負初心到白頭幾度郵亭看寶劒空慙日夕不能訓

初秋都下懷山中故人

昨日階前聽曉鶯今朝樹杪又蟬鳴流光荏苒思千里世路風塵嘆此生石屋洞中雲晶晶王河溪畔水榮榮偏憐永夜燕山月長照楣梁到五更

大佛寺思親

大佛寺邊水接天當歡何事轉凄然身隨錦纜入三極魂逐白雲向九仙月出湖東千丈雪柳呈堤左幾株煙登樓欲望南臺勝又被北風趙客船

紹興訪郭憲伯不遇有懷

來興山陰訪戴生綠林深處幾鶯鳴棠梨灼灼新淮郡絲管洋洋舊武城獨醉蘭亭浮九曲苦吟禹穴到三更鏡湖悵望烟波濶回首孤舟歌月明

祖姑氏周夫人九十

瑤池大姥下蓬萊笑酌瓊漿萬壽杯海屋應添無數籌蟠桃曾見幾番開庭前竹立斒衣舞堂北萱榮翟服裁佛嶺相看娱永日雲間青鳥又書来

都下送周西岳師

曉日都門酒一巵長亭何計慰離思春風桃李初榮日化雨桑麻欲種時撫字不慚良吏考操持無愧古人知遥觀浙水汪汪波莫訝中天月上遲

送李大行奉使秦中

絮柳溪邊聽鳥鳴嚶嚶似欲話離情能門喜共三冬雪鳳闕愁分四月程大華峰巒瞻漢節咸陽民物自周京歸来好奏豳風句莫負楣梁望月明

初入雲司志感

當年曾讀白雲詩肯竹重來翻夢疑先代共傳蔦鸞賦一官世拜爽鳩司陽春有意開湯網長夏無心讀楚辭盡日坐聞啼鳥換添園爲吏更何之

得劉調甫焚引書

伏枕長流望月時美人千里憑相思雙魚不絨加餐字三秀驚傳采藥辭重惜陽春和下里肯將清廟匙

文犧芊泉還待楊雄賦未許侯芭獨問奇

中秋期無堂玩月有懷二首

客含凄然愁獨酌尊前今夜影偏清幾人老却中秋月萬里新看一夕明空據胡床孤庾亮謾勞牛渚聽袁宏浩歌不盡徘徊意坐對冰壺欲四更

武功醉月共佳佽此夜孤輪萬里秋栖鵲環飛驚止樹潜魚上躍避沉鈎天高王宇空愁凍露滴金花亂欲流又恐西風生嫉妬故將絃管吹南樓

中秋夜視四有感

處處皆杯對月明幾偶惆悵欲無生事前難借金山淚海內空傳于父名入牖氷光遲曉漏隔墻鼓角壯秋聲明年此夕知誰在休遣金波照貫城

贈屠漢坡歸養二首

與君春仲並牽絲何事蜩鳴欲解匏瓠傳高年青竹迎陶生三月白雲司歸舟夜泛荷香遠舞袖晴看燕影遲尊前莫說寧親事白鷺依依入夢思

其二

離亭把袂勸離觴才子抽簪返北堂三月雲司彭澤

賦四明菊徑老萊衰歸舟夜逐鱸魚影入饌時聞竹笋香爲問鑑湖行樂事青螺還憶賀知章

寄題春草亭 爲謝序班

何處芳亭傍綠陰謝家玉樹自森森坐來七澤當思盡不斷三塗入檻深春草時留千里夢夜床常對百年心池塘音韻今寥落獨向東風奏綺琴

送馬越渚之寧州

燕關紫氣晝氤氳把臂長亭不忍分五馬乍辭丹鳳月雙幡遥指碧雞雲我因玉樹思公子人以甘棠望使君出牧政成民頌起徵書十道日相聞

懷陳寅齋父母

嗟君別去已多日月下如何問蜀鴻騎竹當年迎郭伋攀轅無計借姚崇滿城春意淮陰樹一曲清音單父桐最喜銓衡今在手好將桃李拂春風

送虞大行使魯

與君相許躡先蹤忽向長亭話別悰泗水之間傳漢詔泰山絕處覓秦松觀風喜沃皇華轡淡雨空聞御漏鐘此去咨諏憑畫筆好圖民隱奏囊封

夏日夢武功對劉調甫

何事祝融鞭火龍青林無處坐陰濃晴思邑邑拋文選仙枕迢迢到武功赤脚水簾依白鷺科頭松盖洒清風會心閱對氷壺籍只恐雀聲入夢中

答喻水部獄中見寄

春盤春酒正堪携愁見巢邊野雀啼鬱鬱黃花何事動翩翩朱鳥向人啼到來新野爭蕉鹿歸去漆園養鬭雞爲賦綠衣仍萬舞看君心到汝墳西

中秋望月有懷

此夜年年醉客醪那如此醉白雲曹舉杯愁失東山影擲鄉空懷杜甫刀滿屋氷霜聽曉箭一墻篠簬數秋毫故鄉今夕思千里須使遊人換二毛

雙壽崇封卷二首 郭廉菴父母九十

燁燁勛名耀栢臺盈盈雨露壽筵開鳳啣金誥天邊下仙摘蟠桃海上来綠野朱輪隨去住滄洲白髮出塵埃清時無限娛親事好趂君恩進酒杯

天上宰衡當盛會人間翁姥總高年娛親勝有陽春曲獻祝頻張皓月筵龍誥日頒三錫後鶴書曾報五

雲邊慚予忝竊雷陳誼碩擬恩榮介壽篇

錦堂雙壽 爲楚中二謝年丈慶

南極祥輝映錦堂綵衣新惹御爐香花含上苑青春色酒泛蓬壺碧玉觴最喜椿萱同壽域更憐棣萼競時芳石家兄弟叢廊上稠疊恩光出建章

元夕大內罷鰲山燈二首

誰將天上六鰲燄散作人間萬斛光處處貢新来買酒一輪明月頌君王

六鰲海上駕山来一曲如何陋漢才傳語周臣能補袞熙熙民物樂春臺

懷東山會友

泰山頂上望東山文塔遥遥儼漢間爲問惜陰同社友幾人曾似白雲閑

送顔平坡之楚二首

聚散紛如水上萍那堪知已向離亭陽關一曲情無限飛夢何時到楚汀

洞庭一望幾千里孤客逢君又送君一片風帆留不得衡陽歸鴈寄停雲

端午思二叔

偶逢佳節醉蒲觴爲望東山入恨腸腰上久無香佩戲不知此際解誰囊

思二兄

異境思兄思更深陶箋難寫别離心遥知一被常同寢肯讓前人羽翼吟

懷家中諸弟

棣華開遍添人憂天散連枝不自由囑爾寐興繩祖武莫將小宛當閑謳

南嶽紀遊

我来欲問石頭宗祇見山中舊石蹤石上參承無字偈乘風直躡祝融峰

文集卷一終

鄒聚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安成鄒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選
弟 德溥 汝光父
德泳 汝聖父
德濟 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 袞袠 手輯

疏

新建伯從祀疏

工部辦事進士臣鄒德涵謹奏爲崇祀大儒以章正學以正人心事臣比者伏覩言官建白要將先臣新建伯王守仁從祀孔廟蒙
皇上特下廷臣集議臣末學新進安敢出位妄言竊聞野老食芹而甘曝背而適且欲自獻于君念臣祖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守益受學守仁臣三世守其學竊聞緒餘而不一攄其愚上裨　聖聰以爲事主則不忠以承家則不孝臣罪滋大臣是以月昧披瀝出位一言臣觀

皇上踐祚之初首諭群工曰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夫
不曰正紀綱正法度獨曰正人心大哉
王言盖已握堯舜正天下之要而大平可幾覩矣臣
愚以爲欲正人心非可家喻宜有以風之欲有以風
之則莫若表章大儒以示之的我 明號稱大儒可
承孔子之統者蓋莫有過於守仁孔子有云衆人之
術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則自春秋以來儒目不白
矣臣請陳儒品夫儒品有三有大儒有曲儒有世儒
期明德於天下長育人材輔翼 皇化爲 國家當

大任樹大勳措天下於泰山而衆庶不見其迹其遺
言流布猶足以醒寤後覺使天下回心而嚮道是謂
大儒左規矩右準繩言信而行果畏先聖賢之法不
敢踰尺寸然而可以鎮俗不可以作人是謂曲儒鑽
研名義考較異同倣先聖賢之遺言撰述篇章傲然
持以繼往開來然而反之身心無當是謂世儒夫世
儒易知也曲儒尤易知也惟大儒爲難知故非大儒
不足以知之孔子萬世所謂大儒也晨門荷蕢微生
晏嬰之徒盡春秋之賢智乃相與誚而沮之大儒果

不易知也孟軻氏崛起戰國獨推尊焉儕之堯舜禹
湯文武之列信惟大儒能知大儒矣臣嘗粗覩守仁
之迹盖亦可疑其直契本心似禪其辯駁先儒之言
似訕其汲汲覺世真若天下之饑溺似激其惜愛同
類似黨其惓惓接引漫無揀擇似愚其在軍旅中聚
徒講學似迂夫此數者信可疑矣然原其心則欲明
明德於天下奠以正天下之人心也蓋其心在天下
視天下之人心未正若疾痛在身不愈不已故不得
不以興起斯文爲任欲興起斯文而不自人心之本

明者覺之則或從事於見聞形迹之間以爲是而人
心終不可正也故不得不挈良知以示之趨況當其
時又不獲掌握鈞軸日以其意默轉朝宇故又不得
不嘵嘵然費于辭說是豈守仁之得已哉其欲正人
心以承往聖者則固可諒耳方今正學彰明大儒華
出 君臣合德千載一時臣愚以爲知守仁者宜莫
踰於 今日然而議論紛然徐徐未决豈亦謂從祀
重典非衆允不可臣竊謂之不然夫事有千百人是
之而不爲多一人是之而不爲少者特宛其是何如

耳當弘正間欲祀薛瑄議者少其著述至以瑄之飭
勵不愧屋漏者反品之漢儒之下賴
先皇帝灼知其賢排群議而祀之而瑄之品始定天
下以此頌
先皇帝之明今日守仁之祀非賴
皇上英明獨斷恐亦如弘正間之議瑄無定時矣若
必欲求天下無一詆訾之人而後議祀則衆心之同
悅者莫甚於鄉原春秋之最詆訾者莫甚於孔子祀
當首鄉原而次孔子矣臣恐天下人心日以不正是

以汲汲請祀非阿其人爲天下計耳夫祀一守仁可
以轉移天下
皇上又何所愛而不爲也臣在野不知忌諱干冒
天嚴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序引

壽譚母大夫人六袠序

予讀史至張奎亢之母督其子也蓋灑然異之方客
至毋聽於窓間其與子論文學政事則設饌諧謔則
不當其時客雖欲諧謔不可得子雖欲不勤於文學
政事亦不可得獨惜其止於文學政事云耳浸假督
其子以聖賢日今親仁非言性命之士弗禮客雖欲
不相研性命不可得子雖欲不爲聖賢亦不可得何
乃獨以文學政事爲有難予者曰唐昌黎一代山斗
猶有符讀書城南之賦杜拾遺刺陶彭澤以爲生子
賢愚不必掛懷抱夫以鬚眉通經術丈夫或教之富
貴或縱其所之何乃苛責簪珥女流哉予曰唯唯否
否以予觀於茶陵進士譚君之翁與母豈非督其子
以性命乎哉韓杜二公之言偏矣翁有克家子六譚

君次在五登擅譽庠序間乃翁與毋督之曰而所優
文藝耳已而眞性命不與也吾郡養旦劉公爲羅文
恭入室弟子曷稟學焉譚君立雪劉門者凡幾年所
已又聞予邑劉君調甫倡學甚力令執贄其門既連
捷觀政臺中則又馳東都下曰吾聞宦若海非依長
年三老鮮不爲所溺今宇內長年三老莫如天臺夫
子而師之夙夕效若爲庶克有濟以故譚君得一意
性命親師友不爲波所撼則翁與毋貽之也謂其識
六於張毋豈不可哉譚君一日過謂予曰世所指性

命寄之乎其身乃天臺夫子謂寄於師友云何夫性命人自有之各正之曷寄之師友且勢不得合而靡離縱寄又烏容續而靡斷也予解之曰子知夫寄之寄矣未知不寄之寄也寄之寄者知其所當寄而寄之不寄之寄者寄其所不得不寄不知其所寄寄之寄有合有離有斷有續不寄之寄無合離無斷續一也若然者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同然皆生不知其所以生若然者萬衆一身萬古一日是乃所謂真性命已夫且子之去翁與母幾千里其視翁

與母有二乎抑子之翁與母去子幾千里其視子有二乎抑子寄性命於翁與母而不知翁與母之性命興於巳子之翁與母寄性命於子而不知子之性命不同於其身子且以爲二乎抑無二乎抑子且以爲寄乎抑無寄乎抑子視師友與翁與母子且以爲通乎抑無通乎抑譚君之年友顧君等起而請曰譚母大夫人今年躋六袠翁踰六袠有五謀所以壽者難爲言請即以子之言往予喜譚翁與母之識遠過於張母又嘉譚君之顯親者不止於文學與政事因諾諸君之請樂爲之序寓譚君馳歸壽焉夫翁與母督其子以性命則既知所以自壽譚君得不寄之寄以爲寄則又知所以壽其親其爲壽寧有巳時世所期百年特旦夕耳奚足爲侈稱云

壽秋江蕭公七十序

往庚申歲余大父文莊公年滿七十四方士稱觴者交至于庭祝以文者輕千里大父不色喜鄉之一叟觴而前曰所慶君子之年爲年與道俱或徵諸身或徵諸子孫或徵諸及門之士非是族也不在慶典大

父忻然小子涵跽而問曰大人何喜大父曰嘻小子未聞乎古之壽以道今之壽以年夫夫也知所壽矣夫道與天地同悠久仁人敬身以永其命孝子敬身以永其親皆是物也若欲吾壽乎則在若矣小子涵志之余凜凜至今即出言舉趾惟不能壽大父是懼今年秋同邑姚子應求泰和蕭子[illegible]謁選來都下訪余旅邸余往與二子同遊大學離十六年幸集于此則交喜因嘆十六年如石火道不加明則交懼姚子爲其母歐陽氏七十請言于余余既爲道歐陽孺

人節固勉姚子引其母之壽蕭子見而喜因言其翁秋江公亦以明年七十而已不得馳歸稱觴膝下今余爲一言往壽之余未識秋江公即所聞於蕭子而信遐壽不濫其蕭子之言曰家府無他能惟性醇謹初仕爲光禄稱其職出丞耒陽有恵在民一旦念親老亟拂衣去歸自灌花圃中以娛其親曰吾何能爲五斗米易其養也居常課不肖以古人行誼謂同邑廬山胡公經營萬古之業命不肖往師之曰今後世稱吾爲君子父即不貴亦有餘榮矣旨其言乎茲公

所以享有多年耶石奮居官守法無以喻人其材能齗齗易高耳乃享有期頥之壽且其主號爲萬石君家福者溢而德不堪余甚感之及觀史所稱奮醇謹無與比爲其子建慶輩以禮不以貴易恭始知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在彼不在此也夫薰灼者自攻機智者多困日炫於紈綺稷汙之習而欲得天不知操術挾數適以技造物之忌欲壽難矣秋江公之有今日殆其所自爲壽者備與今人馳鶩於聲華利欲之場一耳所謂聖學則曰安用是不急者徒富貴我耳向令秋江公所自期與所期其子亦曰徒富貴我則一僊爵日食縣官足矣即親老絶裾有弗心者安能亟拂衣於上下交信之時歸而灌花圃中唯親之娛乎何不遣其子詣聲華利欲之師習所以媚世安事胡公所言聖人道乎人亦有言家世在所遇志學者紬之然稽古籍所稱課子者微獨石奮爲然如顔延之非不教子恭謹第其子竣不遵厥教乃大拂其心俾顔氏之聲不揚因嘆石氏之顯亦不可不謂遇也令建慶輩如竣康好逸豫即奮質行未必蓋漢庭諸

公卿胡當其時稱一門孝謹必曰萬石君萬石君不以易也由此言之雖謂親之壽子寔成之亦可矣記曰能敬其身者爲能成其親夫既成其身爲君子又成其親爲君子之父則胡公所言聖人道者其所係不已重歟余因衍大父之意叙秋江公所以壽與蕭子所以壽秋江公者令馳歸爲壽且交相儆也勉矣蕭子所以壽秋江公者是誠在子矣毋令萬石君家獨擅其稱焉

送林大夫督學廣東

余謁選爲刑部山西司主事閩中林大夫適擢是司之長同日之官相得驩甚予毎與大夫聯轡出入見桔桊之徒纍纍在道大夫惻然顧謂予曰何能令此黨不犯有司也去年冬予同大夫觀刑人于市其傍適有鬬者不止則又顧謂予曰夫刑者衆矣而犯者不止刑之不可折民之刑也固若是哉夫欲折民之刑其必有道矣適者

聖天子丕新學政詔盎加詳楚有不律之士首壓

天怒大夫又惻然顧謂予曰夫士民之表也乃亦恣

雎如是何論閭閻　國家命官視學譬之托子弟於塾師塾師業已受寄爲子弟師而不能使其無刑司教之謂何頃之百越缺督學主爵者曰莫如林大夫疏名以請報可予喜而賀大夫曰折刑之道其在玆乎大夫其使百越無刑矣予聞刑以弼教非以爲教在昔呂刑敘三后恤民之功首以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夫降典何預於刑而曰折民之刑何也後世降刑不足以折民之刑乃古以降典折民之刑是必有說矣豈不以典者禁於未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後降以典則有以啓其所不容昧而作其所不容已故其民恥於犯法而刑日省降以刑則徒詳其所不敢犯而無以生其所不忍死故其民不恥於犯法而刑日繁今之君子不思所以折刑之道不如古而徒病今之民之不可教則惑之甚矣嗚呼古之人以刑弼教今之人以刑爲教古之折刑係于上今之折刑係于已則又何恠今之民之輕犯法也我

高皇帝有訓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予嘗因此以觀于周秦之士乃知

其所以貴賤者有由然哉蓋周視天下無一不可爲君子一切以典道之故士之待其身也重秦視天下不可爲君子一切以法繩之故士之待其身也輕周使士貴士不得獨賤秦使士賤士不得獨貴不然秦之士何異於周之士胡不樂自貴而人貴之秦寔未知所以使之耳夫刀不礲不利玉不錯不文使刀貴者礲使玉貴者錯使士貴而不降典則不礲不錯而望其利且文也無之矣志稱百越篤於文行其先達

檢討陳公遺風餘韻在人耳目使貴而貴在大夫也

已夫蜾蠃螟蠕本非其類然祝其類我則類我士而
有不可祝者乎共大夫載不忍刑人之心以祝於文
行之俗士有不自貴者則非人類矣聶家大人恤刑
三楚楚人以爲仁家大人不色喜涵問之則曰是徒
能使死者不死耳後覩學齊魯則私謂涵曰是可使
生者不死矣夫使死者不死其仁未廣也使生者不
死斯其仁廣矣大夫在刑曹能仁死者其往百越必
能仁生者是足爲大夫賀矣於是大夫行同曹皆有
贈言予因次第其說而歸諸行李

送比部范君讞獄序

往者家大人爲司寇屬適奉命讞獄三楚同舍郎餞
之私焉曰司寇使者出有三難權不及中丞臺御史
臺有司故慢不爲禮諸文移寢格不行一難也且奉
命生人所欲生者即監司守令所欲殺者奏報未愈
半斃於捶楚間者騰蔓菲于朝二難也一遇大司寇
秉心嫉邪所允十一所駁十九甚者摘而疵瑕之不
且以爲疑三難也然而有一美焉施廣者恩厚澤滂
者靡長此于公所以昌其後而歐陽子所以崇其先
也家大人取道歸省因述其語告大父大父曰吾所
言三難一美異於是何謂一美人不病無生人之心
病弗得其權而不官司寇而不丁五歲讞獄之期而
胡以生之夫獄之疑者誰則不疑然縣官不敢讞二
千石矣二千石不敢讞監司矣監司不敢讞中丞臺
御史臺矣司寇使者出則縣官二千石監司中丞臺
御史臺所不能決者舉往移焉一切平反奏報得可
於　天子三木立弛幽圄立出滌瑕蕩垢咸與維新
不亦已愉快稱美乎然其中有三難一曰得情之難

古語有云鬻棺者欲歲之疫匪憎人欲殺之利在售
棺耳今治獄吏不深文不足以獲能名上奏畏卻勢
不得不鍛鍊而周內之故夫所謂文致之獄雖皐陶
聽之有不可以求其生矣二曰辨似之難夫獄有冤
有似毋論五過之疵即吾冐以似者鬭其冤者反以
數盈而止失今不釋後之人愈益疑其故其冤者愈
益無白時是吾以不冤者塞冤者從出之塗矣三曰
忘己之難夫有己則畏人之謗己一思所以遠謗必
違心以避嫌即心冤之而憚於相反寧令含冤瘦死

圜徃不顧者多矣況肯以身冐失出之過思全主上好生之德者徐有功之於厖氏殆與一二於千百也已家大人奉其言徃三楚三楚之囚賴以全活者甚衆頃者涵亦爲司寇屬年友范大夫適爲同舍郎每涵治獄必以質大夫大夫每爲剸其輕重盖多右平恕而左深文涵藉是不戾于家訓且知大夫長者大夫奉命讞獄江南而問言於涵因述大父之訓與家大人所以恤三楚者爲大夫贈大夫曰唯唯夫其一於生之也法與曰法不生則非法而生其生有權曰

吾何以權之曰請權之以康誥人有小罪式爾乃不可生有大罪適爾乃不可不生此故與過之辨而舜之所權也大夫其以是權之足矣

贈武淸光祿陳君序

予嘗讀老氏書至取與翕張之旨心竊疑之及覩史載陶朱公治生事然後知其言非謾也以朱公之智用天因地罷吳勁越放之彌乎荊楊之間乃卷而就陶列于編户奮其餘智挈權中域擇人任時息至巨萬宜矣廼予獨有恠者今夫素封之家以貲相高務入者也而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曾不色慍至于中子之事退守成之家督進寡事之輕後苟以屑越其備者何耶蓋財者泉也泉者流也既闕其源亦肆其委萬物穰穰孰不爲我有川流不赴固亡海也而海亡尾閭則鮮不溢矣夫所貴乎餘饒者豈緊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玳簪珠爲飴釜蠟薪相矜侈是爲亦豈緊睚眦擊斷以其氣壓鄉曲已哉貴其絶甘分少已責周急俾隣里鄉黨有恃以舉火故能使千萬人爲手足者則素封之資也而世之人不

然苟得悖入久而不出卒有撲滿之患本末皆舛故若朱公之取與斯可爲智者道也何以明其然也盖昔者魏子嘗用此事孟嘗君矣始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矣孟嘗君怒其後孟嘗君見毀於王魏子所與粟之賢者自刭宮門明孟嘗君無反謀而王因此復召孟嘗君計孟嘗君所取視其所與孰多孰寡一常人辨之矣微獨魏子實諫議亦以此取延年益嗣之應矣初諫議夢其祖父謂曰汝年不永又無子宜

亟脩德諫議自此樂施不少恡有貸不能壓者與之有女不能嫁者與之故舊相知由諫議而活者數十家後又夢其祖父謂曰汝德動天自茲多壽且有貴子矣故淵深而魚生山深而獸往德在我即天亦助之况於人乎諫議殆知與之爲取矣老氏嘗云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由諫議以觀魏子由魏子以証朱公謂取與翕張之旨無補於人世謬矣往歲癸酉予奉使還都下友人萬侍御爲予言舊交陳君以武淸爲陶而篤誠謹愼行義樂施能得其鄉

人且曰富而不見訾于人其平居絶耳分少已責周急固多有艿是史所稱富而好行其德者非耶予因此識陳君今年春陳君上請碩助邊得補光祿監事予邑人王子来乞予言爲賀予觀朱公既老知衰不復爲聚散因聽子孫息之至巨萬今陳君日務行義樂施不少倦殆欲步竇氏之種桂昌其家門駸駸然有契于老氏之旨予信其不爲朱公晩年之息也已王子欲爲陳君之魏子乎是在子賛之耳王子曰都請子書之以贅于陳君

送邑侯李公入覲序 代楊愼老

予幼讀史至趙廣漢張敞發奸摘伏如神私心慕之後奉教先生長者先生長者每爲予談吏事率右循循溫良之士予不以爲然逮歷宦轍數年耳聞目見其得民心成嘉績者在彼不在此又讀周公平易近民之訓然後乃知張趙非政之則而循循溫良之士固古所稱近民者乎盖孔子以是第顔氏之三御矣嘗觀上古之理官如理其家夫人之理其家與其家衆商度圖囘宮室門户有未整固者乎則相與整固

之墻垣道路有未脩治者乎則相與脩治之田園所入有未豐實者乎則相與豐實之其家之長悉心諮于衆不以無斷爲嫌其家之衆悉心告其長不以出位爲懼叔世殆與此異神於獨斷一以智術籠其民盖民之視上若雷霆其箝口若瘖啞有俯首庭下竟日不敢出一語胥史從而竊弄其側作威福以愚民民疾視其上不啻若寃讐盖自上致之矣此無他其視邑與家異也惟我邑侯李公殆以家治我陽城乎侯自下車以来視其民若家之子弟一號令一政作

周爰咨諏惟恐撫民我士民竭誠效忠矢謀陳策惟恐負侯由是一邑之富者貧者強者弱者爭者讓者侯悉燭照而數計之故户役必均獄訟必明賞罰必核令出而人不疑政行而人不犯胥吏拱手受成而鄉無夜吠之驚民之視侯即子弟之衞父兄無以過之而侯聲名藉甚三晉矣甲戌春

上命銓部廉域中卓異吏以聞而侯首膺殊旌諸大夫僉曰陽城之賞非浮也侯歸而與我士民益謀所以久安之計不休我士民相約順侯之政唯恐後其

若訓者日衆而梗化者日少今又三年矣侯屆期入覲而予適陟憲中州道故里故里之士民詣予而歌九罭之詩且曰侯是行　天子必留以爲耳目我邑人弗得專之矣予其爲邑人頌之予因感周公平易之政有徵于侯而東人袞衣之頌復見于陽城爲之作歌以紀其感乃歌曰仁人於民如保赤子有謀必詢無疾弗理唯李侯御民若顏無父之美再歌曰詩稱樂只民之父母攀轅自今臥轍非古唯陽城親上若馬之於無父又歌曰平易近民周公有云斤斤張趙空稱神君唯李侯陽城之交相親兮何讓美於前聞於是庶士庶民起而謝曰微子諸人無以頌侯遂次第書之授于前旌

送楊大夫守建昌序

余往觀政水部與水部吳大夫最相洽吳大夫出守杭州余爲造令之說告之矣比爲司寇郎又與楊大夫最相洽楊大夫出守建昌而問言於余余舉前言似之大夫曰吁千責蒙無平唯命責蒙教養元元罔俾失所亦唯命彼爲邑者各持一志夫誰肯降心以

相從者余曰唯唯否否不然大夫欲與各邑長畫地而守分民而治之乎則非上所置二千石之職矣始所置二千石非與邑長畫地分民欲其督所屬提其綱罔俾有曠官者耳各邑長所轄之地即郡長所轄地而郡長無專地各邑能則郡長任不能則郡長不任爲郡長者即一身事事檢制所救幾何即孜孜竭心力教養所被幾何即有所救與有所被不謂郡長任謂郡長任在使各邑長同志協力立生民之命云耳且夫材有偏全全材無失偏材有所長亦有所短

令不皆全材而或為偏材故其造就而成全之者在郡長况人莫不欲見其所長亦莫不欲諱其所短攻其短則彼護其短而疾我因其長引之彼將勤知已之感思秉其機厚樹於一時是在郡長加之意而已今[illegible][illegible]辭贛君為馮翊能使高陵櫟陽二令解印綬去余不貴之也余獨貴贛君初得吏民罪名輒令召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由是長吏莫不喜嗟乎夫為郡者誠不欲奪賢令長名也其誰不降心相從同志

協力為生民立命者哉惜乎贛君以法令為師耳假令贛君以道術為師志在立生民之命雖欲移其屬之三代無難往余聞建昌羅公守寧國一切決獄錢穀付之佐貳日與各邑長商度宜民之條發其仁心善則亟稱之過則覆之時有志鷹鸇者詆其不事事羅公曰事孰甚大如此行其志不變其時各邑長悉心效誠若一家子傳布羅公之教唯恐後各屬元元含哺鼓腹樂太平之業士子至今遵其矩誨恐負羅公甚於在郡時廣哉熙熙乎是古良二千石之職也

令世大率責操切為長者日督責其屬其屬日粉飾相誣上下交相虞而不相親故余獨以羅公之治為大夫告大夫至建昌聞羅公治必詳余為建昌之屬預道慶幸之意如此云

送吳大夫守杭州序

往予游金陵受學天臺夫子友吳大夫甚洽大夫先予第治河徐楊之間最有譽處比予觀政水部大夫守繕司心竊迂儒不諳經濟聯同曹周子喻子耿子晉子為會一旦膺守杭命以去同會子依依不忍別

議申贈處喻子曰大夫治河如河之水大夫治杭龜鶴屏去大夫曰無哉僕之志也耿子曰惟鑑察影大夫其似之惟大夫繩下胥吏其畏之大夫曰明哉僕不敢不勉也周子曰大夫之學六合同春大夫之政痌瘝乃身大夫曰仁哉僕何敢望也鄒子出席言曰予不願有此美也予所願盍異於叁子夫為守者與令異令布惠以已守布惠以令令不與守同心則守之惠格故為守者莫先於造令夫使為守者與令競能較智計短論長令與守角志而馳故民以不被守

惠爲憾而守每以乏賢令爲解嗟嗟夫天下豈乏賢
令抑患不知所造之耳夫材有偏全全材無失偏材
違中全材造人偏材造於人是故厲直剛明能在矯
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善在寛容失在少决晉憪周
洽弘在覆裕失在涸濁清介廉絜節在偸固失在局
促彼特不知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亢故其長不
足以利民而其短適以病民爲守者果欲利民則莫
若救令之所短而成就其所長令舍其短而成就其
長則已可以不勞而治予以故不頋大夫有三者之

美而頋大夫諸屬有三者之美也大夫拜曰茍吾諸
屬有三者之美吾無美可矣天臺夫子聞而笑曰談
何容易夫臂指不言而喻其體同也枘鑿不可相入
其類異也吳子之於下臂指乎枘鑿乎非有舍已從
人之量隱惡揚善之仁隨材鼓舞之智難以語此矣
鄒子操觚立庭下請記是言以納諸行李

送毋舅陳龍津公令將樂序

夫國家張官豈以利其官抑以利民也古稱循吏勸
農桑興學校開溝瀆化盜賊總之利民耳已晚近世
則不然心勞於催科神殫於聽訟往往以是課最蹐
膴後生小子見其課最蹐膴遽乃曰政止此矣甚者
目古循吏事爲迂闊難行然徒責治平之效遠謝兩
漢此不亦惑歟予讀宋史紀程伯子令晉城民服其
化三年無刼奪鬭傷者比去哭聲振野去且三年邑
衆不下數萬抵極刑者纔一人鄉閭猶恐恐然以不
遵教令爲耻逮後十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
所以曰程公之化也意其入人之深如此必有希奇
絶俗人所不能事迺史所稱晉城之政如擇使富民

可任者購粟邊郡紓民之力借縣庫雜納錢補助其
民按民產厚薄定其差役置學舍糧具聚秀異者督
誘之不厭親至鄉校召父老而與之語立社會科條
令民有耻諸所注措皆今之神君健令所不屑爲者
然神君健令所不能得之民者而伯子得之竟何說
也伯子嘗言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
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嗚呼其入
人之深蓋有自矣夫人業已受天子寄父母一邑一
邑人以鞠育拊顧望我而不能出力勤恤化誨爲之

引養恬廸吉康則何取於父毋令人無論智不智皆知慕伯子乃其所趨竟舍此而之彼豈其未明于伯子之道然歟治不明于伯子之道欲民無失所胡可得也今年春　天子憫念垠庶大諭牧司令自今一意敎養毋徒勤獄訟錢穀瑣瑣者又諭計吏者毋殿最於催科聽訟之事責以利民適吾毋舅氏龍津先生上春官讀而嘆曰下邑小民蓋自是更生矣有君如此有不思以利民者非夫也居無何謁選銓曺授閩之將樂小子涵旣而賀曰將樂小民蓋自是有福

星矣吾舅氏奉　外祖明水翁義方又師事羅文恭大史端慤醇和依稀伯子信行孚于閭里聞人言民疾若恫瘝乃身是以卜將樂之民之無失所也小子涵不諳吏事無所效忠乃自幼聞於外祖者率伯子伯子是稱因述遺規用充王佩而申之以二歌曰古者於民若保赤子不有康食推溝自巳召父勸農阡陌次止伯子行之布在青史又歌曰書紀敷錫詩咏螟蛉隄防止水可敎惟民文翁化蜀齊魯是程振鐸啓蒙亦有晋城

奉贈大中丞豊翁孟老先生晋撫畿輔序

涵之始至豫也同官諸大夫交語涵曰若何幸而仕豫與涵曰其賦充與曰否其訟簡與曰否其盜衰與曰否然則何幸曰子不聞宓氏之喩書者乎盖吾儕不患書者引肘之患幸矣曰請陳其實藩之長語涵曰司度之吏不懼賦逋懼人引吾肘以用緩故賦常逋於今之不一自孟撫公監豫用緩一付之司度曰賦吾責其不給盡不必吾定吾儕由是相恃徵卹靡愆靡乏斯撫公之惠臬之長語涵曰司憲之吏不懼

訟滋懼人引吾肘以重輕故訟常滋於法之不行自孟撫公監豫重輕一付之司憲曰刑吾責其不允意不必吾伺吾儕由是一秉公平靡侮靡屈斯撫公之明閫之長語涵曰司武之吏不懼盜熾懼人引吾肘以擒縱故盜常熾於威之不伸自孟撫公監豫擒縱一付之司武曰盜吾責其不熄號不必吾授吾儕由是踴躍捕勦靡濫靡縱斯撫公之斷涵聆其言竊自喜無何公晋撫中山諸郡諸大夫悵然復語涵曰公文武兼資豫誠不足盡其長然吾儕何可一日去公

也予其爲吾儕效衮衣之頌涵曰涵言惡足有無[illegible]
言曷喻諸大夫曩言哉夫古今人才非不希侔大刪
雜而艱於宏受昔秦誓論大臣必首休休未嘗及材
智彼豈左材智弗尚哉誠以休休者材材智智所以
爭真材醜鉅智也故人知材智之爲用而不知材材
智智之尤爲用也蓋治有綱有目有源有委銜材者
親小勞矜智者侵衆官親小勞者踈綱侵衆官者忘
源此不通於材材智智之道矣故賦大親則勞勞則
仁不博刑大親則煩煩則明不遠矣大親則劇劇則

咸不勦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踈綱窮委而忘源
者也古之大臣不由也故材材者不自材而使材則
衆材効力智智者不自智而使智則衆智獻謀唐之
房喬齊以身受大宗萬幾之托而身不親小勞事不
侵衆官故當其時諫諍則任王魏征戰則任英衛持
法則任張元素長民則任李文亮文藝則任虞世南
喬齊但督察其上不以材智引諸臣之肘而諸臣爭
效其材智卒之稱佐唐之勛不歸之諸臣歸之喬齊
庶幾哉材材智智稱大臣者矣猶之操舟然群榜人
或司楫或司篙或司颿不遑寧息聽命於三老三老
安然柄舵於其中即行亂石遭大颶而無虞假令三
老惡群榜人之不力而以身攝其事俄而舵折則無
所措手幾何不覆且溺也故夫棗棘之有也裘狐之
有也食棘之棗裘狐之皮喬齊固用非其有而已有
之則通於材材智智之道也善乎柳芳有云持衆美
效之君孟撫公其殆通于是與公材決遊刃之餘智
出瀾船之表而能不自用其材智用人之材智而已
有之是以視聽及于千里規畫逮乎百年雖以此總

諸曹可也諸大夫曰若庶幾知公之大者公即總諸
曹足矣可以爲贈

贈侍御吉亭趙公還朝序 代孟豊老

予奉　詔撫兩河侍御趙公亦承簡命來按茲方公
下車與予觀於全豫之乘及梁曰美哉淵乎質而不
靡及鄭曰美哉淳乎樸而不漓及汲郡曰知類哉何
守義而踈財也及單懷曰適哉奢儉之中乎非好理
性其何以致之及方城汝水曰美哉渢渢乎務穡重
禮有先進之風焉及淮康曰寡積而重義其審所尚

以及商丘曰雅哉彬彬也其氣中和反洛曰廣哉熙熙乎淳而剛朴而理猶有前之遺民焉公喜甚因與予下令八郡長吏曰豫稱易治在域中無兩所有盜不衰訟不簡賦不充其責不在豫民繫長吏之咎諸長吏欸列其風之敝上之乃大異厥秉質者靡淳者漓重義者輕得中者奢務穡者思佚寡積者欲廣古朴者散中和者駁公告予曰否否何相懸若斯已乃擁旌麾身歷八郡返告予曰吾始疑郡吏之欸列乃今涉彼疆土目其俗果與厥秉異吾二人奉　命調

何而不能復淳風是其責在吾二人風不淳而欲盜衰訟簡賦充是揚湯止沸不去其薪也沸且不止爰下令諸長吏有不能復淳風者署下考能復者最諸長吏有請者曰令不可古毋乃猶舟不可陸與公督之曰子大夫未讀國風之詩乎鄭伯好勇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其下淫祀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民篤於行而廉於色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如謂風不可移不幾於助封德彝之瀾而揚其波乎由是諸長吏喻意日率其屬務在善俗還二南之風予作而

嘆曰公何其諳大體也往予見直指使者屑屑瑟瑟銖量於米鹽簿書之間問一二狐鼠為能其上者則按巨猾東墨吏建鉅宜除積蠹將萬口膾炙稱名御史矣其知觀風之職有幾易之觀不云乎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巡按者代　天子省方而以觀民為職者也古昔使者乘輶軒循行郡國采詩觀民風調劑正頗張治具正之故民質俗淳風稱盛焉乃今明于易之觀者鮮矣何尤其不逮二南也公其思身見二南之英乎不然何惓惓于易之觀不置耶於是公及

瓜將還報　天子予適有中山之　命因書此以識其別公度而能貞肅而有明臧否潛洞利害周移全豫之人悉知之予以故不著獨著其大者令觀風使者得有所資焉

贈侍御吉亭趙公還朝序 代周撫臺

余聞君子之長人有七美焉微而鑒之之謂哲恪而將之之謂慎謀而靡泄之謂密周而靡阿之謂公為而靡撓之謂執動必以度之謂肅出政有體之謂簡哲則燭遠慎則舉當密則慮周公則衆附執則法行

肅則下畏簡則紀立此七者政之經也功之基也由
此者興悖此者敗然以余所覩記時悖于所聞盖亦
有備美多而就效鮮者及觀易之離而孔子象之曰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乃作而嘆曰嗟乎盖
明之奇者固不若明之兩者之照之遠也夫日之與
月兩相繼而用照故終古不忒大人之于天下兩相
繼而用照故旁燭無疆老聃有云不自見故明不自
是故彰使明不必兩而可作離是周公不必三吐而
禹不必十起也故曰泰山不讓土壤是以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是以就其深世有却衆庶而思廣其明
是謂讓土壤可以成大擇細流可以就深萬不然矣
皇華遣使烝民誦德一則曰靡及二則曰靡及彼豈
無見而言之耶盖有美必有蔽有美而無蔽唯有靡
及之懷者能之故靡及者衆美之權輿庶功之橐籥
神禹周公所恃以照遠之樞而作離之本也先正有
言曰蘊莫若虛居莫若下受莫若宏事莫若咨虛則
聽聽下則善集宏則蓄廣咨則聞慱聽聽善集蓄廣
聞慱斯固可以斷斷休休而坐致盛治余觀於侍御
趙公之按中州也其兼有之矣吏弊民嵓無微不燭
哲也行如奉盈動如執玉慎也發謀設策左右不聞
密也內不昵故外不避怨公也持中懸平靡吐靡茹
純也儀不踰閑步必中規肅也提綱挈領特去煩細
簡也然且退然若無有集思廣忠推誠寄委固不知
七美之在躬也公初下車予方守藩政最號踈戇公
不予疵瑕事無巨細一以見咨適大計群吏予當以
入　覲行公乃披情見愫一一與之商評予是以藉
手竣事乃今幸同事茲土公益吐肝膽露心腹協恭

朝夕忘其形骸予關中鄙人也以咨諏予鄙人者若
是即詩所稱靡及奚加焉語有之天下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公今握使者重權且身
有七美而土壤涓流不讓不擇是取之衆白以為裘
者而有不粹白者哉大臣之業具是矣于是公還
朝與余攜手河梁而不忍別予也欽皇華之高風誦
烝民以道欽然公多絕特瑰異之績不述而獨述其
靡及之懷為公賀者盖周之所以遣使山甫之所以保
周其使臣大體固如此

賀毋蕭宜人六十壽序 代家君

余少與邳州使君游習聞宜人賢矣既又以德涵子壻宜人家則益知宜人仁孝恭謹蓋古齊軫敬姜之流非近世可數數見者也使君始從先大夫文莊公學甚稱高第不失師法每兩方爲會必君往主之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君退不人先趨不人後凡所爲僕資糧牽之費咸取辦于宜人無難也又是時大宜人稱未亡人矣使君每出宜人事之謹色養諸所爲晨昏之具悉如使君意所欲出大宜人安之用是倚其

子于堂下使君有五弟藐諸孤耳宜人撫之甚備又宗人有急則僂行以入厭意以出大都內外所稱咸嘖嘖曰宜人宜人云使君守邳且四年以子惠稱一旦以直忤當道遂自罷歸歸則宜人脩三徑待之矣計自結褵歸使君殆四十餘年賓敬如一日而勤儉自將至于今不衰是年冬十月生六十年矣而身且健食殊無異少壯凡知宜人者咸具論其壽考曰此仁孝之驗期順之徵余則曰壽矣非所以盡宜人宜人有大者漢梁伯鸞易姓名以隱千古高之而追論其相成則孟德曜有力焉德曜始歸鸞綺縞粉墨以嘗試之七日不荅乃椎布自將相與兢兢於居約之道故鸞得以脫然於利祿之路而易姓名以去即不然而使綺縞粉墨者在側又安得相安若此邪今人馳騖於聲華利欲之場一耳所謂聖學則曰安用是不急者徒富貴我耳向令宜人所求使君亦曰徒富貴我則一傳第得日食縣官足矣安事諸生所言聖人道乎四方聚論之會使君安能數數出不憂于僕資糧牽之費宛其車至邳矣利祿自經術所得顯

榮自郡吏所爲使君何不至焉而之淮之道乃之楚乎必不能也棄廉退之節日尋于車轍馬跡以求所願則非所以爲使君非所以爲使君宜人雖身都綺轂茸毳且有期順之年豈稱異哉語曰壽者厚也上壽厚德其次厚年邳州君自少總洙泗之渺緒嚮唐虞之閎道一旦不苟合即脫然拂衣而去其出處大致視鸞奚啻千里哉揆厥所由宜人寔終始成之百世而下追論相成之績則宜人與德曜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矣孫叔敖數辭[illegible]寢丘敖是以得食數

世即今使君總洙泗之渺緒嚮唐虞之闊道可長有
者豈直寢之丘乎宜人不以彼易此有敎識矣今後
世考德于此其爲壽寧有已時諸所論宜人孰甚大
如此也余不佞竊窺大義因具列以爲贈言

鄉約序

昔予先祖贇南贛之約有兩端焉曰凡受約束者其
果於爲善也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也其不果於爲
不善也如食之不可野葛飲之不可䣭酒也小子涵
讀而感焉夫共是果也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果

於孝親果於敬長果於睦鄉果於教子果於安生理
斯正矣斯爲君子矣果於華衣果於靡食果於美室
果於般樂闘很斯邪矣斯爲小人矣譬諸用藥然藥
同而其引者異或以生人或以殺人善藥者其慎擇
引哉雖然未有弗果而成者果於正必弗果於邪果
於邪必弗果於正夫生殺之幾不可不辨也思亭李
侯慨然尚友松谿翁復以鄉約武城吾邑吾邑之父
老子弟奉行惟恪上以三代愛其下下亦以三代自
愛上下交相愛渢渢乎三代之遺風也已侯計訏遠

壽諸梓既自序首簡復屬予一言于末予弗能文行
且迫然樂觀上下之勸又懼其怠也爰述先祖之言
以歸之嗟乎勸自我勸怠自我怠勸怠在我而由人
乎哉惟諸君子果之爾矣

西川先生要語引

王子藩甫觀政雅善予一日過予問曰讀書可
以爲學乎曰不可無何曰讀書不可以爲學乎曰奚
爲其不可曰何居曰工辭章媒利祿不以其言爲必
可行其記誦日博其心日蔽是謂侮聖人之言子謂

侮聖人之言者果可以爲學矣乎曰不可讀其書惻
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不力踐
諸身不已其記誦日博其心日啓是謂畏聖人之言
子謂畏聖人之言者果不可以爲學矣乎曰奚爲其
不可曰予可以讀書也已王子曰吾師尤西川先生
學陽明王公之學洛中學者翕然宗之先生所著擬
學小記足以羽翼陽明之傳吾欲梓示學者予盍爲
摘其要且叙先生之大者以視四方可乎予惟先生
之學具載小記中可無叙第恐讀先生之書者不踐

請身則此帙亦贅已予觀先生與人書有云執事請陽明書果惻然乎戚然乎憤然沛然乎若是乃爲知病瘵不至謾讀也嗟乎若先生者所謂君子之畏聖言非耶因録此復王子曰是可以讀先生之書矣

洞庭清覽引

予自幼有山水癖方丱角時汎瀘水之濵則跫然喜已乃適彭蠡而失之比年持節狼山狼山之江浩淼數百里徘徊跳躍盖自謂天下之極觀也及陟岱嶽之巔遐望東海瀇滉迤天則無狼山之江矣因思莊

周氏所稱河伯夸大川諸見北海乃自醜者有味共其言之也夫人之所詣始於所見貪夫見利烈士見名哲人見道見利者柴柵於金珠而纆繳於簪笏厭緘老洫莫使復陽雖聾以華聲彼弗耳也見名者賤崇載薄金張事期有聲照耀一時薾然疲役莫之能止雖聾以道腴彼弗耳也見道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視勛名轟鍧曾不足其一眇剗區區富貴之足云故譬見道者如觀海不知其涯涘所極也而非翔于千仞之上者弗能也楚攸有陳君者自號見湖遇予京邸授之簡使爲之説且曰僕所目於洞庭者如是君其著之令僕子孫亦知所見也予恨未目洞庭也何以裨君無已則以予陟岱之事終之予昔陟岱至天門雨霏霏下意且休有黄冠羽服者曰子誠休則摩天觀日與夫攬崦嵫睨扶桑撫四極而臨八埏者咸莫得之予衝雨奮躡仰躋孤圓已而雲歛雨戢夜半振衣於丈人峰上赤光出海底皦如白晝覩日所出之地不知其幾億萬里視日出以東又不知其幾億萬里乃嘆曰海之觀也亦若此奇共嗟夫使予誠

休于天門則雖萬口稱海之瀇瀁可樂予弗信矣嘗聞陟不高者見不遠夫欲見其瀇瀁可樂者亦强而陟岱之巔勿休焉足矣陳君欲詒孫謀其是以詒之

至教録引

鄒子德涵曰夫道可以心悟亦可以言傳放勲之教昔惟曰使自得之孔子亦曰予欲無言夫誨人之心莫急於孔子乃不欲其有言蓋非自求則不可有悟非自悟則不可有得世遠教弛以吴詬求者紛紛也教者曰本體如何學者亦挨傍而求之教者曰工夫

如何學者亦依靠而爲之叔季之成材所以不逮隆古者以多言爲之障也予爲聞見吾最甚故視若毒猶視人之卉毒者輒食不下咽暇則與弟溥摘聖賢啟發語類爲一帙凡所謂本體工夫不忍錄一字盖與同志自求而自悟不欲其求之于奥詬也雖然縛于言而不求者下愚也因言而憤者中材也不待人之激發而自得者上智也天下皆上智則此帙亦爲贅詞矣觀者以爲何如

記

重修臨穎縣儒學記

臨穎學自　國初立後天順間乃一修之越至于今久遠矣學宮遂就頽掛有司之留心教事與不茲可覩也令岭慨焉舉事中夏鳩工閱五月告成恢廓煥美視昔有加焉諸生吳堯臣輩捧其令及師儒之牒來請記盖　肅皇帝首立督學之官而勅命之及今皇帝復稍更前之勅而申命之皆當是邑新學之朔諸生固樂工之成而實慶所遭也余敢以一言明主上之德意昔孔子設鵠於學者之心使人人自射

雖有至不至而目之於鵠一也佗佗乎終日從事務竭其才於綱常倫理之間不至于言行相顧慥慥不已未始剽目侈說自謂盡之於此也引之勀於事業故其澤以溥行之見於簡編故其流以長孔氏之門彿弗咔者在是矣今章逢之徒修六經四子之言著之篇章射有司之意致身青雲此與古之執雉無異而賢者或嫉之豈嫉之者之過乎方修詞時亦尊聖哲闡經法覽察其詞人人顏冉而家家咎禼矣一得策名即棄若芻狗聖人之言若無所與于其躬甚者

執雕蟲之技自謂爲不朽之業視仲尼之徒不啻寇讐是則學之者之過也禮書言先王之立學甚詳而司徒宗伯無專職盖在小子即黨正族師鄉老之所肄在成人即大樂正之所成先儒有謂大司樂即大司成也其言良是而鄉國之教皆使學者熟習其事而後通諭其義故大樂正之語在小樂正之後即所以爲度數篇章損益隄防乎身心者而篤好深喩之剽目侈說奚從至共詩曰執此長道屈彼群醜有剽目侈說者衆將醜屈之且麗夫奇衺之禁矣

主上之更勅大義星陳深爲士習之慮至欲慎選其員而重汰夫不肖者夫不肖之心皆起於飾言言飾而不體諸躬蕪耻之所由喪犯上作亂于是乎始故今學者之要宜日仡仡體仲尼之訓身綱常以立天下國家之本無徒自安于狸別爲也王茂弘請建學於江左草昧之時殷深源以北伐之故而罷生徒深源篤於好古豈定出茂弘下耶毋亦疾夫說鈴書肆之徒耳故今學者重爲羊質虎皮之戒斯足以稱明旨無負建學立師之義矣是舉也雕琢之材若干

陶冶之材若干繪腰之材若干用徒若干用緡若干出于有司之調量若干資於士民之助若干比聳之廣若干楹而邑宰之知先務校官之喜落成皆當附諸記者也

重修觀城縣學碑記

高皇帝定天下制詔中外建學群博士弟子漸摩覆露一時儒術盖斌斌焉山東古齊魯地觀界齊西鄙伊邇闕里故有學址嘉靖中新於張侯無何李侯更新之規制未備方侯其至之明年而當萬曆元年

聖神撫運海内靡然興于文學侯時則循其地歎曰古之教者黨庠術序所以居之也詩書禮樂所以游之也今其居弗備則奚以游乃鳩工程材闢其門將之甃其池題曰泮至泉爲馳道直南五十步東西垣之即大成門而闕曰崇文上爲奎光樓費凡若干緡出俸之餘不奪穡事不廢時務始壬申春成于癸酉夏民不知役士欣欣喜且勒石於是某延言曰國家于士備巳始而患弗聚聚而患弗業今聚而業矣試之有名實偵悖無當于用此何以故文具故也夫養

士莫大于學風教之原也今世廢不修學舍曠而弗居甚乃鞠爲蔬圃其生徒去聖人之奥如堂館之蕪今章縫者流竊其名以獵青紫而顧捜逑索耦卑伊之徒其亦感巳今夫稼必陳其疆畎善其畚插而時藝之可以責獲疆畎不治畚插不事即十夫不能致一石於是乎蒐稗先之如此而謂磽埆使然可乎不可乎今之樹人何異於是夫自秦坑焚之禍六藝既缺漢祖未遑庠序然而絃誦之聲不奪于戈鋌乃知齊魯之閒於文學其天性也矧今接比圻壤化先輩

穀成賢之地其爲宜亟何如顧物力既歷緩急之權在彼不在此有司以便文自營蹈常襲故盖余讀功令未嘗不掩卷而悲也且日有中昃時有季孟當其孟也聖道如日比屋可封季則不然此豈性有今昔哉先名後實卽教之弗刑故余於觀之政而知侯之難也夫時教必正業退息必居學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異時家大夫覗山東學爲條教約束甚具至是而侯思其居焉其不爲徒手責獲明矣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今之矯勵思奮斯其一時而

侯盖倡之則侯之政豈惟拊循抑其大者可以風矣不佞敬爲都人識之

石屋菴淩虛閣記

庚午之夏予同仲弟避暑石屋樂安君暨二叔先至朝夕談心相得甚歡因憶曩晝淩虛閣事竟成空言圖有以終之二叔曰孰爲之記仲弟曰姑置之而相研學脉可乎二叔因訪天臺師之脉於予予不能悉數也因揮其大指告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道之祖也蕩蕩無名者堯也無爲而治者舜也行所無事者禹也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者湯也無然欣羨無然畔援者文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者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也屢空者顏也無所憂患無所恐懼者曾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子思也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孟子也無欲者濂溪也無將迎無內外者明道也義利兩忘者堯夫也不添一物者龜山也何思何慮者上蔡也無所爲而爲者南軒也不用安排者象山也不起意者慈湖也不着絲毫者白沙也知焉本無知覺焉本無覺者

陽明也無所向無所見者心齋也肫肫無所倚皜皜不可尚者則大父文莊公也地相去千餘里世相後千餘歲總之悉淩虛意也天臺師之脉如是而已妹丈黃貞所見而喜曰卽是可以記淩虛閣矣二叔曰諾令予書之以記其成

說

張樂甫字說

檪城張子邦基吾友懷亭氏之冢子也年十六有志于學懷亭賓吾而冠之請命之字鄒子曰詩不云乎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懷亭斷子之基邦家無亦令尋孔顏之樂乎故字以樂甫而申其說夫程伯子之學受於無極翁今攷翁之所授者則曰尋仲尼顏子樂處當是竒也伯子不扣翁亦不詳果孰從而尋之尋之以知則鑿尋之以離朱則豪尋之以喫詬則支以聦果孰而尋之而孰從而得之孔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世之不以學爲桁楊桎梏者無幾故謂孔之樂蔬水顏之樂簞瓢是樂在物也非也謂孔顏之樂爲樂道者是又以道爲一物而樂之也亦非也求其樂

而不得者則又爲之緣飾曰惟聖可樂求聖于樂者荒果爾則周程已爲蹻蹠嚆矢矣無怪乎世之以學爲桁楊桎梏也不觀孔門之所謂學乎夫時習而即悅不知其所習者何事也習得其習者是以朋來而樂不知而不慍世之學而不悅者殆習其所習而非孔顏之所習矣比之役於物者雖臧穀不同其有所役則一也故役者物於物無所役者能物物物於物者有所敗物物者雖欲敗而不能無所役而物物者此之謂不尋之尋不樂之樂此之謂真習程伯子

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某自家體貼出來向使伯子惟言之泥不體貼于其身安能即吟風弄月而有得于孔顏之趣哉勉矣樂甫尋于身弗尋于言用俾純公專美于洛下

伯兄別號正所說

伯兄號正所命涵爲之說涵請以大學之道復之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至其所以釋正心者惟曰有所忿懥不得其正有所憂患不得其正有所好樂不得其正有所恐懼不得其正而未嘗別言正心

之功嗚呼此其所以爲正也夫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人情所不能免也惟有所則不正矣惟無所則正矣無所者非無忿懥也非無憂患也非無好樂恐懼也無將無迎無意無必而已矣子思所謂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中節之和亦此也程子所謂廓然大公此也所謂物來順應亦此也嗚呼心之本體本無所也本無不正也兄欲正之其惟識其心之本體而已乎

仲兄別號止所說

艮之辭曰艮其背明道先生解之曰艮其背者止於

無所見也失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夫是以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是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有所見則妄矣有所見則分人分己分動分靜分行分止斯無以安厥止矣大學曰在止於至善即易之艮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知止於此則定矣靜矣安矣慮矣得矣一齊俱到更無等待夫是之謂止其所予仲兄別號止所與予同志於大學之道予因推其義而爲之說推無所見斯悟矣

執中說

曩讀周子易惡至中語竊疑與堯舜執中之旨不類近玩舜之命夔者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夫皐陶所陳之九德箕子所陳之三德然後知周子之學乃盡得乎唐虞三代之血脉也盖中無定體亦無定在故直而不溫非中也寬而不栗非中也剛而虐非中也簡而傲非中也知其非中則知中矣易其不中則至于中矣不然沉潛者必流于柔惡高明者必流于剛惡雖名爲學又安足語執中之學哉

續猫相乳說

嘗讀昌黎集見猫相乳說謂文士欲彰人德輒靈異其事非真有是事也今觀于予家之猫乃信其核矣家大人視學齊魯署畜二猫並生子若干莫辨爲誰出分置之輒自合再分之輒再自合每替乳替休無汝我間也乃作而嘆曰有是物之靈也有是物之靈也寰中人頂天踏地耳聰目明靈於此萬萬也乃有婦姑反唇妯娌相詬各子其子恝若秦越至瘠人肥己之事雖以鬚眉丈夫亦恬然爲之不知其爲異吁安得一忘形骸而畧爾我也予視此脉脉奮矣

因續昌黎子爲之說

尋樂子見此訝康衢子曰何予監視寰中也康衢子曰何敢監張橫渠不云乎大和所謂道是道也人人而具之又非若物之偏焉而不全也人惟不能識取始有讓靈於蠢類者矣聖人之學不過復其大和之體豈有所加乎此體復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在是矣尋樂子曰何于易視聖學也康衢子曰易則易知者方謂之大和使愚夫愚婦有

一不能知不謂之和矣矧可謂之大乎吁人人而能知其所易知其還恊和之風也何有

續師說贈李司訓

唐柳宗元病世之輕師至稱昌黎爲蜀之日自譬爲越之雪豈不謂其身已足以爲人師第人不知師之耳予竊以爲未然夫師道之立也豈不大艱難矣予常爲兒子擇師止欲授之書習其句讀尚且遲回數日難其人況於所謂傳道解惑者乎宗元常云馬融鄭玄章句師耳乃究彼所業不過講古窮文辭總之

皆紙上語是猶以眇笑眇以跛笑跛於聖賢所言師道奚啻萬里予覩邴原所對孫崧語未嘗不壯其志惜其不遇也夫鄭君者博物洽聞之士而原之同鄉也崧且心慕之若景星然原乃以爲不足師是其人誠得大賢焉爲之依歸豈不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而當時竟不聞有足以爲原之師者惜夫予以故不恨天下人不知師恨無其師耳宗元所稱博物洽聞毋論已即如後世視名矜節之士欲以抗顏斯席爲天下傳道解惑難矣難矣昔程伯子不以成就人才許正叔而宗元以師道爲易非予所知已先大父常謂師道有四而博物洽聞視名矜節不與焉志在表儀樹之模範者可以爲師立達而同恫瘝在躬者可以爲師目如皎日立之岐路之岐而不眩者可以爲師依乎中庸悅之以琦瑰而不悅者可以爲師由此觀之微獨宗元不得稱越之雪即昌黎亦難以稱蜀之日也周元公不云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師道所係之重若如此今郡邑博士固以師爲官者其職主於成就人才惟不期於盡

職則已苟有期於盡職即欲不學爲師不可得已予友少崖李子受學家大人以行履重於其鄉既已貢天庭念親老乞終養不仕今逾數年矣思其親遺命謁選而教廣德廣德固先大父官遊之地遺風在焉李子尋復初之盟身大父之四教教茲多士多士必有起而應之其不以爲蜀之日越之雪可知已夫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李子殆自此日強矣李子予勉乎哉

知人說

皐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余謂知人者安民之本不知人而求安民難矣難矣侯生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余深味其言也夫知人有五難四要一本何謂五難有訐而似直有懦而似慈有渾厚而似迂闊有精明而似刻薄此形似難辨也巳性剛則視平恕者爲弛巳性柔則視強毅者爲纂好動則以老成爲遲鈍好靜則以圓神爲脂韋此巳私難克也市無虎三人言而成虎曾參不殺人叁人告而殺人此衆言難察也靡裘而鞸投之無戾然三年男女別於塗孰

殺子産吾其與之然三年道不拾遺此難以始而料其終田伯禺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其國公孫支自刖而尊百里監刁自宮而媚齊桓此難以迹而信其心何謂四要朱仲晦有云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通暢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閃倏狡獪迴互澳涊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此以其性辨之也張忠定公訪人無不得其實者人問其故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此以其類稽之也試馬者授車執駕則不疑其駑良試劒者剸犀截甲則不疑其鈍利此以事而証其德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取其剛不可非其厲和者不懦無以保其和既取其和不可疵其懦此以短而徵其長也何謂一本則孔子所謂知天是巳夫知天非知蒼蒼之天也逆巳不愶順巳不悅不以毀毀不以譽譽不以崇崇不以卑卑好民所好惡民所惡心同大虛斯無不燭矣皐陶之謨終以天命天討其於知人也深哉

困說贈友

不御九折坂不見造父不遊瞿塘峽不見舟師故易曰困者德之辯木不閱百霜不固金不經百煉不精故易曰困窮而通天以寒暑中人善室樹者避之地以江濤沒舟攻楫櫂者濟之故易曰困以寡怨蓋昔者仲尼厄而傳道子長刑而著史黃次公係而受經張子韶謫而卻粟夫困安能困人哉困者未有所期耳

求放心說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巳矣慈湖楊先

生演之以爲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可謂善發孟子之蘊足以敎萬世於無窮夫人之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與四時同變通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萬物皆備有何欠闕其不然者放之也不求也非其本心也人少則慕父母本心也慕少艾妻子及仕君而熱中則放矣今惟反其慕父母之心而不爲少艾妻子等所奪斯可謂求矣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本心也納交要

譽惡其聲則放矣今惟反其乍見之心而不爲納交要譽惡其聲所移斯可謂求矣然是求也視之求雖大者孰難孰易孰勞孰逸憚其難與勞而不求者雖學且問豈知學問之道哉

識仁說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而時仰觀俯察茫茫蕩蕩天地何心唯是虛化形成爲人人便是天地之心之所寄託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又何心唯這些子分曉處真切不容已處便是此心發竅發生處也此心發竅發生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發生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只此識取非有異也實於此有省何天非我何地非我何我非天地哉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無欲說

予自爲兒時先祖郎訓之學聖每揭元公無欲二字而命之始而憂憂不能入中信疑各半邇者反身體認始信此二字果足以盡學聖之要而無疑程子曰心有所向便是欲善乎其發元公之蘊也人皆知聲色貨利之爲欲而不知意必固我之欲殆有甚焉愚

不肖者溺於物賢知者溺於見高下不同其爲欲則一也孔之空空顏之屢空乃同天之學聲臭俱無元公所命尋樂尋此者也程伯子所體天理體此者也國朝陳白沙先生其亦知尋此而體之乎白沙之學世多疑其爲禪然矮人悲哭何足較焉予暇時取其全書讀之多所印証觀其詩曰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又曰無極老翁無欲敎一番拈動一番新其所得於元公者非淺淺也故樂之終身而不可啟豈但浮雲乎富貴視堯舜之事業亦不啻浮雲之過太虛

矣世之依傍道理倚靠書冊矜持於念慮點檢於事爲者視公不有餘愧耶吁安得有必爲聖人之志者而與之語無欲之學

孝說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以此始地以此生日月以此照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變通舜得此而帝武得此而王周公得此而相曾參得此而賢豈有他道共孝而已矣夫孝人心之所自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學

而能也非慮而知也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愛天下之人則慈此無他達之而已矣記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無他達之而已矣大孝尊親此之謂尊親大孝不匱此之謂不匱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知孝則知孔子之道矣

文集卷二終

鄒聚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安成鄒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父選
弟　德溥汝光父
德泳汝聖父
德濟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袞　衮手輯

論

時政論

或問江陵張相公於涵可以爲周公乎共涵應之曰否曰公自爲翰林時志古人之道先天下之憂宇内翕然以公輔期之及今秉鈞銳然不盡蠶一時之弊不已苟可以利國無恤其身苟可以裨君無顧其名在相位數年矣庭無陳威之書家無梗人之獻所謂富貴不能淫非耶涵曰是烏足爲周公乎共愚聞古之治天下者純任德後之治天下者純任法法不出於德則本以求治適以致亂嘗讀多士之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則知周公所以輔相成王而行八百年

有道之長者非法也德也相公在位不爲不久矣天子信之不爲不專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德德莫大於和平而今忿戾之詞屢形於詔旨德莫大於寬厚而今督責之政迭加乎臣工德莫大於生物而今法網密於肌脂日刑人于市而無哀矜之心德莫大於富民而今催科急於湯火日陳水旱之灾而無蠲租之令德莫大於下士而今尊己卑人上下之情不通德莫大於尊賢而今以表章先儒之事爲虛文德莫大於正人而今以教化爲迂遠不切事情之典成王之

稱周公亦惟曰師保萬民民懷其德今相公將以何者懷民乎我或曰相公惡煦煦者惡爲人臣而不分其君之過者故力爲主上任怨遑恤其躬焉耳涵應之曰不然能爲君分過者莫如李斯能以身任國家之怨者莫如商鞅能勸君刻責莫如韓非是三子者孰愈於周公我萬世之下其誰是之也主上聰明神聖足爲成王誠宜有以廣其好生之德俾其有從諫如流之美使四方從欲以治熙皞於膏潤之中與成周並厚可也今不思以廣德而思以任怨其爲計亦左矣或曰賞不信罰不必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夫相公亦欲示信必於天下而已涵曰子以爲信賞必罰孰有過於漢宣然王成以僞增戶口蒙不次之賞今且宣之治未優於文也成王之告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是周公投之也而其治則視漢宣何如烏在其取於信必也或曰成至功者不同於俗行大事者不和於衆呂望有云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故詩有築室道謀之譬相公亦貴乎獨斷而已涵

曰夫古今之獨斷者無踰王安石安石獨見宋室之病在於懷柔不振思有以振之又謂同時之士智不及此始而排斥老成之議繼而老成求退於華門終而譏詆面諛幷笑罵之人奉法恐後承望風旨卒之算及雞豚下同商賈天下元氣索然而萬世以爲宋室之亡由於安石則安石何能辭其責於萬世也夫原其初心豈不欲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而胡慮其致此也我則亦過於獨斷而不能好善之罪耳舜之稱堯曰舍己從人孟子之稱舜亦曰舍己從

人堯舜豈不知獨斷之爲便而慮天下之志有不通耳是故兢業而有所不敢也且所貴乎獨斷者天下皆以尚德爲迂濶周公獨毅然不以爲迂濶天下皆以文王爲不可師周公獨毅然以爲必可師此則所貴乎獨斷也非若後世自用而不用人之謂也或曰儒者沉於無用志士縛於名檢一聽其言則拘攣之患生今世未有通儒奈何以病於公也涵曰夫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得三士焉以正其身以定天下夫得

三士於百千人之中何其難也向使千百人不至則三士不可得矣是以知得士之難而不敢驕人也嗟乎周公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猶以爲幸後世則謂千百人之中僅有三士焉則益見士之爲可驕亦異乎周公之用也已或曰大詐似忠大奸似信若聽其言安知不有賣法爲奸者乎涵曰以相公之聰明燭此不難也昔子賤爲单父宰過陽晝而問政焉晝曰子知釣未知政請以釣言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未至单父冠蓋迎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楊橋者至矣於是尊其賢者而與之共治单父而单父大治今之謟感德而獻諛者皆楊橋之類也則在乎燭之而已堯舜豈虞人之欺已而不淸問也或曰學難於自信自信者雖天下非之不顧也涵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未有庶民不從而可以自信者仲尼信堯舜之心故一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二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不病不足以爲堯舜也其心病謂之謙其心不病

謂之滿謙謂之德滿謂之不德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嗚呼不曰人之道而曰天之道者甚言其道之至大也自信者信乎此信人者亦信乎此舍此無足信矣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子之信周公不信其才之美而信其不驕不吝若果無驕吝之氣則其心惡得以無病也哉或曰栁子厚云凡爲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非人也今子爲相公門生不思所以揚元凱之勳宣伊傅之烈而反效狂生之嚬於文靖尊曲江之步於新

豈惟速禍毋亦薄德也涵曰夫所碩乎主司者顧其以德通天下之士心而其爲門生者亦貴以其心補師之德而足以稱報於無窮當時舜之望禹曰予違汝弼禹之責舜曰無若丹朱傲其上下相與之間非苟爲悅而已也涵既爲師弟子又焉能恝然於懷而徒效流俗慚感之態阿諛順旨而曰我能報恩也我能報恩也則亦何異於路人之相視也相公之望門生必在此而不在彼可信矣相公之能爲周公非涵所知其必欲爲周公而不以讓人則涵之所信也聊以狂生之訕曲江之記試之云

正學論

余讀大史公六家要指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儒家爲三綱五常之主至雜與陰陽名法墨老並正學之失所從來遠矣嗣是有訓詁家有辭章家漢明時釋迦教入爲佛家學厖極矣此正學蹊別也均之學正學也則又有離動以求靜者有離用以觀體者有離人以潔已者人各持其說互相詆訾並駕于天下究其弊竟與諸家等同于不正耳已然則正學奚取衷抑今夫言學期于孔子言孔子期于大學大學所稱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即動即靜即用即體即人即已佛老視之以爲卑訓詁辭章名法墨氏陰陽視之以爲高然而帝王所以脩身以平天下者率不越此此學明則人心正風俗淳而治可興焉此學晦則人心邪風俗漓而治不可致焉憂世君子安得不力爲之倡也嗟夫下里巴人和者數千陽春白雪其和彌寡夫學亦有陽春白雪也存乎知音者而已

變化取勝謂之神

夫兵貴乎不可測也用兵而至于不可測斯有以操敵之命而運其術于無窮夫虛實者勢也避實擊虛者法也人之所可測也虛可爲實實可爲虛者非勢之所能拘而法之所可盡也人之所不可測也斯變化之道也神也故兵以勢勝者其勝敗未可知以法勝者十出而五勝矣以神勝者十出而十勝矣何則以法御勢則徒勢者敗以神御法則徒法者亡盖用兵者不恃於勢與法而能運之以神則勢自我昌法

自我創致人而不致於人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不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敵人之命懸于我手而勝可爲矣嗚呼非圓機之士其孰足以語此孫子論兵虛實而終之曰變化取勝謂之神夫神何謂也易不云乎陰陽不測之謂神夫奇之爲陽偶之爲陰陽以徙施陰以順受人之所可測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非人之所可測也陽或變而之陰陰或變而之陽此尤非人之所可測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夫兵家亦有陰陽不測之幾焉用兵者而不

得其變化之道而窺其陰陽不測之幾欲其戰勝不忒而應敵於無窮難矣世之談兵者率曰猨據懸巖則人不敢近虎逸原野則人得而獲之非虎之威不若猨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善戰者據勢而已矣嗚呼勢果足以取勝乎其敵而有緣法立法者據其法而與我抗則我之勢不能常有而其術以窮故任勢者之於取勝末也或者又曰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故善用兵者保法而已矣嗚呼法果足以取勝乎其敵而

有離法會法者先我之心以奪我則我之法無所用而其術亦窮故保法者之於取勝亦末也法曰兵形象水夫水無常形兵無常勢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要在知所變化焉耳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化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化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化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虛實虛實之變化不可勝窮也夫兵有虛者有實者有虛而虛者有實而實者有虛而未嘗虛者有實而未嘗實者有虛而可使之實者有實而可使之虛者其變

化固無定也膠柱一偏之說刻舟一隅之見徒知虛之虛矣而未知虛之實知實之實矣而未知實之虛知虛之終于虛矣而未知虛之可變而爲實知實之終于實矣而未知實之可變而爲虛從李廣者以不識爲迂從子儀者以光弼爲苛而不知其合之貝也從孫臏者以虞詡爲怯從王翦者以謝玄爲輕而不知其會之通也嗟夫變化之道豈易言哉故敵異則勢移時易則法變使虛實有定勢擊避有定法是五行有常勝而四時有常位也故勢以敵異貴易勢以

嘗敵法以時還貴吏法以趨時佚可以待敵之勞而善爲陣者兵有時乎自勞故李愬夜入蔡城而卒以擒元濟飽可以待敵之饑而善爲師者兵有時乎自饑故王鎮惡棄其衣糧而卒以陷長安安可以待敵之動而善爲戰者兵有時乎自動故田单令城中鼓譟而卒以斬騎刧避敵之佚者法也吾而聲東擊西聲西擊東使之應掠煩擾如朱儁之掩擊韓忠則佚者可勞避敵之飽者法也吾而截其餉糧奪其輜重使之艱不得食如周亞夫之絶吳餉道則飽者可饑

避敵之安者法也吾而攻其必救出其必趨使之東奔西逐如馬燧之挑戰田悅則安者可動蓋虛一於虛實一於實敵猶得以據其勢與法而備之而能會夫虛之實實之虛也敵固不知其所備矣以虛爲虛以實爲實敵猶得以據其勢與法而應之而能使虛之爲實實之爲虛也敵固不知其所應矣故實者實之易見也虛者實之則離朱無所用其明虛者虛之易知也實者虛之則師曠無所用其聰是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之變而爲陽陽之變而爲陰此非圓機之士見超于虛實之表思運於擊避之外觀陰陽之變而窮天地之化其何足以語此今夫奕者鬪棋締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攻者益攻守者益守至奕秋則倒行逆施用意於攻守殺奪之外而敵者亦不知所以捄應防拒之法斯無敵於當世何也奕秋以神勝而衆奕以法勝也故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蓋至於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果孰從而敵之嗟夫神可易言乎哉沒人之操舟商丘開之入火惟其死

生驚懼不入其胸中尉繚子三亡之說庶幾其神全然猶有法制之縛焉圓機之士心如大虛夫是以出入神鬼變化而不窮噫莊子木雞之喻近之矣

君子先慎其獨

夫學何爲也共以復乎天命之性而已學不復乎天命之性是物於物也非物物者也夫性者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物於物者與物爲偶物物者不與物爲偶與物爲偶者以物交物而我不爲主不與物爲偶者以我立我而物不能移夫物能移我者不足以盡物

物不能移我者斯足以盡物矣此君子愼獨之學所以無間可息無物不體而爲萬世之正學也歟世之儒者嘗以顔叔子之達旦秉燭楊伯起之暮夜郤金趙閱道之焚香告帝爲能愼其獨遂使學者忘其本根茂其枝葉忘其原泉淸其流派其臣之畫然明妄之萌然慈者儼然自命爲聖學使孔門愼獨之傳寖微寖滅嗚呼使三子可以爲愼獨則彼三仕三已無喜無慍者夫子何不許其仁歟此猶曰迹之粗者至于聞過必喜聞善必行精矣乃夫子亦不許其仁何歟至于克伐怨欲不行則又精矣乃夫子亦不許其仁何歟知此三者不可以爲仁則知愼獨之學矣且夫人莫不有所愼也克家者計盈縮量出入兢兢不敢妄爲一事豈不謂之愼乎而其所愼者財也恪官者動簿書踈關防兢兢不敢妄發一語豈不謂之愼乎而其所愼者位也惜生者謹起居勤吐納兢兢不敢輕耗其氣豈不謂之愼乎而其所愼者年也今不明獨之爲獨而徒兢兢然防其壅潰御其奔軼曰我能愼矣將不猶克家者之於財恪官者之於位惜生

者之於年乎而曾子子思之意荒矣今夫物必有餘有陰必有陽有柔必有剛有靜必有動有內必有外有大必有小有我必有人有始必有終是物也非性也是故必與物爲偶天下有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靜非動非內非外非大非小非我非人非始非終是性也非物也是故不與物爲偶與物爲偶者能陰而不能陽能柔而不能剛能靜而不能動能內而不能外能大而不能小能我而不能人能始而不能終是之謂物於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與物爲偶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靜能動能內能外能大能小能我能人能始能終是之謂物物而不物於物吾自其可見者言之在目曰視在耳曰聽在口曰言在身曰動在子曰孝在弟曰弟在臣曰忠在友曰信在天曰淸在地曰寧在萬物曰育吾自其不可見者言之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言非言在動非動在孝弟非孝弟在忠信非忠信在淸非淸在寧非寧在育非育何也夫形者形矣而形形者不形聲者聲矣而聲聲者不聲生者生矣而生生者不生人皆致力于形者聲者生

者是故有合有離有斷有續有得有失有吉有凶物可以役我而我不可以役物君子致力于形形者聲聲者生生者是故無合無離無斷無續無得無失無吉無凶吾可以役物而物不可以役我夫致力于物之可以役我者則益之而益損之而損約之而約泰之而泰遠之而遠近之而近而吾所以為慎者二也致力于我之可以役物者則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約之而不加約泰之而不加泰遠之而不加遠近之而不加近而吾所以為慎者一也君子之所慎者一而已矣是故言如立記過之史非懼失口於人也動如隨紏非之吏非懼失足於人也視如對日星非為免淫視之刺也聽如警雷霆非為免惑聽之愆也入則事親非以為孝也出則事長非以為弟也事君而致身非以為忠也交友而不欺非以為信也

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夫是之謂能慎其獨見此者謂之獨見聞此者謂之獨聞得此者謂之獨得獨得者獨往獨來遊乎無方獨出獨入處乎無嚮獨行獨止息乎無窮是之謂與天為配嗚呼至矣詩曰對越在天又曰昭事上帝又曰神之格思人致力于人而君子致力于天人致力于我而君子致力于帝人致力于物而君子致力于神嗚呼至矣彼三子者是烏得為慎獨乎共雖然亦可謂志士也矣世有飭於大庭而情於燕居謹於大閑而畧於細行者吾不知其於三子為何如

堯舜通天下為一身

聖王不以身為身而以天下為身是故恒與天下相

通而無閡夫四海九州之人各以其身為身是以不能自理其身而待命於人主人主而亦自以其身為身則以其身與四海九州之人相待以為命而四海九州卒無有得其所者同歸于無所立命至于斃而後已則亦何貴於人主為故聖王恒以四海九州為身惟其以四海九州為身故恒恐其有壅蔽不通之患而四海九州和平乂安享遐齡於不替者恒必由之矣堯舜通天下為一身張子南軒蓋有見于堯舜之大體者愚請得衍其言嘗讀史至禹懸鍾鼓磬鐸

鞀以待四方之士未嘗不嘆聖人之徇天下若此其勞也夫當九州攸同四隩可宅禹績之成巍巍矣雖垂拱以臨天下未爲不可乃懸五音以求言至于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何禹之不憚煩若此也盖禹之心以爲天之君我豈徒使億兆人奔命于我將以我爲億兆之命苟吾與天下不相通而視天下之人與我爲二身則天何托於我而我何以辭其責於天下故五音之設非徒徇天下以自勞實欲廣聰明以安其身也噫知禹之心則知堯舜之心矣常人明于一

身請以身論夫身所以得安者何元氣之相通故也其所以不安者何欝故也故氣通于耳則清濁分矣氣通于目則白黑判矣氣通于鼻則芬芳聞矣氣通于四肢則行持利矣善養身者務使元氣盎然周流於衆體之中脉絡管衛靡所不貫夫然後身得安焉一不通則爲欝耳欝則爲揭爲聾目欝則爲眊爲盲鼻欝則爲鼽爲窒四肢欝則爲痺爲痿欝則身不安身不安則天年不永矣此夫人而明之也雖然自耳目口鼻四肢之外則胡越之矣此無他其所謂身安者止于耳目口鼻四肢焉已矣堯舜之身則豈常人之身也哉常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爲身故此身之外不計其欝堯舜以四海九州爲身故四海九州之人有一不得其所皆吾之元氣之欝也故其所以調和於未發之前疏導於將萌之際者視常人之所以護其軀體者更汲汲焉此無他其所以爲身者大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臧獲焉有主人焉臧獲之守其田產者不計宮室司宮室者不計出入之費而主人則無所不計矣何者皆主人之所有也自分土以來有國有

邑主一邑者則以一邑爲巳之土矣主一國者則以一國爲巳之土矣爲天下主者則無分於國與邑何者皆天子之所有也天下之水有江淮有河漢江淮自爲江淮之水河漢自爲河漢之水自海視之則無分於江淮與河漢也何者皆海之所有也常人自以其身爲身則臧獲而巳矣上之有國有邑者而巳矣江淮河漢之水而巳矣堯舜之所以爲身者豈若是哉予讀書至唐虞吁咈之際未嘗不撫卷而大息也夫堯之欽明舜之濬哲非不足以照四表而燭八荒

乃稽衆舍己不憚疇咨之煩處侯甸清問下民罔敢自暇自逸視其臣慢遊怠荒之戒若箴炳藥石惟恐其說之不廣吾以是知堯舜之心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蓋堯舜之心以爲長一家者以九族爲身長一國者以四境爲身吾而君長億兆安得不以天下爲身乎吾既以天下爲身則凡四海九州窮陬僻壤有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皆吾體之病也吾安得不求所以通之之術乎且夫師曠雖聰不能聽千里離婁之明不能視三百步使苟以爲一己之聰足以

聽天下之呻吟一己之明足以燭天下之疾苦一己之智慮足以揣摩天下之利害則四海九州之遠將必有壅塞不通之患而吾將爲蹶爲聾爲聵爲盲爲躄爲窒爲痿爲痺而何能一日安也此堯舜之所不能忍也惟其不以身爲身而以天下爲身是故不以天下視天下而以一身視天下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而後其聞博以天下之目爲目而後其見遠以天下之心思爲心思而後其智周是故開衢室闢總章[illegible][illegible]羲咨四岳置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豈曰吾以

求言乎共吾以納諫乎共求其別清濁而判白黑也求其聞芬芳而便行持也求其脉絡營衛之相貫以安其身也故當其時元首股肱熙然一體手足腹心渾然一氣四海九州之人和暢疏通不有跛蹩拘攣之患故觀于親睦克諧而九族通矣協和從欲而萬姓通矣七旬来格而百蠻通矣鳳凰来儀而萬物通矣景星慶雲而天地通矣蓋不聽以一人之耳聽以天下之耳故天下無以欝其聰不視以一人之目視以天下之目故天下無以欝其明不運以一己之心

思運以天下之心思故天下無以欝其智噫此堯舜所以善理其身也今人聞千里外有王喬之徒能爲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之術則百舍重趼而往求之矣此無他愛身故也不幸而有臂指之病聞秦越人有禁方能生死人則不遠千里裹糧而往迎之矣此無他愛身故也堯舜之明目達聰亦若是而已乃後世之主自以其身爲身致使天下傾耳而聽側目而視重足而立拑口而不敢言則何異桓侯之惡扁鵲也卒有斃而已矣嗚呼堯舜不以其身爲身與天下俱

生後世以其身爲身與天下俱斃有天下者亦可以鑒矣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以教教之者不足以服天下以弗教教之者斯足以服天下矣夫以教教之者有言有爲有迹者也以弗教教之者無言無爲無迹者也有迹者人亦應之以迹無迹者人將應之以神應之以迹者疾而速行而至應之以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之以迹者有所服有所不服應之以神者斯無不服矣故夫以教

教之者人道也以弗教教之者天道也天道之與人道遠矣司教鐸者不可不察也張子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本於易之觀也請即觀之象論之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薦者將之以祝嘏敍之以籩豆䈪之以酒醴迺盥則肅恭而已耳明絜而已耳厥象之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薦也猶不足以諭民況不薦也而致其孚誠顒望之切此何說也不覩之天乎夫天無聲耳無臭耳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神道也故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此神道也天之且風也草木未動而鳥已翔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此神道也是道也智不能究力不能索數不能窮言不能諭矣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離朱不能窺師曠不能察惠施不能辨賁育不能舉何也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夫不在於準繩之中而可以爲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叩宮而宮應叩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者此不傳

之道也夫王良造父之御摲轡整馬投足調均馳騖若滅此以御御之者也鉗且大丙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朝發搏桑日入落堂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懸跂仁義招揭禮樂敬教勸學臨雍拜老傴傴乎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此以教教之者也上承神光與形藏亡儻然四虛包裹六極若父母之於子俾各安其性命之情此以弗教教之者也夫以教教之者迹也以弗教教之者精也迹之所感待爲而成待言而信雖瞭然戶曉之莫能諭也此人道

也可知也精之所感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雖馳傳
驚置不若此其極此天道也不可知也申喜聞乞人
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聲
陽勾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
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
非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
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

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
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
乎心而木石應之故聖人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
而發乎人豈必𩐋說乎哉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
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
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及相庸
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觀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
之親神出于中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夫日
[illegible]衰于上蠡蠬應乎下蛟能伏寢於淵卵割於陵螣
蛇雄鳴于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此可以觀神
道矣故聖人設教莫善於神道神道得而天下服矣
其[illegible]也非以爲服也此服之至也舜耕於歷山朞年
[illegible][illegible]者爭處墝埆以封相肥磽相讓非言之所能諭
也文王爲西伯虞芮之爭田者入境而遜以其田爲
閒田非令之所能招也孔子爲魯司寇未幾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非
法之所能致也宓子治單父巫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焉見夜
魚者得小即什之非刑之所能禁也[illegible]曰疾呼不過

聞百步神之所至踰于千里易之中孚曰信及豚魚
應乎天故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燕客
之技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此中孚之所以信豚
魚而應乎天也天且弗違况於天下乎文中子讀易
之觀卦曰可以盡神矣信哉其盡神也彼觀民設教
者奈何不觀於此歟之釋老有云窈窈冥冥漠然無
知忘爾神氣吐爾聰明亦可謂之神道乎非也聖人
之所謂神者誠也誠則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
爲一物不容而實以萬物爲體彼之棄天下於不可

奈何而委其心於無何有之鄉則亂益滋矣聖人者不以言強天下未嘗不以心通天下故其精神心術日流貫於八荒四表之中而天下之會極歸極者蓋蕩蕩不可名矣是故聖人之神囿天下於度內釋老之神外天下以爲心噫此邪正之辨也

爲翰林學士則有餘

夫相天下者有度焉有才焉與其有相天下之才而無其度寧有相天下之度而無其才何也有其度無其才則天下之賢者能者皆有以容之而樂爲之用吾

可以無所事事而化自成有其才無其度則將果於自用而不能用人天下之賢者能者將引而遠去不肖者得以投吾所欲而藉以爲奸故度者容善之基也而容善者致治之本也才者拒善之藩籬也而拒善者致亂之階梯也故吾以爲爲相者苟有其度雖無才可也以爲不信則視諸宋之介甫矣昔神宗嘗問介甫於韓稚圭欲以爲國稚圭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吾初疑之史稱介甫好讀書屬文動筆如飛此未足以槩介甫至稱其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又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豈不足以清百僚正四海乃稚圭不許以爲國何也後世非介甫者多以行新法爲厲民方稚圭對帝之時新法尚未設行安見其厲民而稚圭獨有此議豈無見歟請先言相識夫相非與天子共治天下者乎夫天下不可以一人治也如其可以一人治凡有才者皆能之惟其非一人之所能也是故徒有才者不足以勝之秦晉之美大臣曰斷斷無技曰休休有容乃夫子取而列之百篇之末意可知矣蓋謂非天下

之賢才不足以成天下之治非休休有容者不足以用天下之賢才夫苟足以容天下之賢才而使之樂爲我用則吾不必理財而賢司徒之理財皆吾理也不必治兵而賢司馬之治兵皆吾治也不必察獄而賢司寇之察獄皆吾察也夫苟竭吾才以理財以治兵以察獄不過一人之聰明才力而其績爲有限吾付之賢者能者而其長又責成其所屬則合天下之聰明才力而其績爲無窮故古今稱爲相者惟在總百司庶府之綱使百司庶府各宣其職不下侵其事

而不貴以一己之能爲能不覩之周公乎夫周公之
才之美非公之所以相成王也而其不驕不吝吐握
下賢者乃公之所以相成王也無論周公唐之房喬
齊其才不及周公遠甚然佐唐大宗立法創制内安
外攘稱名宰相數百年猶豢其福此豈其才有以致
之耶史稱喬齊不過曰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不以己
大格物柳芳亦云持衆美效之君此喬齊所以佐貞
觀之治也故當其時以直則讓王魏以武則讓英衛
執治則讓張元素孫伏伽持綱則讓戴冑劉垍長民

則讓李文亮文藝則讓虞世南喬齊若無所能尸素
於諸臣之上而諸臣爭效其能卒之稱佐唐之功不
歸之諸臣歸之喬齊則喬齊庶幾共知爲相矣若介
甫者可以語此乎共以介甫之才豈不可卑視喬齊
而媲美周公者乎況神宗知而信之不下於成王與
唐大宗而其時又多賢才足以爲用如呂公著歐永
叔富彥國文寬夫范純仁程伯淳張子厚呂獻可輩
蓋一時豪傑不獨可與王魏諸臣相伯仲想周公吐
握汲引之士未必有過於諸[illegible][illegible]士之遇其君足

與言仁義中之遇士大夫足與成事功可謂千載一
時猶不敢望成周宇宙之太和其欲追貞觀之治無
難而惜乎介甫不足以容也方介甫初行新法士大
夫沸騰神宗亦且自悔矣乃其言於神宗者則曰今
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沮陛下之所爲是天下之權
歸於流俗神宗由此憤然斥去天下之言新法者一
時正人君子空國而去之故獻可則出鄧矣公著則
出蔡矣寬夫則出魏矣永叔則致仕去矣彥國則解
使相矣純仁則出河中矣伯淳則出西京矣子厚則

屏南山矣嗚呼此數君子者其聰明才力豈盡出介
甫下共乃視爲迂濶無用之徒一槩目爲流俗名以
奸人擯斥而遠之不遺餘力其所與議者則護法之
惠卿厮僕之王珪耳笑罵之鄧綰豈以爲此數人者
果勝於彥國諸君子由其欲逞己之聰明才力以爲
諸君子者止足以知王道之經未足以知王道之權
吾且用此一切有才智者爲之俟法已行然後別用
老成者守之豈知此數人者不足以助己反足以害
己彼諸君子又乃難進而易退者乎嗚呼以其不能容

天下之賢才遂至於用邪抑正遠賢容奸壞祖宗之法階天下之亂若介甫者其果可以爲相乎哉吾觀稚圭嘗稱杜世昌有曰祁公雖心樂與人爲善不必以出於巳爲是所謂相度蓋如此而介甫能不以出於巳者爲是乎未也稚圭爲相聘人有指其文章乃門某爲相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所謂相度蓋如此而介甫能以永叔之文章爲文章乎未也又觀稚圭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希文拂衣去乃把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人商量耶和氣藹然希文意亦

解所謂相度蓋如此而介甫能于人拂衣之時而不失和氣矣乎未也其不可處輔弼之地蓋非特稚圭論之矣使其讀秦誓而有得知休休之爲美則方新法未行之時與諸君子虛心而議俾各出其所見斟酌而潤澤之則必不致于病民矣及法既行之後天下以爲不便與諸君子平其氣以相斟酌各盡其所長損益而更裁之則亦不致於病民矣若之何其與惠卿輩商度而行之也嗚呼以彼其才不能望周公之下風希喬齊之芳矣使其主爲甚爲之主身得罪于天下萬世然則相之貴於度也又何疑哉雖然其志與識則過人遠矣其亦逆知靖康之禍而預爲之所乎獨惜其不與賢者能者共之耳程伯子云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不可獨罪介甫斯是非之公也吾味其言殆庶幾於無我則固可以居輔弼之地焉者惜乎其不居於輔弼之地也

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

夫人臣非敢諫之難能有以動人主之心爲難夫諫者非人君之所利也蓋人君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

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中智之君無不疾諫諍矣何則中智之君不能無愆矣然愆而幸人之不我繩不能無謬矣然謬而幸人之不我糾不我繩則其愆可掩不我糾則其謬可藏以彼疾諫諍之心而吾又直遂以投之則敢諫之名在巳而諆始之失在君失在君則護短之心起名在臣則忌善之心熾則夫諫之不行非獨其君之罪或者其臣有以取之也故君之所以發事者有機而臣之所以納約者有術迎彼發事之機而用吾納約之術則

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之主求善之辟乎程子有云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恐獨有深感焉世之議者有曰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嘿嘿而亡故扁鵲之治病也以刀刺骨蓋臣之事君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病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大福在國禮曰事君有犯無隱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節故茅焦不解衣而諭則秦皇不悟師經不執琴而撞則文侯不悔今曰忠信善道事其君忠信是矣而善道云者不幾爲脂韋者立赤

幟乎吁不觀孔子之言乎孔子有云忠臣之諫有五惟度主以行之又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萬世言臣鵠者必曰孔子其言愛君之切者必曰孔子乃其所從者不於戇而於諷是可以知諫法矣蓋嘗讀書自唐虞以降君臣之相與未嘗不嘆孔子度主之言爲有味也舜之戒其臣曰予違女弼女無面從退有後言故益之戒舜則曰罔遊于逸禹之戒舜則曰毋若丹朱傲君惟恐臣之不匡不懼其逆己故臣惟恐君之有過不懼其罪己反成王之命君陳者則不然曰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順于外則恐彰己之過矣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曰我后之德則恐善歸于下矣夫成周盛時已不能望唐虞之風況其下者乎蓋自春秋而後其好諫者莫如趙簡子其最好直者莫如唐之張九齡簡子之臣有尹綽者每衆而諫有赦厥者每避衆而諫乃簡子以厥爲愛不以綽爲愛故以綽而不能挽其聽也簡子且然他尙何望共九齡之友有蕭誠者近於和有嚴挺之者近於剛乃九齡憚嚴之苦勁樂蕭之軟

美故泌於其召誠而諫之曰君以直道至宰相奈何喜軟美者乎夫以好直之九齡而不樂勁苦之挺之其餘可知矣噫人臣止欲備直諫之名不顧天下事則但一剖其心一批其目斯快矣苟欲扶社稷定國家成濟天下事安得不求善道之方矣乎夫士之於友有忠告而不能善道者其言且不能相入奈何獨責之於君歟昔之人有指壅川之潰而不能止監謗之使者矣有陳子母之權而不能已大錢之鑄者矣有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驪山之行者矣豈不忠信

而不能相入何也豈惟不相入且有害焉洩冶以極諫殺身子胥以批鱗賜劒汲黯以面折徙淮陽仲舒以廷諍遷膠東王陵以戇鯁免相望之以訐直取禍嗚呼執吾之忠信爲足以諫君者惑矣仲山甫之補袞豈獨忠信已哉詩稱山甫之補袞非若後世碎首濺血牽裾折檻唯曰天子是若若之者順之也夫逆之猶不足以補之而順之足以補之者何也意者托其說以悟其心詭其迹以救于未形宣王不知其爲闕山甫不知其爲補夫然後可以保王躬亦可以保

其身善道之說即是可推矣何以明其然也漢高之易太子也以周昌叔孫通之諫則不止以四皓之来則止者豈非子房者以其好賢之明通之乎趙后之不肯長安君也以左右大臣之諍則不從以觸龍之說則從者豈非觸龍者以其愛子之明感之乎晉靈之造九層臺也以左右之諫則不聽以荀息九雞子之累則聽者豈非荀息者以其懼禍之明啓之乎吾觀昔者公仲相魏魏烈侯欲以田與歌者公仲爭之弗得番吾君曰公仲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於是公仲乃進三士不數日烈侯乃曰歌者之田且止夫三士之進何與於歌者而可以止烈侯之田是何也乃番吾君可謂善道矣易之坎曰樽酒簋貳用缶必繼之曰納約自牖終無咎夫二簋用缶忠信之至也聖人不以此爲足乃必以納約自牖謂之無咎是可以知諫法矣豈非以訐直者多忤而婉曲者多入歟此孔子所以不從戇而必從諷歟雖然亦存乎主耳箕子不能進一語於商辛而能進洪範數百語於武王張良能行於沛公而不能

行於喑啞叱咤之主豈其諫有異術聽之者異也能聽則監門之子亦可以語王者之天輓輅之虜亦可以效萬世之計故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蕭何治未央宫

嘗讀史至蕭相國治未央之事未嘗不低回而疑之也夫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矧天下未定成敗未可知相國不以此時䘏民之急而顧區區于宮室之麗安在爲急先務也且一

時之建立百世之則效禹卑宮室而其後爲瓊臺况導之以儉奈何使子孫之不儉耶吾觀其爲家不治垣屋且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今其爲國而獨示之以儉豈其厚於家而薄於國待君之子孫不若其子孫耶嗚呼何之慮非不及此而尤有大於此者奪其情也嘗自關中之形勢言之矣左殽函右隴蜀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居重馭輕之勢與雒陽孰勝孰負孰強孰弱此不待中智以上而能辨者婁敬所

以脫輓輅而陳策留侯所以排群臣而定謀也誠以爲不都關中則是與人鬬而不搤其吭不附其背未有能全其勝者相國之區畫天下如指諸掌能不思所以定天下之大計耶然帝之視相國如左右手使其明言形勢之強弱未必不可以挽其雒陽之志而何必壯未央以托其情耶嗚呼相國與帝相角逐久矣豈不知帝之心乎見宮室帷帳之盛即欣然欲留微樊噲富翁之諫與留侯如桀之言必不肯還軍霸上及經項羽三月之火則昔日之宮室皆爲焦土其帷帳皆爲煨燼而帝之意遂敗夫一關中也始焉則不忍舍繼焉則不可留帝之心何心哉即始之所欲留與今之所欲去則知帝之心不在關中而在宮室帷帳之盛相國覘帝亦熟矣思所以投其欲而堅其從者亦久矣昔者韓生說項羽有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然羽竟不從其言而東歸者豈止不欲錦衣之夜行蓋親見宮室之殘破不可居耳使無未央之壯麗能必帝之不爲項羽之思乎吾觀帝過曲逆望其宮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

耳則帝之所以棄雒陽者有素而其所以欲都雒陽者非無因夫雒陽之壯麗如彼關中之殘破又如此使不移其慕雒陽者以慕關中安望其據關中以定天下耶方帝定天下之後大公思故鄉討不可留帝乃命工人摹新豐道路宮室盡布于咸陽大公見之遂喜而不忍去相國留帝之術即帝留大公之術也夫帝留則關中都以定關中都則漢氏之基不搖然則未央之治所係于天下者非淺鮮也韓信見帝陳項羽之所以敗者在于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一關中

之失而遂決羽之必敗信亦知天下之大計哉知羽之敗在于不都關中則知帝之都關中也爲據勝之策知帝之勝在于都關中則知相國之治未央也爲定本之謀使相國泥崇儉之節擬茅茨土階之規則帝之意必不堅帝之意不堅則天下之大事去矣相國雖可以免導侈之譏其如蒼生何故雖費民財于一宮而所以全民之財者爲甚多雖勞民力於一宮而所以惜民之力者爲至大班固謂其爲一代宗臣一代宗臣不歸之何而誰歸哉攷之唐大宗將脩洛

陽宮張玄素諫而止之魏徵謂其有回天之力爲仁人之言今以未央之治爲是則洛陽之止非耶噫壯宮室以據形勝者一時之微權卑宮室以安蒼生者萬世之正道使天下之定不係于關中關中之定不係于未央則所以壯麗其宮者亦阿房之覆轍耳吾故曰人臣之義當以玄素爲正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太哉天之命乎其聖人之所以教乎至哉聖人之教乎其天之所命乎夫性者天之命也推之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性其性者聖人之教也俟之後世而不惑者也外性以爲道是道其所道非天之道也外道以爲教是教其所教非天之教也道而非天之道不可以喻乎已安可以喻乎人教而非天之教不可以行之乎一時安可以行之乎萬世是故堯舜之道卽性也而性外無道堯舜之教卽道也而道外無教由此言之堯舜之所以爲萬世法者固非萬世所不可法也龜山楊氏庶幾乎知性者故其言如此請終其說世之議者有曰陶人埏埴而生瓦瓦埴非陶人之性

也工人斵木而成器器木非工人之性也堯舜之於道譬亦陶埴而生之工斵而成之也信斯言也則堯舜之所以爲道者不循之駢拇與枝指乎不循之附贅與懸疣乎其所以爲教不循之伯樂之剔馬乎不循之白圭之宂水乎是惡知性體爲此說者是引天下之希聖者無燭而夜行倀倀乎莫知所適吾深悲之矣夫道之不明豈獨愚不肖者之罪蓋賢智者之罪爲多也夫賢智者之所爲侈於性者也是故侈於仁者戕性以行孝斬以懸萬世之子鵠非乎而申生

是已侈於義者毁形以取忠斷以樹萬世之臣的非
乎而豫讓是已侈於禮者氂生以立節斷以流萬世
之清風非乎而鮑焦是已侈於智者用數以索聰斷
以超萬世之明鑑非乎而萇弘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萬世之正道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而已
矣愚不肖者以性殉利賢智者以性殉名事業雖異
其失性一也譬之受千金之寄者而亡其所寄或鬪雞
走馬或傳經問史事業雖異其亡千金之寄一也且
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真也待纆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蹩躠爲仁踶跂爲義摘僻爲禮穿
鑿爲智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是失其同然者
也天下有同然同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
索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不爲舜隆不爲蹠殺不爲玄
古有餘不爲叔季不足胡不即其端而觀之臨波而
濟跂而望後之人何其慈也臨尸而祭儼然若有見
乎其容何其肅也臨食而嘽爾可以得生而有不受
何其介也臨簡編而見賢恨不操接篲其門何其哲

也此皆出於性之所不容已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所
謂同然者也堯舜者性此而已矣是故祗載親睦非
以爲仁也都俞吁咈非以爲義也館室就養非以爲
禮也知人親賢非以爲智也要皆自性之所不容已
者爲之而彼一無心也浩乎若雨露之自潤而無私
恩乎截乎若雷霆之自震而無私威乎秩乎若四時
之自運而無私序乎炯乎若日月之自明而無私照
乎是天之教也非人之教也故曰堯舜性之也嗚呼
此其所以爲萬世法歟吾觀康衢之謠與擊壤之歌

乃益信堯舜之所以爲法者矣無不可法也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果且以爲容其心乎共曰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果且以爲容其力乎
共使堯舜之道果有侈於其性也則當時親炙之民
必不舍其大而味其細畧其所不可爲而頌其所可
爲胡爲以日用食飲之事爲足以順帝之則乎共觀
堯舜所以教民者亦唯曰使自得之則謂性之外無
教焉可矣嗚呼此其所以爲萬世法歟自堯舜以來
天下何其好異也今夫求補陀與洪厓者必之海其

醉心焉者異一至而後爲快求聖人之道不必海其醉心而異一至者何其希也夫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於颶毋鮫魚之窟而此畫地于四通九達之逵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信若此耶甚矣人之好異也則何惑乎堯舜之道之不明也又何惑乎堯舜之教之不行也雖然秉冊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籍矣使有身堯舜之爲法者以籍天下則堯舜之道未嘗不可明而堯舜之教未嘗不可行也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夫大極之體豈有所在乎哉有所在則有所不在有所不在則大極有時而不可用矣嗚呼有時而不可用者而可謂之大極乎哉唯大極之體芒而後用極之說晦用極之說晦而後大人之學不傳於後世矣然則欲爲大人以立極者可不明乎大極之體乎哉儒者多以此爲言親民愚則曰即所以明明德也非二也夫世之任智挾數以爲親民者儒者既巳費其非矣間有知親民之不可無本者則曰全汝形抱汝神墮汝肢體黜汝聰明吾執吾大極之體而民將自正然而外人倫遺物理合氣於漠任天下國家自爲理亂一不係之念大人親民之學於是乎荒矣吁豈以大極爲有所在乎哉以大極爲有所在則必有所不在而可謂能明大極之體者哉先儒有言商周之際道在箕子攷其所陳建極之義不過曰君無作好焉而巳作惡焉而巳臣無比德焉而巳民無淫朋焉而巳非以窮天爲高極地爲深冥冥焉不可探索者

運之於其中嗚呼此道之所以在箕子也世之言大極以爲昏昏默默卷立於無窮之地而無所寄者則二氏之說也吾聖人所謂大極者則不然在父子而親在君臣而敬在賓主而恭在賢否而別即日用應酬者有心之所不得不然協其人之所不得不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是即所謂大極也然而無一定之體焉譬之若聲然在琴瑟則爲琴瑟之聲在鍾磬則爲鍾磬之聲在竽筑則爲竽筑之聲調琴瑟鍾磬竽筑之外而自有聲焉非也譬之若火然在槐杏

則爲槐杏之火在楡柳則爲楡柳之火在桑柘則爲桑柘之火謂槐杏楡柳桑柘之外而自有火焉非也夫所謂至仁無親爲姬煦爲仁者發也非謂仁不在於父子也至義不物爲踶跂爲義者發也非謂義不在於君臣也至禮不讓爲擿僻爲禮者發也非謂禮不在於賓主也至智無謀爲伺察爲智者發也非謂智不在於賢否也先儒有云無極而大極者爲人執大極有一定之體者發也非大極之中復有無極也舍彝倫日用之外而曰如何而爲大極吾不知力之

不竭而所謂孝之極安在身之不致而所謂忠之極安在見大賓而不敬而所謂禮之極安在見賢而不思齊而所謂智之極安在以是言極不猶海市之觀乎海之市山嵐屹然宮室煥然樓閣森然然而可以娛目不可以棲身是君子所不用也君子之所用者如之何非必擢六律絕竽瑟求吾心之聰非必滅文章散五采求吾心之明非必絕聖棄知毀繩廢準求吾心之睿即父子而盡其仁則爲齊慄之敬爲啓佑之謨爲繼述之善而仁之德明矣即君臣而盡其義

則爲都俞之讓爲弼直之節爲補袞之忠而義之德明矣即賓主而盡其禮則爲魚麗之優爲嘉魚之樂爲伐木之信而禮之德明矣即賢否而盡其智則爲緇衣之好爲巷伯之惡爲時邁之序而智之德明矣由父子推之則有肉帛之給有庠序之教無所不用乎仁也由君臣推之則有缶牧之布有臺皂之役無所不用乎義也由賓主推之則有介紹之儀有聘享之節無所不用乎禮也由賢否推之則有宅里之表有郊遂之移無所不用乎智也若然者將無動無靜

無內無外無久無暫無非大極之通貫若然者洒掃庭內而不爲邇用逷蠻方而不爲遐屋漏莫覲而不爲簡萬民以承而不爲繁推之上古而不爲始引之來祀而不爲終此無他大極之體本無在而無不在君子明乎此固自有不得而離之者夫惟至于不得而離之也而後止於至善而皇極建矣詩曰莫匪爾極此之謂也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此之謂也故君子在一家而親一家在一國而親一國在天下而親天下是君子所以親民即所以明吾明德也一

家而保君子之極則一家新矣一國而保君子之極則一國新矣天下而保君子之極則天下無不新而明德斯明於天下矣詩言文王緝熙敬止而曾子必實之曰止敬止仁止孝止慈止信使外彝倫日用而有所謂大極則文王當不止於仁敬慈孝矣曾子何不直擒其體而徒敎之爲庸常之行也歟嗚呼文王其可謂大人也已學不師乎文王非失之伯術則流於異端矣噫是天之道也四時行百物生果非天耶果不爲非天耶知天則知用極之學矣

君道以人心悦服爲本

夫治不徒以整肅爲也貴有以得天下之心焉治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則上自爲上不以下爲體下自爲下不以上爲心上不以下爲體則下離下不以上爲心則上孤徒以上下名分膠漆纆索於其間而無親愛不忍携貳之意胡足以移風易俗使民登于時雍和會之治乎嗚呼民不登于時雍和會之治則亦何貴于人君爲故治有本有末得其末者民敬之畏之得其本者民悦之民敬之畏之則不得不服是服之服也伯道也民悦之則不容不服是不服之服也王道也王道之與伯道相去遠矣君天下者胡可以弗辨耶程子云君道以人心悦服爲本言王道也何昔之告其主者有曰慈毋有敗子嚴家無格虜御天下者在使民不敢犯而已矣又有進於是者則曰數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御天下者在使民不能犯而已矣嗚呼御天下之道固如是止乎夫民之所欲寧支盈於柴柵乎將逍遥而自適乎寧皖皖在纆繳之中乎將含哺鼓腹以若其

性乎寧披甲衣胄栗栗於大將之側乎將科頭箕踞嬉嬉於慈毋之傍乎寧如澤雉畜籠中乎將栖壇陸之間而十步一啄乎寧如山麋居文美之檻乎將茂林豐草之爲適乎吁此可以知君道矣不觀孔子之論御乎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於顏夷則又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夫畏其事

者不若敬其事敬其事者不若愛其事此夷之御所以不若淪之御淪之御所以不若無父之御也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策之不已是以知之嗚呼此無父所以爲善御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故服馬有法服民有道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悅而集夫君人者亦奚異於御馬者哉

在乎有以致馬之歡而已昔之言御民者曰西門豹爲政使民不敢欺是頹夷之御也曰子產爲政使民不能欺是頹淪之御也曰宓子賤爲政使民不忍欺是頹無父之御也美哉頹無父之御乎非能體馬之欲者胡足以致之美哉宓氏之政乎非能體民之欲者胡足以致之君道之本即是可推矣嘗試論之使民畏法易使民遠罪難使民遷善易使民若訓難使民若訓易使民遷善難使民遠罪易使民忘善難夫治不至於使民忘善終未足以語王道也已嗚呼使民

止于畏刑遠罪則民之敬之畏之也足矣使民必至于遷善而忘其善則非民之悅也其可哉易之兌不云乎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夫人情莫不惡勞而可以忘其勞人情莫不惡死而可以忘其死勞與死可忘則孰不可忘此豈法之所可譬而勢之所可刼刑之所可使而力之所可驅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蓋嘗讀書至禹欲征苗而益止之舜試撻庶頑讒說而禹阻之未嘗不嘆聖人之心天下若是其至也夫苗之弗率已非皐陶象刑之所能制

而奉辭伐罪非若齊桓之邀功於山戎庶頑讒說已自絶其並生之理而撻以記之又非若勝之持斧而誅殺乃益則懼之以招損禹則恐之以罔功何其不達事幾之會歟蓋其意以爲攻人之力者未若攻其心使吾盡力以征之嚴刑以齊之但可以革其面未可以革其心可以帖服於一時未必不反側於他日吾何忍貪速成之利而不思所以求久安長治之策故益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則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大矣哉益之讚

乎深矣禹之憂乎此舜所以舍已而從之也使禹益如叔和之示威子犯之示義舜如齊桓之觀乘晉文之觀師則雖可以挫三苗之勢拑庶頑之口詎足以致從欲之治底歌叙之績也哉故類無父之時無佚馬而舜禹益之時無佚民無父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虞夏之民順其德而從其仁萬世稱知本之臣者必歸於禹益稱知本之君者必歸于舜孰謂君道之本而不在民心之悅矣乎易曰悅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人非

悅不應朋非豫不盍不悅而應不豫而盍盍未之見也程子之言有味哉程子之言有味哉雖然悅民有道每人而悅之不可也昔者齊宣王出獵賜父老田不租而閭丘子不拜復賜之無徭役又不拜王問其故曰君乎其法臣可以壽矣使民以時臣可以富矣令之敬長臣可以貴矣若賜不租則倉廩虛也賜無徭役則官府無使也此豈人臣之所敢望由齊宣觀之是子產之濟人由閭丘子之言觀之是孟子之平政悅民者無若子產齊宣然

傳

文莊府君傳

大父文莊府君生於弘治辛亥二月一日生之先日王大父易齋翁夢孔子立于門之石橋生而即心奇之能言授以濂溪六君子贊教曰兒學是顯親至矣年十七中鄉試二十一中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授翰林編脩時易齋翁官漳南聞報喜曰吾志有托矣遂掛冠去踰年府君念易齋翁不置亦請告歸四方士即山房受學府君曰前而黨知子思之學受於

曾子乎今朱氏解格物與慎獨異何也諸生莫能解己卯謁陽明王先生于虔以其疑質之王公大喜曰吾求友天下有年矣未有是疑何子之能疑也因告之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也格物者不離倫物應感以致其知也與慎獨一也府君豁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歸而與諸生言曰吾夢二十九年矣而今始醒而黨其勿復夢也夫未幾宸濠反從王公起兵勤王癸未應　世廟召謁王公越中臨行王公送之浮峰至夕秉燭而坐嘅悵不已曰江濤烟柳故人

倏在千里外矣門人問曰夫子何念之深也公曰古
所稱若無若虛彼近之矣既復爲編脩一年既議大
禮指摘張桂逢君之邪　上大怒縛杖闕下詔獄與
陝西吕公枏講學皐陶祠叢棘之下有獄裏變兇集
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如越問政王公王公曰如保赤
子而業已誦之持是往足矣府君至廣德一以子視
民教之詩禮有訓蒙詩要諭俗禮要傳于世創復初
書院詔諸儒生學諸儒生人相勸無倍鄒公尋有爭
產者諭誨之其人感信願割田三百畝給書院三年

乃轉爲主客郎中去之日父老子弟如去其父母送
至白苏號泣不忍別歸而立生祠祀之在南主客日
與湛公若水吕公枏輩爲會其門人日進有訥之者
曰吾豈不樂學奈何有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府君
曰容或有之世豈無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乎然未
有誦桀之言行堯之行者其人大感悔明日亦来問
學矣又三年請告歸先是邑中數十輩走越中受學
王公王公時有軍旅之冗謂之曰而黨歸而邑自有
師也於是邑中數十輩遵王公命求紹介願受學府

君同年周公諷止之曰公文行已足以名一世何乃
自苦冒天下之議爲其勿受府君曰夫學學其所教
也教教其所學也學非教則必厭教非學則必倦孔
門之脉不若此矣竟受之於是大爲會邑中邑中士
從之遊每會至數百人雖嚴寒盛暑不輟也四方之
士聞風而來者恒數十輩至市館不能容後求康程
公移爲安福今爲創書院名之曰復古邑中苦虛糧
數十年民多流移府君率其門人贊危公獄爲邑丈
量時司空趙公移書府君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府

君曰須視其怨之公私何如耳以私受怨不可有以
公受怨不可無激諸門人力成之時謗言日聞巡撫
高公欲罪府君以其事問於毛公伯溫毛公曰未夫
之先有無田之糧既丈之後無無糧之田安福之流
民漸復其業矣高公曰若是功巨矣奈何以爲罪遂
不果周公一日率其子姪數人来請曰願受學府君
笑曰君何得與前言反也周公曰不然吾往見鄉中
少年志生徇欲者十人而八破產構訟者十家而七
吾憫之不能止之自公爲會以来吾聞人相勸無倍

何公於身家無恙也生民立命不在是乎吾安忍自
外公何得以前言拒我也強納其子姪而去先戊戌
以爲起爲南考功郎中明年　世廟建儲當事所選
官僚大不協輿論改命大宰松臯許公許公乃盡引
一時之望而府君召爲司經局洗馬曰吾何以輔皇
儲酬主恩也偕渭厓霍公獻聖功圖上見視膳問安
圖喜曰此爲大于計最善至茅茨土階圖怒曰得非
假此刺朕躬乎下禮部悉切幾不免尋應　詔議薛
文清從祀時有病瑄著述者故其疏曰瑄縱不能爲

中行猶庶幾爲狷者以著述病瑄是責於瑄大淺矣
未幾出掌南翰林事御史毛公愷上疏曰以輔佐之
器置在南服是遠賢也不可時貴溪當國恨之因疑
府君厚毛公令間已寵於是諭毛公與史而疑府君
人多爲解之貴溪不釋也尋以其奏議托府君爲序
府君又峻卻之由是啣府君益力未幾改南祭酒府君
曰士習未正時予之辜拳拳明約束誨道之一時在
大學者皆有省貴溪謂其同年之南者曰而寄言鄒
司成吾授渠國學師未許渠講學也府君曰寧不爲
國學師未可廢吾講學也竟講學不止於是九廟災
府君上疏曰大戊高宗反妖爲祥在主上一念轉移
之間貴溪逢上怒摘之詔閑住時呂公柟爲吏部侍
郎亦罷歸南都爲之語曰九廟火不爲災二君子去
朝大災也府君自以身棄草莽不得弼亮左右所藉
以酬主上恩德唯有倡絕學以正人心最巨於是以
身任立人達人之事日以其學爲教不少倦歲戊申
往青原山聚九邑大夫士爲會凡幾千人時方競談
玄虛府君曰即事即心吾安知灑掃應對之外有形

而上者乎中庸三言微顯卒未有離顯以言微者而
今言微之微何也先師格物之說在耳諸君其何忍
背之自是學者不敢談玄虛各郡邑爭來請會請必
往邑中士爲建東山復眞講院肅府君主教事又往
南嶽冲玄齊雲廬山懷玉天眞武夷爲大會每會至
數百人爭爲府君弟子會之日雖僮僕亦樂聽其閒
至有感悟卒爲孝子者府君性慈質重藹然春溫待
人無衆寡一以誠敬雖子孫僮僕侍側儼如也冬不
爐夏不扇宴坐如泥塑人臨大事雖有勢如山不動

聞人言人之善則喜聞人言人之惡則若不聞邑中
无有許役與賦之不平者必之府君必爲之言前行
司不少辭至如繕橋梁廣陂堰刱義倉䘏災拯饑汲
汲若不足視邑人之有饑溺若已致之矣歲庚戌府
君年六十來壽者幾千人明年走武功山中坐百餘
日一夕喟然嘆曰夫學欲與神明伍難矣哉聖人之
學肫肫乎淵淵乎浩浩乎而何所倚也學非此則不
可以教教非此則不可以學於是與其門人言曰孔
子七十而不踰矩吾其七十志于學始乎知者謂府

君讓也歲庚申府君年七十來壽者幾倍庚戌間歲
壬戌九月大會復真歸而寢疾時當道督責稅契甚
急爲書遣門人往緩之又欲貽書吉水羅公時不肖
涵在側諫曰請俟病愈時爲之未晚也府君曰往者
念菴過於自好與人㤙然吾甚苦之今者能爲邑人
請刪是視邑之痛癢若已之痛癢念菴其識仁矣吾
病若愈矣其安得不賀之必取紙書以往疾亟邑之
人交禱之府君命不肖等禁之然弗能禁也十一月
九日疾愈亟子孫俱含涕問遺言府君曰頎兒孫碁

聖賢也其勿替吾志翌日山陰王公至欲入問疾門
者止之府君曰令之入拱手與王公別至戌時端坐
而逝邑之人走于閭悲哭之如父母深山窮谷之氓
不能至者則哭于其鄉嗚呼小子涵忍言哉忍言哉
是冬巡撫胡公松來弔邑人請祀府君于學宮之傍
胡公許之尋陞去歲丙寅巡按成公守節終其事令
有司春秋舉奠丁卯
穆廟登極詔賜祭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於是小子
涵泣而言曰嗚呼惟我大父弱冠登仕艾年解組三

十年中三仕三已祿食之日不滿一紀宋公所謂才
數存焉豈不悲哉然而皜皜仁體繼往開来學未嘗
不試教未嘗不行也及門之徒蓋數千人當必有光
大之者文集數十卷世多有之其碑銘贊述則有海
内諸名公手筆在小子涵姑忍痛志其大畧令後世
學府君之學者庶有所入云

文集卷三終

鄒聚所先生文集卷之四

安成鄒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父選
弟 德溥汝光父
德泳汝聖父
德濟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 袞 袠 手輯

書啓

上耿天臺夫子書

不肖涵憑藉意氣妄謂有聞浪擲流光茫然不知所以自反邇承子禮兄輩剌體箴砭痛自刻責稍覺前非曾無今是仰負師門慙不欲生涵往亦自許虛心取人由今觀之止其膚外未及膚內況於骨髓隔幾千百層以是而幾日新胡可得耶詩有之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涵今日之謂矣會中諸人勉相聯屬然以未立望人之立未達望人之達譬之與人並溺而思以拯人無濟必矣諸人同心望師早來早一日則諸人一日之福速乞命駕慰我饑渴

與瑞光上人

得聞雄論甚是歡喜所舉掠着之語具見竿頭進步但即瑞光所待南山則疑瑞光凡聖未忘能所未泯方南山開口時雖是俗話然在瑞光則宜養之不宜折之乃曰這話俗何必提今彼何所容也夫彼見世人尊我敬我安知無妬我之意我又輕彼傲彼寧不益激其害我之心瑞光所脩者非佛因耶吾聞是巳非人者非佛因也尊巳卑人者非佛因也有凡有聖者非佛因也有能有所者非佛因也明哲不能保身

者非佛因也以是欲結聖果了不可得耶瑞光有自悔自責之語用以此告倘以此爲掠着加一黍訪可乎金剛經云如來不作是念我當度衆生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瑞光以巳爲能度衆生耶又云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瑞光以彼爲凡夫耶僕非曰能之然今知所從事矣知而不以告不仁也告而不以實不忠也瑞光以爲何如

與傅信吾道長

今世稱部使盡職者惟核甚於米塩簿書之間問一

二狐鼠爲能其最者則按巨猾束墨吏建鉅宜除積
蠹將萬口膾炙稱名御史矣然以此使人人得所勢
必不能夫數萬生靈之命懸於監司守令而監司守
令爲生靈造命懸於部使者一念之仁彼日夜思以
得上意不知所出誠示以所嚮有以提醒其不忍之
心則彼日夜思撫摩其民唯恐一人失所獲戾於上
是其仁皆部使者之仁也其視以一身之仁仁斯民
者廣狹大小當何如矣我
大祖有云教化行小人可使爲君子教化廢中才或

墜於小人公能提醒一監司守令不忍之心即可救
數萬生靈之命孟子所謂得人之仁是堯舜所急也
唯勿以爲迂而唾之

與袁洪溪督學

涵嘗誦　宣廟事則重有感焉宣廟嘗問楊溥得賢
才之術溥曰嚴薦舉精考課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
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
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大哉
王言其可謂識治體矣又誦晦菴先生有云只如今
貪爵祿而不貪道義要做官人不要做好人切中今
日士習之弊非得大力人一振洪鐸醒轉群寐未可
以冀得賢才爲天下用也譽望盈耳內召在即及時
培植爲國家樹棟梁是祈其他寒暄套語想夫所厭
聞也故不及

答袁司務

僕嘗觀虞廷命夔教胄子不以其直溫剛簡爲足欲
其變化氣質以歸于中和則知古之人才之所以成

也夫直而不溫則絞故教以溫寬而不栗則靡故教
以栗剛而虐則足以害物故教以無虐簡而傲則足
以凌人故教以無傲由是觀之溫者直士之所學也
栗者寬士之所學也無虐者剛士之所學也無傲者
簡士之所學也此唐虞之士所以助協和之化有由
然矣先祖嘗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
偏處充拓又云古人之學學其所不能今人之學學
其所能從偏處變化是學其所不能是以天地位萬
物育從偏處充拓是學其所能是以天地閉賢人隱

昔夫子嘗呼子路告之曰由知德者鮮矣夫由豈不足于剛直者羾意其或至于絞與虐耳直而不絞剛而不虐是謂中和之德此夫子所以退由即虞廷之教也吁此非有學聖人之志者不足以語此來諭云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僕深嘉之是以志其固陋而繼之以此公如以一善成名則從偏處充拓足矣如欲學聖人則非從偏處變化不可也外有正氣客氣之辨敢獻芹曝惟公虛心採納之

與桂巽川大守

昔人有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生嘗以爲縣令之仁蓋刺史有以造之故真西山守長沙嘗爲詩諭縣令其切念壹志爲斯民立命者直可以與天地合德蓋以一巳之仁仁斯民未若以天下之仁仁斯民其廣狹大小固不侔也故竊爲公誦之焉

荅孔君承仍

每念諸公欲致一啓官務匆忙力亦不暇承翰乃知自覸所諭一路精神照管充拓漸漸完滿美大聖神無有科級住處甚服任道之勇非 夫子在天之靈佑啓後人何以至此僕因脉脉自奮矣

夫子從十五志學直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只靠此志堅定實用其力於仁不肯隨人趄倒非是天生力量過于常人吾儕果能真真實實志夫子之志真真實實用其力于仁時時警策時時理會自能與聖賢合德自能與天地相似即此用力即此得力用心非加不用非減不用不謂之忘用心不謂之助思而無邪千思不爲多念起即覺萬念不爲煩見善即遷

不讓風雷之速有過即改何異日月之食見同志之友自然如磁石吸針不忍抛捨見不同志之友自然如疾病在身不忍坐視夫子所謂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者此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此也外此談玄說妙析同辨異如夢中說夢畢竟無益頭君努力前行繩其祖武與家庭三四君子彼此薰蒸務期不忝前人不忝此生區區千里之祝唯此古人云爲之則是毋令虛費光陰也望之望之

柬于任齋

三年不見一心如焚每睇雲翔耳鳩啼未嘗不悵各
天之間阻恨縮地而未能以涵之戀戀于
君知　君有同心矣叨薦南宮實出望外平昔自許
酬
[illegible]時愧知已者今且茫然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君具明眼立康莊其亦憫故人之顛頊泥途而思惠
之指南乎嘗謂吾輩事業如耿舒所謂伏波將軍使
西域買胡到處輒止聖賢事業如項羽救趙沉船破
釜甑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又如趙奢擊秦

軍一日卷甲趨閼與先據北山以待又如李牧破胡
蓄力累年簡選練習皆百金之士不貪小利不信小
人激勵賞勸一一思奮然後用之千里不留行是以
誕登道岸作式九圍
君覽鏡古今凌厲霄漢素不忍推避黃唐尤臯窮源
深造奮勇遐躡幸毋以饑饉廢藨蓑也詩不云乎雖
有饑饉必有豐年敝同榜中頗多豪傑維持萬古擔
載三才者不爲無人欣爲
君道之何以啓我裨其不逮

寄劉克所

象山先生見好人登第必喜且謂人曰要知此意不
是私涵竊自比於我象山矣近聞
兄遊師泉先生之門深爲喜慰精詣深造當日異而
[illegible]千萬幸分所得一慰饑渴也邇來學者多談虛寂
此是學問中一大病痛子思作中庸深闢索隱之非
而又自白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離費求隱是謂索隱
中庸之道即費即隱子思子恐人不明其旨故證之
于夫婦之愚不肖又證之于鳶魚又證之于天地楊

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未有聖人不與天地相似
也故學而異于天地異學也學而異于鳶魚即異于
天地學而異于夫婦之愚不肖即異于鳶魚故子思
子欲人察之也久不與　兄相談敢以此訊焉兄謂
然否

與張名川

攝心守靜亦是方便法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
是方便以爲究竟則不可佛家以閉眼默照謂之魂
不散底死人亦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無有透脫之

期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君又自猜此是夙有靈骨非我所及是不信自心本來是佛而甘爲下劣人也若是立決定志具決定信漢子刹那放下刹那了悟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日用二六時中唯用自心變化無窮實證實悟者自然默默相契未證未悟者亦不信人間有如此境界如此法門白沙公詩曰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與張陽和年丈

弟在此磨鍊二年殊無成就只畧磨去得幾分勝心然去道岸尚遠從來只是少決定志終未脫一善成名小歇脚漢言之不覺涕淫淫從心中滴也兄在山中專爲此一段因緣二六時中何時不向自己元神理會兄方七日抵我千年今人又不覺心頭熱也往年所呈含字法門不知近來用得否竊謂含有三種有小有中有大一切煩惱惡業盡行浣濯是謂小含一切知見能所盡行斷絶是謂中含空相俱泯凡聖情忘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謂大含許兄已登大含位何時得坐其旁披我清風也朝宁間遡來多事却是吾輩生事不肯省事因此益信得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人俱有中和人人俱有位育不知兄以爲然否

上羅近溪公

往年承教殊無領入比辱遠翰少覺憤悱近讀維摩經所言塵勞之疇爲如來種見無爲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則汗流竟踵往者覺自己有得今

者一無所得往者覺去聖不遠今者愈覺其遠往者覺自己無過今者其過愈多往者覺有法度人今者全無可度之法終日迷悶如同病人佇望批示慰我饑渴

復陳廵按

夙仰山斗饑渴歷時方喜咨承忽爾睽隔郵翰遠貽蓋益動其耿耿之衷焉聞之先祖云治貴識體如在上者屑屑于米塩簿書之務則神有所不周况欲以一人之仁遍萬民則力有所不給故部使者莫先于

作人夫監司守令恒視其所向而先承之故轉一監司守令之心即可造數萬生靈之命神不必勞於細而事無不該力不必出于身而澤無不及斯野人所習聞欲以獻芹曝于左右也倘不遺葑菲而采之可乎

寄正所止所二兄

日月如流倏別四季昔人謂頌言不獲憯矣其悲似爲涵道然二兄研精躭道不阻幽深涵雖不得身侍其側心則欣然數千里之外矣竊聞之纏牽之長實累千里令人所以碌碌無成者正坐此患靈運之詩

曰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遺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慮不淡意不愜雖搜鉛汞之訣探龍虎之奧於元神何裨歲年不重朝晨難再願言各勉毋負老祖於九泉也

寄汝聖弟

于鄉之詩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親其叙骨肉之情詳盡真切而終之以鹿鳴野草喻示同行昔人謂爲棠棣之遺然哉然哉吾之於弟迹雖參辰心實膠漆相期相規之情無時刻置知弟不負吾望耳先民有云少壯不努力時也少壯不學則機械日增後欲去之不可少壯不讀則聰明日減後欲補之不可徒重過時之悔虛抱何及之嗟智者肯如是乎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自古雄豪大都類此未聞慵人可以垂竹帛弟其勉之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也勿謂今年不讀而有來年也

答於夔玄

昔白沙先生嘗嘆曹武惠之不伐而引易之勞謙以美之不知武惠何所脩而致此也涵又見上蔡先生

既別程正公一年方只去得箇矜字則其學至於不伐者非易矣君自省難耶易耶涵又誦和靖先生語有曰不自重者取辱不自滿者受益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無不由己涵每三復于斯則愴然驚焉君近來學到此否昔王文成公出撫贛州有一前輩語人曰伯安自此成功矣吾觸之不動矣夫觸之動者尚未可以成功是可以知成功之本矣君自省動耶不動耶幸明言以示我

復彭宜所年丈

日兄南行如失左右手每于風晨月夕意未嘗不在鍾山也方欲寄訊而郇翰先之且愧且感臨別所呈知人之說已蒙鑒納其知人之本尚未及也每以爲恨近有同志問知人之本于長者長者曰知仁其人大駭弟釋之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請君默識之而已不然請詢之仁者曰誰爲仁者曰陽明曰陽明死矣吾將何詢曰君自有陽明也陽明所是是仁所非非仁執此以稽人無遁情矣

復汪敬菴

久不通問無任懷想遠承翰貺具感記存所示解悟實踐之辨足見好學之篤鄙意以爲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丈到自己融通處到受得師友真益處到無分別處到不可言說處到不可思量處便是真解悟亦便是真實踐今日且莫管他人說得是不是莫管自已做得好不好只悶悶在心髓中叅求悶悶在心髓中識取暇中取孟子白文讀熟十過當自有見

報東春蘭

襄家君自讞獄回即稱永實有佳士不穀將未識足下面然心已嚮往之辛未甲戌兩炙顏範不啻骨肉兄弟之雅詎謂劉毅不擲盧而我輩擲盧也然足下不擲則已一擲必且百萬但未卜今之膽力視毅之膽力果相等耶抑亦過之耶在今須效濟河之計可矣雖然茲特以不穀之俗腸相覗望耳若足下天挺人豪當更圖大上一不朽者此乃出土苴緒餘爲之

自足壓倒宇宙中之元白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貴鄉之先哲不云乎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矧區區舉業也

與謝邑博

涵嘗莊誦　高皇帝所詔祭酒吳顒等語重有感焉曰孔子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之人皆欲其中正鄉等爲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大哉王言俾天下之爲師者欽承此訓則善人多而天下治矣夫孔子之爲師立其身爲天下之本

而非外天下以成其身惟日孶孶忘食忘寢𨳝黨可使互鄉可見非是勉強包容即此安身即此立命後世徒知孔子成三千不知三千成孔子盖孔子曰與三千講德論業即欲厭倦亦自不能古今師道孰大於此公如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則當自尊自重自大自廣麒麟虎豹一一包藏蝺龍蛇蠍一一呑納方有成就方有結果書曰至諴感神矧玆有苗誠無不動自非虛語願公全信鑒此血誠

復李思亭

方戟旌在敝邑時名不甚赫赫乃去後民益思之謂今之何武非耶日奉清光怡然泰然無幾微不平之心見于顏面庶幾哉古所云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某每退而自慚如某者真溝澮哉惡睹所謂汪汪千頃也其嘗讀北門之詩不甚喜彼稱天以自遣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特加于窮愁發憤者一等耳及讀簡兮萬舞之詩則爲之起舞彼不以日中之役自鄙而以西方之美人爲思乃其識可謂闊而其致可謂遠矣其識闊故名辱而不顧其致遠故思深而不露孔子所謂可興可怨者非是之謂歟讀手翰知兄於詩深矣弟其所嘆李將軍則疑其所思者尚未至也夫李將軍一弓馬之雄耳彼直任命而行未思古人反身之道故以不遇終焉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何其深也竊嘆李將軍若遇莊姜能不俯伏壇下執弟子禮耶兄愛我原遇七難欲復有聞以兄虛受之懷又能思古人俾其無訧則弟有原學七難尚當披肝膽而一獻之也知己之前不覺狂肆如此唯寬宥而教之

與吳川樓

別教愈久思德滋深日承翰具見忠厚之至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法宜如此公已身具不朽者又何羨何畔何歆何援即此無畔援無歆羨固文之所以登岸也古稱歸田之臣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故周公曰玆予其明農我公以文王之公心行周公之教事孔子所謂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信公益無畔援歆羨而登于岸矣

與李月濱

燕市相遊從逾年所承歡熏指不啻若骨肉然斯其戴德深已而乃者叨役名邦叠辱高誼重以郊外之餞驪歌在途怛然動心也别来忽過半載矣相隔千餘里未嘗以一瞬不乃心函丈間比聞公有意外之虞又以職守羈絏請益無地彌悒悒有蓬之心焉追憶昔所嘗聯居旦暮處又安能不惆悵耶近得天臺先生教言謂三黜之後不詭直道之行此行法以俟命者然居易俟命有間矣居易非孔子未足與此原其所居者與数聖人不同道也涵未能甚領會碩公

細一忝之當此景界想是造化煆煉門下逼真學孔處幸勿作尋常視也

賀同年行取

久違教範無任懷仰側聞新命喜而欲狂 國家鉅福幸擢真才彼附驥者獲蒙沾溉矣竊讀司馬公諫院題名記謂名與利等有味哉其言之也古人效忠不務過直但盡拳拳之意毋求赫赫之名是以言無不聽諫無不行丈至人也其鑒此熟矣即文忠無庸上書而昌黎不必著論也謹馳空緘先道踴躍之懷伏祈崇炤

答友人書

人以投閑爲苦在不穀則以爲樂非敢謂能薄功名輕富貴但得遂養親求友登山玩水之趣即公侯之樂不是過也炎暑酷熱幸得避而處一室之中暇時玩書数葉倦来抛書一夢羲皇醒起啜苦茶数碗少饑又飡糲飯飡畢閑步竹影松陰之下或遇知心講神仙釋迦清修旨趣又與園友校晴雨話桑麻不但銖視公侯抑且鎌視冠帶張公可謂爱我之至成我

之殷者矣忽蒙遠使千里遠臨長篇隆貺不啻骨肉篤厚故人誰如君者臺諭之選竭力明時僕之報德惟在於此但今世所論竭力雖同而肺腑則異非以諤諤一論即稱鳳鳴若其中微有名利沾帯即濺血牽裾去道萬里但祝逼真有爱君爱國之誠不在急追求逞曩時沽名賣直之徒貽害正類爲禍非小此正足下之殷鑒耳易有之議而後言擬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惟足下勉之

上孫淮海公

胙於邸報中見 公養親之疏無任驚駭 聖君賢相方欲相倚一旦怱然思去公何恐于 聖君賢相不一動念如此也公豈不謂敎民親愛莫善于孝然涵稽之孔氏之言孝矣孔氏言卿大夫之孝與庶人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卿大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是庶人之孝也居卿大夫之位欲下行庶人之孝孔氏之傳恐不如此且公之學以識仁爲宗西銘一書盖讀之熟矣謂乾坤非公之父母必不然也謂大君非公父母之宗子大臣非公宗子之家相

必不然也謂天下之疲癃殘疾非公兄弟之顛連無告必不然也然必欲去而不留者大都以大父母之子尚多可倚而公之父母非公無倚然涵竊念大父母之無倚盖甚于公之父母公平日豈不以父乾母坤爲孝思以巳身爲大父母之肖子乎即今尚且以民胞物與之任推之衆子則又望誰挺然獨以其身任克家之責而無私慮者竊恐乾坤終至于無子矣且大父母生公者豈其微哉俾之聰明異于群倫知覺先于庶類豈徒使公之自有餘而已哉殆將以寰宇之人寄之也如以家爲家不以天下爲家非大父母生公之意公且以爲仁乎非仁乎公嘗謂仁天下之道在正人心豈以今之人心爲巳正乎如以爲未正則又不宜汲汲而去矣堯舜之時比屋可封微堯舜一手一足之力共賴于契夔者不可誣也今學人皆曰正人心非我之責堯舜之責則恐尚有疲癃之病在焉不可以言仁顧公回心易慮國爾忘家以契夔爲任助堯舜之仁上副大父母之托不忍其無倚則四海之遠萬世之下莫不曰孫公之父母教其子

以忠如此其能事君如此人人相觀而止于慈又莫不曰孫公之以孝事君如此其以忠顯親如此人人相觀而止于孝則公之孝與天壤相爲無敝視庶人承懽膝下徒令親泯泯無聞與草木同腐者孰大孰小孰遠孰近必有能辨之者矣言無倫序惟 俯賜採納幸甚

復朱存敬

公直聲動天下涵心敬之都門奉教知公不以社稷臣自足欲力詣大人正巳物正之神化私爲國家慶

幸計省中必留公以爲鎮也不謂忽有潁州之命韓退之所云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公今歛此大恵施于一州不日天子有詔又以恵一州者恵天下固人人望之也近見考察報寃者尚少及見拾遺疏寃者甚多因思正人不在省中在外之正人宜無所恃舉筆及此勃勃有豐草長林之思矣世道非古人心難測願公披褐懐玉毋忘明哲之訓草畧不盡幸惟原亮

寄王尊吾

昔象山先生謂其友曰吾亦喜好人發解要知此意不是私意涵亦竊比于我象山矣往者鄒智發解題詩以諭鄉人有曰世上許多難了事涵深嘉其智不知凡自視鄒公何如也竊嘗謂此公但以忠節自秖礪竟于中庸之道未之有聞其于聖門所稱難了事尚輸此一着凡所秖礪當過之矣天生人無大小在所自立昔人有云作自我作止自我止莫被旁人說倒扶起人一入仕路便有患得患失之根旁人說倒者甚衆自非高着眼睛硬着脊梁將流俗當腐鼠看破鮮有不爲說倒者願兄毋負初志毋忘青原之盟區區青紫何啻浮雲莫被旁人說倒也恃愛直言不盡

上王荊石師

柳子厚有云凡爲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非人也以涵之木強下劣幸蒙 甄録奉教脅依門墻之末先獨厚于同儕今睽隔十晦朔矣然未嘗以一言道謝於左右非忘之也誠以感恩思報之語非足以仰荅有道之一二也竊惟孔門師弟如父子骨肉相與于無相與何用區區以感謝之語爲惟是從傒身勅行

步趨函丈之律度庶幾不陥有過爲門墻辱斯足以稱報于無窮然未之能也仰惟 門下知圓而不爲同行方而不爲劇學通天人而不自以爲至文雄一代而不自以爲華即今涵竭才追逐求不辱于門墻未可得已此涵之所以日夕爲惕也涵所職凡三事鹽法方議改革不能爲䢖者驛傳僅畢力奉 上德意未免歛同袍之怨屯田浸浸日衆而徵輸日難玆欲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士大夫此惟鮮于侁或能之然古今無兩鮮于也初涵補中州人爲涵慍

而涵竊自喜以爲得稍垂蹄涔之波幸活徑寸之鱗即今蒙汚餓快當路而去亦所頤焉今者勞心焦思竭知疲神既鮮潤物之功又失自潤之益而徒遠逢師誨燕僻廢學且不知善後之策始悔從前荒怠重負教督然似越午鳴鍾腕亦甚矣繼自茲洗心滌慮期不辱于門墻惟　師亟指其迷而賜之指南俾涵不顚墳于風濤波浪之中令後世謂孔門之成才復見於今而涵亦附驥尾以有聞豈非涵之至幸至幸者歟言不盡意伏惟崇炤

東夏雲屏

讀閩公停雲賦見翩翩者好聲相和未嘗不搔首而延佇也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頤言不獲抱恨如何以不穀之念足下知足下之念矣叨薦南宮殊出望外平日自許酬明時慰知己者今且茫然靜言孔念中心悵而足下具明眼立康莊其亦嘆故人之顚墳泥途而思惠之指南乎古人云千里雖遥孰敢不至某誓當脂車策驥從足下以往願足下爲我鞭驅焉復古東山會如何聯屬之責顓有所望也傳瞻崖兕不變未達之守視彼栩栩角逐者懸矣可爲東山慶

荅友人論學書

來諭謂不識不知是爲文王空空如也是爲孔子若以鄙意論之吾身即文王也吾身即孔子也蓋赤子之心本自不識不知本自空空即此是善即此是仁爲者爲此也識者識此也不失者不失乎此也文王此學也孔子亦此學也外此而學便是戚戚境界矣何有於樂娛可爲最耶康衢之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不但堯有此極堯之民皆有此極也又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不但堯順此則堯之民皆順此則也夫帝則云者天然之本體也順之云者自然之工夫也蓋不學而能者不肖之夫婦皆可以與能不慮而知者至愚之夫婦皆可以與知知堯之學與黎民同則知文王孔子之無別學矣使文王孔子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是不免爲索隱行怪者流又何足爲文王孔子也其世之人不信自心與聖人同故卑者溺於物欲高者溺於意見誠有如閉目索故鄉不自知其原未離舍也使一醒眼合下

便是廣居合下便是安宅所謂先覺者不過以其醒眼之早耳豈能外赤子之心而别有學哉

與商燕陽年丈

日於邸報中見山東吏速有更調心甚駭之及詢○齊魯之士皆曰其所更調某某果賢也其所叅劾某某果不肖也然後知丈之所憂國與其所知人者深且明矣其官於齊魯賢而在下者莫不欣欣然益自振勵期不負於明時不肖者亦莫不洗滌而求以自新一時黎民咸舉手加額自相慶幸願得丈與李院

久於其土俾遂其生成之望丈果不負所學者哉弟藉先寵多矣郎婦孝子東土頗富其實蹟在人耳目自不可掩丈能買駿骨以風之千里當甲天下矣偶便肅此申賀不罄所請伏惟 炤亮是荷

啓邑侯丈田

蒙召諸大夫諸士校冊此景山公以後僅見甚盛心也諸大夫諸士不能奉承德意宣力效勞夫豈不感明公知遇之隆顧其中有大不得已者曰者微行市中聞諸欲丈之家如坐水火衆口嗸嗸謗議騰沸

明公推心於涵涵不能使 明公無怨于下罪也何辭嘗伏枕熟思設以身處其地而諒其情矣人所以止丈者不過曰願丈者少不願者多然此特較多寡未較利害也竊嘗譬之矣不欲丈者皆有田者也如富人避暑廣廈中恐賓至晚拜折旋儐豆殺核勞且費也其欲丈者皆無田者也如罪人桎梏桁楊立酷暑中旦夕欲亡者也此其情孰緩孰急胡可以多寡計也以旦夕欲亡之人而欲使其心無違怨口無謗言得乎且造冊不過十年之利丈田則數十年之利

也丈田成則貧民免虛賦之苦即造冊成而虛賦之苦尚未除也況欲丈之民萬里奏請恐難中止倘二三年後行之則雖殫力冊事秖徒勞耳今值賢父母秉鈞持衡此亦千載一時也失今不成異日者入侍青瑣代政不及曹隨彼其區畫能百全乎夫造冊之與丈田其勞相當而其利數倍與其使諸大夫諸士歛衆怨以造冊孰若使之順衆心以丈田丈田則以一身之苦博萬姓之安以數月之勞易數十年之利知 明公必不辭也楊子曰爲可爲於可爲

之塍則從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行令順民心明公遇可爲之時下流水之令則三五諸老俱扶杖而出獻奇畫計不勞而成敝邑享無窮之賜明公亦垂無窮之聞思報知己敢獻片牘惟　明公籌之

啓上司丈田

天憐是邦借以　福星十三郡生靈咸樂其生敝邑福小均沾幬育無以上報也玆爲閭井之間有隱瘼者敢相率而以仰瀆於法臺邑諸窮甿奏乞丈量雖十數人哀鳴於　閣下而實千百家同苦情也敝邑

自壬辰行丈萬姓更生今逾四十年積有虛糧不減曩昔其諸孤嫠煢獨剪髮賣兒窘急悲啼之狀不敢寫鄭監門之圖以獻也嚮者禾稼在壟難於履畝今秋割矣有如撫枯槁之苗而望施瀰天之雨以爲命在是也若蒙舉行則窮者除無田有糧之苦富者安有田有糧之分無損於富而全活諸窮竒矣富人哀此煢獨　陰騭于敝邑莫有急於此矣　邑父母賢雖邑務繁而加之丈事才有餘裕伏乞　台慈宏施閔卹早　賜鈞裁用拔群生某等無任延頸仰徯之至

寄汝光弟

家中友朋俱是法器弟當用意聯屬不可置之度外也往吾在家時逃綠山中浪費時日辜負一番良友不見長進此等罪孽何可勝言不但一二事之錯而已書此痛悔之若俾弟知之且爲我敗之也吾輩學者有進眼若有明當勘破諸人何處得力何處受病宜積誠善道大家猛着火候則自有丹熟之時不然終是悠悠不濟事爲學一生擔過一生眞言眞言

旋宇志極真切儘有享用只是貌平易快樂不肯深求　充所行極嚴謹但欠信當下一步　教所儘卓然須是在平易上築基　盡吾醇和可親得他在竅上鑽磨方有着落　能源信得當下惟欠發憤耳

復何淵泉

都門識荆重於封侯之喜以丈粹然藹然之資想自幼學至今必無過舉他人將自恃以驕天下之談學者丈自下自卑好察好問欿然如有不及冲然如有不足每一相覿輒反己自責且恐有負虛懷即此一

段精神當與若無若虛者相傾頏此僕所以重於封候之喜也飫聞善政益徵實學薦書日上内召不遥方擬奇候而翰貺先之且感且愧僕叨役大邦日夕凜凜惟不稱是懼叢愆積尤所望知己之藥石者恒切也昔明道先生每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常愧此四字僕每思此四字毛髮竦然不知丈於此四字不愧否亦願寫此四字置之座右何如多冗凍筆草率布謝不盡欲言伏祈　台亮

復吳中淮

自福星照耀桐川桐川士民無智愚大小莫不懷德畏威遷善遠罪浸成中牟潁川之俗每疑　大賢作用何乃迥邁時流若此及得　陽山公碑記讀之知公新民造士挈其綱領耳周王作新之化始於下車表墓式閭以風動而鼓舞之不然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何能移易之速如是耶薄謝不誠反枉高篇愧而且感人還值有上丁之祭撥冗布此申復不盡碩言

上歐三溪先生

奉違顏範三易歲華矣光陰如流毫無長進每欲有所呈請於長者之前則耻其無可呈請者乃長者不以遐遠棄其賜誨諄切大造生物何其篤耶誦之汗涊涊下矣某幼承祖訓妄意古人長從師友指點反自識取謬有窺見輒謂古人可一蹴至也久之始知駁雜之質重以習染去古人千萬里而遥仰觀孔門肫肫皜皜一脉如滇海之無涯涘今而後乃有憤悱之心矣思欲侍杖屨大加濯暴然而又有柴柵之係恨如之何所賴四海同志朝夕聚首忘形骸促或從

此少有樹立不爲通家玷惟長者其終教之茂野外遷恨違良友慎所内補深慶得朋附此以聞不宣

復朱易菴先生

復古領教頗有警覺妝頭之議具微仁體及讀遠札教不佞所以宜日中者使之爲有道之家知公所以愛某者深矣所以報先祖者宏矣遠公動石何等精誠爲學而不能動人尚談之誰哉繼自今飭躬勵行求所以齊家之本尚冀夾持引翼俾不爲聖門玷有所闘即直示某若不虛心改過公雖絶之可也賓冗

草此申復不盡欲言統于炤亮

又

某至家他無所喜喜得炙公誨範每一相親退而心醉臨行又辱真言即舍之一字果足以括聖門之綱領某雖不敏謹奉以周旋故雖經五千里越六七月未嘗時刻暌左右也公無緬邈某哉初入京人事冗冗揮汗布此申謝不罄所蘊俟從容盡之

又

往承手教尋草畧具復矣　湖山三五二翁相繼而

逝吾邑失兩儀刑慟何可言京中同志頗有興起愧不佞自小自怠不能振作然往奉　長者約重自奮激近来他事可已唯此朋友講習不可已於見過處寖微寖速臨民理刑處好生之念漸充漸長然此亦小乘得力也於最上一乘全無邉岸長者亦有以進之否復古復真會全仗巨力撑持轉得一人肯發善念乃是自巳盡性真工課長者以為然否同志諸公不及一一幸叱名　三泉蒙山起用陽德方亨賢者當彈冠而慶餘惟珍重不悉

上河東塩院

自條約到日諸屬論議頃息遵行惟謹本道亦藉是休逸無煩伏讀　本院發下憲牌塩到驗過様塩相同即便轉發舗户發賣不必仍前給散官民之閧萬口稱仁盖商人利于官散不利于自賣自賣則必盡販佳塩其獲利恒輕官散則多摻入硝土其獲利恒重非　憲臺明察重淵何以及此故官散之說行則塩必不佳塩不佳則民之買者寡買者寡則獲利遅商民相告官以為苦是兩害之也自賣之說行則塩

必佳塩佳則民之買者衆買者衆則獲利速商民相安官亦不煩是兩利之也但訪得從前官塩多係有司給散商人未肯自賣以致中州議論紛然今欲奉行德意誠恐商人又以不便為辭非假　憲臺嚴加禁令恐不可行又近来有司繳引每至緩期本道一加詰責即以縣小塩多為辭合候　台示本道盡將行塩地方单開户口編定上中下等則請自　憲裁以後凡塩至中州照依各府户口派分各府巡塩官巡塩官照依各屬户口派分各屬責令買食勒限繳

引庶乎有司不得以偏累藉口本道亦不至以緩命取罪矣爲此冐昧上請伏乞　俯裁本道無任竦懼之至須至稟帖者

屯田兑糧議

爲照屯糧一事官收官放者實萬世經常之道軍耕軍食者乃一時通變之權河南屯糧先年俱係官爲收放邇年以来祗因管屯指揮千百戸及倉大使等官多係匪人方收則有求索刁難淋尖加取之奸臨放則有剋削斛面浥爛虧折之弊且軍中或有糧少

地遠者輸運艱難是以各軍往往告兑又或歲事不登拖欠過多貽累管屯官叅降頗衆以故先年御史王會有請兑之疏而前道官目擊其苦間亦許其抵兑此皆法外之仁權以濟正未可遽爲一定之成法也如果人各有地家自爲耕即今盡行抵兑未爲不可但其間有軍有糧者十之三四有糧無軍者十之六七若使聽行抵兑立爲常規誠恐豪強之勒措無所懲止寡弱之抱負無所控訴將有如該府之所慮者合候　詳示咨覆明文至日通行各府轉行各該衛所將各軍應納屯糧照舊徵收上倉責令管屯官倉官明白收支其有收時加多放時減少等弊者容本道訪拿呈　院重加究治如值歲事不登難以盡徵亦容本道臨時酌議或將有軍有糧者呈　院許兑其周佐等妄行訐告本當重懲姑念其昏愚無知俯賜寬宥惟復别有定奪

上两院

竊惟安民至計在守令得人然地有繁簡才有巨細聖主能使人人得所非借才於異代在隨材而器使

之耳竊照河南通省最號難治者莫如南召嵩縣其次登封永寧又其次葉縣此數邑者或慣欠錢糧不肯輸將或慣興詞訟不肯止息或以士子慣害有司或以豪猾慣侵官銀有如蔡桓之病已在腸胃失今不治漸移骨髓後雖有扁鵲弗能療矣如南召縣知縣張一鸞昏懦無爲相應論斥永寧各縣俱係新任誠恐事體未諳不免爲奸頑所欺此非得本省各縣中有聞望素著才力稱優者改調其地及時整頓則逋負無完報之期而頹風無移易之幾訪得光山縣

知縣韓志道唐縣知縣劉懋中汝陽縣知縣李承志安陽縣知縣馬允登來城縣知縣鄭東昇或政體嚴毅不畏乎強暴或心地精明不蔽於奸欺或年力強健足以治繁或才幹敏捷足以理劇試以各官更調前地則閒望足以寒奸頑之膽而才力足以移刁疲之風生民幸甚地方幸甚爲此不嫌出位冒昧具槀合候　裁奪臨稟無任竦懼之至

文集卷四終

鄒聚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安成鄒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父選
弟　德溥　汝光父
德泳　汝聖父
德濟　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　袞　衮　手輯

雜著

當仁箴

大哉宣尼參天兩地一哉聖訓能簡知易所訓伊何曰仁無二仁者人也無庸牢譬人本至靈萬物皆備天地無心唯人是寄參贊位育本分內事仁遠乎哉非任弗至曾氏一唯顏氏一喟國有秉鈞微我無治家之適子匪我其墜孔也何人十五而志予亦何人當之則是

問病

齊河趙子觀比部政與鄒子爲莫逆友無何趙子有病鄒子往問之趙子曰恐哉造化其以我爲拘拘者

乎子何以愈我之病乎鄒子曰而不聞所謂不病者乎居數日鄒子又往問之趙子曰吾傾耳以聽之而不可聞也正目以視之而不可見也竭慮以思之而不可得也子為我議乎其似鄒子曰而耳不可聞而目不可見而心不可得也而使我以口言之乎曰強為我議乎其似曰似天地之未判似身之未生似嬰兒之未孩寒暑不能侵風雨不能襲水不能溺火不能焚而可侵而可襲而可溺而可焚者殆非所謂不病之物也默識之而已矣曰吾盈體皆病也吾何以

得此乎执曰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幸执子之病病者未嘗病也是已病之幾也子生矣

客問

有客奎吾問於中菴主人曰書紀災祥易誌殃慶感效之捷然歟否歟主人曰唯唯客曰損人利己者非敗之媒乎損己利人者非釐之胎乎主人曰唯唯客曰田連萬頃稅積百餘此非欲為子孫延釐者歟然以本分之稅累貽他人或輸納不及期或補允不盈數或遠運不認費使同役者息貸輸官中人之產所費過半然猶不免敲朴也怨氣沖霄恨聲載道此不足以廣財發身祇足以㝵慶抗祥也主人曰何以甚乎客曰請以家喻人有十子養其親者歲輪一人衣服飲饌悉徵而致之親有頑不肖每每後期輪者黙然中懣罄其產以代之然不足息親怒也逾年請而析之歲各輸其所有人爭先而親怡矣何頑不肖者翻然順执法有以驅之虛貽之苦輪徵之說也盍析而輸之可乎主人再拜謝客遨都人士而申之曰輪徵者人損財已損福是兩損之也各輸者人有以保

其家已有以保其子孫是兩利之也於是歡然合劑請識官中隣人揖而賀曰是延釐之策乎主人愕然避席曰何延釐之有救敗也已矣

答仲弟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既以形色為天性則聖人與百姓一也何踐形獨歸之聖人如以百姓為自離其性則形色顧有離乎如曰百姓時盡時不盡不若聖人之常則形色顧有欠闕時乎如以為人皆聖人則學不幾為贅疣乎或者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日用同而知異耳然詩曰不識不知孔子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有知者悪在其爲聖與且以百姓之日用爲是則以仁智之日用爲不是既有是不是何以語天下之達道與或者又曰道無善悪不唯爲悪者非道爲善者亦非道皆非道則道皆離矣何以曰道不可須臾離耶○形色魄也天性魂也魂非在魄之外也故曰形色天性也百姓魂不守魄虧其形矣聖人魂不離魄故形不虧践形者天性用事不虧其形也視以天明則不虧其

目聽以天聰則不虧其耳故日用與百姓同而知與百姓異所謂知者非知識之知也天聰天明知而無知也常知即謂之學非知之外又有學也知此則知道矣所謂道不可須臾離者如是而已知道者謂道無善悪可也謂有善無悪可也謂爲善去悪亦可也執之則爲仁智之見矣仁智之不可語道者正謂執見耳仁智而能離見仁智即道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故曰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此予仲弟戊辰所問韞菴者韞菴將未有答也歲癸酉予復命入京舟中搜閲殘簡因得此讀之遂代韞菴爲之荅云

古刹問荅

左武閣子志于古人之道有年矣博物而洽聞敦行而不怠仕爲比部郎寮寀翕然信之鄒子繼入爲郎敬閣子每散部必聚古刹中閣子每勸人讀書鄒子曰吁異乎吾所聞曰何若曰在致其良知閣子曰吁子以子之良知果足以盡天下之事矣乎曰然曰子之見君也不由鴻臚告以禮儀子能一一而中其節乎曰子以子之一一中節也果在鴻臚乎抑在子乎

知鴻臚告以禮儀而子冥然罔覺方跪拜叩頭時將不以二爲三以四爲五乎方是之時知二知三知四知五果係鴻臚乎抑係子乎曰子不讀書烏知有所謂古人之道乎而且何所憑以定是非也曰子讀陳壽漢書不因此貶孔明讀曹操分香賣履事不因此掩其無君之罪乎所憑以定是非者果憑書乎抑憑心之良知乎且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許之陳仲子世以爲廉而孟子斥之彼其所以是非者果出於

何謂也曰人欲爲孝必知其如何爲溫凊之節如何爲定省之宜豈有壹無所知遽謂之孝乎曰世之戲子有爲王祥臥氷姜詩躍鯉者節奏蔚然子即許其爲孝耶否耶大舜終身慕父母不聞其溫凊定省爲何如也夫所稱孝子者視其慕父母之心而已矣曰子將謂格物之功爲可廢歟曰否物有本末志道據德依仁本也游藝末也子未覩朱子之解格物乎窮之念慮求之事爲辨之師友考之典籍曷顯以讀書爲也陽明子提掇本領以醒群寐蓋悼朱子之學不

明於今日而世不察以爲佻朱子子又欲以讀書爲朱子忠臣吾未見其忠於朱子也如子所言是藝爲聖道之本游藝爲作聖之始事吾懼子之玩物喪志而且以禍天下也陽明子嘗譬之矣良知其根也學問思辨篤行者其培擁而灌溉之也扶植而刪鋤之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陽明子之學孟氏之學也吾與子虛心稽切而毋以舊見參焉是即所以致其良知也是陽明子之所以爲陽明子也於是閫子行陳子索言以贈閫子因憶其語而書之

答知命之說

承示知命之說良足喜慰又欲思所不思爲所不爲兄豈未知命耶抑恐弟不知命而故爲是以啓之耶竊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君子之道何思何爲此愚夫與知不肖與能患在賢知者以意見蔽之耳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是吾聖門一部五燈會元也會得時思也是不思不

思也是思爲也是不爲不爲也是爲會不得時道思也不是不思也不是道爲也不是不爲也不是兄若到言語道斷心行路滅自然有會得處也

答正氣客氣之辨

包兩間之民物身萬古之綱常此正氣也任一己之喜怒置他人於秦越此客氣也行一不義可以得萬鍾而已不屑殺一無罪可以取卿相而已不忍此正氣也有輕萬鍾而或至于傷義有蔑卿相而或至于殺人此客氣也聞人言己之善則中愧聞人言己之

過則立改此正氣也稱我善則親以骨肉告我過則疎如仇讐此客氣也人有勢如山而已不怵人有貨如海而已不羡此正氣也見有勢者而思欲挫之見有貨者而思欲損之此客氣也言與已合必求諸非道言與已違必求諸道此正氣也同已則鯀桀爲堯異已則毁舜爲蹠此客氣也善蓋天下而不自知其有功蓋天下而不自知其能此正氣也有一善則思以先人有一長則思以傲物此客氣也見人之善則憤思欲與之齊見人之不善則痛思欲使之改此正

氣也見人之善不能憤又從而忌之見人之不善不知痛又從而播之此客氣也在上位唯恐傷其下在下位唯恐欺其上此正氣也爲人長吏思戕其屬吏爲人屬吏思欺其長吏此客氣也得君則唯恐不能引君於道不得君則唯恐彰君之過此正氣也志合則揚揚然驕於其心志不合則悻悻然見于其面此客氣也苟可以榮一身而或貽天下之辱則不爲苟可以利一時而或貽萬世之害則不敢此正氣也但圖砥柱之譽不顧其他徒貪勁草之名毋恤其後此

客氣也已欲淸矣直欲天下同其淸已欲醒矣直欲天下同其醒此正氣也恃已之淸驕人之濁恃已之醒驕人之醉此客氣也

原遇贈思亭李侯

思亭李侯宰安成及期民日孚無何蒙謗移廣宗惜之者曰機杼日成讐操刀而斷之也奈何某乃作原遇七難曰其非爲侯游說盖有不平之心焉一曰秉直不阿難在相知二曰治美克具難在迎好三曰悃幅無華難在覈實四曰獨立不懼難在由已五曰政

貴有恒難在慮始六曰信言不美難在取容七曰視遠惟明難在去蔽矣謂相知之難其說在晏子之治東阿也始晏子宰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利以利貧民三年毁聞於國景公欲免之晏子復請往又三年盡反其所爲譽聞而公迎之晏子曰頤乞骸骨臣不復治東阿矣由是觀之或疵而加親或美而見疏夫行美非難知之者難耳矣謂迎好之難施氏二子一好學以術悅齊貴于齊一好兵以法悅楚貴于楚鄰人孟氏二子傳其方一以術于秦秦方務

宮強宮而放之以法干衛衛方謹事大國刖而還諸魯歸乃讓施氏施氏曰古不云乎際時者昌不際時者亡夫行與人同而功與人異是未際時也非行之過也奚謂驟寶之難工之僑得良琴金聲而玉應獻之大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朞年出之抱而適市貴人易以百金獻諸朝樂工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是故不善爲飾者樹椢惱之行而罔大合焉奚謂由已之難昔者魯君使子賤宰單

父子賤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當書時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夫書者雖善然引其肘則難爲工矣此延陵卓子所以刎蒼龍而造父所爲泣也奚謂慮始之難子產始治鄭界封洫正章服民相與訛言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民乃頌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使鄭當民之誹訛因更使一人鄭必不理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奚謂取容之難燕主謂

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娶夫人處上下之間難於兩合是故爲訑者衆也而不悅訑者寡然而不訑者則難矣奚謂去蔽之難衛靈有近幸尊其勢以蔽左右侏儒有見公者曰日者夢見公曰何夢曰夢見竈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夢日奚爲夢竈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之人無從見矣今或者有煬公者乎則雖夢見竈不亦宜乎是故明如日始可

以燭微否則蔀日豐噫嘻七難備嘗而君子之於上下乃無不宜矣爲之作二歌以贈其行一歌曰畫瘁兮北山適心勞兮陽城拙彼赫赫兮奔軼我悶悶兮無猷又歌曰上德兮不德吹劒首兮一吷浴不浴兮鵬白焚自焚兮澤不斃

原學七難

思亭李子遷廣宗其友鄒子爲原遇七難以舒其不平之忿無何李子自廣宗移書來言曰子甚得詩人意吾欲復有所聞於是鄒子又爲原學七難復李子

其一曰自愛之難昔者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周訢止之不可於是訢問王曰無梁孰與無河内急王曰梁急又問曰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是參者身上也河内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夫利祿與身孰上孰下先利祿後其身以其上者徇其下者不幾於以隋珠而彈千仞之雀矣乎故曰自愛之難其二曰自勝之難昔者王良之弟子取千里馬道遇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千里何也曰子纆

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世之以纆牽而累千里者則未可謂自勝者也故曰自勝之難其三曰自知之難昔者鄒忌之自疑其美過於城北徐公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問其妾妾亦曰君美甚問其賓客賓客亦曰君美甚一日窺鏡自視瞠然知其弗如也夫世之美忌之者衆其爲忌之者愈難非自鑑莫可信矣故曰自知之難其四曰自悟之難昔者輪扁教其子以斵輪其子曰何謂也曰疾則甘而不固徐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斯得之矣其子曰何謂甘何謂苦扁曰而得之於手應之於心焉可矣此非口所得言也此非耳所得聽也道猶是也故曰自悟之難其五曰自信之難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毋自信也人亦有不信其心而信典墳者人雖欲移之弗可得矣故曰自信之難其六曰自下之難昔者晏子之御意氣揚揚其妻窺而見之不悅而求去御者問之妻

曰晏子爲齊相名顯諸侯然常有以自下今子爲人僕御而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夫御者一得志且不能自抑其氣况其上者乎又况其才什伯人而無數者乎故曰自下之難其七曰自反之難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伐之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伐之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弗可攻也已乃夜還師

夫鼠友可以退敵而安社稷況其餘者乎然吾見尤人者多矣未見有自反者也故曰自反之難於是鄒子作而嘆曰夫學何若是之難也河上公有云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復爲貳須以終之其一曰聖人病病是以不病知其難矣反狂爲聖其二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聖人難之故去彼取此

原學四難

一曰辨路之難予聞之客有見人於衡山方南首而持其駕告客曰我欲之魯客曰子之魯奚爲南首曰

吾馬良曰馬雖良此非魯之路也曰吾用多曰用雖多此非魯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去愈遠夫學亦有路路未辨而欲學孔子然且自恃曰吾志堅吾行苦此不同於衡山之人南首而之魯者哉二曰專志之難聞昔齊魯人有學射者其師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以言射學射者歸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者二年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其師其師曰未也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學射者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於是以弧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夫射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則不得也而況於學乎路既辨而二三焉終弗至矣三曰見徹之難聞有瞽者不識日問人曰日之狀奚若人告之曰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又問人曰日之光奚若人告之曰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鍾籥之不爲日明矣而瞽者以爲日以其不自見而求諸似耳苟其不自見而求諸似則雖有巧譬善導終不可

以識日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殆恐其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也四曰好庸之難予鄉有業農者數人未幾厭而學賈未幾又厭之見津人操舟若神於是乃就而學泅尋溺以死夫好異之足以殺人固如是耶故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自此不復贖人矣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故曰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豈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是以孔子之爲學也不立異以爲高不矯情以干譽

告子荀子辨

先儒以告子之失在於強制其心荀卿之過在於放言高論予獨以爲不然夫二子皆得聖學之一偏而不知其全者也何者聖人之道無内外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告子之言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彼徒知食色爲性故凡一切屬於人力者皆不得謂之性矣而不知其以禮食以禮娶者正其率性之道也荀子之言曰堯舜僞也桀紂性也彼徒知循禮爲學故凡一切出於性真者皆不免流於縱矣而

不知其能守禮能遵法者皆其天命之性也告子偏於内荀子偏於外告子不知工夫即本體荀子不知本體即工夫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蔽於人而不知天皆非知性知天之學此其所以與孔孟殊也世之學者有直信本心者矣不免於任意浮沉皆告子之流也有動遵禮法者矣不免於生心造作皆荀子之流也惟能自識其性而不爲見蔽則悔慄威儀無内無外此之謂一貫之傳

述言

或問戴記有言人者天地之心夫人何以爲天地之心也曰予以草木爲天地之心乎抑鳥獸爲天地之心乎抑未達曰天地無心以人爲心非人則天地或幾乎息矣曰何以見之曰子不觀之唐虞之際乎禹不抑洪水民死於魚鼈益不焚山澤民死於猛獸稷不教稼穡民死於饑餓皋陶不明刑民死於寇賊契不敷教民死於刑辟時無五人則人類滅矣尚可以爲天地乎抑故知天地之心然後思所以爲天地立心爲天地立心然後可以謂之人

贈弘山張公歸茌平

弘山先生齊魯之英也年七十三矣而嗜學不厭跋涉千里求友金臺吾黨二三子炙而信之適　天臺夫子復　命入都城先生同吾黨走謁郭外坐定先生傴僂質疑于夫子若弟子然默默領受終日不知倦夫子顧謂吾黨曰小子識之吾少也志于求友今未衰老已不逮前時不知七十後當作何狀張公所以教吾黨多矣世之學者稍有所見輒傲然自大張公學數十年而行誼重于鄉評而好問若此所以教

吾黨者可不謂多耶時有乞言於先生者夫子止之曰古之人憲老而不乞言何其善學也而儕亦憲之而已矣憲其好問則學不厭矣憲其求友則教不倦矣其所言者殆糟粕云耳何乞之爲無何先生歸吾黨謀所以贈先生令小子涵爲叙小子涵無以窺見先生之蘊因次其語以告吾黨之憲先生者

贈北山馮君丞番禺

予昔最愛昌黎藍田記遇丞邑者輒持以贈之及後見丞邑者不務可否事視邑理亂愁然若秦與越之

肥瘠於已無與者且自以爲不負丞因私自語曰彼豈誤聽崔斯立之吟哦而以爲能職歟予懲此乃不敢以藍田之語爲人贈矣遁來呈似長者長者曰而未達其意於昌黎何病也夫藍田記不言丞之職乎曰丞之職所以二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夫既曰無所不當問則邑中一切所關理亂舉宜悉心經畫於其間豈獨催科訟獄之不當者爲負丞也即催科中未盡撫字訟獄中未盡教化均於職未盡矣此雖求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顧日哦二松之間以爲不負丞吾未知果不負丞也予又讀昌黎所作圬者傳惓惓於食而怠其事者之戒因悟藍田記辭婉旨深非作者不能爲其不以斯立之吟哦爲職之宜必矣意者斯立自以爲不負丞而昌黎借其言曲諷之令其深思丞職之難盡因自覺其負而期其不負焉耳儻亦有風人之意乎予復取記文讀數十過味於其旨而自笑其固也因述此告世之讀藍田記者須察其旨於辭之外庶幾不負昌黎之意不負其職云如徒曰余不負丞而丞喜負余其負不負未可必也楊之

通州北山馮君以大學生謁選爲番禺丞來告予曰吾恐負兹官願得一言以往予薦習馮君又嘉其志是必能不負丞者故不辭而書之

贈李克菴

始予計偕聯關中士習聞李子孝廉既與同榜每私自慶幸無何李子出宰亳平高平人数爲予言其政即古之慈母未有加也遁者李子被　召命爲臺郎士大夫交口賀　天子得耳目未幾年友中有言事者累李子左遷以去人謂之曰寃乎李子曰不寃也

吾引吾愿耳鄭子聞而往賀之曰子其可以履困乎其於是誤爲言以贈之題其卷曰熟仁李子曰何謂熟仁曰唯知仁始可以熟仁曰昔范文正公爲叅軍時治其獄與獄大守爭是非守感怒臨之公不爲屈何如曰正矣曰仁乎曰不知也曰王懿敏公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何如曰直矣曰仁乎曰不知也曰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閤中何如曰定矣曰仁乎曰不知也曰趙康靖公雅

投黃黑二豆識其念久之一念不興遂徹豆何如曰健矣曰仁乎曰不知也曰如何斯可謂之仁乎曰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無須臾離也于默識之已矣曰履順不足以熟仁唯履困足以熟仁何也曰莫仁于羊腸莫不仁于康衢子自此熟矣

贈張名川

曩家大人讞獄三楚取道歸省大父大父曰　聖恩寬仁付以平反幸竭力以酬萬民之望涵竊疑焉秉閒請曰夫制刑非以虐民以禁暴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暴戢矣憫人之觸網而直宥之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長暴也大父叱之曰童子何知古者教化行風俗淳故其民重犯法叔世教化廢風俗澆故其民輕犯法古之聽獄者求其生於死之中故可殺者恒寡叔世之聽獄者求其死於生之中故可殺者恒衆予讀班固刑法志至向隅悲泣鬻棺利死之喻蓋怵然心慟久矣童子未學易乎易之言治獄者五噬嗑賁豐旅賁取諸離噬嗑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獨中孚取諸

兌巽此何說也夫離則明而不枉震則斷而不留艮則止而不過聖人者其心敢謂已能明能斷能止寧無以匹婦致雨匹夫飛霜者而安得不議之而安得不緩之也議且緩微獨於生者生之恒於死者求所以生之也蓋嘗讀書至于寧失不經而後聖人之心乎好生者見矣不然當舜之時伯夷折刑皐陶弼教必不至于濫殺胡獨拳拳以欽恤之語再四丁寧不憚煩如此也涵自爲司寇屬日誦是兢兢焉適同舍郎張守士忠讞獄西川因舉此似張子張子曰都予

敢蔽　主上好生之德今自牿其見牛之心爲予惟
不明是懼即殺人之獄不有殺似非殺非殺似殺者
乎而其知恒有所不照亦不有不殺而殺殺而不殺
者乎而其仁恒有所不逌曰子不覩皐陶之稱舜乎
曰罪疑惟輕何知不照曰宥過無大何仁不通是欽
恤之綱也子以是推之可矣於其行遂書以爲贈

贈艾君錫

與艾子熙亭陪祭　長陵返宿金山梵舍中其姪
君錫生侍予與之論聖人之學生問曰何謂聖曰志

聖即聖生大駭而歸思數日不得也過予問曰康亦
有志於聖矣而不知聖之所以爲聖柰何曰聖之所
以爲聖道而已何謂道曰仁義禮智何謂仁曰仁者
人也何謂義曰義者人也何謂禮曰禮者人也何謂
智曰智者人也生之惑愈甚思數日不得也又過而
問曰康亦有志于求道矣而道終不可得柰何曰子
盍求之子之身乎夫子不云乎道不遠人君子以人
治人盖反身之學也以道治人者遠乎其執柯伐柯
之謂矣生恍然若有所省戚然若有所疑又數日過
予歌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予
知而歌之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歌未畢生躍然知瘖出席而拜曰康知之矣康知
之矣于是告其叔曰康頤執弟子禮于鄒先生之門
熙亭子強予納之與之處幾一歲惟予言而莫之逆
也蓋日有異焉茲歸平江省其母來請予言爲別曰
而既反諸身而信之而何以言爲曰必得師一言爲
去後勗于是叙其言遺之縱歌保身之詩而餞之郊
外

或問于予曰保身可以盡道乎曰盡道曰何以盡道
曰喜怒哀樂不中其節則身喪出處辭受不中其則
則身輕知愛已而不知愛人必至于利已害人人將
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知愛人而不知愛已必至于
割服碎首以圖其名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
何以言道孔子曰敬身孟子曰守身皆知道之言也
是故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者謂之智以其身爲天
下國家之主謂之仁

贈唐仁卿

唐子仁卿自少從事聖賢之學觀比部政八越月矣與余交驩甚然唐子論學也每言息余每規之以生常勸人讀東銘余謂宜先西銘蓋辭若甚盭唐子不余盭也已謁選令饒之萬年誘余使盡言余曰子所悅美疢其藥石其子不見磐石與象人乎夫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拒敵也世之學有息而不能生讀東銘而不讀西銘者其極至於介然孤立絕物以自是此在高世遠舉之士可

以放心而無憂以爲民上亦足以干天地之和此何異於磐石與象人乎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子姑務其大者斯生我之藥石也周子子禮聞而笑之曰懵矣鄒子之送唐子也夫唐子之息子也則生矣子之生唐子也則息矣吾恐子之東銘蓋急於唐子之西銘也鄒子再拜謝曰余過矣余過矣請爲子息矣請爲子讀東銘矣若余則何以生唐子

贈邑長

史稱程伯子令晉城三年民愛若父母比去哭聲振野去三年邑衆數萬指抵極刑者纔一人既十年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所以曰程公之化也今其政具載史册中初無甚希奇事何其感人之深若此吾觀伯子嘗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又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右曰某常有愧於此觀其存心直須無一失所之民而其心始安此其所以感人之深也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爲民父母而不心伯子之心難免于俗

吏也已

贈邢子愿

邢子子愿授南宮令以行謁鄒子曰子從政新未諳也子盍有以裨我鄒子曰吾與子言甚詳而再三焉則瀆矣邢子曰仲尼終日言而不倦不有無言不說者乎而子何憚爲鄒子喜爰述所聞告之曰古今評騭人品大都有五大上命世其次經世其次出世其下媚世最下混世而子奚居焉邢子曰何謂命世曰純然惻然淵淵浩浩神極神紐黙生黙成運宇宙于

寸心轉乾坤以赤手天下萬世由其道而不知罔于教而無迹是曰命世宰制一世擔荷三才八荒洞然皆在我闥一夫失所引爲已辜鞏國家于磐石措天下于泰山斯世斯民待之以爲安危倚之以爲生死是曰經世微塵六合瞬息千古堯舜事業等之浮雲夷齊聲名視如汗垢飄飄然遺世獨立若羽化而蟬蛻而毫毛滓氛不以點其襟懷是曰出世剪華鬪巧雕篆菀能竭精神以干譽蠡心力以悅人或拾文㕑之咳唾吐爲月露之詞或彷勳臣之伎倆侈爲經綸

之迹或掇儒先之土苴衍爲步履之規衆心歎矣已志頹然是曰媚世隨風高下不識勁草任波沉浮無心秖柱窣論直尺與否不辭枉尋但計獲禽之多奚羞詭遇搶榆枋而控地笑大鵬之垂天跳井幹而蹶泥唾巨鰲之赴海光陰荏苒盡夢黃粱日月居諸半屬酩酊以順爲正不和而同是曰混世而子奚居焉邢子曰予求爲今之道而已矣鄒子曰夫今亦有此五品子請擇于斯五者而奚居焉邢子曰予思之而予試之而後求以復子鄒子曰第思之而第試之而後求以復吾未晚也

贈喻子

吳楚之間有茹荼子者不得于父母日號泣于四達之逵顏色憔悴形體枯槁晉之逍遙子見而問之曰子何以至于斯茹荼子擊枎而訴之曰予聞伯奇兮采其楟矣哀哀子騫兮衣其蘆矣譬彼勤農兮年不登矣亦若海賈兮失其船矣我思天兮靡他天不知兮奈何中侘傺兮哭長沙心煩憒兮吊汨羅倚結軫兮大息涕零零兮霑軾私自憐兮何極夜控愬兮明

月逍遙子曰吁嗟哉子之不達也乃歌而慰之曰大冶鎔物兮變化無方慶吊聚門兮禍福同堂窮通倚伏兮惡識其常宵人繩縛兮僒若拘囚達士見獨兮動與天遊隨世汙隆兮任波沉浮纖軀委化兮奚去奚留一生一死兮不繫之舟一龍一蛇兮巨海之漚哲人匪惑兮仁者不憂瑣屑絜蔕兮何足怨尤茹荼子爽然自失怡怡然如氷之釋雲之散也二人相與大咲不已晉之蒿目子見而問之而逍遙子述之蒿目子曰吁咈哉茹荼子之怨非也子之言無怨亦非

也居吾語于夫牢籠世界桎梏生死拘驅殉物悼徃悲来者世俗之菅蒂也塵埃六合幻妄幽明自成自住自壞自空萬變輪廻筭之大虛者二氏之超脫也乾乾對越須臾不離遇災而懼闇過而改困心衡慮動忍懼增益者吾道之中行也易之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蹇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易非無所取爾也君子處困之學宜若斯矣故強而拒之較諸受而訟之者粗矣委而安之較諸反而思之者淺矣玩而忘之較諸懼而更之者疎矣于奚不務

之虞帝乎負罪引慝何其危也祗載夔夔何其虔也今于不務修慝省愆之事謬進人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之說學從于廢矣竊爲子不取也于是鼓琴而歌之曰孔改過兮遽知非失彼正鵠兮肯其軀我思歷山兮胡不悲逍遥于和而歌之曰蒼蒼豫章兮經繁霜摧剥不深兮不棟梁我思重耳兮胡不強茹荼于再拜謝曰涉江漢之岵兮瞻我父兮涉江漢之屺兮依我毋兮我思緑衣之無訧兮夙夜其逮兮至夜半號泣而散

贈李一吾

李子出宰大名諸子各以言贈之矣臨行諸子餞于郊李子把袂而請益焉曰吾何時聚席腊諸君也諸君更有以益我中舍伍子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抗兵相加哀者其勝之李子曰敢捨此而勇也廷評陳子曰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早服而嗇天人將自正李子曰敢捨此而廣也比部郎陳子曰海王百谷唯其善下君侯稱孤萬物將自化李子曰敢捨此而先也耿子曰輕爲危梯躁爲禍端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李子曰吾安敢易諸水部郎周子曰聖人病病是以不病知曰不知反狂爲聖李子曰吾敢不病諸於是鄒子揖而前曰物備矣志在子洗盞更酌再歌皇華之首章而爲之紀其語

贈別劉和宇年丈

萬曆三年夏高平劉子使于秦同門友烏程吴子潼關戚子晉江周子黄安耿子安福鄒子餞焉劉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俾余無辱君命吴子賦皇華之首章劉子曰豈惟奉使之曰懷靡及乎犹雖終身可矣

賦于賦小宛之四章劉子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余敢不惜陰而負吾子周子賦干旄劉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絲馬誰其告諸耿子賦鶴鳴曰君子務在擇人知檟有穀知石可攻玉可與言明矣劉子曰請爲子擇之鄒子賦思文曰不有后稷之思民其艱食矣是在子也夫是在子也夫劉子曰余不堪也無以反后稷然思民之饑不可緩已餞畢則同聲而詰劉子曰今人稱壯遊必曰關中關中何取也曰豐鎬之遺風在焉賦文王有聲諸子起而賀曰勉之哉勉之哉子速載文武之風之自歸稗求寧之思誠壯遊也夫爲之賦簡兮之卒章而別

贈劉文石

昔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毋急也請自新者原以觀其後夫捕賊者欲急而曰毋急何也即草薙而禽獮之不爲過而欲其原自新又何其縱也乃文中子聞之則曰陳守可與言政矣嗚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陳守所以欲觀其後而文中子以爲知政云者仁人哉其爲心也今之捕

賊者之心其與此同歟否歟欲盜之息得歟余又聞陳守之政大有異焉彼嘗問於薛生有云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矣于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退而閉戶三月盜賊出境夫云心化者若孟浪而難信乃陳守信之而卒令盜賊出境今舉以似人鮮不謂妄而寔不妄也孔子爲政慎潰氏踰境而徙非令之所能驅也宓子爲政人夜得小魚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余友劉君謁選有捕盜之任余舉此似之以爲妄歟非妄歟劉君劉君其務以心化可矣

贈文三尹

昔張彖有云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令人不得擡頭騁論高之余重鄙焉程明道先生爲上元均田稅民不知擾又折粘鳥之竿民自是不敢畜禽鳥其自視昂昂在千仞之上何嘗不可擡頭也官不負人人自負官耳先生嘗云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唯以濟人存心方是有凌雲蓋世之志所貴大丈夫蓋如此嗟夫大將軍官

至尊矣世謂之豺虎蒲亭長官至卑矣世謂之鸞凰孰貴孰賤孰榮孰辱必有能辨之者先正有云崇卑在所樹信夫

贈繩心堂

給舍趙子以言事謫高安尉一時直聲震動朝宇有歌孤忠自許詩千[illegible][illegible]行趙子不樂也曰吾何愛以氣節成名乎哉闖[illegible]千[illegible]會珠林亟詣問之見縉雲鄭子鄭子曰唯能受諫者爲能諫其君晏子以能諫名然吾不以犯顏多晏子而以受越石父之言多晏

子故夫能諫而不能受人之諫者非能諫者也重華舍已復聖若虛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不讓衆流耳山之澗有出而無受其涸也忽然而弘細分矣見黃安耿子耿子曰夫任事者氣也生氣者義也氣病於助助者敗於邪義病於襲襲者格於近昔顓孫師問於夫子曰三仕之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仁乎夫子曰忠矣孟軻氏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其仁矣乎是集義義襲之別也是故君子辨明而養直夫辨不明則爲不壯養不直則行不遠欲明以直學哉學哉見麻城周子周子曰子之所慕而宗之者非陽明子乎始陽明子悅屈賈悅孫吳悅佛老使早爲世所容則亦可以陵駕一時然而於聞道難矣乃天以龍場醒寤之俾之困其心衡其慮乃始有悟於良知之學今吾與子稍知自樹不終寐者蓋陽明子之賜也而龍場之功也故操心不危慮患不深則不達子自此達矣其亦羨墻陽明子乎哉見鄒子以其語語之鄒子曰美矣富哉從鄭子之言可以弘耿子之言可以精周子之言可以達物脩矣

志在子若夫介詩子之所厭也何述焉陽明子之道至矣是天所以醒寤子也

贈伍冲吾乃翁

我觀古昔教子者亦多術矣陳萬年命子咸諂鄙哉畢畢不足數者鄭康成云勤力務時非欽惡衣君子曰裕家韓忠憲云窮達有分枉求喪已君子曰恪官韋長孺云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君子曰洽聞唯孟毋異是方其引刀斷機曰子之廢學猶吾廢斯織孟子由此師述聖氏勤學有成君子曰孟母其至矣哉夫

學可以裕家可以守官可以治閭然是三者不可以語學學何爲哉曰以至乎聖人之道而已孟氏七篇可覆視也事親以是曰止孝不不爲子子教子以是曰止慈不不爲父父嗟嗟孟母生長閭閻中且知所謂學驅其子於聖賢彼諸子博極經史智反出其下何耶淸流伍公生有令子公何去何從何取何舍他日余以子之成徵公之教

贈馬可溪

夫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仁體也今

人曰己立矣何顧人立己達矣何顧人達此不仁之甚者也又有曰己立後方去立人己達後方去達人此亦未識仁體也何也夫所謂立者非以卓然自竪於無人無我之中而物不能移者乎所謂達者非以朗然四通於無人無我之境而物不能蔽者乎故凡有人有我者皆不得謂之立謂之達彼自以爲獨踏聖域先登道岸如蠶作繭用力愈厚蔽錮愈深此聖學與二氏之別也余聞之父師曰立人所以立己也達人所以達己也是夫子之意也仁也余友可溪馬君志於仁頗篤於其歸也遂書以告之馬君以是行之陵邑陵邑其有興乎

贈葛近菴

昔宋安恭爲龍門丞數年而登列岳謂寮屬曰公輩仕守清白何憂不遷然此特誘人清白耳非所以論職業也余始疑昌黎藍田記不宜以崔斯立之吟哦爲不負丞及味其稱丞之職於邑之事無不當問乃知吟哦之不能無負也昌黎子儻亦有風人之意乎夫人業已受天子寄爲民之牧無論崇秩即一命未

易盡者苟於職有分毫未盡均之負天子負所學明道先生嘗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苟天下國家有一不得其所聖人曰誰則遺之方自懼負其職何暇計官崇官卑也近菴先生志于聖人之學有年矣以爲難盡耶抑易之也因其行遂書以就正

贈邢子愿

余爲比部郎三月邢子子愿適來觀政又七月邢子請告歸邢子夙受知冢大人以故與余相切劘最歡

於其行也不容以無言邢子自少以能詩名又工於字學嘗與余論詩右李獻吉字宗晉義之而余質鈍學詩詩不成學字字又不成因閱書記中所稱義之臨池池水盡黑乃作而嘆曰嗟乎古人所學雖小道未有不殫極全力能有成者奈何今鹵莽而耕之滅裂而芸之若之何其不鹵莽滅裂而報之也一二大夫謂余曰義之人品最高其才識節槩出晉人遠甚乃今僅僅以能書名惜哉其以藝蓋之耳余不謂然間讀昌黎集送高閑序重有感焉彼謂閑學澹泊必

不能工草書夫旭之書味至醲也閑既工於旭之書必害於澹泊可知已昌黎味於文詞而不以善閑其不以易澹泊之業又可知已余曩過維揚一二長老爲余言獻吉嘗過維揚有志操觚之業者強執贄其門獻吉謝弗受且曰吾自少亶費日力於此決性命之情工於此然非所與於大上之不朽也吾逮今悔之若欲志於大上之不朽其問之伯安且吾聞諸易以懿文德曰小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曰大畜此小大之分也嗟乎余乃知獻吉之爲獻吉也已余乃知獻吉之進於獻吉也已夫古之聖賢之精於藝者得毋有飫於澹泊之味乎哉余何以贈邢子以此

贈何子令德平

何子淵泉與鄒子汝海共學于都城過鄒子問學焉鄒子曰朋友信之頃之何子授德平令以行過鄒子問政焉鄒子曰朋友信之何子異之鄒子曰夫末世之學或尚虛無或崇名檢然與天下各一其心不相通非聖人之學也末世之政或勤於簿書或精於訟獄然與天下各一其心不相通非聖人之政也聖人

之學之政無他與天下交相通焉耳已識此之謂識仁聞此之謂聞道盡此之謂盡性堯舜猶病病此者也夫子曰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未逮乎此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未信乎此也子姑求其信焉耳已有未信則病焉耳已而有不至于聖人之德之化者否也子其勉諸

贈唐仁卿出宰萬年

天臺夫子起廢入都城都城同志亟請夫子爲會而問學於夫子夫子曰吾聞廟堂之學與山林異公等

躬逢堯舜之主萬世後稱見知其所知可得言與孟子稱堯舜之道唯禹皐見而知之第不知所見而知者果何物也有一君子者出席言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其堯舜禹皐所相傳之脉矣乎夫子曰唯唯否否三代而降非無出塵高世之士然而於國家治亂無裨抑何說也豈其未窺堯舜之心與予竊窺堯舜之心一天地之心也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孜孜汲汲惟恐民不得其所若不有其躬一時在位諸臣亦莫不以堯舜之心爲心故其思天下有

溺者由已溺之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予竊以爲見而知之者見此而已不明乎此而欲使天下免於饑溺難矣難矣是日會者皆有省嗣是月爲會三日會每數十人余因識陳子爾纘唐子仁卿于會所自余得陳子而朋来日益廣自余得唐子而惡聲不至于耳一日唐子謂余曰夫學懼不息毋懼不生今吾子動稱堯舜務其生不務其息毋乃大而不當乎吾嘗以爲友不在衆在不負其友會不在動在不虛其會余曰不然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造化之機一息

一生不息不生不生不息余懼其不息而子懼其不生子其求所以生之余適曆癸茂陵又與陳子唐子同往返連日詰難不已唐子曰人嘗好讀西銘予獨好東銘竊謂學東銘不成猶刻鵠學西銘不成類畫虎余曰不然夫所貴乎學者貴有以通天下之志云耳不通天下之志不足以言學不見堯舜生生之心不足以通天下之志子謂子之無戲言無戲動果足以通天下之志矣乎蓋余嘗見世之保官職者有兢兢不敢放肆矣保家貲者亦有兢兢不敢放肆矣然

而父子胡越骨肉路人子亦許之以生生之德乎抑彼佛老者非不出塵非不高世子謂足以治國家乎抑余爲子讀東銘子爲余讀西銘可乎唐子唯唯而子無以言之異同而有離心也其思以助我余再拜退居無何謁選天曹得饒之萬年縣將行乃謂余曰祝曰古人心禹稷之心冀得一縣試之子自此有所試矣其亦求之禹稷之心乎抑子毋自是其息尚日讀西銘而有得焉則無不生矣無不通矣其於萬年也何有

贈吳少虞歸黃安

鄒子秉公暇同平江艾子遊翠微山至岐路而迷歸告天臺夫子夫子愀然改容他日又同新建張子遊真覺寺登金剛塔甚苦路徑之狹歸告夫子夫子又愀然改容鄒子出以告二子二子怪之明日強與偕入問夫子曰昔有學于陽明先生之門者問先生云讀書可以爲學矣乎曰不可他日又有問者云夫讀書果不可以爲學矣乎曰奚爲其不可均之讀書也可不可異焉孰是孰非夫子曰昔有濟河者見津人

操舟若神問曰操舟可學乎曰可唯善游者能之非徒帆檣楫櫓之慣矣其人果習游而善他日與之帆檣楫櫓無以措手足於是舟覆溺死者幾半夫不善游不足以操舟而善游亦不足以操舟若以爲孰是孰非鄒子默然而出二子惑愈甚謂鄒子曰夫子有隱語乎曰奚隱之有夫學不約則泛不慱則固執焉者嘗失之故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無所執焉耳已黃安吳子聞之喜謂鄒子曰子盍述諸吾持歸以告吾黨之執焉者因述之以歸吳子

贈延宰姚子之連城

邑人姚子孔昭謁選連城延宰其友謝子請於予曰姚子生平頗知自重茲選而得卑官然姚子不謂卑也兢兢焉懼無以稱職願得先生之言以往予謂之曰夫官豈有崇卑哉顧自竪何如耳大將軍官不卑然世謂之豺虎蒲亭長官不尊然世謂之鸞凰其爲崇卑盖在品秩之外焉且子毋以姚子之官爲卑也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夫以一寄寓施舍之

失人遂使國不能守願安得以爲卑也而卑之聞諸胡文恭有云選當一道之衝俾邏四封之警此其職不可謂易盡者于悼今時官此者一意奔走漫不復以修職爲意追思其故盖愴然悲心焉惟上之人以爲卑也而卑之故其奔走送迎一或不至從而因緣捃摭使不安其位嗚呼上之人既如是即有精意繳延疆明武勇若何灌保興郭進姚麟之輩願安從效之獨怪在上者皆明經諳史肩重履遠之士而顧貪其屬一趨事之勤俾不獲盡其職業則又何責於其

屬也洪邁嘗乞禁戢迎送其用意遠矣予謂此非姚子所可必者嘗愛傳堯俞有云巡檢職在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盖其意以爲盜之勢易制耳至其所轄之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禁不敢出聲誠盜之巨者故戢兵則良民安枕盜亦用息此其於修職最巨矣雖然尤有巨者黍厥直爲未安群盜鬨其来悉皆遁去曹光實爲黎雅安集勞来民夷懷之此二子者或奪之以先聲或沐之以膏澤盜不擒而自止兵不戢而自靖美哉煌煌乎

即所稱鸞凰何以加兹夫汀嶙惠潮諸郡盜藪也輕舠利刃出沒雲濤煙浪間至橫也姚子閩吾邑君子長者之教甚熟尊其所聞思清盜之源勤於其職絜身以信下戢兵以恤民安知不有約已惠屬者出於其上使姚子得安其職業巳乎是在姚子自監何如耳盖予嘗讀簡兮之詩則愈壯古之人不可及也夫不以日中之役自鄙而以西方之美人爲思此其職在伶官之微而氣蔑王侯之貴身與今人爲伍而心與古之聖君賢佐者遊其識抑何遠而其思抑何深也其識遠故官卑而道高其思深故勢微而聲宏古之人何可及也予謂姚子其尚友古之人巳哉謝予以告姚子姚子踵門而拜曰仲甫何足以當先生之言敢辱吾鄉之君子長者而玷其職也請書之以銘于座右

贈曹近陽

地部郎曹子大行孫子繕部郎金子張子儀部郎支子暨歐相隣也因結里仁之會曰期於識仁符丞周子時過臨之無何曹子行問言於諸子諸子曰子盍

言子之志於周子曹子曰吾即恐自負何恐負諸君第於仁未之識也奈何諸子相與問仁於周子周子曰盍各言所尚孫子曰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可謂仁乎周子曰不知也金子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可謂仁乎周子曰不知也支子曰趙清獻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可謂仁乎周子曰不知也張子曰趙康靖雜投黃黑二豆識其念久之一念不興遂徹豆可謂仁乎周子曰不知也曹子出席請曰若是則蒙之惑

滋甚周子曰即子不忍自負不忍負諸君一念足矣在子友而信之信而終之已耳若吾何以知仁又何以裨子曹子復目子曰子何以無言曰請子外目以鑒曹子曰吾已外目矣曰子已言竟矣

贈張惺菴

乙亥之冬水部郎張子與其寮友金子大行孫子儀部郎支子計部郎曹子比部郎李子暨余居梓鄰爰結里仁之會無何李子以親老改南曹子奉部委先後以去符丞周子水部大夫陳子聞而赴之相與於

無相與盖兄弟莫如也張子忽承　上命有淮海之役二三兄弟悵悵然如失所依爰携酒餞之郊乃孫子首持觴歌曰河嶽共追尋一見為知音悵別千餘里空撫無絃琴金子繼之曰送君思遠道淚盈不可揮仰面看嘶馬忽見桃花飛支子曰相送陟高樓原野渺何極遠眄東流水去去不息陳子曰浮雲幾聚散飛鳥自來去各各不相離長空耿清署周子曰辭我燕趙侶遨遊向淮泗莫舞韓王劍且學華山寐張子因目子曰子何獨無言曰盡之矣無已則為二三兄弟申之乃作而誦曰泠泠素琴兮何緜何玉灼灼夭桃兮何知何欲洋洋流水兮何垢何淥浩浩長空兮何斷何續深深華山之息兮何夢何覺於是張子起而復觴曰同宿息兮肉骨聽驪歌兮悽勃悟鳶魚兮飛沉共千里兮明月遂再拜策馬而去

贈孫質菴

萬曆四年吳江孫子使于洛里仁之會友麻城周子華亭金子陳子崑山支子安福鄒子餞焉孫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俾余載誨而驅無爲君命辱周子賦

皇華之首章孫子曰豈惟奉使之日懷靡及乎共即終身可矣金子賦小宛之四章孫子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余敢不惜陰而負吾子支子賦伐木孫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也何國而不有良朋余敢不求諸陳子賦烝民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孫子舉之孫子曰余敢不殫力鄒子賦崧高曰不有文武之憲其何以翰周是在子也夫是在子也夫孫子曰余不堪也無以及申伯然覲揚之念不可緩已餞畢則同起而揖孫子曰子何以處居者孫子曰河洛

之閒龜策之遺瑞在焉方今彝倫攸叙天錫九疇吾儕兄弟其何不相與保此極也諸子起而謝曰勉之哉勉之哉予一游而攬河洛如見神禹焉吾儕思所遠邁矣爲之賦簡兮之卒章而別

贈李肖岑

李子肖岑使于秦問使事于其友其友耿子子徤題其卷贈之曰周爰咨諏周子子禮申之曰比使四方者率縱觀山川爲樂於義非古古有使四方者必咨其境内之俗與人孰可師孰可友孰利民孰害民歸

告天子與其僚友或他日仕歷其地按而行之靡有差忒故稷子不拜三夏文王拜皇華謂自獲五善耳孰與縱觀山川自恣其樂者歟鄒子汝海終之曰予讀皇華蓋得元本焉諏謀度詢信哉務大矣不曰每懷靡及乎哉自愛切乃始訪師友愛民切乃始訪利害非此心也雖賢弗親雖聞人疾苦弗聞矣元元本本在李君之心焉李君起而謝曰吾問使事乃得使心焉敢不拜教鄒子即車前歌皇華五章續以近律一首

贈陸連江生子

晉禹鈞年長無子夜夢其先祖義詔之曰汝早修行當有子禹鈞自此積德累行惟日不足後十年復夢其先祖義告之曰汝自數年以来名掛天曹以汝有陰德賜五子各榮顯此范文正公所述非窈冥不足信者昔于公今高大其門王公植三槐于庭自信其德足以昌後而其後果昌若持左券交手相付仁者必有後蓋未嘗毫髮爽矣易不云乎積善餘慶書不云乎作善降祥爲子爲王爲贇在人自勉之而已矣

連江陸公生子同寅交口祥慶之報書此賀之且致祝勉云

贈醫

會稽劉先生數爲余言新安張子之醫謂張子有宋清獻券之事而其心過之余因此重張子張子一日過余有貴客適同坐客見張子之言辨因詰之曰如子之言則能生死人也唯子而醫或效或否其又何說也張子慼然應之曰夫醫貧賤則罔不效也於富貴或否子不聞郭玉之四難乎昔者王得涪翁之術

療病如神嘗和帝時或療貴人不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而瘥帝詰之玉曰貴人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由此觀之人之術不行於富貴久矣余謂客曰子毋謂張子之言謬也子亦知扁鵲之術之所以神乎初扁鵲爲人舍長遇舍客長桑君謹事之長桑君喜呼曰我有方傳子因出懷中之藥與之令扁鵲飮以上池之水後三十日視人病盡見五臟癥結

其時病者得扁鵲藥立愈使不遇長桑君而不謹事之而不飮其藥術安能稱神若此耶世豈不有長桑君乎患無扁鵲耳張子以其言告魯橋先生先生曰富哉言乎世之挾所有而不能下人者是亦貴人之病也雖日遇長桑君將安用之因使人謂余曰是不可弗記也遂書以歸張子

贈人爲教

余聞之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夫樹人者其爲穫甚多而其爲計甚長奈何今以穀與木例視之也古今擅樹人之績者莫如安定胡公始胡公敎蘇湖立經義治事齋提諸生耳而命之或以爲迂遠不切事情及其後有錢藻孫覺公輔純仁輩表表于時蔚散宋代人人靚胡公弟子之盛乃相與嘆曰胡公果不迂遠也今已數千百年胡公竟無兩豈所遇不若耶抑其樹之者非耶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作人斯有功績矣念宗社百年之計不卄使胡公無兩余將有望今之樹人者

贈王雛剛

古人不恃氣質恃其學學以變化其氣質也夫好仁美德也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公綽之不欲美德也夫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夫所謂學者何事禮樂者何物非此則仁與不欲俱不足言何其所係之重若此耶周元公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惡也剛善柔善亦惡也惟至其中則無惡無惡然後謂之中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大

哉學乎斯其至矣

贈焦四峰

或問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何如斯可以達矣曰誦之不若爲之子不云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爲之則達矣誦之則不達矣請問其要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達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之謂思無邪

代周子禮贈唐仁卿

唐子仁卿出宰萬年謂周子曰何以贈我周子曰子學易乎易有之夫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夫不柔則剛不中不靜則方不正不後則得不常不含則化不光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一也唐子剛方人也不學此而無悔難矣難矣唐子其識之

贈李翠亭掌教錢塘

晉江李子上春官過鄒子問學焉鄒子曰在教居無何謁選天曹署錢塘學政將行過鄒子問教焉鄒子曰在學李子異之鄒子曰何異之有吾所謂教非世所云勤訓誡也自立自達樹其身以程天下教立而學盡矣吾所謂學非世所云守靜虛也立人達人聯天下以成其身學熟而教行矣古之人不云乎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又曰師也者人之模範學也教也一也仲尼其至矣勉哉李子吾將稽子於錢塘之士

矣

文集卷五終

鄒聚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安成鄒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父選
弟 德溥汝光父
德泳汝聖父
德濟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 袠 袞 手輯

雜著

定交書

予與朱肯基氏及其弟肯含氏有總角之好聞肯誠氏病心竊憐之丙辰往謁婦翁經其廬乎殘雞黍約并謁松嵒公相歡盡日因見肯誠氏恂恂懿懿心竊異之知其病病者未嘗病也辛未予自京歸會復古見肯誠氏睟然盎然意其必得靈異家導引之術是以至此久之乃聞肯誠氏爲其親病始素者數年又朔望不食他人方羸憊餒蓊乃疾不增劇反加睟盎意者天眷德乎不然何其勿藥有喜也癸酉予同肯誠氏往會禾川凡五旦夕未嘗離事其師朱易菴公虔恪無病忘其所有究其所未至肯誠氏之進可量矣哉心竊異之矣於是相與定終身交予數年後歸尋三徑當與君眉石而飡席雲而臥探討幽勝於青原武功之間優游待老乎不患無求羊矣舟中追寄數語爲定交書君其許諾否

示諸生三條

孔門之教以仁爲宗然必先識此體而後可以着其力後世以防檢窮索爲學不知從事于識仁宗旨漸失孔門之傳子曰默而識之謂之默則不靠于聞見

不倚于知識不侯于想像以此爲學便謂之善學以此爲教便謂之善教而諸生尚友孔子當先發憤爲默識之學

孔子示子張有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是通乎晝夜而知之學脉學者既識得真正本心自不容舍間有自滿自足者亦不免玩弄光景遂以戒慎恐懼爲不必用孔子謂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者則與吾獲陷穽者同爲不智諸生中少有見者須拳拳服膺而勿失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夫人心之所以不泰者以其所見者小也所見既小則識量淺狹遂至鬲形骸而分爾汝高立崖岸使人不敢近終身苦惱何有聚樂之雅上無以承往聖而下無以開來學故碩諸生各廓所見毋安于近小以終叅賛之責

論學六條

豪傑通患尚在世界上做豪傑未肯專心致志在聖門中做豪傑是以不得出頭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亦有師顏子而有爲者乎孟

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其亦有師孟子而有憂者乎

聖門相傳工課只在自家性情上理會故自其脩己謂之學自其安人安百姓謂之政後世以簡冊爲學而以簿書訟獄爲政宜其判然不相入也古之人叅前倚衡臨深履薄則刀尺在手錦縕隨宜明鑑誠懸紫朱莫眩裁成在此輔相在此

卷阿之稱吉士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上媚之而獲怨於下或詭隨者也下媚之而得罪於上或激亢者也不詭不亢以適於中行夫是之謂鳳德

吾儕只是不能尚友千古故種種世情容氣觸着便發雖有爭名奪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

有疑仕學合一之說者荅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即此是學即此是政

古之人於困窮拂欝動心忍性增其所不能不肯歸罪於境界之厄故俗有云經一蹶者長一智

十二戒

孔門之教以求仁爲宗今多汗漫無頭腦可戒也

孔子罕言仁體但示求仁之方今多犒言仁體可戒也

孔子發憤忘食敏以求之今多教人從容勿急可戒也

孔子言一日用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今却言無一日頓悟之理遂使終身無寸步長進可戒也

孔子言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今不教人默識却令尋之於聞見思索講論知識之間故至於厭倦可戒也

孔子言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爲知之次今多集書冊尋求是以聞見爲知之上可戒也

孔子自言無知自言不多能今不信吾性已足而以多知多能爲不可缺可戒也

孔子稱顏淵擇乎中庸而服膺勿失今不先令人自認本心遽使把持可戒也

孔子以立人達人爲實事今說但有立達之心不必實去立達遂致一人不能成可戒也

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今以堯舜爲不可必爲遂

淡人樂學之志致令怠弛不前可戒也

孟子論必有事焉而勿助今未教人有事工夫先戒人助長可戒也

程伯子教人須先識仁不須防檢窮索今但說防檢窮索不令識仁可戒也

新建伯從祀議

皇上身作君師隆重儒臣特允言官建白欲以先臣王守仁從祀孔廟豈槩彰顯潛德實欲鼓舞來學臣承乏造士敢以自默夫守仁之爲人 先穆宗皇帝品之當矣曰紹堯孔之心傳曰倡周程之道術守仁之當祀兩言而決今者議論紛紜致疑祀典豈謂先皇帝之報守仁者既厚可且緩其祀與然觀 先皇帝所品守仁者豈徒以其勛伐已哉勛伐不足以盡守仁則銘鼎錫券不足以盡 先皇帝褒德之心然 先皇帝未即登祀需待今日耳臣謂 皇上欲繼先志祀守仁最急今之議守仁者謂異於朱熹氏臣不知其異也夫熹與守仁之志其欲繼往聖則同其欲開來學則同其欲立心立命則同此人人信之

也熹與守仁之學其忠君則同其孝親則同其仁民愛物則同此人人信之也熹之格物可以致知守仁之格物亦可以致知熹之言新民可以明明德守仁之言親民亦可明明德譬具越人赴闕下者或經河洛或經齊魯車轍馬跡隔越千里然皆可以赴闕下今不諒其言之皆可以入聖漫是熹而非守仁是經河洛者笑齊魯也豈不異哉且自古聖賢立言何可盡同孔子言仁孟子兼言義孔子言志孟子兼言氣達者不以此異孔孟周敦頤言大極程顥言天理程

順又專言敬此其口相授受者猶矛盾若是達者亦不以此異周程以守仁之言與熹異遂以此短守仁此臣愚所未解也且今世所以高守仁者徒謂其勛伐足稱云耳噫如所云則古今斬將搴旗謀王斷國者何可勝数誠不必進之從祀之列然臣觀守仁之勛伐皆自其道德所成區區立功之臣未可同日語也守仁之碩樹昭昭耳目者臣不暇論試舉一二軼事爲 皇上陳之臣聞守仁總督南贛時 武宗皇帝南巡奸賊在君側交計謗之禍且不測嬖吏請勿

處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守仁謝不聽處之泰然竟能出危去險坐収成功庶幾哉赤舄几几之度非涵養深厚何以致此又聞守仁督撫江西時勤勤教民爲善如父母之於子弟雖軍旅倉皇歌詩習禮不輟于時絃誦成俗盜亦格心迄今頌之尚有泫然涕者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又聞守仁勘事福建時行次豊城適宸濠反亟還吉安檄兵征討方出師時置妻子官舍中環以新薪令守者曰萬一事不測即縱火勿爲宸濠所汚此其身與妻子一不繫念古所稱致身者非與又聞守仁承命征思田先是議征勦負固愈急守仁一聞召即於辭疏中極陳思田激變之由情非得已請上廣好生德意思田人聞之無不欲得守仁來撫者故守仁一至其境不遺半矢即縛首受罪夫守仁伏山賊中即能爲國家籌萬全策上成當宁舞干之績下全数百萬生靈之命固非樸遬儒者所能辦也凡此数事皆古先哲人所難本之蘊蓄不凡故猷爲丕懋此臣益信守仁之當祀爲無疑也臣伏考周禮大司樂有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

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守仁之道德足爲師表又合於樂祖瞽宗之義臣謂宜進守仁從祀庶足以興起斯文培植風教且可慰 先皇帝褒德之心謹具議以 聞伏候

勅旨

弟子七職疏

涵爲兒時先大父文莊公嘗授以弟子七職涵數數然請大人之事大父曰此大人之事也涵未之達也比長事天臺先生以是請於先生先生曰子以是爲

非大人之事乎我孟子不云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人之事何以加諸曰然則盡性之旨終于斯歟曰奚爲其不終也盡人物贊天地俱在其中矣子默而識之可也曰然則夫子一貫之道果何謂歟曰此之謂一貫之道涵自是恍然若有醒也反諸躬赧然若不能以終日爰編七職授二兒因梓而公之洛中之弟子嗚呼迷者以爲弟子之職悟者以爲大人之事迷悟在人大小無二此非涵之意也先大父意師之意也聽者愼勿輕唾云

勸善錄跋

勸善錄者宋秦少游觀所編也善者何人心不忍不爲自有之良也勸善者何述古人所行事以興起其不忍不爲之良也世諱言慈氏之因果此其曰善必獲報何餘慶餘殃易未之諱也慈氏言不殺世多非之此其戒殺生云何孟子指見牛之心之旨也察而充之善斯溥矣嗚呼[illegible]怵惕夫人而有之也嘐爾不受夫人而能之也自有自察自能自充是在已而已矣予有是編宗正西亭君請而梓之以覺後覺亦少游之心也

謁王文成公墓文

惟公氣完兮光嶽精儲兮二五呑鵬海兮蓄鯤流羽鴻空兮際蟻土贊育宇内兮良知悟者與關兮迷者告迷者迷兮誚迦空悟者悟兮知孔夘氣節兮砥流功業兮振古筆三品兮莫蹶髮萬擢兮難數公視猷然兮雲霄一羽速肖兮三千與顏兮吾祖洏來家訓兮思伍總角兮禹穴鄰四十兮世無補謁墓下兮醜顏采山芝兮薦箟精不寐兮忠告啓聵聾兮俾無猷

奠王心齋先生祠

惟公志孔之志兮學孔之學知焉本知兮覺焉本覺無所見兮自怡無所向兮自樂襟懷兮光風氣象兮喬嶽慨余生之晚兮不及覩其卓犖悔向道之不早兮逾壯年而碌碌謁祠而莫予誨兮寒侘傺而澹𢞁跽敷衽以陳辭兮矢步趨乎芳躅冀精英之不寐兮尚勿棄乎忠告

辛巳丈田告包孝肅公文

其徃蒞開封凡事白神而行神多相之賴休寔宏玆者敝邑二都丈田觟總履行丈量業主不得安其生理佃人不得專于稼穡禾苗不得遂其生殖衆口嗷嗷如坐水火業主歸咎于公正之行私公正歸咎于業主之爭丈兩相推諉無以自白涵心苦之敢告明神昔在壬辰先祖文莊公督行丈量其時若有自私之心可得數十石無糧之田先祖毅然纖毫無染以至今日子孫衆多各有前程邑人交口陰隲之報憶昔壬辰先祖止有三千桶硗業今逾五十年子孫所

置田產十倍徃昔倘若行私必無此報壬辰行丈諸役間有私竊石餘今彼子孫何如先祖甚有一二大臧前時徃事昭然足爲鑒戒如涵重違先訓志在自肥外示公道內懷私心臨田爭丈陰自敗冊移臧步則損人利己神必殛之使我壽命不得延長子孫不得昌盛前程不得遠大家財不得興隆凡我同姓異姓有田在都者亦如此誓其有背犯前約損人利己者神必殛之亦如此誓至于公正職役敢有貪賄行私市恩報怨移易等則臧少畆分損此益彼私敗底冊者神必殛之使其敗家亡身覆宗絶祀或死于水火或死于虎蛇如有秉公持正視人猶己內外如一始終不敗者神必相之亦如先祖文莊公之獲福也謹告

贈張海峰

海峰張君問予曰如何是本心曰當下便是又問曰如何察識曰識此便是又問曰如何擴充曰常如此便是曰若是其易乎曰孔子言之矣予不敢誣也欲仁仁至之訓孰不誦焉而信之者亦鮮矣盖欲仁之

心即仁也非仁在彼而我欲之也即君之發問如此真切便是平旦之氣便是乍見之心以此事父便是孝以此事兄便是弟以此事君便是忠以此交友便是信常能保守此心而不失便是至誠無息純亦不已張君恍然悟躍然喜確然而自信於其歸也書此以贈之

贈高得菴

平原高君得菴來問學予曰人人可以爲堯舜高君曰噫何言之易也越一日而確然信矣已而問下手

工夫予曰當下便是堯舜高君曰噫何言之遽也越一日而躍然喜矣臨行又求別後之相勗予曰常如此而已矣陽明公之詩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囿於日用而不知先天者愚不肖之不及也離日用而求先天者賢智之過也即日用即先天者堯舜之所以依乎中庸也以高君之資而竭才於學其爲堯舜也何有

贈楊環溪歸萊州

予與環溪子論文環溪子曰在小心予曰在放膽環

溪子曰以放予尚不能小予之不如環溪者一也又與之論學環溪子曰貴慎密予曰貴闊大環溪子曰以大予尚不能密予之不如環溪者二也又與之論教環溪子曰當擇人而施予曰當不擇人而施環溪子曰以廣予尚不能擇之精予之不如環溪者三也予方賴環溪之切磋而今以父命歸矣歸而以潤大之學廣無類之教將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還鄒魯之舊如運諸掌也文特末事耳以予之鄙劣尚不畏也環溪子何畏焉易之泰曰包荒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學與教兼舉之矣此予之所以贈環溪也環溪必有以處我

代鑑塘贈環溪

容有謂康衢子曰善者當容惡者亦當容乎康衢子曰不觀之天乎麟鳳容之虎豹亦容之不觀之海乎神龍容之毒蛇亦容之客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然則惡人非乎康衢子曰不觀之孔子乎樂道人之善此能好也惡稱人之惡此能惡也然唯仁者能之何也以其以天下爲度也客曰不逆不億是矣先覺

獨可少乎康衢子曰不逆不億者即先覺也賢之者效其不逆不億也環溪氏行康衢子謂予當有言予無所言也請即客問荅之辭而紀之是亦天下爲度之意也

書贈王晴江

嘗閱道家書見劉真人所荅弟子詞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方弟子問曰何以爲仙意其必有高深玄妙之事乃其應無甚奇語但曰吾平生以真實心行至誠事嗚呼雖聖人之學何以加此易稱無妄書載至

誠詩紀純德堯舜所以爲堯舜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率是道也先大父有云愼獨之愼從心從真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愼獨便無學

贈徐孺東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暮成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明道先生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康節先生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龜山先生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故君子處世常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

遷今各自執己是所以不如古人

無垢先生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晦菴先生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敬軒先生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

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康齋先生曰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乎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中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從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凌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

或問於予曰易始乾徤首出庶物子獨贈人以謙吾恐脂韋者以斯爲口實予應之曰否否夫謙非足恭媚世也可以觀志志大則量宏量宏則心虛心虛則不自有其有夫是以能自得師重華舍己復聖若無彼其所期者異也不然乾之言首出庶物足矣而又曰見群龍無首何耶嗟乎夫無首者固其所以首出庶物也

贈晩丹子

老氏者道家之祖也予稽其言曰無知曰無爲曰無

欲總之不過外其身而身存也是以孔子問之而不深闢之後世之言仙者則失老氏之旨矣因天下好貨之心則爲黃白以迎之因天下好色之心則爲採戰以迎之然以黃白而傾家以採戰而殞身者比比然也不知道家之所謂鉛汞者乃身内之鉛汞也其所謂夫妻者乃身内之夫妻也吾獨悲老氏之術不明于天下而卒爲天下禍也晩丹子之言仙在此二者之外予甚敬之然而未之能學也昔人有問長生於文中子文中子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以長生

甚矣人之無厭也予觀孔氏之言又與文中子不類其曰仁者壽又曰大德者必得其壽非長生之道乎不邇聲色而脩仁義不殖貨利而行孝弟聖門之所以長生者率由此而已矣由此則爲孟氏之妖壽不貳雖死亦生不由此則爲原氏之老雖生亦罔脫丹子遇有談前二者其以予言宗止之斯爲仁義矣斯爲孝弟矣斯爲長生矣

送王君蓋菴歸永州

予自幼學時觀周子通書之言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竊疑其有背於子思之旨從而質於大父大父示予曰聖賢千言萬語俱是明此心此心常發而發發者未嘗發無動無靜即中即和此元公所以得洙泗之傳而闡述聖之旨者乎德涵既唯乃心識而肺藏焉已未上春官輒寓京更五寒暑去夏歸省大父奠終所請未幾而檻夢奠矣今年春王君蓋菴惟忠自楚永州來從家君學予獲締盍簪之好焉王君質敏而氣溫一見傾蓋久處而莫逆中心之愛雖兄弟匪渝也夏暑同入右屋爲藏脩計日叩

所蘊如洪鍾無不應暇則披雲坐松下而論學焉王君忽問予曰子思言未發爲中後儒以不覩不聞爲時之靜則動時不必中乎予羡王君契道之速乃不媿妄擬而對之曰心本無形覩之不見心本無聲聽之不聞此非吾未發之本體乎非即不偏不倚之中乎由此中而發之則爲中節之和爲天下之達道爲天地之位萬物之育烏可以分動靜而別寂感也哉周子乃君之鄉先哲也觀周子中和之論不可識未發之體乎知周子無欲之學不可悟戒懼之功乎夫所謂欲者非必聲色貨利之粗迹也心有所向即失其未發之中矣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君子法天以爲學然後能主靜以立人極主靜者無欲之至也既無欲而靜矣則黻冕文繡視如蒻笠金玉琛寶視若飛塵高堂廣厦視猶陋巷古之人浮雲千駟敝屣萬乘彼獨非人之心腹腎腸乎而耳於困踣若此其心蓋無所累也不然則聲色貨利可喜可駭之事凡足爲耳目之騰心志之蝢者坌至吾前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乘之

艇而舞翻空之濤非吾心有定見焉安能超然無所累拱君字惟忠別號藎菴誠執此心之中而不雜之以欲則天地合德萬物同體由是而允升朝著爲王藎臣若旦之篤棐若望之夾輔若宜生之奔奏禦侮雅此中以致用濂溪其末有光乎既逾月王君得家書促歸依依不忍別乃相與期夢於玄帝予夢偕君造雞太史之家太史受上殊恩而卓然以無欲爲教者也則予與君其必有仕進之階矣夫亦各寡其欲各至其中以爲他日效忠之本庶幾不負玄帝之靈

乎先時予備一卷圖索諸公詩以紀歲遊至期卒卒予獨無可言其情之深又非一二韻所能罄也遂次其相對語以效古人之規

代送艾君錫

左橋張子蘭溪崔子仁齋從子兩川黃子嘗與予師鄒先生爲會予與艾子時竊聽其側無何艾子歸省問言于諸子諸子曰而師之言足矣艾子固請不休張子曰自見者明自聞者聰旁視遠聽不如守中艾子曰吾自今惟近裏之務矣崔子曰下善若石上善若水處衆人所惡幾于道矣艾子曰敢捨後而先也從子曰不善亦善不信亦信無注其耳目誰逆誰順艾子曰吾敢不宏諸黃子曰無德司徹有德司契唯已是求何怨之計艾子曰吾何敢薄其躬也於是艾子命予言予曰學備矣志在子予起而歌白駒之四章艾子起而歌小宛之四章鄒先生起而歌伐木之首章命予紀其語而別

別劉大冲

一友同大冲劉子來問學予問之曰子爲大人乎曰

不敢子有赤子之心乎曰不敢大冲子笑之曰讓大人之讓不可無讓赤子之讓不可有并赤子之心而讓焉則非辭讓之本心矣其友曰欲不爲學則恐負其身欲爲學則恐爲鄉人所笑大冲子笑之曰恥不學之心不可無恥見笑之心不可有并爲學而恥焉則非羞惡之本心矣鄒子揖大冲子而賀之曰善爾子之速肖也孟子不云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蓋大人之所爲者禮也故不爲非禮之禮大人之所爲者義也故不爲非義之義不然非所辭讓而

辭讓焉非所羞惡而羞惡焉其不爲大人之所笑者幾希矣大冲子既知本心之旨也亦服膺之而已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且以驗他日之精進云

別毛栢齋歸萊州

栢齋毛子初見予揚揚然處數日沉沉然久則蕩蕩然若無有也客有見毛子者訝之曰子似退矣毛子笑而應之曰吾乃以退爲進者子聞而喜之曰善爾毛子之知進退也先民有云進道若退非知道者安能知人之進退也故依中庸者遯世不見知而反中

庸者後世乃有述此何爲而然哉蓋依中庸者日見其不足反中庸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人謂之退而非退也日有餘者人謂之進而非進也不然聖人何取屢空之回而不取屢中之賜也哉毛子既擇中庸故見其若退使能服膺以終身焉其爲復聖也何有

別朱鑑塘歸青州

世之讀中庸者多以率性之道歸之於聖人予獨以爲不然不觀康衢之謠乎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孰不有天命之性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孰非率性之道堯以此爲教堯之民皆以此爲學寧獨聖人爲然哉夫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出作而入息無非道也而人不信也程伯子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者謂之知天聞此者謂之聞道苟不自信其極而外事於知識縱使瑰意琦行蜚聲騰譽安得謂之中庸之道哉朱鑑塘氏志學甚篤能道中庸矣因其別也書此以贈之

別青州蔣元軒

予往讀易至於乾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心甚愛之

及見所謂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未嘗不嘆其背馳也夫首出庶物者不可以任重信矣乃必曰不可爲首者何哉蓋無首者天之則也見群龍無首者見天之則也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豈可謂無所見然而不可謂見天之則則非天則有首有首則亢亢則動而有悔安能首庶物而寧萬國也見天之則者進無進存無存得無得又焉往而不吉蓋無首者乃其所以首出也蔣君元軒素有首出之志者因其行也誦乾元以贊之

別齊魯諸同志

昔齊桓公問屬國於管仲管仲曰公誰欲公曰鮑叔牙仲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公曰孰可仲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夫隰朋之賢不加於鮑叔乃仲則舍彼而取此者何也不觀之易乎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夫當泰之時縱明察秋毫何妨於世然聖

人不以明察爲尚而必以包荒爲中豈非以公物之難而有容之大乎昔者由賜回相與言於夫子由曰人善我我則善之人不善我我則不善之賜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夫子曰無可無不可所謂公物有容者其惟夫子乎回也其庶矣彼仲者所謂如其仁非耶予素不能容承先覺者戒予逆億之非予因書此以自警且以警齊魯之同志

書感應篇後

今爲儒者多惡聞果報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大易言之矣感必有應如形聲之有影響也余讀感應諸篇蓋怵然久矣邇見都下有人而牛其角者言夙世以逋負隳惡道負完復得爲人上帝命之直言一不言則心痛天之欲醒群寐也何其切耶因信禹鈞中立之事非誣語矣嗟夫謂感應非聖人之經因幻妄天人相通之理陰以助行險僥倖者之心其亦未之思也夫其亦未之思也夫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書文莊府君要語首

道可以言傳乎其不可以言傳乎道而可以言傳則堯當與之丹朱矣舜當進之瞽瞍矣親莫親於父子尚不可強而傳矧其疏者乎大上忘言宜莫如孔子故其自叙曰述而不作門弟子不皆屢空之徒乃卒記其言以詔後世然其意以爲父祖之遺子孫必與之契籍以記其田之多寡雖非孔子之志而其言引而不發固亦無害於天下流及叔世籍日繁田日迷今蕩子不求田而執虛籍以爲富克家之子每依籍以求田而終身之收穫皆亦止于籍中之所載孔氏

心法不傳於後世未必非記言者之過也予大父嘗後涵默識之旨戒毋以言傳初未能仰會真詮誤梓教語追悔無及故今與齊啓諸俊學皆主于默識諸俊亦駸駸識以默矣張子某等私輯其要語一帙避予知而梓之予恐讀者縛于言傷我大父之心也強記此于篇首

文莊府君行畧

先祖自聞學四十餘年竭才于良知之學未嘗一日分其力于功名詞章之中其啓牖後進未嘗一日倦

精神志意未嘗一日不與四海相流通非所謂學不厭而教不倦者乎嘗揭默識之旨爲入德之門揭萬物一體天運川流以盡其藴及省其動靜語默見其仁體流行不舍晝夜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者非耶聞人之善樂談不置口聞人之惡痛心不忍言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者蓋身有之矣其他孝友之行清介之操拯溺救焚之惠進禮退義之節直言極諫之忠則碩儒已備述之然不足名先祖之大也陽明公稱其若無若虛蓋比之顏氏矣雙江聶公壽之以序曰士能以身任斯道之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絶學開萬世之大平者我師陽明之後惟司成鄒公一人耳明水陳公壽之以詩曰師門已共推曾子函下誰當像伯淳念菴羅公祭之以文曰先生之學以萬物爲體先生之身與天下相通介川毛公祭之以文曰不立異以爲奇而有以廓前聖之所未發不黨同以變己而有以倡後學之所先得斯皆足以闡其精蘊而總其要歸敬附于此以俟立言者採焉

書勉諸弟姪

朱晦菴公始就外傳受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及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

陸象山公年十三遂有志於古人之學

程淳公正公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元公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羅豫章自幼志學及長見龜山先生聽講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

此數公者皆自少有志卒爲碩儒然彼皆無祖父

倡率尚且如此吾輩若不發憤不免辱及先世豈但爲數公之罪人也諸弟姪勉之

書知人卷

人嘗謂知人難予惟知人非難也而知仁實難知仁則其心廓然而無我洞然而無蔽人之是非邪正如執鑑以照妍媸莫能逃也故知仁則知人矣夫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此觀之蓋非知人之難而知仁之難也故曰學者須先識仁

書任仁卷

昔裴晞問於文中子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曰寬矣曰仁乎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曰愼矣曰仁乎曰不知也叔恬問曰山濤爲吏部抜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何如曰密矣曰仁乎曰不知也余讀數過疑焉夫寬愼密行之最美者乃文中子不許其仁何也余又聞天臺夫子有云仁者人也人而弗識仁也則耳目口鼻人也而實弗人矣余重自疑焉間以問夫子夫子曰而自識之耳凡口所可言耳所可聞者皆非也而自識之耳余因述以贈伍子

書扇贈臺中友

韓魏公爲諫官時因納劄子王沂公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耳程淳公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又曰使人謂之啞御史猶

可且只是格君心　○余誦沂公語未嘗不汗竟踵也夫近名視擇利懸矣總之爲其身謀耳非爲國也即赫然有聲何裨於社稷若程淳公所謂純意國事者非耶要其所以格君心者在此心純乎爲國非沽直者所能致焉聞之師曰避事者固僨事喜事者尤僨事余同心友新授言職余慮其喜事因述淳公爲祝

書中貴楊純菴冊

聞之成化間刑政清明寓內寧謐一時大臣輔道之力彬彬然不可朽已然予觀懷恩董諍林俊之獄不

傳章瑾鎮撫之旨乃知中貴亦與有力焉藉令有引兇者在雖輔道得人奚裨盖二正時一二不軌之徒怙寵干政當軸者莫可奈何謂中貴所係甚重信然哉信然哉予最愛漢家呂疆止奢開諫誅左右貪濁者有大臣以道事君之風竊欲編葺成帙貽來世法戒又念古今人不相逮計不果乃今見純菴楊君重有感焉予方有事于朝適水部賀公與楊君督鳳樓工有獲犯竊者宜受訊法司楊君惻然曰犯者止竊耳奈嚴寒何窮訊焉則不生請于賀公笞而釋之賀

公因目予曰吾信楊君素矣曩視工昭陵不爲汙兇大司空朱翁器之今茲鳳樓之役非渠求翁翁寔欲之耳予抵掌颺言起而揖楊君因詰所自楊君感然曰非予師安陽郭公予曷致此徃典教中貴者路人視也獨安陽公不予棄勤勤開廸數舉呂疆懷恩輩示之輩則恨不能效若爲靦顏多矣忍爲汙兇哉嗟夫世謂教非急務誤矣哉夫安陽公諄諄於數十年前廼數十年後其徒佩其訓以自潔而不爲汙兇教之功如是奈何路人視之也荀仲豫有言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予感楊君之清慈推本安陽之教與賀公洗盞更觴誦小宛之三章因爲之紀述其事

書贈王生

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由孟子之言玩易之旨則人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只是信不及耳王生渾然未失赤子之心可以爲大人吾畏之

矣王生勉乎哉

書王肖泉冊

王子肖泉昔受學於家大夫銳然前徃尋居父喪盡禮又竭力修其塋人謂王子學有驗非空談也共爲詩冊以泉與祥之行美之予觀近世士大夫忌聞人之美今登郡諸君樂道王子之懿倘亦有鄒魯之遺乎記得曩侍先大父徃會五雲有疑者曰宗族稱孝至矣何乃爲士之次大父曰深乎深乎行已有耻雖人人稱孝心必不滿矣余何以進王子以此

書蕭拙齋冊

寧國蕭子仕爲地部郎與麻城周子耿子新建張子縉雲鄭子安福鄒子麗澤都城期以規過蕭子以政爲學政善而不有也問道於諸子如不及宿一旦聞大夫人之變哀欲毁性鄒子過而責之曰子之學非耶子何爲至於此夫禮不至於此也蕭子拭淚恐哀拜而謝曰吾過矣吾過矣吾於道未有聞也其至此宜矣臨行則又私語鄒子曰子念我之過乎我盍俾我有聞今無過也今離諸子而南過將日甚又啣痛

不敢請子爲我一一請之鄒子諸之問於耿子耿子曰予鄰境人聞人言泰山之盛曰一涉丈人峰日觀峰東可以望暘谷西可以望連石則脂車策馬而北日夜不休直指恒山之下望其峰問曰此丈人峰耶人曰此恒也泰山在其南則人脂車策馬而南日夜不休直至衡山之下望其峰問曰此日觀峰耶人曰此衡也泰山在其北曰吾自南而北自北而南行萬里餘矣力倦馬疲而行不至豈泰山不可至耶人曰非耶子于路未辨也孟氏謂孔子與夷尹不同道豈不以路之異哉路未辨而徃欲以望暘谷連石不亦難乎明日以問鄭子鄭子曰子不聞詹何之語楚王乎詹何善釣王問之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連雙鶬于雲際其用心專也臣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其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世亦有放而學道者乎則何道之不可得也明日以問張子張子曰生而眇者不知日問人以日之狀曰如槃扣槃而得其形矣他日問人以日之色則應

之者難爲言道之體亦有難爲言者則又何異於日之色也子謂蕭子默識之而已矣明日以問周子周子曰蕭子亦聞子思之語曾子者乎曾子曰伋也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三日杖而後能起夫七日不水漿可不謂難乎然以爲先王之禮則不可由此推之道不貴於苟難可知已夫道中而已矣中則庸不庸不足以爲中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鄒子

具以其言告蕭子申之曰耿子言路路辨則趨不迷矣鄭子言心專心專則業不分矣張子言精精則不眩於幾微周子言庸庸則不鶩於詭異物備矣志在子蕭子拜而受曰是起予之骨而肉之死而生之也敢不奉教

書一枝窩卷

鄒子方與二三弟子擁爐談學王君孚齋界一枝窩卷來索言鄒子生平酷愛莊生語又最酷愛逍遥遊披閱再三乃心獨自喜弟子問曰先生何喜曰人莫

鑑於流水鑑於止水止水猶可鑑況聖人之心止乎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夫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止夫無爲也此莊生所爲高許由之一枝也弟子怪曰許由一枝也捐天下王君亦一枝也獨奈何涸於朝曰非而所知也夫無爲有二有絶物者有因物者絶物者以其身出於浮世之上無所事事其神始不撓因物者以其身涸於浮世之中以事處事其神自不撓莊生外天下治天下堯舜以天下治天下莊生捐天下而不與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不與一也有天下捐天下異焉大哉堯舜此其所以爲道之中歟夫爲而無爲者深矣深矣王君所栖蓋堯舜之一枝也而烏足以知之弟子執筆從旁記之因以復王君

書扇勉子欽侄

予欽侄有志於學予喜因詢之曰汝所師古聖人何居曰師吾心本然之良予喜益甚曰汝何其敏也古之至人不云乎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汝何其敏也難之者曰弓

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舵帆風水之可師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却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書畤杏莊保元卷

予侍家君宦東省賴畤子杏莊理其身畤子見予諷諸俊以聖人之學乃謂予曰吾理君之身君盍理吾之心乎予曰子之醫治既病予之醫治未病吾人稟二五之秀曷嘗有病哉其病者人也非天也夫惟得

其不病之體則元神保合勿藥有喜是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大雷毀山而不能驚大風晦日而不能傷苟不自保其元而徒恃藥餌以自療則寒除而熱增邪去而内損病無窮而藥不可勝致此豈長生久視之術哉予不必求醫於予惟自求其不病之體而已時子唯唯而退汲汲焉而求之皇皇焉如不足吾黨之勵者日益衆今年春予次子病痘付時子專理乃謂予曰一人之聰明有限請會其見於衆醫醫至則虛心商訂集衆議而酌之每醫必效

痘賴以安夫忌人分功而執其見以自是者醫家之常時子獨周諏悉此其皇華靡及之風乎張子懷亭見而喜曰善而時子之虛也相天下者若是何臆於調元之任秦誓嘉休休之臣謂其合天下之聰以爲聰合天下之明以爲明夫惟不自用其聰故聰無不聞不自用其明故明無不見古之集衆思廣忠益而世稱爲良相者無他以虛受人也予曰豈但可以爲相將可以作聖而無難矣舜之大智在於好問好察顏之不違仁始於問寡問不能彼豈自知其有而故爲下問以示撝謙之德哉由其實見此體執之而無方測之而不可窮故得之愈深而取之愈廣萬世保元之筮龜所以必歸之於舜顏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充時子之虛其求不病之體也何有噫舜顏何人予亦何人不病之本體一也在保之而已矣因作保元說以贈之

策問二條

宋人有言國之長短猶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夫細民囿於其風而不自知所以

倡先振俗者士也尚論士風之淳僉曰鄒魯鄒魯綜所以致厥盛者其道何由自漢氏表章後士人咸知尊孔氏黜百家邇來士行多岐視疇昔或不逮者何也昔人接識之論品士詳矣其所稱士者果古之士耶即孟氏所論士者惟取於尚志之一語政事文章孰非分内胡獨取於仁義而仁義之志又奚足以倫大人之事也古今論端士習者率重學校選舉之類伊欲洗滌澆漓以返淳風之舊果專恃于此耶抑别有其術耶而多士必有知風之自者其詳著于篇以

俟善俗者採焉

孔氏之學以仁爲宗學不識仁猶射之無的也然攷孔氏所荅弟子者止詳其求之之方而此體則罕言之豈秘之耶抑有俟於善悟者耶子曰仁者人也人即仁矣何諄諄於求之方耶克己復禮爲仁而克伐怨欲不行者乃不得爲仁何歟仁不外于執事與人矣而可賦可宰可賓客皆不許其仁何歟遜國者既以爲得仁矣而舊政之告十乘之棄何止於忠且清與仁者其言也訒而不佞者不足以爲仁又何歟先

正欲人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果求仁之方否耶又有考索無得瞑目半月而通者果可執是以得仁否耶諸生誦法孔氏豈無識仁而有得者各商之心焉以對

講章四首

人皆有不忍之心　章

今人不能自識其不忍人之心而擴充之遂謂是心乃先王之所獨有不知天命之性本無加損先王非豐吾人非嗇故孟子指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見凡人皆有是心非獨先王有之也又恐人不肯自信故復譬之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又恐人不肯自信與先王同也故復決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使吾之心本與先王異而曰我不能如先王猶之可也今吾之心本與先王同而曰我不能如先王是誠自暴自棄之類矣故孟子復曉之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學者試於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或乍見鳥獸蟲魚不得其死之時反身體驗即知此心乃吾所自有從此擴充自然日新月

盛而不容已其誰肯甘心自賊而莫之省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　章

夫堯舜者聖之至也人孰不知堯舜之當爲然而未有爲堯舜者由其未知堯舜之所爲耳人只說堯舜有驚世駭俗甚高難行之事故退然以堯舜爲不可學孟子特揭堯舜之道更無遠者難者只在孝弟堯舜之孝弟更無遠者難者只在行止疾徐之間人欲爲堯舜之孝弟更無遠者難者只在衣冠言動之際一一皆徐行後長之心何其易也何其簡也夫孩提

知愛及長知敬此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人但不信此心爲天下之大道也故或舉而棄之自失其作聖之體不知天下之道固盡于此堯舜之聖亦只是不失此知愛知敬之良而已矣學者知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便自肯爲堯舜之所爲爲堯舜之所爲便自可以爲堯舜不然是猶適越而北其轅也

孟子道性善　章

凡人以聖賢爲不可至只是信不得性之本善故孟

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今不信性之本善胡不即其端而觀之臨波而濟跛而望後之人何其慈也臨祭而儼然若有見乎其容何其肅也臨食而蹲爾可以得生而有不受何其介也臨簡編而見賢恨不身執贄而立其門何其哲也此皆出於性之所不容已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所謂同然者也堯舜者率此而已非有加於性之外也信得此及則堯舜真可爲文王真可師氣稟自不能拘物欲自不能蔽人雖欲阻之使不爲聖賢不可得已若於此信不及則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欲使爲聖賢亦不可得已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所謂瞑眩之藥亦只是決烈勇猛直前擔當非若悠悠退縮半信半疑云耳此是孟子苦心爲人處讀者省之毋徒狐疑猶豫孤負良醫也

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耻　章

這一章書是聖人教人爲士的方法其要只在行己有耻一句今人小看了有耻意思止當做不屑不潔的人故必說兼有才能者方筭作第一等人品殊非夫子本意蓋世之自甘庸俗以聖人爲不可學者固

去禽獸無幾矣乃或有整飭門面模倣著儒者格式又有倚藉知見講解些儒家話頭又有因師友指點猜得些本來面目便輒矯焉自異侈焉自足而自性未識曾不知耻此便是不知痛癢的人迹其終身決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所以聖人說有耻爲第一等所謂有耻者時時從心髓理會耻在門面上整飭默默反身靈識耻在書冊上尋討務求十分真正透悟耻在師友口唇皮上承接以此等人去使於四方如何得辱君命蓋既純是德性用事則言語動作之間不

剛不柔自有天則安有辱命之事乎故行已有耻一句便盡了作聖的訣竅若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非不是着實做學問的人但他因見信於人不甚勇猛求進是以無日新月盛之益就不能造到極處使他肯耻一耻便可爲堯舜孝弟豈止爲士之次哉至若言必信行必果其堅定不易之守非若悵悵無主者但他在信果上着脚不曉得自家大頭腦所以做成一箇硜硜的小家當使他肯耻一耻必求認赤子之心如大人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又何可

以言次哉至若當時之從政者雖知孝弟信果是塲好事亦不肯挺身去幹只是隨俗習非堆堆妮妮衣服耻其不鮮好飲食耻其不豐潔宮室耻其不廣大官爵耻其不崇高輿馬僕從耻其不盛聲名耻其不揚聞見耻其不博耻其所不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見那第一等人只是妬忌又不肯虛心樂取是以汨沒一生不得出頭卒與草木同朽腐故夫子斥之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不忍自棄者要當思我之心原是聖人之心何聖人能法天下傳後世而我不免爲鄉人聖人能位天地育萬物而我只管看自已的耳目口鼻聖人日有就月有將而我常常是這等嘴臉時時憤悱時時精進務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方豈得士子職分不枉此生不然誦有耻之言而不知耻不幾於侮聖人之言乎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大不幸無耻人苟知無耻爲大不幸又何不若聖人之爲憂

文集卷六終

鄒聚所先生外集目録

綸音紀

勅三道

赤牘紀

余碧溪先生書
光顧吾先生書二

贈言紀

哀逝紀

外集目録終

鄒聚所先生外集

友弟劉元卿調父選
弟　德溥汝光父
德泳汝聖父
德濟汝楫父同校
不肖男　袞　手輯
　　　　褒

綸音紀

勅河南按察司管理驛傳道僉事鄒德涵近該兵部題稱嚴革詐僞以清驛遞要將各地方驛傳事務

請

勅專一責成該道管理已允所請今命爾專管本處驛傳事務爾宜查照該部近題事理不時往來巡歷所轄地方稽覈各項錢糧嚴查應付勘合有不奉公差及假託詐僞并驛遞官吏人等尅削包占作弊害民者俱要恪遵明旨盡法禁治如干礙勢要人員亦許徑自叅奏每年將徵給過站銀禁革過局濫牌票及行過事宜開送巡撫衙門轉咨該部查考如不用心着實舉行取具文移了事致滋

奸弊聽各撫按官及該部科即據事叅奏以不職
論黜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奸
弊盡革驛遞蘇息斯爲爾能毋得因循怠玩自取
罪戾爾其勉之愼之故勑

廣　運
萬曆四年九月廿二日
之　寶

勑河南按察司管理屯田僉事鄒德涵近該清理鹽
法都御史題稱各省鹽法不通皆由職無專任因

循廢弛乞勑管屯官督理庶幾事有責成該部議
覆相應今特命爾不妨原務管理鹽法爾宜查照
該部題准事理嚴督府衛州縣等官巡緝鹽徒按
季將各官巡獲過起數并徒犯鹽斤船車頭畜各
數目呈報巡鹽衙門歲終將問過紙贖及變賣過
鹽斤器物銀兩類解戶部濟邊不許別項動支爾
仍聽鹽法都御史及巡鹽御史節制如有徇情容
縱以致鹽徒擾害聽其照例叅究爾受茲委任宜
用心巡緝以靖地方毋或怠玩滋弊自取罪愆爾
其欽承之故勑

廣　運
萬曆四年九月廿二日
之　寶

勑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德涵今特命爾專一提督管
理河南都司并所屬各衛所及潼關衛屯田子粒
督令以時耕種依期徵納收放之際禁革一應奸
弊不許指熟作荒虛出通關侵欺廹落軍民告爭
田土者就行踏勘分斷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

下舍餘多占屯田者比照多占軍餘事例問擬降
級其管屯官吏旗軍及勢豪無籍之徒敢有侵占
及剥削下屯軍士包攬屯糧拖欠不完者悉聽爾
從公究治應奏請者叅奏處治如遇饑荒照依見
行事例將各該屯所倉廒蓄積預備米穀賑濟所
問囚犯贓罰就發所司收掌候米穀價賤收糴入
倉以備賑給各該衛所官軍俸糧布花及在庫錢
糧等項俱常稽考不許經該官吏人等侵盜尅剝
仍兼管本省驛傳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勤慎

率下毋或因循怠玩縱容下人作弊以致屯田不清倉糧損耗如違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勅

廣　運

之　寶

萬曆四年九月廿二日

綸音紀終

赤牘紀

文莊府君書

略云緒山諸公覧爾立志之悔以負天負祖自奮皆爲我歡喜果能培養此念時省日新不敢須臾自欺自畫則古人事天光前德業何遽不可到若一時奮發復爲世情所撓則歡喜者又可憂懼矣夙興夜寐自成自道立人極以自超凡民古之人豈四目二口耶勉之戒之

又

畧云所言知止之說須識得止字本體即工夫始有歸宿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自無聲無臭而言曰不覩不聞自體物不遺而言曰莫見莫顯其曰止仁止敬止孝止慈皆至善之別名也戒懼勿離時時操存時時呈露若須臾不存便失所止故大學中庸論有詳畧而愼獨一脉炯然無異

又

劉黃梅伻歸知汝父巳南歸汝獨居京邸甚切懷念汝若念祖父之睽隔求以光顯世德勤學礪行尚友

于古先聞人則汝不在側吾心亦樂之聖門繼志述事之學孳孳思踐之佇望真切佇望真切

又

趙南菴行鄉巳報平安今日渡江奧蘭亭與紹興同志聚二三日復返天真商量舊學無替師門之志遂移武夷倚井泉翁杖屨而歸汝宜及時自礪無以年少自恃光陰迅速四十五十在轉瞬間勉之戒之上覲汝父一志爲學無視時好同理同俗正立心第一義也

又

古人爲學金華百萬與簞瓢陋巷一致吾儕能從千百人中應酬與閒居獨處能一致否須是戒懼不離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怠忽無敢煩躁故夷狄患難塲有以自得先師之訓曰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始是惜陰碩時以自省諸君相聚亦以是致切磋之助

又

學易貴識時審勢故爻爻異詞更無執一古之人言人以興默足以容皆從靈明真實溥博時出正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瑟僩赫喧有斐勿諼碩與同會諸君子研之自戒自懼須臾勿離此研幾時中第一義也

又

汝以少年獲舉未練事體凡百以敬畏爲主無衆寡無小大無崇卑不敢以驕傲輕忽乘之庶其有濟無聞汝大客嗇當用處亦不肯用縱人有勸之亦不聽嗇儉固美德然須斷之以義古之立大德成大勳垂

名竹帛光宗耀祖未有不自戒懼不自寬裕安身立命使驕且吝雖周公才美猶不足觀今附此作弦韋

大常府君書

畧云吾近與諸友研究真覺此學惟在於心而心則惟止於敬程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而後儒又不達其肯於此究竟得分明則日用三千三百不致空過矣

又

吾在此頗同志時相會晤規過勸善可以少省罪過

不然風濤中亦未易定脚然尋良友亦在自家汝若未行擇淸謹可法者交之不可濫與市人渾也時俗溺人漸不自覺中有堅不可搖之志方能自立否則世俗一種精鄙言語令人有登很居胥意然不知羣人落十八灘矣汝宜愼之愼之謹守家法勿墮前業

延叔　公公書中教我以守身事親爲第一義我雖未能即轉以授汝世間惟好人好做好人難做不可畏難自却也

又

昨京中人來報汝得第幸繼汝大父辛未之緒可慶此皆祖父以來積德所致不可不思培植國家厚恩不可不思所以報稱前汝有欲歸山中靜養意不知此時意又何如此意亦好但亦不必意必初登第當務謙下不可自是自是最害事當務節儉不可過費過費最多事同志中當默默聯屬不可過激以深忌者之口前者同志中令人忌亦未必非以身之察察動世俗汝汝者之念

又

連叔汝二次書知初中應酬勞苦且費出甚難人生世間固勞而在仕途者尤勞此不足異也但此心安則應之自不大苦此心不安則左思右量皆紛紜境界汝纔得第便思六月差差不得即思告病何平日燥急之性猶在如此之甚也仕途中雖不安逸亦可煆鍊人況此世界更當收斂韜晦求所以居職以報國家累世之恩不宜悻悻自高爲世所不容吾初第過洞崖丈處因同數人談時事吾侃侃數語同卿面折之曰兄初得第國家大事勿得輕言且見亦未

定安可輕斷其時亦不甚快至今感之不已即侃侃談時事非眞有所見乃平日無含蓄淺中不能留也此處即學非是專爲取容其言也訒爲仁之功也汝但當靜念以待暇則讀古書古詩文擇同年中有志者時相過從一坐今又得肇伯子成楚狂列位不患無侶又何必急急欲離京如脫苦海然衆人有約行當行者亦不可惜勞衆人約用當用者亦不可惜費何也違衆則多任已見任已見則傲日長而不覺自以爲高高不在此也處處是吾鍊性地步乃不落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門之學不離日用直造先天不如今人少見影響即傲然以上乘自居畢竟落在今之所謂狂而已吾父學問平平實實吾兒念之思之

又

汝得舉又得出　荆石公之門獲所依歸尤可喜初入仕途惟謙惟儉謙則不傲儉則不侈可以進德可以保薦至於聯属朋友觀政中最好與同年中有志者商之能詩文者與談詩文能律例者與學律例能

政事者與商政事默默然一種真意逼之使轉不可直遂亦不可犯時忌非是要保位知學者所關不小歛藏以行其所學乃可有濟悻悻然以逞巳所見不惟無裨於人必且有害於學今令人大不喜者皆吾儕二三人之過也可不戒共勿謂吾能輕官便可以過人近盧山兄論輕世界易輕資質難能變得氣質則輕世界又不足言矣

又

朱鎮翁書及不以得第為汝荣而以汝有志節為吾道慶此翁愛人以德真不可及汝當勉力副其期許然所謂志節者不在容貌詞氣之不屈實在此中之無染古人言孫默容而志節自若可想而見也此中須純任學力不得參以氣質乃是真志節也同年中有志者為誰可開来見其人有志即當時往就之默默然相與於無相與久之自不覺其進無事即可讀書讀書亦須擇一二部看泛濫無所補也

又

京師風塵滿面此中不可生厭心但當於此鍛鍊得

出方為百鍊金少避火色即减呈色矣人生天壤間何處無風塵此中不動雖日看除目無妨此中自生風波雖深山窮林亦不能離却風塵也漸高鳥愧游魚自是高人風致求志達道孔門家法士人固不可無此心但亦不可横此於胸中一命之士愛物有濟初仕自當以盡職報國為心真想在襟吾當遂之至於形迹之拘豈専仕途耶館試不赴亦是本等聞之甚慰張簡肅劉東山二公雖選且辭之出竟為世名臣人在自立而已二公初亦不自以為高也肇伯子

成楚狂諸君爲致意立定脚跟何往不可世間毀譽付之世間欽晦自修實有受用勉之勉之

又

歸心雖切事體要妥除却人情事變更無學此中生厭生怠更何言學勿於此又生見解謂吾能薄功名此皆自已出脫爲方便門惟隨所居隨所遇時時處處常是敬不敢怠方可進步若吾欲歸不得差即欲以病告豈非悻悻氣象尚在耶小丈夫大丈夫在此分別勿忽

又

承差來收汝報及得　陽山公張河公書知汝有場屋之事同僚中調吾在閩省場中汝在順天場中而溥見又得捷于江右其開宴之日皆得與宴亦奇事也因思祖父之德澤發于吾父子何以報荅天地與祖父之恩乎惟有矢心竭力以報國與隨地施恩于民庶不致斷喪耳

又

謝文學人至收汝報且見趙巡按薦語甚慰大都居官盡心會自有知者縱不知盡心亦分所宜然吾嘗謂吾輩居官多是負
朝廷朝廷不吾負也事事先須用力一番得其要領後即迎刃而解不用一番心即應去終是糊塗前見淩洋老自言向出僉浙臬事事不知後事事留心訪問今却有受用也去年九月青原會得塘南公主之人心甚翕今年秋已約廬山兄同往倡之矣

外大父陳明水翁書　諱九川

汝父來得汝數字知能向學甚慰遠懷昔陸象山先

生爲童子時即得鄉譽以其凝定莊重不爲群兒嬉遊故也汝當以此爲師法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者須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也

又

人還得手書甚慰所謂顧諟明命即是善事之道甚善非獨於吾事祖事父只此足矣程伯子曰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終日對越在天此外更無餘事須知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盡在裡面古人戒懼慎獨之功俱是有事時如今只作無事時看

丁先師云動靜俱有事孟子所謂必有事焉是也吾甥此行高中即仕服官政少年登第只精修此學便無不幸吾子勉之

外舅賀養吾翁書 諱世禾

二使先後統以一刺報謝葢悲且倦也嗣是神魂敉日不定至廿一夜忽夢 先師長揖再三見謝愚荅以殊不盡意俄對立祝云汝婿當循我塗轍汝丁寧之及覺夢也則思塗有二宦塗魁元天也聚所既能其所可能矣道塗聖賢人也聚所其將至其所未至

乎是或我師示夢之意因以致賀且祝焉愚無他念也

耿天臺先生 諱定向

一別倏幾年矣邇來修爲何似無從一質正爲念聞將至止計得一晤俟之忽春暮職業相縈竟又于役此中矣白下有焦子雅有志趣不妨少留聚聚當了尚友一方也

又

今弟見過勉留旬日時以大祥祭畢力疾送過舊邑同志咸集前後踰百十數精神爲之少振今弟此行不虛也四月廿八日余別之麻城興福寺二舍弟送之團江之滸買舟今子禮弟偕行矣座中偶論及明道先生言天地間有物必有對某一夜理會至此有省不覺手舞足蹈於衽席間云葢所謂有對者顯之如生死窮通升沉得喪贊毀愛憎微之如陰陽動靜寂感虛實有無隱顯諸如種種至不可紀要之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比耦對待此造化至妙至妙吾人胥轉輪於中而不可度思矣余往繹思先生此語

頗亦有省雖不能如明道之舞蹈亦常拊髀自賞矣以是於世界一切幻景變態頗能浮雲之葢得一拚字也頃舉以質諸同志栭塘默然有間曰天地間有有對者有無對者吾人學問能超入無對者而後有對者能兩忘不爲造化所輪轉也栭塘此語爲造道言爲有德言不可知顧余時聆此語若更啓我更進一格矣甚大快賞因叙述附今弟質之 尊君夫所謂無對者又有淺有深有大有小有虛有實惟賢更一參會如何

王龍溪先生 諱畿

領世契九月晦日寄来書深感 道誼相念至情向所奉諸刻已荷批閱中鑒錄乃杞人憂天苦心以爲新君臨御雖睿資天授而趨向未定非此輩無以神納約之機此輩同稟天地之秀是非利害未嘗不明但蔽於宗習無人爲之開薫迷而不自覺耳是錄纂輯古今中官善惡以爲戒勸思所以覺之也竊念君有帝鑒相有寶鑑臺諫守令皆有諸鑒而中官獨無似爲缺典吾世契既以爲有裨世教諜諸同好諸士

友捐貲鋟梓以傳使此輩無意中有所感觸同醯雞之發其覆未敢謂天地之大全亦錫類之助也贈·麟陽別言於聖學宗旨頗有所發附上覽教 緒山先生不幸捐背同心益孤豈勝傷感祭文稿叙述數十年交與之情畧淺 師門授受之微機寄 龍陽處可亟索觀或謄寫數幅請正諸同志亦千里交脩之助也 今覩心源公雖承推愛公門艱於出入未遂合併 先師祠宇亦未見留意吾 世契便中可折簡以轉其志此生以性命爲重此學自有機緣方知此中意味不可不及時尋討親賢取友表章先德自不容於不汲汲也風便率此申布百惟原省不盡傾注

又

屢啓奉候未知俱能入 照否都下同志之會賴吾世契二三君子主盟翕聚不致寂寞學問之於朋友譬之魚之於水優游養育相觀相磨不可須臾離者乃是救護自己性命非專以教人爲也 陽和近來究心此件事儘着緊不徒議論講解欲求日著日察

幹辦終身事業晚年得此友一脉微旨喜有所托非苟然也 老師從祀一節議尚未定於老師身分有何加損但爲世道慨耳吾人默默益務修省以待其定可也小兒應吉援例北上率此申布小兒志業頗知向往百凡幸有以翼誨之使不至迷謬同心之望也不盡耿注

又

春來兩有啓候計入 照存京師同志之會賴吾世契興復今又得 古林 楚侗坐院默照於上當

益有風動之機此件事不在言說意解須取自本心達於應感時時中的時時見有過可改不留偏見外道始爲交脩之益若只崇黨與侈觀聽以虛聲號召徒起人指摘亦無補也　孺東父母弘毅弗暢才足以達之脩　召而往非臺郎諫得此人當局必大有展布此世契所素知機會可乘自能贊成不待催也老師從祀事世丈一既切當機宜領卷題覆言簡而意盡雖有褊心當亦轉化矣以待之終當不出範圍之內陽和近來任道益切洒掃景王山窩每邀靜中

相諳區區衰年亦賴其助前附去雲山會語曾披閱否今復附去一冊并格物原旨可細參之前所云中的於此取之愿過半矣

李義河先生 諱幼滋

居常何日不願見公也況入公之境已如在春風中矣顧東君未之見也惆悵何言忽辱專使手諭而厚餼之頒尤爲異數感慰何量哉僕所過道已與夷門相在將竟無緣瞻奉末光矣況僕此行便爲終焉之計乎忭門下之念我必倍往日而僕眞有不能爲情者前者所告不過老生常語惟要之至理不過如是僕嘗謂陽明先生擒賊易處擒賊後事難自今觀之亦何嘗有過憂預慮事乎但致吾良知循吾天則而已天端天者理而已矣吾之所爲一惟理之循則天在我矣此其造化在吾手而天下事豈有出於造化之外者耶其有出焉者雖是或然之數只恐亦有信不過理處未能與之一而不二也如何如何恃道義之愛信筆草草伏惟俯鑒幸甚

又

耶使去附謝未審塵覽茲復辱教言燕以嘉餼門下所以垂愛不肖者復而不厭如此我感佩深矣裁減以利民願門下堅信而勿疑前言頗悉不敢復贅其謂弭盜在於安民而安民之要莫先於開溝洫均優免確哉斯論誠得我心之同然也此議足爲中原之民立命安得聞諸　朝廷而必行之耶居四民時地利鄙人今日責也茍有　上聞者敢不急爲奉行乎別諭見幾之說是何人斯致於無天到此也進退顛倒賢不肖混淆何等時事也而以擬諸今日乎門下

之不信誠有見茲彼爲此說者或亦有鑒於尊翁耳竊知尊翁別有說乎初非當軸者意容另日爲老丈細告之茲且未敢托諸楮墨也自今以後願老丈益篤信謹學勿聽閑言俗所謂四方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可也況四方本無風浪而吾坐之船又桂檝蘭檣即風浪無可奈何者乎真切真切

又

但利於民者願公力爲之不必問其他民苟受一分之賜矣若有所顧慮而不爲則吾夫子所謂無勇也

如何如何公爲學者亦熾亦熾在我九死不恤去就何足道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是何等苦心公當此時不爲不遇何至爲戀位不忍捨去之說耶僕不久當經貫治可得一覿談乎諸凡未盡誠有待耳

趙麟陽先生 諱錦

僕衰朽無聞幸執事之不棄俾得與於斯文之末執事豈特不棄於僕哉凡有一念向上之心執事固未嘗不欲其同歸於善也同志之會僕謬以犬馬之齒當執事之先其實與起善類聯屬人心皆執事之力非僕輩所能與也別來冉冉又復半年幸執事之立朝則斯文不患其不興起人心將日見其翕聚矣嘗思孔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其教學者不過詩書禮樂各有依據不憤不啓不悱不發門人亦嘗以有隱疑之仲尼誨人不倦何其示人之顯若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非其所自得則取之左右不逢其原故學者妄意高遠徒增虛僞而日用應酬不逢其原皆非自得以之自考則毫釐之間不容或爽以之爲教則窮極精微祇足以爲學者增累故今

日論學其本原歸宿之地雖不可不使學者知所適從而汲汲於自見語之而不顧其所安誠亦未見其可近有謂講學者曰金絲萬應膏隨處出賣其實一病不除斯言雖戲吾輩亦可以自省矣昨會中亦嘗屢申此意而未嘗與執事相印可僕非謂執事有此也執事方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而人心以執事爲向往竊念此事關涉頗大故敢輒布其區區如有異同毋吝往復

孫淮海先生 諱應鰲

鰲不肖曩宦名邦得奉文莊公顏色聆誨旨得告歸田後穎泉先生正分轄楚北與貴筑境壤相接也又辱時惠教言昨再起舊鎮於邸報中覽睹門下請從祀陽明先生大疏雖未即悟心切嚮往之家庭累葉正學相承若高門一德淵源之遠豈惟近代希有抑亦曠古僅見也思慕穎泉先生甚切久未通一書以邦去東廣絕無鱗羽之便念想爲勞計門下官京邸必常有家信來往故敢僭通姓名於記室且致尺牘於穎泉先生冀得附往來之家信得轉達云不盡頓

言統祈照鑒

劉養旦先生 諱應峯

僕與足下別十年矣不謂再晤於今日乃知足下深造淵識過非舊格而僕之抱愚守迷循故吾也相對深用慚悚會中聞勿遏絕人生機一語當下如刺我心因思舊日病隱莫非戕賊斧斤此不惟遏人生機而自家生機便枯落矣故此語雖泛施之教而意若爲僕藥也感激之衷殊倍常情第以稠衆紛集夜無暇刻種種欲請者竟不獲促席傾論別後徒抱耿耿

敝州僻在一隅偶辱高賢過化即田夫野父且躍然知所欣慕况士類乎一番風動誠千載希遘也車從北上歲裏可戒塗否從是隱顯殊轍後晤難期惟彼此努力斯道如是而行如是而藏俾他日印證各不相負即至頓也

王敬所先生 諱宗沐

十年相別無由通問然亦竊怪數年執事不弟也今春覩春官報知捷上奏名喜且不寐惟吾　弟家學淵源擔負自重一第未足爲賀然階此躋顯仕以身

行道則光輝益遠而斯文可屬此鄙人所爲眷然不志也來翰之辱始知行過濟上詞吉深婉不惟垂念故人而抑且素志堅勵此又鄙人所爲歸心者以吾弟清才健志一日千里何有顧老朽再出冒昧不知更何時得握手道平生也

又

累辱注念缺然不報以錢穀俗吏紛紛料理不遑時候知弟之亮我也人從北來輒道同志之會以弟爲之依皈此自弟家學亦非異人任幸留神爲之此學

絕續係治化隆替今　君相加意理學正士人興起之會而同志其又可珍耶特以口耳講與身心講先輩要自有分疏此則在弟爲之倡爾昨浙中允嵎公又有疏從祀之議又有頤菴公主之想必可决不勝顒望茲以齎奏入便謹此附問

劉三五先生 諱陽

年来聚所力肩斯道同儕誦服陽爲尊祖喜爲尊翁喜爲鄉邦喜雖近溪對和鄉云海内學者獨王心齋有子思謂東廓翁有子穎泉有子又獨廓翁有孫近溪之言隘矣竊睇渴見以久病之後腰足無力艱於行步喜使車不迫尚當圖傾洽也

歐三溪先生 諱瑜

准擬入山侍教不意遂歸令人悵悵日者承李父母賜簡以審編下詢生實無所見察之徃哲徵之輿情不過順民之所欲而已孟子之語畢戰釋潤澤者曰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二言盡之矣記得文莊公存日與景山李侯交川湯侯反覆論議不過如此故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三代之得天下此其基也而況

於審編乎官府斷之於上亦惟治其爭訟而已使無爭訟又無異議似當因之如此正是居敬行簡正是大公順應正是行所無事粗疎之見自覺迂遠倘有可採幸於相見時聊陳此意不可則束之而已揮汗草草有懷難盡惟執事其亮之不日出復古面晤在即又圖商確一番虛度光陰如之何其可追耶願有以翊我

朱易菴先生 諱調

高第捷至凡同志喜不自禁無他喜丈得行其學喜令祖老師尊翁契丈積德之慶足以默回人心向善之趨也豐亨豫泰甚爲德廡頌而亦臨亦保在丈必能求所以爲日中之宜者真賀真賀素辱夙知便進俚語家書中不嫌飭屬家人寧爲人罵莫使罵人寧爲人侮莫使侮人真實平等方爲有道之家矧世鄉累宦誰敢致侮致罵也式何如倡學之風鄉井與京城稍異昨寄柬王塘南丈云語講學之名蓋有喜不喜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知不標其名而任其實因言因事啓其固有之良反其正大之氣安有不喜不從

者乎亦有錮蔽難入自巳精神尚欠實落融通責又不在人也遠公說法石且點頭矧吾儒中和之致乎復古復真學風如舊諸先覺精力尚健茲藉賢丈任道於天下吾儕足以枕石漱泉於林丘之下矣

又

禾川別教喜振起吳楚一會可謂千古大快事轉逑意經亦宇再得傾領不獲悵悵擬赴連榻之盟以復真會務遠客萃止暫不能脫身俾來[illegible]二日寸懷鬱鬱何由自申稍遲决圖請正而別斯文佚托似不待贅　明道先生云學者無可添惟可減竊思減安逸於身減肥潤於家減勝負較計於天下減盡可反於至誠之地人極之立畢矣頑學未能冀先登道岸俾跛力附攀而寸升承諭從渤必謁錢王二公山札煩文從便致緒山翁是祝

張洪陽先生 諱位

道義骨肉別來依依想彼此同之頃王陽夫入京感誦德望隆茂輿情允孚甚爲知巳欣慰　老伯歸山殊駭觀聽在有道定不以隱見動念但公論舉措[illegible]此世道謂之何共滿擬今弟高發不意暫淹驥足伯淳正叔金玉兩難不出家庭淵源師友無論用舍行藏真足以相樂矣季方面諭高蹈一節此事向分袂曾面及矣青髮斬息恬尚至樂何所不可但發之此際恐涉形迹未便或反致它慮須待時相機爲之未晚蓋賴悔有不必山林者何如何如明哲保身無心任運二者幸熟圖之鄙見似爲煩中事勢事體肯綮季方相見當能細述之矣極冗草率布候起居漫無倫次臨發不勝耿耿

張陽和先生 諱元忭

今天下士每三歲舉于禮部者多至三四百人此三四百人者非四方文學之士之傑然者乎然而求其志相孚聲相應可與並驅而適于聖賢之途者蓋百無二三焉而此二三人者又或各是其見各挾其長相遇而不相得則信乎相知之難也忭越之鄙人不自量其頑鈍妄欲希於聖賢之域而因循偷惰卒未有所成立竊念古之君子其進于道也非獨其志之果力之專也亦賴乎多賢友之助焉越在東南一隅

不足以盡天下之士自束髮以来嘗孳孳求友于四方聞其名則識之過其地則造而訪之遇其人不以爲不知也而急欲與之合求之如此其勤然而聽其言覬其行莫逆于吾之心者終莫能多得也往歲春榜與　大廷之對一時同舉者四百人私自喜曰天下如此其大賢才如此其多而此四百人者又其傑然者也則吾之所賴以爲助而砭其愚策其惰以庶幾進于斯道者舍此將安求焉既而察之稠人中誠俗有所長各有所見燁然稱有人矣乃其心之同道之合者落落如晨星然甚共相知之難也雖然誠得二三人焉與之共學亦足以爲快矣安取乎多共蓋自見吾聚所叔臺定宇數君子者而吾之躁心日以平慾心日以釋退而思之恍然自以爲弗及焉又不特莫逆于心而已也夫以十餘年求之之勤而不可得者一旦得數君子與之處而朝夕觀磨焉意者天亦有以厚我而將使之不終于無成耶自吾兄奉役而去翰峰叔臺相繼以使歸此會便復寥落幸有一定宇在而常多病京師人事紛挐新故相續迄無了

期絶之不可無心而應之則又未能茫然而往茫然而来吾懼夫所守之日喪也而奚望其進焉譬如久寐之人俄而呼之則蘧然而醒須臾覺者去還復就寐耳安得夫覺者常立乎其側而常呼之使大寤不復寐耶相知既難相知而常相聚又甚難此古今之所求歎者也昨得手教宛宛如對兄學深而志一氣靜而功專其必進于聖賢無疑此學之衰至今時極矣一講學者出即群起而非之如疾冦讐此其罪不在彼而在此使吾黨之士誠學以爲己言與行符則人心固有公是何至舉世而非之若此共幸各努力自愛以振此學之衰無徒負相知之名而復泯泯與向所期許者矛盾也憶兄行時忭贈言曰此志苟不移千里同音響兄猶能省之乎則聚散迹耳何足爲歎如忭淺陋亦不敢不勉風便附此幸吏有以教我

又

孺東兄從役還承手教真切蕪以華章賜奠歿存佩刻無量矣惟兄溫恵恬憺闇然自修弟自辛未春一見即已傾倒謂兄實我之師非敢徒以爲友也睽違

忽然三載中更大變憂病侵尋歲月日邁而篤是不
前殊愧知已但近来覺得徃時粗心浮氣之爲非則
實頼兄之教玩咸之大象而時時省發也兄謂朋友
信之一句足以盡夫子之道弟以爲朋友所以不信
由胸中有物也如兄所云意見藩籬血氣名撿四者
皆物也有物則不虚不虚則信何由生故唯心虚者
乃能自信而信人易以中虚爲中孚其旨淵乎學者
種種病痛皆起于不虚甲之汩于利欲高之騁於意
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致虚之極至于一念不起萬

應感常寂而天下無餘事矣噫此弟之所終身勉焉而
未能者兄又何以益之棲伏苦廬久不聞時事昨知
崑巖兄改銓則竊爲世道賀旣而又聞慎所兄之獲
譴方午食爲之廢箸不知此兄所陳者何事而聖怒
一至此也此兄向在會中恂恂似不能言今顧切直
如是所謂有不爲故能有爲者非耶安福真爲有人
矣

朱鑑塘先生 諱鴻謨

邇来服膺大教不丼自棄視前覺稍進恨所見未能
了然雖嘗勉自策勵殊覺用力甚勞而操心甚苦也
日昨承教始信道本率性無事遠求回視前日非在
賢智處安頓則在百姓處安頓也可哀可哀數日来
儘覺輕快有受用處弟未知此後用功當何似倘于
三昧處見教半言隻句後當無駐足地矣詩已覽畢
多與鄙見對證今完上附謝生於門生誘掖奬勸雖
或未能亦不敢不勉但以斬伐之道待之又生之所
不忍也我兄其愛而教之耶抑以告者過耶

又

與吾丈不面五年矣即弟之惓惓于丈知丈之惓惓
于弟也往擬今歲倘免幽黜庶幾或得與吾丈都門
握手泬領切磨之益不謂遂有大梁之命此自弟之
薄緣所致更復何尤中州善地意無美官觀風問俗
自足行道濟物何論内外犹承示去歲造謗事近稍
聞之弟不知何因而起會參殺人不疑盜金但可付
之一唉而已何足掛之胸臆近見邸報知我老師亦
且不免因感憤累旬幾發前病世情如此吾道可知
以我老師之德之望且不相容則弟之爲讒口所動

搖豈爲不幸哉弟薄相短才自知非功名之器然素心澹泊視榮利頗輕倘世相遺得返初服奉吾親于淄澠之間事吾師于瀘瀟之濱進退豈不綽綽然者何動心不自信之有讀丈来教似猶與弟尚有不相知處又何責之他人也嗟夫與吾丈別五年矣不惟丈不能盡知我我亦豈能盡知丈哉入仕漸久官套稍知處事固難處人尤難有司處人固難二司處人尤難惟丈養辨藏愚非同志莫論學非相知莫論文務爲恬嘿以遠讒妬之口談文非相知于巳似矜論

學非同志于人何益非弟惕于禍而易所守也誠有聞于大人長者之誡而真見夫時與道之不可耳弟之罹謗口自反實無罪徒以戇直招尤耳不能自勉而乃以勉丈丈豈不唉我哉然其言則燕人之教越人以操舟也其心則子弟有酒食不以自用而爲先生饌也非敢曰三折肱而爲良醫也吾丈其以爲何如

耿叔臺先生 諱定力

令弟仲家兄從未面而師及弟往在都門匆匆一面未悉也此番過我不獨里中同志脉脉感勸不孝兄弟啓助多矣令弟骨力如兄聰明處似過之誠兄難弟也念君門奕世載德二難兢爽元公得兩程而道益尊斯道其興矣君家取數巳多眼前如老伯進退此真可浮雲視也弟頗伯仲菀菀業業日新又新以仰承斯道耳師偕令弟至麻城麻城多少年英俊者一見令弟頓消其浮妄之習此不在語言間也師謂令大父謹事耿泉翁并及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曰此便是以身任道處令弟深契是言也念憲在

二司中譬則幼弟事同官當如事長兄有夫子誾誾侃侃公案在非頑兄學爲脂韋也郡邑長吏更宜謙虛相訪體貌格套宜與循守而精神實意須有流通處能否賢不肖固宜周知而言語意氣又當渾融更胥門隸宜過於防檢而細民冤夫須盡得其情此弟未更事億度之見想兄居其位者更清切矣

又

兄之出也其以安成故乃老伯致政不省所謂令人驚愕適日兄之進退益尊便未至時與師熟計之矣

弟初意謂兄得遂高舉則其重在我乃師意不然謂行藏有道廢興有命示人以迹人謂我何無論往古即廬山初分楚憲特不爲鈐山所忌耶忌者日嫉人詆毀竟不能損信有命也弟勉脩職業盡其在我者斗無自作風浪也弟頃細思之兄清名久在人耳尊公去位忌者之心且平斷無望風者若悻然必去示以相仇之迹益重人疑畏非策也憲體嚴肅須謹關防慎交遊簿書刑名未可一毫放過至郡官品其賢精神通貫然又戒偏聽獨任也兄往日心腸大熱開

人一善恨不引而寘之膝至氣味不類者多不能渾融好善惡惡固是本心不容偏處然天地之大德不如是也所謂關防者內而僮僕外而吏書又外而接應之人須慎之須慎之凡郡縣招詳非大有可疑止宜依允宋小川在敝省多示自己精明每每駁郡縣招詳以此上下精神不相通貫況郡縣近民易得其情乎凡發言倡論須四顧檢點而後出非故希世取容慎言之道當如是也即兄外補之故與老伯見黜之由弟緘之而已此不足爲外人道也

焦漪園先生 諱竑

仙舟過真州曾啟手記僕送近溪先生至高郵又睹手蹟并厚奠捧讀之次極深感泣僕近年因懲往非無之事勢難處因循偷惰殊覺廢志頃楚倥近老遞鞭策之瘟枯廻生復有凌虛之氣矣兄近造不知何似書生習氣既去益可專意問學但學亦多端弊亦隨之其易見者不必言乃有以世俗恍巧之心文以學術之言謂明哲保身謂弃競無耻聲華勢利爲不礙道其勢至以老成爲遲鈍無耻爲迂濶反指而剌

譏之亦可痛已語云才智之人何世無之所乏者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僕竊嘆此以爲名言兄試籌之彼若以巧宦爲道術以吾言爲酸腐是士俗不可醫也弟素綿薄欲以一葦而障東流自知不能惟兄有力者共勉之

又

弟與兄別久矣意計偕入都得以把臂論心傾此積悃乃兄久以遷秩行矣人生聚會不可必得如此倪仰之觸也及六載則後此相聚欲常如曩時恐亦不

可多得也念之可懼兄此時懷抱不知何如弟則方
兀兀博士語嬰兒之背老不能脫苦心可知然此自
世間浮塵泡影耳倏忽之間與化俱徂白傅所謂不
獨榮空辱亦空也惟吾人終身着到何在脚根稍不
點地終淪苦海此之不學凡夫轉增業識爲無樂樂
耳惟兄因便有以教之顒望顒望

又

辱手書并分俸之惠知兄相念之切感感覺齋到計
兄復得一良友乃弟則少却一人矣弟自抵家一病

不可支今幸平復懷抱殊不佳時與仲寉乾齋二兄
相晤商確問學此外殊寡寡亦可以卜弟之學矣兄
補外自當隨分隨時做去安得常如意但主意是當
自能隨處有補所謂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亦必
有濟也朱鑑塘兄已到此數相見時時念兄意亦甚
歡北方學者終是誠篤好相與也

又

數月相從可謂無言不盡然非兄之虛懷樂下弟亦
未敢猖狂如此別來匆匆復易寒暑矣緬思高誼無

日不動不知兄於獨居無事時還復有奚無可之思
不耶舉業豈足累人然以此擔閣英雄亦不少矣兄
既幸脫去問學之功當復頊加精采京邸風塵故是
可厭然藉以求友求益亦自不惡所謂塵勞即真境
也

又

弟往在苫塊中去冬十一月復有悼亡之戚坐此久
未能一訊左右頃時于北來者詢兄起居之詳知聯
屬友朋之意惓惓懇至知兄于此學有味然此心無

常愈深造則愈無底止如人看山移步改觀如孔子
不惑之年其所見異於而立之時可知也兄之新得
當與往有大不同還能不棄遠人而一教之乎此中
賴卓吾主張此事人心益覺有興起處弟語及性地
甚難其人此夫子所以嘆知德之難也何時面奉得
究此懷臨風唯有耿耿

又

久不奉教言不審兄近詣何似所見還是當時事乎
抑有不同處否弟近于此學頗有所疑頃相去之遠

無從一面質之耳奈何

又

邸報中見大疏讀之快然不直指陽明先生之學其學自見筆端此非兄不能爲也弟諸理如荒所喜陪都同志復有興起之勢中間真切者頗多其人可以老歲月矣兄近于此學還有異同之見否易言虎變言大人之學日異而月不同也還可以楮筆教否

會健齋先生諱乾亨

弟初意此行非兄渡江即弟入山圖一傾倒不謂兄以冒暑不能來弟以事促歸不能往悵悵之懷可知也伏承手札開示進弟於大同之域讀之宛然如一堂相對其浣慰之悰又不在於合并矣學分人巳皆從血氣起念兄在此剖決無碍遐探遠詣何所不至但弟嘗窺測此意莫備於大易之艮蓋必不獲其身而後可言無我必不見其人而後可言無人然其所指歸惟在艮止惟常止而後常無也不則是意之也淺見如此吾兄何以鞭教之青原之會容積誠走領北行倘得聯舟則至幸也

趙汝泉先生諱賢

一別倏易伏臘以乏便故未能通問心切耿耿顧公祖出所緼籍早有建明中州人士口碑在焉竊熟聞之借以爲慰矣不佞不佞適辱手書慰念備至感之感之乃積謗叢愆云云不肖不知所謂矣才華精敏如公祖心事潔白如公祖而同事者乃亦有不深信者乎是公祖疑之過也夫人人而恱之固勢所不能要在爲之自我者惟其是而已即一時或信與否姑置勿問可也何如

王環伊先生諱守誠

頃奉手札佳刻乃欽足下之威德而用意遠也原刑之義在於弼教彼法家提刑所主明罰勅法嚴峻而整齊之夫豈不可執與夫率先化導之爲得乎佳刻頒布得弼教義矣嵩下人亦知足下蕪纂數道案牘紛委至勞苦矣然盤錯不逢則利器不見第録囚治獄出入之閒死生所繫非置郵比也素欽足下忠信明决必無一枉若書所稱罪疑惟輕幸嘗念之今秋霪雨害稼瀰田圯屋民人苦歲于嵩爲尤有司者亦

以告之矣但未知監司者謂何譬之灸艾其觀者已薄於受者矣況聞之者乎足下名家子今聞素著言出人欽可無一贊成之蘇兩河千萬人之命即同袍弟受賜多矣

沈[illegible]先生 諱應畤

別久殊踈啓候懷仰維殷感大翰賜存愧激彌切我公祖留心民瘼於驛遞事紆曲調停自今日計之四年內省半年矣以後日計之六年外省一年矣而八郡窮㒺下里罔不永戴恩私眞所謂仁人之言其利

薄豈徒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已耶事體妥當兩院具請至本兵政府諒擬嘉納允行何有於時區區之嚌哉

又

再承教翰并辱腆儀拜領感感殊切伏讀公祖大議紓籌策而費心思矣計四年減免一年此酌中寬恤復裁之恐苦節不可貞　奏臣定如議行矣就中先期徵解如數支給極得恤募役肯綮募役恤則小民安公私兩便法可久而無滯也八郡黔黎永戴恩私無量簪紳輩俱有糧站者情同黔黎焉

吳川樓先生 諱國倫

空谷㝷眠足音罕至忽吏人抉我雀羅而入投之手書儼然自天降也喜慰何可言省會來盲寓情大厚既畧其疵累之玷又從而惋惜之拭泥滓而沃以芳香解垢瀚而被之華衮殆類是矣其如此身之難潔何愧感終身勉當自好達觀齊物古人我師邇但杜門坐萬卷中與諸弟子輩進修之務暇則蒔卉灌蔬從社父老飲甚驩也乃握蘭之餘臭倚玉之末光則

時時襲五內而照四隅何日忘之

又

肖謹長別造次含情辱長者憐而寵靈之益不勝感矣惟是自違明哲之訓負明時且負長者厚雅循省內愧它無怨尤夫彀弩射市薄命先死而生之不肖固未可盡委之薄命也古人去國不必絜其身且將托而逃焉豈長者所弗與乎初抵山中幽[illegible]稍愜無異負擔者之息肩執熱者之濯泉未必非[illegible][illegible]勝也

孟雲浦先生 諱化鯉

已巳歲鯉在都門聞我疆先生道我公嗜學惓惓接引竊知向慕自謂何緣得一登龍以聆謦欬此生之幸也乃甲戌春初得拜瞻馬我公惻隱之心眞切隨機從吏鯉也顓蒙晤教數四眞如饑渴者之逢飲食曩時向慕私懷爲之欣然別来忽忽匝歲無日不馳神于左右頃舍親弘宇王年丈遞賜我公書二種舉業德業并荷指南仰見我公惓惓接引不遺葑菲感意感奮可知載讀正學論知我公憂世之切然我公世學斯文山斗海内莫不傾仰私淑如鯉盖嘗親聽

陽春白雪之歌者媿非知音耳尋以尊教傳諸同志同志興起奉於鯉師洛陽西川尤先生先生感服鯉復思我公此論於世教大有裨益更得一刋好傳布也如何如何金臺會所近移大木廠同志雲集諸老發明皆我公嗜學所感聞之幾欲奮飛散縣故有會同門友亦十數人正會外彼此往晤以爲常得公教言似又添如許氣力也風便更望賜教

又

頃莅節臨敝邑肅親溫儼飫聞誨音嗣又得拜華札均切感奮其諸生僉懽躍興起人思淬濿而幹者六深警省追悔日前所爲業已入會中矣仰承過化之仁使鄙邑人士庶幾知學然後信大君子作用眞意灌浹與尋常徒以言教者盖星淵也爲之趯然以喜承諭鼓舞諸生惶踖不敢當愚劣如鯉雖粗知向上然且蒙爵未撤安可以盲導盲也日惟勉自鞭策惴惴焉以不獲仰副接引至意是恐夫以我翁世學醇儒倡明于上西翁尤師誘掖薰烝其間鯉與諸生竊幸陶鑄多矣道義之感非敢爲佞書院承示崇祀六

儒繼聞去楊入張而縣父母官議欲併楊泊廓翁先生爲十二大儒祠遷蜡主專祀焉用意良勤懇矣鄙見亦與畧同更斬俯賜教言勒之金石發諸賢之秘闡正學之微俾稍知嚮往如諸生及鯉者得昕夕誦法不致頹墮又始終曲成之恩也我翁一體在念惻隱眞切諒亦不忍拒而麾之矣

伍盃齋先生 諱讓

奉違忽復經年傾注之私日縈中抱想同之也甚欲修候緣無便羽坐是踈曠至今滋盃罪已弟鄙樸人

也辱兄不棄欲引而納諸君子之塗俾不肖日聞緒論于時二三君子如友山叔臺輩或推或挽而兄之誨我者猶復諄諄不置至謂可與微言古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弟之謂矣受教以来不敢輙自頽墮以負知己弟日逐清光益復孤陋求如昔日之朝夕與游何可得也言之曷勝於邑吾兄秉憲大梁表見自別生平所負日可見之行矣政務之暇倘亦有一二同志相與商確印證者乎有則不惜費言彼此交益萬一有意氣未孚信之未及者幸兄默默蓋人心不同故耳吾兄當自知之弟亦不必察察言也文清公云不露而潜修不言而躬行惟吾兄留意

楊道南先生 諱希淳

昨兄囑弟有言雖然今復何言也惟兄既知道之不可離矣不知戒慎恐懼之功又從何處下手世俗人畧不戒懼而道卒未嘗離也此又何以故耶兄試叅之便中幸有以復我也

又

兄篤信好學且波及令弟以至於鄉人可謂斯道之

慈湖師門之季路矣徒羡何如弟自涉家難以来世間一切惡滋味種種俱已嘗過至於人情世故可嗟可唾堪鄙堪嗤者亦略知之自謂即使孔孟復生於目今世界不知從何處下手如兄之篤志者能有幾人薰之不入逼之不動照之不知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秖是隱隱一念尚不容已惟是不薰之薰不逼之逼不照之照未敢忘情耳獨恨勢利之習充塞於宇宙貫徹於骨髓急忙換他一副當不得徒增太息也兄聞此言必又謂是吾儕力量不濟以此咎僕亦復何辭恐他日方自知之不免撫掌一笑也

李卓吾先生 諱載贄

京中辱教甚至別後不審會聚如何切念不學則已學則直須窮極到底不受一塵方為實究竟處陳鳳隅兄既發肯心証明此學可着意相訂也未知於色空常無常義曾否有下落煩為弟一問之遍融於僧為巨擘相見必不相賺莫遽以色像相疑訝古之高人原不可以色像拘也從仁齋曾否選授友山兄曾否喜會朋友且不論究竟處非師友則不可得親仁

善隣亦自是人生不容欠闕事每念今之學者只爲心今以故判然不相關切彼自以爲完名全節赫然表著而視塵寰不知正與世之貪汚俗吏同條共貫同於不知有巳不知有人其心一也此學術所係不可不究心也鄙見如此莘終教之弟正患此病故獨言之詩云黃兄近日信心何似此兄有氣魄最可喜者仲寉兄入京聞至論以来頓覺神情歸一亦可喜可喜貴衙門諸丈會時但道弟嚮望以天下第一等事不服一一具答何也質意相關虛文無用也尊學資

甚穎惟知巳亮之

方初菴先生 諱揚

往附曹嗣山兄書諒達前諭中庸之說畧巳陳辭未知當否大要此義與二氏同今之人斥者何也微今人即大人先生持論而睎當世猶竊竊然非之兄宜以爲何也幸細教之凡物有中未嘗不空如室中至中之類是巳夫子曰空空如也鄙夫無所見聞可以語此賢者則實之以見聞矣故空難弟日夕從事未敢自外不識年丈猶有以教之否也

艾熈亭先生 諱穆

與兄別數月耳乃宦踪飄忽如此回視曏曩促膝談道德儼如眩夢不大可詫耶尊翁老先生遨中於詭宦海中天吳掀舞乃共常態惟達觀之士戲視之爲能爽然於身名之際兄於尊翁老先生當以是益驗淵源矣正不必忡忡係戚膝下也兄志高識卓又試之藩臬爲受大地以性情發明功業彰儒者之蘊而暨於有民必自有道大都天下事惟從其理之當與行其心之所安其餘固有不足恤者此又高明萬古之抱或亦不肖所同也

周二魯先生 諱弘禴

僕離大梁走五百里旦夕聽輿歌而知足下之多今政也私心益甚快之矣吾黨坐居廣語及服官類迂緩若不事事者平葦藉口而厭薄之殊不知學不當用非實也用不經小非通也僕快足下能爲吾黨解此恥耳前命冗不能辦且代大匠斵固不敢辦幸亮

高[illegible]先生 諱三聘

舊歲赴省吾兄不棄昏愚曲加開示冬間又承翰教

東海鄧生何幸得大聖人爲之依歸復得大儒爲之啓廸也来諭云學問之道率性而已率性云者非任意浮沉之謂愚則以爲率性之與任意迹相似而實不同盖性之在人固無不善然純乎性真用事不爲私意所役者能幾何人共會加涵養之功者提撕此心不令放逸本體瑩然常覺事物之来依此以應之自無不當此率性之謂也其全不用功或用功而不繼者心無所主但爲物役紛紜勞擾性真日益昏昧日用之間純是私意用事依此而行無一可者安得

爲道此任意之謂也夫性真用事而有不善則可責之於性既私意用事矣而乃責不善于性是猶鑑爲塵蔽及其不能照物則曰鑑之本無明也立志要高用力要勇見得如此便如此而行不可有纖毫計較得失利害之意才有纖毫計較之意便自欺瞞便是内交要譽悪聲便不率性此事便失其當纏綿留滯又爲後事之先其害盜有窮耶每與敝庠諸友辨析至此亦頗以愚言爲然尚未知其果不悖于性道之旨否也歸家後日夕以不克仰承宗主及二兄之至教爲懼皇皇汲汲不敢自怠但以親老不敢遠離未得日侍左右有懐良耿耿也

余碧溪先生 諱珊

僕感公家道誼骨肉之恩三世矣今喜從宦山東意欲少佐下風共明此學以爲報不計其位之卑力之不逮也自覺去冬書院與諸友相處時有多少執滯自任已見處多少取必過當不通人情慶賢者不以爲罪反引過歸之於巳何其責巳嚴而待人恕也感愧感愧吾人今日此學只在求仁仁乃吾心之生機

原自委曲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言必曲而後始有成也中庸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非曲何以能盡又曰其次致曲非曲何以能誠何以形著明至於動變且化乎細玩来教巳自識破一曲字機栝成巳成物一齊都了矣何幸如之宗師此來兗州人心尤更躍然出頭擔當者必日漸有人論者以爲國家二百年来無此景象但恐榮遷在邇僕等不能久於嵫土使官家别用一番人景象不識何如耳

光顧吾先生 諱廣

此懷欝而莫售久矣業已遇君不吐何待良知非知非不知玄旨具悉顧其辭猶有不盡合者是以不敢默默僕愚誠不敢以志爲是而欲比同之也徒以百姓日用即是逢原即是順帝之則然其所自異於聖人者必有當也茲欲透此一關而君方有開眼閉眼之譬僕誠鄙人也聞之未遽脫錮蔽若其無嫌再三更以直際聖域者謂之何如且開眼而無所見與閉眼而無所見竊疑均之無所見也道果着於無所見共邵楊二子妄生分別誠過矣然又謂良知能分別

而無分別吾儒萬物一體矣然未嘗不知有所擇釋氏一槩均平矣然未嘗不分別諸法相故於野老縉紳而生異心者非良知也于野老縉紳而生同心者亦非良知也於野老固不可求異於野老縉紳及天下人亦不可求同必若著無分別一邊其於非知非不知之旨竟何如共譚經離一切相正在成一切相離之敬仲知識相而不知離相僕每病其皮膚者正在此耳君之立言欲離相而遺識相豈其見之不及邪善學者當自得之也區區之見如此幸憐其狂而進之

又

讀君札不覺飛動及良知即無知又不覺大駭奈何一至是共聞學以來斯所稱奇邁矣若鄙人者不識夢中說夢云亟火之亟火之昔人謂丈夫事託宿于得安居於志但百姓失之不知孔子亦云無知斯二者均志也而聖狂遂以星淵者何故共君自仁者何以教焉敬仲之學旣媲上乘又迯下乘近愈信其皮膚矣康節真吾師也洩盡消息稍自策勵以求無負

二君且恐豪傑起先我着鞭也

赤牘紀終

贈言紀

贈聚所鄒先生僉河南憲叙　　謝廷敬

余聞在昔　毅皇帝初年道成化洽瑞協靈鍾迺歲辛未真才輩出時則鄒文莊公崛起西江大魁天下倡道東南爲一時理學元宗盖嘗反覆正嘉間公所論議與所陶成士類貞達國體剪荆榛六七十年来士氣圮復振公之力爲多説者謂公不直培植國運其後當貽無疆休今觀其珪組蟬聯代籍金閨自方岳公至今聚所鄒君三世矣君亦以隆慶辛未舉進

士視文莊若後先初官比部與余爲同舍郎日睹君儀範恂恂祖風至所發明正學勸誘多方直欲躋斯世胥登道岸凡得見聞君者靡不津津稱文莊後云今年秋　當宁燕君才欲顯拔以風有位會河南憲僉缺推君名聞　上報可若曰咨爾才惟豫屯若鹺惟爾經理爾欽哉夫所簡任君意良厚矣君將何以酬　主知余聞之莫主好發者其臣決拾今　主上勵精圖惟化理大臣仰體　上意汲汲網賢若不及奚啻好發君家世名臣諸要務所在籌畫既久即兵

食長策無逾屯鹺舉所決拾之能徃省而繹竊亦謂無逾斯際者今天下衛所星列將吏錯置伍籍餉額無異國初乃名存實亡日就虛耗雖歲遣部使者加意清勾迄未覩計效則曷以故哉以屯政未舉耳國初設軍衛衛各置屯田田有定分軍無脱伍散耕不異編氓調發率可攘敵老弱不能軍則勾補其壯勇者授之田而家焉又商賈皆令支塩于塲墾田于邊歲以其田之入供軍需謂之飛輓公私並利兵食常足即行之千萬世何弗利哉乃承平既久玩愒日滋

子粒不以給軍尺籍徒爲文具且官利其餉而卒逋無禁軍儲不足則取諸民民不能給又権之塩利至窮商本激他變而其流獘莫之能禦此不獨河南然也君爲郎掌比部封事諸所佚伍逋餉暨煮海違販一切利病舉觸心目計豈不欲得當以報　明時乃今身有是任如前所云今昔屯鹺事宜次第酌用廓百年之弊而恵一方則豈非今日簡畀意哉夫經術經世務自昔言之君涵濡道涯業已光先世乃所未竟大猷君復以其身嘗試之自中州而天下其用無

涯其光愈大天下宗文莊之學亦仰君勳名于不窮是謂體用一源後先濟美鄒氏祖孫顧不彬彬然稱作述哉若曰僉事等觀察使珮印秉韜歲時舉剌諸長吏受約束惟謹謂此爲榮則非君意也又或紆徐顧忌以緘默爲重厚姑息爲寬大視奸吏苛政爲軍民病者置不問謂此爲識政體則君固嘗疾之余豈以是虞君哉余不佞不能奉揚德誼同寅諸君子以余于君爲梓里且同署言或非謬也故于其行屬詞如此云

別言贈鄒聚所奉　使廣陵　茹真李登

隆慶辛未春聚所鄒子舉進士觀政於冬官其秋奉使廣陵以便道暫歸安福於是杖臺耿子戒諸執友於其官之外署餞別之飲次主人屬客曰願各以一言爲行者贈亦願行者有以處處者也相讓久之鄒子乃言曰吾不能一一處諸君顧有一言令諸君雖不盡同亦各有當也曰拾余曰然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於是陽和張子贈以立茹真李子以剛耿子以求鑑塘朱子以訥翰峰李子定宇鄧子未至淦溪劉子東溟管子凝菴唐子後至未及也明日鄒子暨茹真子復集翰峰子所語及之未陳其言也且追索一言于主人主人曰毅廼相視一粲謂其不謀而意相若也於是令茹真子識之以爲別言〻一言各自有說茲未詳者言存意與存矣矧諸君相與精神志趨之相挹深矣即無言所相取者自在也一言且贅矣又奚說之及焉

世德作求尚友千古冊　天臺耿定向

嘗觀豫章人士類多峭拔勁挺瑀然自樹其志意不肯隨人後若其山水所鍾然顧其中抱挺拔不群之志而又能慮以下人者則過人益遠竊嘗感嘆汝海大父　東廓先生以瑰瑋之資蚤歲魁天下位偕清顯其文藻才猷已足自鳴一世無難矣及聞陽明先生良知之旨即虛己納贄焉且終身守其師說不變至今爲士人宗仰此余所謂抱挺拔不群之志而弘慮以下人之節者非耶汝海承藉家學弱冠登科假令世俗子有此其足已而氣揚師心而言辯比比矣乃汝海固欿然不自有也而偲偲以尚友爲

事往在北都邸一時人士樂從之遊者如千人即隆貴之子與孤寒之士汝海一視之無擇也頃遊南都南都之士樂與遊者又若此即如予繆悠如是更何能相長于汝海即欲有效于汝海又何能有加于汝海之所稔聞于庭訓者乃汝海𩔗過信予而以乃祖之所以事陽明者事余余重媿未能窺陽明之堂而汝海信能繩祖之武矣顧余終何以自效于汝海哉昔人以友天下爲未足尚論古之人汝海行矣盍之鄒魯之墟也謁　闕里登泰山遠覽而退思焉孔孟

之脉緒可尋也世德作求其在此與若余竟何能以益汝海

又

儷山張遂

曩遂南遊受學于　東廓先生者踰二紀茲幸聚乃孫汝海於南都者又二年先生之學得汝海益光且豹予敬讓焉汝海頻行策予以難且怪所望於予者甚厚予敬受之而患莫之能踐也汝海行贐冊索言以徵久要旣愧無以報之敢不即所敬受者求正焉可乎且予所望於師門一脉者正懼其或易易耳思[illegible]難以圖其易豈徒若好爲和解語者然耶噫是難言也予行將省乃翁督學齊魯間方有大觀而日進無涯者在乃若守約之地真無容贊一辭者况遂之若存若亡者哉至于敏事樂學刮目于吳下別者抑何敢自讓于執塵後也謹識此以申贈處之義

又

澹園焦竑

丙寅春鄒君汝海過留都問學於天臺先生寔余内交之始云居一年將省親齊魯之墟過余而言别意戀戀不能去也余與同志二三子陟四望之巔遊燕

子磯之上凡幾日余之於學也遠言之近言之淺深言之蓋無所不言而君豁然如有契也濵行復執余曰何以贈我嗟嗟君於余言其始如悖而馳者頃之疑信半焉今則爽然自失而亦灑然自快矣余又何言哉肫肫皜皜此吾孔氏之心印而君之家學也唯先入之説主焉而虚見恭焉而世俗撓焉非肫肫皜皜之故也君方過黄河登太山而泰承於孔氏所以自信其心而信東廓先生之心信孔氏之心者當日牢固而不可拔余無容祝矣顧夫聖人之學難明而

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此余之隱憂而先哲所嘆也君既有契於余言也已則於余之隱憂也將無同焉而不容自已也夫

又　許吳儒

余兒時家君每課以東廓先生言時余未知其何謂也稍長始知家君曾受學東廓先生因竊至教想望其風而先生則已逝矣比來遊四望山中得遘鄒君聚所而聚所東廓先生孫也顧其德性風致似非塵寰中人退謂人曰鄒君之學未知其何若而迹今之

似者觀之東廓先生鑄人之功亦遠矣廼聚所志懇力篤慮下問審與吾師處者逾年一旦此學大明振衣而去人咸有言以華其行而余獨何言雖然余之得優游四望之中而免夫交徧之謫者皆東廓先生所貽也則吾於聚所之行其能忘情哉嘗讀孔子世家見子思之作中庸也精微別白而孔氏家學賴之益明今以聚所而視東廓先生則道之嫡傳而子思之任也惟擔荷斯文無少退遜俾先生家學日明於世則余之私心酬矣聚所其有以處我哉

燕子磯重別汝海　湋園焦竑

到處青山入眼明杖藜此日又江城飛飛燕子穿花細薄薄春寒着柳輕文酒共憐今夕醉凄凉無那別時情長江不盡風波悪愁見孤帆送客行

題冊　祈南吳自新

夫君繼家學皜皜開真傳杖策游南國傾盖情依然託我金蘭契昕夕共周旋矢心在千古意氣薄雲天剎那如有悟一笑忘蹄筌知音未易招孱力竟誰援憐君成遠別悵望欲何言丈夫立萬仞勿為尋尺牽

長風日凌厲穩步泰山巔

又　李懋中

美人天外至吾病卧丘樊才忻談麈合無奈去舟喧衣袂寒仍在江空勢欲吞離愁渺無際瀟灑仗清樽

又　翰峰李逢暘

促膝論交舊王京清樽白社不勝情忽牽畫舫由吳水笑整斑衣入魯城霧淨泰山峰獨出雲空東海日長明春風二月尤堪愛壇杏高枝又發生

又　劬峰余孟麟

相聞湖海夢魂勞相遇風塵意氣高將論共歸[illegible]
賦客途常佩鷫鷞刀尊開小雨聽殘漏鴈拂孤蓬下
遼阜別去音書如寄問江城秋色臥蓬蒿

別汝海汝光南歸　濟南王見賓

齊魯儒生紛在門楚江春色促歸軒何人不惜王孫
別有客更斷國士恩一夕清燈閑夜月幾時錦瑟傍
麓墳山雲溪樹含情思心事依依祇自論

送聚所鄒進士還　朝　醒翁陳光

三朝賜第宴明光冠珮相傳玉樹芳自倚丹心能報

主獨憐青鬢已爲郎宮袍乍拂隋堤柳使節遥攜漢
署香歸闕正逢除目下握蘭常在鳳池傍

送年丈鄒聚所奉使南還便道歸省　海莗方肯堂

吹笛關山秋欲深旌旗遥望出楓林蒼葭白露人如
玉喬木清風鶴在陰挂席獨勞天姥夢問津誰識武
陵心送君不盡壷中酌莫向匡廬自朗吟

送憲僉鄒丈之中州以兒輩從遊併爲致別懷
云　都門劉效祖

何處談天客風流自少年一朝向河洛千里別幽燕
白簡威初重黃金價獨偏忍教門下士雪裡念伊川

贈別聚所年丈按察河南　蔣三近

綠鬢僊郎領外臺一杯相送禁城隈鶯看鳳羽初横
漢唱盡驪歌更舉杯伊水談經元世學中原攬轡識
雄才神駒展足能千里貯見文星近上台

贈聚所老先生觀察河南　蔡文範

薊門秋日照離盃攬轡中原亦壯哉嶽色千重分陝
服河流萬里抱縈臺車騎早向東方下經術元從左

氏来况是漢庭推世學懸知獨有仲舒才

過大梁投贈聚所丈　周弘禴

仙郎漢署早知名壯歲分符出禁城燕谷停吹無黍
稷夷門虛左有侯嬴遥看玉燭思湖海慢倚金蟬説
世情栽得梧桐陰自好莫教長引鳳凰鳴

贈鄒聚所奉使廣陵　金陵李逢暘

八月秋正中金飈送涼氣雁翥横高雲露零浥芳卉
嗟予同心人忽作皇華使觀濤諧夙期登樓發鄉思
別酒方慇懃征驂蹔維縶鰓鰓贈處情藹藹芝蘭味

顧余力不前如君質偏粹萬里不弛擔一心見真契
學海暫望洋為山戒虧簣勉旃互勉旃失時枉歔欷

又　山陰張元忭

涼風乍蕭瑟悠然動遐想江邊鱸鱖肥湖上芙渠長
默默違素襟我留子獨往相去日以遠臨岐倍悽愴
人生百年內奄忽歸草莽良時競努力毋為愧俯仰
家學遺真詮聖道何昭朗虛談亦何為躬行日培養
此志苟不移千里同音響

又　吳門劉瑊

吾聞古君子送人獨以言言亦不貴多要在脫塵樊
朋儕與君別咲為一字贐君曰何以酬拾之宜弗恪
斯言有味哉正患不能拾於此真有得便可稱剛者
平居學何事願以素履行壯行適如願豈慕長沮耕
世路有夷險達人毋眷眷匪直輕聲華至理妙通變
華茲值清時不令舍所學相期共勉旃勿遽懷川嶽

又　萬安朱維京

征蓋運京觀郊原祖席開秋深白露濟野色蒼然來
之子鵷鴻姿雲中方橫翼奏對入明光

天子賜顏色忽持使者節遠下廣陵邊濤聲八月壯
玉樹三秋研遠遊豈不適燕之晝錦旋憶昔聖言湮
哲人不可作汲汲我文莊以身為木鐸兮冶一以振
橋梓續懿鑠況君繩其武世澤永有託緬余蕭艾質
幸倚芝葭傍仰高力不逮報德徒彷徨典刑忽云遠
所睠在天方王程詎容弁滄洲莫久翔
九重端聖哲宵旰煩殷憂所賴匡時才副此側席求
酒盡山氣紫長揖謝君去延睇渺余思斜陽下高樹

病枕懷鄒聚所道契　四首　三五劉陽

東山講席近如何病枕離思感嘆多道在我鄉天欲
厚迢迢故遣使槎過

雙眼無將臨九垓幾家人結聖胚胎子開已可乘軒
去猶共春風鼓瑟懷

俎豆春芹二月香文莊宮邇杏官墻後賢豈獨能芳
薦一卷中庸抱未忘

燕谷向憐春不到鄒生吹管谷生春如今十二竹筒
在一曲陽和續有人

送鄒汝海　歷下光盧

贈客那堪折柳枝無端愁外別新知勳空海岱將誰托步學邯鄲不可追離袂乍分春色去征輪應共暮雲遲雖云故國風煙美回首依依有所思

夜懷汝海汝光二丈二首　光盧

西江一片月来照曾城人因憶鄒生律能回幽谷春山川青眼隔歲月白頭新頓以少年意吳鈎寄所親

其二

雁聲不可聽隣笛豈堪聞南國無来信東山感舊群相思寄明月良晤託青雲應共燕臺上雄圖吊樂君

一柱坪菴中聞涵孫報　文莊府君

一柱凌雲秀孫菴聽雨眠孫支聞挺茁世澤喜嬋嫣野老談天道良朋稽妙詮山靈還有約奕葉共乾乾

涵孫計偕賦此勉之　文莊府君

汝生亦何辰汝試遂獲舉樹德祖延賓金臺父作主懋持謙抑心宣暢仁厚譜天工有常覲夙夜友千古

澈源族中迎涵孫志勉　文莊府君

卯橋欣瓞緒直向午街行叢桂香先發喬槐蔭更清絜羨懲俗械歆器鑒天明記取缸生約朱絃績正聲

義兒上南宮涵孫繼行書勵　文莊府君

汝伯已北上汝行復繼之虎闈相炳蔚雁塔應淋漓先烈垂繩準鄉評凜蔡著世臣思報國喫着不須期

長安別伯兄　弟德溥

自我青門入梅花共歲寒釣詩明月夜玩易白雲端直到今朝別方知前日歡欲留不可得回首泣長安

贈言紀終

附録母賀孺人壽章

壽鄒母賀安人六十序　　蕭良有

余不佞與安成故觀察　聚所鄒君雅相契也則業知其元配　賀安人賢甚具盖聚所君承家學好與四方賢豪爲講棊之會往署比部尚書郎時晨起策羸馬入曹曹事畢亟詣會所不復過邸舍問家政乃家政未嘗不井井也者君出則賀安人手一鍵鍵邸舍藏獲稟稟奉法會當君授餐盤飧中饋之具不謀而辦它曹郎弗及也居亡何聚所君以王文成先生

從祀　請忤當路旨出爲河南僉憲尋解組歸安人無交謫焉而歸則爲太常　潁泉翁若姑蚤暮治井毳惟謹聚所君捐館後愈益恭毖畢二子並有能才尚稱孤賴安人教育之用有成立今年夏安人春秋六十矣而稱未亡人者且十七載楚長沙司理鶴峋周君以年家子且與安人長郎君子予兒女婣也介衡州司理右華周君授簡徵不佞言爲壽不佞於是就兩君子謂曰世常說天道遠無準於殀壽之際若安人者壽不亦宜哉夫自古婦德母儀載在彤管豈尠然亦且有以內政襄外政者乎有以婦事代子事者乎有以母道兼父道者乎則安人其選哉雜珮之爲今也新婦之爲孝也晝荻之爲慈也彼各專一善耳且自天祐之孰與賀安人臻衆美乎壽不亦宜哉而或者高出汲爲奇節艷採椹爲殊跡述[illegible]爲美謂是大不然夫行不斷殊尤斷無忒跡不斷卓詭斷適中安人以爲妻則令以爲婦則孝以爲母則慈是庸德也平淡而無奇者也而內則在焉盖在昔鄒大翁文莊先生與文成先生游用仁義道德主盟

宇內宇內士翕然從之一傳爲太常公再傳爲聚所君兄弟守其家法其倫則子臣弟友其行則孝弟忠信是庸德也平淡而無奇者也而名理在焉賀安人所漸濡非朝夕矣和氣則致祥其旋則元吉疇謂天道遠也不佞又聞之兩郎君以文行世其家聲稱卓犖甚夫近世賢智之士往往任其所有餘而鶩於其所不必事弊也久矣卓犖如君無亦求所謂庸德者日孳孳乎語曰不竟其穀子孫之祿又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揚名於後世果爾徵獨慰聚所君俎豆文

成至意郎安人之壽固遠矣是又在郎君𠔥是又在郎君𠔥周君謂何

壽鄒母賀夫人六十序

王如堅

昔文中子王通明道河汾之曲嘆曰甚矣王道之難行也述爲家訓遡自銅川府君而上凡六世矣自銅川而下其澤可知也郊畤劇勃代有哲人其風貽於內訓咸可紹述史雖未殫要之脩身教家不離乎域者道咸在矣儒者稱引鄒孟篇君子流風餘韻覩其家則以爲本原吾邑中最著者先師鄒文莊公起布

墜而覺來裔文在茲乎上述易齋大夫之業下開聚賢之後靡不人人兢於世學靡不有家政聲在人先師烈孫曰聚所大夫盖頴泉先生之冢嗣也大夫夫人賀氏有子曰袞曰袠余師友之間世相視而稱莫逆余緣大夫而知夫人之壼儀脩也余緣二生而知夫人之母教肅也夫專一靜好從義之制此婦之善物夫人有之而不足貴也復顧恩勤惟鞠之育此母之善物夫人有之而不足貴也四德之具樛木之纂肅如朔與約如素風此高門之善物夫人有之而不足貴也大夫丞膺學公車之業尚𦐋齡焉銳然負先覺之資則夫人已任風化之責矣大夫乃勤四方之志尚千古之友曾不暇一日視其室夫人主饋祀而澗蘋蘩匪細故矣大夫以仕爲學以學爲仕夙興夜寐不遑於茲郎官不滿志而東山之屐瀟然言歸夫人寧獨無交適之嬿愈克振正飛覩旦之風大夫庭有義方擇勞而愛擇德而鄰所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者寧惟大夫之嚴訓抑母氏之助勤多矣子克紹大夫學兮台之業不獨青雲可待乃烈祖次父之訓

不離于口夫人所貽厥子寧惟是祿養之與抑亦慈誨遠矣余每嘆王謝之門僅詩書耳其聲被於閨閫風流之業侈爲美譚乃今鄒氏學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庭無間言惟先聖先賢之業之墜是懼何脩而得此𠔥風化之出茲宏且大今者夫人壽六十二生欲爲母壽朱生體徤葷欲爲二生母壽余何以效二生而俾之善爲母壽曰茅季容有母在郭林宗之勸今成學母志也曰劉巨麟有弟在羅浮道者之合卅半均母志也曰恭廓有兄在家事小大諮之

而行一稟於如父之命毋志也此三者倫常日用之經二生聞庭詩禮學固有大焉者而不予言棄夫亦曰自卑自邇乃崇且邁非二事也先師云人倫庶物日與吾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兢不敢放過便是經綸大經旨哉言乎二生無遺烈祖斯可以壽母矣

哀逝紀

同年張陽和先生祭文 諱元忭

嗚呼才賢之見嫉豈惟人哉抑亦見忌於天不然則何既厄其遇而又促其年嗟嗟吾兄其擔荷之勇將上接姚江之緒而造詣之深蓋近承三世之傳其氣溫然如玉之潤而韻乎出塵又如冲霄之鶴凌乎儕而翩翩當穆皇之臨軒群髦士而彙征人皆謂兄宜首被瀛洲之選而兄顧韜光却步而不敢先一官西曹泊乎自若文成之從祀乃毅然抗衆議而陳言

慨斯文之不振則嘗孜孜汲汲鼓同志而勉旃知之者嘆其任重而道遠時之人方呶呶焉竟以買謗而叢譽既外臺之暫陟俄再擯而蹇連將謂造物者姑技之拂欝以堅其志抑使之肆力于問學以故未老而投閒夫何龍蛇之讖曾歲月之不少延嗟嗟吾兄位雖不顯而兆已行于伊洛壽雖不永而數已過乎顏淵生而委順以居貞豈其歿而不瞑於九泉惟吾儕之髫下賴直諒之交鞭今則已矣徒臨風隕涕以漣漣嗚呼悲哉

同會詹洞源先生祭文 諱思謙

吁嗟乎鄒君君於吾道曷重弗勝胡中道而闕札竟賷志而靡伸吁嗟乎鄒君君於吾黨曷善弗親胡淹然而永逝豈厭世而離群嗚呼哀哉粤自稽山倡學指示靈眞君家大父妙契夙成爰左提而右挈遂河沛而日明君資穎異發以肫誠遡淵源於祖武禀詩禮于趨庭其居也敦叙典常庶幾稱一家之唐虞而無忝於實踐其出也表章正學謂宜續百代之彝鼎而胆意乎徇名西曹筮仕中土持平處大絜而見忌

罹交亂之青蠅一仆不起長恨冥冥嗚呼哀哉謙等始成進士幸藉觀刑領緒言於謦欬儼空谷之足音其和氣交薰信飲河而充腹而凝義與晰譬大夢之獲醒交聯道誼愛洽弟兄故聞君之訃星霜再歷憶君之墓宿草青青而猶然唏嘘而莫禁者盖深感斯道之難任而痛吾黨之無鄰臨風一奠以慰遐靈君其靜寐聞也不聞嗚呼哀哉

同年耿叔臺先生祭文 諱定力

壬午歲安成鄒伯子汝海卒于家楚友人耿定力方在禫訃聞同兄弟哭之寢門之外癸未春遇鄒仲子于京師又相向哭幾欲函詞爲奠泣下不禁紙屢伸輒廢也越甲申耿子官益州謁藩伯萬公知汝海且歸土念余束髮與汝海同學已而同官朝夕不能離今離四五年汝海而生猶亟亟問訊況死別耶嗚呼汝海好友海内薦紳韋布無不願交汝海然交最深信最篤者毋逾余也余即不爲兒女沾巾忍不發汝海之隱以信今而傳後耶嗚呼人謂汝海銳情樹建成進士上書　闕下官比部爲大司寇所器重十三

司疑獄付汝海讞治輒當上意僉憲中州身佩諸道綬墨吏望風惴惴而細民到今尸祝近于語功立名爲治而已矣不知所好不存也人謂汝海刻意尚行不隨流俗非我族類棄捐不顧見執政操切棄禮兩草疏投所善上之近于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不知所樂不存也人謂汝海高談仁義一唱百和宦轍所至聯徒成聚近于平世教誨爲脩而已矣不知所性不存也汝海視古人可翹足而至視今人皆可策之爲善自視歉然若無一善之足名而人有一善推引

之恐弗及若其性然是則汝海而已汝海父事余伯兄而弟畜余也余兄事汝海而任言不余逆也嘗與余期四方之約訂千古之盟奈何一病不起耶嗚呼汝海未見齋志以歿而余更何能比翼以翔以余之不肖幸汝海直余枉而鑑余侵也猶懼不前汝海逝矣孰振余之惰而啓余之聵耶幸汝海[illegible]大人眼食無恙與余伯兄交儆彌切仲氏繼起任道益力而穉子寓書于余皆拳拳家學是承海內舊盟勉脩不替賴汝海默相余也俾有所聞與二三舊盟及其子

弟共振斯文異日者報汝海于地下亦可以含笑矣不腆之辭書之東帛汝海有靈其尚鑒之

同年朱鑑塘先生祭文 諱鴻謨

惟公夙禀睿質克紹家學仲尼先傳子思後覺吐性成文巍科聯掇郎署司刑執法靡奪憲節繼持風生蹇諤出道德之緒餘試經綸之大畧世當　明盛會遘大行時方佇望謂公允升胡彼讒慝忌我忠貞曾未幾何哲人告傾既厄於位復嗇其齡念造化之何意乃千奪之難悲憶昔　師翁東廓校士我辱甄収龍門獲侍與公託交怡然昆弟彈射藝文切劘道義世講之情金石奚啻幸斯文之在茲痛良朋之倏逝今操使節式按此邦思公不見有淚沾裳臨風一奠侑以蕪辭道存千古公則非亡公則非亡我亦奚傷

同年周穀似先生祭文 諱宋

嗚呼昔我抱痾兄來問訊慇懃榻前珍重是訓逮我失怙客秋乃窆兄來枉奠極知黽勉曾未幾時斗聞訃音昔者之來益見兄心碩我迂踈枘鑿不少有如吾兄肝膽可照大廷一疏天下共知會稽之學三世

承之復古之堂東山之舍仰侍尊人汲汲不暇斯道之傳每藉豪英惟兄能言亦既能行世路方岐晨星落落有如吾兄聖賢可作嗚呼兄之愛我忘其不肖我之敬兄望兄詔告兄之愛我或以同年我之敬兄俟鞭策焉昔也多病鍊藥扃扉今也出門兄與我違昔也有懷折簡可達今也棄我念之悽惻難諧者人可諶者天人或尼之天胡爲然不齊者數不殁者神數能制命神無屈伸嗚呼聚兄庶其居歆

同志陳文溪先生祭文 諱九叙

嗟嗟聖學之不講久矣朋友之不交久矣叔少壯時不揣求友於四方飄泊於燕薊留滯於吳越經年盖間得其人焉而求其信我之深愛我之篤未有如我汝海也友儕從事於學者不乏人而求其擔當懇切合愛同方真如肉骨視其善如己之有視其不及如己之疾疢恫瘝則未有如我汝海者也盖竊幸附於朋友之交焉方叔之筮仕與我汝海同比曹居同巷朝夕同諷議無一刻遊一訪友而不與同者無何叔以承重南歸而我汝海官京師旋分臬於河南其蹤跡參差危疑貝錦則叔不得而同也已復除比曹而我汝海以貴捧入入則晤對私心竊請盍歲月尚在詎謂其先叔而告沒乎自是則叔之苟得畸生於天地間轉蓬拓落一斥再斥非惟我汝海不得而同之亦不得而知之也嗟嗟哀哉今之世吾不復見我汝海矣無復有汝海者矣當告沒時叔附莫於諸同曾列而不能耑一誄寫平生肉骨交誼之素缺然此心至今耿耿茲者道仙鄉獲瞻拜尊大人與賢嗣二君而獨恨不一見我汝海天乎何斯文之不振如此也

假我汝海壽其所開所維持以上衍　文成公之傳奚啻如今日已於是知我之哭汝海非世交也冥冥中其尚有以佑啓余之不逮否尚饗

門人伍沖吾先生祭文 諱可受

嗚呼繄兩儀之肇判兮道期形埒粤河洛之兆祥兮統嗣聖喆逸尼山之毓秀兮萬古為烈幸斯文之未丧兮頻罹㞫虺維文明之有待兮際盛世而中天日揭焯彼先覺崛起文成兮邁志高厲無念烈祖司成公勇于任道兮雅深納結毅然振芳緒而啓家泉兮與世提挈支流浩其無涯涘兮作求靡輟微華燁其益焆兮挺河岳精靈而夫子篤生門閥欽志好脩兮氷寒玉絜摛藻飛英兮陽春白雪求家聲兮祖父踦其芳轍任絕學兮異端戢其影撤策名里選兮髫年秀以蘭茁蜚聲制科兮梟然當世之名傑典衡都京兮桃李芘其蔭翁倡道金臺兮縉紳趨而雲烈推王氏而耦文清兮兩驂駕以並軼遡宗派而抗疏朝廷兮俎席芬而並秩妙簡司寇兮侔臯呂而明決秉憲中州兮震鷹鸇其畢洌胡造物忌堅芳兮逢辰之欸

逸翮獨翔兮孤鳳侶絶紉蘭幽棲兮神企芝蕨跡隱
江干兮思懸魏闕淸交素友兮進脩失其劘切著玄
考藝兮墳典紛其剔抉贍出處而卜世兮繫蒼生其
媚悅屬宸眷方正般兮捋爪期而賜環易玦顧一疾
彌留兮芳音遄歇嘆皇穹神察兮殲我先哲曾未知
命兮中年隕蹶摧斯文之泰山兮北斗昏滅靈椿劬
勞其在堂兮顰請車而嗚噎鶺鴒痛在原之孔棘兮
顧形影而單孑諸孤氣氣其在疚兮哀毀奚徹四方
覘面仰風之士悽切於門墻兮疇弗神殞而思越嗟
矣斯道之明而幾晦兮僅一綫綿於氐陜嗟仁人之天

胡不定兮又彌綸摧而玉折豈鵩鳥之悲號兮善人
哽咽將漁父之感目兮悲憤中熱抑稽中散之放達
兮彭殤齊而渾于優劣意者翔迹區外兮渺宣遊而
飄瞥寄歸神大素兮廼托影而生別嗟夫有生必有
死兮性命之區域也古謂百世不朽兮在立言而立
德也達人大觀兮委運白駒之過隙也夫子之身殁
名垂兮亦何所求而不得也可受小子遯跡草野兮
鑑衡藉以拔識執鞭講座兮衣鉢承其末契思茫茫
莫靡求兮景高山其罔覯傷秋陽之灼爍兮倏沉況
而西匿溯淯流以朝宗兮盼汪洋以莫適顧浮雲以
無光兮望匡廬乎蕭索盼江水而義神兮延佇中流
其悚忽煦哀風以迸涕兮莫及飯含而五内摧裂吁
嗟已矣乎阻長路兮鶴尋役無相泣兮末假冀積悲
瀉兮情罔極靈不昧兮鑒衷赤

門人李海石祭文 諱先著

於維先生安福名門神穎幼發秀哲中存夙聞詩禮
洞斯典墳嗟嗟道喪蔽其良知陽明崛起正學賴之

時維東廓是訓是儀斯文不墜家友戶師再傳長憲
爰及先生淵源家學世其科名初授刑曹直道中行
寸趾不枉細行匪輕逢彼壘相忿雎以逞忠諫劉公
抗疏觸憤乃疑先生同謀合吻陽遷外臺陰蓄私忿
命彼爪牙肆以蜂蠆蜂蠆有毒睿遮纖芥律之新政
有觸斯敗削級五等憤猶未快先生明夷怡然畎畝
年旨承歡箕裘訓後講學明農絶意升斗詎期權奸
終不釋手復諷群邪再疏其短秉傳何辜羅織轉展
前後褫職所餘者鮮申韓之毒孰如其慘先生家居

兩朞甫全忽遘一疾大命弗延位不滿德道不逢年邪正不立終罹屯邅　聖人振紀遏惡揚善姦諛既誅忠良皆薦吁獨先生幽魂莫辨生也無營死亦何戀天眷我師既聞大道哲弟嗣起詞林選妙有美賢郎伏龍隱豹可謂不朽夫復何悼小子顓蒙未售一第曲荷甄陶蕲非弗棄驥尾幸接龍門叨際淚灑西州九閽曷愬几杖既違執紼未遑一束生芻三奠椒漿神馳意往辭塞衷傷靈其有知鑒我馨香

王介石先生祭文 諱如堅

嗟乎家之有宗嫡業之有繼承即所稱軒組簪纓猶難乎繩繩而不替而况茫茫宇宙之大洋洋斯道之真果孰私而孰傳之耶於惟　先生家世早承匪直蟬聯於科第匪直齊芳於宦聲惟此學之真詮非人力所可致先生自㓜年英邁固已發其卓識迨壯遊涉獵乃益會其真聞即四方之異同靡不融釋於一理縱玄史之浩漫要之深探其源際悟透無言之境識返天聽之秘云即心而即事乃非一而非二殫厥心于家學孰非紹興之嫡裔非空言之是托實欲溥其德施立人立已達人達已洞然一脉廓乎一體故一官於法曹而中原以再試懇懇乎生人之命藉藉乎保國之計盖先生之進如日之方升而川之方至也胡天者不可測而神者難爲理年不滿其德而用不究其施豈其豐先生以所難而獨嗇先生以所易耶嗚呼達人大觀亡去存來固已一視之矣况有道如先生者乎堅也早承師誨壯獲砥礪於先生而又獲以師友淵源之漸還相証於令子之談方圖數學之益於禮庭而胡東南之美不盡於秋堂耶遲舊館

而依依盖又一年之于茲悵知已之無人撫瑤琴而增思走執紼而皇皇先生尚鑒于斯

東山會諸公祭文

嗚呼哀哀聚所能復登東山之堂乎能復勤勤懇懇相規相勸而引人同歸於善乎能復立　廟廊之上讜言正論而吁閶闔以陳疏乎能復植節秉義不阿權宰而取高官厚祿乎能復居家居鄉懲豪橫賑履之息盜賊平賦役而俾一鄉一邑享太平之福乎今[illegible]已矣尚忍言哉嗚呼人誰無死死貴不朽官之烜

𣡡壽之脩永非所與論惟君道德承祖父不朽忠藎著　朝廷不朽恵澤在鄉邦不朽燕翼以裕後昆有于以紹書香不朽其視世之富貴壽算譬彼蕭艾果孰得而孰失孰短而孰長也耶榮藏卜吉朋薦豆觴不聞規誨涕泗汪洋神爽如在彷彿鑒光

鄒聚所先生言行録

序曰語有之成我之恩等生我者抑汝海氏所謂成我者與徃不佞未知學畢方誘之既稍稍有會則謂道無越此汝海氏曰學寧一醒已耶予茫然自失斤斤飭行履期不失先聖賢尺寸則又警之曰古人不云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予所謂行仁義者耶非達人之極究也蓋予三顧息而三撼之浩浩彼岸汝海氏之載予以浮也未見其止矣予盲且跛誠賴汝海氏之終掖我乃竟先予而逝豈不令人長悲共卒之明年君弟汝光氏及諸孫謀治襄事將乞銘於天臺夫子而命予狀其行予惟君之言行亡論耳目所不及睹聽即所睹聽者固甚庶因憶其概析簡而録之㮣不爲次以俟採覧云

君姓鄒氏諱德涵字汝海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黄徙永豐八世祖天成自永豐徙安福至充脩公始居澈源里子孫漸以儒起家曾祖賢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祖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及第第三人官南京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父善嘉靖丙辰進士官廣東布政使母恭人陳以嘉靖戊戌五月二日生君年二十一以春秋舉鄉試已而隨方伯公刑曹始遣事天臺先生隆慶辛未登進士上新建伯從祀疏士林偉之未幾官刑曹尚書嘉其才今在本科治刑事時柄國者方欲涣群息講君號召日殷於是讒人交搆其間而外補矣先是尚書數欲薦攺君禮曹而君辭不頋既補外尚書重憐恨之君忻然曰得既官家鼎治民吾不稱是懼既至河南恭慎舉職居常心知不免治裝備具曰旦晚我而夕拂衣矣已張杜史果入晩得降調君遂堅卧不出時時遊山麓間習静適志卒當萬暦辛巳九月二十九日享年才四十有四娶永新賀州守世采女生子男二人長曰衮郡學生娶蔦溪劉君弘學女次曰衷

娶少參萬君一貫女繼鄧君製女女二孫女二俱在乳哺中瘞邑之栗木禮坑坤山艮向云

君幼有異稟爲文莊公所鍾愛年十九時銳然以負天負祖自奮緒山錢公深器重之既中式文莊公贈之詩勉以謙抑仁厚尚友千古入京又貽之以書深辯知止之說蓋拳拳以學相厲也

方伯公官刑曹方與天臺先生三四知已結社論心相得驩甚特遣君秉學天臺先生及先生督南畿學政以道督倡士子則乃招君處于南畿君時於學未

有悟入因近溪公法語斥君用是晝夜鑽研大肆力於學聞天臺先生以識仁爲宗遂閉門靜坐一月猶不得則與諸友人究析辯難一夕㝵文莊公試以萬物一體論醒而若有悟自是稍稍契會天臺先生之旨則先生既已領之嘗以書寓友人云吾昔未知學賴近溪公遏之天臺師薰之焦從吾氏點之故幸有聞今奈何憤人之不向道而生倦心也蓋寖寖以度人自任矣

方伯公督學山東召君至署中睹其學念方濃又於道術解也則大喜督率益勤因早夕與仲氏汝光諸明辯析疑而信信而復疑蓋及期年乃始相契於是一出入一食飲必證諸學嘐嘐而尚友千古務臻聖境自大賢以下弗顧當也有友人以蔡氏父子聳勵之君奮然曰獨無孔子耶是晝我矣君既篤信耿門立人達人之旨而阻於官署不得接諸士子則請於方伯公擇文行優者若干人相與肄公車業君因晝夜與友人譚說心性務令開朗一時出身任道之士彬彬輩出方伯公之學布于齊魯者君寔與有助焉

已巳偕仲氏自山東歸汲汲萃諸友商學若求亡子而動稱堯舜可爲予始聞而駭中而信君喜予之信也則挽之益力予亦竭力輔君倡督則劉子克所彭予教所暨予師伍畫吾諸君皆津津向入先是二君處青原故多士人然弗律甚戲謔自二君居青原常聞絃歌聲矣予嘗雇兩市人舁入青原訪君其人謂予曰往者士人携妓入山多傭吾兩人者今茲歲有二鄒公子在人不復携妓吾兩人遂亡其傭直之半一時士風丕變多君之力也

辛未赴春官試策問英雄豪傑君陳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說侃侃百餘言蓋君平日英邁豪宕直信自心不受羈于時俗此固直攄其所志云是年成進士内翰王荊石先生深奇之

君成進士差歸適年友李思亭來令安福信君最深君竭力贊之予嘗過君見君細書扇上因私伺之乃訪求民間所苦欲疏之令公者也

既復命適言官建白從祀新建伯下廷臣集議君上疏其畧曰儒品有三有大儒有曲儒有世儒明明德

于天下長育人材爲國家當大任樹大勳措天下于泰山而衆庶不見其迹其遺言流布猶足以醒寤後覺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是謂大儒左規矩右準繩言信而行果畏先聖賢之法不敢違尺寸然而可以鎮俗不可以作人是謂曲儒鑽研名義考校異同倣先聖賢之遺言撰述篇章儼然持以繼往開來然而反之身心無當是謂世儒夫世儒易知也曲儒尤易知也惟大儒爲難知故非大儒不足以知之臣嘗粗睹守仁之迹蓋亦可疑其直契本心似禪其辯駁先儒之言似訕其汲汲覺世眞若天下之饑溺似激其惜愛同類似黨其倦倦接引漫無揀擇似愚其在軍旅中聚徒講學似迂夫此數者信可疑矣然原其心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冀以正天下之人心也且曰事有千百人是之而不爲多一人是之而不爲少若必求夫無一訾訾之人而後議祀則衆心之同悅者莫甚于鄉愿春秋之最訾訾者莫甚于孔子祀當首鄉愿而後孔子矣詞氣正直一時士人爭相傳寫以爲確論然君之爲時所沮斥亦醞於此疏矣

甲戌授刑部主事尚書嘉其才令在本科治刑事君孜孜講習律令治獄必求平允與尚書議不合至拂衣起年友或危之君曰吾安能用他人命博一官耶既而寓書友人亦用此爲悔時天臺先生在京則時時詣公門考德汲汲招引四方豪傑納于師門及先生出京則與友山周子叔臺耿子倡率爲會甲戌新榜諸君稍稍來入君竭力啓迪鼓舞人人以爲得君有得當時秉國者方惡言學智士率隱跡潛修而君挺身不避又業已上從祀疏於是外補之命下矣

君在刑曹適同年劉畏所氏上疏詆執政而畏所[illegible]
又故文莊公門生人人爲君危一夕以書告者數四
君夜夢病死人以紙裹其屍瘞之既寤悟曰即死如
是耳矣形骸且不足眷況一官耶因飲酒治事不輟
君在刑曹同部郎好讀楞嚴經君曰看一部楞嚴經
不如看一死囚牘儻死者因君一看得生則是牘非
性命書耶
君既分憲中州孜孜治官冀展其生平而報國家如
所建白屯田驛傳塩法諸議具悉心籌度務令實有

裨補于百姓蓋一夕查驛傳減派數至明而髮數莖
變白矣
君在中州一士人業慕其邑先達名而秉學焉已爲
同輩所笑遂數年不往既登科來謁君君問曰予見
而邑先達其耶其士人慚不勝因語之故且言其慚
君曰此即所謂惻隱之心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也反
之患不勇耳於是士人踵先達門謝罪而益肆力于
學邑人化之君諭其邑令踵門賀士人而自爲書[illegible]
已有耻四字扁其家

君在中州時一典史司捕民有兄弟賊盗逮其弟笞
之二十投井死其兄曰是典史殺吾弟也出告之獄
具君曰驗其屍手足皮白指甲泥滿蓋投井者且司
捕笞奸人二十弗苛也奈何當以死立出之而入典
史罪者於是深齰君
君在中州知其且不免將疏告歸而天臺先生止之
以爲苟遏真一體即居官何損不即林下何益大丈
夫得一日布澤于民便自學問實際奈何逆人不可
知之疑而自引告以傳名哉君乃止既而解政歸瀟

然不以官爲念時時遊山谷中布衣蔬食自適也
君故好爲文字乃歸休日則謝去不復拈筆仲氏或
諷之輒笑曰予欲我以文名哉與其爲身後名不若
生前一杯酒吾誠不欲費精神於此也此事付之汝
矣
庚辰夏出遊南嶽取道過余信宿謂予曰吾輩學問
實際從逆處入推此類具言之蓋君早歲頗易視天
下事乃其術智德慧多得之中州云
耿叔臺氏嘗語予曰汝海之好友宇內所聞見往若

謁趙主事主事故向學汝海不知也予從馬上遇之問何所從來曰謁趙君予曰此君為學甚力君曰我初不知一見殊草草因拊胸嗟念數四蓋君之求友惟恐失一人也

君之從楚倥氏遊也尚未有領入則時時質證楚倥氏嘗五問而五不荅乃始憤曰循循善誘者固當如是耶因閉門靜坐求之既而悔其非是則又折節與友人辯析務求了悟其事焦從吾氏若童蒙之侍其師至夕執經句問而章詢之其虛以受人多如此

君性謷約僮僕或恣睢必奮以法鋤治強梗庭下肅然嘗謂人曰此輩憑藉聲勢為利勢去則轉而之他而豪家往往崇芘之使利歸此輩而已受怨子孫逢其禍真愚者也此可為名言

君為文豪邁不群蓋篇篇有新得語其論無為則曰無為有二有絕物者有因物者絕物者以其身出於浮世之上無所事事其神始不撓因物者以其身涸于浮世之中以事處事其神自不撓莊生外天下治天下堯舜以天下治天下莊生捐天下而不與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不與一也有天下捐天下異焉大抵堯舜此其所以為道之中歟論人者天地之心則曰天地無心以人為心唐虞之際無皐陶稷契人之類滅矣尚可以為天地哉故知天地之心然後思所以為天地立心為天地立心然後可以謂之人論立達則曰夫所謂立者非以卓然自樹於無人無我之中而物不能移者乎所謂達者非以朗然四通于無人無我之境而物不能蔽者乎故凡有人有我者皆不得謂之立謂之達故曰立人所以立已也達人所以達已也論學則曰學有四難一曰辨路之難二曰專

志之難三曰見徹之難四曰好肅之難論攝心守靜則曰此亦是方便法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是方便以為究竟則不可佛家以閉眼默照謂之魂不散的死人亦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無有透脫之期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論費隱則曰爾來學者多談虛寂此是學問中一大病症予思作中庸深闢索隱之非而又自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離費求隱是謂索隱中庸之

道郎費郎隱子思子恐人不明其旨故證之於夫婦
之愚不肖又證之於鳶魚又證之於天地論知人則
曰知人非難知仁爲難巳性剛則視平恕者爲弛巳
性柔則視強毅者爲暴好動則以老成爲遲鈍好靜
則以圓通爲脂韋此巳私難克也惟仁者能克巳人
之是非邪正如執鑑以照姸媸莫能逃也故曰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論博約曰學不約則泛不博則固
執焉者恒失之論誦詩達於政則曰誦詩有要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曰思無邪何爲達於政曰禹

思天下有溺者由巳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巳
饑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巳推之
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君嘗稱韓文公文章篇篇有扶持世教意不似文人
花草之句予於君亦云君爲應酧文字不苟贈縣令
則勉以視民如傷而不在於發奸摘伏贈郡守則勉
以造就邑令而成全其所長贈刑曹則欲其生死者
贈督學使則欲其生生者贈臺官則欲其勿擇利近
名贈中貴則欲其爲呂彊懷恩贈尉簿則欲其如明

道之爲上元贈人父母則欲其驅子於聖賢贈人爲
教則欲其樹人以定國家贈文人則欲其爲太上之
一不朽蓋一舉筆皆有扶持世教之念其心遠乎哉
君與艾君而康論狂狷鄉愿曰鄉原是荑稗底種子
縱是耘耔至成熟時只成熟得箇荑稗狂狷是五穀
底種子只是耘耔不如法大過不及些論無所住而
生其心曰學者多是住在聞見住在意見若有所住
心便死了所以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論忠義則曰今
人做忠臣只是聞見之知只聽得忠臣有名頭便就

去做所以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今
做忠臣多是不知而作底我輩日間不知而作處極
多若是出於良知便真真有愛君之心便思量君是
如何相是如何時執事機是如何生怕有傷國體決
不胡亂去做論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曰吾輩工夫只
要緊切不要泛了且如孔子到得七十歲才從心所
欲不踰矩你看他十五而志于學的時節是甚麼工
夫用過十五年才到得立又用過十年才到得不惑
又用過十年二十年才到知命耳順我輩視孔子爲

如何初做學問如何便說要從心所欲不踰矩陽明先生說如猫捕鼠如雞覆卵此是何等工夫近來有二三講學的皆倡爲此說最是悞人吾輩自治教人切勿蹈此弊病又曰這等鬆泛語是爲一般下苦功不顧身命者救苦耳我輩何嘗有甚苦功而反教他如此論本體則曰言思忠事思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論聲色貨利則曰我只勸人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則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孟子於齊王好貨好色只是導之以進於大王

公劉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語其實不知孟子論朋友講習則曰爲仁由己本是人替我做不得恰像箇替我做得的一般我前日往國子監一人行去便覺遠些今日與一友行便容易到了他行他的我行我的本不曾替我行恰像似替我行了一般論韓文公三上相書則曰此正是他自得處他見得自己畏天命悲人窮之心真切了故冐天下後世之議而不恤若他是如世人要做官的如何一得官便上佛骨表論屈原則曰人謂屈原放流不當怨其實是當怨只是不善處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此心與彼不相通觀其言曰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全把濁與醉去看人如何通得人又曰看人大俗是學者大病痛又曰能于行不去時真真有自反之心沒有箇不能感動人的又曰知學的不肯心閒無事定要起箇道理的念頭作了多少障碍又曰人有在內面心上用功者便厭動有在外面事爲上用功者便厭靜由前之說是爲老佛由後之說是爲五伯其他論議可以羽翼斯道者具門人艾而康所述語

録中

鄉進士邑人眷友弟劉元卿頓首拜撰

伯兄汝海行狀

伯兄汝海卒溥屬友人劉子元卿譔述其行事乞銘天臺先生所先生業許諾越三年溥見先生于京邸泣而申前請則先生亦持溥泣已而曰余心醸此久矣計因是以明君家學指非得子手筆黍焉不可溥自惟少有所悟入則伯兄寔始覺之惟伯兄亦辱引溥爲知己向者惟是㥲愴不能摛辭故以屬調甫氏

今先生有命敢不含悴而狀之我鄒氏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黄徙末豐已自末豐徙安福我曾祖易齋大夫諱賢弘治丙辰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妣周氏封孺人贈宜人我祖東廓大夫諱守益正德辛未試南宫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妣王氏封宜人贈淑人繼妣李氏封恭人晋封淑人我父頴泉大夫名善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我母陳氏封安人晋封恭人

我恭人寔首娠我伯兄伯兄諱德涵字汝海别號聚所生而俊爽拓落絶群兒先大父固已心奇之十五補邑博士弟子時家大人猶在諸生中挾之下帷治經史家大人悟所至伯兄亦輒悟及家大人愈才之令從里中名士游閭中有丘生者来稟學先大父其人博士業解上乘持論甚高獨家大人津津味其説衆莫之省也惟伯兄亦雅嗜之丘生故少許可廼於吾父兄两人獨心賞及家大人成進士官比部郎挾伯兄學於京邸則徧索都下才士與之游于時家大人日從諸薦紳先生商究理學最厚者羅公汝芳胡公直暨天臺先生四人爲心友時時挾伯兄過從聽説質疑義則伯兄業已脉脉嗜學矣家大人爲擇師承特令受學天臺先生歲戊午當大比士家大人憐伯兄年少難其行伯兄夜夢曾大父促之行力請歸試試輒以春秋中江西賢書時年二十有一先大父心喜賦詩十餘首寵其行勉以謙抑仁厚尚友千古詩在先大父集中已未赴春官不第卒業大學才名浸起士多從之結社修博士業于時貴介公子與寒

素儒伍處人人各若色自見者而伯兄獨渾如也乍見之不能辯其何如人伯兄於友人一切涵煦誘掖之亦若不辨其何如人者時猶以藝文結友其誼切交誼已如此亦其天性然也壬戌還安成是冬先大父寢疾時家大人方讞獄荆楚則伯兄寔從两伯父夔夔侍湯藥比卒充充治殯斂家大人奔歸悼恍甚獨以伯兄克代共子職稍稍心解丙寅先生方督學南畿貽書招伯兄伯兄遂携家之南畿依先生時伯兄猶緣名理自攝先生微激動之於是慨然思恭徹

性源矣間問之耿仲子定理仲子默不荅則愈自奮曰吾獨不能必叅而向人求乎歸而杜門靜坐者踰月久之未有解愈自刻厲至忘寢食忽一日見先生先生覩其貌癯甚顧反寬譬之則屬楊子希淳焦子竑與之微語語大抵令自信本心不假湊泊不煩矯揉郎顯郎徵郎爽郎玄伯兄始而咈繼而疑既而豁然自徹時於衆座中發一言半辭則二子大賞曰吾子可謂一夕覺矣晉而質於先生先生謂既有所悟入政須學耳而伯兄則必以自得愉快甚會家大人督學齊魯招伯兄歷下則溥寔先從家大人歷下溥方繆自容叅庶幾古人所云卓爾者未省也伯兄至爲徵言所悟於先生肯溥恍若有解者已復疑已又復信庚疑庚信乃後於伯兄之教無違焉當此時伯兄與溥昕夕相叅討一出入一飲食必證諸學嘐嘐而友千古自宋儒以下弗頤當也顧惟溥之不肖有負夙心乃伯兄志固遠矣伯兄既篤信師門立人達人之旨頓在官署中不得與諸士人接則請於家大人擇文行優者若而人相與燕簪肆文事而伯兄因

殫力與諸友生談說道真務令心開一時學道之士蜂起至今名賢踵相接也蓋齊魯之風寔自家大人一變伯兄與有力焉時訶者多引常格誚讓家大人伯兄心鞅鞅私語我以吾求友故而府大人謗奈何家大人心覺語兒無恐吾能使一方興道即以此奪爵吾愉也伯兄退乃始心舒已已家大人晉叅楚藩則伯兄偕溥歸歸而日鳩率友人商學門無停轍邑中故多先達語道率謙讓未遑而伯兄起後進行直任以聖人爲必可學則衆鬨目爲狂生伯兄聞之曰吾誠狂顧孰與爲鄉愿然士人亦稍稍來附有醒悟者如調甫輩三五人毓心學道寔自伯兄始辛未赴南宮試文倜儻奇偉五策尤豪宕多名言荆石王公大賞之薦高等

廷試二甲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先是伯兄數數爲溥言知我者必王公及是果出公門下王公時時晉之語則益器之引與相究析若不以門下士畜者是年寔開中秘選衆人争目伯兄伯兄心占幾有所不可遂稱吾不復能屈首受書矣竟不赴試已奉差闕

治維楊馬尚書寇歹便歸里時有司多屬年雅孳孳
訪求民間利可興害可革者劾之既復
命適言官建白從祀王公守仁下廷臣議上疏極言
王公功德宜祀狀諸所以詆王公者最爲得王公大
云癸酉以進士分校順天府試事得名人最多甲戌
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日夜奉三尺讀之諸所治獄務
精心爲讞然要歸於平允嘗入守犴狴時值冬寒徧
給諸死囚草薦進囚食輙親嘗之令可食禁獄吏一
切所以害苦囚者已而尚書嘉其才俾閱部章奏則

務以心通尚書佐之欽恤諸所平反甚衆時先生方
仕于京伯兄常在先生左右汲汲招引四方豪傑納
于師門孔子謂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伯兄於師
門殆近之曁先生去京則與周子思敬耿叔子定力
率先諸同志爲會嗣是進者稍稍来附伯兄殫力鼓
舞牖𧧌之人人各自以因兄有得當此時江陵秉樞
即賢者率多隱迹潛脩而伯兄倡學甚力江陵意不
能無憎會傅劉二柱史先後疏上皆邑人又同年而
嫉者因譖謂劉疏伯兄寔草之則江陵益心銜爲猾
遷員外郎越數日遷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先是尚書
雅重伯兄欲薦改禮曹而伯兄固辭不顧及是尚書
重憐恨之伯兄曰人臣得疏爵職民事惟不稱是懼
何利害言乎遂趣駕之河南既至益孳孳治官屯鹽
驛傳諸政無不脩舉時天下驛禁甚嚴費稍省然往
往爲奸吏侵漁所以稅諸民如故伯兄會驛費所省
共若干徧攤諸小民減其稅梓數須行繳緜具備吏
不得爲奸中州以此省稅者幾十萬時窮日夜會其
數事竟而髮白者數莖矣蓋伯兄殫心職事務裨益

黔黎類如此于時士民無不頌德者而直指張受江
陵指則以屬趙司理徹伺伯兄過端司理廉伯兄治
無害具報直指此端士不可讁直指意不懌司空李
公故與江陵相友善而心雅重伯兄耿叔子微知直
指意乃以大義激感司空司空爲詒書直指揚兄誼
意若陰止其排刺者而直指立致其書江陵所江陵
立以書誚讓司空曰是嗾劉其疏我者公黨彼寘我
何地耶既以此積憾司空予告歸而嗾直指益亟直
指媒孽一二疏論之得降調而伯兄遂飄然歸矣伯

兄去官雅有以自適好山棲肩輿往來不飾騶御嘗率溥居一小樓讀漢書評古將有奇識溥方訃因伯兄被萬卷乃漢書未竟帙而伯兄寢疾矣烏虖痛共疾革獨顧老母言兒不得終養二尊人可若何問以後事皆不荅將世毋在旁嘆息曰不能言矣伯兄張目曰吾能言顧無可言耳良久黙而逝伯兄性剛不與人款曲非其人即素交淡若無情者然至遇同志歡契如家人父子耿叔子爲溥言嘗遇汝海於途問何從來汝海荅謁趙主事來吾因詰此君學甚力汝

海曰我乃不知一見殊草草因捫胸嘆念數四其惟恐失一人乃爾又言其甲子嘗語我曰汝海之爲人易悅耳予弟將將携壺榼過之談學彼則心貫腫厚我矣吾笑曰君何譽汝海之深也彼見人過之談學輒喜何心共且子何獨不以此近就之乎其人默然無以應蓋自先大父以倡道覺人爲巳任終其身不離友朋家大人襲用成憲官所至輒聯其地同志與覿磨及伯兄索友益勤昂然不避先覺名以此叢怨府譏三世皆不得大尊顯而家世樂之不悔也然先大父洪博亡問賢不肖皆誨誘家大人寬厚能容類之而伯兄獨心嗜同志者不能廣延接故不知者見謂孤高揚才而沃其說者德之亦深蓋及今有端人碩士入京問之乃什九與兄游者先生以此深感念伯兄每規責溥謂此不逮而兄所嘆乎此可以觀伯兄矣所上從祀王公疏略云其直契本心似禪其辯駁先儒之言似訕其汲汲覺世眞若天下之饑溺似激其惜愛同類似黨其惓惓接引漫無揀擇似愚其在軍旅中聚徒講學似迂然原其心則欲明明德於

天下冀以正天下之人心也伯兄所受父師學指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家大人捐俸貲買義田百餘石贍族子則伯兄亦捐田百石佐之又嘗獨金二十率先學士大夫買田青原供會事伯兄故超悟不倚名理乃惇於好義如此爲文馳騁不受覊勒然多新得要歸於明學每言韓昌黎文字篇篇有扶持世教意蓋亦自況云嘗編輯薛陳王三先生語録所著有詩文若干卷教言六帙行于世生嘉靖戊戌五月初二日卒萬曆辛巳九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四伯兄之

卒也天下學士大夫無問知不知皆爲扼腕後三年諫議曲公遷喬猶上疏訟伯兄寃狀謂如其者砥礪行誼而罹誣以死臣心傷之讀其疏者莫不心惻朝論以爲使伯兄及今存必且晉膺而惜其不俟其友則謂此不足悲獨悲夫天之不慭遺以爲同志布穀也伯兄娶賀氏邳州大守世采女生男子二長曰亥郡學生娶葛溪劉君弘學女次曰亥初娶少叅萬公一貫女繼娶分宜鄢君製女女二孫女二俱幼未字壬午九月廿七日亥奉伯兄柩葬于采木禮坑之

兆負坤趾艮溥淺陋不足以窺我伯兄邃郎所窺又若有不能言傳者特述其梗槩如斯惟先生俯賜采摭叅以獨契惠然闡悉而賜之銘焉其伯兄死且不朽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修承事郎弟德溥謹狀

明故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伯子墓志銘

萬曆辛巳九月廿九日鄒伯子卒于家余時宅憂在里訃聞哭之慟越甲申余起官中臺至都門接其仲大史溥感念伯子相視潸然涕數行下非爲情好也葢有丧予之痛云嗣大史著狀以志銘請余曷忍辭按狀伯子諱德涵字汝海聚所其別號也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黄徙永豐已徙安福會大父易齋先生諱賢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配周宜人大父東廓先生諱守益正德辛未南宮第一及第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配王淑人繼配李淑人父頴泉先生名善嘉靖丙辰

進士仕至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母陳恭人以嘉靖戊戌五月二日生伯子伯子生而頴特文莊公心奇之自齔年即養以聖功矣甫齠補博士弟子員頴泉公既成進士官比部以伯子從余慕頴泉公家學於同年中心獨嚮往時時偕羅惟德胡正甫輩相與切劘而頴泉公准古易子誼令伯子受學于余葢伯子時已脉脉嗜學矣戊午歸就試遂得與計偕文莊公賦詩勗之尚友千古云已未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海內髦士多從之結社修博士業余季力亦在社

中其督誨規切之者不殊同胞遇諸寒素士與諸貴
介子一視之藹如也余數過其社睹諸貴介子與寒
素士伍處人人各若色自見者竊嘆居之移氣若此
而伯子頎獨渾如見者不辨爲何如人余間語伯子
曰諸以居移氣子氣不爲居移誠加人一等頋不思
居廣居耶伯子憮然益鋭志于學越丙寅余典學南
畿寓書招之至適余仲理亦来省余伯子時學猶緣
名理自攝余時提激之慨然思參徹性源間以疑質
余仲仲不荅則大奮曰吾獨不能心參而向人求乎

歸邸鍵一室静求者踰時未有解愈自刻厲至忘寢
飡一日来見余余視其貌癯甚知爲學憤也漸啓之
復屬楊生希淳焦生竑與居昕夕商訂一夕霅然忽
若天牖洞徹本真自信不假奏泊不煩矯揉即顯即
微即夷即玄自是其氣咆然其文蔚然其與人爲善
之機益勃勃然蓋昔人所謂此理已顯矣會頴泉公
督學齊魯伯子往省值仲溥在宦邸相與客參顯證
仲亦大省于時嘐嘐然直當孔氏正脉宋儒以下弗
顧已頴泉公乃聞齊魯髦士與盍簪伯子因以孔氏
求仁之旨肫肫誘掖諸髦士由是彬彬興起至今仁
賢踵接識者偉頴泉造士之功伯子寔有力云已已
還里則日與里中士紳孜孜明學里中故多先達宿
學伯子以當仁無讓或目爲狂伯子曰吾誠狂孰與
爲鄉愿耶久之里中英傑益相孚契如孝𤋮劉調甫
三五輩嶽嶽自樹咸多伯子引翼焉辛未將赴南宮
謂其仲曰吾於宇内人豪獨傾心大倉王公苐得王
公與校吾遇矣是歳果王公分校春秋經得其文大
賞薦置高等

廷試賜二甲進士試政工部王公時引與參訂學旨
若不以門下士畜者亡何從祀議起伯子上疏極言
文成應祀狀中所稱述文成者蓋最得其大云甲戌
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治獄詳慎輪守犴狴值沍寒善
視囚蓐罏禁吏卒一切痛苦囚者尚書嘉其才遴閱
部章奏殫心佐尚書理多所平反二子從宦邸學服
食麤惡嚴冬手足至不免皸瘃僚友諸爲不堪伯子
固安之家風可知已時余起官符臺伯子時時招引
海内英賢與余資切無虚日及今布列中外燁然著

聲稱者十九伯子所論交也時方嚴學禁而伯子頗
任道益力求友益慇會同邑劉傳二臺史先後疏上
近相國而劉疏詆相國益甚讒者謂疏出伯子手相
國深銜之尋遷本司員外郎遂出爲河南按察司僉
事主屯鹽郵傳諸務殫精劈畫省郵費幾萬緡著爲
令民永便之乃御史某承相國意欲中伯子李力閒
之謀解于司空李公李公雅重伯子亟寓書營解御
史立致李公書于相國相國大恚李公由是予告歸
御史竟疏論伯子

詔下鐫秩一等伯子遂飄然歸歸而日與其仲暨諸
子姓山棲矢志大肆力于學余數寓書以萬世業期
之亡何病遂卒嗚呼痛哉伯子配賀氏邳州守世釆
女子二長袞郡學生娶劉弘學女次袞娶少參萬一
貫女繼娶鄒槩女女二孫女二俱幼未字袞袞以壬
午九月廿七日塟于栗木禮坑之兆負坤趾艮余惟
孔氏學肯歸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矣文
成崛起首倡致知之旨于時信從者如雲乃文成沒
而承學者或宗樂體以爲自得任放而踰矩或號虛
寂以爲精深沉空而離實或矜知見以爲高玄溺妙
而斆彝何多岐也乃文莊亹亹循循言戒懼言志矩
言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言庸言庸行即精義妙道
於戲茲非孔氏之正脉也與哉世言文莊以一代碩
儒與天下躋淸華而折節于文成定師友交爲難余
謂終身不悖師傳俾孔氏之正脉不墜者此其功在
萬世尤難也頴泉公克繼厥志尚友盡宇內矣乃不
以余不肖而猥令伯子以文莊之所事文成者事余
嗟嗟余豈其倫哉頗余雅與伯子相切劘者無非文

莊之所受於文成者也余近於文莊之學信之加篤
方期與伯子共明之而伯子已矣豈不痛哉夫姚姒
以君相爲仁而仁覆天下洙泗以師友爲仁而仁流
萬世子與隮顏氏子于禹稷有以也鄒氏世篤茲誼
仁之所流遠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明興化洽道在姚江良知一揭如炬斯煌咄咄燐燐
紛燿舛馳不有正覺疇醒群迷曰惟安成獨秉宗傳
求仁志矩孔脉以延矯矯憲僉承考率祖如孔有伋
繼志繩武伋也云殂中庸編在奕奕璀璨滋昌以大

靑原鬱鬱螺川湯湯文在茲矣死也不亡

萬曆丁亥冬十一月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黄安耿定向撰

明故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聚所鄒君墓表

國朝之學自陽明公始而安成鄒文莊公寔從之遊自後寖衰而吾師天臺耿先生復大振先生倡學京師與文莊公子太常公友善太常公遣子德涵稟學

於先生即僉憲君也德涵君諱字汝海別號聚所早聞家學挺持有大志迨先生董學南畿學者雲蒸豹變而都人士被其教爲深君聞風而至與余輩上下議論爽然有會於先生之言進而相質正未嘗不嘆君一日千里也蓋于時士汨於見聞知識而君獨得其本心自是志意勃發壹以立人達人爲已任先生甚器之會大常公督山東學君往省大常公暇輒與之遊處君以其所自得者隨機闡發因而興起者爲多隆慶辛未成進士授比部主事先生以内臺召至君聯合同志日相講於其門汲汲皇皇若不能須臾安者時謂孔門得顏氏而門人益親君蓋庶幾焉亡何陽明公從祀議起在廷多異議君上疏爭之畧曰守仁直契本心似禪辯駁先儒之言似訕愛惜同類似黨惓惓接引漫無揀擇似愚戎旅閒聚徒講學似迂然本其心無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此雖以釋議者之惑而亦君之胸懷本趣也時江陵當國惡言學又君鄉人御史劉臺上書詆之謬意疏出君因稍遷君員外郎隨出之僉憲河南廵按御史望風疏

論君於是君遂拂衣歸未幾而以疾卒憶是時世爭言性命之學然而剽畧於語言滯痼於形跡率茫昧影響而已自先生開示學之津筏士始知以悟爲宗日用之間懸解朝徹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得也而君尤師門所屬望藉令君不死必能更相紬繹以益推明先生之道於無窮而君下世矣惜哉初余與君群居金陵者三載又庚午秋同舟北上明年三月始別去見君孳孳求友如不及雖知愛敬之然余年少識事淺謂世且多如君者迨今三

十年世變日新同心凋謝求如君之騶騶逸不可得然後知樂聚之難常而君尤爲不可及已君生嘉靖戊戌五月二日卒萬曆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配賀氏子男二長曰衮娶劉郡學生次曰奏娶萬繼鄧大學生二子以壬午九月二十七日葬君覃木禮坑之兆其世次官邑與行事耿先生具志於幽堂嗚呼君之用不究於時而學未見其止此不能無遺憾也而已足以表見於後世余故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於其墓之原而以慰學者之思焉

萬曆庚子冬日

賜進士及第前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起居注　國史　講筵官瑯琊焦竑撰

鄉賢祠祀典始末

萬曆辛卯

督學朱公學盍寔

天臺耿先生門下士先生詒以書謂先子宜祀賢祠屬　瀘瀟劉先生致之會郡邑兩庠諸君僉以祀典請　朱公慨允遂檄所司祀焉茲錄二先生書原詳文移具列于左

耿天臺先生達朱公書

近世學術貿亂極矣近幸得貴部安成劉孝廉名某者見訪討論浹旬多所印可衰頹爲之少振以此益嘆服貴部多賢諒　賢所得士足爲斯世斯道楨榦者必夥矣間詢及渠縣鄒僉憲聚所諱某者其行業詳生往著墓誌中沒之十年餘矣劉孝廉今思之不自已稱之不容口詢之云尚未及崇祀鄉賢祠似亦缺典也惟劉孝廉篤行醇儒雅負時望即其言如是

鄉邦之公評可知已　賢如處羅盱江例徑檄下祀之非過也近得塘南王先生會語一冊其言論邃而正大足維近學之邪哆者更得鴻筆一題序而梓傳之如何

劉瀘瀟先生達朱公書

不肖夏間入楚謁　耿師近歸過會城計得一望見顏色且致　耿師及汝甯蔡弘甫書值試事戒嚴無間請謁淹留江上數日竟悵然而還二書今家仲大子賫上　耿師別將[illegible]信于爲舍屬[illegible]

大公祖特以盱江例徑檄下祀之甚幸不則文移往
来動經時月恐遂成格滞矣弁次削牘未悋無任悚
息伏惟　台炤
吉安府安福縣兩學生員劉以賡周鳴周開先蕭可
薦劉上卿彭世禄劉孔祺伍承慰劉吉兆劉繼梅彭
洛史記言等
呈爲祀鄉賢以崇先哲以勵風化事竊爲故鄉先生
原任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德涵賦性剛方秉躬正直
早聞學於乃祖鋭然奮繩武之思繼受業於耿公豁

然悟識仁之旨乃潛心乎聖道益殫力乎真修直追
孔門雖目之狂生而不避確守師訓即動以異説而
弗渝擇交游判若黒白慎取予辨析毫芒訪道留都
致焦大史頓悟之賞觀政水部建王文成從祀之疏
守犴狴於刑曹辱饘之給必試閲部司之奏草平反
之功寔多明道爲心索友朋若求亡子覺人自任勤
規誨不殊同胞用是取嫉權臣尋遷分憲若民隱若
吏弊興革必周司驛傳司屯鹽區畫惟當濟濟多士
求教思於菁莪嘖嘖口碑頌清操於氷蘖詎遭時之

不偶竟謝政而言歸絶意聲華公庭無請謁之跡殫
心性命士類感陶鑄之仁恤鄉族之饑寒解推恐後
念桑梓之利病條陳必先易簀而守愈貞蓋棺而人
益慕劉孝廉不輕許可狀公行而獨詳耿司寇素重
品評志公銘而獨悉吉州志備録其行列之理學諸
公之儔曲諫議亶傷其寃疏於歿世三世之後識共
斯道之羽翼允矣来學之典刑懇乞
府縣公評俯賜允與俾從先賢之後共叨俎豆之榮
庶令後進之徒咸興標的之想斯文幸甚風化幸甚

學道朱　批仰府勘詳
吉安府安福縣爲祀鄉賢以崇先哲以勵風化事奉
本府帖文抄蒙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朱　批
據本府并安福縣兩學廩增附生員劉以賡伍承慰
周鳴等連名呈舉故宦原任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德
涵崇祀鄉賢祠緣由前事蒙批仰府勘詳蒙此備帖
帖仰本縣官吏照帖備去批呈内事理即便轉行儒
學從公查勘本宦生前居官居鄉有何政蹟事行[illegible]

據舉祀鄉賢輿論有無允協士民果否中間有無[illegible]
議如果無碍取具官吏師生里隣人等各不扶結狀
一樣二本具由申　府以憑覆覈轉詳等因奉此依
奉轉行本縣儒學及行仰該都里老查勘取結去後
隨准該學牒呈承此依承就經移准訓導李以仁關
稱行據廪增附生員劉鍾秀伍承憲陳明憲等會同
從公查勘得本縣故宦鄒德涵蚤承家學勵志前脩
生長本綺紈持清約如寒素妙齡躋科第慮謙卑以
下人焦大史締斷金之交共期天下爲已任联司寇

授識仁之旨深信聖人爲可師疏從祀以崇先賢巳
爲權奸切齒倡學會以誘善類更爲憸壬丼心劉公
疏江陵之非讒者謂出公手銓曹承相國之意出爲
中州悉僉憤恨且深嫉張直指爲媒孽公道難泯賴
趙司理而保全乃解組以見幾遂急流而勇退志未
展于　廊廟念尤切于閭閻率祖攸行拳拳接引後
學經世爲念懇懇澤潤生民舉鄉約以復淳風[illegible]
規而革積習憫丈量之貽害戴暑熱而親臨畝[illegible]
步履之爲勞觸炎毒而躬冒危疾痛哲人之[illegible]

天道之難憑凡以直道忤江陵均彖顯録惟茲鄒公
被屈抑未獲褒崇曲諫議之訟寃少能闡其幽隱耿
司寇之銘誌亦足槩其生平其忠節著乎　朝廷海
宇皆所景慕若惠澤在于鄉黨學校可無表揚列之
鄉賢允協輿論崇以祀典實符公評等情闗結到學
准此合就呈報爲此學司俻由同宮吏師生各不扶
結状粘連具呈轉報施行等因牒呈到縣准此又據
本縣二都里長諸九拱隣人彭時黄學從公查勘過
故宦僉事鄒德涵生前行實縁由與學相同具結呈

縣據此參看得本官天與淑氣家學正傳任道統而
信堯舜之可爲悟仁體而視立達之無異肄業復古
起斯文爲鄒魯之邦主教青原率全郡皆絃歌之化
他如力會講于嚴禁疏祀賢於衆咻屹乎中流砥柱
主刑曹而悉平反僉河南而殫蠲租藹然威世鳳鸞
有仁覆天下之思而不以去就易其志有教垂萬世
之慮而不以夭壽二其心允爲昭代之真儒不獨江
右之碩彦此士林所望俎豆以爲法程鄰里所願蒸
嘗以移風俗者也相應府從崇祀寔爲世教休光[illegible]

奉帖仰批查鄉賢事理合就備由具結回報爲此本
縣今將查勘過故宦僉事鄒德涵崇祀鄉賢緣由同
本縣并儒學官吏師生里隣人等各不扶結狀一樣
二本粘連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安府爲祀鄉賢以崇先哲以勵風化事抄蒙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朱批據
本府呈詳故宦原任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德涵崇祀
鄉賢無碍情田前事蒙批鄒公才文志操本道所夙
欽者既覆勘相符仰擇日製主送入府學賢祠崇祀

繳蒙此案照先蒙　本道批據本府并安福縣兩學
廪增附生員劉以賡伍承慰周鳴等連名呈舉本宦
崇祀鄉賢祠緣由前事蒙批仰府勘詳蒙此就經行
仰該縣查繳到府已隨備由呈詳本道去後今蒙批
允前因合行製主擇日爲此仰縣官吏照帖備去批
呈內事理即便製造本宦木主仍擇吉日查照舊規
備辦祭儀等物送府候本府迎送府學崇祀賢祠先
將吉期申報毋得遲違須至帖者

哀逝紀終

鄒聚所先生易教序

鄒子尹氏向予言易也曰夫易聖悉之所
謂大學乎予曰何也曰近時拘學主懲忿
窒慾者曰懲窒盡學矣然僅足當易之損
主遷善改過者曰遷改盡學矣然僅足當
易之益主立達者同人則已耳主戒懼者
震則已耳主多識者大畜則已耳主去念

者無妄則已耳主力行者當果行育德之
一言主致知者當自昭明德之一象推而
舉之各執其一者各當易中之一卦一詞
乃易固卦卦學也爻爻學也所謂觀於海
者難為水殆以此歟予曰子之論易也廣
矣大矣斯實見海者之言也夫拘學之各
珎其見始乎不知乾乾龍德也能潛能見

能躍能飛能惕能亢而不可為首使六龍各為首其不為虺為蜥蜴者幾希故善學者知乾則六十四卦可不晝矣雖然六十四卦又無非乾也亦無非所以學乾也耿仲子之讀離卦曰離卦序孔易乎首乾次坤次比師而終之夬夫乾天也坤順承天者也知天必由師友故相觀以友則比而

樂相臨以師則困而憂親師取友觀變玩占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要歸于剛決以純乎乾斯為大學之實功乎子尹曰善哉善哉循科而進放乎海者如是殆又進於觀海者矣昔先伯父汝海氏為易說藏之篋笥未嘗以示人予請諸予兄子予氏得讀之卦々言學多有顯於先生之說易者予

變而卒業泫然泣下雖隔前生尚如面語困進子尹曰子與耿仲子之言易是書幾先得之矣讀易者作如是觀乃知吾身固自有易彼離身言易非知易者也又知吾身能變化無窮之易彼執一言易亦非知易者也汝海氏之說易殆易海歟盍梓而公諸人々使人々得觀於海而毋自狃其

一勺之多皆可以無大過也乎子尹曰諾吾將與子予謀之子予汝海氏長公也

萬曆己亥五月友弟劉元卿識

不肖男袞謹書

郟聚所先生易教

安成郟德涵汝海父著
友弟劉元卿調父父校
不肖男家袠手輯

乾

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自強者非作而使之強也吾心之健本與天同君子知其與天同則必純乎天而不以人純乎天而不以人則必通晝夜而知故曰終日乾乾乾天也乾乾者天其天而不以人也天其天則強矣強則不息矣故時隱而隱時見而見時飛而飛時躍而躍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時乘者能晦能顯能屈能伸若四時之錯行若日月之代明故獨立不懼非以立異也類族辨物非以尚同也反身脩德非以為我也觀民設教非以兼愛也遏惡揚善非以作威也赦過宥罪非以售恩也此皆乾德之變化時而出之而不可息也故自強則不息不息則與天為一矣

坤

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夫地惟博厚故能盡天之所覆者而載之無遺君子之德不厚則小信未孚小惠未徧雖有所載亦有所遺矣夫惟法天以自強則仁義禮智之德將淵淵乎其不可測而未貞之體為深仁為厚澤所謂施及蠻貊惠及萬世者蓋承天而時行矣地以形載君子以德載地以形載故德合無疆君子以德載故應地無疆噫欲厚其德者其先法地之卑乎夫惟法地之卑故謙虛而不伐故曰括囊曰含章曰文在其中可以知積厚之原矣

屯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之義取其若草木之始生肫肫然耳其機尚未達也當斯時也奚以經綸為哉蓋合抱之勢始於萌櫱之生其雷行而與之以無妄者固自全也是故方其肫也而暢茂之機已涵諸隱及其暢茂也皆自其始之肫肫者而達之耳觀此而聖人之經綸者可知矣

屯之辭三曰利建侯夫以天造草昧之時而惓惓於建侯者何哉蓋天下之屯非獨力所能濟故必廣資

輔助不逮寧處然後可以亨其屯六四之求婚媾者以其求賢以自輔也故曰無不利九五之屯其膏者以其無剛明之輔也故曰施未光噫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無虞而即鹿不免林中之陷矣豫利建侯經綸之道盡于是矣屯者赤子之心

蒙

蒙之六四曰困蒙吝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六五曰童蒙吉以其含巳而從人也信乎自是者其愚益深取善者其明益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是故納婦者爲克家之子親賢者爲至仁之君彼自用而不用人者終亦必蒙而已矣

蒙之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夫山下出泉水之始出者猶赤子之心純一而未發者也純一未發蒙之體也君子所以果決其行者不過育此本明之德而巳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童蒙吉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惟不失其童蒙之体斯能含巳而從人矣不然雖瀆之再三無益矣

需

需之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夫雲氣之蒸上升于天必待陰陽之和洽而後成雨事之當需者君子豈容欲速以爲之哉飲食宴樂者正以俟其自至也一有所爲非需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以乾剛而能需將何所不利哉政之悠遠當觀此

訟

訟之象曰天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夫訟起於上剛下險聖人不言聽訟之要而乃戒以謀始之義何哉蓋惟絕釁端于事之始則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內自訟者則訟無由生故初之不永四之不克皆以不訟而吉故曰訟不可成聖人貴無訟之意見矣不然何上九鞶帶之錫而終不免三褫之患哉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蓋聖人中正以觀天下則不中不正者皆馴而爲良士此使民無訟之本非聽訟之術也九五之元吉非大畏民志者哉

師

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師旅之

興不免毒天下而聖人象之以容民畜衆其愼重不
得已之心見矣故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推其心則
必不師而後吉不然何以左次爲無咎哉
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長子帥師夫謂之丈人長子
非必素居崇高以其剛中而應也擇此人而將之則
師出以律進退得宜如充國屯先零曹彬下江南雖
毒天下而民從之矣不然弟子輿尸能免覆敗之凶
哉

比

予讀易至比卦未嘗不嘆聖人用意之淵也夫比者
輔也順從上也人君有元永貞之三德固宜以四海
而仰一人至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君不免假是
以比天下何哉蓋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人君而不知孚信于下則民將離渙而不附矣故成
湯解三面之網文王請去炮烙之刑皆自盡其好生
之仁以顯比而無私故不寧方來恐涉後夫之凶矣
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此人
君之所以比天下而無間也不然爲上六之無首則
無以比下矣
人臣之外比以從上也固宜竭其忠誠矣然豈可逢
迎以求比哉士之守已以待聘也固宜以身許國矣
然豈可自失以求用哉朋友之同道相益固宜盡信
以相比矣然豈可曲從而苟合哉此皆三驅失前禽
之義也使爲六三匪人之比不亦傷乎

小畜

易之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夫健而能巽剛中而志
行可謂亨矣乃止懿美其文章才藝何哉蓋陰柔得

位而五陽皆爲所畜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君子不能遠積而厚施故但美其文章以垂之萬世
文德非小也視之經綸之業則小矣（文之演易是也）
九二牽復吉蓋君子畜君之欲非獨力所能濟必汲
引陽剛之士以進復於上庶幾不爲邪所厄故曰牽
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不自失者則能畜君矣如鮑叔
之讓管仲百里奚之推蹇叔狄仁傑之引柬之呂公
著之薦程顥皆有得于牽復之義者

履

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夫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爭爭則亂是故聖人分割而等異之使貴賤有別長幼有辨貧富有差上下秩然如天澤之不可易夫然後民心息而天下定矣然禮必本諸身而後可以喻乎人故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惟動容周旋中禮故天下應之若影響之應形聲矣噫向使獨任其剛明亦安能免夫履之危哉故聖人必虛心以集天下之議智雖窮海内不自察也能雖周萬物不自為也履道坦坦者則揚之必先

素履無咎者則任之愈篤若堯舜與伯益相為制議是以履帝位而不疚吁制禮者尚三復于履之義乎

泰

讀易至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未嘗不抵掌而美曰大哉交之為道乎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纊上下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夐卜蓋大和生於通而萬物遂於陰陽之和人君欲成泰贊位育之功豈一人所能濟故必柔中虛己如帝乙之歸妹中以行願下任包荒馮河之賢俾其臣得倚于中行夫然後可以裁成輔相以左右其民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使志有不同則小人將翩翩而進君子豈得以安其位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君子欲佐君以裁成輔相之功必汲引善類使之同升庶幾協恭以致泰若皐夔稷契相推相讓故唐虞之治至今稱盛焉自古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同志之助者九二之包荒則休休有容矣曰不遐遺則野無遺賢矣此所以

光明而顯大也

否

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言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嗟世不皆唐虞也至于否則曰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使皆懷寶迷邦也天下之否其誰與復之嗚呼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蓋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故謂之否此小人道長之日扁鵲望見桓侯之時也使君子而復居功取忌哉必及其身故但收斂其德內文明外柔順而無一毫榮祿之心使動必出於君命善必

歸於君德庶幾足以傾否而致泰故曰有命無咎即危行言遜之道也吾之志得行則能與善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故曰疇離祉也若韓魏公之口不言功狄文惠之傅陸殿上皆進於此矣奚必深山密林然後爲得哉雖然有陽剛休否之君庶可以進安危存亡之形使如秦二世不悟指鹿之詐唐德宗不覺盧杞之邪則雖聖人與居終亦必否而已矣嗚呼人臣而知此則不敢一日而忘天下人君而知此則不敢一日而內小人易之義行則上下無不交矣

君德貴剛剛則能遠讒佞而合乎君子之志庶幾反危爲安易亂爲治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同人

聖人以同人繫否所以昭傾否之方也天下之情扞格則爲否而貫屬則爲同父子同則爲慈孝君臣同則爲仁敬兄弟同則爲友恭宗族鄉黨同則爲和睦故上下左右前後一是以同其好惡爲準

同人之彖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其象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夫萬物之衆紛然異矣類其族姓而辨諸軌物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沛然可以通四極而達八荒古之君子視四海爲一家故自合德至顛連無非同胞視中國爲一身故自心腹至髮膚無非同體體之病也耳弗通曰聵口弗通曰啞四肢弗通曰痿痺世之重藩籬而隔崔葦者則志弗通矣通之奈何無吝于宗無僻于郊無伏于莽無乘于墉以中正相克而出門以通天下之志夫是之謂于野之同

易於同人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乾上離下而同人之卦名焉乾健而不私也故能以吾之心體天下之心離明而不蔽也故能知天下之心即吾之心是其通天下之志也亦自天下之同者以處之耳故知同人之道者斯可以知君子絜矩之道矣

大有

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以同天之明則天下之善惡無所不照然豈自有其明而用之哉天命有德吾順天以揚之天討有罪吾順天以

遇之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惟純乎天而不以已是以虛已以尚賢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夫順天休命者順也信以發志者信也惟履信而思順是以天助其順人助其信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然則滿損謙益之義可徵矣噫豈唯人君苟人臣自專其有必不能勝大車之載故初九之艱則無咎九四之匪其彭則無咎夫惟思艱謙損而以其有爲天子之有故當亨於天子嗚呼人君不有其大而以其所有

者歸之臣人臣不有其大而以其所有者歸之君則可以常泰而無否矣際斯盛者其惟唐虞之間乎

謙

泰之時若可自逸矣而九三之辭曰艱貞無咎蓋自恃其泰者則盛滿之念形惟知無平之不陂則其難其愼可以常保乎泰矣故曰于食有福大有之世若可自足矣而初九之辭曰艱則無咎蓋自有其大者則驕溢之心生惟能有而若無則克艱自持可以成富有之大業矣故曰自天祐之嗚呼諸卦皆有悔吝惟謙則吉而無凶然則不矜不伐自卑自晦者安往而不利哉聖人于大有之下繫之以謙其意深矣蓋有大之極者易至於自滿一有自滿之心則德日薄而不能進雖勉強下人必不能安行而有終夫惟有其德而不居而且明於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又安往而不享哉勞而不伐不有其勞也有功而不德不有其功也德言盛禮言恭不有其德也夫以至盛至隆之功德而持之以若無若虛之度非有中心自得者難以語此矣故天之光明以下濟也地之上行

以處卑也君子而見天地之大全則德彌厚而心彌下功益隆而身益卑故可以涉大川可以服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行師而征邑國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君子所以無不利也嗚呼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山有傾頹而海爲萬流之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孔子所爲見宥卮而發嘆也噫知持盈之學者則謙而亨矣禹拜昌言鳴謙也顏子若無謙謙也皋陶之子未有知撝謙也周公勞謙文王鳴謙舜與文帝六五之謙武公上六之謙

豫

豫之彖曰順以動豫蓋理者人心之同然順理而動斯得天下之太悅故可以建侯可以行師可以配天地而不違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易之所謂豫者乃合天下而樂之也非一人之樂也九四之由豫獨能行其志以致天下之樂故曰由豫大有得初之鳴六三之盱上六之冥皆自樂其樂者也故吉凶異焉夫惟樂以天下而不以一己則上動而下順天地萬物俱囿於大和之中以此作樂庶幾可以薦上帝以配

祖考否則君雖樂弗以爲樂也縱欲建侯而行師必爲漢之吳楚秦之淮淝矧曰作樂以崇德乎嗚呼欲民之順者其必先有以順天下之心

豫者和樂也而六三之介于石不終日者似乖於衆矣聖人乃以爲貞吉何哉蓋君子之動惟其理不惟其人如其理也則雖千萬人非之而不敢異非其理也則雖千萬人是之而不敢徇夫子所謂知幾其神者正謂人之所不見乃吉之先見者也以此上交則不流於諂以此下交則不流於瀆惟其明炳幾先是以其介如石介如石焉豈俟終日也此之謂和而不流此所以爲萬夫之望

上六之冥豫蓋昏迷而不知返聖人乃不言冥之凶而專言渝之無咎是可見聖人廣遷善之門矣蓋冥豫之已成者尚可以變而爲善則凡人之有過皆可改而從善矣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長則咎矣速渝則無咎矣聖人與天地同量人亦何憚於改而自絕于天地哉

隨

隨之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夫君子之學自強不息此言宴息不將與乾卦相背馳乎於是乃知聖人時中之學矣蓋聖人之體天固中立不倚然中非膠於一定而道乃變動不拘故於隨則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夫道有暑有寒有溫涼然皆元氣之運行也聖人之學猶之暑而葛寒而裘溫涼而單夾者也其嚮晦宴息者非因循也乃其屢遷而不居者也子莫之執中譬之酌葛裘之中而常用單夾之服然盛暑嚴寒咸有所不利是豈知隨時之義者哉

隨之義剛來而下柔則動可以得天下之說然必有元亨利貞之德始可以無咎故人君之信下人臣之奉命卑幼之後長學者之從善皆隨也而皆貴於中正故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所隨者有不中正則孚而不嘉矣六二之係小子是捨正應而從不正矣六三之係丈夫是脫凡近而從高明矣嗚呼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隨善爲本

臣之事君豈以從命爲貴齊桓欲封泰山管仲則曰帝王受命然後得封禪漢高欲易太子張良則招四

皓以成其羽翼唐德宗欲聚財而陸贄則以散財爲急宋真宗喜祥瑞而李沆則以水旱進開故曰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九四之有孚在道者言隨之正也否則雖隨而有獲不免于凶矣晏子曰臣之於君若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成其政彼君可而可君否而否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嗚呼人臣豈一於隨哉故詩曰毋從詭隨

蠱

嘗讀易之蠱而知聖人救弊之方矣夫當壞極有事之時宜其不待崇朝而亟反之乃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不嫌於遲緩者何哉盖必究其所以然則前弊可革慮其將然則後利可久古之聖人所以新天下而垂萬世者皆由於巽順以治之也故九二幹母之蠱則曰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則曰小有悔不可貞者謂不可盡其剛直之道也小有悔者以其過乎剛而不中也夫人子事親之象固以巽順爲本而聖人又戒其過剛者正其原始要終末事之濟也後之治

蠱者不知先甲後甲之意故新法之變激成紹聖之紛紛又豈知裕父之蠱者哉

曰振民者振起而飭治之也曰育德者則有從容不迫之意亦巽而止之意也故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欲用譽者其知之

臨

臨之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人君臨天下之道至此極矣然擧大君之宜而必曰知臨豈無意哉盖凡任一己之聰明者非爲天

下用而不足任衆人之聰明者則用天下而有餘六五以柔中之德而倚任剛中之賢是能以明知臨天下則知無不周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譬之天然大虚無爲而生長收藏司之以四時之吏卒之誦造物之功者不歸諸四時而歸諸大虚天之所以爲大者以其無爲也明君不自用而用人是以不下堂階而化馳若神其教思容保之澤且與天地相悠久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以其舉舜以敷治也又曰舜其大知也歟以其好問好察任二十二人以亮工也堯舜所以爲大君之宜者非有得於知臨之道乎否則分財教善程書傳餐知之眇也甚矣奚足以臨天下

咸臨者蓋以剛中之德感動於中順之君由其守正以相孚非由於逢迎阿徇之故故曰志行正也又曰未順命也若六三之甘臨則不免妄說以取容矣雖然大臣之於君不可諂也其於天下之賢人不可傲也故守正而下賢者則爲至臨之當順剛以從善者則爲敦臨之吉噫人臣持衆美以效之君則其教思容保之澤當益無窮而無疆矣

觀

觀之辭曰盥而不薦夫薦之爲儀也有祝嘏焉有籩豆牲醴焉若盥則罔然於言語節文之表人君以一身爲下民之觀疑必有所以昭示之者乃取象于盥而不薦何耶蓋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爲下觀莫大於中正而訓誥爲末化民莫大於精誠而言詞不與昊天之常於穆無言而四時不忒聖人之常穆穆不顯而萬民允服均之爲神道神之爲道也其盛矣乎不覩不聞而莫見莫顯無聲無臭而體物不遺人君上觀天道之神而大中至正若盥之無文則天下之不中者皆化而中矣天下之不正者皆化而正矣何者精神潛通不言而自喻故曰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蓋九五之觀我生者即所以觀民也觀民而本於觀我夫是之謂大觀在上夫然後能省方以設教不然道之以政免而無恥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譬之禮繁而心散又安能致天心之克享也哉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初六在下遠於陽矣若稚而未發之命曰童二雖漸進見一班而昧大較命之曰闚至三則不障于童不囿于闚是以進退綽綽而未失道四則比於陽矣故觀國之光而利尚賓賓之為義是上下交相重也

噬嗑

易之噬嗑曰噬嗑亨利用獄而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夫聖人以無訟為貴顧乃利于治獄者何哉蓋天下國家所以不和且治者以其有間也無間則合矣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豈二聖之心獨忍于此

哉蓋四凶不去則好生之德無由而洽少正卯不除則辨言亂政而有以沮乎立人達人之仁二聖得噬嗑之義故欲去其間隔而使之合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此所以為寬仁之實也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威且明矣宜無不利矣然猶戒之曰利艱貞吉又曰貞厲無咎此見聖人慎用刑之心矣蓋何校滅耳之凶固王法之所不赦而哀矜勿喜之意每溢于折獄致刑之中故曰刑期無刑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彼畫地為獄刻木為吏者則非噬嗑之旨矣噬嗑去頤中之梗雷電去天地之梗刑獄去天下之梗

賁

易之賁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天之文也天叙有典而有親義序別信之倫天秩有禮而有親踈貴賤隆殺之等人之文也聖人欲賁飾天下而成其文明之俗豈能外人文以為之教哉堯之惇叙舜之慎徽湯之肇脩武之叙倫凡其綏猷而錫極者莫非本人心自然之文以諭之天下而天下之熏灼而

漸洳者亦相與興仁興讓叙九疇而正三綱夫然後可以語文明之感而聖人用賁之道其至矣雖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使徒藻飾于文彩而不本之以忠信誠慤之心烏能致天下之化成故曰文明以止止而不過於文也六四之皤如六五之賁丘園上九之白賁皆敦本尚實而不失其真曰終吉曰無咎所謂文質彬彬之君子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夫詩人之賛文王乃不言其文而言其純則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從可知矣故先進之從寧儉之論聖人

悼文勝之弊而傷其失賁之義也意亦苦矣聖人之稱堯曰煥乎其文章於周則曰郁郁乎文哉皆自其文質得中者言之也若周末文勝則非聖人之所從矣嗚呼今之時而欲化成天下其必損周之文用夏之忠而後可

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蓋君子之所以賁飾其身者惟其義而已苟非其義則舍車而弃於徒行而節義之凜然是即君子之文明也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耻寧悃悃以守朴毋寧皎

皎以延譽寧吶吶以養默毋寧便便以釣名此無文之文天下之至文也

易之言刑獄者五曰火曰電取其明也曰雷取其决也曰澤上有風取其忠信也忠信明决之倫具則可以片言而折獄矣然聖人以好生不殺之心故致謹于刑獄之事而不敢輕用故於賁則曰無敢折獄於旅則曰明慎用刑於中孚則曰議獄緩死夫以如火之明宜無冤矣而猶曰無敢曰慎此蓋聖人哀矜勿喜之心也至于議與緩則雖死者亦求以生之而況敢入民之罪乎故舜德好生而民亦不犯於有司此中孚所以感豚魚也豚魚可感況同胞之赤子乎使無好生不殺之心則雖雷電皆至難以使天下之不冤矣

剝

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蓋人君之居于民上譬則山也民之戴君以爲治譬則地也山非地將安附君非民亦無以恃之安書以民爲邦本漢臣以爲萬化之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

爲人上者可不急求厚下之道乎厚之者非必分財以予之亦非給肉給帛移民移粟之謂也但不剝之而已如秦之築長城治阿房是剝其力也漢之算舟車立平準是剝其財也宋之班金籙建神霄是剝民之膏脂以諂無知之鬼也此雖日賜之衣食民弗厚矣傳曰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之謂也故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故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其身矣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其位矣唐虞之正德利用厚

生故百姓戴之如考妣堯舜之安富尊榮孰非自厚下得之噫厚下而可以自安其宅則其厚民者乃所以厚其身也人君何樂于自薄哉

復

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積陰之下一陽復生此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夫惟見天地生物之心是以能復其生生不息之體非見天地之心乃自見其生生不息之體也故休復者見其全體而復其美也獨復者中立不倚天下非之而不顧也敦復者

復焉而無終食之違也不遠之復者辨之于早而謹其微也下此則復而不能恒故謂之頻復雖不免于厲然猶知仁之體而復之也迷復者迷而不醒將不知孰爲天理孰爲人欲雖日談仁于天下終蹈災眚之凶矣夫子告顏氏復禮之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待其既發而後禁哉蓋惟識仁之體而後能辨其爲禮爲非禮庶可以復其天地之心若徒點檢於形迹摹擬於事爲縱無可刺皆謂之義襲而取安可以復剛大之體哉此文子之淸子文之忠原子之克伐怨欲不行夫子所以不許其仁識仁者即所謂見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即吾之生生而不息者也見者見此也復者復此也知是者而後足以學顏子之學

爲仁雖由己而輔仁則貴於尚友友直諒則仁日長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友便佞則仁日損如火消膏而亦不知也故聖人於復之辭則曰朋來無咎蓋得朋則陰濁日消矣於六二之象則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蓋下仁則陽明日勝矣此事賢友仁聖門以

爲利器而陽剛君子烏可一日不相親哉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蓋陽德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聖人順天之道故安靜以養微陽所謂安靜者非但指獨坐幽僻之時而言之也蓋默識此寂然不動之體則一線之陽庶幾暢茂條達生生不息先儒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近世名儒亦謂靜中養出端倪蓋均有得於復之義者匪浪言也吾人混處塵囂習心擾擾陽德喪失幾盡非近裏反觀烏得見此面目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於乾坤固以資始資生言之矣而於復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當六陰寖長萬物剝矣天地生生之意若不可得而見矣而一陽潛萌無間可息則雖剝落摧敗之後而其資始資生者固在也是天地生物之心固不能以一日忘也知天地之心乎物也不以瘁之剝而廢其大生之功則知聖人之心乎民也又豈以時之否而廢其並濟之碩乎

無妄

復之下繫以無妄者蓋天地之心本極誠而無妄今惟復其天地之心則將與天地合其德安得有妄乎其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人則謂之妄矣動以天則爲無妄矣無妄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一有不誠則天命不祐無妄之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蓋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各正性命是天之生物莫不與之以無妄也人惟真妄錯雜則已之性且不能盡况可以言位育聖人體天之道而極誠無妄則所謂盡人盡物經天緯地之事固已具足于一心故中孚可以感豚魚至誠可以貫金石夫虎豹之暴而人能馴之者誠也况於同類乎故曰無妄之往得志也未有至誠而不動者也舜之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皆所謂無妄之疾也雖不藥而自愈矣雖然豈可有意以求其動使有意以求其動即所謂動以人矣動以人則妄矣先正謂無妄之義是無所期望而有得者其足以知此矣故耕則必有穫不因穫

而始耕也菑則必成畬不因畬而後菑也此六二之所以利有攸往也使先有私意期望之心則是計功謀利妄亦甚矣又安足以對時而育物

大畜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莫大於天而山能蘊之畜莫有大焉者也君子觀此以聚吾心之天德是故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凡得之于多見多聞者皆默識而身體之則畜極而通而德之

剛健篤實者自輝光而日新不將與天而同其大乎彖曰剛上而尚賢蓋六五以柔順之資而能尚陽剛之賢天位天祿皆與賢者共焉使得大行其道如天衢之亨道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又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則雖不假密法嚴刑而自可以止天下之邪惡夫是之謂應天之主

以艮畜乾有人臣止君之象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也豈易能哉蓋必有大人正己之德而後可以潛格其非心也故凡天下之不善者吾皆止而不爲若良

馬之馳日閑其輿衛則雖不必碎首折檻而自能止之於未發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鷄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面折禽荒章交盤遊哉不然三歸之鄉能禁六變之伯背貪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

頤

嘗觀於頤而知君臣交養之道矣蓋人君膺天地養民之責而其機則始於養賢人臣佐天子以終養民之事而其本則在於自養上之人急於養賢故觀其所養之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人貴於養德故自觀其所養之正而後可以副人君養民之托故曰養正則吉此之謂也大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自知己之不足而順從以就其養故澤及於商周之際伊尹周公雖當天下之大任然亦不敢忘惕厲憂勤之心故六五之拂經終爲居貞之吉而上九之由頤乃因厲而有慶則上下之交相養者可知矣彼輕士者豈足以養民而觀我朶頤者又烏能使天下之得養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此言君子自養之道也蓋君子欲上法天地之養萬物而下副人君養民之托當自養身始故事之至近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而君子之所養者亦不外於言語飲食之間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慎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酖其體故欲節其入然慎言非默本於心之存故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節食非矯由其志于道故曰志有所在而不暇求安飽也是二者可易視哉心苟存矣則諫死而不羨括囊志苟在道矣

則采薇而不美林肉嗚呼其養君者亦本之此矣養其君以慎言之道則綸綸渙汗罔不利於赤子養其君以節食之道則量入為出自將藏富於閭閻後之下連坐棄灰之令者由其不知所慎也而算及舟車者得非始於不節之故哉

頤之為卦以養為義者也其貞之震為動不能自養而求養於人是動於欲者也故三位皆凶其悔之艮為止止于無欲而能養人者也故三位皆吉吉凶之辨欲與無欲之間而已矣

大過

大過之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君子象此以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君子象此以堅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無悶故陋巷之窮他人之憂乃顏子之樂此中立不倚者夫子重嘉其強而不知不愠者斯為成德之君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亦惟同乎理不同乎俗求天知不求人知而已矣雖然自常人視之則謂之大過自中道視之則無所過也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皆道之所不得不為者而非有心於立異也使聖人以立異為心則非中矣故曰剛過而中利有攸往不中則不利矣奚足以過人屈原之忠申生之孝豈不欲成絕俗之德然不免過涉而滅其頂矣故九三之過剛則為棟橈之凶九四之用柔斯為棟隆之吉

坎

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水流而不息實與道為體是故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者也君子觀坎水之象而治已治人皆必重習而使之有常以此治已則常其德行故學而不厭以此治人則習其教事故誨人不倦君子之仁智合一者無他惟其有常而已矣其所以有常者惟其有孚而已矣蓋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不誠則偽偽則可暫而不可恒故曰有孚唯心亨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蓋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世之學而厭教而倦者率病於

不誠耳不誠則雖平易之地尚不免悔咎况處險乎

逝者如斯晝夜不舍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盖大臣當險難之時惟至誠可以見信于君苟多儀而尚餙則必不能去君之蔽啓君之明故即燕享之一樽二簋及瓦缶之器以驗其質實之至夫然後可以諫矣夫人之所以不能得君之信者豈皆其君之過臣亦與有責焉因君之所蔽者而諫之則雖苦口之言不能入就君之所明者而通之則雖卮言而可以解

其蔽曰納約自牖者言自其不蔽者而開道之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商山之四老孰與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高帝不從彼而從此者盖其素知四皓之賢是其明也因其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此子房之善諫也左師觸龍能使趙后以愛子出質非因其明而導以長久之計乎自古能悟其主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噫豈惟諷諫聖人之教士也亦然

離

離之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盖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易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側慮久長皆照四方之謂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盖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不麗乎中正

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乎土也可乎故曰柔麗乎中正又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君之明麗乎正則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則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

咸

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夫人之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聖人所以感天下之心如雨暘寒暑無不應

者惟其虛而已曰何思何慮者虛也儒者又曰天地以虛爲德知天地之感萬物則知聖人之感萬民矣九四曰貞吉悔亡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心有所係矣故往來之憧憧者則不能無所不感而何思何慮者則無感而無不通

夫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者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也有心且不可感而況於言乎故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感人以言而無其實者烏能致天下之和平哉

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蓋曰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焉其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来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恒

嘗讀定性書至天地聖人之常未嘗不竊疑之以爲造化之推遷聖學之變易安可以言常也及觀易卦之恒有曰利有攸往又曰順而動乃知天地之恒久不已聖人之久於其道者皆以順得之夫有心於求定者則動而不順不順則不能常也不常不足以語定也初六之浚恒求其定而反動也上六之振恒動之速而不能久也故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夫所謂無心

無情者即無將無迎何思何慮之旨也故何思何慮者斯百慮而一致而自私用智者則不免爲憧憧之思百慮一致則恒其德貞矣憧憧往来則爲不恒之羞矣嗚呼知天地聖人之常其知定性之學乎日月之久照以其順天之道也四時之久成以其變化無窮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中者可久之道也天地之恒久不已以其大極之運行也君子之允執厥中乃所以體天地恒久之運而中立不倚又安肯易俗而成名哉故九二之悔亡以其能久於中也不

中則不能恒也然子莫之執中又非可久之德也故曰隨時變易以從道

遯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然猶曰遯亨小利貞又曰與時行也是可見聖人汲汲濟世之心矣蓋聖人雖知道之將廢然猶不忍坐視其亂而莫之救苟可以致力無不竭誠盡慎以扶持其道故屯之象則曰君子以經綸而否之九五則惓惓休否之方嗚呼聖人之心其天地之心乎不然何孔子去魯而行

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以爲速蓋聖人心在天下故不忍悻悻而決於退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陰長之時君子退避之日也然君子之遠小人豈在於斥絕之亟要當重於自守之固故自守之嚴密則不仁者不能近而疾之已甚者適足以招其忿懟之心豈唯國家無所濟將身之不保矣故孔子荅陽貨以將仕而孟子與王驩朝暮相親其所以自守者益謹且嚴此孔孟之所以遯而亨也故自其志之正也則爲嘉遯之吉自其處之裕也則爲肥遯之利要皆自不惡而嚴者得之耳寇萊公之遠丁謂而不免雷州之斥者其殆不知學易之故哉

大壯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蓋勇莫大於勝人欲之私而自邪之蹈不與焉故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人之勇也戰鬬不避金革者烈士之勇也依乎中庸而克己以復禮者聖人之勇也古人云自勝之謂強而夫子之論強

也亦惟以中立不倚爲至禮者中而已矣有一毫之不中則非禮矣故必以雷霆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夫然後可以復剛大之體而見天地之情是故非禮勿言者則一言而威重於三軍矣非禮勿動者則偃息而勝千里之難矣此聖人之大壯所以爲正也使有一毫之非禮則必歉然而自餒縱襲取乎剛強之氣亦不免用罔之私矣故必有雷在天上之巨力而後有非禮弗履之至行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而後可以言大壯之利貞

晉

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夫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德本明也而何待於自昭不曰日本明也而雲霧掩之乎故日有所掩則貞明體矣心有所掩則真知眩矣自昭者非外求明而益之也徹其所掩者而復其初也故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夫惟常明常覺則虛靈之體將充溢于六合而天下國家無往非晉明之旁燭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庶幾可以稱大明之君故杲日當空

則容光必照堯之格上下被四表不過能自昭其明德而已昭而曰自則自聞自見豈由人乎哉

明出地上君子則昭明德于天下明入地中君子則用晦以爲明當晉之時而不能昭德何以致錫馬之寵當明夷之時而不能含晦何以得南狩之志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能明其明德者鮮不知用晦之道矣紂之雖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皆昭德而能晦者也

君子之自處也不可一時而不明其涖衆也則不可一時而不晦自處而晦則必不能見幾而知止涖衆而過於明則必不能容物而和衆故自昭其德者受茲介福而晦藏其明者得其大首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其可謂至德矣上六之不明而晦者宜乎入地而失其則也

明夷

明夷之初九曰君子于行而又曰主人有言蓋君子見幾明決故於初傷之始而即去其位俗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

其他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其避胥靡之禍也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而獨潛身土室人以爲狂生然卒免黨錮之禍故君子見幾明決則不以世俗之言而遲疑其行若俟衆人盡識則傷且及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家人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治家而不嚴則必廢法度而害倫理然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正家在嚴而其本必先嚴其身

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而反求諸已以端乎正家之本故非禮勿言而言必有物非禮勿動而行必有恒有物有恒者誠也上九所謂有孚者是也惟反身而誠則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妻孥情愛之間亦必相敬如賓在外則如王假有家之吉在內則如無攸遂之美男女各正內外交相愛推之父子兄弟莫不順其位固不至嗃嗃之悔厲亦不至嘻嘻之終吝矣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不能閑其身而欲閑有家盖不至反唇以相詬耶

文中子曰家人明內而齊外不明乎內而能齊外者鮮矣

六四富家大吉夫聖人言義不言利此而曰富家何哉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云者即家肥之謂也故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聖人釋之曰富家之吉而大者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

睽

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盖聖人與天下同此秉彝之理固不得立異以爲高然天下有違理而行者則聖人不得屈理以徇情是故不同乎俗而同乎理不同乎人而同乎天乃始有違衆而獨立非以天下而不顧者矣是其與天下相忘於大同之域者聖人之本心也至其直已行道不能大同則固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也夫子曰和而不流則其同也非和光而同塵其異也亦非亂常而拂理君子所以濟睽而遇主者用此道也舜禹皐陶都俞一堂

至其各議可否無少回互盖君子之和而不同則不害其爲大同也若韓范諸公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其亦庶幾濟睽之道乎

睽者乖離之象然聖人則推明物理之本同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盖聖人不委於時之睽而必盡乎合睽之道九二以遇主于巷爲無咎言臣必竭誠以動乎君也六五以厥宗噬膚爲有慶言君必竭誠以信乎賢也至誠相與則始雖睽而終必合故曰交孚無咎志行

也又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彼君臣之猜疑而志不通者亦終必睽而已矣

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蓋睽離之時君心未合然賢者不可悻悻而急於退當委曲以求其遇故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或君心少悟而上下交孚庶幾可合睽以通天下之志然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蹇

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均之為難也然屯曰經綸困曰遂志蹇曰反身則不求之天與人而求之已也

吾觀蹇至反身脩德益知君子為己之學矣夫學而為人者一遇拂鬱勃勃怨尤何者其中無所省悟也君子之學不求諸人而求諸已故遇蹇之時亦唯有自反以脩其德蓋求已之仁不暇咎人之不親求已之智不暇討人之不治求已之禮不暇責人之不答非苟免怨尤實恐吾之下學者有未達也故曰往蹇來反內之喜也又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莫非正已之功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之不怨勝已以其正已而後發也君子之反身是故身正而天下歸矣詩云自求多福福曰自求則求人者無益於得矣嗚呼其蹇之所由濟乎

解

聖人之解難也必先於去小人故於解之卦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則知小人者多難之宗去小人

而用君子者解難之源人君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媚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媚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悍兇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竊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謹矣蓋必小人之黨去而後君子得以行其道故用君子之驗驗之于小人之去而已故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大宗矣故四凶之難過於洪水舜之誅四凶也乃所以為明刑弼教之原嗚呼是可以知

解難之要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夫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王者法天道以育兆民故於過失則赦之罪惡之不可赦者則宥之此湯武寬仁之心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彼煩苛嚴急者豈知解難之道哉

損

損之道七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

損已以益人者有自損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六四之損其疾即懲忿窒慾之義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中而獲十朋之助此自損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巳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僞也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

聖人之所謂損者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濫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則爲損損上益下則爲益人君之歛民自厚者則國勢日削其施澤及下者則邦本日固辟之壘土損於上以培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

益

聖人之志每欲以已而益人其爲學也必先以天而益已體風之長萬物以長一已故見善則遷體雷之威萬物者以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遷善如風則能止於至善矣改過如雷則能立于無過之地矣顏氏之

子得一善而服膺不循風之烈乎不善必知知之而必不行不循雷之迅乎以此爲仁則日進無疆以此爲邦則民說無疆故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欲益人者莫此爲甚矣是故學顏子之學者是能以天而益已得顏子之益者必能以已而益人

損之六五虛中而自損者也然而或益之十朋之龜矣益之上九求益而不已者也然莫益而或擊之矣是知損已者受益之基益已者招損之由噫此君子所以必克有我之累而大無我之公也

大禹菲食而天下無饑民文王卑服而天下無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聖人自損以益人此所以得臣無家也

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以益上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此損剛而益柔也

夬

易之夬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夫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夬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舉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無難矣而聖人於此必曰孚號有厲又曰不利即戎至九二則曰惕號謂勿專以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天下可以和平而無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孰有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夬者剛決之義然其彖曰健而說決而和○金柅之繫防其微也墉上之射去其鷙也

夬九四之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處柔則不但

次且而不當雖聞言而不信矣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蓋用夬以自治則可以去人欲以復天理用夬以治人則不免尚武而至於窮故九三則曰獨行遇雨無咎夬所當夬也九二則曰莫夜有戎勿恤以其夬小人而得中也故曰隨時變易以從道夬去一陰以復純乾之體是之謂君子夬夬小人既去而至于無號之凶是之謂莧陸夬夬

姤

姤之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蓋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聖賢不相遇則道

德不傳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故聖人於姤而賛其時義之大蓋必明良之遇而後能行其道于天下也然上下之相遇又必由於人君之屈巳求賢故九五含章如杞葉之高而包瓜實之美夫然後賢者承命而不舍故曰有隕自天言必得之也高宗之夢良弼文王之卜尚父坐進此道矣不然如上九之姤其角窒不致上窮之吝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風行天下無所不周故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及風之相繼者皆

爲周徧萬物之象聖人體其行於地之上者以省方而設教體其行於天之下者以施命誥四方體其隨風之相繼者以申命而行事曰設教者觀民之奢儉而示之則也曰施命者因性以牖其民也曰申命者順民之欲而令之也聖人之政莫非法天以令民此天下之所以無不順則而從風也然風之行於天下也有自子曰君子之德風易曰風自火出知風之自者則知風動之原矣故曰上行下效謂之風上所不爲下何效焉縱設教而施命也恐未能使風移而俗易哉

萃

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熈使吾之精神未聚其何以凝道而據德耶故曰萃亨此學以聚之所以爲體乾之功也然而曰王假有廟者言承事如祭也曰利見大人者言出門如賓也夫承祭見賓之時其凝聚至矣能常聚而不散乃凝于神矣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何也見天地之情則宇宙在吾掌握

見萬物之情則生機歸于肺腑位育參贊之業不過竭吾之精神以聚天地萬物之精神而已其曰除戎器戒不虞坊其散也坊其散則常聚矣是故天下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王者萃天下之道必如格廟之誠然後可以總攝衆志而不至于散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君子知聚之必散也故有備以坊之坊澤之聚者以堤坊民之聚者以備除戎器以戒不虞言有備而無患也嗚呼堤

坊不設水敗必不救矣明王之堤豈但一戎器之治而已哉

升

升之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聚而上者謂之升木之生地中也長而益高君子之欲進于高明也豈一蹴而至哉必以巽順之德而效法于其升者以利不息之貞積累微小以至于高大此所以獲允升之吉而與泰雲蔽日之木同其高矣故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躍焉積善成名天地合焉欲得升天之階者亦積之而已矣升者自下而上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者由王公升於德者由聖賢故曰升元亨用見大人蓋升位而見大人者斯無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者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禹稷之升由於堯舜顏曾之升由於孔子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蓋升必本於見大人見大人必本於巽順之德故初六之允升大吉以其信從於二也六五之貞吉升階以其倚任賢才也惟文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此所以亨于岐山而無咎也彼不知順德之義者又安能獲南征之吉哉

困

困之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澤之爲澤以其有水也今水在澤下是無水之坳堂爾此其所以爲困也君子之處困非尚言以求通也必盡其天之所命者以遂吾希聖希天之志故以義立命而不委於命以人勝天而不任於天志孔而孔志顏而顏

若是者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亨不于其身而于其心也不于其時而于其志也亨於心者百險不能隕其正亨於志者千憂不能喪其說故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彼樂在其中與夫不改其樂者蓋有所志也苟不求之立命之志而徒尚言以求亨人雖信矣必不免於天故聖人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嗚呼困亨之義豈外於志而得之哉困者窮而不能振之義

井

井之辭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夫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故邑可遷而井不可遷德之常也不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井何心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患焉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體其剛中之德亦有常而不可易故道之將行則爲井洌之可食爲井收之勿幕足以養天下之生而不竭道之將廢則爲井渫之不食爲井甃之無咎亦足以養天下之德而不窮故唐虞之世以禹稷爲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爲井雖汲之者有強弱而其井養不窮者則一而已嗚呼自私自利者無禽之井也不知仁之方而欲博施者敝漏之甕也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者未繘井而羸其瓶也養德者可不玩井之象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夫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故制之器用以養其財導之樹藝以養其生教之倫理以養其心皆所謂井養而不窮者也故頤曰由頤養之義也泰曰左右養之政也乾曰長人養之心也是故聖人必體乾之心而後有泰之政有泰之政而後得頤之義得頤之義而後收井之功嗚呼聖人養民之道其備矣

内以絜已井之甃也外以澤物寒泉之食也井渫不食時塞也不以塞而消其勿幕適於通矣不以通而嗇施故絜已則用蔵澤物則仁顯用舍唯所遇則幾神是謂君子之道

革

讀易至革之辭曰巳日乃孚曰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乃知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之事苟不至如水火之相息二女之同居而異志聖人其猶懼於革矣故必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知理之所不得不革而又能信上下之志夫然後革而無悔矣夫然後君子革心小人革面矣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革之當也信也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信耶當耶革之時聖人能無懼耶故初九戒革之早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惟九五則曰未占有孚孰謂革者非聖人之所懼耶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君子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鼎

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夫享帝曰亨養賢則曰大亨何耶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亨而曰大若有加於享帝之禮何也聖人之所賴協上下以承天休者惟賢而已嗚呼人君之簡賢棄禮者豈乎聰明之不廣

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夫鼎者法象之器語形之端正者莫踰于鼎君子觀鼎之象以立天下之正位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此所以配上帝而享天心而凝命之基不外是而得之矣故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此顧諟明命之學也彼不知正位之立而欲大命之我凝者亦謬矣

震

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蓋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夫蓋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故臨大事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故君子之處震也但知恐懼脩省爲畏天之學恐懼者非因雷震而始生也脩省者非因雷震而始有也時保之翼無間可離特因驚懼之事而益嚴耳此其所以守世祀而承國家也故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使非有恐懼脩省之學烏能致福而有則耶

九二之勿逐則自得六三之震行則無眚以不正而處震懼者其眚可知矣矧望其有得耶

艮

艮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爲其不知所止也是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規規於外誘之除不免滅於東而生於西何者思出其位也所謂位者非特指窮通上下常變順逆乃指此而言之也君子法兼山之艮而爲近思之學瞬息動靜莫非反觀內照之功故時止而止止

也時行而行亦止也是之謂止其所是之謂止諸躬夫然後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思何慮何者而非至善之流通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孰非由知止者得之共嚮北辰居其所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止其所故能應萬變之煩向無知止之學則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亦不免爲朋從之思耳安能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也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人之不能止其所者凡以有我累之也有我則有物與物相入而

欲物無累是反鑑而索照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而不有其身夫惟不有其身則無我無我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故常虛常定常止常靜夫是之謂敦艮之吉

六四曰艮其身象曰止諸躬夫大臣欲止君心之非與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而止諸躬斯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大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諫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

艮之德以陽剛而止陰柔也其貞之初爲趾而未貞乃利二之腓爲不拯其隨而未快於心三之限爲列其夤而危薰心皆思求止其所也其悔之四爲身而止諸躬則寡悔五之輔爲言有序則寡尤上之敦爲厚終則貞果求而得所止矣故曰時行時止其道光明

漸

漸之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夫木因山而高而其高也則浸長而不驟君子觀漸之象而

以所居之賢德以善其俗斂精蓄神薰陶漸染夫然後風移而俗易故苗民七旬而格舜尤以爲速商民三紀始變康王不以爲遲何者教化之於人必以漸而後入而王者悠久之化非朝夕所能成故漸之爲卦內止靜而外巽順蓋非俟之以安靜則躁動而民離非入之以巽順則扞格而難化故漸之諸爻皆取鴻象以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也初六之鴻漸于干則無咎六二之鴻漸于磐則爲衎衎之吉六四之鴻漸于木則得其桷上九之鴻漸于逵則其羽可用爲

儀是知天下之儀刑而觀化者未始不以漸得之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又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嗚呼知漸之義者可以貞教矣

歸妹

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盖婚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襄霸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而知其歸之所敝夫知其敝則不得不慎其始矣豈唯婚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爭俗必

翦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寬則必懦猛則必殘政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制行之敝也兼愛必無父爲我必無君學術之敝也噫知其敝而慎其始可以永終而無敝矣

觀之六四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歸妹之九二則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盖不以所居之德不一而以所際之時不同也使其當觀光之世而利幽貞之守當眇視之時而懋尚賓之志則不免爲闚觀之可醜而反歸之未當者矣

豐

豐之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夫豐大之道惟王者能致之亦惟王者能保之也何者庸君以爲喜而明王則以爲憂也盖其所有既廣所統既衆王者每慮乎治之未周故當如日中之感明普照天下無所不至則可以勿憂矣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夫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于天下之治亂乎晉武知憂必無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無末年之變知憂者其惟堯舜

之儆戒禹湯之罪己三宗文王之無逸乎

豐之六五似爲柔暗之主乃反有慶譽之吉何哉盖人君之強不在於折敵衝而莫強於折佞臣之奸人君之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賢臣之善六五雖非剛明之質而能虛心以來衆賢之章故初九之剛明可尚則用之於先六二之信以發志則用之於佐九三之陽剛得正則用之以立事九四之下求賢臣以協恭于君則用之於左右故天下皆慶之譽之以爲剛明不可及之主何也舍己之剛用人之剛故

其剛也天下莫能屈含巳之明用人之明故其明也天下莫能蔽其小猶爲齊威王而况不爲威王者乎嗚呼以群賢輔一柔暗之主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譽况剛明果斷之君而能虛巳下賢其慶譽又何如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夫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斷至而明不至者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斷不至者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以理刑獄而無寃噫聖人重民命之心見乎辭矣

旅

旅之六二曰旅即次聖人之意豈專爲旅人發哉蓋人之寓形霄壤中即如羇旅之人然天之予我者有廣居有安宅足以安身而立命人之曠而不居者與旅焚其次者同矣君子知廣居安宅之體而止其所如旅之即其次舍而得其所安故自其寂然不動足以立天下之有故曰懷其資自其感而遂通發無不中也故曰射雉而亡一矢自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故曰得童僕貞自其裁成輔相天佑人助也故曰終以譽命嗚呼此聖人中和位育之學也豈獨足以處旅而巳哉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蓋刑不明則冤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聖人於此如是其詳者可以見其愼用刑之心矣

巽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而其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曰重與隨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此之謂重巽之義使君之令順乎理而不

得下民之順從者是謂風有所不入矣有是理哉故豫之彖曰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巽之九五曰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蓋命令之出必有所變更更者更始之未善而使之善也豈可輕哉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變之後蓋事之變更必原始要終而後爲吉也蠱之先甲後甲者其同此愼重之意哉

巽者順也而初九則曰利武人之貞允者說也而九

四之商兌則介疾有喜蓋一於卑巽則進退皆疑而莫知適從故必用武人剛貞之志則其志治矣過於和說則枉己非道而求媚於人故必用介然守正之志則福慶始及於物矣故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又曰孚兌之吉信志也皆以剛中而後吉也是知有未發之中方可以言中節之和不然有所恐懼有所好樂者又安得謂之順耶說耶學者可以自省矣

兌

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天下之[illegible]言

說者莫大於義理故天下之求悅於心者莫廣于朋友講習之益是故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朋友講習則義理相益而不窮書曰好問則裕禮曰燕僻廢學易曰明兩作離皆言取友之益而自聖之損也此事賢友仁所以爲求仁之利器也噫伐木之鳥猶求友聲而鹿得美草公之同類人而不如禽鹿也可悲矣夫

兌者說也說則亨矣而必曰利貞者何哉蓋說之所以亨者貞而已矣貞者理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悅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巳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故貞以養心則心悅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則國說貞以平天下則天下說貞以事天則天說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大民勸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此

和兌者和而不同以不說爲說者也孚兌者說而不

失剛中者也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上六之引兌即逢迎之佞臣也故雖九五之剛中難說於其上九四之剛正介隔於其下而聖人猶戒之曰孚于剝有厲此即堯憂驩兜畏孔壬之心也嗚呼堯且憂之況其下者乎

渙

萃之辭曰王假有廟而渙之辭亦曰王假有廟蓋人心之渙散皆由於不誠不敬故聖人之萃其渙者皆取於格廟之義故萃之彖則曰致孝享也渙之彖則

曰王乃在中也萃享者誠之至也在中者攝其心也夫然後可以不渙而萃矣雖王者所以萃天下之渙亦孰有出於此心之誠敬者哉故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防于未萌之先也渙之象曰享帝立廟聚于既渙之後也嗚呼知承事如祭之學者則知萃渙之道矣

渙之九五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夫天下之渙散如人身之有疾病也治疾者非汗不解治渙者非大號不濟商民之所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

出而四海服秦民之所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故號令之浹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順從矣然汗之出也不可復反大號之出而復反者民亦弗從矣今之以薄歛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今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今之以節儉而行之以奢侈是反也今之以仁義而行之以多慾是反也令反而民去之矣奚足以濟天下之渙哉故又曰渙王居無咎居之爲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之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無渙散之咎矣故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節

節之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数議德行夫澤之容水有限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君子慮天下之過侈也故受之以節慮節之過苦而不可貞也故受之以中慮中之無形而難守也故受之以制君子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爲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爲制也故以制度数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故節天下者必始於節

一身一身之德行皆中其節則不出户庭之近而可以知天下之通塞矣是故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彖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又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皆以其德行之中節也彼不節而致嗟者將誰咎乎身之不節矣能免其傷財而害民乎

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爲露臺庶幾甘節之吉矣宋之樂臺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其近于安節之亨乎叔世之竭民膏脂以侈遊觀之樂而容說佞臣又從

而逢迎之此所以傷財而害民也是宜三復于節之卦矣

中孚

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外也中有至者外必燁中有誠者外必孚孚之爲言此感于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夫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應乎天誠之至也焉往而不動共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此

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技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此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舜之好生而鳳凰儀湯之剪髮而丼霖應潮州得人而馴鱷魚九江得人而驅猛虎以及孝婦之茹冤而旱賊臣之抑胸而霜何者誠無不動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何則中心之願相通也九五之有孚攣如是附離不以膠漆也其無咎也宜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夫天下之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者風也天下之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者誠也誠之用最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之心首用以議獄緩死議者求其入中之出也緩者求其死中之生也嗚呼此聖人之中孚所以應乎天也故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是故鳥巢可窺而鳳凰儀此無他不殺之心孚于鳥耳使無誠信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爲海上之鷗乎

初九曰虞吉有他不燕夫邪不閑則誠不存僞不去則誠不著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然閑家

在初防心亦在初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志未變此閑家之法也中孚之初九曰虞吉志未變此防心之法也虞之爲言雖無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焉而撲曲而柔決而隄則噬臍矣故察吾心之一毫有它者必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曾氏之三省顏氏之四勿其庶矣乎

小過

小過之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夫雷震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三

者之過皆小過也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事之大者烏可過哉

既濟

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夫既濟之世出多難而入無難如濟川者舍川而陸舍舟而穀可以無憂矣聖人乃獨曰思患預防何哉盖人皆敝於洪流莫或敝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故曰初吉終亂言濟極則反也泰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此鄢陵之勝范文子知其必有内憂也盖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治無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是故必思患而預防之用人行政求萬世之安此伯益所以致滛觀之戒周公所以陳無逸之篇也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有味哉有味哉彼衣袽不備而遇舟之滲漏者危矣

未濟

未濟之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夫

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者而居其方是故止其所而有光輝無不濟矣故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光而至于有暉者積之威也積之威者處之得中也所謂未濟而有可濟之道者惟其辨之早而已矣

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貞觀之威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蠻荊未濟之九四以之

總論

古者聖人之作易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其於賁則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泰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而於剥卦之諸陽皆消而獨上九一爻之未變也則斷之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聖人

豈故深思而過慮之直以天者可常人則有特而勿類道固無獘而紛紜轇擾以變更乎天下者法也觀其變神其機其預待乎天下後世者審矣而推移變化所以消之未皮未復之先以救夫小人之剝也非君子其又孰堪之

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無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

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氷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用人一也而陽内陰外爲泰反則否矣理財一也而損上益下爲益反則損矣一念轉移之間而治亂汚隆繫之若冬夏之至土灰低昂無毫髮爽達此幾者可以知人可以知天

乾健也用九則曰見群龍無首吉蓋健而變之以順則健而無健不然則有亢龍之悔矣坤順也用六則曰利永貞蓋順而變之以健則順而無順不然則有龍戰之傷矣故曰變則化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

履者禮也曰說而應乎乾又曰履道坦坦非和不足以言禮豫者樂也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非敬不足以爲樂

素履往者無意無必也而曰無咎夬履者必信必果也而曰貞厲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是謀而不斷也易曰夬履貞厲是斷而不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是斷而能謀也詩曰謀之孔臧則具是依是謀而能斷也

履者行也然愬愬者吉夬履者厲則行者何嘗不止乎大畜者止也然利有攸往何天之衢則止者何嘗不行乎

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非言治之必亂蓋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非言否之自傾

盖欲易無道而爲有道也彼履戚而無平陂之慮適困而無休否之方烏在其爲君子也哉

泰者通也而曰城復于隍否者塞也而曰先否後喜盖泰之上六陰柔也故雖通而必塞否之上九陽剛也故雖否而必傾不然何大有之上九終獲天祐之吉屯之上六不免泣血之漣哉

同人之九五剛中而有應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之上九剛不中而無應故先笑而後號咷

同人之上九曰同人于郊視于宗者廣矣何歎於同

野之亨而止曰無悔何哉盖居外而無應雖有同人之志而不得遂故聖人象之曰志未得也使變而爲革之上九則爲豹變之君子而有革面之化又奚止於無悔而已哉

蒙之六五曰童蒙吉純然赤子之心也故遇健則有豶豕之吉遇順則有貫魚之利遇說則有十朋之益遇入則有幹蠱之譽遇動則有拂經之吉遇麗則有丘園之賁故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又何所往而不利哉

噬嗑之二三皆治獄者也六二曰無咎六三曰遇毒者何也盖中則如噬膚之易不中則如噬腊之難故曰柔得中而上行天下事孰有不中而可行者哉

屯之六二曰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六四曰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賁之初九曰舍車而徒初無求上之心六四曰白馬翰如何其求下之急有千駟弗視之伊尹則三聘不可遲有不求聞達之孔明則三顧不爲過

易之睽主分而言也而曰君子以同而異則分者不害其爲同易之同人主合而言也而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則合者不害其爲異何者天下無二道同而害其異異而害其同者皆非道也

乾之體健也而文帝之止輦受諫不損爲君德坤之體順也而程頤之折柳必諫不失爲臣道盖君德貴剛惟其中也其曰群龍無首剛者曷嘗不順乎

臣道貴柔以其卑也其曰至静而德方柔者曷嘗不健乎故飛龍在天君象也而曰利見大人牝馬地類陰象也而曰行地無疆秦皇漢武豈不剛也而不免愎諫之悔張禹胡廣豈不順也而不免逢迎之譏噫君能從諫斯首出庶物矣臣能效忠斯承天而時行矣堯舜皐夔之都俞其得乾坤之義者矣不然以帝乙歸妹之君而下從包荒馮河之臣何以得成治泰之功哉

易教 終

鄒聚所先生語録叙

此余私録

先生語也夫道無可言者也道而至於無可言至矣學而至於無言至矣果且有可言乎哉果且無可言乎哉夫可言者法也不可言者理也庸詎知吾所謂不可言者之非可言耶庸詎知吾所謂可言者之非不可言耶無可言則無言矣無言則無可言矣由無言以求無可言由無可言以求無言以無可言而求之言求之言以期得無可言惑矣

先生之書曰讀所録相對語皆贅辭也則益自慚俾君錫不能進於默識默成之學僕之皐大矣儻君錫進於默識默成之學

則必當臯僕矣又何用此塗人耳目哉夫默即無言也無言即默也甚哉先生之欲無言也今茲錄也果有言乎哉果無言乎哉無言而後為至言也果至言乎哉果非至言乎哉吾惡能知至言之為至言也吾惡能知非至言之非至言也雖然是錄也吾既筆而存之又例而編之首

言立志次言悟道終言工夫道至無也功至有也以至有而覓至無不可非至有則至無者無得也雖然志其本乎志其本乎道無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則茲錄也固斯道之贅疣也然世之實發志肯者誰乎寔能了悟者誰乎其孰勤勤息然者誰乎則茲錄也法也合理而成之者也豈得為贅乎哉

萬曆戊寅季夏吉楚平江門生文而康君錫父頓首謹叙

不肖男袞書

鄒聚所先生語録卷上

門人艾而康述

不肖男衮校梓

康初見先生先生誦孟子道性善一章明日又見先生誦人皆可以爲堯舜一章少頃又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誦畢默然無語

先生曰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懵懵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懵天地間與虫蟻並活已耶

先生謂董良鄉曰世人甚是沒筭計若能下老實筭計一下筭計得那一件小些那一件大些那一件最大些見得那一件最大就爲那一件最太的何遠不可到世人沒筭計多是爲那極小的去了

先生曰古人論吉凶與今人不同今人論吉凶只是富貴福壽爲吉貧賤夭禍爲凶古人便說惠廸吉從逆凶今人所謂吉凶是在天的吉凶由人不得古人所謂吉凶是在我的吉凶由得我的故詩曰自求多福是自求得底

先生語諸生曰試看古今光耀史冊者是何等人

諸生夜侍劉思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即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即盜跖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着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

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却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跖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壹飡也可惜

時除夕先生語諸生曰人於度歲却件件要新只有自家一箇心腸却不要新可惜聞者悚然

李茹真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悾同寢凡日数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悾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茹真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証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

矣子何全無一言相教耶楚悾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嘆其妙凡至會者輙以此語之一友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終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

一友問自立自達先生曰自立是卓然自立于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

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帮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阻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着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阻滯了小兒行路須是依墻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

康弟廣求見先生先生誨之曰晦翁六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訝曰聖人原來與我同類的便思量要做聖人到底成就一個晦翁我輩都念過了不曾思量今思量起來聖人也只是這耳目口心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心能思分明與聖人一般只緣我輩自小自棄便自異於聖人了可惜

先生曰吾先祖常言孟子有兩個生祭文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又曰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非兩個生祭文乎聞者惕然

先生曰吾先祖常言丈夫有三一曰大丈夫二曰小丈夫三曰賤丈夫賤丈夫登能斷左右望而罔市

利言人只要揀擇有名頭的去做如左右望而罔市利一般是謂賤丈夫小丈夫諫於王而不用則悻悻然怒見於面彼雖無名利之心然却不能從容委曲以冀君之聽知自愛而無愛君之心是謂小丈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貧賤富貴威武都撼動他不得此方是大丈夫

一友言於先生曰狂狷的志氣真故成就一個狂狷鄉愿的志氣假故終身只成就得一個鄉愿先生

曰鄉愿是荑稗的種子縱是耘耔至成熟時只成熟個荑稗狂狷是五穀的種子只是耘耔不如法大過不及些

一友言日間無不好的念頭却夜間有不好的夢何如先生曰汝曾夢見做強盜否是友愕然

張陽和歸求言于先生先生曰別無可贈惟咸卦象傳可贈曰虛以受人陽和欣然

一友道及質直而好義節書先生因舉言之曰質直與下文色取相對而言全在質直二字質有原

是個直心腸真實不妄是其根本源頭甚好的然一於直也通不去須是要好義何謂好義是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察言不是察人之言是察已之言或是過於厲些過於遜些或是可以遜言的可以法語的此便是察言觀色不是觀人之色是觀已之色或是欠溫些或溫而過些或是可以嚴些的可以和些的此便是觀色慮以下人此心只思量去下人再無一毫上人之心夫能質直好義如此則自能通得去如何不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一般察已之言一般觀已之色一般思量下人然雖是察言其心則惟恐言之不遜不足以[illegible]也雖是觀色其心則惟恐色之不溫不足以致譽也雖是下人然惟恐不下人之足以招謗也原無質直之心只在要色取仁他一生精神只在外面形迹上粧點如何得不有聞然虛譽雖隆實德則病矣聞之悚然

吾儕為學只要大恥其不如孔子

一友言欲明明德於天下的心不如欲脩其身欲齊其家的心欲得真切先生曰此是欲不汚其身不亂其家的心若是欲脩其身須是如三王之身欲齊其家須是如三代之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不真切算不得脩身算不得齊家本是一件如何二得

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為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為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為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筭數

先生語劉德徵恩徵曰汝兄弟果能立志則二程可爲二陸可爲地因人重孔子生于魯而世稱魯孟子生于鄒而世稱鄒即如今人說某縣無愧鄒魯之邦不是謂他有幾個顯官謂其有幾個志道的君子又如今人脩譜的必要引個有德望的人作祖宗如曾以曾子爲祖顏以顏子爲祖秦必不以秦檜爲祖前人多少大官却不引他作祖此是何心康曰此即是良知發見處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他若下老實去做顏曾此便是致良知了

一友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于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于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于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大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對了更轉他不得斧从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

世俗所謂君子大人都說得不同他說有官做的是君子名位高的是大人不知有德的是君子欲明明德於天下的是大人世俗所謂君子大人到難做世間多少會做舉業的不曾中得者是有德的君子欲明明德的大人到易做我立志要做君子就做得君子我立志要做大人就做得大人

先生每見康即謂之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先生

曰子試言自已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先生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康愕然良久請問先生曰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先生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康是日大有省

語錄卷上終

鄒聚所先生語録卷中

門人艾而康述

不肖男泰綦校梓

康問心性情才四者之別先生曰譬之物然以表觀之則有二三自根源觀之則一而已譬之汝有名有字有號尊者呼汝名及汝字並巳者呼汝號其實只汝一人耳又曰凡解不得只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不要只管泥人口頭上言語

康問知行合一之說先生曰今人說知只是聞見之

知不是真知着是真知必行了方見得譬之在門而談門在堂而談堂在室而談室皆是實見若在門而談堂在堂而談室如何說得中縱說得中亦是虛見

又講學觀音堂坐中有不信知行合一之說者先生曰觀音堂許多神道必至了方實知得或曰必曉得觀音堂在何處方行得到若不曉得便行錯了先生曰畢竟要到了觀音堂方實知得觀音堂所在

康問陽明先生格物之說先生曰如靜坐時即靜坐是一物就格靜坐的物如行時即行是一物就格行的物立亦是一物就格立的物卧亦是一物就格卧的物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着個天理先生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

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到是如今不會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惟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

想測度又不徹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裡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先生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先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閑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憒憒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

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的空如大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大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先生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後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爭盡必如大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

先生問康曰爾近來有自得處否康曰承老師教常靜坐却思慮思慮近覺少些至應事接物亦覺有個主宰先生曰你須是自聞自見若在師友口脗上接得些話頭書冊上看得些說話終是外聞外見無自得處縱是應事接物亦是硬把持縱是却思慮亦是硬把持只做得伍伯的學問只是挨傍格式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慎思之又曰近

思只要你慎思近思非是全不要思思而外於天理便不是慎思近思天理本是慎的近的凡古人言語是古人底不與你相干且如陽明先生說致良知豈是漫然說的由他在龍場三年不帶一本書在自家心上理會得靈靈透透方說出這般道學出來汝須是反身靈識見得古人言語宛然是自家體認出來的這裡明白了就是一貫之學天下道理無一不明得去又曰思也不是苦思○康按思想着一個天理也不是空心靜坐絕然不思

也不是苦思也不是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康問常有疑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又何必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思之不得及觀陽明先生續傳習録或問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否曰不睹不聞是工夫戒愼恐懼是本體康始覺於前疑有解先生曰你如何解康曰本體原增加一毫不得若如世俗之戒愼恐懼便又增加了不是本來的先生曰須要識得本體
先生謂康曰須要認得本來面目真切何不反看本來面目

學者切不可挨傍格式如孟子言舜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今人却是行仁義
先生曰昔有醫者語予曰吾始爲醫時專於察脉即在馬上也把自家脉看那樣是沉脉那樣是滑脉濇脉如此三年時時刻刻在察脉上方曉得些我輩爲學何曾用得察脉底工夫只在藥方上撿點
今人說不思最悮事就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一様去了就是聖人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不是絶然不思他思而不思勉而不勉非是離思而求不思離勉而求不勉又曰思乎其所不得不思就是不思勉乎其所不得不勉就是不勉又曰吾道本自然當思自會思如何安排得不思不當思便會不思如何安排得個思因誦楊道南先生之詩有曰爲學如同癢上搔搔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自停手此處何須更問他聞者躍然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耶平常無善念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

無惡念便是善念更有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有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

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裡信得不是心裡信得緣未思量先生曰到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個数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裡痛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

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即此一問四端盡露真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此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

問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諸解者未透請發之先生曰而今一把椅子生怕跌壞了他這也是仁却何曾有心要椅子來感我的恩視萬民爲芻狗何曾要芻狗來感我今人施些恩與人便要望他報望他感見得身上高些的便道當如此底聖人之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所以仁義有兩種有由仁義行底有行仁義底今人都只是行仁義哭死而哀是好的爲生者就不是了經德不回是好的爲干祿就不是了王伯之辨只在這一些子

聖人言語說得直截簡易後儒便說得支離煩瑣了如孔子曰仁者人也何等直截後儒解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反不明白了

康問象山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先生曰除却吾心有甚麼宇宙

康問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曰萬物不備於我備於誰又曰天地萬物如何外得吾身吾身如何外得天地萬物

康問象山云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如何

先生曰子自限隔宇宙

康問象山謂懲忿窒慾也不是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才說得懲窒知學底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何如先生曰且明理

他日又謂康曰懲窒而不明理則是忿也不知其爲忿慾也不知其爲慾心中少有不平便是忿若不明理他却以忿作好的去了康曰良知不明以賊作子先生曰還有以子作賊者所以窮得理便盡得性至得命不是窮理了又去盡性至命也會得

時則懲窒也筭得不會得時則懲窒亦筭不得又曰謂懲忿窒慾不是學也不得謂懲忿窒慾即是學也不得

先生謂康曰萬物皆備于我宇宙即是吾心等語這是大學問根源未可輕放過了須要體認出来不是要你去思索出来只于事上去叅得透便俱通得去

康問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你如何說對曰生之謂性也說得是凡言甚麼凡行甚麼都只是這口說這身行但生之雖是性却如白雪之白不同於白玉白玉之白不同于白羽告子却做一樣看了所以不是物之性是個蠢的人之性是個靈的物惟蠢故小知愛母而不知父及長則母亦不知人惟靈故靈根漸長始於知愛敬而終也無所不知告子失却頭腦先生曰告子只曉得仁是在内底把義是在外底又把愛便當了仁說曉得甘食悅色就是性不知知可食則食不可食則不食可以多食則多食可以少食則少食亦是性這便是人之

異於物處

先生謂康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却常用着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倚着庸是平常底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却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倚着在忠上便不中了爲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来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

不肯爲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着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

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

曰他却是日用不知底若有事惱起来便失這心體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真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

康問知善知惡是良知善知亦出此心如何不是良知先生曰只有這一個知孟子說得妙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善知却是慮而知的

康問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性如何先生曰善念也是這個心裡出来底惡念也是這個心裡出来底原沒有兩個心譬之口把去說好話也是他把去說不好的話也是他譬之水精放在紅上便見個紅影放在黑上便見個黑影水精上原沒有紅影黑影所以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性之體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矣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又有說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有說有性善有性不善無善無不善只說得個性之體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在習底時節看了性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在習成底

時節去看性孟子說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乃若其情則可以言善矣乃所以爲善也康曰程子所謂惡是氣質之性先生曰其實把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作兩個不得又曰其實性沒有個不善的如做賊的人你說他一句賊他便怒起来康復疑之先生曰程子斯言即陽明先生無善無惡性之體意思

康問周子言無極而大極象山謂只可言大極不可言無極如何先生曰大極是非有非無即有即無

底周子恐人把大極作一件物看了或着在有些所以曰我所謂大極原是無的無極就是大極非謂大極之上又有無極也象山又恐人看得無字大重或着在無上故又不以周子之言爲然要之其言雖悖其意則同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周子所謂無極却也是非有非無的又曰如今人說有心有在那裡說無心無在那裡說有也說不得說無也說不得譬之天說他無又象有底說他有又執之而不可得却又是無底

所以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未嘗有也謂之有未嘗無也

先生問康曰看壇經有悟否康對曰尚有疑處先生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只因聞這句便悟道康曰人心真是不可有所住底康向有道理心作障每至應事接物常是不安妥可見才參一點人心真是惟危的先生曰然又曰如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亦是無所住處今人預先畢個格式言必信行必果做成一個硜硜小人是有所住了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是無所住不是要絕自家的四要絕學者的四又如無適無莫一節皆是無所住而生其心也

知學底不肯心閑無事定要起個道理的念頭作了多少障礙

學者多是住在聞見住在意識佛家言無所住是不住聞見不住意識又曰有所住心便死了所以曰無所住而生其心

先生問康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信得過否康對曰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性之體是也一點良知本是無聲無臭雖至愚下賤一提便省如何惹得塵埃先生曰爾真信得良知不惹塵埃否康對曰然先生良久曰此却又費註解是又有一物矣却不在見解只要常用心去參必要無所住底心去參始得不是要你思想極索出來凡見一物行一事只心存時當下便悟才是真悟又曰悟却當下便悟到却當下到不得如孔子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到七十歲才復得本来面目又曰如今你畫我真容曰此是老師却與我是兩件豈若對面相見之真又曰佛老之言有通于吾道者不可枉也

一友謂圓爲非先生曰說圓亦不是說方亦不是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何嘗言圓而廢方言方而廢圓只是當方處方當圓處圓又曰人平素圓的到要方平素方的又要圓又曰先不可有心爲方爲圓

今人孰不有良知在應事接物何嘗不有良知唯是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一友論及孟子說性善孔子只曰性相近看来還是孔子底說得不偏先生曰然是友又曰我曾見一穉子方三歲每見殺生便喜是性又似有不善的如我自幼見殺生反爲之痛哭真是性善底先生曰如此却又不是相近了不知這是習相遠處試看初生時知愛殺生否

先生每稱韓文公文章篇篇有扶持世教意却不似文人花草之句一友問曰三上書兩及門爲世非笑何如先生曰此正是他自得處若不是真真自得他是肯三上書兩及門的緣他見得自已畏天命悲人窮的心真切了故見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世儒之見豈可認爲定論如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與之遊仲子齊之所謂廉而孟子獨曰惡乎廉聖賢論人原與常人不同若他是如世人要做官的如何一得官便上佛骨表他之心事

全見于諍臣論盤谷序又曰如禹之與子便不管堯舜之與賢舜之妻帝二女乃不告父母此都是他自得處

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壁書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雖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

康問于先生曰昔聞一鄉先生云人亦有無良知者如自家子與人養便自家父母也不痛了雖物亦有良知者如犬豕知愛其子子知愛其犬豕前之

說無可疑矣但物有良知之說竊疑之敢問先生
曰不認得自己良知說他人與物的亦無干
他日又問先生曰告子言生之謂性亦說得是只是
後面兩答便說得差了孟子因問他曰生之謂性
猶白之與白無所分別的告子曰然是無所分別
的又問白之與白猶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分
別的告子亦曰然豈知那白雪白羽與白玉之白
自有分別如何同得猶犬性牛性與人性自有分
別如何同得你這等說起来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他便應不得了今人把良
知作善的一邊看了所以其中有許多病痛不知
善念之發而知其爲善然後謂之良知惡念之發
而知其爲惡亦謂之良知今人不知知善知惡爲
良知而以善知作良知所以有物亦有良知之說
今人要做忠臣也是善底遂把作良知看了只管
孟浪行將去更不管國事何如事機何如君相何
如所以有這等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曰知
禮司敗謂其爲黨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若是他人始雖應他知禮及說他黨他便說出来
了此是致良知又如孔子遇陽貨陽貨曰来吾與
爾言若他人之賢者便曰你是僭竊小人如何降
得我便遂去了孔子遂與之言及貨問好從事而
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
仁乎曰不可又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他的言語何等粗率孔子應他何等委
曲從容此亦是致良知處康爲之矍然曰所以說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先生曰他却是不學不

慮的今人却是學得的慮得的

擇乎中庸不是只思想一番便了凡一出言一舉足
皆要細細辨其是不是這方是擇乎中庸

康問道不遠人如何見得不遠人先生曰孔子說仁
者人也孟子說仁人心也仁與人豈是兩件後儒
便說得支離了所以聖人之學與道爲一後儒還
與道爲二是以我合道畢竟道遠於我所以中庸
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講道不
遠人章曰道原是不遠人的人去爲道的却遠了

人爲道而遠了人就不是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就在我這手裡然睨而視之猶以爲遠還是兩件道與人沒有兩件故君子以我治我不必遠求但於有過處改一改就是了何以見道不遠人只忠恕便是道何遠之有所謂忠恕亦非甚高難行之事只是不以我之所不願者復施諸人耳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這就是

忠恕這就是道故君子之道非外人倫物理別有一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日用之間那曾離得這四樣人既不能離這四樣人又何能離得這四樣的道然只是庸言庸行沒有甚麼異行他只是要信些謹些就是了言便要顧行行便要顧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生怕成不得人這就是道如此豈不是一個朴實的君子故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先生曰予欲無言意思爾知得否康曰未可便謂知得先生曰道理到至精處不容說可說者皆粗迹耳須是自悟康曰陽明先生言聖人述作如畫真傳神示人以形象言笑動止則有所不能傳也先生曰凡所說真的便是假的康曰不是本來面目

問如何是道先生曰道者路也一人可行而衆人不可行不得謂之路可以暫行而不可以常行不得謂之路孔子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天下之達道真是放勳傳來一派的脉異教家有云欲

得見真道行止即是道若除却行處別見有道恰似架天橋走路恐不免爲異教家所笑

一學者自許爲識得本心先生問其如何曰覺得心體廣大又覺得心體精明先生詰之曰廣大何物覺得廣大者是誰精明何物覺得精明者是誰

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先生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于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敎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

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即無靜時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布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布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爲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爲者非仁矣

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也欲識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

先生謂康曰爲學不可執着才有執着便不是道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豈不是好的緣他有了意見便在仁知上住脚了百姓却日用此道但不知是道仁知雖愈于百姓之不知其爲不知道均也所以說君子之道鮮矣康問曰此何以名爲仁智這仁智亦與他仁智不同否先生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這也是仁智又如伯夷之清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這也是仁者見之謂之仁柳下惠袒裼裸程于我側曰爾焉能浼我這也是智者見之謂之智時周南鶴問

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康對曰恐亦是不可執着底意思先生曰然

語錄卷中終

鄒聚所先生語録卷下

門人艾而康述
不肖男袞袠校梓

先生曰學者學易要學乾卦底自強不息天行極徤元過了又是亨亨過了又是利利過了又是貞貞過了又是元何等底徤何等底不息所以君子終日乾乾是兩個乾天也是乾我也是乾又曰須是自強靠人不得

先生謂康曰你須看孔子發憤忘食是甚麽精神若

悠悠便濟不得事

先生曰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如孔子底聖人何不足處他也還憂今人何曾望見他門墻如何得不憂兢兢說有進便是大不進處又如文王且望道而未之見今人視文王何如而乃自謂有見如此

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先生曰又有甚麽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illegible]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者只要緊切學[illegible]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麽人人有個不爲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爲不欲的便不爲不欲他便了

問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何也先生曰何思何慮便是遠慮不能如此便有許多煩惱非近憂而何

有爲一念不起之學者問先生曰聖門無意奈何今以有念筭爲學乎先生曰欲一念不起便是意決

要一念不起便是必此意堅執而不可變便是固謂我是而人不是便是我夫聖人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無思無慮也苟不能會得此體而必欲一念之不起即是憧憧往来朋從爾思故絶其意必固我之私者方筭得無欲之學

今人說敬多沒頭腦程子恐人錯認了敬故解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心一而不二就是敬更有甚麽是敬若又添一敬譬之取繩自縛去敬愈遠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

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憒憒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底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着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

一友持功大嚴静坐不語先生覺之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却是道他却不知是道道本中庸非過高難行底只要不執意見順其良知之發用流行便是道

人有在内面心上用功者便厭動人有在外面事爲上用功者便厭静由前之説是爲老佛由後之説是爲五伯

閻月川公與先生辨云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若單説致良知孔子不必讀易了先生曰孔子是學易不是讀易今人却是讀易不是學易若是學易就是致良知了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世間多少讀詩底何曾能言不學禮無以立世間多少讀禮的何曾能立只緣是讀詩讀禮不是學詩學禮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只是誦不曾學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只是爲不是誦

先生曰世人把有聲的作聞有形的作見不知無聲無形的方是真見聞康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若有所戒慎恐懼便覩聞了工夫便通不得晝夜先生曰人心才住一毫便死了不能生息

凡會中須是過失相規德業相勸凡有一毫不是處

便莫隱諱有一毫長進處亦莫隱諱今人不肯説人過畢竟是怕人説他的過須是吐肝膽如自巳兄弟全無一毫間隔方爲有益故曾子以文會友豈是空會以友輔仁不然徒是虚文反又多了這會如二人同心就有四隻眼四隻耳四人同心就有八隻眼八隻耳所以謂明四目達四聰何等有益昔楚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日中有憂色具食不食群臣問之楚莊曰群臣莫有言吾過恐國亡無日吾是以憂楚莊圖伯之心真了故雖屡戰

有功亦且憂我輩爲學能如楚莊欲伯之真心惟
恐人不言巳過
徐子制歸陜西先生問之曰汝今信得自巳終身不
爲小人必爲君子否子制對曰必爲君子先生告
曰昔王心齋翁初聞道時即欲歸以孝事其母你
如今能如心齋的心否良久先生曰須是立得地
步高不爲俗累彼地方並無講學者自爾身始須
是要求朋友相會講學然必要以誠相與以謙相
下議論不合毋輕棄置惟當以誠感他今日說不

信至明日又從容道之又不信又從容道之如此
始可轉得他若見一不合而多言以求勝將終身
無復相信之時矣且你如今莫說我得聞道也過
得了道原無窮盡學原無止息你看自省自察便
見得不是處極多今日還笑自家昨日的不是明
日又笑今日的不是儘自無窮我輩求朋友講學
不是教別人自家在這裡學見他人有些好處就
是我的師見他人有些不是處亦是我的師所以
會友只教得自家而成人自在其內又曰易稱崇
效天卑法地自家立身行巳要崇如天一毫卑污
苟且不得至于處人又要禮卑如地真能謙巳下
人若挾之以自矜自伐便服人不得所以孟子曰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須要識得養字人孰無
勝人之心你要勝人人也要勝你如何行得因自
謂我於五皷清明中思量矜伐的心極難斬絶往
年笑上蔡七年止去一矜字我輩而今幾個七年
尚去不得這一字信乎克巳最難非大勇不能
康見先生每每隱惡揚善因問康有一大過見人善

因樂揚聞人不善亦不覺樂道之先生曰此是大
病痛處此即謂之痿痺不仁那痿痺的人只緣血
脉不流貫故不知身上痛癢若你是痛他的則見
人之過猶巳之過方將頋人之改過以巳其疾而
免其痛豈忍向人前說他今人父有過子必不肯
向人說父的過子有過父必不肯向人說子的過
只緣子痛父的心真父痛子的心真故不肯向人
說若是推此痛父痛子之心痛他人則豈肯言人
之過吾先大父每遇人道人之過即雙眉皺了污

人不止則言他事以亂之此是何等痛心我今自
省終不如他此等痛心處

先生謂僚友曰爲臣莫負天子爲官莫負百姓一僚友曰我自信平生不負天子不負百姓先生曰莫如此輕易說了曰我不貪不酷何負天子百姓先生曰須是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思民之饑猶已之饑思民之寒猶已之寒思民之疾苦猶已之疾苦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才說得不負百姓若視同僚真如自已一般真真痛癢相關生怕他做壞了

人則以此心推之事君必不負君推之治民必不負民試審當下果有此真心否是友愧甚

做學問須從朋友上做起看處朋友是真心則事親事君都是真底

世人待客禮數何等周匝也像個敬其實多少不誠處便是欺以此心去欺其父母君師何所不至

先生語諸生曰你輩友朋意氣相流通不康對曰必須流通才是學先生曰必須流通才是學

一友每爲聞見所礙先生覺之曰汝心要虛不可爲見聞所礙一友言虛之難先生曰不難一時便虛得但常虛則難須是苟日虛日日虛又日虛方好

先生曰爲學不可無朋友講習夾持所以說以友輔仁雖是爲仁由已本是人替我做不得恰像個替得我做的一般一友曰仁字是二人原不是一人做得的須是要兩個人且這人不是對已而言底人言人則盡乎其人矣故必二人才成得個仁字必有朋友方成得個仁者天字亦是二人若沒有我這班人如何成得個天所以天字也是二人先

生曰古仁字是千心亦甚有意義又謂康曰我前日往國子監一人行去便覺得遠些今日與耿叔臺同行便覺得容易到了他行他的我行我的本不曾替我行恰像替我行了一般

時有以直諫得罪者先生喟然嘆曰致中和一節我常解他不得謂一人中和如何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及觀今日此事方悟得予起而問曰請發之先生曰今彼一人不中和便惹得上怒也不中和我輩爲國家憂慮或爲他憂慮也不中和四方之人

聞之無不嘆惜也不中和可見一人中和真能位
天地育萬物
先生又曰今人做忠臣底都是聞見之知只聽得忠
臣有名頭便就去做所以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今人做忠臣都是不知而作底我
輩日間不知而作處極多若是出于良知便真真
有愛君之心便思量君是如何相是如何時勢事
幾如何生怕有傷國體决不胡亂去說所以中庸
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康曰白刃可蹈也資之所近便能之
筭不得學問先生曰豈特筭不得學問恐有好名
心夾雜其中
人謂屈原放流不當怨其實是當怨蓋君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但其所以致放者不是他只要懷
王用巳却不善處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此心與彼
不相通了所以讒入之而致放觀其言曰衆人皆
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全把濁醉去看人如
何通得人至其所謂餔其糟而歠其醨淈其泥而
揚其波却又做了一個混世的人去了也不是學
就做得好也只做得個鄉愿人處世大凡有此三
等如鄉愿的雖能免禍做人却壞了如屈原的雖
做得幾分人却又與人不相通成不得事了所以
聖人有個大中至正的在即而今處人把醉濁看
人却是自家醉濁看得人低却是自家低了
先生曰今人說孫忠烈不該死如何得不死他不在
省城便起得兵他在省城前後左右皆是寧王底
人出來做得甚麼事巳在他黔制中了所以不得

不死他死也不是徒死一死足以倡天下底義氣
所以陽明先生才起得義兵若沒他死在前陽明
先生就起義兵也起不動他罪惡不彰如何去討
得他極有功是這一死人說比干不當死紂惡巳
稔天下離心是尚可爲的如何得不死人說文山
不當死元逐宋入海尚能起兵恢復得的如何得
不死他這一死何等有益綱常古人死而有益天
下則爲之今人發于意氣之私雖有害于天下他
也是爲的康曰今人只講得犯之不曾講得勿欺

先生曰這勿欺是慎獨工夫真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非邪正知得明明白白才是勿欺又曰常思古來要做忠義的釀成大禍者不少

一友言功夫只要順其自然先生曰孔子到得七十歲才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是十五時便如此你看他十五志于學時是甚麼工夫用十五年才到得立又用十年才到得不惑我輩覷孔子何如初做學問如何便說要從心所欲不踰矩陽明先生立志說如猫捕鼠如雞覆卵此是何等工夫看要順其自然却恐誤人

一友言客氣是好人所有底若惡人便無客氣先生曰客氣便是惡了

人患病痛亦不同有患浮氣病的有患俗氣病的有患客氣病的皆于良知上查考自家去下藥其病自愈

先生曰學者須要在知體上用功聞者疑之康解之曰世間爲學之人有在聞見上用功者有在意識上用功者有在事爲上點檢者有在念慮上防閑者凡此皆非知體上用功者也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脉正是如此或謂康曰掃去浮雲便見天體當在浮雲上用功豈在天體上用功康曰掃去浮雲須是風行天上

康問曰康有一病痛每見讀書人輒勸他講學更不諒人之聽否先生曰此亦是你好處但要自己眼明方好可以巽言則巽言可以法語則法語若機未可言則須乘機而發庶言爲易入看知志氣大的便告之以聖學看志氣小的勸他做個好人也

得

先生嘗曰你若與他一般大便包他不過必須大過他方包得他過包得他過自能化得他來

一友言朱子解錯某書因遂以已意告先生曰陽明先生解過底書都是極其說而果有不通然後以已意斷之今之學他的添多了這分意思其實說他解得書全錯也不是只是說他倒做了一般譬之未磨之鏡如何照得人無星之秤如何秤得物

又曰你若見得你解得是就再有解得好似你的

也不聽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若是舜之心不虛就聞一善言也不知其爲善如何能若決江河

李茹真授從仁教諭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吾與汝說三病一不要與人講書二不要看得人俗三要言語斬絕茹真大服

一友謂老子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爲非先生曰其實是我輩看得他非了其友駁之先生曰我輩看這等書便道他是異端將作惡之心去看他

便見得如此其實他說的也是吾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又曰禮後乎老子之言豈不是如此是老子非惡夫禮也惡夫行禮而無本者也有本之禮孔子好之老子亦好之無本之禮老子惡之孔子亦惡之今人一揖之間奔弄許多煩文何嘗有一點實心在那筭得個敬只是老子言語發露異于孔子耳

康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是一個否先生曰只窮得理便盡得性至得命

康問致中和說致中足矣如何又說個和先生曰中和只是一個康曰莫不是體用一原否先生曰然又問如何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天地萬物就是吾身底否先生曰天地萬物如何外得吾身吾身如何外得天地萬物假如你與令叔議論不合筭得中和的能位得天地育得萬物底康爲之悚然先生曰你不限隔了天地萬物便位得天地育得萬物

看人大俗是學者大病痛

先生聞康錄其言曰吾言也有你向時用得今日用不得的也有他用得你用不得的不可執着所以說博學之如前日好動些些就要靜些今日好靜些些就要動些前日好言些些就要默些今日好默些些又要言些方謂之博學康對曰前所書老師言語于坐因我把天理作有形的物看了安排思索大過所以藥門生一時之病然病已則當去其藥先生曰然又曰子莫執中豈不是好的緣他執在一處

不能權衡物之輕重所以謂之舉一廢百楊氏爲我也是好的然有時爲我不得就不要爲我才是如比干遇紂底時節就不得不死如何爲得我又曰沒有惡念時就是善了又疑這個不是善又要尋個甚麽善念就執着了所以陽明先生曰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即善更思何善康曰如今看書亦須是尋個對症底方子聖人之書譬之方書寒熱藥方俱在內面豈有不論寒熱俱用得的須以良知查考自己病痛以求良方而服其藥先生

曰然

張左橋敷教大寬後自覺其過少參以嚴因問曰如何謂溫故知新先生曰故是你往日所行的新是你今日所得的你把那往日底溫一溫知道往日底不是改過了就是溫故知新譬之你往日爲師是寬的今日放嚴些這便是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然故也有不同你有你的故他有他的故你溫你的故他溫他的故如黃兩川平日是嚴毅底今日又要寬和些左橋聞之豁然

生謂康曰汝能于行不去時真真有自反之心沒有個不能感動人的

康問陽明先生謂鄭衛之詩原是孔子删去底後儒扭于詩三百之句遂將他删去的入在內面恐亦是否先生曰這却不是鄭衛之詩原沒有個不好的只是晦菴先生解錯了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安知不是思朋友的與思君的如何說他是淫詩若如此說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亦可把作淫詩了大抵古人作詩或思其君

親或思其朋友有借美人作詠者如蘇子瞻作赤壁賦曰美人兮天一方豈是思美人的詩有賦比興此蓋比體也

康問孟子盡心章書如何解先生曰人心最大真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的然却要人去盡他心如何可盡得須是要知性知性便知得天了天是個浩浩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知天則吾心便是天心中庸曰浩浩其天到此方可說盡心也然豈是知

得便了須是要存心然亦欲速助長不得須是要養性存心養性就是所以事天也然若有一物可以二得則我之命還靠別人自家還立不住須是殀壽不二說殀壽不二則得失榮辱富貴貧賤都二他不得居常此心處變亦此心脩身以俟之脩身就是存心養性非有別項工夫如此則造化之權在我是我有以立命也所謂主宰宇宙旋轉乾坤在是矣這方說得個盡心之學也

問不舍晝夜如何一友荅之曰此體原自不舍如何

有晝夜之分曰此體既自不舍聖人如何發憤其友曰未見此體合當發憤既見此體如何不樂曰如此則聖人只宜發憤一番見後便樂如何又憤樂不已其友無以應先生曰憤樂不已便是聖人之川流聖人乃是說自家話吾儕須放在身上體驗始得

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即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

有疑于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何有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添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

或疑無欲上人與耻不若人似相反先生曰人無上人之心而我獨有可耻之甚也從此耻一耻何不若人之爲憂

語錄卷下終

鄒聚所文集六卷外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德涵撰德涵字汝海安福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司僉事明史儒林傳附見其祖守益傳末是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其外集一卷則皆歷官誥勅及往來書牘也詩文多涉禪機持論亦往往偏駁史稱守益子善服膺父訓踐履無怠稱其家學而德涵從耿定理游定理不答發憤湛思自覺有得於是專以悟爲宗於祖父所傳始一變云

蒼耳齋詩集十七卷

〔明〕方問孝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蔣之秀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蒼耳齋詩集十七卷》提要

蒼耳齋集題辭

新都方胥成貌癯而雅才秀而長秣陵燕市詞客景從塞上雲中遊屨幾徧貂裘且敝傲骨自高句謝月露之形語挾風霜之氣以

故為詩如紅英煦水嫵媚堪憐又如丹葉嘯林蕭踈自遠樂府五言古希蹤漢魏凌駕六朝近體絕句已升岑孟之堂七言歌行欲踐盧駱之室長篇雲湧若出谷垂天

短調川停似波田嚮宋爾者
藥聚關心奚囊益富偶爾
寓目馳懷無不登峰造極真
詞壇之赤幟布衣之白眉也
洮陽蔣本實蒲坂張懋訓
覃懷楊元夫諸君子乃為選
枝捐俸授梓頓令長安一時
紙貴不佞承乏冏寺再遇燕
臺不揣無文輒佛頭加糞然
特擬風骨未諳才情至若
有意無意可解不解則又
超然獨詣忽不自知蓋所謂

興到不及神來者矣
五龍山煙客于若瀛文若撰
并書

方晉成詩集序

晉成以甲午秋過余陽丘酒間譚詩語合結莫逆交而去然不能盡晉成詩目為布衣之雄已耳今歲夏晉成更攜詩過余因盡觀其大全然後知晉成非獨雄布衣也

國朝布衣前稱孫太初後則盧次楩謝茂秦宦後則宋鶩池四家縣書海內無不人日日而家月月然要亦孫自孫盧自盧謝自謝宋自宋各成一家言置之漢魏晉唐人座中恐不無忸怩而却步晉成師心篤古太曆開元以下一切謝絕尤不喜為近代人詩鼓其獨力欲與漢魏晉唐人競雄千古四言悲涼出曹氏父子間雜韋孟五言選出阮嗣宗陶元亮江文通下亦不失為陳伯玉七言

古間出初唐四子全效李青蓮五七言律排律純出盛唐諸公下則中唐而已五七言絕即非青蓮少伯然亦唐人之佳者間以其餘為宋人詩餘浸浸蘇大黃九之致有時淡雲疎月有時紅雪紺霜有時木綿脫異有時亂脯氷錦有時瓦盆污尊有時鶴盞鵲杓總之於古無所不擬亦無所不肖而或者謂晉成學古太過離俗太遠嗟嗟不學古顧學今乎舍夏之雲雷紋商之金銀嵌秦漢之褐色雲頭片並不寶而寶時鑄之宣爐人燭明乎其非鑒賞家矣晉成生黃山白嶽之鄉蓋古三天子都在馬其鄉先逢如程惟勤汪伯玉並後先建旗鼓狎主齊盟然惟勤尸祝建安伯玉割裂左丘雖名高一代而其詩咸無當晉成晉

成之詩要宜當於漢魏晉唐人尋討耳予當賦詩与胥成曰王李知何物耆劉定後身胥成業掀肩當之無媿色臨邑邢子愿先生負人鑑有玄晏之望與余善其知胥成詩更甚予試携而質之當知余言非慫慂胥成也

萬曆丁酉壯月三日五廱友弟董復亨

元仲甫撰

蒼耳齋詩集目錄

[illegible]日感懷奉寄于大宗伯三首
感遇　秋夜吟
春日遣懷寄吳大廷尉二首
感懷呈汪司馬伯玉　名道昆
懷黃宮諭昭素　詠懷
擬古　擬黃鵠一遠別
秋夜奉懷于大宗伯二首
辛苦行呈于大宗伯
別高明府孩之二首　名出曾官侍郎遷河道兵敗坐回復被言官論劾

之燕留別陳左史參父
雲中歌效劉越石
詠懷　鄴都感遇兼呈吳大
廷尉二首
傷歌行簡高明府孩之二首
塞上述懷寄萬使君伯脩
雜詩　行出郭西門
送羅伯符　春日江上有懷故山
擬古　別以貞

征婦怨　冬日別于大宗伯二首
高明府浮查閣集詩二首
春夕雨中同潘象安胡孟弢楊德潤耿庭
懷張肅仲李賓虎畢孟侯集米仲詔宅
聽嚴道澈彈琴分得期字
雜詩　感遇
夜坐有感寄友人　聽江逸人彈琴

卷之三

五言古詩　陶體

田廬述懷四首　和汪仲淹田園詩二首
十隱君遊處　田家四首
閒居寫懷二首　張逸人隱居
秋日居田園作　秋日田家作
秋日居田園懷社中諸友
夏日居田園　秋日對酒
步出溪上村　同友人携酒楮山
題吳大廷尉田園居
寄題趙考功夢白園居四首

卷之六
七言古詩

贈傅公子元朗　相逢行贈陳生
寄懷越中舊遊
卷之八
五言律詩
送龔生遊蜀　曉發新安江
春日吳賓見過山中
宿靈山寺　登宛在亭懷故戚將
軍二首　秋晚漁陽登紫極宮
兼懷傅柱史伯俊二首

招隱寺　春日田園即事
閒居寫懷兼呈孟達叔
秋日遼西懷李明府若蒙
感懷呈朱明府　上谷懷李民部
薊門寄傅郎中伯俊二首
秋夜呈辨才法師　秋日同施孝廉思脩
上人遊于宗伯南溪別業
春日承楊民部元夫惠米兼書鄙懷
春日遊護法寺　春日赴萬司馬幕府

留別方柱史君靜二首
春日寫懷簡張民部懋訓
送人之軍中　題友人隱居
江夜泊舟懷何仲敷
江晚舟中即事　長門怨
簡邢子愿　秋夜承恩寺即事簡
湯太史二首　季秋送郭孝廉之燕
塞二首　簡鮑山甫
秋日遊薊庭留別楊民部元夫二首

客遼西將軍幕府懷禮部尚書于公二首
春閨怨　秋宵口號
送友人再任蜀中　別朱太史允脩之雲
中　別故人之邊
秋日聊城寄王中丞二首
秋日大寧寺簡江汝誠武選二首
九日同諸君登朱太史允脩玄趾樓二首
秋日聖安寺與區中允用孺言別二首
暮秋過脩法師禪房二首

秋日同于宗伯遊清華閣 二首
秋日之東阿別江司馬
曉渡揚子　桑乾道中懷邢子愿
秋日別友人　夜過下相風便不得
上岸懷何仲敷　淮南舟中懷故人
贈別何四明之巴中
送客赴長安　湖陰道中
夜坐　銅雀怨
宿淨寧寺僧房　京口客夜

同汪逸人過彗禪師方丈
僧房夜坐書懷簡張孝廉曰肩
泊京口懷羅伯符　南還別盛元起
送人之成都　晚別周丈人
渡天津偶作　寺居懷萬伸君 二首
溪橋晚坐　寄嶺外故人
東方先生祠　江南古意
送友人之廣西　送客入蜀
馬陵晚望言懷　歲暮送友人

丁蘭祠　秋園感興
別故人遊薊庭　夜行
秋日送鄒叔明還山西
春夜贈高峰禪師　晚步溪上寫興
宿玄道士山房　東山夜宿
三閭大夫廟　別陳東甫 二首
夜宿鶴林寺　僧舍書懷
野眺口號　臨淮客舍
送人戍秦隴　泊舟淮陰

白下送客歸池陽　送人赴江西
淮上有感　秋日溪上與故人晚
話　之秣陵作
山中秋夜　散步
宿靈山院　送人之閩中兼遊巴
蜀　早春書懷
之邊別潘比部茂碩
秋郊晚眺　秋日送程子晦南還
二首　春日臥病題韓鍊師

卷之九

五言律詩

卷之十

五言律詩

送汪生之山陰　夜泊京口
留別社中諸友　過山中古廟
彭城晚泊　送友人南歸
雨夜臥病書懷　閒居寫懷
秋夜族弟君錫君益留酌有作
登吳山　經廢祠
田家二首　宿江上
江上作　傅太夫人輓詞
寄趙中故人　閨怨

秋日雲中寄傅伯俊
送雷生之廣信　感興
送王孝廉　題潘茂碩明府公署
晚眺　村夜書事
送伯符之恒陽兼呈趙夢白
舟行曉發　將赴鄴中憶兒輩
塞下曲　懷汪司馬米及過訪
先過仲淹　沂水夜泊
送友人之荊溪　之塞上留別李膳部

虎文　秋日同施孝廉脩上
人集于宗伯東園二首
夏日同羅伯符諸君登于尚璽超闌
送鮑山甫南還　秋日過淨寧寺訊伯
符　別故人
閒居即事
九日犁丘登高問邢子愿作
秋日送劉逸人還吳中　簡友人
之薊門別子愿使君　懷故人時聞在蜀中

送吳考甫南還　別吳茂先二首
過朱汝脩竹齋　冬夜有感呈傅司空
仲秋薊門懷趙考功夢白
夜宿榆木嶺二首　冬夜有感
暮秋送孫寧之還東海二首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

溪上詠懷　塞上書懷八首
別萬使君三首　雲龍山亭子

過故人隱居　江上早秋
秋晚即事有感　登嶧山
山莊晚興　秋江送別
訪友人不遇題壁得山字
野望　送客之江漢
同豐公過姑射園 二首
秋日感懷呈萬使君
秋日穀城道中
江上奉懷楊民部元夫

冬夜于宗伯東園奉懷張民部懋訓
秋夜于宗伯東園奉懷蔣民部本實
曉度居庸關
歲暮將歸新安留別盛元起
秋日上谷懷邢子愿 二首
送故人之道州　送人之蜀
漂母祠　宿清虛菴
送客之閩中　齊中逢友人
裁衣怨　送人赴蜀

秋夜小上人方丈作
舟次湖陰　雨中過故人園池得
成字　友人見宿山齋
登靈金山　舟中晚望
溪上言懷　邊將
薊門懷方司理君靜　漁陽懷從弟伯齡
薊門書事 六首　秋日漁陽李祠部招
遊盤山臥病不能從行遙望雲林奉懷
之作 三首　懷李明府若蒙

春日書懷簡米明府仲詔
送許中秘奉使吳中便道還鄉 二首
秋日懷趙考功 二首
北遊留別于尚璽文若
雨中感興奉訊崔大夫 二首
壽聖寺感遇奉簡于宗伯
送阮司理赴閩中　夜宿村店口號
秋夕同方子振程仲魯承朱大烝招飲賦
詩　江彥卿挽詞 五首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西楚道中作　送友人南歸
之淮留別親友　谿上對酒憶傅司馬
伯俊　送何使督學西蜀
寄淮西友人　秋夜獨坐
登樓感事　送朗上人遊蜀中
送友人之真州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黃陵廟　春日過友人別業

贈王開府　送人謫官楚中
秋日送金靜伯之雲中赴趙將軍幙府
送故人之楚中予家在江南故併及之
過汪逸人隱居　送客之青社
山居懷黃伯羽　送黃伯羽之宣城二首
夏日獨坐懷李明府虎文
送許太玄還嘉禾　寒夜即事書懷呈楊
民部元夫　秋夕薊庭感懷有作
秋日赴邊別邢子愿

道宮書感二首　春日將赴塞上留贈
程孝廉長吉　送客之南中
秋日雲中懷張使君憲周二首
寄贈吳孟嘉從方學憲之蜀中
龍沙道中　送劉生北上
寄邢子愿　送吳勉還江西
春日還山別方司理君靜
春日憶淮揚諸友　秣陵覽古
山中臥病懷子愿使君

送客之嶺外　南還別何仲敷
送人赴嶺外　秋夜懷戎城懷故人
寄陳參父右史　山莊遣興
華陽寺　夜過謝生
別羅體仁　雲中留別李司農二首
寄程子虛　歲暮留別友人還江南
雲中別黃使君二首　題王太守園池
鄴都懷古二首　寄汪司馬伯玉
江上寄李祠部虎文

宿友人別業感懷有作
秋日送劉生之衡湘陳生之巴蜀
之淮陰留別社中諸友
晚泊天門山　暮春山中寫懷有作
呈友人　金山寺 二首
吳門覽古　馬陵晚眺書懷寄羅
伯符　登雲中北樓
秋日旅泊聞方柱史奔喪南歸
奉聞萬督府節制薊遼 五首

春日送潘象安中秘奉使後便道還鄉 二首
送友人之荊楚　送友人赴夜郎
寄屠長卿 三首　送友人謫嶺外 二首
之鄴中別陳太守　方司理君靜奉詔至
京有贈　送客之閩中
泊舟鑾江　秋懷兼憶少尹潛心伯
秋夜　寄大梁親友
春日田園作　山中酬友人見過兼
攜酒餞得琴字　春日送惟正姪南歸

江上夜泊　暮春溪上閒居寄謝
公佐　山莊春晚
登慈姥磯佛閣 二首　送人之長沙
過陳使君山館留酌　懷淨禪師
秋日憶淮南諸友　之歷陽作
過西峰寺　送友人之六合
邗江道中寫懷　舟次七里灘
春日喜方司理奉詔至京有作
同宋中丞十五夜觀燈分得寒字

奉送萬開府赴朝鮮東征日本 四首
春日送王使君謝郡還江西 二首
春日送族弟寔之吳中予亦北遊塞上
春日漁陽寄予宗伯
己亥正月十五夜觀燈簡傳司空伯俊
春晚登鄴城西樓呈戚阜王
春日送程孝廉長吉北上
正月十五夜呈楊民部元夫
登黃花塞　春日都下送崔司理

卷之十四

五言排律

卷之十七
七言絶句

蒼耳齋詩集卷之一

新都方問孝晉成甫著
男瀛公演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四言詩

送客

濯纓長河河水揚波故人遠別傷心如何征馬

蕭蕭天高泬寥何以愁人朔風鳴條瞻彼鷹揚載翺載翔奮翅鼓翼豈戀舊鄉整駕陵丘薄言西遊獨有樽酒可以綢繆人生若寓倏忽別去日不暫停雲無常處執手依依音徽日稀苟非黃鵠安能追飛嚴積霜寒君衣苦單山川阻遠良會何難感此征蓬或西或東出門萬里各盡杯中

懷田園

白日西匿濁漳東流遊子中路曠然心憂遠墟

燈起孤戍烟浮鳴蜩在樹一何啾啾心以哀破
淚以壯收野曠多風川廣無舟豈不思歸畏此
阻脩我生實艱窮路是由如何中夜行役不休
倦此流萍懷我田疇樂我琴書携我鉏耰鷦鴰
南枝羣狐首丘何其勞勞在彼中州依依我心
蕭蕭紫騮擊劍且歌有生莫愁不見古人孰留
千秋大哉天地吾道悠悠

短歌行

宴客高樓清謌未休人生如寄何爲苦憂丹顏

不駐白日西流槿以夕殞桑以春榮壽命誰延
終迈山丘子今不歡促織吟秋水不迴逝月難
再周豈無悲感慼亦何求我有旨酒載淸載浮
彈箏鼓瑟以樂朋游

酬友人見過田園

悲余闇弱遁此浮生僻居南山負杖巖耕志非
軒冕門絶逢迎西臯晨往草露霑衣孤烟夕起
返策蓬扉欣聞有客顧我寒微醑饌無何烹葵
及菽拋其鉏犁庶濯我足娓之藜林藉茅依竹

仰觀遊雲俯弄書琴光景馳蕩聊以娛心夕鳥
爭飛日隱平林僕夫駕車奄忽送客鷄鳴高桑
牛歸遠陌悵矣悲夫依然荒宅

長歌行

昔我去國柳拂長河今我懷歸露結垂蘿玄蟬
號林金飈鳴柯蟲以秋吟鸎以春歌時無再至
月不重過鄉心浩蕩逝彼流波壯志不就歲已
蹉跎華髮被鬢朱顏匪他我思古人零落山阿
烹魚酌醴樂以婆娑彭聃稱永回也無多雖有

壽夭相去幾何比卬蒿里鬱哉嵯峨

蒼耳齋詩集卷之二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滇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古詩 漢魏晉體

古別離

遊子去絕國駕言蕩邊陲寒風鳴秋條使君心傷悲高堂有老親行步乃遲遲不恨戎旅遠但愁顏鬢衰明日興鄉土存亡誰復知中腸摧以裂泣下紛交頤晨星明東方離別當此時行行赴塞垣還家安可期人生宇宙內忽若西日馳雖憂身命薄功業無所施高冠何崔嵬長劍光陸離繁弦何哀傷握手淚如滋去去請勿言前軍已抗旌

雜詩 四首

義和不肯駐欻吸向西藏商飆一以起蓬藋爭飛飇鶗鴂聒中林蟋蟀鳴曲房琵琶莽聲昭昭天漢光凝露結寒條衝波漱寒塘徘徊客遊子撫劍起慨慷憔悴苟可辭繁華安不長令人悲不違古人達何方大運付天地今古一茫茫摧落衆芳盡西風江雨寒年光不相假絡緯啼秋闌空堂耀明燈長夜無所懽高名惜未立壯志已摧殘悠悠四海間行路一何難為人誠不易焉得長護安攬衣步中庭踟躕以長歎俯仰懷古今悲歌涕汍瀾

天秋涼露下百卉謝芳蕤如何事遠役歲晏猶不歸疲馬鳴朔風中情以依依昔覩春雀乳今見秋蛾飛西月隱微雲衆星揚其輝蟏蛸網虛室木葉吟重扉四顧何寥寥徬徨起披衣夜送燈若微天命不可希所願保榮名不憂寒與饑日月不少息風波本無常人生如蒿莽凋落隨秋霜志士悲日促歡者忘夜長朋來可命觴壯歌當激昂羡門非永年王喬無奇方不見百代下鸞鶴乘雲翔未若飲美酒逍遙送餘光

季秋別趙考功夢白二首

季秋霜氣繁草木遂零落窮陰匿曜靈衝飈捲層閣人生寄宇內飄飄若蓬藿徘徊顧前途四海安所託深感主人意重以千金諾歡日不屢逢離樽豈再酌要之在知已然後稱至樂不愁道里長但畏親交薄何當乘雲螭報君以金雘

客子不終讌駕言當遠遊秋風揚濁河念別心悠悠所親勑中廚置酒臨道周寒鴟嘯空林離馬悲荒丘何以暢我情燕歌與齊謳雖作暫時歡終懷行役憂悵望南飛鴻我何以淹留

別詩三首

生年壽苦短逝如過隙駒何當夜秉燭置酒爲歡娛況此遠乖別徘徊於路衢一觴不肯御何以盡斯須天長悲風來愁至不可驅安得乘遊龍送子天之隅

秋草不恒碧浮雲終暫留歙吸蟪蛄歇嘒嘒南鴈遊居人感年光志士懷九州駕言別所親提劍登道周白日沒中野陰風揚寒流老驥向我嘶荒烟爲我愁安知故人去還復相思不

盛時不重遇良夜難再期長跪陳腹心歡樂終必離庭樹晨雞鳴遊子言所之披衣命征駕遨與賓親辭別遠不足悲酒來還可揮忼慨登長途馬鳴風吹衣

詠懷詩二首

冥冥遠山夕微月生西方衆星一何繁耿耿揚其光浮埃散中庭悲風激長廊行客寒無裘中心悽以傷河清安能俟良會苦不常苟無清音賞何以奏宮商躑躅不安寢披衣起慨慷生則

感窮達既沒隨丘荒泠泠空室中詎不懷春陽安得令義和鞭日升扶桑

春華不久耀世道無常期萬古一丘壠豈得長纍纍纍纍昔人塚今人耕鑿之蒼蒼塚上松已充竈下炊大運尚如此一死安足悲年壽苟可延彭聃無死時逐日笑夸父相秦悲李斯逝者與流光一去不可追愚夫眛定分達士知盛衰嗟嗟勿苦愁愁極摧心脾何如夜秉燭逍遙以

遨嬉長當會嘉賓擊鼓吹參差

早發郟縣

烏啼衡漢移露下榆柳變僕夫方駕車誰家猶擣練秋山度微磬遠水明荒甸終日辛苦行經年別離倦引領望故鄉故鄉不可見歎息七尺軀飄零過他縣年將老共至名與貧俱賤最是晨雞聲令人泪如霰

別友二首

豐年難屢獲良友不常俱行行日千里且復今

歌歙有生苦寄居有酒當歡娛當乖豈不飲明旦待誰沽落景薄脩阪高槐挺長衢斯須不再得僕御已先驅丈夫貴知己何必同一區

晨露不待夕秋蘭無久芳年運有幾何奄若飛電光千秋旦暮期孰者為久長陰陽有銷毀金石終損傷我生一何勞命駕遊四方行出魯北門顧見陵與岡黃埃蔽中野曜景忽西藏願得與交親慇懃款中腸苦艱未及申僕夫遂嚴裝客有奏鳴琴安可不盡觴烈士當為阨壯歌以舒抱鴻鵠游蒼冥斥鷃守榆枋何由謝夫子奮翼起南翔

擬古別于大宗伯

離馬一登道徘徊嘶不馳孤猿懷匹儔夜夜長鳴悲何況行路人駕言別所知清商激朔笛高調鳴繁絃遊子吐悲吟中情以吁嘻澹澹長空雲安得恒在斯年運豈不速但憂相見遲踟躕戀君子惻惻焉能辭返景越洪河悲風振中逵別淚不可拭泠泠如綆垂不畏白日短所願生

光儀何當附飛龍奮迅遊天池

寄趙考功夢白三首

嘉期不能俟去日安可追眷然念君子惻惻中心悲流飇激長林絡緯鳴空帷羇旅感頹序徬徨起吁噫絃歌暢心志歡會當何時願言保榮名千載長相期

千載成一朝百年為須臾轗軻困窮賤豈不思歡娛中宵纂儔侶攬袂以踟躕顧我非黃鵠安能凌天衢山川一何遠良友居一隅長懷酌嘉

醴美饌來中厨趙姬奏清瑟齊女吹繁竽何其
不作樂苦爲時俗拘勉哉揚德聲金石終不渝
驅車薊門路塞水東悠悠白日薄枉者悲風鳴
中丘徘徊立朔塗顧望無匹儔美人在天末安
得從之游客有齊都來爲我調箜篌繁絃奏未
終寥亮懷苦憂傾尊不能懽流涕不可收願假
飛鴻羽乘之翔九州

下山逢故夫效樂府

上山採薇蕨聊以供阿姑采之不盈掬阿姑遣

人呼借問何所呼厨中薪又無願婦束薪歸炊
糜克晚餔纖手折木枝零露霑羅襦不惜霑羅
襦惜此微賤軀蟲絲被妾髮藤枝破妾膚妾家
値窘艱安得辭爲奴浚谷響猴猿深林聒鷹鸇
聞之豈不怖況乃西日晡朱粉既不施憔悴形
體羸臨水照其顏號天重嗟吁不意提籠歸下
山逢故夫故夫見妾慚妾亦聲嗚嗚欲語不能
言欲步不能趨佇立在須臾雙雙泪含珠人生
有棄置良會安可圖傳語後嫁人幸勿辭艱虞

新人美良璧故人成苦荼雖新必有故故去新
自殊賤妾何所言願君保區區

夜坐懷萬使君伯脩效建安體

端坐寂不寐中宵懷苦憂躡履下前庭逍遥以
行遊朗月麗高隅長林湛清流中有孤黃鵠顧
影思其儔我欲從之翔羽翼猶不周願以七尺
軀託之遊九州白露浩霑衣蟪蛄鳴啾啾士生
良獨難夫子多遠猷知心苟不違已矣安所投
誓將沒齒交從君以千秋

郊行答京中故人見寄

朔風何凄凄嚴霜亦霏霏憂懷出原野但見胡
鴈飛清波寫流雲喬木澹餘暉相思縈心曲豈
不渴與饑故人京路塵而我南山薇何其有古
歡千里寄音徽天長大道遠野曠行車稀白雪
被我髮悲風吹我衣念子寒無裘歲晏居王畿
年將愁共老心與願俱違空有中宵夢託之明
月輝

邊塞羈懷

屣履塞西原秋草靑離離孤雁念其儔嗈嗈一
何悲征蓬隨飈舉飄蕩安所之客子感行役愴
悢摧心脾鄙哉苦于時挾策窮邊隅榮達苟可
取故山豈不思安得呼豐隆驂之以南馳

春日感懷奉寄于大宗伯 三首

清川無西逝白日不東馳人壽有幾何傷哉多
別離窮達一死生誰能久留玆不見古時人荒
塚今纍纍有酒且酌之當歌快心脾齊童弄秦
瑟楚客吹參差羽商詎不妙樂極中心悲曰余

行路子而君 帝者師所志不可道所交絡不
移別來歲月遒仍復罹寒饑願託晨風鳥南之
汶水湄

一旦復一朝一朝復一夕道孤時不遭形苦魂
俱役天地絡銷毀士生半窮厄何以散繁愁登
高望山澤脩葛延荒塗喬柯挺長陌情緒感[illegible]
趣泪爲思鄉積流年江海人知已文章伯[illegible][illegible]
不及賦白髮徒盈幘風落濟水鐘雲棲穀城[illegible]
長望[illegible][illegible]穴迢迢數峰碧

[illegible]鶯響嘉樹茂草敷芳阡流光豈不美遊子飜
慨然苦爲行役羈不得歸園田悔著五千言乃
爲時所掎敢邀身後名取適貴目前俛仰人間
世浮沉若流烟傾我數觴酒懷我千載賢安得
奏雲和因風君子邊

感遇

榮名不可保士賤無良媒被褐困車下悲風生
草萊一歌白石爛再歌華髮催身世無所成如
何不悲哉士賤者固貧傾勢飜多災死生一窮

達萬古俱寒灰

秋夜吟

天秋多高風百卉淒以黃客子念遲暮徘徊中
慘傷耿耿不能眠反側思舊鄉舊鄉一何遠愁
夜一何長簷月散華燈莎鷄響空廊攝衣汎清
瑟絃促聲激揚疲駢聞之鳴棲禽復飛翔貧賤
豈不悲榮華安可常不見先達人今日皆凋喪
何如酌美酒歡歌樂未央

春日遣懷寄吳大廷尉 二首

日車不返駕冉冉從西馳浮雲御長風一去安可覊雲去倘可還人生無永期鵜鴂鳴桑林遊子傷心悲身事一不成衰老遂見欺惜無駐顏藥空有懷歸思攬衣奏鳴琴知者終何之願託形與影千載長追隨

光風一以起百卉揚丹英如何客遊士齒髮難再生遊此芳華月豈無嘉遁情隴麥何青青田園懷耦耕雲晴淑景朗天徹浮埃清所志不克諧歎惋何時乎一朝不取適百代安用名湛湛瓶中醪開關枝上鶯安得與夫子逍遙以縱横

感懷呈汪司馬伯玉

菰蔣生廣澤浩蕩搖風波恨不如兔絲高附百尺柯朱鳳巢其巔雄雌鳴相和奮翅在寥廓豈復憂虞羅嗟嗟藩籬雀飛不踰長河飲啄詎殊衆翔集恒苦多翩翩貴公子挾彈相經過驚飛各飄散歲月成蹉跎但懷棲處甲那得無坎坷所願雙鳴鳳提携青雲阿延頸白日暮感歎將如何

懷黃宮諭昭素

微陽不停晷歲序往如馳蟪蛄鳴高林悢悢懷親知中夜夢顏色徘徊起相思既非形與影豈得長隨之不畏山海遙但傷嘉會遲淸颷颯然至使我悲別離日暮苦渴饑道長車馬疲願爲雲中鶴施翮天之涯

詠懷

孤燭何耿耿照我空牀單徘徊不能寢撫劍增長歎末路多險澁愁人悲夜寒不爲兒女憂但懷功業難吁嗟名未成早已摧心肝安得隨鴻鵠一舉靑雲端

擬古

月華臨虛牖空館何寥寥鵾鷄號庭梧始識羣芳凋人壽不可延大運安可要何以解心愁濁酒陶今宵淒淒繁露墜熒熒孤燭燒不忍持照之恐見紅顏消吾欲鍊丹液相携王子喬千古但冥漠酣歌達淸朝誰能夫路上躡足步虹橋

擬黃鵠一遠別

哀鶴失羣侶東飛復西馳騂騮縶其駒鳴聲長
酸悲何況客行子遠與君別離賴有盈觴酒慰
我平生知哀絃激清音曲度雲行遲不恨道里
遠長愁無見期念君不能還沒世臨邊陲羽聲
未盡奏淚下紛如絲願作雙鳴鶴一舉俱天涯

秋夜奉懷于大宗伯 二首

歡宴不恒得良時難重期惜哉羈旅士中路傷
乖離寤寐成反側漫漫長夜思清飈響虛櫺凉
月生前墀豈無盈襟淚聽此寒蛩悲流光不我

駐年運倏已衰吁嗟世上名身後安用之攬衣
撫鳴琴高咏伐木詩
肅肅凉露清昭昭天漢明懷人感遲暮中夜起
屏營山長不可踰夢以通精靈交情苟不違安
在弟與兄歎息竟遙夕蕭條悲風生鶤雞號廣
陌蟋蟀依重扃流年一以邁嘉卉豈再榮寄謝
蟬冕客千秋崇令名

辛苦行呈于大宗伯

太陰凝玄雲閶闔生隆寒何況客行子中夜衣
裳單干時懷遠道命駕不遑餐榮名苦不成容
鬢傷凋殘曉霧沉遠山寒澌結流湍老馬望風
悲征徒起長歎不作羇旅人焉知憂與患世路
孟門險人情巴峽難不得謁 明王吾生終鶡
冠投君以長劍願結平生歡我歌辛苦行淚下
如波瀾

別高明府孩之 二首

雎鳩感和節拂羽鳴相追黃鵠秉條風飛飛遊
四維所以道路人行邁不可辭昨來名未成今

去鬢益衰逍遙奕八紘何必眷一枝丈夫懷壯
心不違豈不悲何況與交親羽翼當乖離清笛
激繁音雅琴絃素絲含情未及吐征車已言馳
各各樹榮名莫忘相見期

烏啼城頭樹嚴駕問僕夫客子一何勞彷徨登
道途春氣浮遠林埃風拂中衢騖馬不肯前何
由以先驅況有盈樽酌送我於天隅宴私不屢
得世網安足拘深感主人言聊復留須臾別離
從古然我何以嗟吁

之燕留別陳左史參父

隴麥何漸漸征車亦連連野雉雊空谷山麕號
嗔烟行子感物候豈不懷歸旋所志猶不成傷
哉復遊燕行出鄴北門遙望東南天不逢舊鄉
人但覩白日懸歸路那可期虛名猶邈然素服
變為緇斑髩無復玄去去亦何言遠行猶棄捐
榮耀不可料人生如寄焉片雨淨千里蕭條陌
與阡茂草被崇岡垂楊夾廣川狐兎啼我後西
日墮我前微月生雲端凉飈鳴樹巔何其苦勞

生中夜不得眠世途重良實而我懷香荃萬一
不合意永為知己憐

雲中歌效劉越石

晨發馬邑城夕息白登山驚心聞刁斗灑泣悲
刀環徘徊望邊月徙倚思鄉園攬衣顧徒侶寤
寐莫可言俶裝出絕澗策騎登高丘肅肅流颸
逝脩脩山木秋九步一回首愁歎不能前哀爲
為我啼行者為我憐關塞歷已久不知阻與長
歌鞍深谷中撫劍慷慨虎豹號窮林狐狸嘯

嘗蔬腥羶不可參糗飯安足飽宣尼昔絕粒厄
渭常屢空賢聖固如此何言窮與通蘇生西遊
說拔策獻嬴秦金盡策不收骨肉無一親我今
作此歌此謂令感傷置之勿重言重言摧肝腸

詠懷

商飆吹胡鴈嘹唳東南翔中夜不安寢攬衣起
哀傷蛩雞吟空庭零露響枯桑變清曉秋色慘
悽遊子腸人世能幾何譬如腐草光若病居其
間日月逝其傍富家厭粱肉賤者甘糟糠生則

異窮達歿則俱山岡何以解我憂劍歌且臨觴

鄴都感遇兼呈吳大廷尉二首

步登鄴東郭反顧清漳湄游氣散脩嶺積雨沉
荒菑時和惠風揚寥亮天宇奇丹葩方照耀玄
鳥亦差池況此清景佳何不心悅怡人生罕百
年半為愁所羈奄忽白日暮為歡當及時願得
一觴酒與君終日持
青歲不復至秉時當宴遊力衰運苦短何為長
夜憂憂來髮更白老去年益遒借問昔時人懷

憂今在不客有善桑瑟爲我歌齊謳一歌復一曲朗月倏西流躑躅豈無感要之懽可休奇言崇令闡樂矣垂千秋

傷歌行簡高明府孩之二首

人生無止足勢利競相逐小人甘膏粱君子味葵藿但思田廬廣不知年命促所營尚未已一旦登鬼錄居世無厭時歿來絕所欲荒墳唯數尺上有狐兎迹茫茫復何有黃埃與荊棘石羊缺無首而我爲歎息不及明府賢視之若蟻風

豐隆無留光羲和不停馭世人居世間欻若風埃度死生一晝夜誰者爲貧富富既不可求仙亦不可遇不見彭與聃都成烟與霧朝歌暮還哭昨新今已故曠達當及時愚者終不寤黃金高百鎰詎能入丘墓鄙夫遭困窮悲呼在中路不及明府賢輕之若朝露

塞上述懷寄萬使君伯脩

邊色倏已暗蕭蕭胡鴈過流颷復西來塞水生微波北臨白登城顧望傷如何馬悲浮雲起日落秋山多秦家此防胡漢代亦橫戈但見沙場下蕭條走蓬科行子爲之感慷慨不能謌妻清南天淚蕩漾東流河干時苦不成出塞空蹉跎驚心厭鼙鼓離夢歸山阿何爲此滯淫幸遭番漢和東方有使君千騎如星羅鞭以青珊瑚飾以白玉珂疇昔一尊酒如今雙鬢皤相思日以長嘉會成轗軻安得御長風逍遙以婆娑

雜詩

清商厲金素百卉凋芳榮端坐觀運化悠悠悲

歲傾蟲喧機杼思氣朗天緯明華燈散無輝憤懣一以盈中夜耿不眠愴恨懷友生何以袪我憂援琴寫其情大道曠且遥音塵杳冥冥安得東南雲駕之以西征

行出郭西門

行出郭西門秋瓜何纍纍以茲時序變遂起田園思雖樂不如歸憂來誰所知商颷愁殺人蕭索鳴秋枝黃金多銷毀物盛固有衰茫茫塵世間壽命誰能持一朝百歲後魂魄俱散之窮達

何苦愁世態安足嗤愁心何以寫對酒登高臺
頹陽在前山奄忽光景移人歸遠村暗鴈度長
川遲有謁謁莫停有酒當及時不見古時人墓
草今離離

送羅伯符

爲歡不累日駕言辭朋知長風吹秋鴻顧望懷
酸悲寒氣月荒澤浮埃翳中逵詎無一觴酒送
子天之涯徘徊不能飲相見當何時壯歌有激
烈長鋏光陸離當須暢中情何必竹與絲迢迢
遠行游愧無珮贈之唯有南山松可以結心期

春日江上有懷故山

春江摇夕陽春鳥啼高桑光風轉蘭蕙遊子悲
年芳清川月華藻廣路夾脩楊駐馬脩楊下濯
纓清川傍遊儵躍淵沉歸燕凌飈翔微雨霑人
衣落英飄我裳風景豈不暢樂不如故鄉我家
南山中結宇隣西莊深谷無人喧白雲來臥牀
美蔭敷陽坡芳葩耀陰岡衣不思綺紈食纔充
稻粱生平唯讀書不慕珪與璋有時讀書倦濁

酒陶數觴大兒荷耰鋤二豎觀圃場三子無所
知但知呼阿孃阿孃頭已白阿爺頭半蒼所樂
樂可得曰歸歸不忘晨朝命僮僕駕言還草堂

擬古

窮達不可料賦命有自然燕雀集蓬蘺冥鴻遊
蒼天不見原憲居環堵無朝烟子貢乘軒車紺
素何翩翩失路爲俗流得意稱高賢謾道身後
名饑寒當目前雖讀書五車不若錢十千悲哉
已矣夫蓋亦有命焉

別以貞

遊子戀親故遲遲辭舊鄉斯須即行役豈不懷
感傷不知夜何時起視晨星光朗月沒高樹華
燈耀空堂駕言起長征零淚霑衣裳人世有別
離窮達不可量昔歸夏木榮今去春蘭芳年老
別所知倍覺心悲凉所懷不可道所志終飛揚
願作江上雲隨風復迴翔

征婦怨

結髮未三載君行赴沙場迢遥萬里外不知恩

故鄉君今在戰地存亡安可量最是少年別令
人迫中腸空餘一孤枕猶對雙鴛鴦不忍棄置
之露衣淚成行昔去流鶯啼今看庭草芳乳燕
何翩翩雙雙入蘭房感此戀儔侶慘惻心哀傷
鉛粉誰復施朱塵暗流黃不怨房櫳靜但憂關
塞長君歸應有期妾愁誠未央雖有寸紙書無
人寄君傍願隨明月影因之到遼陽

冬日留別于大宗伯 三首

寒鷄鳴庭槐遊子起振衣徘徊軒牖下天朗晨

星稀況當十月中風多陽景微吁嗟道路人誰
問寒與饑上公脩所言下士懷所依五斗尚不
足千金安可揮何以于諸侯借之明月輝
寒山臨層城歲晏多天霜篤言遠行遊朝陽明
高岡置酒出豐膳膾鯉烹羔羊一酌爲君盡再
歌歡未央齊琴吐哀音魯瑟飛淸商奏者未云
疲行者心已傷寒色起蕭條蓬根隨風翔積雪
曜平野饑鷹號枯桑僕御亦懷悲所別非故鄉
壯夫愀無語還復傾一觴詎可立須臾馬鳴山

蒼蒼
人生本無常載若道上埃宛轉隨飇風朝東暮
西來賤子苦行役念之中心摧榮名一不達老
病遂爲灾況復遠別離駐馬登高臺崔嵬遠山
日照耀黃金壘撫劍臨朔風聊以開心懷平生
感知已激烈良可哀要之以沒齒所志不可回

高明府浮查閣集詩 二首

高閣命鐏酒不知長夜寒浮烟擁珠履炎燈耀
華冠淸曲發新聲微詞吐芳蘭雖無管弦奏而

多故所歡不惜心膽盡長愁知遇難今譽苟可
達浮生無久安主人向我言數觴猶未殫素月
流中庭輕霜濺虛欄賓徒起言旋晨星皆已殘
安可長從之尚羊以游盤
遠遊不自適依依託故人況逢仲冬月置酒娛
嘉賓金壺瀉甘醴彤盤陳錦鱗持燭照顏色果
得平生親別離今幾何欸曲申苦辛一酌散愁
緒再酌怡心神從古有交驩不在故與新吁嗟
世上榮齷齪安可陳當時富珠玉今日成埃塵

如今馳騁徒詎不頑與疇酒酬起命駕寒雞鳴
四隣

春夕雨中同潘象安胡孟璞楊德潤耿庭懷張肅仲李賓虎畢孟侯集米仲詔宅聽嚴道澈彈琴分得期字

逍遥置觴酒嘉此良夜期如何不爲懽傾蓋皆
新知烹魚炙肥羜剖橘陳嘉梨既感主人賢妄
得竹與絲客有善雅琴爲我起奏之一酌復一
歌不知西日馳陰雲從北來奄忽風雨隨積氣

浮廣庭春燈耀華榱皛皛山澗泉泠泠如在茲
不辯徵與宮寥亮清心脾醉者俱醒然而我忘
病羸何必嵇中散然後稱絶奇側耳未云已衆
賓起吁噫餘響入空去朗月生房帷

雜詩

浮雲西北至晻靄南山陽深林多慕雨高館生
秋凉悲風吟喬柯蜻蛚響空堂悽悽曠士懷恨
恨居者傷榮耀苟不停託翮以翱翔

感遇

商飈肅庭梧玄蟬號其端居人感物化況此芳
歲闌浮世無幾時譬若朝露團窮巷萎蔓草悽
遲良可歎短褐不蔽體藜藿長自餐顧我蓬廬
士豈不饑與寒世路孟門嶮吾生何獨難驕矜
詎足美勢利成灾患一旦千秋後榮華誰所觀
念之五内熱慘惻多悲酸何如飲濁醪散髮時
不冠

夜坐有感寄友人

商飈號秋林蟪蛄日以悲遊子眷故里流離結

心脾下牀撫鳴琴與寫千里思愴恨託哀絃心
膽將誰披凉月鑒曲房華釭曖虛帷躑躅以徬
徨流涕霑葛絺中夜懷良朋惜此渴與饑人生
無幾何歡少多别離千時一不違遂爲流俗嗤
忼慨倚長劍將遍天之涯生則懷志奇没則酬
已知華髮何星星榮耀何遲遲感子令我矜寄
之以微辭

聽江逸人彈琴

中夜息羣動繁星明東方幽人起鳴琴披衣坐

空堂清飈厲高樹萬籟皆悲凉潜魚出深波棲鳥翻高翔不惜聽者疲寥亮心哀傷顧慚非鍾子安識宮與商恍若峽水流浩蕩之江湘繁絃未及終朗月忽西藏餘響度寥郭大塊何茫茫

蒼耳齋詩集卷之三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源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古詩

田廬述懷四首 陶體

老夫性嗜酒十日九空盃孰云而不沽家貧安有哉棲遲衡茅下豈不甘蒿萊所賴琴與書時時寫苦懷隣父知我意間送盈罇罍便與討酌之不覺心顏開士生在閭井所貴忘形骸何必文章徒方乃為朋儕我今不暢飲明旦愁復來兀然一醉去萬事俱塵埃

居世苦不長悠悠若流電前朝富貴場今已滄桑變如今墓下人昨夕同歡宴貧賤不能辭榮達安可戀我家實苦艱躬耕力彌倦薄暮歸荷鋤殘陽樹頭見豎子倚門啼三日始二膳鄙夫

命沽酒老妻窘其面愁至不可袪傾盃聊自勸
前途有幾何樂哉甘貧賤
達人不榮通賤士貴知足葵藿雖不美聊以充
吾腹命分有固然天地多翻覆人生百年內死
若風前燭流光既如此對酒歌樂曲浮雲歸南
山白日下西陸生則不快飲歿則何所欲
人生當適意豈在窮與通不見榮啓期安貧以
待終帶索而鼓琴千載稱其風況我閒居士卑
棲巖穴中韋布未爲薄菽豆聊足供桑柘隱簷
宇牛羊識兒童嘉鳥變清音澄潭映虛空歡然
自怡悅安在名與功朝出種黍稷夕歸臥蒿蓬
棲棲百年後畢此田舍翁

和汪仲淹田園詩二首

窮達固有定安貧乃其常貴賤勿復言所懷在
農桑孰云不耕耨而以豐衣糧田園五月交農
事日以長呼兒刈野草命婦還中堂爲農豈不
勞辛勤當自彊天清衡飈起日入歸鳥翔遠火
明平林浮烟蔽高岡今夕誠已疲散髮飲濁漿
感此歲月促安得不盡觴一生畝畝間冠蓋非
所望
窮巷沒蒿萊閒居寡朋遊蟪蛄號園林始覺天
地秋垂蔓覆西牖嘉秫羅平疇迴風何飄飄庭
館清且幽浮生儵如寄何爲懷苦愁一罇園圃
中世事固悠悠當樂不盡歡明日知有不君看
宇宙內萬古成荒丘

十隱君遊處

雲晴山翠朗水清溪石明樂哉山水佳安可不
暢情羣公愛嘉遁遂結區中盟旦旦携芳醪逍
遥以游行一酌復一詠不知西日傾歡然曠其
懷所以稱達生沙暄野氣散風微松響清嗷嗷
玄猿嘯關關黃鳥鳴對之聊可悅都忘身外榮
歌竟還復歌何必瑟與笙巢由嵇阮徒千載可
齊名

田家四首

雨餘天氣佳田家事畊作兒童亦荷鋤依依過
林壑曜景明高岡寒烟上墟落樹下有濁醪息

時還自酌不知貧可愁但以醉爲樂明旦非今
宵秪恐還蕭索
晚景在桑麻牛羊下山麓吾亦負其犁行歸敝
廬宿村孤烟火跡野曠林草綠反顧望平疇嘯
謌出前谷偶值村南翁相歡歲年熟本爲農畝
民不慕升斗祿但得一觴酒此心方可足
負耒出東皐營營何所適戴勝鳴高桑農畊起
南陌春風何飄飄草色萋以碧但願年歲豐不
受饑凍遥長思一罇酒詎望二千石躬耕本素

心勤勞安足惜返策歸田廬西山日西夕
晨興荷吾犁耨畊過南浦數畦未能終桑陰已
移午妻孥提藜羹坐我桑下土衣食既不足安
得辭農圃但覺手足疲不知珪與組今夕酒不
沽何以解勞苦妻孥解我意果能貰清酤勞生
等浮雲一醉破千古

閒居寫懷 二首

熒熒桃李枝蔭我簷下牖光華曜春陽所嗟不
能久而我寄世人流年易凋朽旦爲美丈夫暮
成窮老叟窮老思所歡歡在酣盃酒家有數畝
園敝廬在其後華風蕩清池時禽嚮嘉柳光景
殊娛人呼兒命賓友賓來卽命觴不問家何有
但使客意歡豈惜傾數斗醉來睨乾坤萬物皆
芻狗
生年日苦短死日一何長古人達此理秉燭夜
臨觴士生於貧賤安不懷慨慷借問何所云但
憂命如霜林頭釀濁醪臥起自斟當醉來弄清
瑟託意於宮商淒風振喬柯絡緯鳴空堂時運

倏已催爲歡當未央卽此斟酌閒老病恐見傷
焉得恒有酒樂我士之常

張逸人隱居

幽人愛肥遁晩歲謝朋游東皐農事興依依向
田疇良苗何青青喬木亦脩脩輕烟淡長薄倒
景明高丘耕穫豈不勤庶無塵俗謀牀下有濁
醪可以祛煩憂父老四五人笑歌南陌頭田家
無外慕但樂黍稷收班坐茅簷下歡然相勸酬
不知人間世亦有此樂不嘉鳥喧茂枝纖鱗躍

清流羲農去已遠淑景亦和柔不識珪與璋安知況與浮過此一斗外悠悠何所求

秋日居田園作

流飈吹素節蟪蛄鳴高桑窮居感物變始識天欲霜山梨墮西牖酸棗垂東墻禾黍復離離羣烏亦飛翔携節命僮僕築我圃與場依依倚柴關遥望村南莊秋色淨遠山寒烟網平岡今日且爲歡焉知壽命長收穫既云薄幸無灾患妨貧賤安可辭劬勞當自彊不得一觴酒何以寬

中腸繁虫鳴四野切切令心傷感歎何時平西山明夕陽

秋日田家作

秋岡晩登眺列岫明斜暉野老力鋤倦負策歸蓬扉烟火不隔林草露已霑衣年豐孰云足童稚恒苦饑身命既在天富貴安可希牛歸窮巷夕歲落黄葉稀盥濯坐前簷曠然軀力微不樂世間事但知秔稻肥何以解心愁濁酒還可揮

秋日居田園懷社中諸友

貧居窄塵念時忘星火流山家不紀曆木落知天秋瓜蔓延北圃黍稷盈西疇出門携壺觴貰醪祛我憂今日苦不樂當知來日愁寂寂蔣生園野竹何脩脩二仲不我至三逕成荒丘日夕望南山思與數子遊

夏日居田園

林外寡車輪高榆蔭墟里悠然掩柴扉白晝臥不起京雨洗芳條青苔斷行履如何南山色飛入窓戸裏團雲却炎蒸坐起弄書史所樂惟田

園不曾問朝市淸風吹鳴蟬落日在桑梓生此蓬蓽中甘此最下士豈無膏粱味但識濁酒美榮華勿復論吾道終已矣

秋日對酒

野菊姸芳華草木紛摇落感彼衰謝情如何不蕭索何以解我憂但覆杯中酌酌竟猶自歌頽然臥高閣不知過今宵還復有此樂世道任推移生涯付冥漠冥漠吾不聞斜光下山郭

步出溪上村

步出溪上村遥過山南麓矚景破陰巖幽花照深竹曲磴何逶迤迴岡亦重複偶然逢老叟罷畊息前谷所言唯桑麻所食唯麥菽未知郡朝事但覺村野朴依依望井墟寒烟暧平陸木脫知歲秋黍繁識年熟杖策行且歌柴車御僮僕而我胡爲然一身自拘束風高童稚寒日暮光景促親老家轉貧衣食苦不足鋤耒詎不勞濁酒聊可覆行行阡陌間庶以散心目鳥下寒林昏岩虛晚雲宿前村遠火明曠然歸茅屋

同友人携酒豬山

載醪出東郭屣履登高丘曠望極千里聊以寫心愁流雲度遠嶂嘉鳥喧芳洲雖無管絃奏頗愛林泉幽但美一觴酒不知西日流下有一孤塚上有雙古楸安知昔時賢曾不於此遊當日不樂飲如今亦悠悠笑問同來人今夜秉燭不

題吳大廷尉田園居

田廬謝氛垢春晚繁桑榆氣和時景佳何異唐與虞良苗承時雨秀色連平蕪斗酒聊獨揮不屑紆組拘散髮撫鳴琴放歌以自娛歌罷還讀書好鳥皆喧呼達哉吳夫子取適今所無營營世間人不樂安所圖借問壯齡去曾有來日夫

寄題趙考功夢白園居 四首

屏迹謝簪冕結廬以茅茨閉關讀黃老而無塵世思寄身於浮雲安用名譽爲斗酒幸勿辭臨觴賦新詩人生不爲歡詎有來世時一朝萬化盡光景不可追丹霞照虛牖朗月懸高枝泠泠池中水可以濯心脾時禽變清音何必彈朱絲

愛君賢達人顧結林泉期天長暮波疾地廣孤雲遲欲假東南風乘之西北馳

曲士戀榮華愚夫畏生死所以賢達人視之如脫屣不受軒冕羈拂衣歸田里貧居數畝園但取適而已飲酒不在醴濁醪豈不美園菜花亦佳何必樹桃李平楚鬱丘陵脩楊夾溝水兀然蓬廬下不復遭譏毀柴桑陶先生千載兩知已逍遙東皐上散髮臨長川秋原一何曠日暮山蒼然人歸遠林火狗吠孤村烟士生快心意孰

芳居園田黃花耀籬隙朱果垂檐前有酒不暢飲何為名位牽今夕不如此明旦恐不全賢哉劉伯倫頌酒留遺篇

蕣華不長榮達士貴知道不見龐德公躬耕以娛老夫子解其會挂冠一何早朝耕東城雲暮穫西園稻閒與父老言但道為農好力農誠苦疲足以善自保行歌阡陌上斜光照梨棗廣圃散芳葵方池蕩華藻但弄琴與書不憂枯與槁曠哉天地間何以縈懷抱

題鄭思誠使君招隱園

避世謝浮名抽簪返初服人生貴適意何乃受羈束旦夕一何速白駒又過郤鳥入庭戶喧雲來石林宿鳴琴以寫心散髮而鼓腹但輕五斗祿不與羣雄逐園亭恣弘敞世道任傾覆所以梁肉姿不及葵與菽有時命童穉閒種數竿竹涼月破暝窗秋池湛喬木冷冷瀉清尊悠悠散芳躅不見箕潁徒逍遙在巖谷賢哉鄭大夫澹然何所欲

蒼耳齋詩集卷之四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滇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古詩 六朝唐體

秋夜隆興寺悵然有作簡朱太史允脩

花飛去燕趙木落遊齊魯旅思聞梵清詩懷對

燈苦秋波蕩危塔朗月沉高鼓寄謝黃閣人吾生調空古

秋日江上懷田園居

天清禾黍繁露重蒲葦落遊子感秋風滄波夢林壑朗笛散浮烟清暉射長薄縱有川澤觀不及丘園樂但懷薇蕨美久厭風濤惡雲戀故山棲鳥思舊巢託田疇雖不廣種秫供盃酌早賦歸去來妻孥共畊鑿

春日濟北送孫生還吳中

棲棲濟北遊望望江南陌孤劍別主人一帆歸笠澤潮生寒渚廣鳥下春沙白我亦思故鄉雲林有荒宅

別族叔惟賢

家貧苦無衆去學于王官飄飄渡江海豈不知道難仗我陸離鋏著我崔嵬冠妻孥牽裳衣顧言但加餐戒裝出蓬廬泪下衣成丹故人有高義贈以金琅玕如何執盃酒翻使心不歡道亦不在貴身亦不在安所願書劍成不罹饑與寒

四愁賦平子五噫悲伯鸞浮舟命楫師泛泛隨波瀾山風落漸水江火明巖灘誰憐他夜月夜夜夢中看

黃山覽古　二首

山氣何蘢葱蒼蒼千歲同遙看晚峰月恐即浮丘公苔覆石林古雲深丹鼎空只今陰磵火猶似煉時紅

海上有仙京天都高赤城龍鬚問軒后鶴駕想容成萬壑盡泉響中峰先月生夜來巖樹下彷

[illegible]

夷齊廟

昔人不可見古木成蒼蒼搖落向千載悲風生首陽白髮但采薇哀歌慨虞唐周粟絡已矣畢命歸山岡要之成其仁豈不逢明王懷古悲如何感歎罷衣裳使不死其義安有高名揚頹日隱空谷浮雲棲古墻徙倚望天末黃河東逝長坎壈亦何爲驅馬還故鄉

古別離

疇昔君辭別從征賀蘭山軍功倘可期何年始當還流光倏已邁木葉飛秋寒那惜妾腸斷所愁君衣單君去今幾時妾心長相思黃雲邊塞遠夢裏空見之心悲萬里月夜夜照牀帷

漁家　二首

江浦黃帽翁捕魚在江浦但樂水鄉情不識簪與組妻子夜燒燈磯頭宿寒雨

雨絕江月高潮衝岸蘆響浩蕩水烟中連船盪歸槳驚起兩白鷗翻飛自來往

送故人之襄陽

東風誰云遲飄飄搖五兩謾可動行橈且謌南陌上一觴不盡傾倏爾異天壤人生長別離安得不悽愴駕言遊襄城遇子夙心賞蕭蕭秋氣肅瑟瑟寒蘆響哀鴈正南翔故人獨西往日沒大隄平天連漢江廣執君紫綺裘贈君邛竹杖他日一見之心知勞夢想

送季華叔之六合 二首

鵾鷄鳴悲風悵然送親故暫時執杯酒倏忽異鄉路秋山疊牛渚夜火明瓜步空有別離心因之挂江樹

胡鴈從北來玄鳥又西適羣生各有營之子亦行役潮平秋浦沒雨急寒江白日暮猿鳴悲傷心故鄉陌

春日感懷奉寄于大宗伯

天子思大臣飛書下丹鼇傳說比列星公孫元紫閣明廷方有故莫戀雲泉樂一起爲生民微軀幸可託但作平津客不求關內爵曙月低瑣闥流風蕩華薄消渴馬相如詼諧東方朔老矣勿復言吾終食葵藿

之穀城留別傅司空伯俊

飄飄不可期寂寂又行役走馬入白雲看山問黃石烟深歸鳥急天落長河碧所以去來人虛空本無跡

春日別董明府元仲

寥落晨星高雞鳴遠山曙客子起攬衣驅車從此去津雲散華薄山櫻發孤戍疲驂嘶不已徒

侶盡迴顧云是故所歡携觴祖中路一酌愁緒空再酌肝膽露白髮凋欲盡奇名猶未樹所以別夫子潸然泪如注

送故人再遊關中

故人關中來又向關中去月落長安鐘烟生灞陵樹驅馳遠離別飄蕩難相遇可憐草色新一騎西秦路

送客之湘潭

旦別情不已留連日將夕書劍遠辭家瀟湘老

爲客潮來芳渚没雲去春山碧明發過洞庭相思鬢應白

學古思邊

長風捲飛蓬滅没倏如電迢迢遠征人飄蕩不可見君去留玉關妾凋紅粉顔浮雲從北來疑自塞上山望望何遼遠相思不能飯徘徊倚空樓惆悵白日晚九月邊草枯想君備狂胡十月關塞雪悲君隴頭别寶劍斷流泉肝腸從此絶憐君波上漚蕩漾不可留妾如堦下草但向深

閨老空啼雙淚痕不見萬里道何日斬樓蘭還君白玉鞍只今空有恨飛夢出長安

飲馬長城窟行

丈夫輕七尺忼慨來從戎驅兵出塞垣大漠收奇功倚劍望黄雲但見南飛鴻蕭條不逢虜萬里胡天空烟塵國碣石邊月明崆峒一朝逐單于奮身皷中壯士半生死將軍勲業隆不信戰時血君覩衣甲紅駕言還舊鄉旋旆長城東歸來人事異但有寒泉同水寒馬不飲蹀躞鳴

悲風亦知年歲久愁苦無終窮引領望君門誰復諭孤忠

秦臺曲 二首

秦臺下鳴鳳常傳蕭史名一朝攜素手翩翩凌玉京人去簫不聞臺空月還照安得彩雲中乘鸞復相召

嬴女弄紫簫雙雙下秦苑餘音度緑雲不覺高臺晩蕭古人代非天長暮山遠何事乘飛鸞一去竟不返

緱山廟 二首

傳聞王子晉學道伊洛間鶴馭久不返白雲空故山笙罷鳳音遠草深仙跡閒秪疑風竹響猶向廟中還

王子賔衆仙不戀人間樂拂衣謝世人吹笙入寥廓空有今來雲豈有昔駕鶴明明故時月猶向緱山落地遠伊水塵天空洛陽郭蕭條餘[illegible][illegible]寂寞悲烏雀安得浮丘公飄颻授靈[illegible]

春日別邢子愿使君 二首

交深仍別離行遠復傾倒士苦書作媒囊空劍爲竇危橋斷夜雨古渡生新草後日懷使君長安狹斜道本緣生事縈又欲向京闕命僕炊黍餐從人借車發鴉驚小店火犬吠荒戒月一旦復一朝與君爲楚越

秋夕郎事呈謝于楚

商飈起長廊遊子傷遠役客舍以苦淸雲林入秋碧蟲吟覺露冷螢度知窓夕但與故人期從

他世途窄

題朱汝脩脩竹齋

嗜古味玄道閒居唯養生悠然簷宇下但適逍遙情不爲塵砂花紙種竹數莖檀欒無旦夕披拂當窓楹月上疎影靜烟銷空翠明有時淸飈來冷冷山水聲音響貫自然何必琵與笙不闘萬戶候才可千竿并所以梁肉賁未若君子淸鳥驚新籜墮雲傍故枝橫先生坐散髮却掃謝逢迎虛心合本性勁節符堅貞而我亦愛竹酟之忘病醒岸幘面淸陰婆娑繞徑行嘯罷撫衣起天高空籟鳴

別蘇右史子長

驅車鄴城路適彼齊魯鄉猶瞻太行色雲外橫蒼蒼愁烟結平林驫騏悲朝陽依依客遊子行役心哀傷昔聞春鳥啼今見苦菜芳悔謁公與卿別家今二霜豪華子虛賦慘惻七哀章一爲悲調發繁絃流飈激淸商餘音未歇奏行者多謝知音鄙夫何足揚執手兩不言淚下心徬徨

慨慷問之來何時此行殊未央平陸走濁河喬木挺脩岡寸心未及展僕夫促嚴裝安得鷫鸘羽託之東南翔

擣衣怨

白露下庭草商飈篲戶扉閨冷夜燈滅天長秋信稀賤妾拭淸砧良人行未歸一擣腸斷絕再擣軀力微千聲復萬聲誰憐懷渴饑抱杵月已落望邊魂欲飛歡體別來久不知羸與肥試取金剪刀裁成征戍衣綿綿結遠恩寸寸被寒肌

東家又從軍寄之情依依

雜詩

凜凜秋氣凉。離離庭草荒。中夜不成寐。被褐起空牀。迴風動軒屏。零露霑衣裳。感此三歎息。朗月沉西方。銀漢何參差。列宿爭輝光。孤鴻鳴何哀。虛館啼寒螿。凉秋九月中。豈不懷悲傷。崇蘭吐奇花。時菊耀秋芳。遊子在遠道。故山安可忘。結髮早爲客辭家二十霜鬢毛倏巳素行役猶未央去歲度淮楚今年赴潯陽飄飄一流萍沉

沉隨滄浪身老懷丘園壯志空飛揚願作圖南鳥。鼓翼凌蒼蒼

送人之會稽

宿雨淨喬林早鶯啼不歇春色正東來遊人獨南越花深逸少宅草沒曹娥碣後夜如相思天台望明月

傷歌行

夜久羣動息鳴琴坐空牀宮商未及展悽惻令心傷徘徊何所之攝衣步空堂明月鑒虛牖輝弄寒光蕭條不能寐況此寒夜長野魅嘯山館悲風振丘岡感物懷百憂零淚霑衣裳當此苦寒月豈不思故鄉故鄉有慈母蕭蕭髮如霜前日消息來問我遊何方上有寒無衣下有饑無糧但願兒歸來饑寒共相將爾婦苦貧病歲月常糟糠爾女年十三雙蛾紅粉粧癡癡三小孫所抱不離傍哀哀索梨棗切切心彷徨長跪再讀之激烈摧肝腸吁嗟五鼎食此心終不忘欲歸道且阻欲渡津無梁十載一羈旅飄飄客

淮揚天寒霰雪白地古塵沙黃行子久不歸生計何茫茫江空歲巳暮路遠魂飛颺安得凌高鴻乘之以南翔

懷羅伯符

昔爲漸江別令成胡與越烏沒千里雲。猿啼半巖月。不傳手中書但白頭上髮歲暮思殺人江梅映江發

古從軍行

依依復依依從軍赴邊陲黃雲暗關隴遊子行

路遲疲馬望夕陽寒風鳴樹枝相見難再期存亡長別離且復盡尊酒立此須臾時賓親一以別音塵日以滅朝見泰山雲暮見泰山雪上有流水聲使君心斷絕斷絕勿復論傷哉今永訣

出自薊北門行

北風揚胡沙萬里浮雲黃關城羽書急虜騎侵邊疆烽火明甘泉旌旆運朔方　天子跪推轂將軍馳戰場忼慨被介胄激烈懷千將草荒戎馬肥月黑番鴈翔迢迢出漢壘望望心悲涼沙

礫撲寒膚衣袂雪巖霜壯夫奮勇決焉得懷故鄉不樹一戰勳誰知忠與良當令燕山石萬古成蒼蒼

東門行

悽惻復悽惻驅車出京國日月不暫停浮生安能息賓馭徒默默䮦馬鳴蕭蕭但悲流年促不惜道里遙遙腸內結相逢復相別去去已可愁何況遇風雪指落壯心存天寒寶刀鋏世路長自難布袍長苦單絃歌空激烈行子不能歡各崇皓首期幸勉饑渴餐

日暮田廬作

日瞑林鳥棲牛羊亦云已倚樹候歸人孤烟上墟里望望山月生歌聲識童子

經嵇中散故居

驅馬越河內河水揚頹波悽惻懷往古浩蕩其如何經過尋故迹寂寞中散宅高堂坐鳴琴如今但阡陌芳草何芊芊思君徒悵然不復爐煆火平野空寒烟誰家笛聲發寥亮驚人骨已無竹林人但見山陽月余非向子期感慨不同時

安得載美酒與君同賦詩

秋晚江上遣懷　四首

落日起秋聲微雲淡山色行子越風濤薄暮不遑息余亦擊楫人中流興何極

雨洗荷氣清月凉露華白歸舟兩小女唱謌調行客去去人漸遙長風起帆席

菰蒲烟火明沙邊鳧鴈驚憂人望海月不覺晚潮生望望故鄉遠秋江風葉聲

停棹泊楊子日入風蕭蕭江花淨暮雨岸柳欹
秋潮甌滃江海上白首誰相招

苦寒行

晨起越長阪石磴何盤盤踟躕足力倦謹呼且
停鞍積雪曜深谷窮陰蔽高巒下有百尺冰上
無飛鳥翰朔風鳴蕭條霜被旃裘單不愁道里
遠所悲人馬寒行子厭糇糧含饑不能餐疇昔
高堂上何曾冒險難揮涕望鄉國徒侶慘無歡
身計猶不成慨然長可歎不覩朝陽色但見雲

沙園行行且復行猛氣衝高冠

鄴都覽古

漢綱既沉淪魏武吞八極羣雄蒲乾坤逐鹿竟
先得天道胡茫茫何其不在德發迹譙都城築
臺漳水側臺徒百尺崇廟豈千載食故鄴與西
陵蒼茫人詎識當日綺羅情如今暮烟色天空
去雲遠日落歸鳥息躑躅謌樵兒蒙蘢長荊棘
精靈如有知流淚亦霑臆

秋夜懷鄉有感兼呈邢使君子愿

零露變芳林商飈肅秋草秋去秋復來浮生幾
時好一葉下銀牀鵾雞啼夜長悲哉遊客子歲
晚無征裳寂寂何寂寂孤燈明四壁如何心不
悲十年九行役行役竟蕭條桂薪愁暮朝經年
苦貧病那不顏鬢凋田園在何處乃在江南路
雖有魂夢歸不知親與故時時懷敝廬路遠家
無書癡癡三豎子已別兩年餘豈不為爺愁還
應望爺返老妻愁更多日落空閨晚吾生何悠
悠相思愁復愁空灑數行淚寄向西江流波流

歲年往華髮愁偏長氣澈秋河明庭虛亂蟲響
七月衣漸單天涯悲路難搖落不能寐月高砧
杵寒八月風蕭瑟令人望鄉國征鴻復南飛行
子猶在北賴有主人情獨將心膽傾人生貴知
已豈在弟與兄昔隱南山陽今居使君宅子為
江海人君乃文章伯食以彫胡飯跨以青驪駒
一為金石交所志終不渝漠漠浮雲起懷鄉思
無已託以七尺軀忘歸二千里感君相留連愧
我非高賢預愁他日別飛雪暗三邊

蒼耳齋詩集卷之五

新都方問孝省成甫著
男瀛公溟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古詩六朝唐體

登華嚴寺臺懷萬使君伯脩八首

西登梵王臺東望漁陽道牧馬雜風嘶驚沙捲雲走嗟彼江南人邊遊空草草昔與使君歡今由使君老唯有暮笳聲傷哉愴懷抱

流雲度遠山長川帶平陸六月邊土寒田家麥初熟節候一何殊行人尚冬服日氣生白虹雷聲走空谷不見相思人空老相思曲何時風雨中一過高齋宿

結廬居南山十年事風雅家貧苦無資來作干時者客淚落繁笳鄉心碎邊馬寂寂兩僕奴依依在中野文章何足言繇在他人下才踈命亦邊道直知更寡遊子安所之先生故人也

頹陽下西山倏忽孤城暝邊月飛長風胡雲落清磬愁因與鳥去心不隨僧定白髮異鄉生黃金大夫贈入夜思殺人經聲不堪聽

朝亦高臺望暮亦高臺望長飈從東來浮雲盡西上天清漢壘出水潤桑乾漲對酒將何時登臨一惆悵道由知己重心爲遊邊壯安得隨月明因之到戎帳

山僧不知愁問我家何處携手臨高臺遙指天邊路故國莽迢迢窮沙暗黃霧書劍老邊城生涯逐詞賦問我今何歡問我今何過我今亦無懽我今亦無過夢遶鄣山雲心挂嬀川樹懷復懷賢滔滔淚如注

漠漠無端倪黃雲匿西日天遠疎鐘遲水落寒波疾登臺聊四望青山但如一正愁無尺書悲風起蕭瑟安得雙飛龍乘之以超逸

余家本農耕未曾別鄉土今日越關山始知沙塲苦邊騎悲朔雲胡鵬没寒雨山色何蒼蒼長

風散鼙鼓悲高試一望不辨今與古丈夫既西遊豈得戀環堵何當從使君一劍滅戎虜

歲杪送友人還鄉

客來春未來客去歲亦去地遠雲蔽城天清月御樹黃埃傍馬起丹淚隨波注今我戀歸人徘徊望鄉路

邊庭秋夕羈懷二首

天秋歲方晏行者心益迫殘日沒平沙陰風振荒磧愁從今夕長髮自去年白躑躅不能眠邊

寒響金革

階下秋蟲喧城南擣練素鴈逼銀漢飛螢流綺窻度閨人怨離別遊子悲遲暮何事無所成來此三邊路

贈李將軍

豪雄萬夫敵白羽沒白石伐鼓動陰山揚旌暗沙磧世稱遼左將名大關西績所以重將軍登階但長揖

王中丞鎮撫居延別後奉懷二首

中丞赴秦西昔送河津上節以王事持旌將客心往霞明曉波淨天斂秋山朗今夕最相思礁聲入空響

居延接流沙迢遞不可涉燕客望秦雲胡騮思邊月旌麾幾時到祖道新秋發況復無鴈書心魂以超越

留別董明府元仲

月落北風起徘徊征馬鳴歸魂未半途遊子中夜驚起視繁星稀駕言從此行沉河沒高天秋

烟生古城嗟此津塗異不若歸柴荊人世如白駒我何苦勞生題書謝明府感激淚縱橫飯我以玉粟酌我以瑶觥贈我以新詩結我以寒盟何以云所報荅之以精誠所嗟學書劍五十徒不成空憐兒與僕從之以西征

送程孝廉長吉北上二首

蕭條臥蓬廬惆悵送行子遊目託飛鴻離心寄流水天清曉霞散江漲春帆起望望愁殺人長安五千里

我懷北塞遊君向神京發老去別新知愁來變華髮雲含薊門雨鐘落邊山月他夕此相逢毋勞笑干謁

送許子長之廣平 二首

之子遊洺州鄗夫滞河朔人去一燈殘雞鳴衆星落士生行役苦世路交情薄不及田舍翁逍遥事耕作

人生無幾時離別何慼慼濁酒不數觴黄金思百鎰沙明積霰白霧捲寒林出歎息在天涯相逢又相失

江上偶然作

烟火隔雲林風泉響巖石不聞閭井喧但有漁樵客雨來深樹暗鳥下寒江夕何處望歸程天空暮山碧

秋日山中寄羅體仁

田家無客來寂寞空自給腰鐮刈稻歸擔𥝠向溪汲風高酸棗落日暮隣機急太息問故人何時過原隰

秋日登屏山

曠望逢高秋登臨念疇昔長悲蓮社荒不覺松蘿夕落葉覆古苔歸雲宿危石極目起新愁暁山但爭碧

早發鄱陽憶何仲敷

揚帆出重湖晨起散幽獨微雨淨秋山廻波蕩晴旭臨風懷作賦汎海思登陸遥遥誰所知但有何平叔

月夜鄱陽復憶仲敷

朝從彭蠡遊暮還彭蠡發浩蕩不見人烟波但孤月天隨秋水廣鴈入寒雲沒夜夜懷所知自然生白髮

淮南道中

鵓鳩鳴桑林三月淮南道遊子思故鄉淚下霑懷抱花飛知節變髮白悲年老誰復哀王孫傷心遍芳草

月夜懷故人

悲風鳴枯桑遊子傷遠別一與朋舊違幾看望

舒鋏露縈碧草變夜久華釭滅鴻雁正南飛如何尺書絕

送程生之長沙

送君春草色萋萋徧南浦淚緣忼慨收情由別離吐天長楚澤雲日暮江潭雨去去人漸遥何時寄蘭杜

白下亭送客

朝遙白下亭暮送金陵路朔雁正南飛行人又西去關山連白雪野戍迷黃霧空有別離情隨

流日東注

留別王百穀

我來姑蘇城還別姑蘇陌書劍本無期人生即爲客天空楚雲遠日落胥江白明發遥望君青山幾重隔

歌風臺

訪古臨高臺高臺何茫茫平陸暖寒烟饑鴟號白楊頹基不復辨黍稷緣空墻稅駕問耆老云是豐沛鄉擊筑一何雄慷慨望八荒曾無赤帝子牧馬鳴殘陽天長去鳥沒風急歸雲翔歎息今已矣悲歌涕霑裳

江上送羅伯符

壯遊何磊落老別成悽愴烟樹已愁人風花復行槳天清暮山淨月白春潮廣安得託浮雲因之送君往

九江送人還越中

謌笑能幾日挂帆歸越鄉何年過湓浦復爾共啣觴湖光照廬岳江勢浮潯陽離情與愁思一

夜滿滄浪

冬日鄒城道中逢友人作

策馬渡長河馬寒嘶不已何事最愁人蕭蕭朔風起孤劍未成名一身猶萬里萬里復萬里今日來山東悲謌弔鄒子誰識平生雄曾無古人在但見飛沙蓬落日下山郭遠烟迷塞鴻復爾念親友不言執君手人生貴知心何必相逢久留連大道間談笑未言還蒼蒼不知晚明月生寒山

潯陽客舍懷社中諸子 三首

寒潮生夕渚天漢何逶迤中原故親遠永夜令人思江清鴈影落月冷蟲聲悲明發懷諸子茫茫何所之

文章漢二馬詞賦楚三閭老作江潭客貧無親友書秋聲落湓浦湖色明匡廬不識離羣後還能念索居

長懷彭門道愁對香爐峰客館幾時到家書前夜封雲連西楚樹月落東林鐘戀國更思友悽

悽成病慵

贈別程孟明

胡鴈辭朔方嗈嗈鳴曉霜鷓鴣本越鳥翻飛向南翔何況君遠遊千金月垂堂悠悠駕言邁詎不懷故鄉清川自東流行子別日長人生等浮雲聚散安可常士生貴適意何必珪與璋逍遥四方志安肯守故彊悽然即前途擊楫凌滄浪寒波隱微月遠樹啣初陽萬里在斯須詎得無慨慷抽刀斷流水激烈懷剛腸百歲能幾何勸子且盡觴浩哉天地內世道何茫茫

送客之江東

逢君離菊新送君野棠落如何遠別離不盡芳樽酌江呑白下路山鑿丹陽郭幾時還復來一罄生平樂

古意

妾家居汶陽高樓臨道傍鳥聲入綺戶花色暎垂楊妾身雖賤微生小深閨藏十五愛鳴琴搖蕩鉛粉粧二十解調絃頗能按宫商織羅爲上

襦緗錦爲下裳本期嫁夫壻白首長相將不意儂阿姨嫁作青樓倡朝逢博塞徒暮宿遊冶郎古云妾命薄沉鬱結中腸悽悽兩繡枕羞此雙鴛鴦自從遇君子入門有輝光雕鞍青驪駒寳劍黄金裝一言即合意咳唾桂與芳何以結同心熏籠蘇合香何以申綢繆低聲合歡牀春風披繡幃皎月明蘭房誓欲即從之執手心徬徨聲吞不能語淚下何浪浪妾心既委君豈不長悲傷有愁不可道有夢空飛揚愛深夜苦短路

阻愁偏長願作雙黃鵠舉翅共翱翔

靈金山

岧嶢青蓮宮豁達諸天敞地遠無世喧山深但泉響浮雲過林去明月當峰上欲寐聞曉鐘令人破塵罔

李公臺

李公昔遯棲依依此登眺烟月不知時猶向荒臺照人去古碑存山寒夜猿嘯試使不讀書安得入廊廟

石佛山

石佛青且隹葱蘢望難極不聞鐘梵音但有雲霞色山空採樵響日夕飛鳥息却顧所經過蒼蒼半昏黑

釣魚磯

鄭生去已久釣名曾未歇已無溪邊人但見石上月危磯晝蒼蘚野徑羅紫蕨吾亦愛垂綸何心學干謁

早秋江上遇故人二首

廻風飛井葉倏忽摧衆芳感時戀儔匹遊子悲異鄉落帆清江口遇我平生友不問千里來但傾數杯酒子爲我起舞我爲子狂謌謌舞良未畢朗月生秋波自憐學詞賦苦被虛名誤明時不可干零落江南路身計何寥寥君當謁 聖朝何時連六翮一舉凌青霄

寶刀斷長江浩蕩那可絶壯心亦猶之夜夜懷激烈冷冷江水清而無江海名淪落不得意濯我冠上纓川廣不可越征車遥明發流飈拂輕

雲凉露洗華月昔與故人別戴勝鳴春風今日忽相見蟪蛄號井桐經過話未已四野秋聲起書劍兩不成鬢髮俱白矣知君懷抱開作賦凌鄒枚對酒且爲樂浮名安用哉

結客少年場行

弱齡好奇俠結客諸少年驅馳紫騮馬拂拭黃金鞭鬬雞北邙道射獵東陵田破產事梟盧一擲千萬錢失意在杯酒相讐成目前雪刃落華燈雄風生綺筵追軍千里至負劍遠遊燕辭家

二十年復得歸林泉不覩故耆老空看閭里烟

翩翩兩豪俠問我何獨全壯士久不還焉知愚

與賢擊筑望青山悲歌淚潺湲

秋日懷張使君憲周

大陰蔽靈曜流埃捲飛飈行役在塞垣遊子顏

鬢凋浩蕩懷苦心不知暮與朝促織響中庭蟪

蛄鳴秋條況乃衆芳落繁憂焉可消所思竟何

在冠蓋飛津橋秋山隔古戍孤月隨寒潮宿昔

幕府中張燈坐寒宵玉壺瀉甘醴高節薄層霄

一書不得寄千里安能要何以將寸心託之東

飛鵰

嚴先生祠三首

峭壁多猿聲淸江半孤月長懷客星人白首辭

漢闕瀨古跡不存臺空花自發榮祿亦暫時高

風永無歇

子陵恥榮爵所志在山澤長嘯歸富春一竿輕

萬石雲來灘水暗月上苔磯白漢鼎今何之先

生有荒宅

漢室榮諫議先生懷隱情不重一時祿但釣千

載名山從石瀨合江至桐廬淸悠悠人間世所

以稱先生

同子愿使君登觴醪臺二首

何以散煩燠登君池上臺水澄夕霞落地曠涼

飈來社假白蓮結樓依丹嶂開幽深即仙窟安

用求蓬萊

池水何冷冷臨軒堪濯纓雲流竹色淨露滴荷

響淸且顧一觴酒莫思千載名陶潛與張翰所

以稱達生

送客之楚中擬泛泛入烟霧二首

行行送賓親漠漠望烟浦返景秣陵鐘歸帆楚

江雨生涯各有適世路同悲苦安得託浮雲因

之故鄉土

遲遲行邁久慼慼歸思迫遠樹洞庭雲孤舟岳

陽客今宵暫盃酒明旦異阡陌身世江上風去

來固無跡

秋日漁陽憶楊不棄二首

神交形苦役塞迥心何極山水狀丹青雲霞見
胸臆秋潭寫樹影暮雨呑邊色而我長相思悲
歌三歎息

昔棲青松林今走黃沙磧塞古秋葉繁山深瞑
烟積愁因思友結髮爲遊邊白不見草玄人心
飛草玄宅

秋夕元公禪房

月色何朗朗玲瓏珠樹林被褐坐遥夜泠泠清
道心雲移天漢淺草暗秋蟲深鬥坐寂無喧但

與支公吟已悟去來意不憂衰病侵悠悠兩無
語星曉鐘沉沉

訪故人且勸對酒爲樂

昔去春載陽倏風吾柳長倉庚喚行子悲歓不
盡觴重來訪親故商飈厲金素對酒不肯飲試
覩階下露相見能幾秋日月如波流一罇苦不
悉耿耿復何求有酒且狂歌明歲知如何不見
古時人零落空山阿頹丘蔽荊棘狐兎穴其中
問之何代人伯倫與嗣宗當日不嗜酒安得千
載名所以勸夫子曠達爲此生

夜題田家壁

野老樂時政田廬長不關張燈草簷下傾酒藩
籬間花暗墟井合月明雞犬閒陰陰夜方寂但
見牧童還

青室詩爲張恭父作

閒居不在僻所貴形神清婆娑窻竹下澹然遺
世情百年但取適萬慮安足縈落落庭宇靜蕭
蕭耳目明新笋逼簷長故根穿砌横好鳥或飛

來枝間時一鳴秖悅清響佳不知春雨晴翠色
泠茶鐺餘音成管笙風微細聲起月朗寒陰生
寄興古人遠不爲愁所嬰何必樹紛華然後成
高名吾亦浪遊徒負劍來上京旦旦黃埃中詎
忘丘壑盟安得一觴酒借君軒牖傾

之京別故人二首

苦無故園廬復上玉京道書劍爲貧遊形骸以
憂老烟昏鳥飛疾樹古蟬鳴早所以行路人別
君殊草草

生年罕知遇未獲歸園圃夢落　帝京塵心愁
客帆雨徹颭蕩遠浦凉月生鳴櫓感子交義長
慇懃慰離苦

秋日送人之西楚

凉秋多所思況乃送君時天濶一帆小江空孤
鶩遲風沙楚王壘雲樹淮陰祠莫惜數行字逢
人早寄之

送別四首

喬木多天風秋江揚其瀾遊子事遠役豈不悲

路難駕言越洪波桂席之長千水陰疑日夕木
脫驚歲寒嗷嗷嶺猿嘯蒼蒼沙樹團繁愁不自
理何況別所歡借問歸幾時忼慨含辛酸棲棲
百年內布褐俱不完人情重珍玉子乃弄文翰
斗酒亦不盡何必與長歎孤舟且行行中夜不
得安雲歸巖岫夕水落灘石乾故鄉一已邁四
海何漫漫願言逆旅中勉哉慎加餐
世道日淪喪君子從遠遊問之胡以然身事不
自謀長揖別親故驅馬登山丘風悲朔鴻起戍
古沙塵浮嚴駕一已逝不得還淹留固知丈夫
志不爲妻子憂而我亦何爲歎息良未休
長河日東注行邁無已時人生如浮雲去住安
可期隆冬十月中高風鳴寒枝況與故人別焉
不懷辛悲僕夫整其駕羸馬嘶長陂天寒苦日
短遂使行者饑吾當老丘園君討將安之秖愁
相見日兩鬢生華絲
送君出東郭曠望臨長衢不緣功名急豈涉千
里途迢迢遊何方駕言楚與吳山河險且阻道

里安可踰子有白髮親孱羸老病孤長懷反哺
語不忍聞啼烏行行且遲遲況乃在斯須何以
贈君別袖裏雙明珠何處遙相思青天海一隅
喬林蔽飛旆落景明彫孤大哉宇宙內稅駕空
踟躕

送客之剡中

去去遊何所登臨越王臺而誰桃李月共泛蘭
亭杯溪光蕩剡浦海色搖天台不知能幾日還
向楚中來

別家八首

弱冠覽羣書操翰學詞賦老至轉饑寒知爲文所誤昂藏拂衣起遠赴金臺路豈能丘壑中白首老章句癡癡二小童猶未畢婚娶切切向高堂依依去親故別家詎不愁何曾犯風露積雪明崇岡殘陽隱喬樹恒思千里遊相知邈難遇明王不可干布衣向誰訴迴首望鄉園青山但烟霧

燕鴈聲南翔莎雞響庭草零落朋舊疎蹉跎歲

年老辭家去爲客顧別妻與嫂不曾遠行遊安識萬里道嬌兒尚童稚孑生半枯槁明日越關山風霜豈能保

明河沉高天微雲故昏黑負策出我門不辨數峰色月沒馬頻嘶霜寒鳥猶息漫漫途路長冉冉歲月迫一策竟不成何得戀鄉國妻孥牽裳衣朋舊問南北今日辭故親明當旅中食耻作兒女行潸潸淚霑臆

頹陽在高丘驅馬下長阪行子戀故鄉留連不知晩豈儈生計貧但悲河山遠家猶愁處看人已客中飯孤村起烟火路暗牛羊返望望不見家孤雲啣絕巘

長林生夕烟日暮風色白棲鳥喧喬柯行人尚阡陌僮僕饑已疲平岡且停策別家方數里邈若山河隔墨子不黔突宣尼豈煖席何況鹵莽徒天涯罷行役野燒明遠山初月上古驛曩昔懷遠遊今已倦爲客朝端無朋知世路少縫掖何緣遭狗監一爲薦草澤

浮烟淡平蕪落葉遍原隰上有雙啼烏哀哀向余泣而我有老親何事別鄉邑貧無負郭田衣食苦不給吁嗟客行子三十名未立賓朋命壺觴篙師理舟檝天空暮雲遠日落寒江急風帆早已揚遲留復何極灑泣向丘園不覺霑衣濕

流泉本在山滔滔赴江水隨風作洪濤浩蕩何時已我生長飄飄結髮遊萬里一身尚伶仃何能保妻子未知從今去還復長如此返景明空林平沙暮烟起迴首顧蓬廬離愁從此始

羣雞已三號曉星復明滅天寒衣帶緩行子不能結悲風起蓬茅殘燈射林雪老親垂白頭獨送萬里別涕泣耿不言流泉共嗚咽不知道里遠但惜衣裘裂我何苦行役值此隆冬節促裝出閑門中心已愁絕

喜友人見過

十有西鄰賓來尋東方朔空餘客難文但羨子墨作酒對新知歡心逢故人樂且留十日飲謾重千金諾容華易銷毀身世如寄托明旦還復

過今日已非昨日沒青松寒江清白雲落對之與逾新詞罷醉還酌素髮終不改丹砂詎能學不見古時人都成丘與壑

雨中遣懷題隆興寺壁

我生何所棲暫借空王殿道直知友疎身貧覺奴賤平蕪洗急雨遠水明流電三度過聊城傷哉客遊倦

早行

雞鳴闌月斜客子中夜發曉月帶沙迷秋河入雲沒澗深馬不渡露重橋逾滑望望過前村山城早鐘歇

漁家作

逍遙澹榮名但愛烟波碧試問垂釣朋何如酒杯適苔生石磯古月暗春江白相對不盡言寒潮沒沙跡

李祠部虎文卧遊詩

棲遲列丹青寤寐見丘壑何必五嶽遊方爲一生樂江雲抱幔起山月當窻落誰似省郎賢忘

機卧高閣

客居遣懷呈高明府

客居不可道一徑唯秋草野鼠上寒藤饑烏墮殘棗囊由沽酒澁客以思鄉老試與故人言還山讀書好

道宮遣興呈高明府

壇空落葉早夜夜西風掃秋鴈度沙低寒蟬抱枝老徒燃太乙藜未食安期棗安得與故人逍遙學仙道

道宮遣興

病來日以衰頗乞長生藥問道訪赤松游仙待黃鶴臺空風走葉天濶星搖閣不若無心雲逍遙在林壑

秋日遊于宗伯南溪作

我生行役勞暫借磯頭息垂釣見心閒傾杯覺愁失清流露寒石平野況秋日應識磻溪人非熊有時出

故溫太公詩

溫公好讀書弱歲罹孤苦但知事高堂不樂見州府草生閒室靜日落秋山古今羡墓門前君王奠樽俎

夏日方仲玄池亭同嗣宗作

逍遙屏喧雜置酒開華堂散髮愛池淨清言忘日長風御荷氣遠雲泛藤陰凉醉矣謾歸去老夫歡未央

之塞上別羅體仁

人生不長生客老今年老塞廣知別遙憂深覺形稿浮雲散嘶馬落日照古道去去猶戀君感君交情好

相逢春鳥啼離別流螢度月墮孤城鐘雲橫九邊路山風動喬樹野水生荒渡唯有一寸心先君故園去

暮春靈濟宮寄周兆通二首

故人本同聲相見還相應華髮一夕生飛蓬幾時定花明御溝水月落仙臺暮況復隔重城流鶯不堪聽

人生不長存春色豈能久時鳥奚餘花暄風蕩新柳囊留書數帙瓶乏粟五斗借問世上名何如一杯酒

夜遲傅司空不至

旦馳司空書暮重司空諾宮月冷藜燈天風振鈴閣坐炊菰米熟起視星河落夜盡終不來霜寒客裘薄

秋日都門留別黃中允昭素二首

別君何所之策蹇齊南路離夢一夕生虛名十

年諱跌磋起暮郭落景明秋戍去去望長安蒼
茫恒烟霧
爲文不偶蔣負劍出京闕路瞑人望烟沙凉馬
嘶月愁從太史別羞向諸侯謁借問苦風塵何
如采薇蕨
與從弟伯齡 二首
相逢不盡歡離別復草草兵革由亂興人生以
愁老風悲馬嘶急月冷鳥啼早借問苦干時何
如書記好

士生無常期見日即別日塞古秋草稀山深夕
陽疾百憂傾酒破一討干時失握手語未闌天
風起蕭瑟
春日即事感懷
白髮日已短前途日以促書劍依故人形骸問
兒僕草色遍一庭蛛網懸四屋所以阮嗣宗如
何不慟哭
夜宿邊村作
邊寒秋雨多孤客愁易長地僻村店稀山空戍
鞞響年衰時未達世薄身何往行役又明朝馬
嘶川路廣
寒夜遣懷簡吳孝甫用鄉楊不棄 二首
青山同鄉園白首異棲止汲水供法王分齋與
童子天長一磬遠日沒孤烟起自別幾夕來容
顏又衰矣
迢遙處士星流泊　帝王闕老去戀白雲愁來
變華髮林疎鴉散火天澗鐘沉月寄語同心人
榮華有消歇

之薊門別友人
冠年未遭逢中歲更碌碌老驥啣草嘶行人望
烟宿沙空月依戍邊冷雲巢木而我薊門遊勞
君送心目
赴漁陽別秋絫戎
長河東悠悠駐馬飲河水堠火搖風微邊聲雜
笳起貧唯寶劍別壯豈丹心死安得繫名王書
來報知巳
寄李進士若蒙

來遊長安城空見長安路老馬豈及駑蹄人不如故花疎小店出天廣微鐘度記得臨別時慇懃道情素

春日懷塞上兼呈傅司空

朝朝上谷思旦旦窮愁在暮雨滋邊笳春山起胡塞身隨飛檄遠心以啼鶯碎問我再何之驅車願遊代

秋日書情簡董明府元仲 二首

長空蕩浮雲客有懷歸者殘日思鳴蟬秋風眷

征馬書忘幾時寄淚對孤燈下所賴君侯賢吾徒酒人也

蕭條見僕悲惆悵頭欲白老感粟十囊恩酬劍三尺庭荒綠蕪變樹遠蒼烟積離別終有期傷心去爲客

送人從軍

大道遠別離黃沙原野晦孤城風雪裏一騎嬰荒外落日下陽關秋山隱秦塞知爾去邀勳從戎復何悔

秋夜獨坐懷黃伯羽

促織鳴何悲山風吹不歇長懸一紙書又白幾莖髮深樹巢薄雲寒砧落高月之子遠別離坐歎戍楚越

塞下曲

高風動關塞胡馬鳴蕭蕭壯士遠從征驅車東度遼嚴霜被衣裘弓勁不可調黃雲蔽古戍朔雪何飄飄志在滅戎虜敢惜顏鬢凋空持兩白羽猶落雙飛鵰功名能幾何生死在一朝鎧甲

日不解徒旅何輕驍將軍所從誰無乃漢嫖姚

郊城早發

月落雞復鳴蕭然事鞭策問我此何爲驅車向南陌冰橫長川明雪積遠峰白居人猶苦寒何況早行客感此悲異鄉依依歲年迫

登南山懷許宣平

古人仙已久巖石空崔嵬寂寞南山中白雲還復來當時采樵處今日清猿哀代古世莫辨山花但爭開斧斤隔深林倒景即蒼苔仙風邈已

遠遺跡俱塵灰憑虛一長嘯曠世何寥哉

秋晚江上泊舟

繫舟灘上石西風正蕭瑟天寒葦岸疎日暮江流急山長望亦遥海濶情何極去鴈不知愁衡開楚雲碧

初夏淮上遣懷

濯髮長淮水水清心亦空悠然大河口何異深林中涼雨洗白日浮雲散長風山櫻熟四月彷彿故園同

登峨嵋亭

短棹復幾宿登臨遍江關孤亭一長嘯萬里浮雲閒清波蕩牛渚返景明龍山爲繼謝生作因之鬢成斑

遊子悲

華黍何離離上有枯樹枝迴風鳴蕭條遊子多所悲去歲別鄉園妻孥愁寒饑今年在途路老母與世辭哀哉尺帛書慟哭持讀之存亡永訣絕相見終無時富貴倘可期不復供羮藜本圖五鼎奉翻作九原思心肝正摧裂淚盡不自知悔雄桑弧志萬里遊天涯殯棺不及送生我欲何爲嗟爾胡癡癡弱年諳事遲徒工樂府調浪學長楊辭動欲謁人主頗負青雲姿四十名未成黑髮變爲絲紅顏不我駐白日竟西馳鵾雞號廣陌促織吟牀帷窮愁中夜起老病相追隨龍劍匣蒼蘚精光欲待誰何如荷鉏耒白首南山陲

溪上尋程逸人不遇

晨起披重裘相尋叙疇昔不逢岸邊人但有沙上迹草白明霜溪清露寒石獨立釣漁磯徘徊返南陌

途中逢故人便別

蹭蹬無所成驅馳策羸馬得遇平生親相看翻淚下饑從旅途食憂向故人寫感歎還復離別袂何時把

感遇二首

脩竹何泠泠生此溪水傍衝波飛素響朗月流

清光蒼飋聒其中玄鶴相頡頏疎枝鳴悲風音
聲何鄉鄉質性本孤直焉得辭雪霜豈不臨險
阻羞比羣木芳結根既非地意欲凌雲翔顧願
託伶倫吹之鳴鳳凰復聞秦臺女携手雙鴛鴦
一入彩雲裏爲歡當未央
白日明淥水灼爍芙蕖鮮凉風散芳華倒影何
清圓過時而不采零落清波前越女顏如花雙
雙歌採蓮不惜白露下感歎悲徂年但恐容華
晚不爲時所憐誰能居盛年坐使顏色損恨無

相提携高植瑶池邊烟生前浦暗乘月且迴船

晚望遣懷

頹陽照平林飄飄散行跡佳景如故時今日非
宿昔木落人悲秋烟昏鳥知夕卑棲世業疎偃
蹇歲月迫身事不自謀況復頭欲白昻藏天地
間壯軀空七尺雖無世上名歎惋亦何益不如
飲濁醪酣謌還自適

鄴中懷族兄惟明 二首

夢去人不知夢回山月白但聞東城鐘不見西

澹容浮生能幾時惆悵年半百
憶昔風雪中依依苦離析臨發最愁人孤燈照
空壁月没津樹迷馬嘶山路寂反顧望清源城
頭鼓猶擊

送客還閩中

君爲八閩人還歸八閩路空餘孤客愁不散春
江霧花光明瘴嶺草色迷蠻渡悵望武夷山蒼
蒼在何處

感懷呈汪司馬伯玉

朝望溪上山暮耕山下土不作畝畆民安識農
家苦勞苦悲如何妻孥行且歌月明墟落靜胥
吏夜還過去秋歲不足今年旱無穀不煩相怒
嗔敎兒賣黃犢犢賣誰可耕最傷農者情卒歲
且無食空多華髮生依依向閭里愁從夜中起
徒爲七尺軀長空五斗米男兒行路難歲晏衣
苦单安得廓廟宰一庇田家寒

出潯陽望柴桑里懷古

訪古望柴桑遥遥但阡陌行逢五柳門恐即先

生宅天秋田野淨日暮江水白恨不千載前與
君爲醉客

子夜吳歌三首

庭蘭萎凉露芳歲成蹉跎行子無還期蛛絲生
綺羅空餘雙㴩淚蕩漾如流波
皎月燭前楹拂碪擣紈素不辭中夜勞念子在
邊路秪恐歸來遲顏色不如故
耿耿寒夜長淒淒思方切征衣裁未成愁極燈
復滅朔雪滿關山儂家寸腸熱

沂水晚眺口號

朝從沂水潏暮向沂水嘯遠岸疊春山清波美
殘照閒觀雙遊鯉試下一竿釣吾亦江海人滄
浪可同調

春日送故人南還

逢君能幾時送君返鄉邑去鳥帶心飛荒烟共
愁集天空夕陽遠潮落春江急執手兩無言征
衣淚痕濕

興福寺夜坐書懷

清夜耿不眠蕭蕭梵林樹月色入庭來鐘聲過
雲去本知名譽淺不是文章誤何事愁人心朝
朝謁當路

早發旌德縣

行子不暫留征車待晨發終歲勞中途如何不
華髮浮雲石際出去鳥天邊沒胡以濯長纓傷
心淚無歇

塞外陳情寄張使君憲周

落魄歲年久遊梁復入燕家貧故人少負劍之
三邊三邊黃雲起遊子思鄉里雖復多苦辛壯

心不能已晨朝度塞河馬寒不肯過陰風從北
來浩蕩揚洪波清流濯長纓濁流濯吾足一躍
非的盧水深沒其腹水名爲桑乾我歌乃路難
天高紫塞遠日落青山寒空聞鴈南度不見家
園路大兒曾寄書老妻髮已素嗟爾能賦詩多
爲人所嗤浮生固有定貧賤安可辭二二兒頗書
讀癡癡似黃犢那知貧與愁但問藜莧熟三兒
尚童弱持竿驅鳥雀日暮號阿爺天寒短衣薄

我聞一何苦我悲淚如雨從教他日歡漂泊安
可補雲中苦不逢唯聞朝暮鐘高談黃太守長
揖李司農去去向邊陲徐君一相見贈以六青
蚨揮之若流電上谷謁開府悽悽罕宴遊如何
聖明世不重詞家流幸有萬大夫明珠貴不惜
然諾高楚人文章重梁客送之熊冠軍邊聲邪
可聞清笳悲古戍晝角吹浮雲憐我黃金少留
連在邊徼夜夜酣酪漿不知關月曉丈夫逢知
音都忘華髮侵千山飛落葉萬戶響秋砧忽憶

張長公令人念疇昔烟深渤海空潮落津門白
而我胡爲乎徒生七尺軀驊騮一失足蹶不如
蹇驢蹇驢齕野草長鳴玉京道時人見者稀貴
之以爲寶大笑向時人卑卑焉可論不聞千里
足可以超風塵何時策良驥一過津門地復把
別時衣共談當世事誰復解憐才使君心膽開
感激殊未盡九邊風雨來

夜泊淮陰同黃生作二首

昔遊聊攝城今泊淮陰渡雲樹隔故山風波阻
中路潮生津月上花落江村露空有別離心先
歸大鄣去

別家幾何時倚棹共惆悵白首從北來青山向
南望春帆入雲沒夜雨連沙漲淹泊楚王城新
愁起新浪

津門待故人不至

故人來何遲幽齋只空臥但聞疎鐘鳴不見高
軒過徹月下虛庭明燈耀高座安得至津門狂
歌唾壺破

野望懷董明府元仲

遠憶漢郎官步出燕南郭頹景下平津春烟暗
長薄燭憐深夜秉酒向何時酌恐有雙飛鳧翩
翩望中落

野望書懷

故林歸何遲白髮自能鑷離思託晨風鄉心繫
舟楫江空晚潮落天遠春山疊秪是出無車朝
朝苦彈鋏

春日之塞上留別張憲副憲周

浮雲捲流飈倏忽青天散匹馬逐行塵令朝徂
明旦鄉愁遠山起客夢長河斷揮手別使君因
之發三歎

梵臺晚眺

連山去無窮歸禽與雲度故國絕音塵遊人在
邊路衝飈散鳴鼓微月生寒戍感慨問高僧伊
予幾時遇

送鮑秀才南還

丈夫不得志出塞干戎府實劍各風塵青山共
鄉土秋高邊色冷月暗鴻聲苦唯有東歸心先
君過齊魯

別萬觀察伯修赴元城

來辭漢大夫去訪絃歌客琴酒緩行游關山悵
離隔雲連暮塞遠月帶秋沙白他日謁中丞心
知薊門陌

塞上走筆贈熊將軍

漢家熊冠軍馳騁邊庭下箭貫三白狼身騎兩
騮馬秋山淨古塞落日下平野異代論功封

侯衛青者

秋日別族兄惟明二首

昨來津柳芳今去蘅芳歇瘦馬顧秋雲歸人望
鄉月風波渡江海兄弟成胡越而我欲何之還
山採薇蕨

游紲號庭槐離情日驕屑烟生故壘平木落空
潭潔敢辭歸路遠但惜異鄉別倚劍向西風令
人壯心裂

送程孟明還任城

之子東魯來還歸東魯住日沒聊城雲天低汶
陽樹壯心老羈遠離目孤鴻去去去愁殺人何
時再相遇

泛舟漸江

鼓楫下漸江江空類溟渤長虹天際垂遠帆霧
中沒懷鄉望故壘鬱老傷華髮遊子在孤舟樯
神自超越

送黃茂才之京

去去復去去留君不能住遙山帶朔雲暮雪迷

寒戍愁緣送人起淚爲思鄉注何事最傷心從
來感知遇

沙渚棲禽詠

沙渚涼露繁菰蒲已零亂落日下淸波水禽自
相喚秋深寒蓼發風急浮萍散飲啄不成棲驚
潮上江岸

廣陵道中懷故人

淸蜩鳴高林五月淮南路遠客書不來愁人鬢
成素楚天暗雷雨沛國空烟霧憶昔城東樓風

流有佳句

贈別友人之繁昌余亦北遊濟上

君從繁昌遊余向濟陽發一朝別故人兩鬢成
白髮風帆帶潮疾江鳥入雲沒莫使寄來書迢
迢若胡越

江上晩興

芙蓉何明明寒蘆亦蕭瑟羣鵝忽驚呼西風起
潮汐天空遠雲盡日暮秋江碧猶有雙鴛鴦依
依宿灘石

柏木竹石詠

叢竹何青青中有柏木枝豈不蒙雨露榮枯各
其時山深石色古風急秋聲悲貴賤即如此令
人三歎之

留別友人

搖搖風中旌不定何如我情由知已生淚豈壯
夫墮平野低夕陽疎林出遠火此際行路人新
愁亂烟鎖

懷蘇右史

雨積京氣生灘驚夕流駛長因南浦雲遠寄西

園史古木連荒村殘陽帶孤壘人誰知我心滔
滔付流水

別王將軍

醉樂未幾日蕭然離思催何時鄴城道重有夜
光杯浮雲暗漳水落景明銅臺安知壯遊志不
爲將軍開

登屏山懷舊

悵望登屏山荒涼盡陳迹長懷社中人曾坐松

下石斜景入林深遠峰出雲碧新詩難再聞感歎終日夕

別惟賢叔

嚴霜肅天地所適多苦寒久作遠遊客乃知途路難嘉會不可期此行同辛酸何如巖石下白首鶡雞冠

宿南山紫極宮

夜坐紫極宮有時罷鳴鼓虛壁照寒燈長廊響春雨未識無窮門但謁道家祖安得生羽毛飄颻入玄圃

歎白髮

兒童既已長生計日促迫長在貧苦中安得髮不白乾坤一逆旅日月兩行客自歎悠悠人勞生歎何益

溪行雜興

一徑無人行平沙盡苔蘚鳥下識魚驚溪清見流淺望望水西頭殘陽數家遠

贈邊翼卿

幽人善琴瑟獨坐虛庭中拂拭太古調詠詞先王風秋山入戶牖朗月生房櫳樂矣不能罷苔背鳴夜蟲

秋日過胥穀弟山館

吾弟愛冥棲心尚一何早閉關懶逢迎落葉多不掃斜景曬高枝繁蟲響秋草年少富才雄經過但悲老

秋日雨中過友人池亭得在字

坐久池上亭蒼茫暮雲晦但驚狂風吹不見遠山在木落鵲巢孤荷枯雨聲碎安得開綠樽一醉乾坤內

對酒憶故少尹養真伯

愛飲不辭醉醉來足爲樂長思泉下人昔共杯中酌遠火出雲林孤烟隔籬落日入飛鳥還存亡兩冥漠

乙酉歲之歷陽早行途中

鳥動晨光寒僕夫促征路仰視滄浪天明月在高樹曉色轉微茫遠山起雲霧心悲客遊子何

似邊城戍萬里多苦辛浮生未曾遇徒工九雜
文謬學兩京賦始知古時人多被才名誤流滯
忽雲裳望鄉空返顧誰復戀妻孥驅車且風露
陽烏林際明流霞水中吐道里悠且長關河屢
廻互但見新人民不逢舊親故此生幾何時倏
忽光景暮安得長風吹飄飄向南度

別友人 三首

酸辛何由生乃與親故別所懷不可言倚劍中
腸熱天寒關路遠歲晏衣裘缺明發過重陽孤

帆又風雪
飛蓬捲高風飄飄竟何託不緣秋氣悲行人自
蕭索莫傷流寓苦但惜遠遊惡高堂有老親所
志在葵藿
所為竟無成壯志終不已臨當遠別離安得不
愁起沙光動白日鴈影照寒水去去迴望君迢
遥各千里

傷汝際叔

葉落不上枝水流終入海五十未一官孤墳竟
千載榻故塵已封泉枯石猶在幾夜進與君因
風奠闕莅

贈陳使君思俞

夫子愛衆賓風流世難及米分月俸供錢將水
衡給草玄野花發捲幔春山入何以祝永年登
階但長揖

感懷

榮華俗所重而我獨不然富貴如可求宜尼已
執鞭大聖猶未遇餓愚安足憐勢利乃禍門吾

生當勉旃

送從弟胥敷之徐州觀省

彭門二千里戒裝待明發疲馬望秋雲淸猿響
山月爾懷萊子心余白安仁髮唯有送遠情隨
風出吳越

草堂夜起懷汪仲淹

露華濕蓬茅凄凄凉夜寂反側不能安憂人念
離析流螢耀西堂蟋蟀響東壁素月復入牖淸
輝起愁慼爐煨中散貧詞華長卿癖多年消渴

[illegible]尋夕洽瀾[illegible]二十年如何淚不[illegible]

[illegible]跡照此砂與礫

泛舟桐江

泛彼江上棹悽然懷故鄉故鄉不可見山色空蒼蒼片雨暗桐渚遠烟生富陽猿聲啼兩岸日暮更霑裳

感懷寄友人

世道多曲折人情若波瀾豈不懷利涉中路遭險艱王子困兵革賈生屈朝端縱有詞賦美流

離可長歎況我鹵莽人焉能獨求安貧病未足愁干時始爲難長吁但長望天地何漫漫霜濃晚木脫日落秋波寒欲結白蓮社恨無飛烏翰撫劍感知己激烈摧心肝何日携手同永固平生歡

義興城南樓

十月何蕭蕭朔風鳴寒條身登百雉迴月送千里遥浮雲淡似[illegible]秋水落長[illegible]安得赤松子與手來相邀

[illegible]歸草堂途中作

出谷日尚午返策已收石溜淨逾綠鳥聲深更幽孤烟行客望野火獵人留歸及簷下月明楓樹秋

沙上鴈

歲晏多天風蒹葭日蕭瑟哀鴻忽驚飛衝破寒江碧烟生夕渚暗月落秋潮白雲裏謾相呼平沙少人跡

登湖口山

山色自太古登臨曾昔賢孤城半落日千載一浮烟風送匡廬雨浪高溢浦船躋攀未云已秋月望中圓

題北嶺山人隱居

家居北嶺下懶與世情遂閒閱老農書高眠石牀讀不會慕名利安識榮與辱時有南山雲飛來綠窻宿西澗日未斜東鄰酒初熟取醉澹忘歸頹然臥空谷子即龎德公棲棲何所欲

夏夜山中感興　二首

揭來久失意但向窗中眠道直無怨友囊空惟一錢流螢滅高燭棲鳥深浮煙何以發清省山齋鳴夜泉
冠裳本非望素業青山中樹影掃涼月溪聲連夜風文章乏狗監世道歸鴻濛散髮一長嘯悠悠萬事空

蒼耳齋詩集卷之六

新都方問孝孟旋甫著
男瀛公湜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閱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七言古詩

古戰場行

平沙漠漠千餘里白草茫茫晴荊杞中野蕭條不見人但見悲風四邊起怪鳥哀哀向客啼下枝飛上高枝棲枯骸積骨縈紫蔓折戈敗戟沉黃泥烏鳶狐兔號西徼熊羆又在東隅嘯一片傷心賦不成空餘落日寒相吊行逢父老問何方云是從來古戰場異代不須論漢虜青山幾度見興亡趙破林胡秦破趙趙破秦亡胡未了積雪偏生朔漠寒窮陰不放沙場曉吾聞古人恒備邊可憐百萬喪窮泉蕃聲戍謫來遠塞天清鬼火出寒烟天清鬼火無時歇恨未當時滅

胡羯三時殺氣作愁雲一夜孤魂哭明月壯夫見之心膽驚邊馬徘徊亦不行啾啾下有寒鴟鳴翩翩上有飛蓬征將軍玉劍橫霜色羌女蘆笳出塞聲蘆笳夜夜長城下游子悽悽淚盈把不是從軍亦起愁何況存亡戍邊者由來戍卒幾人歸今日空多塞鴈飛君不見邊庭懷古誰感慨最是江東貧布衣

釣臺懷古

灘頭薄暮西風起孤帆暫泊桐江裏水淥天青

斜日明數峰倒插空潭底今人不見嚴先生今日空留昔日名吾聞漢家宮闕高百尺安能與荒臺千古爭崢嶸先生一去無時還空餘寒烟古木生其間不復披裘石上坐垂釣但聞猩猩兩岸啼青山猩猩聒聒啼不住世間萬事東流去只有臺前舊月明猶照當年釣魚處自憐漂泊幾經春一度悲歌一愴神今宵試向灘頭望無邪烟波愁殺人

銅臺引

君不見銅雀臺臨漳水邊高高亭榭與雲連綺羅歌舞盡灰燼秪今誰望西陵田空餘野鳥啼落日蒼蒼古木生寒烟又不見纍纍墓今爲谷殘碑斷碣無人讀陳迹荒凉人代非但見西陵烟草綠鄴中青日何豪雄往事俱隨漳水東試問豪雄何處在唯有蕭蕭西北風

送客之襄陽賦得高陽池

揚子渡頭風日白載酒悲歌送行客借問天涯何所之欲上銅鞮故阡陌銅鞮故陌連高陽習

家古池今已荒還須酩酊騎駿馬人生壽命如朝霜年華倏忽紅顏老憐君又赴襄陽道山公豈復倒接䍦池上還生晉時草古人不見君正豪及時行樂招遊遨懸知後夜能相憶獨向池頭望月高

之山東留別何仲敷

朔風吹沙走黃葉馬陵大道行車絕此時極目已傷情況復天寒與君別別君去兮何所從空餘短褐之山東十年落魄不得意壯心豈肯干

王公王公貴兮莫攀謁人生直道嗣多折不如
酣盃慷慨負豪雄挽長纓兮任游俠一劍長橫
萬里雲孤襟遠犯三冬雪君兮君兮莫須懷古
送遠擊筑動悲謌使我聞之不得開心飲酒日
暮肝膽裂君不見王仲宣兵戈昔日經幾年從
軍去國今已矣登樓作賦空悽然又不見杜少
陵流離奔走長艱辛負薪採橡空詞美棄官為
客長家貧君重傷離更懷古舉觴問我何勞苦
昔人豪貴尚飄零一身貧賤安足數我心懸旌

兮搖搖馬長鳴兮風蕭蕭一鴈衝雲下烟渚孤
城返照明山椒魂離人而寂寂路遠天而遙遙
路遙遙兮誰我顧流年處處悲長路山迴路轉
兮不可見君但見蒼蒼遠山之上生烟霧

夜泊盱眙有作

長淮渡頭西日薄長淮遊子孤帆落遠烟冥滅
氣象昏夜火誰家出山郭蒼茫不辨近與遙嚴
城畫角聲嘹嘹明河照耀浪頭白疑是廣陵八
月鳴秋潮榜人搖搖急行櫓早趂無風及前浦
借問辛勤何所驅秖為家貧別鄉土十年江海
未還鄉今夕盱眙堪斷腸風霜欺人顏色黑妻
孥不識歸難得吾聞丈夫有志在四方安能壯
懷佛鬱辭南北依依就孤枕一夜夢還家兒女
喧呼笑未已覺來依舊天之涯湯湯淮水急如
箭浮生恍惚離山縣夜半始聞人語喧湖天月
落東風變篙師起鳴鼓連聲謌棹謳前路不知
何處宿波濤浩蕩令人愁

秋閨怨

衣不願紫綺襦釵不願金鳳凰鳳釵豈不貴思
婦多慘傷良人行遠遊賤妾居空房自從事行
役不復理紅粧青鏡生流塵蒼苔被中堂迢迢
棄之去音信無所將思之令人摧肝腸不知若
箇天一方流芳倏忽不相待人生宛轉顏鬢蒼
早聞山鶯鳴綠柳不覺鶗鴂悲朝陽木葉下兮
閨閤寂微飈起兮羅幔涼繁愁反側夜不寢燈
前空見雙鴛鴦何無情之明月暗入室而登牀
疑良人之顏色恍驚起而徬徨不聞良人咳唾

音但闃𠷔啾四壁啼寒螿步中庭而徙倚胡鴈遏而哀翔歎時序之易邁終妾心之難忘書劍何時返鄉曲夜夜臨風淚相續儻得歸來共餔糜賤妾雖貧心亦足

擊筑歌二首

古來絃索稱西北擊筑之徒詎能得羽調偏摧老大心徵聲最壯英雄色雲中風流萬大夫愛客憐才天下無盡戟珥戈羅武士青袍皂帽趨文儒高堂置酒夜燒燭幙中阿誰善擊筑其音

怨似深閨啼其調清疑風響竹凄凄啞啞復泠泠此曲通神入杳冥浮雲陰陰影瑟瑟幕前彷彿來精靈乍如歌兮又如泣恍然兵甲相攻擊筐篋之彈未足悲焦桐之弄安可及鴈聞之而遲度馬聞之而徘徊壯調一擊殊未已九邊萬里雄風來再擊髮上指三擊悲路難故國迢迢離別久吁嗟遊子傷心肝遊子飄零邊塞容大夫倜儻文章伯曲罷慇懃謝大夫黃葉滿庭山月白謾誇師曠樂中師鼓瑟瓠巴徒爾爲君不見大夫之家有此擊筑者何必當年高漸離

筑器不知何代起古調繁弦雜宮徵玄猿悲嘯蒼龍吟中夜擊之聲相似于時秋氣蕭索霜冷天清水波澄兮木葉下參斗朗兮河漢明鴻飛飛而夜影蟲唧唧以秋聲若乃狂夫北戍蕩子西征關山千里別邊塞十年行望故鄉而不見泣歔欷而霑纓奚必雍門之琴蘇門之嘯餘韻悠揚高調要妙喈喈翛翛非䕶非韶合鐘中呂萬籟蕭條愁從調生思由弦發感一擊之悲音

慟胡天之明月嘈嘈切切霹靂訇然浮雲不肯散飛鳥不能前亦有悲調壯士志憤心雄期功名于塞下舞長劍于帳中皆緣筑音之慷慨懷愴恨於無窮使君賢豪按節邊路賤子無成玄髮已素其音激烈度羽變商其聲瑯瑯如珮如璫狀若三軍之奔突恍疑八鸞之鏘鏘笳簫安足以比兮仙樂響於天潢懷沛宮之往事忽大風之飛揚酒未終兮弦已絕縱橫賓客皆言別安得揮戈從使君三邊直飮天驕血

行路難

秦人語太行透迤詰屈皆羊腸蜀客談劍壁連山迥立九千尺此道古來稱最難而我聞之三歎息行路難愁未央年華坎壈緣文章布衣空能結賓客鶡冠不得干　君王迢遞憶昔遊殊方僕夫罷涉饑無糧白雪如山路阻長黃河欲渡冰為梁天涯遊子見此路行惡如何心不思故鄉行路難在楚關驅車策蹇于其間黃金銷盡黑頭白長劍不能還故山男兒遭遇落魄在

四海何必太行蜀道之為艱古來漂泊無此者一曲悲歌淚盈把君不見車轍窮途醉步兵詞賦遊梁病司馬悽悽往事詎堪聞千載荒涼一古墳烏裘季子懸妻嫂白髮馮唐老聖君古人令人兩如寄忼慨翻為世情棄昔人賢達猶感傷何況壯夫當失意行路難多煩憂年華代序東水流且須斗酒目前飲何用功名身後留生涯一夢天地孤舟豈路難之足歎而家貧之可愁身世寥寥但長嘯歸泛滄浪有殊調烏日斜

兮爭飛魚潭澄兮知躍北闕丹書不見招西江皓首還垂釣釣亦可為樂胡乃與悲哀君不見嚴陵逃遁漢天子只今猶有桐江臺

燕歌行二首

井梧凋落蒹葭蒼露寒蟋蟀鳴空房塞鴈南征梁燕藏中宵念子留邊疆黃塵蔽天關路長山高戍冷無征裳妾身安得凌風翔悲啼淚下何浪浪援琴寫恨按羽商肝腸摧裂聲不揚繁星耿耿搖曙光不覺明月流西方憂心悽惻仍未央北流濵渤東注洋此水乾枯乃可忘

嚴霜凄清秋葉乾鶤雞啁哳莎雞闌中閨冷冷夜氣寒念君遠行心悲酸上有青天下波瀾山川阻險一何難織成錦字雙綺紈讀之令人摧肺肝妾今願託孤飛鸞夢長道遠殊漫漫臨風延佇發長歎鉛華倏忽斗闌干月沉鐘曉晨霞丹

對酒行郡中別友人

山城落日半城赤山寺鳴鐘暮天碧囊中牕有

沽酒錢不惜與君傾百石君不見山公徃醉高陽池風流酒徒千載知朝露草頭乾白日人生榮達安可期又不見竹林諸子稱奇絶曠達酣盃名豈滅一從聞笛過山陽百年親故須臾別先生白首我壯年及時暢飲爲高賢何用黄金高百鎰浮生聚散如雲烟懶向人間事干謁別君去兮悲歌發塵囂滿城愁殺人今夜歸山卧雲月

冬日洺州別友人

如何磊落丈夫世莫識歲晚天寒衣絺綌衝風吹破白綸巾短髮蒙頭纔半尺杖策西來依漢官金中脱粟無朝餐豈有縣人餽牛酒空餘冷冷霜露霑衣寒沽醪大醉與君别天涯處處愁干謁誰家城下復調砧江南行子心欲絶黄沙滿地無車轍萬里關山正飛雪不見諸侯重布衣但見龍泉黯黯生光烈君不見楚卞和抱玉三獻三輒刖又不見趙毛遂一朝穎脱囊中去一伸一屈安足憐而我飄泊猶悽然槖底錯刀餘幾箇故鄉三載無書傳五十形衰去年㬠今年又復聾雙耳仰天慷慨發壯歌老馬驂驔亦嘶起悔將詞賦工歲歲悲途窮懷殷憂而誰寫向僕御而剖中家貧世薄相知寡黄葉飛來送行者荒城燒起濁漳天遠樹烟生廣平野老至更寥寥與君訣別泮之橋賓親跡而日遠魂夢近而天遥長河如酒不可酌白雲如衣徒漠漠苦遭時命忌文章可憐世道無然諾若問前途何處最愁人長愁蒼茫遠天之外殘陽落

咸陽吊古

君不見秦家臺殿稱阿房又不見漢家宮闕雄未央不復帝居臨灞滻空餘山色朝咸陽咸陽古道傷懷抱陳跡頹基問遺老暮雨人家耕古陵秋風狐兎悲荒草荒草茫茫行路哀秋風夜夜吹荒臺明月不知行殿廢鬧花猶傍寢園開祖龍已矣悲二世赤精英略武皇繼複道離宮三百里社稷山河十二帝我來吊古心揺揺蓬蒿滿目豪雄消只今寂寞長安道空見寒烟迷

市朝

薊門歌留別潘明府茂碩

君不見滹沱流水聲嗚咽盧臺古道傷離別乎時常作塞垣行如何人不肝腸絕臨河飲馬馬亂嘶澐楊拂面風凄凄試向清波照顏色今日白頭前日黑僮僕無言鳥自啼水花流送行人北風流邑宰潘河陽年可三十頭未蒼追我河之滸駐我遠遊裝問我何所之答言遊邊疆迢迢遠赴薊門路不見家鄉見烟霧白狼日𣳡黃

沙空紫臺天濶青山露碣石宮荒秋草生暝烟寒雨無人行嗟哉騶生不復起狐狸學作談天聲黃金臺古人誰吊明月還如舊時照不問神駿千里來曠野天風起寒燒盧龍遠塞連蜚狐八月九月邊草枯漢家飛將李都尉胡天驕子南單于古北平氣蕭索王庭夜見旄頭落沙塲蕩子憶蛾眉毳帳閼氏醉羊酪丈夫提劍此中遊雜管繁笳安足愁侯不願封三萬戶但向窮沙望今古上有結恨之陰雲下有驚心之鞞鼓

從軍人淚如雨不知若箇元戎賢不知若箇單憐儒衣詞客躡草屩虬鬚騎奴供錦韉此時起舞軍中宴翹首望君君不見天長路遠苦相思愁見茫茫九邊之外飛霜霰

羈旅行

雲逐征車風捲雪僮僕出門雙履決雞鳴荒館一燈殘馬踏層氷四蹄裂纔見晴陽照緼袍忽驚陰靄漲林皐中路正愁寒日短前村不覺午烟高行過空林更長阪天暗那知時早晚久將

傲骨汚埃塵敢厭乾糇充糗飯曠野蕭條行旅稀投林唯見暮禽飛烟深遠樹疑人立日落平原逢獵歸前路逢人問津渡渡口無船氷作路饑烏啞啞不停聲笠子風吹入烟霧今日含悲懷苦辛蒲目闌山愁殺人蒼茫數鴈沙洲白零落幾家村店貧世路荒凉長若此老夫行役何時已心懸白首揖公卿夢脫烏裘與妻子當時拭泪別門前不道遠遊經八年可歎客衣長擁絮可憐龍劍不生蓮行到山莊逢古廟解鞍孤

月林頭照荒村寂寞不聞更夜半狐狸隔窓嘯狐徑叫嘯亦尋常况復縱横豺與狼從古饑寒生禍由來貧賤味糟糠勞生恨不還家早一片肝腸向誰道故舊山中音問稀遊入天外憂愁老自是貧來難到家空持彩筆度年華賸有百錢堪貰酒酒家小女能琵琶琵琶一曲暫時樂不及在家貧澹泊

秋日山園感懷寄武昌吳大叅明卿

秋飈掃蘿徑白露悲寒螿貧居感時變歲晏懷

憂傷身世寥寥不須道無禍無衣笑將老人棲窮巷沒蓬蒿鳥下空林墮梨棗梨棗蕭踈飯不足儂家新婦蒸藜熟小兒饑怒大兒寒敝服三年半不完人生貧賤有如此安得濁酒開心肝我生何事悲勞苦世路難千多險阻青雲四海無故人白首南山灌園圃憂心何處向人明武昌聞有吳先生雕盤綺食下賔客風流曾擅大梁城欲效魚謌請千謁山川脩廣不可越長風吹我遠遊心一夜西飛漢江月漢江月愁人情

全楚遥遥孤夢征鴈下平沙鷗鷺白天連遠水洞庭清浮生望望何由過中原才子君當路明王心善子虛文大夫名重高唐賦焉能一携手同登黃鶴樓放歌慷慨對美酒人間萬事波東流

苦雨行

地濕天南梅雨多郊原淵道成洪河誰家門戶不流水何處田園不没禾鳴階入耳時滴瀝洗空覆谷何滂沱風雷拔木天地黑望中疑有蛟

龍過但見田夫野老行且泣不聞鼓腹擊壤而相謌我亦烟村租稅客日夜新愁滿阡陌捲籬掣目飛電明莫辨門前舊山色簷溜滴不盡山風吹更來朱光久湮蔽無乃陰陽乖人道苟不虧天心猶可回乾坤盛淫氣未必巫山臺恨亦不可洗愁亦不可開寥落貧居士衡門守蒿萊崩垣沉砌延蝸蚓石牀土銼生莓苔竟日科頭坐高閣驚看幾度侵林巒樹裏巢烏濕不飛峰頭怒石斜欲落凉生八極天似秋林塘五月翻

蕭索閉關不出動連朝以此吁嗟路行惡十日不得一日好泥途滑滑迷芳草愁入堂上悲斗儲稚子庭前戲行潦寖漫蒼天呼不聞空餘一片憂心擣嗚呼稼穡詎可救陰霾毒霧迷昏晝何人爲我誅雲師喚取女媧煉石補天漏

洛陽懷古

洛陽古道風蕭索洛陽古隄烟漠漠洛水寒聲似昔流城中樓觀今非昨曾營都邑稱周公道里山川四海中敗址遺墟不復辨至今民有先王風漢家中葉兵戈起長安宮殿生荊杞帝業東京能幾時一旦繁華逐流水古人已逝今人傷萬古千秋皆北邙不聞古時歌吹響但見園陵松栢寒蒼蒼古墓高碑苔蘚荒今人移置新塚傍滄桑一變民發掘絡作誰家津上梁君不見石家金谷須臾樂又不見子晉當年緱嶺鶴鶴馭不還人代非荒巖古澗空花落古往今來皆夢間不須歎息摧心顏試上洛陽城上望唯有青青伊闕山

漁父詞效張志和體 八首

日暖江頭風力微海鷗爭拂布帆飛蓴菜美蛤蜊肥不知新漲沒苔磯

舟泊垂楊最淺灘從教江上起波瀾菰米熟酒瓶乾一簑風雨不知寒

日落西風捲釣綸渚蒲汀淥綠波新揮棹幾唱謳頻深入蘆花不見人

寒烟暮雨暗江皐鳧鴈鵁鶄相對號善柔櫓慣輕舠不畏狂風白浪高

潮來潮去碧天虛皓首淸波樂自妙塵市遠水鄉居唯有江花見釣魚

風急空江浪幾層五湖深處狂漁曾秋雨歇暮烟凝平沙疎葦露寒燈

儂家生小在江關孤棹輕橈自往還沽酒醉打魚閒不管潮頭大似山

江葵風多舴艋凉蘼蕪雨濕水雲香打行槳響鳴榔沙邊驚起兩鴛鴦

長相思 二首

長相思夜未央梧桐露滴秋風涼莎雞啁哳鳴
空房孤燈愁人夜不寢蛩螿對影空悲傷思君
迢迢客遼陽下有逶迤古道之芳草上有蕭條
明月之清光山高水闊相思遠鴈鴻不到山川
長長相思空斷腸
我家嫁我游俠徒少年意氣何雄麄春風蹀躞
紫騮馬西去長安之古都那知去去輕離別若
箇音書長斷絕莫道遠行歸有時只恐歸來妾
綠減相思日日妾悲傷夢魂空繞關山長十年

那得見君面不如洗却紅粉粧徘徊倚樓上之
闌杆使妾相思而摧心肝舉頭兮但見天上一
片之白日遠望兮不見日下萬里之長安長安
行人如歸止相思之心乃可已

秋夜山齋懷何仲敷

昔與馬陵客交驩爲弟兄張燈坐遥夜款曲雞
黍情三秋不見一書至萬里空懸孤月明孤月
明明草堂裏相思永夜愁無已木落山風動草
門夢魂不得渡淮水淮水上西楚中故人何月

杯酒同

邊塞行留別邢使君子愿

平原大道揚飛沙平原行客心咨嗟慘淡窮陰
日色苦天寒曠野無行車饑馬啞啞啼不歇遠
燒空原半明滅壯夫何處不愁生况復關山從
此別依依耿無語起舞心徘徊臨觴哽咽不能
御悲風蕭索從天來齊城去去辭親愛短窄[illegible]
衫赴邊塞旅夢難隨羽檄飛歸心偏向刀環碎
一曲勞謌別使君數行征鴈動離羣烟横九塞

迷寒樹日落三邊空暮雲問君若處雲中道但
見黄沙連白草紫騮不識別家愁蒼顏謾道邀
勲早邀勲去歸幾年妻孥歲晚心悽然羅幃翡
翠眉顰柳寶劍琉璃光吐蓮故年南別今西走
老去誰能忘朋舊胡天飛雪暗長城漢戍烽燧
明古堠此夜思君調路難知他塞府重儒冠人
愁故國魚書絕月照清霜戍帳乾干時豈爲談
兵樂一夜心魂斷邊角王粲流離客子裴陳琳
飄泊將軍幕可憐身世逐孤蓬可歎家園四壁

空清渙流添江海水繁愁不散塞垣風知君憐
我飛征旆執手從來多感慨孤城鞞鼓曉烽前
一片旌旆暮霞外暮霞外傷人情風塵何日話
平生十年不得東遊意如何又向山西行歎息
復歎息朝朝異鄉國迴腸夜逐河水堅憤氣朝
成塞雲黑我悵別君如何見君少別君多掌中
盃酒且放歌弱年衰老東流波一日復一朝明
朝還復夕以此遠路行安得頭不白狰狂大笑
向西遊凌霜犯雪無征裘君不見漢家張騫一

竪子當日曾封博望侯

送友人謫嶺外

倚劍落日盡大河東逝長問君今何之疋馬遊
瘴鄉瘴鄉山深少人住樹暴泉聲梅嶺路桄榔
渡口坐喚船從此流人向南去南中花發鷓鴣
多鷓鴣聲聲奈若何荒烟暮雨不見蠻家語猶
有猩猩謝豹啼雲蘿路行難客愁起苦竹蕭蕭
拂行李一鬼呼來瘴嶺風千巖落在蠻溪水水
色何冷冷白石齒齒涵青苔中有一片月松枝

[illegible]有獼猴形有酒對之不能醉有愁當之不可
驅到此不復知遠謫神仙窟宅非朝廷君不聞
葛洪求丹砂學道年巳晚一去勾漏城萬水千
山不知遠又不聞賈生年少邁羣倫謫在瀟湘
江水濱當時再召虛前席無乃文章黨逐之孤
臣君暫行歸有日投荒林棲古驛秖是深山罕
儔匹鳥下江天珠浦暮雲銷海戍銅標出不須
歎惋懷悲哀直駕長風破浪來只今邊左烽烟
急薊門高築黃金臺

梁園吟

蓬池之水東流碧梁苑蕭蕭葉飛赤洪濤浩蕩
自愁人況復天涯事行役曠野無雲秋氣清行
人驅馬大梁城望鄉不斷風烟色懷古空悲為
雁聲鴻飛歲晏愁行旅極日蒼茫蹤跡無君不
見魏家宮觀巳灰塵公子荒墳盡禾黍昔人尊
賢梁孝王今人樵牧梁宮墻牛羊日暮散秋草
狐兔天寒啼夜霜天寒駐馬梁園宿倚劍長謌
望陵谷當時授簡重相如今日何人召枚叔古

人一去園亦空霓旌羽葢成飛蓬搖落曾無舊賔客蕭條但有髙臺風風聲回首更騷屑紅粉青蛾盡埋沒不見梁王歌舞人空見梁王故宮月可憐陳迹已千年脩竹還生舊日烟我來更者遊梁賦安得賢王一好賢

送人遊閩中

閩中十月無飛雪君去南中瘴應熱暮雨空林聞鷓鴣不是行人亦愁絕紫騮鳴處草萋萋征邁遥憐東復西白雲望盡千峰外猶有青山隔

建溪武夷山建溪水蒼蒼只在浮雲裏若竹烟生客思迷荔枝風煖蠻謌起知君明發聽蠻謌思鄉懷古憂緒多孤城夜夜多歸夢其奈閩山明月何

將之薊遼奉懷于大宗伯

長風吹沙渡河水河水東流愁不已遊人去國傷月明老馬思邊望雲起十年不得意慷慨遠遊邊長城之下有流泉願一濯之心冷然身隨漢騎投寒火月送胡鵰飛朔烟丈夫功名終亦在老大時寧可將軍幙中去長揖安能白頭齷齪居茅茨掛我兩角弓袖我雙匕首秪恐窮愁生馬上懸之一壺酒愁來酒盡路遥遥五月邊城柳始條天空片雨晴沙漠日落千峰明薊遼碣石宫盧龍塞白狼山在青天外鄉心夜夜碎鳴笳離思朝朝捲飛旆此時豈不歌路難此時豈不懷所歡所歡懷阿誰懷我于宗伯多病縈別生繁憂以情積夢䰟不識身故人一夜東飛落黃石黃石祠前人不行山中但見浮雲生相

思何以託心素披拂蒼苔書姓名晨雞鳴曉窗徹夢斷心驚感離別起來搔首望南天零落星白如雪

隴頭流水歌寄張使君

秦關險隴阪長隴頭分流水西之胡塞東咸陽隴山巍巍隴水決決征夫磨寶刀手傷水赤心肝絕回首望鄉關浮雲遮斷隴頭山隴水無盡期行人行不已如何故鄉月飛來隴山裏使君按節向三邊千騎萬騎經其巔平沙漠漠不見

虜但見神飇捲地蓬飛天看山駐馬念遊子濯
纓照水心冷然馬不為行人愁而不鳴水不為
流年去而少住昨夜思君夢見之將心掛在山
頭樹

擣衣篇

良人駿馬黃金羈賤妾纖羅紅粉啼報國一身
唯箭底從婚五月即遼西死生只在邊庭戍慟
哭空看別時路妾家不省陌頭行夢魂那識沙
場去古戍蕭條秋色來悲蛩啁哳鳴聲哀夜愁

雲擁紫鴛綺幌淚泉流青鏡臺臺前零淚無時
歇天外征車何日發漢家不返幕南軍閨人但
見遼西月白露清冷濕綺窗流螢明滅度蘭房
秖恐苦寒侵戰骨不辭中夜擣流黃流黃機上
相思織玳瑇簪頭別離色孤鴻望至疑有書雙
杵鳴多覺無力星河清淺斗闌干雲樹蒼茫夜
未殘衣帛設言成日苦關山猶恐寄時難紫塞
迢迢隔遼水清砧夜夜長千里願得長風吹妾
音直向邊庭落君耳擣碎衣砧遠不聞燒殘蘭

麝更將熏金刀試剪猶停手圍帶不知寬幾分
寒衣未就孤燈晦起看青樓月還在可憐欲寄
無遠人一片心肝墮邊塞

送人之蜀中賦得相如琴臺

薄暮送所親駐馬春江濱春波何浩蕩以此傷
人神問君此行何日達贈君寶劍琉璃匣東風
千里片帆輕一夜西飛向三峽三峽如青天錦
官城中遊幾年試向百花潭水側為訪相如舊
時宅相如已沒宅亦空羅裙粉黛餘花紅難覓

逸才成蔓草求凰古調鳴悲風古調不聞名豈
滅詞賦長懷學干謁酒肆曾無當日人琴臺空
有今時月知君日日弔琴臺錦水東流猿夜哀
人生懷古不稱意何如起舞傾金罍

春日過蒙城登逍遙臺懷莊子

東風驅馬蒙城道城邊渦水漫浩浩遠樹生傷
心之寒烟古岸長迷人之芳草天涯索莫愁思
摧訪古始及逍遙臺莊生一去不可見年年春
色渡河來髑髏之歎俱塵劫何如對酒成雄俠

荒臺日暮風起梨花飛却似先生夢裏之蝴蝶
梨花落盡疎雨寒行人感慨多悲酸荒凉陳迹
邪可辨唯見嚶嚶之鳥樹上啼春闌

秋夜長

鳴飈凉夜正長秋聲起樹驚烏翔高河錯落繁
星光寒露霜天氣騷屑羣木傷月明促織吟西
堂援琴按徽調未央蘭膏沉燎無餘香哀音
羽商泣涕霑襦裳良人迢迢客遼陽不覺中夜
摧肝腸素書九塞絕紅粉十年粧此身願作比

鴛鴦一朝飛與同頡頏

金臺懷古

幽燕大道寒風急幽燕遊子悲行役一片傷心
愁白楊況復蕭條尋舊迹誰家古臺高入天行
人猶道燕王賢郭生一去餘蔓草但有蒼煙野
燒飛寒烟可憐賓客俱灰燼西河之水東流逝
歲久曾無異代金臺荒不見當時駿燕王昔日
何雄哉令人走馬燕宮來謾言海內無奇骨何
人更築黃金臺往事今已滅悲謌壯懷裂龍劍
空橫易水波貂裘不耐燕山雪山河寥落陳迹
空月明還與燕家同豪雄忼慨不復見唯聞嘹
嘹天際哀征鴻

日暮行旅謌

古道無人秋草綠道傍老樹多屈曲斜光照耀
雙烏巢枝頭歸烏爭棲宿我生何事離別輕長
途薄暮猶孤征當時不作遠遊客今日誰知行
路情逢人問箇前村路十里荒凉少人住僮僕
相看淚滿衣羸馬悲鳴亦迴顧此行懷抱重悽

悽去年楚北今淮西却憶鄉閭夜來夢出門見
女牽衣啼倏忽辭家已數載壯心不盡紅顏改
天涯太半人事非山中父老今誰在懷鄉畏路
心感切凉風吹沙布衣裂草際如聞山鬼號望
中烟火時明滅知是荒墳野燒光墳頭照見雙
石羊長松不知幾朝代苔碑歲久無文章從來
忼慨多古意倚劍悲謌暫停騎僕御前驚阻大
河河水無船那可過喚得河船渡河水數家野
店空林裏依依下馬問主人四邊古木秋聲起

主人掃地客在牀主家少女供壺漿蕭條今夜孤村月獨臥誰憐歸夢長

經曹娥江作

山風蕭瑟鳴江樹江水滔滔日東去行人指點渡西頭舊是曹娥沉汲處寂寞精靈豈再過烟光草色淡相和當時白石沉紅粉今日青山湛綠波青山日落波心黑欲賦招魂不能得絕妙詞無漢代碑孝烈名高越王國越王故國幾千秋曹女空江空復愁只今花落汀洲上唯有鶯聲到客舟

冬日曹南東堤晚眺書懷呈成明府

大堤日落悲風起曠野驚沙走千里一片寒陰慘殺人連天去鴈無窮已離心空逐鴈南還旅食年年岐路間黃葉不凋遊子恨白雲遮盡故鄉山鄉山孤劍何年別毛褐凋零壯懷裂望斷天南不見書月明偏向刀環缺野色茫茫丘隴荒頹碑半折蓬蒿藏古人意氣今安在高塚烏啼雙白楊古人倏忽猶駒隙今日已過又明日但願酣杯暢我情敢望黃金高百鎰耳邊僮僕相喧呼昨日數錢今已無豈有千丈滿江海饑寒送却文章徒人生窮達不可料忼慨臨空發長嘯謾道逍遙梁苑遊從來不及桐江釣磯那可道白首他鄉笑枯槁洗鉢朝分衲子泉挑燈夜讀郎官草多君倜儻邁時賢而我依依當暮年借問賢哉何所似皎如秋水生青蓮列宿何輝輝輝輝紫微上五雲忽起漢王喬半夜神號周呂望鄙夫歲晏多煩憂野寺冰霜悲滯留粟貴難炊一斗玉饑來遂售雙吳鈎却悔浮生事章句迢迢一似邊城戍搔首長吁猶未平晚

鐘飛過黃河去黃河水逝無停波不解吾生終若何時人何必問衰朽我有賢宰當高歌去年行于幕府今年遊遍齊魯寸心如懸旌夜夜飛鄉土古來窮困詎不依大夫君不見王粲流離在荊楚

巫山吟

巫山迢迢橫紫烟崢嶸下與參井連羣峰直削

九萬丈望之恐破西南天青冥合杳杳莫測岩嶤秀出青如蓮當巴蜀之雄阻掩峨嵋之層巔瀑聲峽水以奮擊兮死猶天漢之側懸使人目駭心恐志滯神留悠悠冥冥懷古與憂悲郢國之淪替望高唐之崇丘見山閒旦暮之雲雨兮豈神女而遨遊唯一夢之既往覩荒臺而增愁且曰山花謝兮疑粧殘羅帳歇兮霧漫漫忽霧捲而山青兮如黛色之可觀時愁龍腌靄而無見兮但聞玄猿青兕風前叫嘯悲聲寒高兮不

可越歌罷長風歇兩崖薇蒼穹那得見日月兩崖壁立知幾重秪是鳥道無人蹤深林泯滅豈遺迹古廟晨朝但扣鐘楚王不見今時雨巫峽空高當日峰試看寂寞陽臺下唯有雲氣隨飛龍雲氣飛龍那堪望須臾變幻千萬狀行人回首不可見兮唯見遙遙大江之上波濤漲

和平原高明府秋夜行

荒城日落秋聲起數葉飛來客窻裏蟲吟四壁無人喧但有孤燈照遊子遊子不眠思故鄉碧天寥亮鴻南翔攬衣按劍出庭戶搖搖素月流清光誰家砧響入雲漢高樹驚烏棲復散長風萬里捲浮雲只有歸心吹不斷長風吹破頭上冠毛褐凋零肌骨寒文章于世終何益不若滄江持釣竿歸計未成頭欲白旅食依依笑無策一病吟非越細人十年老作梁遊客反側空堂夢易醒階前墜葉聲泠泠人生快意在知己鳳笙鼉鼓安足聽達亦不可求窮亦不能樂且爲長夜歌謾想千金豪君不見桑田一變海又枯

古來窮達皆丘壑

思邊

送君去時楊柳新思君今日蘼蕪老蘼蕪已老妾容凋羞戴鴛鴦雙翠翹玳瑁枕孤燈影吊流黃塵暗錦紋銷三邊圖畫麒麟閣七夕愁聞烏鵲橋可惜流芳不相待曾前空有宜男佩破鏡在青天征夫尚關塞萬里戍遼陽空教妾斷腸魂夢不知征戰路山高水濶相思長相思長歲年改安得浮雲託此身一夜東飛渡遼海

聞笛

貧居一徑春風寂老樹茆堂但空壁蕭條身世
自愁人夜半誰家更吹笛嘹亮能驚山鳥棲雙
雙飛上寒枝啼閒關無語笛聲切十年心事何
悽悽君不聞武溪深折楊柳年少從來堪白首
又吹出塞入塞聲無端哀怨傷人情隨風飄落
不知處只見牀頭殘月明未向邊庭逐戎虜聞
得關山亦悲苦隣家孀婦抱兒號莫休我却為
君添此愁

四月八日病起山莊口號

四月新雨晴田園苦菜生依依策藜杖散我郊
居情十步不能一步速病起心驚衆芳綠村舍
蠶眠桑葉稀山園鳥下櫻桃熟櫻桃可食蠶可
裳小姑幼懶新婦忙嗟哉徒爾勤紡績貧家那
得衣盈箱山妻耕耘遂作首稚子癡癡解趨走
濁酒狂歌且盡懽紅顏倏忽成老醜暑來則寒
往日沒月復高日月既不停何須悲劬勞但願
年豐足秔稻門無胥吏相呼號

蒼耳齋詩集卷之七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溟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七言古詩

歸田樂和友人

昔年投耒學從軍貂裘走馬遼陽雲今年始解

田園好長向山中臥芳草山中有屋田之邊布
衣耕鑿可窮年日月何須數甲子白雲可以相
留連朝耕南陌暮西阡西家水入東家田山妻
負擔兒息肩兀然石上高枕眠灌木聽嚶嚶之
啼鳥墟里望依依之寒烟雞鳴兮樹巔犬吠兮
籬下君看今日把鋤犁何如昔日驅征馬呼兒
放牛牧黃犢黃犢長鳴過前麓昨夜山頭春雨
足溪澗水深牛沒腹兒童肩雨頭戴笠山風吹
落山前石日暮相呼歸草茆隣翁貰酒來東皐

傾兕觥以共酌解今日之劬勞悠悠醉兮醉復醒明日躬畊還酩酊君不見長沮桀溺古之民問津尼父徒風塵又不見龐德公鹿門肥遁誰能同古人一去不可見空餘千載懷高風我今且向田園樂一曲長謌出林壑

蘇子卿泣別謌

陰山一夜連天雪望斷平沙路人絕朔風吹破黑旃裘孤臣日暮肝腸裂獨持漢節牧羝羊節旄落盡羝不㹀胡雲漠漠迷白草空餘哀鴈南

飛翔丁年奉使皓首還鄉李陵執手河之梁酪漿羶肉餞行裝窮陰慘淡兮天無光馬鳴蕭蕭兮歸路長陵兮陵兮爾何降不覺涕淚霑衣裳既不能驅兵掃穴滅胡虜何不殺身報國兮於君王我今遥遥向京闕淸笳悲兮馬不發知君後夜遥相思獨上高臺哭明月

送友人之越中懷天台赤城諸山

我欲攀峨嵋蜀路險艱難可期我欲遊蓬海濤浪如山不能待遥聞天台之山連赤城勢傾南

狀梘昆明上有霞標百丈建日月中有石梁倒影遠空橫杳冥合沓不可測莓苔雜剝雲錦生飄颻仙子駕羽旌素蜺擁蓋蒼虯迎而我懷之欲長往神情恍惚凌虛上飲沆瀣兮吸陽精魂飄飄兮而遊蕩心飛不定悲乎吁噫山靈召我意猶遲遲安得麾豐隆興雲兮雨師灑道令羲和駕馭兮使風伯而先馳陟其層阜臨乎虛空危峰落景飛瀑晴虹雲霞萬狀變幻不同風泠泠兮鳥鳴山寂寂兮猿嘯芳木千秋而葉榮陰

巖五月而雪曜幽壑人稀寒潭星照可以窩宅而遁棲人生寄寓不可料向平之事心如何秪今對酒空高謌心期未及訪山水紅顏早已白髮多聞君向南越整駕當明發長風吹片帆一去何超忽知君杖策臨天台靑厓丹壁何崔嵬應有仙人彩雲裏飄然贈以流霞杯

長信宮

自傷無豔色寵愛固難終歛袵謝雕輦依依長信宮長信深幽夜更長月明爍爛燈無光不復

翠華臨後死空餘孤夢近君王報說昭陽趙飛燕嬌歌妙舞君王美秋風一夜入羅幃傷心自此題團扇團扇已不親綺窻寂寞生網塵只今獨寢深宮裏唯有蟲聲慘殺人

古大梁行

魏王古城名大梁魏家宮闕成丘荒行人驅馬大梁道日暮長風吹白楊霸國雄兵那可見繁華零落須臾變當時只道魏王尊今日人畊魏王殿魏家公子信陵君豪貴縱横天下聞金輿

寶劒散秋草旌旗冠蓋空浮雲廢館離離禾黍發十萬軍容盡埋沒已無賓客起歌鐘但見狐狸嘯明月夷門古路少人行懷古空懷任俠情一擊長稱魏朱亥使人翫憶侯先生先生已矣東流水從來興廢皆如此倚劒悲謌三兩聲古戍蕭蕭鴈飛起

秋日溪上觀春稻率爾有作

朝行田間道暮眺溪上灘高風過原野秋水生波瀾村橋草色路人靜茆屋碓聲山雨寒黍稷旣已熟貧家獨不足自笑狂多阮步兵安得賦酒三百斛

羇旅行

行子出門謌苦寒北風蕭瑟山川難谿谷雪深雲覆路僮僕饑疲不能步途長日暮投誰家遠見孤烟起深樹殘陽吠犬樹啼烏行人夜宿酒家胡酒家琵琶最悲切繁絃未斷心先絶停盃不飲按胡姬寶劒寒光射燈滅只今笑我何慘傷去日妻孥離別長一計未成裘敝盡十年不

得還舊鄉擁衣就枕話未已喔喔隣雞又啼起停策慇懃借問君此去長安幾千里喧呼同侶過前林溪澗無梁流水深天涯長作客行子逢人誰是相知心馬足駸駸不停轂曠野遥聞歌似哭總是飄飄窮路人不如歸結山中屋

隴頭吟二首

君不聞隴頭之水不可涉古來於此傷離别水聲豈有斷腸時只是征人自嗚咽十年忼慨爲勤王寶刀駿馬黃[illegible]勳名本欲圖麟閣不辭

百戰臥沙場　邊風吹沙日色古隴頭戍客思鄉土飲馬不知傷骨寒辭家但識從軍苦辭家日已久安能測存亡只今空倚塞門月泣向刀頭望故鄉漢家不遣北來使胡天唯見南鴻翔鐵甲碎邊塵容華變秋霜君不見持節當年蘇屬國牧羝曾臥海西方

金陵歌送友人

二月江南風景好草色烟光白門道白門酒家絃管新青娥粉黛如花人江水東流日西晦豈

有六朝歌舞在綺羅爕爕塵與灰古人不識今人哀故迹已空塵世改海月還從江上來江月如故時草蔓但爭發童稚驅牛晉苑墻人家牧馬吳宮闕吳宮晉苑何寂寥悲風古木寒蕭蕭青山不變當時色往事今非朱雀橋今古乾坤有興廢不用登臨重歔欷金陵曾作　帝王家千古長懸　天子氣送君明日一追遊贈君寶劍雙吳鉤遥聞孫楚猶有舊樓在且須沽酒忼慨寬心愁

古長安行

東風二月長安道倚劍悲謌春欲老漢代遺墟但落花秦家故苑空芳草茫茫莫辨古時丘濁涇清渭猶東流五陵豪貴不可見蒼頭之子來驅牛荒城日落重回首駐馬城邊繫楊柳故老猶將舊事傳行人只問新豐酒君不見秦皇漢武何豪雄求仙一一誰成功當時不及種瓜士布衣散髮青門東聞道桑田變滄海繁華世業須臾改君看萬事已浮雲只今唯有驪山在

遼西行奉懷于大宗伯

君不見遼西之西白日西崇巒絕塞荒烟迷僮僕喧呼馬不發前有玄猿叫嘯黃熊啼男兒彎弓挿羽箭玄猨奔潰黃熊戰嗟哉猛獸安足驚不見窮沙十萬縱胡兵羣公何不憂社稷獨使至尊旰食思昇平今年胡騎寇遼陽李家將軍新戰亡士卒徒然膏草莽空餘鬼火明沙場朝鮮羽書飛不絕徵兵不至餱糧缺豎子聞之尚激昂壯夫豈不心膽裂遼水之西紫臺之外胡

風獵獵吹旌旆歲落雲橫碣石山天長鳥下盧龍塞登高覽古令人哀可憐衛霍成塵灰倚劍凌虛一長嘯狼山飛上鶡冠來封狼居胥拓邊士漢家將帥真雄武人乘玉障望烽烟鴈度平沙散鞞鼓漢之飛將軍曾爲北平守匈奴不敢踰邊山軍閒夜不鳴刀斗悲吁不可見但見長城之下蓬科走遼水之西孤竹君今日弔君君不聞夷齊一去採薇蕨萬壑千山空白雲發長歌壯心愧琴書老作邊庭客賦新詩感今昔相思思我于宗伯肅天寒葉帶霜飛幾處秋笳吟月白我遼西君山東衣冠邾殊清調同不分儒衣杖馬策飄零邊塞干兵戎文不願草陳琳檄武不願就陳湯績所思故人與故鄉一夕歸心碎鳴鏑長歎息悲如何浮生半是塞垣過塞水不堪東去疾衰年豈有來日多人生別多苦不樂秪爲干戈起蕭索安得天河之水洗甲兵一統車書通朔漠

早發陽丘旅懷

雞鳴庭樹僮僕驚客子披衣起夜行小店寒舂隔水急空山曉月當人明此時行路多辛苦幾日含悲別鄉土豈緣干祿月風塵不是懷金作商賈前年負羽走窮邊窮沙漠漠黃入天至今夢繞長城窟飲馬寒泉傷馬骨不聞絕塞一書來又見流年衆芳歇可憐流落東復西布袍草屩遊三齊砧杵亂催寒木下塞鴻飛過秋烟啼秋烟秋色連秋草傳是齊王舊時道火燒荒戍半城雲風落誰家數株衰歲序令人懷故鄉天涯纔見衰花芳今日老夫前日少昨朝白露今朝霜霜露曉凄凄四野山光淨天清短褐寬風急雕弓勁予生終不哭窮途亦是昂藏美丈夫君不見築宮碣石談天衍曾作齊中一鄙儒

塞上放歌行懷董明府兼呈萬使君

不見郎官令幾霜不道郎官無報章身世只愁燕塞遠夢魂那識齊山長齊山燕塞殊風土漢女胡姬自歌舞黃沙一夜透衣裳皓首三邊厭鞞鼓嬀水橋邊秋草稀螺岡山下暮烟微七尺

壯夫捐馬革幾家少婦哭鴛機他鄉蕩子多離別故國貧妻殊哽咽久病塵將硯匣封傷心月傍刀環鈌可歎思君復戀家愁聽錦瑟與琵琶當時別處烟含柳今日征途雪作花榮達自憐何日也文章誰是知音者心隨征鴈到山東淚帶寒雞啼塞下塞下山東各一天江南濟北去三年捲簾木葉向燈落出戶星河當樹懸忼慨生涯樽有酒蕭條邊塞人無友書已玄言萬五千年未知非四十九雲中開府闌相如河朔先

生董仲舒明時不復用詞賦老夫但去甘樵漁薪栗古今猶桂玉琴書流落憂僮僕霜凝淺水露氽乾雲擁空山迷豕鹿世人不解知已投予生更傍何人遊旌節才高西將相絃歌政出東諸侯日日相思苦爲客朝朝太息悲無策欲傳愁我尺書遲不鑷從他雙鬢白故人若箇可相要自笑無成長寂寥萬里別家青眼盡十年結客黃金銷一枝何處堪棲止孤寺空堂暫依此邊庭風急捲蓬根塔院天寒落松子松徑蓬扉未得還龍鱗驥足更追攀楊葉樓中愁雨雪梅花笛裏怨關山關山寂寂逢搖落人世畢畢歎離索飛鳧敢望今君來奏賦還將大人託九月已盡十月過歲華奄忽成蹉跎正愁親故貧來少無那莎雞牀下多君不見依大人遇心賞懷今君勞夢想徉狂且作放歌行一嘯不知邊日上

采石磯弔李太白

青蓮一去幾經秋閒雲野水空悠悠猶有詞華

題不盡散作青天星斗流我來磯上訪仙客縱目無聞心慘惻千古詩魂不復來潮落空江秋月白狂歌弔月月復沉只有江邊舊山色錦袍化作岸花紅豪雄已逐波流東斗酒百篇終已矣蕭蕭蘆葦鳴悲風

長門怨

深宮蕭條露氣凉銀漢耿耿昭迴光援琴未奏腸先斷自是君恩不可長履綦已絕難再續苔蘚無人上階綠不聞宮妾報鸞輿只見流螢入

金屋迢迢清漏永如年[illegible]不成思想不眠空能
夢裏承新寵[illegible][illegible]依然春去秋來君不
見零落紅粧淚如霰何事青天孤月明夜深偏
照長門殿南宮歌舞自紛紛欲下珠簾不忍聞
含愁更鼓相思調願得風吹奏聖君

贈吳生

吳生負劒成遠遊飄淪萬里來邊州囊有青蚨
郎沽酒逢人忼慨登高樓生平畫手有真妙畫
花一似真花笑狂來醉眼空世人不知明月牀

頭照

望夫山懷古

寒蘆蕭蕭鳴晚風江天淅淅秋聲同孤帆直發
三百里飄然倚棹江之東江東山色青多樹樹
裏孤烟數家住我向居人問土名云是當年望
夫處可憐之子望夫還暮暮朝朝上此山如何
化作一片石應是相思見無日化石已矣歸無
年石邊芳草何芊芊不聞哀音哭泣還復望夫
子但見山鬼落日啼寒烟呼[illegible][illegible]今莫懷古世

間萬事分離苦君不見守空帷樂歌舞少年多
少望夫人一半山頭化爲土

從軍行送陳子木之吳淞赴高將軍幕府

江風蕭蕭吹朔雪斗酒離亭送將別能文遊子
遠從軍日暮天寒壯懷裂騂弓羽箭郎戎裝徵
音寥亮歌聲長興來忼慨起雄舞醉拂貂裘臨
八荒問君何事趨戎幕豈爲功名畫麟閣激切
長懷報主心豪雄但覺從軍樂從軍安所從迢
迢滄海東君家少婦不忍別肝腸斷絕孤飛鴻

遥憐去去何由見零落新粧淚如霰翡翠樓頭
楊葉眉琉璃匣吐蓮花劒蓮花寶劒光陸離青
驪駿馬黄金韉軍中獨擅陳琳草帳下能題王
粲詩海寇無聲刁斗不擊夜寒江靜嚴更寂書
記還多阮瑀才將軍善和袁生笛張燈倚劒坐
談兵參辰散落南斗横將星朗兮燭吳越幕府
醉兮笳鼓發不見吳江烽火生但見故鄉千里
月憐君千里懷新安飛霜夜點戎衣寒不知刀
頭何日返鄉國空闊大江之上浩蕩揚波瀾

僧舍書懷簡萬使君伯脩

驚風吹殘陽遠山猶照耀寒烟逐歸鳥雙雙下邊徼人生倏忽如目前梵王樓頭鐘鼓傳元亮白蓮唯嗜酒遠公寶偈空談禪何曾持此梵經讀但借僧家白雲宿一紙家來遊子書五斗餅空大夫粟僮僕恒饑遊子寒大夫詎不心悲酸古人愛士相傾奪交游結納同心肝君不見酬恩報義動天下魏有侯嬴朱亥齊馮驩

送馬吉甫郡丞赴任平陽

都城四月鳴蜩起聒聒垂楊亂人耳長劍逆揮一段雲青天半落汾河水駿驛駟牡踏雲開千里知君駕馭才日暮酒酣望八極太行山色西飛來策蹇何遲遲送君以中路長風吹別心不越關山結烟霧野草青青墨綬新官橋綠樹籠埃塵臨分自笑客遊子明日相知能幾人流水冷冷清可濯且復留連暫歡酌只今祖道肝不披別後何勞重然諾政聲疇昔起鄱陽一蓋飛飛今晉鄉孤城烟起堯都夕遠嶂雨來姑射凉

送送不盡意欲將白日長繩繫到時倘有東飛鴻莫惜音書寄燕薊

李將軍歌

北風吹沙邊日黃烽火連天照朔方校尉龍庭羽書急將軍一騎逐名王名王馬蹶心膽落夜過陰山匿沙漠漢家明月上刀環胡地清霜飛劍鍔族貴由來兵且雄前年獨建征西功天地雲屯殺氣黑匈奴血濺旌旗紅一身勇決輕百戰轅門呼吸風雲變虎頭金冑垂虯鬚猿臂雕

弓挿羽箭將軍出世冑位高才自賢吹角洛海月揚旌開塞烟從來衛青不足數直與班生李牧爭旗鼓將軍之勇勇於虎兄弟金璫冠今古長為　君王萬世保山河君不見功成封伯將軍父

閨中見月

去年何日君離別西風古道飛黃葉今夜誰憐妾獨看月華皎潔青雲端如何一年十二節月明夜夜偏愁絕相思却憶遠行人不知何處看

匣鈌天涯望月戀家鄉正是閨中妾斷腸

五馬歌贈雲中黃太守

大夫五馬馬之龍電光照耀浮雲從玉勒驕嘶青首蓿斑文碎點丹芙蓉漢家天驥安足比穆王八駿徒巳矣逸氣雄姿邁萬羣黃鵠之飛不能疾千里紫絲作轡錦作韉銀鞍琱鐙珊瑚鞭金幢遠射鴈門月霜蹄直破龍庭烟遂使王良駗朝造父秣夜栗逾五鍾金匪千價足蹀躞以驣驏羨大夫之逸駕大夫三載守雲中胡塵不

起沙漠空化民道本文翁術禦虜才兀魏尚功治政循循何揖讓　君王早巳知賢狀鳥聲啼到熊車前山翠飛來隼旟上賫刀買犢何紛紛樵唱耕歌到處聞列戟遙分孤嶂雨褰帷忽散九邊雲塞垣安兮番漢悅單于欵兮貢不絕疆土豐兮絃管咽將軍閒兮刃不血長城一自下車來胡天五月無飛雪吁嗟鄙儒成壯遊高冠長劍赴邊州今古風塵倦行子春秋郡國尊諸侯顏由大夫開心由大夫樂有酒且酌之從

世情薄爲君舞還復歌歌未竟感人多生年不覺水東下關山又道鴈南過君不見落落轅下駒行行見羈束幸遇孫陽知長鳴向川陸安得大夫五馬相提攜一上千山吳阪西

送客還劍江賦得匡廬山

江菼蕭條秋葉黃江邊行子動行裝孤帆西日落何處一夜東風還豫章豫章迢迢萬餘里崔嵬但見匡廬起黛色遙横白浪中峰頭半挿青天裏嵐光明滅葱如藍使人遠望形神寛上有

屏風九疊之峭壁下有瀑流百丈之飛湍香爐不散晚烟紫石鏡長懸明月寒君不見謝公行處巳苔没唯有山猿野鹿遊其端又不見遁迹棲禪惠遠公昔在匡廬第幾重雲深不辨虎溪樹日暮空聞山寺鐘東林山寺自今古故人明發歸鄉土擊楫朝分彭蠡波燃燈夜宿潯陽雨潯陽此去路悠悠送君愁矣心煩憂自憐身世一爲別不知滄波幾度相淹留淹留江海何時遇吊古憐君識君處不復龍文雷煥知空餘高

閣勝王去西江古閣起岩嶤君自登臨我寂寥看山倘作匡廬賦莫惜臨風一寄遥

戰城南

朝戰龍沙暮戰狐塞揮戈壓鼓揚旌旆校尉飛書虜障中將軍倚劍胡天外士卒豈顧生匈奴古邊害嗟哉殺戮何輕驕白草連空秋色遥試望平沙古戰地唯聞悲風牧馬鳴蕭蕭秦皇築城戍邊卒城下卽今多白骨漢武雄明重戰功幕南蕭索王庭空王庭空未久戰鬬無終年形

骸積如壘飛飛啄啄來烏鳶啄啄如聞鬼歎息日斜啣上山頭食可憐死沒盡征人那知功是將軍得

採蓮曲

朝採蓮暮採蓮採蓮日日湖水邊不惜採蓮苦但愛蓮花鮮採蓮女兒慣粧束蓮橈短棹翻新曲掩袂含嬌歌數聲一聲歌破湖天綠採蓮歌誰不聞採蓮人誰不羡血色羅裙底様新亂入花中人不見荷葉田田湖水清湖水無風浪亦平同聲唱到相思調不知若箇先有情郎不見採蓮女兒歸幾度妾家只在横塘住嬌歌驚起兩鴛鴦雙雙飛過横塘去鴛鴦飛去又飛來荷珠銜落浮萍開自愛新粧臨水照低頭墮落雙股釵水深釵墮難再得好似儂家夫婿無消息但願遠行歸有期不恨此釵無處覓採蓮同伴不知愁長歌亂槳泛輕舟中流風起浪濤湧妾欲廻橈那可由採蓮調巳緩採蓮日欲晩池蓮深欲稀郎行猶未返一段殘霞映水明須臾霞

散斜日傾唱調歸去應回首但見烟波新月生

對酒行奉懷萬觀察

寶刀不能截波流斗酒豈能消客愁最是夢魂知我意夜深飛過邊城樓風流大夫善謌舞倜儻能文復能武燭光零落漏聲沉一曲琵琶月當午紫眼胡奴供酪漿黃鬚老將說沙場將軍百戰三邊苦遠客千山孤劍長賤子作歌大夫擊節出塞從軍令人心裂歌未終兮斗闌干露泠泠兮衣袂単今夕乃知邊土異春風不到山

川寒別來既已久身世一白駒今日復明日人生老去誰所驅傾金壘被紈素長相思望朋故幽燕郤是相知路山空雲暗懷戎城天長鳥没桑乾渡我來一月居雲中雲中古調誰與同只今何以託心素唯有蕭蕭寒上風

關山謡兼呈萬觀察李司農

我非從軍徒何爲邊塞遊手攜雙白羽三月出幽州嶄巖山勢控漁陽連峰萬疊丹霞張兩崖去天秪數尺登之可以朝玉皇上窺北斗下窺

鳥中有麏麚羆虎藏玄猿攀之不能度唯見蒼鷹黃鵠遊其傍流泉決決聲不絕征人於此心肝裂危城古石削如鐵紫葛蒼藤倒垂結跨山千仞走青霄連雲百雉明白雪問之居民何代關云是漢家天子之所設君莫歎人間行路難此行何似登雲端林雞一聲山月落關吏不知遊子寒聞之尚不可見之愁殺人如何關外柳春盡無枝新我乃一丈夫關吏那不識當時棄繻生西遊人詎測春秋榮悴自有時嗟彼悠悠安足嗤人生富貴何苦羨棄繻終軍君不見翩翩揮策馬長驅爲謁賢哉萬大夫朝發居庸暮嬀水懷戎城頭斜日孤登階長揖攜我手知我浮生苦勞久文章不及一囊錢世事何如數杯酒贈我琅玕我獨西雞鳴山前聞鼓鼙青山飛過桑乾水烟光草色令人迷上谷亂山分朔漠烽火不驚蕃漢樂將軍玉劍白蓮生胡姬寶瑟黃金錯王家開府擁豪雄問我西行幾日東邛藏一笑拂衣起遊子赴邊猶轉蓬度危嶺兮越

長阪馬不進兮日將晚年來只道壯遊歡今朝始歎關山遠雲中尚在天西頭風沙漠漠多煩憂紫臺雲起漢城暮白登雨歇胡天秋倚戍樓而懷悲向沙場而一望目不極而魂飛心雖怯而情壯秦皇築城良可哀當時白骨成寒灰冠軍飛將亦已矣空餘舊壘高崔嵬懷古依依復懷土僕夫但道征行苦憐才尚有司農賢不覺徉狂起歌舞華嚴臺上望家山耳復新蟹鬢益斑試向司農指歸路迢迢猶隔幾重關鴈門不

容車紫荆少人度烟霏藏其巔雨潦淹其路孤村何寂寂原野皆蓬蒿空山日暮客行倦但聞黃熊乳豹聲嗥嗥戀國思家何時可已東使君兮西君子丈夫雄志在萬里安能鬱鬱守桑梓歸期歸期定幾時短琴長褐秋風裏風颯颯兮雨蕭蕭傷心悲兮夕與朝歸時還擬居庸度援琴遂作關山謠

蘇門山懷古

我來訪古蘇門山山高窈窕青㝠閒荒臺有址野花發斷碣無文苔蘚斑孫登遺跡知何在昔時棲處今樵采林壑蒼茫變四時白雲滿山石磊磊阮生于此訪雲蘿盡日無言其奈何一聲長嘯拂衣起絶壁烟生夕陽裏半嶺遥聞鸞鳳音乃是孫登嘯聲美嘯終萬籟冷凄凄石磴山榛春草迷鸞鳳之音不復作空餘古木淸猿啼我欲因之脫塵鞅阮生已去孫登徃行行回首望蘇門月明風送山泉響

送鄔汝翼之白下兼呈王長公

鄣山大道風蕭索鄣山行子衣裘薄一片秋聲愁殺人墮葉紛紛馬頭落憐君走馬白門中千里空看明月同紫氣猶圍龍虎地六朝往事江流東風流江左悲陳迹鳧鴈南飛暮天碧行人還訪晉臣家故老不知王謝宅舊宅今成歌舞場吳姬絃管何鏘鏘雕盤玉案羅綺食壚頭笑飲皆侯王如今貴門不待士猶有青山可歸止如今軒冕方自高布衣何必從遊遨子聞長公能折節異代冠裳重遊俠司馬才雄賦大人焉生褐短謁長鋏知君懷抱開起舞酣金壘人生得意在知己何須身上黃金臺自笑家貧餐脫粟角巾草屩棲窮谷此身安得託青雲特向長公謌一曲

登高丘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洪濤滔天古今在巨鼇戴山何足言朝陽倏忽變光彩西流弱水東扶桑金銀樓闕珠爲堂大壑不塡精衛木浮雲照耀蓬壺光焉得採靈藥長遊不死鄉願驂虬龍駟羽鶴

羣仙萬里同翺翔君不見秦皇漢武終已矣朋
食窮兵兩流水仙掌空將玉露調樓船不還祖
龍死驪山灰燼茂陵空悲啼狐兎荒壠同當時
尊貴不復見但有樵兒牧豎躑躅歌其中傷心
哉往復還何須更望三神山且卽生前一杯酒
人間萬事俱等閒

劉靈臺

策馬淮城東浩蕩何所適曠野莽平蕪令人歎
陳迹陳迹莫辨古人塵灰路傍遺址一何摧頹

停鞭問父老十步九遲回白頭不識前朝事逢
人但道劉靈臺滿目盡成狐兎窟行子傷心不
能發臺荒半似古丘陵碑斷全無晉年月風流
不可見楚樹成蒼然當時解醒至五斗今日山
陽空暮烟夕陽西飛光景如電事古人代非頹
基草花遍一頌猶將酒德傳千秋不復參軍宴
參軍兮參軍悲吊兮不聞安得遥持一樽酒哀
歌酹爾三尺墳

冬末之臨邑途中有作先寄邢使君

朔風捲地無行轍歲晚天涯客心絕野戍平沙
鴈避燈荒村小店人愁雪馬坊城隔幾重山馬
足曾無一日閒客向枕邊聞木鐸人從渡口問
刀環曉色蒼茫曉星起村雞咿喔村烟裏主人
賣酒索靑錢僮僕沽泉煮紅米士生勞苦亦尋
常況復窮陰匿太陽行人但怯板橋滑離夢不
知山水長當時送君穀城路今日尋君頭盡素
遥遥行邁不停鞭驚起寒鴉亂無數

杪秋夜坐有懷社友

十月蟋蟀入我牀哀鴻中夜東南翔壯夫忼慨
不能寢起舞長劍聲瑯瑯四時不得一時悅落
葉空階感離別歲暮相思何所聞茅簷四壁蕭
蕭雪

渡淮懷許重玄

長淮日暮騮馬驕長淮遊子心摇摇相思一種
極楊柳東風吹亂黃金條淮水淸淸深可測故
人不識今南北試使紅顏照綠波猶有當時別
離色篙師莫須擊楫歌渡難紛紛驚起白鷺飛

沙灘不見郎今沙上月偏與愁人愁處看

送友人遠遊

悲歌楊柳隄陰陰正垂綠空有長條百尺絲不能繫君今日之馬足馬足迢迢入遠天青山日落浮雲連上有間關好鳥啼不歇一喚一聲腸斷絕誰憐今夜遙望君但見傷心千里之明月明月高高照我愁故人離別定經秋明朝應有相思夢飛過東風十二樓

俠客行

五陵少年豪且雄鬬雞射獵來關東千金結客那曾惜一身任俠如轉蓬橫行任俠無時已縱酒狂歌都市裏殺人氣性風火生一言不合拔劍起避仇去趙復遊梁高冠大帶何昂藏玉策朝驅紫騮馬銀箏夜宿青樓娼君不見關東郭解誠可畏何如朱亥長稱魏赴難曾爲壯士奇使氣元無王子貴袖椎擊鄙却秦軍存趙還都海內聞心膽只今誰向剖使人長道信陵君又不見今人結交良可哀家無儋石交亦開昨日交驩今日絕門前舊路生新苔勸君不須擊筑歌古調好向青天發長嘯

春閨怨

憶折楊柳枝贈君登路岐春風不忍馬啼疾目送青山無盡時淚多憑枕識心苦對琴悲只道此行餘半載那知一去無歸期閨中忽見雙飛蝶日日思君腸斷絕不念嬌羞結合歡但逐繁華重游俠黃雲萬里迷關山不見人歸見燕還可憐薄命終愁老何心紅粉施朱顏朱顏衰謝

長寂寞坐起高樓捲珠箔山來鏡裏色長青鳥踏枝頭花亂落花落春歸夏又過行人不至將如何

經王右軍故宅

短衣長劍騂角弓翩翩走馬來山東去年楚北今齊魯飄蓬搖蕩隨高風好尋往事懷殊調不惜登臨遠遊眺孤城路入古瑯琊故宅人傳王逸少移家江左此寂寥山陰羽士時相要昔賢不駐西飛日古木長疑東晉朝黃庭妙筆稱奇

絶更草蘭亭冠時傑不逢遺老知歲年況復碑
文半磨滅頽墻薜荔庭莓苔廻廊曲檻俱塵灰
日落野狐嘯人閒山鳥來君不見宅邊數畝池
荒蕪沒陳迹彩毫散青霞遺墨化玄石只今池
上不見人但見東風春草碧

經蒙莊逍遥臺作

驅車顧四野中原何茫茫古來豪傑地抗慨成
悲傷行人夜渡濠梁水倚劍悲謌吊莊子觀魚

不見昔賢過擊楫唯驚白鷗起朝來歩屧古蒙
城城荒址廢平蕪生散慢曾無傲吏在逍遥但
有荒臺名荒臺空在先生去千載人間不相遇
數株古木短墻西恐即當年漆園樹漆園不可
辨往事空悽然曳龜古道迷蔓草夢蝶空齋成
瞑烟望中胡蝶非昔年迎人對舞春風前古來
俱是先生夢何須今日還翩翩

郡中別王仲房

廻風捲地吹飛藿遊客秋懷怨搖落十年郡邑
無相知白首還山臥丘壑與君共貫城南廖吳
姬絃管清且高百錢飲盡興未已狂來解贈雙
佩刀人生得意在儔匹煩憂頓向杯中失肝膽
相逢不盡傾何須別後思今日我今起舞君酔
謌白日既沒紅顔酡霜蹄蹶㞴燕王馬墨妙書
多道士鵞君今得意我歸去感慨何時復相遇
明朝回首望孤城山色蒼茫但烟霧

燕歌行

北風捲地吹飛雪朔氣嚴凝兩軍絶夜深走馬
出邊城不覺天寒鐵衣裂匈奴未滅詎言還旌

旆驅馳沙漠間虜騎烟塵迷瀚海漢家雷鼓動
陰山鼓聲未絶胡兵起迢迢燕薊愁無已但道
將軍功業奇寧知壯士沙場死沙場月白天雨
霜旄頭錯落鴻南翔欲偃干戈返征卒豈能談
笑繫名王辛勤遠赴榆關久故國迢遞謾回首
征人劍上泣蓮花少婦眉邊怨楊柳結髮當時
初入軍短鬢如今半成叟十年鄉夢暗胡塵一
夜邊心碎刁斗單于戰火夜猶紅社節由來豈
重功君不見李廣曾爲漢飛將白首三邊老猶

壯

巫山神女詞送客之巴中

君不見女郎家在巴陽路千載荒凉自朝暮遠客難登雲雨臺時人但讀高唐賦高唐古木猿鳴哀陰巖峭壁青崔嵬人間無復襄王在峰際還疑神女來神女新粧紅粉顏霓裳玉佩黃金環仙風倏忽那可見寸心往往遊其間亡楚不廻江上水浮雲常變廟前山古來遺跡今已矣君愛巫山興初起萬里相逢何處期十年離別

從此始斗酒別心悲悽壯詞耻作兒女啼日暮茫茫大江上百尺風帆直向西

晚泊潯陽望東林寺懷古

退帆潯陽口突兀匡山孤疊嶂橫大江連峰壓平湖凌空千萬八千丈斗牛之星可攀上中有丹丘樓羽仙蒼茫古迹今莫傳香爐過雨明積翠對之令人懷昔賢君不見五柳先生賦歸去角巾蓮社何容與浮雲已散醉詞中芳草還生舊行處芳草青青芳樹平梵音天籟相和鳴洪流忽變九江色飛瀑長懸千古聲虎溪當日稱奇妙談偈高僧發清嘯空山不復遠公來明月還從虎溪照遠公寂滅難再逢亂峰空削青芙蓉只今唯聽東林寺夜半蕭蕭鳴曉鐘

遠別離

君不見昔有從征之遠戍西在長安之西陽關之路鳴咽辭家未及邊歸心先斷機中素雲陰陰兮鬼啼塵漠漠兮車度而我愁之將誰訴竊恐將軍不識予之苦辛徒旅欺兮欲嗔怒雕鞍

一上紫騮駒去去安能戀親故此行日已遠此別何由遇黃沙蔽天白日隱樹回首鄉園淚如注一去絕國兮無見期秋風鳴條兮心傷悲人生最是軍中苦他日存亡安可知生當相見死相思身世飄飄邊塞歷最愁人遠別離關山逕路難越美人萬里音塵缺干戈不見故鄉親邊塞還來故鄉月刀斗夜擊摧我肺肝胡霜曉落鐵衣生寒明朝又向幕南戰何人不道從軍難從軍難從軍苦一劍何當滅戎虜壯士臥兮黃

沙中隨將軍兮戰無功蕭條兮遥望見南飛嘹
唳之征鴻征鴻南去心已絶深閨一見應腸裂

易水懷古

薊門霜落無草枯薊門古道悲征徒十年遊俠
不稱意愁懷曠蕩浮雲孤薄暮驅車渡易水行
人感歎何窮巳擊筑常聞高漸離飛蓋曾過燕
太子中心激烈報秦皇雕鞍素驥黄金裝白冠
祖道送壮士荆卿伉慨辭故鄉歌聲嘹亮髮上
指死生何不懷悲傷壮士去兮不顧返秪今送

者心肝斷我來懷古問前朝河水東流陳迹消
昔人千載不可見悲風依舊寒蕭條昔人已逝
時難遇落日平林隱烟霧征麾長劍散飛蓬唯
見當年入秦路激烈我所同望斷燕王宫空餘
俠遊氣耿耿成長虹長虹消孤月白何處燕山
胡鴈聲愁殺江東遠行客

秋日薊門懷張使君時按節關中

大夫一駐關中節路遠山長不可越渭水波摇
五柞雲咸陽鐘落三秦月三秦信使日沉沉萬
壑千峰夢自尋傷心處處迎寒候紫塞風高鳴
夜碪

贈傅公子元朗

當時走馬聊城别石東水乾馬蹄裂野戍沙空
鴈宿烟寒門天遠蓬飛雪今年相見　帝城中
客子顔衰貧昔同芳草人迷道宫雨緑楊鶯響
御溝風司空大夫李元禮文章踔躒佳公子蕭
史仙成隨鳳飛馬癰食久無魚矣燈半滅壮心
驚歌激切比斗横老夫淪落何所成空牀中夜

干將鳴君不見他日蘭臺奮華藻風流先識朗
先生

相逢行贈陳生

古道長風飛朔雪孤城下馬愁雲結日暮天寒
憀殺人江南客子衣裘裂壮歌一曲還自傷擁
衣不耐寒宵長繁愁寂寂向誰寫白首朝來謁
司馬司馬憐才結白蓮陳生嗜酒亦逃禪歎息
别來雙鬢改十年心事還依然陳生最善丹青
狀七尺長軀何骯髒諸圖妙在右丞前八分高

出中郎上別有新詩過古人古人不似君詩新
鐘鳴鼎食安足比世代豪華終已矣縱使千秋
金馬門不如一釣桐江水我歌君舞成交驩君
看天地何漫漫月明古渡平沙白霜落遠天孤
鴈寒我再歌君再酌相逢不盡歡人生易銷鑠
君不見誰家喔喔晨雞聲又報城頭月西落

寄懷越中舊遊

懷舊遊在越中昔與諸子稱文雄擊錢塘之檝
望滄海之東輕波不動霞色紅布帆日暮乘樵

風須臾風變江濤怒海雲一起千山空泊舟寒
蘆苦蕭瑟懸崖倒映江水碧下有怪石蹲若神
上有瑤藤掛百尺青天耿耿瀉銀河平沙漠漠
無人迹篙師舟子驚相呼一片寒潮隨月白潮
頭捲雪抱江來風雷西走百川廻紛紛白鷺飛
不去疊疊瓊山高欲摧恍有一人乘白馬金戈
照耀江雲開無乃伍胥之神兮長懷憤于此哉
願悲謌而一吊獻蘋藻於江隈將軍棟宇懸白
日吳王家國成寒灰夕浪已息晨當躋攀聚儔

侖侶臨乎塗山君不見當時禹會諸侯處古碑
斷裂生苔斑金輿玉佩不復見但聞虎嘯松篁
間戮防風於既往恐驪龍而復還山陰滄兮雲
漠漠林寂寂兮水潺潺陟崇岡而覽古臨幽澗
而清顏懷古心不能已訪蘭亭尋曲水脩竹旋
從晉代生羣峰猶向山陰起酣觴賦咏足怡情
吾徒直欲升天行赤城之山跨南海日上霞標
雲錦生瓊閣天台九萬八千丈高高猶在青冥
上烟霏耳後攀星辰膝邊望流泉無復流胡麻

千樹萬樹皆桃花花深不辨劉郎路犬吠猶疑
仙子家神仙恍忽那可道金砂玉石令人老試
看人世盡浮雲萬事不如一杯好親朋散落東
西遊君在天南我北州碧草愁深剡溪夕丹楓
夢遶越江秋書不達而情馳魂雖遠而道阻望
高車之不來思故人而愁苦故人只隔亂山西
苦竹空江春雨迷不識當時別君處東風幾度
鷓鴣啼鷓鴣聲聲啼不歇天涯腸斷音塵絕
日兮不見剡上之青山相思兮空泣天台之月

月顧隨明月度錢塘長與諸子同輝光

蒼耳齋詩集卷之八

新都方問孝孝成甫著
男瀛公滇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律詩

送龔生遊蜀

險道接青天三巴去幾年猨鳴巫峽月鳥下錦

江烟司馬當壚酒君平卜肆錢長因萬里別飛夢入西川

晚發新安江

鳴榔出浦口泛棹下江鄉新漲沒高柳遠山開夕陽家貧曾作客身老復番堂今夜清溪月猨聲秋夢長

春日吳賓見過山中

貧家事事非自與世人違一徑無來客孤村但掩扉山花經雨盡溪樹入雲稀今日高車過空

能煮蕨薇

宿靈山寺

弱齡諳事淺晚歲更疎慵借問遊千里何如臥一峰池魚沉夜火山鳥散秋鐘願學無生理焚香坐古松

登宛在亭懷故戚將軍二首

葉覆舊臺前冷冷風颯然將軍一捐館胡馬遂臨邊屋古藤穿瓦池荒雨壞船空餘邊燒色夜夜起寒烟

一片蒹葭色蕭條帶夕陽人亡松樹古客散板橋荒馬臥平沙月鴻飛絕塞霜有時見旗鼓膽落左賢王

秋晚漁陽登紫極宮兼懷傅柱史伯俊二首

絕漠分龍塞長城接鴈關邊風搖落日海氣擁秋山月似吹笙下雲疑列騎還看詩拂苔壁柱史舊題斑

瞑色起寒樹道家鐘鼓傳遠沙人望火荒戍鳥投烟雲與千巖合秋將萬木連怪來關塞靜聽

馬昔巡邊

招隱寺

沙平留虎迹山靜響猿聲不聽高僧法長懷達士情薄烟侵寺過遠燒透林明一嘯天風起松梢片月生

春日田園卽事

吾道合幽棲窮通已卜雞護花常插棘種藥不分畦夜雨新芳草春山渡綠溪行歌未云遍歸路夕烟迷

閒居寫懷兼呈孟達叔

貧居事事閒白首謝人間古道無來駕浮雲長閉關遠春喧暮雨寒燒起秋山寂寞竹林下唯君共往還

秋日遼西懷李明府若蒙

西陸迎寒候東隣調夜砧年從窮路長病以故人深海氣沉蒼嶺邊風碎綠林憑誰携賦草千里寄同心

感懷呈朱明府佩蘭

文章苦不成。無策又無名。老去親朋棄。家貧僮僕輕。天高雲護塔。野曠月臨城。爲問神明宰。何時惜此生。

上谷懷李民部

望望塞雲遥。青山暮與朝。淚聞邊馬落。顔憶省郎消。古戍沙連月。長河雨斷橋。願將離别意。一舉託飛飈。

薊門寄傅郎中伯俊 二首

千山驅匹馬。八月度盧龍。遊子文章癖。中郎道

德宗。沙場風捲草。關路雨沉鐘。却憶聊城别。蒼茫正暮冬。

不畫軍中策。唯耽塞上吟。邊陰連雨積。海氣入秋深。一札將心寄。千峰託夢尋。遥傳傅武仲。今有筆如林。

秋夜呈辯才法師

書劒老長征。飄飄猶未成。病從秋思起。心向夜禪清。疎樹分燈影。廻飈走葉聲。慇懃問大朗。幾日證無生。

秋日同施孝廉思脩上人遊于宗伯南溪別業

上公愛遠客。置酒命行軒。但取田野適。都無塵世言。沙乾釣舟淺。山暗歸樵喧。乘興殊未已。風高秋滿園。

春日承楊民部元夫惠米兼書鄙懷

春雨濯庭柳。春風生細莎。馬嘶疑客至。花落見禽過。老去一身嬾。饑來數口多。勞君分俸米。感激欲如何。

春日遊護法寺

草徑嘶羸馬。花林出遠峰。客尋山水至。僧過板橋逢。晩渚波翻塔。春沙雨抱鐘。酒闌題不盡。高處倚吟筇。

春日赴萬司馬幕府留別方侍御君靜 二首

彎弓投幕府。杖策別王畿。柱史贈文檄。將軍迎布衣。寒流經磧淺。春草出關稀。戀戀青山暮。馬頭花亂飛。

馬嘶春雨收。官路正悠悠。三月鶯花別。千峰隴

察遊山溪衝野戍沙霧失津樓不盡[illegible][illegible]意[illegible]
思灤水流

春日寫懷簡張民部懋訓

睡怯開仙磬遊慚借客車一春成酒癖三載斷鄉書雨驟流鶯息花繁過吏疎慇懃問華省詩興近何如

送人之軍中

一作龍城戍當封燕頷侯風雲變旗色鼙鼓動邊愁戎幄書生策軍功主將收遥知萬里外飛

劍斬旄頭

題友人隱居

風流舊有名五柳醉先生但識田野興而無軒冕情寒烟淡閭里返景上柴荆獨對一樽酒高謌長自傾

江夜泊舟懷何仲敷

舟行長不定旅思轉依依一自青鐏別幾經黃葉飛江風亂漁火山月上苔磯何事同袍客經年消息稀

江晚舟中即事

日沒羣峰夕江深十月寒薄雲遮樹淺驟雨過沙乾短髮衰逾白重裘敝轉單吾生久漂泊不復畏途難

長門怨

中路新恩斷長門永夜幽螢流金屋冷葉下玉階秋孤枕和雲夢深宮向月愁那堪聞別幸歌管出龍樓

簡邢子愿

短褐悲身事清齋寄梵宮飯分諸佛供馬借使君驄殿冷燈侵月雲晴磬入空吾生任塵劫誰復問休公

秋夜承恩寺即事簡湯大史 二首

養生唯習懶愛坐不踟蹰句好依禪得身幾倚杖扶燈光侵露白梵響入空無若問秋來事寥寥一病夫

葉積與階平夜寒秋露生名懷史臣直心對法王清窗月疎蟲網林風碎鵲聲寄言黃閣[illegible][illegible]

道本躬耕

季秋送郭孝廉之燕塞二首

九月辭鄉邑何時到朔邊地寒疑黍谷山遠問燕然荒磧雲籠日平沙雪漲天不知當路者誰識孝廉賢

時當搴木下杖策赴軍中雕鐙裝驪馬黃金飾角弓胡風衝塞急邊月落沙空遙識還家日氷霜歲又終

簡鮑山甫

持鏡笑相看輸君顏渥丹一身從病老萬事到貧難花氣蒸窗暖藤陰落砌寒何時春夜酒再與省郎歡

秋日遊薊庭留別楊民部元夫二首

塞草到秋枯邊風無日無仙郎未厭客遊子學彎弧驚鴈隨蓬起寒燈出戍孤不須憐老矣吾道本長途

流水引離心西風思北林霜華變海色邊語雜胡音白首長途別黃雲古塞吟相思他夜月出

店響秋碪

客途西將軍幕府懷禮部尚書于公二首

一謝尚書約來從老將吟黃雲不散夢畫角自驚心塞迥流飈急山空落照沉寥寥愁未已又聽擣秋碪

生涯不可問寥落此從戎書劍依征虜文章憶上公霜鞞喧戍月雲旆捲邊風何以將心事迢逐去鴻

春閨怨

蕩子未言歸香閨獨掩扉春光不借妾蓬鬢漸垂衣風定數花落雨晴雙燕飛只今空有夢夜夜向金微

秋宵口號

欹枕不能寐西[illegible][illegible]夜春秋聲空萬壑月色老諸峰肅以風爲虎行將杖作龍歸期應遠矣雲樹任重重

送友人再任蜀中

蒼生未安堵幕府復西還一與孤舟別應知兩

髩斑寒雲吞蜀棧夜火出巴山須識　君王意恩波遍百蠻

別朱太史允脩之雲中

家貧心膽麤古道出飛狐幕府投征虜將軍尋破奴胡雲連雪暗塞水入沙無愁到思君夜天空邊月孤

別故人之邊

神鵰飾鳴鏑文豹覆征鞍沙漠春風少邊山終日寒微陽生黍谷芳草斷桑乾後夜聞刁斗相思清夢闌

秋日聊城寄王中丞二首

懷君不可極望望盡殘陽露下渚田靜月高村路長老思黃菊酒心愛白雲莊因想著書處葉飛風滿牀

荒寺磬沉沉秋城調夜砧夢能知古道書可達愁心野水風翻月沙村燈出林慇懃問開府誰重白頭吟

秋日大寧寺簡江汝誠武選二首

窮達不知天長歌司馬前形骸九節杖世道五銖錢荒砌苔侵石空堂雨閉烟因之謝朋舊懷壁幾悽然

舊國望無極懷歸秋寺中樓高客路遠天濶鴈書空道不諧浮俗憂能成老翁別君應早晚霜樹馬頭紅

九日同諸君登朱太史允脩玄趾樓二首

露冷茱萸節臺高太史風晚天連水淨秋氣抱城空嘯以凌虛起歌從對酒雄鄙夫霑醉矣倒在菊花中

登高望八荒夢裏到重陽野曠暮雲歛天空秋鴈長醉猶傾菊酒老不佩萸囊所以遠遊子追歎作故鄉

秋日聖安寺與區中允用孺言別二首

酒不醉離心詩多帶病吟蒼烟泛遠塔清梵出長林老樹先秋色空階亂竹陰留連殊未已天廣夕陽沉

樽酒低殘日樓臺度晚鐘別離黃葉色來去白

雲蹤池靜魚眠月天寒鳥護松不知明夕夢飛
過幾千峰

暮秋過脩法師禪房二首

偶因山水興爲過朗公房鳥聚霜封樹僧禪雲閒
護林聞鐘暫投社訪道不齋[illegible]何必求清淨心
空即法王

道人趺坐處落葉與苔飛好鳥不驚梵飛泉長
到門秋花香洞口返照入籬根飯罷話歸路清
砧鳴遠村

秋日同于宗伯遊清華閣二首

上公無世味愛隱復參禪鑿牖納青嶂開池分
綠泉長林風掩磬荒野日沉烟借問仍何事躬
耕南郭田

倚杖一登臨泠然無俗心池光蕩虛閣旛影過
高林寒菊留清供秋山伴老吟悠悠欲回馬村
路暮雲深

秋日之東阿別江司馬

髮白萬莖愁風高千嶂秋大夫文代酒遊子布
衾來積雨深津渡浮雲抱戍樓離心與流水日
夜共悠悠

曉渡楊子

雞鳴津渡白鼓棹任滔滔星遠猶疑火峰尖乍
認刀朝陽出海大春浪過帆高三度經楊子吾
生何太勞

桑乾道中懷邢子愿

懷人齊郡北立馬塞雲西邊日搓沙磧山風散
戍鼙被寒勞贈絮詞好憶分題不覺前軍午烟

村報一雞

秋日別友人

匹馬天涯去人誰識姓名孤裝別朋舊長劍謁
公卿秋水明霞影高河度雁聲應知離思苦白
髮爲君生

夜過下相風便不得上岸懷何仲敷

日落風色好篙師促夜行遠烟兼樹暝孤月帶
沙明舟楫違朋道山川駐客情秪應燈火下飛
夢見先生

淮南舟中懷故人

之子别來久風流自逸羣詞名左記室墨妙右將軍地入長淮雨天連泰岱雲何時酒樓上歌舞日醺醺

贈别何四明之巴中

送君無斗酒何以駐行舟劍爲朋情解心緣世道愁山城分楚服川路入巴州最悵猨啼處江風樹色秋

送客赴長安

故人何所適疋馬度秦關月暗長楊館星臨太白山河流三輔外樹色五陵間縱有逢君日知多兩鬢斑

湖陰道中

貧止一青氈家無負郭田流光三月後歸路萬山前老驥嘶殘日行人望暝烟何當敝廬下詩酒度年年

夜坐

萬壑秋聲遠千巖月色懸砌寒蟲入室霜[illegible]鴈横天客鬢憂吾白人情笑草玄我心無寄着愁對一燈燃

銅雀怨

君恩逐漳水妾恨亦流東舊寵含新淚餘香散後宮鳥啼深殿寂花落故臺空只有西陵月傷心舞夜同

宿淨寧寺僧房

爲愛維摩室長從惠遠期孤燈分佛火一衲挂禪枝風落秋林淨天寒夜梵遲寂寥無箇事伏

枕有新詩

京口客夜

遠道殘燈外孤城刻漏中老將詩作友病倚劍爲雄夜雨侵寒雀秋雲暗朔鴻何時逢季主一擬問窮通

同汪逸人過孳禪師方丈

處士陶彭澤高僧惠遠公虎留三徑雪猿斷半巖風白酒連禪性青蓮悟色空鐘聲歸路晚返景隔溪紅

僧房夜坐書懷簡張孝廉日肩

遠客他鄉老窮途旅食難飯將僧鉢貯書借佛燈看風急鐘聲落霜多栢子乾不知同調者能念布衣寒

泊京口懷羅伯符

吾徒然諾重心膽獨能傾蝶作今宵夢人懷故日情春潮連月白夜火射雲明寥落滄江上憑誰一寄聲

南還別盛元起

棲棲竟不達謝子歸山丘遠樹結寒色滄江深暮愁來書貧婦寄別淚壯夫收但恐重逢日與君俱白頭

送人之成都

成都萬里外定作幾年還身覺遊采倦頭知入蜀斑江深白狗峽花暗碧雞山謾道難行路風波滿世間

晚別周丈人

征途謝送者駐馬聞寒鐘落日有離色浮雲無定蹤憂人身易老夫子道難容明發兩相望秋山深幾重

渡天津偶作

生涯不可道年髩久蹉跎萬里人未返三春花又過鳥聲出遠樹山影落新波最恨津頭路萋萋芳草多

寺居懷萬使君二首

飄泊悲王粲羈棲寄遠公衣寒邊地雨人老塞門風燭憶談詩盡樽憐說劍空吾徒何忼慨一爲大夫雄

一別邊城路相思隔幾川書將飛鳥託榻借老僧眠深樹穿寒火空山響夜泉只今愁與夢不斷塞南烟

溪橋晚坐

村落寂無吏山橋坐不行蟬聲當晚盡月色逗溪明道自閒中得凉緣靜處生從來堪寄傲何必上蓬瀛

寄嶺外故人

不謂遐荒遠還憂瘴癘多晚山迷象郡秋海漲鯨波漢將思嚴功閩王弔尉佗遥知萬里外怳慨一悲謌

東方先生祠

漢家金馬客傳是歲星精非有一時論詼諧百代名空廊深草色高柳送鶯聲莫話神仙事高臺半已傾

江南古意

君住江南岸妾家楊子灣潮平桃葉渡風落木

瓜山別淚秋偏墮愁心日不開那堪明鏡裏蕭颯損紅顔

送友人之廣西

西江遊客思南紀故園心短棹分蘭渚孤城入桂林猨啼山月冷鴈度海雲深倘有懷予意因風一寄音

送客入蜀

遊子赴巴蜀迢迢幾日期山川金馬路松栢武侯祠猨嘯隨風斷江帆上峽遲知君明月下迴首益相思

馬陵晚望言懷

落日帶殘霞城頭響暮笳青山斷古戍白鳥下平沙作賦長爲客懷名豈戀家空持太阿劍無處問張華

歲暮送友人

浮生俱一寄荏苒又三冬莫惜天涯別還因路上逢水隄烟泛月山寺雪含鐘先有尋君夢迢迢過遠峰

丁蘭祠

丁蘭曾刻木已盡事親心當日不如此何人傳至今江光連草色鳥語雜松音獨有高堂念悽悽感慨深

秋園感興

觸目悲何已淒其草露中園林荒未半朋舊漸俱空野蔓迷秋圃霜梨墮晩風自傷貧歲月又長桂花叢

別故人遊薊庭

弱歲弄華藻如今事實刀人爲輕別客衣作短征袍落日當城沒飛蓬出塞高十年仍未達一騎敢辭勞

夜行

馬遲溪路遠野色送黃昏風竹疑人語雲崖若虎蹲沙明寒認月磧響遠知村欲向前莊宿山家已閉門

秋日送鄒叔明還山西

搖落送歸客壯歌天地秋青山不對酒黃葉亂

飛愁遠火出邊樹浮雲吞塞樓離心與流水日暮共悠悠

春夜贈高峰禪師

爲愛高僧行蓮花禮六時偈將童子授社與野人期夜火穿雲遠春鐘度雨遲倘能容飲酒願以法王師

晚步溪上寫興

天晚北風寒溪邊行步難老夫瓶酒盡稚子布襦寬深樹疎斜景虛沙走急灘如何古蒙叟人作腐儒看

宿玄道士山房

一徑入仙宮仙家明月同山人抱朴子道士浮丘公草色泫秋露樹陰搖夜風寥寥不能寐萬事皆虛空

東山夜宿

息駕東山下思親北澗隅迴飈鳴樹急凉月入庭孤客思臨秋起家書隔歲無多愁眠不得江上又啼烏

三閭大夫廟

遺廟向湘流青青蘭蕙秋徒知存楚國不敢怨靈脩詞賦百家祖江潭千古愁誰憐舊時月猶照郢城頭

別陳東甫二首

明發雲中路逢君定幾年千山孤劍外萬里一樽前老馬迷邊雪輕雕下塞烟元瑜苦書記謾道日翩翩

君爲籌策士我豈劍歌徒情逐流波遠心當落

日孤黃雲臨塞起春色出關無誰道遊邊者飄
飄一壯夫

夜宿鶴林寺

羣動息諸天山僧夜坐禪砌喧松滴雨窗暗竹
浮烟目閉寒燈裏心齋夕梵前欲知清淨理秋
水出青蓮

僧舍書懷

蓮劍依元禮緇林借朗公鐘聲含塞雨秋色起
邊風身向要荒老心從淨土空可憐歸未得遊

目送飛鴻

野眺口號

曠望意不盡秋山半夕陰竹光凝遠墅潭影度
飛禽感激思當路棲遲負此心空調白石爛迴
首暮雲深

臨淮客舍

旅懷無與晤歸思重悽悽鄉夢何曾達津途長
自迷村燈逗遠浦哀雁叫寒雞空有傷心事依
依楚水西

送人戍秦隴

辛苦防邊客秋風隴上行可憐流水處偏作斷
腸聲去馬嘶雲壘悲笳動戍城當懷繫虜志一
使塞南平

泊舟淮陰

山暝日初沉孤舟思不禁一身辭越國千里宿
淮陰古渡迷寒月空城響夜砧離情杳無極的
的向波深

白下送客歸池陽

遠客金陵道歸人秋浦鄉離心片雨急別思一

帆揚山勢分牛渚江聲雄馬當臨行無斗酒寶
劍贈干將

送人赴江西

南國寒砧早西江夜月初人浮小孤棹客附大
雷書風遠飛梟疾天清過雁疎相思知後日離
夢繞匡廬

淮上有感

身事久蹉跎流光其奈何鵬聲帶晚日雁影度

寒波舊里故人遠殘年新病多望鄉猶未已月
色半黃河

秋日溪上與故人晚話

天秋涼氣集老至愛田園竹色連溪淨荷聲帶
雨喧而無浮俗事但與故人言不覺寒雲暮山
山啼夜猿

之秣陵作

擊楫出京口天南望　帝鄉江從瓜步濶山入
秣陵長落鴈下寒浦遠波吞夕陽濯纓如可適

吾道亦滄浪

山中秋夜

寂寞閉柴荆山村人不行星河入戶白蟋蟀近
林聲計拙慚妻嫂家貧畏友生空餘秋夜月時
到小窻明

散步

散步平郊外閒吟趣不窮天形隨地濶日影射
江空海樹含晴雨沙禽散晚風獨憐無定者萬
里逐征蓬

宿靈山院

山寺無羣動空堂夜色深因談長者偈學得梵
家音簷雀驚寒磬禪燈照古林何當淸淨理一
破去來心

送人之關中兼遊巴蜀

重關秦百二遠道蜀三千樹色人家外秋聲客
舍前棧雲連玉壘水月出藍田借問天涯客西
行定幾年

早春書懷

歲去星槎北春來斗柄東衣裘爲客敝書史借

人空沙樹分晴雨江梅落晚風獨憐光景異不
與故園同

之邊別潘比部茂碩

策馬度遼陽題詩別　帝鄉窮沙疑鴈磧衰草
辨龍荒風急邊聲起天空野燒長此時明月下
飛夢見仙郎

秋郊晚眺

日沒遠村失鴈林聞擣衣心由寄書斷淚以望

鄉揮積水經霜淨秋山帶霧微正迷衰草色黃
葉亂飛飛

秋日送程子勝南還二首

海留嵩暮景歸去及秋風野色離前慘人情別
後空早霜先路馬寒杵落邊鴻到日家林好山
山紅樹中

飛飛黃葉下江路入新安倚棹親交遠還家童
僕歡村舂雲擣石山店火搖灘隣里如相問浮
生尚强餐

春日臥病題韓鍊師山房壁

久病不出戶蕭條生道心幽懷本山水歸夢在
雲林竹窗閒晤花繁古殿深恍疑仙馭近風
落玉簫音

冬日戲簡韓鍊師

卑棲寡人事日與鍊師期老至觀書慢憂深悟
道遲陰廊雲護石寒樹雪膠枝吾亦東方朔詼
諧世不知

獨坐作

一雨過禪庭泠然耳目醒飯香僧洗鉢鐘罷鳥
聽經世界空千劫人生少百齡自從多病後端
坐日冥冥

送友人之南越

去去幾年違行行秋復冬孤裝遊百粵一棹入
千峰徑狹巖番石潭蒸瘴抱松知君懷寶劍炎
海息蛟龍

秋晚客居偶成

老去厭風塵離居秋草新心元懷古道命不合
時人曙月沉雙杵寒花明四隣朝朝與暮暮都
是桂爲薪

春日道宮寄朱祠部佩韛

直道長不偶浮生誰可依故人居漢署遊子食
周薇風暖鶯歌合花深仙駕稀吾當謝知己歸
臥白雲扉

秋夕簡玄同宗侯

老至途長厭愁多思益迷青錢沽酒盡白首向
人低孤月沉宵柝繁星散曙雞唯君最相惜飄

泊魯門西

秋日送人之楚中

歲晏凉飈起君胡復遠遊山川分夏口雲樹出巴丘落葉當帆過遥天與浪浮爲言行子夢夜夜在江樓

寺居感懷與程仲魯

不學無生理緣貧臥梵宮鳥驚人語散螢過佛燈空髪較今秋短顔非往歲同可憐金錯盡一病遂成翁

秋日送謝于楚之東海二首

草橋征路遠桂醑別樽空客散三秋雨人隨一騎風魚鹽瀕海冨山水到齊雄不必傷蓬轉浮生盡夢中

去去馬蹄疾沙河秋水乾干時爲客厭扶病送人難疊嶂連雲起孤城近海寒鯨波與蓬島好向日邊看

秋日別張民部懋訓之邊

羊腸悲世路雞舌乞仙郎客笑干時老人憐出塞長晨鐘起離馬秋月落啼螿明發遼西去黃雲愁白狼

春日道宮簡楊民部元夫

白頭無酒伴華省有仙郎力覺逢春少愁知到夕長鳥聲沉道鼓花氣漲山房久矣不相見思君雞舌香

之邊途中作

陰雲起窮野不見斷蓬飛路暝征徒疾邊寒遊子稀朔風嘶馬耳凍雪裂人衣安得一瓶酒壯

歌長自揮

秋晚田家

逶迤秋徑遠寂寞晚林昏谷靜溪喧石山寒雨閉門白沙迷古戍黃葉覆孤村歎息皆豺虎生涯未可論

送友人遊東海

落落比遊久悠悠東去賖山高疑卽墨碑古認瑯琊老將供魚米諸侯借使車從來行客子是處可爲家

春夕靈濟宮敬簡楊民部元夫

春來車馬絶一徑長苔痕牖破燈侵樹宮深雲到門憐才思晝省臥病怯黃昏唯有雄心在時時欲報恩

日暮途次

秋風吹征衣秋草黃蝶飛日暮田家遠山深僮僕饑寒雲落澗水微月隱巖扉前林有燈火彷彿夜人歸

別仇比部惟尚之邊

去遠路難窮酒多愁不空胡風搖塞馬海雨没邊鴻世態貧能薄文章老厭工可憐年與月半是別離中

之薊庭別孟給諫

北風驅塞鴈嘹唳有哀音老去感知已貧來生別心村砧下寒日戍火隔秋林後夜頻回首山山黃葉深

別孫給諫

生逢明盛世老畏別離朝却笑文糊口何知箭在扆山橋溪照馬沙戍霧沉鵰謾道邊遊壯心魂此日消

都中題壁

緣貧遊 帝里不是欲爲官本道虛名易何知薄俗難夕陽題句落春雪閉門寒所以蕭條客高歌强自寬

送江少府赴任高安

夢裏分燕闕雲邊指瑞州江空廬阜雨天濶豫章樓風土民多畬山田歲足收知君機事靜紗帽對沙鷗

送故人之咸陽

萬里長安去孤城候曉鐘久知人是客今見馬如龍月墮昆明水天低太華峰不須回首望南鴈自噰噰

都門送劉太守赴南陽

聞道南陽郡新知太守賢 明王剖銅虎父老望蒲鞭暮雨開行蓋春山擁渡船不須呼候火朗月使旌懸

臥病道宮寄仇比部惟尚

一院長松樹朝昏唯鳥歸病知時俗薄老見省郎稀片雨侵簷過孤雲抱磬飛何當謝朋舊去採北山薇

雨夜有感

老無官長識門絶世人逢客淚二年盡家書一夜封殿深燈過雨壇古石欹松安得歸田去躬耕學臥龍

登穀城山有懷張民部懋訓

魚多書豈達鳥盡目難窮日落遠山碧天高秋水空興能生鼻火詩可愈頭風所以思華省琴樽夢寐中

奉待萬大夫 二首

行駕來何晚離人去獨難蒼山横馬邑白日下桑乾金帛安邊士丹書賜可汗遥知還上谷千騎擁材官

如何十日飲猶滯白登臺劍倚胡天淨旌飛塞雨開星疑諸騎列雲似大夫來今夜邊城月人誰共舉杯

夜起寫懷

落月滿林端披衣起着冠容華離別改世道古今難地僻秋偏早山深夜更寒蕭蕭風葉下感慨一長歎

送客之江潭

北風捲五兩千里日翩翩紅樹離亭外滄江別路前猿啼衡岳雨鴈没洞庭烟楚岸多蘭杜煩君一寄焉

同空空上人送一公

老僧傳梵罷共我送休公不惜浮生別都緣累劫空殘經霑洞雨故衲破山風試問西飛錫何時始向東

客舍遣懷

寶劍雌雄在青錢子毋空壯軀徒七尺皓首逐孤蓬道路長羸馬生涯巳病翁鄉山有書至又報歲年凶

太白樓

訪古懷青蓮危樓空暮烟長疑錦袍色散作彩雲天殘日落盃底遠山飛檻前傷心舊時月如向夜郎懸

蒼耳齋詩集卷之九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濵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律詩

送王生遊越

春草正萋萋憐君赴會稽風烟於越地花木若耶溪水沒曹娥碣山留謝客題應同鷓鴣鳥夜夜向南棲

溪上晚興

沙鷺曝晴灘林鴟噪晚寒薄雲含細雨新水漲高瀨病爲工文起愁因醉酒寬日斜無過客好製釣魚竿

秋夜荆溪館

纔入荆溪路長橋月色開遠烟生夕浦寒杵響秋山客計何年落人情自險艱直須沽市酒一

酌破愁顏

送崔八遊嶺外

斗酒大江頭送君南海遊暮烟凝桂嶺秋雨瘴郴州翡翠鷩鄉夢桄榔引客舟遥憐萬里外何處不心愁

牛渚磯懷古

昔聞牛渚事今到石邊行不見精靈語空驚旅客情江帆随雨落漁火上磯明最恨東流水時時起浪聲

歲杪送鮑生之廣陵

歲晏悲寥落那堪復送君愁[illegible]琵琶起情爲管刀分老驥迷寒雨哀鴻斷朔雲不知邗水上誰醉鮑參軍

華陽寺二首

路迴峰不見谷轉磬初聞鳥散長廊火僧開古殿雲陰龕吹木葉危石畫苔紋好向空王禮齋心坐夜分

急溜峰頭瀉危橋木杪通水雲僧衲濕山月佛燈空尾落侵簷樹門開入殿風何當清淨地趺坐學深公

憶維揚諸友

故人邗水上飄泊寄行蹤地遠書難及心孤興易慵天浮揚子樹月落廣陵鐘長路應廻首風烟瘴幾重

歲暮都城送方兵憲仰之赴嶺南五首

闕辭雙鳳下城指五羊東道路還鄉遠山川過嶺雄蓋飛炎徼雨旌捲瘴江風遙識兵威肅天

南百寇空

歲晏別清朝行行嶺外遥氷霜持玉節風雨散銅標帆影搖江月鐘聲落海潮看君從此去早晚侍中貂

關河離上國兵甲按要荒水入鄱湖濶山從庾嶺長野禽聽翡翠津樹辨桄榔因有南飛夢先君過豫章

借問征南路迢迢幾月中雲迎漢使節山遶尉佗宮風色旌旗變軍聲瘴癘空遥傳霜雪少不

與　帝京同
胍歸鄣郡路春赴廣州城雨霽千峰色臺高百粵名嶺雲生馬首山月照猿聲他日蠻溪水因君深更清

秋夜寺齋感事

天秋邊木下蕭瑟旅愁增蟲響長廊雨螢空古殿燈人多輕士出將不以儒稱安得歸山去茅齋搆幾層

寒食後道中作

愁極難終夕途窮易長年天涯過寒食馬上望新烟古戍花明雨春江樹隱船可憐遊子夢夜夜客旌懸

懷邢子愿

關山望不極對酒復悲歌人遠騶三子春生禹九河孤城連雨暗古道入雲多無限傷離思年光逐逝波

野望口號

望望寸心孤流年只路途沙雲團遠樹江漲沒平蕪骯髒銜長褐悲涼豈壯夫飄飄滄海上身世一雕弧

塞上送徐楨生之東海兼呈胡開府

四馬隨公子三齊謁大夫雲連邊樹遠月落海門孤劍惜新知別書憐舊國無離心託飛鳥千里送長途

夏日禪房即事

不見羣喧動蕭然與世殊病貪僧是佛老認犢爲駒驟雨鳴階急微烟出樹無寥寥心境寂天遠暮鐘孤

旅館書懷

旅館何岑寂傷心又暮冬城鴉翻夜雪江鴈落晨鐘道路山河阻親朋老病逢空餘太阿劍歲久未成龍

還京途中有感而作

天道固如此莫言時俗難窮途客作僕小縣吏爲官戍古暮烟淡邊寒春雪乾知音不可得寂寞返長安

秋日濟北送脩法師還南海二首

入道思江左秉秋別濟陰浪揺寒衲影雲護夜禪心黄葉經淮落青山向越深遥遥不可見天遠暮鐘沉

還呉今去詹南國事金仙雨重尋山笠潮高泛海船千峰投腹寺一鉢乞寒泉後夜青天外虚空處處禪

春日寄題許伯安護法寺齋居

地僻敞禪關臺高開病顔幽花鷹春鳥積水落

春山心對空王淨身隨老衲閑知君無一事趺坐白雲間

送薛秀才之臨邑兼呈邢使君

客有梨丘約孤裝觸暑携沙河風逆馬山店雨籠雞夢為愁先去書由病不題遥知故人淚揮盡夕陽西

江城晩泊

世路時多梗舟人夜不行蘆沙明野燒江郭響寒更旅棹隨潮入鄉心逐鴈征故園蓴菜美空切季鷹情

薊門奉懷于大宗伯

胡鴈復南度燕山秋漸寒火驚流塞早衣覺到邊單楊記登樓解樽憐對雪乾只今明月夜尾指穀城看

秋日塞上有懷劉刺史叔熈二首

一作盧龍客長懷駟馬車驚沙連石起古木入邊踈握鏡看愁髪張燈檢贈書秋應明月夜迢遞夢南徐

引領遥天末思君古塞間頭從別後白身以病

來閒陰火明寒戍秋磧起暮山誰憐不才者驅馬度邊關

秋日送于公之公安兼呈袁儀部中郎三首

白石丹楓路青山黄鶴磯客緣知巳去人似故鄉歸日暮漢江遠天長郢樹稀離情不可極一任斷蓬飛

澤國遊南楚山城問左公離川照落日別浦映秋虹去路帆侵月行人雨散風不知華省客幾

夕綠樽同

聞道公安縣荆門更向西沙雲隨鴈起江月下猿啼劍與齊官別書逢楚使題齋居煩借問可惱太常妻

夏日壽聖寺作

病起身逾懶跏趺學未能園蔬分野老瓶水乞山僧高樹雲含磬長廊雀避燈從來遊藝者不事佛圖澄

送李逸人還山三首

離樽飲欲空歸路不相同遊子及芳草老夫長斷蓬山晰雞口月花趂馬蹄風去去雲林下鳥啼清興中

榮達期不得浮生無暫閒流年在客久絡歲送人還沙冷風吹日雨晴雲放山愁看大道上車馬亂班班

離魂驚曉鐘離緒亂千峰人到此時別書從前夜封江長綠樹斷家遠白雲重戀戀不可住知君歸興濃

之塞上別謝于楚二首

五年遊塞北兩度赴遼西海月生征幟邊風捲戍鞞客多憐我老馬亦向人嘶若到黃沙路思君有夢迷

窮達何須問年年別恨中身當行路老心以好文雄春色遲關雪邊聲落塞風可憐從此去白首逐雕弓

送劉生赴長安軍幕

絃管促離樽男兒心膽存千金不負義一劍可

酬恩紫氣浮關路青山斷禹門他時軍幕下誰不識劉昆

秋日懷吳大篨明卿

多病懷詞伯心飛楚塞閒霜清七澤水天碧九疑山文藻雕龍貴風塵老[illegible]閒不才長有淚空點布衣斑

秋日京口憶淮南故人

離心江上水日夜向東之昔與楚人別今聞胡鴈悲孤城聽漏盡千里報書遲夢斷淮南道青

青桂樹枝

塞上別周生二首

飄泊貧干世蕭條老入關塞烟迷曉渡邊月隱秋山弄琵覔離緒開樽破別顏從來丈夫志不必問刀環

塞水暮東流西風胡鴈秋長謌驚遠別短髮帶新愁丹景酣紅樹黃沙變黑裘可憐邊徼路都是夢中遊

送王生赴河南

洛陽天下衝憐爾驥如龍地控三河道雲連二室峰離人心寂寂歸鴈影重重明發臨伊闕秋風落曉鐘

送故人之南楚

有客投南楚悲風思北林遠天臨地盡殘景下江深綠酹酬青眼瑤琴寫素心人生當遠別誰不涕霑襟

客夜逢社中故人

相逢十載客一夕淚霑襟不得遂高志自然多苦吟星河橫過鴈江月落殘碪我獨飄零者唯君知此心

早春旅懷

歲盡風塵裏春仍客路中年光東逝水鄉信北飛鴻柳色平堤淺鶯聲舊國同勞生還自笑何事只飄蓬

送人赴邊

少年懷遠略走馬向梁州畫角驚邊夢黃雲起戍愁胡沙連雪合隴水出關流燕頷奇君相知封萬里侯

郊行感興

地接平郊遠橋連曲逕斜耕人侵古塚饑鳥啄殘花畏老常看鏡憂時不問家自憐江海上無路達京華

寄袁儀部中郎

爲文不偶世幾夜重悽悽一與故人別兩看春草齊長廊燈射馬高閣月沉雞自笑飄零者年年常客西

秋夜大悲寺無上人山房作

分燈不禮佛一榻借支公行役長無定浮生今半空遠山明寒火清磬落松風唯有禪庭雨蕭蕭故國同

之山東別萬使君二首

長詞違幕府徙倚望燕關借問還家遠何如出塞艱斷烟棲野戍落木響邊山寄謝萬夫子西遊損壯顏

去問齊三子行攜漢四銖胡雲侵塞冷邊月度河孤山險勞疲驛時危困腐儒最愁前路曉闗樹亂啼烏

送客遊邊

八月燕京道蕭蕭已朔風長因送遠客不忍聽孤鴻地迥窮陰積天寒古塞空當思竇車騎早爾勒奇功

冬夜書事

寥落還羇旅蕭條已暮冬夢飛疑作蝶劍在恐爲龍野浦雲啣樹山樓雪隱鐘自嗟人世裏歲月不相容

淮南春望書懷

望鄉長不極心思轉悠悠年懼慈親老貧傷遠客遊野花明古渡春草暗芳洲故國江南路何時一泛舟

汪逸人隱居

羨君幽隱處彷彿古人同山水於陵子田園龐德公高風熟禾黍斜景明房櫳箕踞一杯酒相歡年歲豐

渡九江

一棹潯陽口三秋楚澤間風生小孤渚雲起大匡山道路愁何盡川原夢不閒思家當日暮新月上刀環

客中送人

斗酒客中餘送君傷物華黃河自東下白日又西斜帆影侵流水烟光淡遠沙明朝各飄泊俱作夢還家

送人之河南

霽雨千林淨秋飈萬壑清鴈來京口驛人去洛陽城淚爲思鄉墮愁緣送客生留連情不已月落正潮平

廣陵客舍懷仲淹

夜起長隄望嚴更響未闌低河垂地遠孤月下江寒旅病三秋入賔朋一字難遥思草玄客曾與法言看

人日舟中懷故山口號

舟楫逢人日滄波老客星經年隨海若長夜夢山靈雨氣浮江白烟光擁樹青那堪與僮僕飄轉任流萍

晚過山村

歸歩荒郊晚山山返照低澗寒聞鹿過林暝見禽棲遠水隨天迴平烟與樹齊放謌猶未盡燈火望中迷

春日懷陳使君思俞

東流不可住浩蕩起離聲一自使君別幾莖華髮生春烟斷浦樹曉雨落山櫻却憶燈前酒都從夢裏傾

懷鄔公子

却憶鄔公子徜徉何處遊不應浮碧海秖是訪丹丘遠水平瓜歩空山出潤州相思雙點淚寄向大江流

山居

山居隨鹿豕雲卧老漁樵跡本巢父名非遁帝堯鳥聲穿竹静春色渡溪遥不學干時計昂藏懶折腰

柴溝道中懷萬使君伯脩

返景欲西盡羸驂那不前計程違累日出塞覺經年鳥散桑林火雞棲麥隴烟長風吹我夢無夜不君邊

山舍書懷

幽卧南窻下蕭條人事稀病緣新別起貧覺舊交非徑竹含烟晚山櫻過雨肥東風殘照裏惆悵掩荆扉

屏居

屏居巖石下耕稼古人同淺薄無時譽幽偏且歲功蟲絲罥戶雨鵲子落巢風日暮牛羊返柴門候小童

春日散步言懷

鄉愁吟不盡背郭散行蹤旅食甦孤客春耕憶老農風帆高浦樹江雨斷城鐘爲笑年光促浮生自不容

江上別友人

執手不忍別長風吹酒醒行人愁落日老驥戀

空亭草色封江路蘆花隱釣汀自憐無定者萬里獨飄零

重遊招隱寺

招隱人何處還來訪舊蹤山深千劫月殿古六朝松空翠猿聲落荒苔鳥迹重懷賢正寥寂雲外又鳴鐘

暮秋將之燕留別邢子愿使君

寥落還爲客凄其況別君店寒人臥雨途遠馬衝雲旅食貧難假離歌醉不聞那堪向前路風葉正紛紛

秋夜池陽臥病書懷兼憶故園親舊

秋氣夜偏深秋風病獨侵猿聲斷客夢月色起鄉心感激張華劍悲凉雍子琴因思舊親友泣涕灑衣襟

丘園感興

甘向明時隱閒居不用媒悠然綠蘿逕獨對白雲開野雀爭花墜山猿逐犬來丘園無俗迹偃蹇但青苔

徐州道中

彭門多舊跡策馬獨長吟霸楚一時事行人千載心濁河侵古塚飛雉没平林道路時迴首烟波明月深

春日淮上作

天邊垂柳發旅館歎羇留山色飛津渡鶯聲過戍樓望鄉長是淚對酒暫無愁莫謾傷心事風光楚水頭

和友人聞戚將軍出塞之作

朔漠起胡風將軍控角弓鼓鼙驚海色旌蓋拂雲虹才有三邊畫名多萬里功應知賜侯印早下建章宮

宿朗上人禪房

浮生長不定古寺暫相依一與高僧語因知往事非林風雜梵響山月透禪扉未盡塵勞問鐘聲落翠微

泊牛渚

一向磯頭泊蕭條夜色分清江下片月遠火透重雲臯鴈愁邊見精靈夢裏聞朗吟牛渚上無復謝將軍

客夜舟中懷汪司馬伯玉仲淹昆季

村落鳴寒鼓沙汀泊夜舟渚烟籠客夢灘月瀉鄉愁入道懷松子長吟憶葛侯懸知丹鳳詔早晚到南州

鶴林寺宿法公禪房

山深唯鶴迹院靜少人羣古路秋逢雨空林冷借雲石泉僧未汲松火客初分坐久心俱寂疎鐘半夜聞

野望

野曠浮烟盡沙暄夕照空亂山明辨雪高樹遠聞風路愧楊朱泣才憐賈誼雄平生遊覽處一半慨謌中

夜坐

羇人愁不寐感慨坐更深捲幔來飛雨懸燈散宿禽交情無白璧浮俗盡黃金自笑勞生者終年只苦吟

溪行

雨歇春沙淨溪深晚照孤白鷗銜棹起青嶂入雲無歲月悲行旅生涯愧釣徒數家知不遠烟火隔菰蒲

秋夜懷程子虛

別久清羸客還應遠道思文章俱不達身世兩何之階草秋蟲急山風夜鼓遲長懷燈下酌片雨二更時

夜宿楊干寺

山空無俗氣猨鳥嘯成羣溪急難流月林深却過雲禪燈孤客對法鼓衆僧聞不覺談經久都忘夜色分

山莊早起

河漢欲沉西家家鳴曉雞村莊農未起庭樹鳥還棲谷靜風逾徹山高月易低有愁眠不得搔首重悽悽

閒居感興

閒居無一事寂寞臥蓬蒿愛隱留荒產安貧着

敝袍竹聲連雨細松影落池高自笑棲棲者年來忽二毛

秋夜獨坐

不寐悲無計蕭條歎獨棲露蛩鳴夜草山菓落秋畦風遠聲疑息燈殘焰覺低感懷殊未已窗外月明西

與盛元起夜坐

高齋連短榻幾度共悲歡漏永人愁夜衣單老怯寒流星穿牖白凍雪落簷乾謾道爲儒賤千時自古難

旅夜寫懷

旅寓何時定羈心着處迷客愁連夜雨鄉夢斷晨雞世路空懷玉朋情豈贈綈北堂當暮矣歸思倍悽悽

秋日遣懷

一雨曉來收餘凉浸竹樓迴風吹木葉孤客戀貂裘病久徒知藥貧長早怯秋浮名無計得空自苦歌牛

張睢陽廟

百戰陷胡塵長懷睢水濱孤城無救日亂世見忠臣廟古碑文斷苔荒鳥跡新空山有遺像千載一霑巾

江行感興 二首

沙平步屧遠地僻興情孤野鳥投烟沒江帆入雨無一身長是客千里盡窮途愧殺飄零者茫茫海一隅

薄暮遺塵事來過澤畔吟江淸一鳥下日落數

峰陰芳草侵鄉思孤雲寄客心此生應已定不必歎浮沉

三明寺

古殿隋千劫長廊栢十雙談經聽老衲炊玉乞華釭凍雪膠沙逕寒雲護石幢跏趺學不得心靜自魔降

懷羅伯符

一別故人遠相思南望勞山當揚子斷潮入浙江高霜露欺華髮風塵變素袍不知懷彩筆千里向誰操

溪上閒居

散髮臥不起遠山當夕曛庭閒惟鳥跡性懶無人羣荷聲響疎雨潭影搖空雲何以樂吾事焚香禮道君

秋日塞上寄歷城張明府

南望思悽悽征途離馬嘶美人官歷下行子客遼西遠郭蔽喬樹秋河落廣溪願為鵲湖鳥飛入署中棲

塞行口號

塞口夜來雨朗然山氣秋一聞早鴻思幾過暮蟬愁野淨雲開樹溪清水照樓悠悠策羸馬去謁冠軍侯

晚次密雲縣偶然作

蕭條行策蹇迢遞望臨颸離日送雲盡愁顏隨葉凋秋帆落漁火暝樹隱官橋安得王喬鶴乘之控九霄

邊庭奉懷傅司馬伯俊

居士愛山水鄙夫遊塞垣從來聽胡馬不若聞江猿道悟貴心寂坐深忘世喧何時再披褐一過給孤園

別惟賢叔以貞姪 二首

艱難一為別迢遞九邊遊寶瑟離鄉怨清笳度隴愁年華隨馬足心事白人頭所以千時者風塵老未休

萬里投荒服蕭蕭數騎西山長愁去路邊遠怯征鞭朋舊傾壺贈兒童把袂啼浩哉天地外吾

道豈醯雞

雲中塞書事二首

塞古雲常暗邊寒日自遲朔鴻遮戍起胡馬望
鄉悲風遠傳金鼓霜多落畫旗家園有妻子萬
里繫心思

塞外征行久何年始作歸雪侵旃帳冷風落節
旄稀白日鵰聲慘黃雲客夢依遥聞漢兵盛胡
虜遁重圍

登古長城

一上長城望偏驚遠客情山當紫塞起地入白
龍平海霧屯兵氣邊風逆鼓聲今宵應不寐坐
聽戍樓更

塞外呈杭將軍

刀環開塞月笛曲奏梅花有雨長為雪無雲不
是沙馬經邊草沒風捲戍旗斜借問西征者何
年返漢家

冬夜書懷三首

月上虛庭白雲來曲逕迷山妖燈外語林狖夜
深啼老去安蓬蓽形衰倚杖藜長懷故年事廡
馬尚征西

一室遠千峰荒涼及暮冬可憐家鄭圃不是客
臨邛低樹欲寒雪深山過遠鐘夕來誰見訪空
有虎留蹤

地僻無更鼓天寒有夜烏巖泉透戶響村火隔
林孤貧病思良友文章誤老夫壯圖終不已誰
分哭山隅

雨夜次雞澤縣懷大梁故人

故人不千里一水隔行軒夜雨鳴雞澤秋烟生
兔園驚飈捲地過流潦入城喧到曉猶淅瀝窮
愁安可言

夜宿僧房有作呈景時熙

塗窮愁作客性懶愛逃禪乞水將瓶貯烹蔬買
桂燃雲來樓樹杪鳥去沒天邊若問浮生事清
齋學自然

懷齊魯社中故人

魯北羈愁外齊南旅望中落霞沉馬頰秋雨失

龜蒙士揖珮戈將入戍白首翁慇懃囑孤雁消
息在山東

謁騶先生祠二首

夫子昔遊燕宮成碣石年墳荒肅然雨祠接女
郎烟名自三騶著書從五德傳夜深明月下彷
彿笑談天

人去不可見明川終古流雲疑擁篲日廟似築
宮秋碑色含苔冷蝸聲帶雨愁應知精魄在千
載亦幽州

遼西書事

歎息龍泉劍辭家已二年元戎不下士胡馬故
侵邊荒戍人迷雨平沙鬼嘯烟如何開幕府端
坐擁貂蟬

潯陽送客之廣西

江風吹鴈音嘹唳滿江潯九派離溢浦千峰入
鬱林清霜斑樹色斜日落帆陰莫向磯頭泊山
空猨夜吟

秋日漁陽塞有懷吳用卿二首

秋雨臥邊城秋風懷友生年華別後長心事醉
來輕老馬嘶雲色驚鵰落塞聲遥遥不相見關
月幾虧盈

老去身難達憂來病益多窮途夢親友荒戍厭
胡謌日傍邊沙下雲穿塞樹過不知居　帝里
好古近如何

塞夜寫懷

落日起鳴笳城頭散宿鵶書生貧草檄邊將老
思家夜火歸龍塞秋雲聚鴈沙無人知作賦徒
劍一長嗟

送姚百雉之膠州三首

崎嶇征路遠零落別䰟驚到海分諸夏看山過
幾城沙河留馬迹戍鼓亂雞聲他日之罘上知
君有令名

斗酒亦不盡悵然君向東含情寄遠樹灑涕與
悲風天濶數城小月明諸島空當臨滄海上一
使壯心雄

訪古瑯琊臺憐君懷賦才雲晴絕島出天遠長

風來漢址沒芳草秦碑寘綠苔倚言張博望莫忘笑啣杯

寺居寫懷簡李公子

道自爲文誤名難鼓瑟成千時傷髩短對酒覺愁輕細雨侵燈色高雲過磬聲冈多李公子端不厭逢迎

晚過脩公山房

孤城寒策馬深樹夜開扉一鉢分僧飯孤雲借衲衣川光搖火亂梵響入風微聽得無生理從今願息機

送王公子之江西

寳劍鷫鸘裘西風正晚秋聊沽馬陵酒獨餞豫章遊天濶烟光迥江空月色浮功名知萬里行矣莫遲留

晚次秋浦

連雨暗秋陰人家晚色深嚴更動古郭遠火出平林磊落無長策驅馳愧此心異鄉今夜客歸思倍霑襟

舟中夜書事

艱虞時不偶飄泊歲將闌露下蟲喧岸潮來鴈過灘老眼愁夜永病起怯秋寒自笑風濤裏何如世路難

送友人之嶺表 二首

萬里三江去孤舟幾日還遠天連楚澤古木閉郴山髮入蠻烟素衣霑瘴雨斑遥知嶺猿夜歸夢斷刀環

五兩風初起千山日又曛迴潮自西落別路自南分鳥沒郴江雨猨啼瘴嶺雲他時銅柱下應拜馬將軍

銅爵怨

不復當時寵屏幃儼未收鳥啼歌舞散花落管絃愁銅雀迷新草西陵作古丘君恩與妾意俱逐濁漳流

之上谷雲中留別董明府元仲 四首

流泊千戎幕淒其別漢官沙平愁塞遠風勁覺邊寒野日黃烟慘胡霜白草乾從來行路者不

獨布衣難

幾年懷上谷今日獨西遊道路長爲別風霜詎不愁河氷侵馬骨邊雪沒人頭未識干城者誰當萬里侯

別去齊中道行詞塞上關郎官贈鞭策遊子程刀環積雪封狐嶺長雲蔽鴈山本非書記士慘戚壯夫顏

脉脉辭家久悠悠赴塞賒邊風斷漢角關月落胡笳入夜長聞鴈經春不見花此時應有夢萬

里越平沙

別黃表兄

不謂干當路何知赴塞中愁從畫角起心向寶刀雄古戍雲迎馬平沙雪逐蓬幾時樽酒夜還與故人同

雨夜魏太史顋伯齋中留酌分得長字

烟景夜蒼蒼邀懽即故鄉雨寒燈色暗天濶鴈聲長老爲浮名誤情由知已忘酒酣俱笑起風葉亂飛牀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溟甫輯
洮陽蔣之秀木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律詩

歸至江上

薊北風塵苦江南物候清客程離楚服人語作吳聲春逐餘花盡潮隨新月生歸舟須早發莫

待曉鐘鳴

贈天竺深上人

行唯携杖鉢老不被袈裟笠響春江雨杯香曉渡花談經自西土傳梵入中華何處堪趺坐山山是佛家

秋夜即事

日落山色暝不聞雞犬喧幽人坐西牖明月上東園夜靜風泉遠秋深草露繁悠然謝塵事但

識蒙莊言

金陵晚發

長謌古渡頭風送秣陵舟烏下衆山夕月明孤島秋野鷗驚過檜江火射寒流極目望鄉國烟波千里愁

秋吟

策蹇促征途遥天落日孤秋光淸遠樹霜色變平蕪漂泊隨愚子饑寒送老夫長懷蓴菜美昨夜夢歸吳

邊庭秋夜懷傅司馬伯俊

詞賦多司馬邊庭少食魚䰟從雙杵斷髮以一秋踈塞逈悲風急沙寒落月虚相思荒服外愁絕八行書

山中冬日遣懷

弱齡不得意長大亦蹉跎一自華年去無如白髮何林寒飛葉盡澗靜落霞多歲暮衡茅下親朋誰見過

旅夜書懷

荒城鳴晚角遊子戀歸歟燈下三秋淚江南一紙書庭蕪侵月白河柳着霜踈異國懷親友傷心久索居

高公禪房夜坐

寂寞燈長照虚空道自靈雲啣松殿磬苔剥石幢經烹蕨吹山火分泉貯尾瓶高僧夜談偈窗下有猿聽

送董兵憲翼明赴關西二首

聞道關西路迢遥絕塞頭山川嘶駟牡旌節擁

諸侯古郡投安定孤城越華州兵威兼氣肅到日草應秋

谷轉王程遠川迴羽騎連鳴鞭度陜樹飛蓋拂秦烟驛火千村外壺漿五校前遥知塞父老一倚大夫賢

江津晴望

郵堂戒行子渡口怒風號鸛鶴呼殘日黿鼉曝淺阜雨收津樹出江漲野船高海色兼空翠飛來濕汝袍

秋夜飲鄭思成使君池亭分得風字

日落秋城外烟生夕館中魚沉藤架月螢散槿籬風旅思當歌起鄉心對酒空十年工作賦唯有使君同

秋夜漁陽懷崔員外傅甫

孤劍遊何久空堂思苦深酒傾邊將膽書慰省郎心海月飛秋塞山風散夕砧吾生空老矣相憶一悲吟

同傅司馬夜宿雲水菴

幾年趨末路今夕笑浮生髮苦工文白心隨入定清薄雲深樹色微月下鐘聲願學維摩隱悠悠避世情

奉送王中丞鎮撫延綏 三首

落日射旗旄長雲飛馬前關山越函谷邊路入居延塞冷風吟角沙空月泛烟寄言張博望正是樹功年

帝城違左輔關路赴西陲旌蓋三秦別琴樽幾[illegible][illegible]歡酒遊水店古木華山祠莫道延州遠先君夢到時

鳴鑣辭薊北飛蓋向秦西旌節諸侯肅韜鈐五校齊地高玄灞急天遠玉關迷定識居延外都無胡馬嘶

趙山甫觀察要同諸大夫遊盤山會病不能從行悵然有作 二首

夜靜羣喧息雲深衆壑空疎林透遠火清梵落高風目盡人天外心遊色界中此時簪紱者能不念途窮

人世幾登臨青山自古今蘚文斑石色澗影覽巖陰卧病悲勞役懷鄉抱苦吟留連大夫意感激布衣心

別程仲魯之漁陽

孤城一斗酒念子綏征衣身老憂兵亂家貧怯歲饑山昏邊日没沙遠戍烟稀後夜漁陽路相思秋夢飛

別方子振 二首

風急響雕弧男兒心膽麤策因千幕府臂以斷

匈奴寒古蓬根淺沙寒草色無相逢恨相別千里月明孤

一劍辭君去天長儔侶稀雲從馬跡散旌帶客䰟飛世亂憂戎檄邊寒換旅衣留連俱不忍津樹落晴暉

春日奉懷李開府司馬二首

上公懷鎮靜不擾是戎機地闊邊聲遠天長胡馬稀將軍唯劍飲都護不書飛却憶高堂宴秋深狐兔肥

遠水照晴霞東風吹亂鴉春城蔽高柳寒塞發新花但寄一書去不知雙鬢華逢人倘相問飄泊未還家

宿塞上人家

邊村今夕月拭淚憶田園借問聞胡馬何如聽楚猿渡昏歸棹急巖暝宿雲繁何日辭當路秋帆下薊門

晚過淮陰侯故城

韓公曾伐楚淮上有孤城不見古時事惟懸今月明野烟迷廢壘鬼火燒空營一戰能輿漢千秋著令名

宿建德江懷王百穀二首

風急瀨涓涓孤舟思黯然沙寒鳧宿雨山暝狖啼烟建德淹行李蘇臺憶往年懸知王內史日日會羣賢

灘駛雲迎棹川迴樹隱城鐘聲含雨細山色寫江清老去懷知己貧來笑此生覊情與離恨不盡夜猿鳴

薊門奉贈李開府司馬惟貞

建節承蟬冕徵兵握虎符三邊倚司馬一臂斷匈奴天濶胡雲盡山長塞日孤詔書應早晚飛蓋入 王都

淮上夜泊書懷

歸夢遠如空愁顏近不同江風老楚客淮月思邊鴻樹擁寒烟黑波飜夜火紅不從詹尹卜吾自有窮通

鶴林寺

寺靜青山僻臺荒碧蘚重孤雲時抱石片雨不藏鐘澗落千巖水林深六代松夕陽歸路晚處處紫烟濃

可歎

世途何蹇蹟太息臥雲林積毀徒銷骨躬明不負心水螢棲晚葉山鳥散秋碪秪恐流年促西風白髮侵

蘭陵送汪生赴潯陽

才豈鶴書徵詩稱最上乘九江懷栗里孤棹别

蘭陵月落風林鼓波搖暮岸燈他時訪廬岳應得遇高僧

渡牛渚

臥月聽潮處鳴鼙鼓棹時天空孤嶼小風定片帆遲濤浪横江渡松杉釆石祠江靈知賦客不敢更題詩

首夏同楊民部元夫張民部懋訓遊極樂寺二首

草色上禪扉松花點客衣雲從巘岫出霞落石潭飛適意傾壺醑無心事道機興來殊可樂不醉不言歸

高臺望不極倚石杖吟笻池静魚登塔花空鶯散鐘小童將菓獻老衲以齋供醉指前林晚殘陽半遠峰

秋夜舟泊廣川同鄭長玉

帆落日初傾風多人不行憂從秋雨積夢以夜灘驚烟樹浮沙遠村燈上棹明可憐與同調流泊廣川城

夷齊廟

昔讀伯夷傳今來悲逝川宛然遺像色猶似諫周年廟古一松老碑殘幾字全獨憐名與塚千載首陽巔

過友人故居

經過尋舊侶白日忽西傾不復山陽會空聞鄰笛聲人烟園樹小樵火射潭明最是思君淚冷冷可濯纓

寺齋寄汪左史大觀

燈暗烟籠瞰簾疎雨濕衣道心從病起鄉夢與書歸旅食貧多臧交情老半稀最高賢左史相見共依依

不寐

愁多長不寐展轉漏聲中家遠夢魂苦年衰筋力空燈低蘭殿月鐘散竹廊風歎息人間事淍零歲不同

溪上晚晴口號

落景千林霽清溪五月寒殘虹收宿雨新漲起

高瀾野氣侵芒屩山風下籜冠興闌歸步晚樵火出雲端

泊淮口

維舟淮水曲夜夜夢柴扉滄海無人問孤帆幾日歸秋聲生葦岸月色過苔磯寂寞堪垂釣吾生老布衣

送客之潯陽

片席向南征飄飄不計程潮吞三楚白日落九江明黃菊陶潛酒青山惠遠情那堪雲樹外風度榜歌聲

有感

少小懷雄志如今負夙心丹砂仍不就華髮漸相侵遠水連天色高風斷鴈音歸歟何日是長作故山吟

冬夜感懷

山村羣動息寥落坐更深松雪侵茅牖蔾燈過竹林一家徒四壁十載但孤琴自笑貧居者年年白石吟

秋夜讀楚辭懷伯符

遠道思羅隱中宵罷楚騷溪聲孤館靜秋色萬山高客自悲潘鬢人誰贈范袍心因寄江水浩蕩起風濤

還山後答友人

昔去竟何如今來願卜居不能爲墨翟空自學長沮風息泉聲遠山深月色虛莫言榮達事吾道合窮廬

下七里瀨

擊楫下清瀨山𡸣夕照初樵歌出雲響鳥影入江虛身世悲浮梗才名媿散樗十年長鋏客懷古重躊躇

山居

一徑牛羊少孤村霜葉繁老夫散古帙稚子倒清樽澗淨石巖落雲深山碓喧君看草玄者閒著五千言

塞下曲

將軍逐戎虜羽檄若星飛邊雪暗金鼓胡霜輕

鐵衣一身經百戰單騎入重圍要使旄頭落凱歌還 帝畿

江村夜泊

風定舟行緩蒼茫西日沉烟深疑樹遠犬吠識村臨浪與新愁起霜兼短髮侵不知江水上幾日到湖陰

江上閒興

路出孤村盡沙迴曲岸臨江光倒絕壁山氣冐遥岑狎鳥忘人事觀魚見道心汀花與流水足以滌煩襟

招隱寺懷古

昔人棲遁處而我問遺蹤不辨當時宅空聞向暮鐘片雲連斷石細雨暗長松歸路猶回首殘陽半遠峰

送友人謫湘陰

才高翻不達有道豈爲貧老去無知己天涯作逐臣雲迷漢闕遠花發楚江新莫學長沙客湘潭怨白蘋

送畢中秘孟侯使閩中 五首

閩中風土異終日嶺猿啼徒御攀巖過人家與瘴棲海雲迷使路山月落蠻溪唯有崇蘭色青青可佩攜

花雜荔枝斑鷓鴣連白鷴溪深林隱日地暖瘴吞山奇石褰帷望垂藤度嶺攀遥知多候火點點暮雲間

丹書下八閩幾日過延津雲起全疑瘴花開不辨春方言違漢語海市雜夷民獨有桃榔實朝

朝獻使臣

千峯分絶徼萬里隔長安俗帶夷風古山連海氣寒龍章稱漢使鳥語問閩官此地多炎瘴從來雪未看

南中珠物候易感使臣心天濶山浮海溪昏瘴出林地當黎嶺熱江下建陽深最是纓堪濯流泉處處音

思玄上人遊廬山別後有懷

何處尋廬阜相思望欲迷片心孤月上殘夢九

江西燈影依龍藏鐘聲過虎溪高僧不可見搔首自悽悽

別故人遊蓟庭

衰年猶未過走馬復檀州一不成雄志自然思遠遊沙長天落樹邊雁雪沉樓歲歲多離別辭君盡白頭

寄關中客

遠客崤函道羈人吳越吟山川不隔夢書劍自愁心日色懸仙掌河流遶華陰相看萬餘里離思託飛禽

送故人遊梁

揭來俱泛梗行役復山川曉路青驪發秋盃綠蟻傳雲含中岳雨月落大梁天欲識懷君意離心去雁前

赴雲中留別傅伯俊司馬七首

斗酒勞君祖孤裝咲客遊歌從老驥起賦以大人收漢草臨邊白胡笳向月愁可憐行子夢夜夜在鄉樓

贈策君扳騎持觴我作謌鬢緣千世短愁為別家多野燒連邊堠沙雲度塞河只今情與淚先自託流波

昨夜夢還家今朝去國賒山形斷狐塞地勢走龍沙天上辭周史雲中問漢槎自慚非博望異域改年華

且欲干當路三年未作歸馬驚殘月起雁逐斷雲飛詩賦因人重邊庭得士稀倘君能愛客書去借光輝

見說雲中道風烟漢將臺城當馬邑起山到鴈門開別思摧千里離情散一杯相思他夜月飛夢向東來

老笑爲儒賤狂來壯武功曳裾元作客入幕豈參戎飛雪連蓬捲殘陽落塞空天涯悲後夜明月與君同

紫塞何時到靑尊此夕分題書謝朋舊草檄代將軍水沒桑乾月山橫代郡雲那堪當歲暮風雪正紛紛

懷西蜀故人

故人三蜀道念別幾登臨思苦長成夢愁多不去心山風出峽急江月落波深安得淩雲翰迢迢一寄音

羈懷

朔鴈今南去羈人尚北留鄉書千里斷心事五更愁海色吞吳國河聲破楚州誰家擣砧杵又是授衣秋

宿覺上人精舍

一榻東林下寥寥夜磬初因過大朗宿得悟此生虛月上諸峯靜風高衆木踈白蓮知不染身事欲何如

任公釣臺

傳聞任太守梁日任新安陳迹人千載高風釣一竿雲生沙樹沒水落石磯乾異代嫻懷古空山明月寒

春日懷汪仲淹

旅館正寥寥東風鳴柳條青山幾時別華髮一年凋樹色昏寒雨江聲帶晚潮常思韓園酒燈火坐連宵

山莊晝臥有作

白晝臥不起寂寥庭戶空鳥翻松樹雪犬吠竹門風蓬鬢驚親老蔾羹笑士窮何如杜陵客避迹浣花東

春日都下書懷

黃鳥啼白日愁人春夢長老來思舊里病起得新方片雨淡天闕微風生竹廊薄遊知已久海

敘事文章

晚歸田廬口號

落日牛羊盡孤烟生遠村歸人策藜杖稚子候柴門鳥息田野暗雞棲閭井昏脫巾坐高石自覺農家尊

郊居感興

郊居長廓落五月急鳴蜩兒女催浮世山林老聖朝谷風吟灌木溪雨斷危橋寂寞懸巖下何人枉使軺

彭蠡湖中作

作客豫章山揚帆彭蠡間雲横瀑布水風轉落星灣此日漂萍老何年汎棹還澄波有孤月不忍照衰顏

送族叔惟一之淮上

歸來能幾日又送異鄉遊山路分吳服江城入楚州蒼烟含雨色新月上潮頭何事汀洲草青青結遠愁

新安江上送友人

東風吹棹歌去去傷如何紉以英雄贈愁緣離別多山雲度絕巘江月點清波明發孤帆遠相思鬢益皤

夜泊下邳

一為江海客幾泊楚王城山翠籠寒色河流急夜聲橋懷黃石處人憶赤松名寂寞孤舟裏何時到曙更

江上曉發望句曲山

一望不可極早霞明遠峰帆開楊子雨雲度茅

山鐘但感薄遊意不逢眞隱蹤何時過江去結構深林松

村夜書懷

永夜不能寐愁懷難可禁村燈射寒雨山鬼嘯空林起舞揮長劒悲謌調短琴丈夫當自達何必重知音

贈戚都護

都護多奇策何如古北平旌旗倚漢壘笳鼓動邊城莫效和戎利當邀報國名不知軍幕下還

[illegible]書生

送客之嶺南

飲馬出城濠春風挹佩刀江從白下遠山入嶺南高心解無書到情知有夢勞瘴烟愁萬里行矣一靑袍

送客之江陰

夢裏驚行邁愁中惜別離一年期未盡孤舠獨何之客路嚴陵瀨江村季子祠逢人有消息幸我慰相思

夏日寫懷

晨起握吾髮曠懷涼氣中雨晴碧澗滿雲散靑山空童弱盡婚嫁鄙夫成老翁大咲向時輩一經安足窮

登靈金山

石磴逶盤空高高路幾重烟霞午時磬風雨半山松怪鳥雲間囀歸樵嶺上逢行歌未云遍落日滿諸峯

戲馬臺二首

將軍曾霸楚雄敵萬人先疋馬今誰戲荒臺舊宛然陣圖成野草旌蓋散寒烟獨有威名在時時行路傳

草色晴芊芊荒臺不記年今看戲馬處只在亂山前古戍明寒火空營起夕烟寂寥千載下誰道霸王賢

村夜

寂寞空堂靜山村夜不更遠舂雲外響踈火雨中明獨坐悲前事哀歌歎此生壯懷空感激衰世正縱橫

送汪生之山陰

聞道剡中去令人動遠思琴尊一夜別江海數年期竹暗羲之館山空大禹祠好將懷古賦早爾重明時

夜泊京口

古驛寒更起沙邊已繫舟山風摇客夢江月照鄉愁寤寐思長夜𥜽褷嘆短裘十年無驥尾不得玉京遊

留别社中諸友

飛蓬本無定千里又孤征一别故人去應知華髮生亂山當棹起返景入江明今夜天邊宿懷君夢不成

過山中古廟

山深一逕遥野廟避山魈碑古全疑漢松高不辨朝翠帷蟲網結香印竹風消伏臘誰嚴祀陰陰但寂寥

彭城晚泊

日暮洪河險孤舟不可行十年爲楚客幾度宿彭城野渡明寒燒山樓響夜更誰憐千里外夢斷故鄉情

送友人南歸

羡子去翩翩魋予尚遠天一尊吳市酒五兩越江船客路春波濶鄉心暮雨懸自憐歸有夢先遶北堂前

雨夜臥病書懷

獨臥聞寒雨蕭然動四愁夜長疑不曉病久覺先秋片葉當檐下孤螢近戶流勞謌誰與賡空攬敝貂裘

閒居寫懷

散慢真吾事棲遲咲此身長因趨俗懶不厭任山貧蹤跡驅雞客生涯夢蝶人誰知林木下麋鹿日相親

秋夜族弟君錫君益留酌有作

秋色正蒼蒼留連夜未央山風遲過鴈草露急鳴蛩病媿浮生懶才憐令弟狂相歡不覺曉孤

月墮滄浪

登吳山

捫蘿躋石磴倚樹俯城標日落湖光迥天空海色遥雲藏少保墓江白子胥潮代謝逾千古英雄恨未消

經廢祠

零落路岐邊丹青莫記年壇空數石缺殿古半廊偏像廢金多剝碑殘字不全盛衰知有數來往一悽然

田家二首

晨興不理髮抱膝味玄虛日照草堂白風搖花樹疎命兒提瓦甕汲井澆園蔬吾道豈不適勿言樵與漁

漁樵各所適吾志在躬耕田罷手足倦歡來雞黍清閒雲潭底度新月樹頭生向晚更何事婦姑機杼鳴

宿江上

遠帆烟際落江靜迥無風秋水連天廣寒沙滯

月空海潮侵夢客漁火散驚鴻今夕心逾寂蕭蕭宿葦中

江上作

風旆正搖搖離魂去住銷浮雲一片雨殘月半江潮旅思生今日鄉心破昨宵不知楊子路幾日是歸橈

傅太夫人輓詞

女誡留中閫賢名著上公風歸遺珮響月度寢樓空機杼軻親斷文章漢史雄哀哀思反哺長

與夜烏同

寄趙中故人

不見故人久長從夢裏過片雲迷趙邑孤月渡漳河道自文章大賓由然諾多何時同對酒散髮一長歌

閨怨

一自良人遠愁顏老鏡中風生翠幙冷月下錦屏空粱戶徒棲燕音書不寄鴻蕭條閨閣閉兒

女夜燈同

秋日雲中寄傅伯俊

東郡賓親遠西陲老病侵幾憑孤鴈足一寄故人心川暝殘陽下山高古塞深別來誰念我千里問知音

送雷生之廣信

南國飛花盡西江落景催人從姑孰別帆向弋陽開離恨家爲越交情姓是雷知君今夜夢還渡大江來

感興

生年麋鹿性適世薜蘿心一自烏裘敝無端華髮侵烟光凝樹晩竹影落池深臥矣雲林下何勞問陸沉

送王孝廉

别酒醉初醒行驂不可停片雲侵落日喬木隱離亭節序逢新歲功名及壯齡孝廉須早去當世重明經

題潘茂碩明府公署

有道民長樂無琴政自寬酒空知愛客金少見

爲官古邑籠雲小長河入雨寒由來簿書者何必武城彈

晩眺

幽意偶自適獨來溪上行雲開晩山淨霜落秋潭淸避地少閒事老年多隱情高懷了無盡斜日向人明

村夜書事

伯鸞居廡下司馬客臨邛老笑妻孥賤貧慚故舊逢春烟呑澗樹夜雨帶村春寂寂傷心極空山又曉鐘

送伯符之恒陽兼呈趙夢白

之子干時去吾將老鶡冠道孤羣小謗世薄獨醒難雲起中山夕星搖北渚寒因聲趙夫子他日莫辭官

舟行曉發

寥落殘星沒蒼茫曉霧昏舟行不見岸犬吠始知村一逕蓬蒿入數家桑柘繁行行泊不可渡口明朝瞰

將赴鄴中憶兒輩

秋暮遊齊下春深赴鄴中兒童問消息賤子復西東生理吾身拙饑寒汝輩同秋應與愁婦感泣向天風

塞下曲

北風捲胡雪萬里暗黃沙馬骨折寒水邊心愁朔笳雲中朝破虜夢裏夜還家倚天一長劍直欲斬渾邪

懷汪司馬未及過訪先過仲淹

林中招隱客寥落久爲農不識漢司馬因過陸士龍歸雲棲古木返景曜高春去去愁分手秋山又幾重

沂水夜泊

逆旅愁淹泊迢迢正二更夜灘驚客夢秋雨滯鴻聲十口千山路孤帆萬里情沙村寒霧裏燈火尚微明

送友人之荆溪

迢遞出鄉關問君何日還傾樽破別緒奏瑟緩離顏風落宛溪水霜空陽羨山雄心當四海不必戀刀環

之塞上留別李膳部虎文

時危悲世路酒盡別仙郎毛褐臨風薄心旌出塞揚邊聲斷朔管山色老秋霜所以悠悠者相思烟水長

秋日同施孝廉脩上人集于宗伯東園二首

返景半高春山僧竹下逢苔深黃石古峰遠翠雲重危磴生秋草垂藤繫老松怪來涼氣逼洞裏有人龍

遠遊依上宰千載託浮名館似開懸圃人疑到化城網蟲交木葉山犬吠秋聲醉覺衣襟濕清庭空翠生

夏日同羅伯符諸君登于尚璽超閣

置酒讌羣公洽然列儁同馬嘶不命駕人醉欲乘風樹入窗中盡山當雨外空晚來俱嘯起一劍落雲虹

送鮑山甫南還

歸駕不暫息烟生歧路開人爲京邸別使到豫章還江暝潮吞月雲晴樹斷山因君明發去夢裏見鄉關

秋日過淨寧寺訊伯符

浮生俱嗜酒因有故人情不結蓮臺社長懷草聖名雲霞連海色鐘梵雜秋聲懶向空王禮飄然出化城

別故人

抽刀截長河河水復揚波肝膽故人盡年華行

路多嵐高舟京駐川暗白雲過明發關山遠思君共奈何

閒居即事

老去乏青錢貧居多歲年鶯聲稠戶外山色遍堂前高柳下殘照遠村生暮烟春來無一事但讀逍遙篇

九日犂丘登高同邢子愿作

萸囊今日事鄉國幾年歸簪菊憐斑鬢看山待白衣雲沙連樹暗風葉過城飛忼慨同懷古高

臺送落暉

秋日送劉逸人還吳中

送君何慘惻廣陌起悲風道直友朋少家貧裘馬空斷雲分海戍返景醉江楓後夜歸吳苑相思秋月同

簡友人

寂寞閉玄關空餘君往還藜燈思暮雨鄉路入春山草暗使車絕花深仙院閒冷冷不成寐鐘磬落雲間

之薊門別子愿使君

支離春郭外惆悵暮途中野店燈懸雨邊城鼓散風數杯心曲盡孤憤世情同誰念遊燕薊烟花一病翁

懷故人時聞在蜀中

千巖隱白日萬壑斷清猨山暝采樵散江空歸棹喧峽中滯遊子天外懷高軒迢遞不可見何由贈一言

送吳孝甫南還

不飲都中酒言歸溪上園潭澄鷺影落浦靜漁

歌喧留客夜烹筍呼兒春種萱此時倘相憶腸斷故山猨

別吳茂先二首 一

汶水東流疾燕關北望雄天高白日遠雲盡紫臺空倚馬將詩別千人以刺通寄言吳季子情在寸心中

酒盡悵然別天風吹度關胡雲起龍塞邊月下狼山笳斷金閨夢塵銷玉鏡顏年年萬里外不

見馬蹄閒

過朱汝脩脩竹齋

先生本淸曠不以世途牽古帙留賓散華缸對佛燃流飈疎砌竹浮月泛庭烟自笑尋君晚蹉跎老病年

冬夜有感呈傅司空

田舍青山下千畤久別離功名一不遂兒僕幾相悲月射寒燈白風含曙鼓遲慇懃問華省何日寄新詩

仲秋薊門懷趙考功夢白

迢遞中山路荒凉北塞心五更聽雨盡一病與秋深海霧埋沙磧邊風落戍碪叢臺望不極笳鼓日沉沉

夜宿榆木嶺二首

塞靜溪逾急山寒客不眠馬悲荒戍月鴈宿古城烟萬事投邊徼三年別井田那堪烽火報兵甲滿朝鮮

日沒邊樓暗雲歸虜障空秋聲出塞急山勢到關雄世路干戈外生涯老病中可憐愁不寐白首一衰翁

冬夜有感

讀書苦不成學劍又無名華髮兼愁長歸心與夢生雲沙空月色風葉墮檐聲為向山僧道孤蓬暫穀城

暮秋送孫寧之還東海二首

相逢幾日間千里復東還疎樹出秋驛遠烟橫暮山劍歌當舞壯霜鬢傷離斑今夕又明夕天

涯歸夢閒

言歸滄海畔悵別國門東曉路霜凝馬寒沙雲抱鴻貧來布襦短老去酒錢空何以醉離色山山秋葉紅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一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湞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律詩

溪上詠懷

巖響猨攀樹沙喧鹿飲泉不因華髮隱自愛白雲眠風葉吟秋月山燈破暝炯明朝誰枉駕啼鳥華門前

塞上書懷八首

家世本為農何知見塞烽儒冠軍吏問龍劒僕夫從疊鼓凌空出迴飈抱地衝誰憐遊子遠書絕故園封

最苦邊庭味風沙與酪漿三春無野草四月見雪楊使者通羌語將軍贈客裝望中愁不盡日暮塞雲黃

出關逢穀日歸路指瓜期未遂千金橐先成兩鬢絲風高侵塞早月冷度河遲自咲飄飄者虛名定幾時

田園抛耒耜江海事弓刀出塞今如此微生果自勞河經邊雨急山雜虜雲高誰憫西遊客蕭然一布袍

羽檄書生善兵戈將帥能計緣趨幕失氣以感時增積霧埋軍壘平沙露戍燈不知鄉國路遥隔幾雲層

月暗蒹葭隱風歸苜蓿斜胡姬嬌錦瑟邊將老黃沙朔漠雲千里鄉山海一涯不堪愁思苦何處又鳴笳

榮華不可問旦夕且登樓南國無來信西風自起愁沙雲籠漢鼓邊潦沒胡騮何似東山下棲棲臥一丘

地迥孤城險天長絕塞分鬼啼沙磧月人夢戍樓雲白草留秦骨青山紀漢勳何當繫驕虜一為報 明君

別葛俠君三首

上書辭幕府杖策聽驪歌鳥去投沙樹雲來斷塞河酬恩唯劒在懷俠豈金多明夜千山路其如別夢何

行行徒自惜耿耿復誰憐片雨隨人後殘陽落馬前使君雙紫綬遊子一青氈謾道西征遠離魂遶塞烟

行邁塞西頭桑乾東向流從來作客慣此別對君愁畫角響邊路黃雲昏戍樓但酣一斗酒馬上任悠悠

雲龍山亭子

亭荒無鶴迹山靜有泉聲不見當時客空懷吊古情斷碑青蘚合孤嶂白雲橫去去應回首殘陽照半城

過故人隱居

今君深隱處彷彿武陵源不識市朝事惟聞田野言山空石泉響溪靜棹歌喧惆悵獨迴首幽林啼夜猿

江上早秋

白露下林莽流芳歲又凋羈心大火逝歸夢故山遙月色迷秋渚江聲走夜潮飄零還有策誰道壯顏消

秋晚即事有感

萬壑白雲晚千山黃葉秋正聞胡馬思復起塞鴻愁急雨鳴關路荒烟睃戍樓可憐今夕淚流滿黑貂裘

登嶧山

魯國掌中看岧嶢磴道難雲蘿迷紀冢火碣失秦官雨洗空巖淨風搖古樹寒悠然小宇宙東海未漫漫

山莊晚興

索莫孤村裏緣溪一逕分松林寒露火山碓晚春雲剪燭留僧語談經與鶴聞自知無俗事漸以道爲羣

秋江送別

涯葦正颼颼胡爲又遠遊江寒千嶂雨風送一

帆秋白鴈飛炯渚丹楓蔽驛樓功名須早立莫戀大刀頭

訪友人不遇題壁得山字

山上復有山主人行未還月來松徑寂雲去草堂閒藤影空林靜苔紋古石斑君看舊行迹猶在竹林閒

野望

曠望不可極蒼茫晚照閒遠天低綠野片雨淡青山避世徒招隱爲農且未閒最愁春草色寂寞掩柴關

送客之江漢

尾鐏沽市酒送子漢江濆道路經溢浦川原入蔡州波光分過楷海氣抱飛樓明發應愁我天空一鴈秋

同豐公過姑射圃二首

宿雨開春郭晴波漾夕暉竹深人度緩花暗吏來稀草色遥隨錫雲光細濕衣爲過仙子宅山水澹忘歸

共結雲林好來尋水石清臺高斜出樹湖濶半吞城一逕迷葭色千家隔竹聲咲無東道主空伴老僧行

秋日感懷呈萬使君

使君千載上賤子衆人中病渴困司馬飯香分遠公胡雲冷夜鵲塞雨迷秋鴻忼慨一觴酒幾時歡宴同

秋日穀城道中

勞生非一夕杖策復孤征落日倒人影長風開鴈聲秋沙寒燒遠荒戍野炯平村路多寥寂蕭蕭砧杵鳴

江上奉懷楊民部元夫

昔別柳依依秋蛾今又飛神遊仙吏署夢遶帝王畿鳥散天風起潮生江日微因之懷贈米見僕不寒饑

冬夜于大宗伯東園奉懷張民部懋訓

寂寞東園夜懷賢卧未安夢長尋道苦人遠得書難雪屋村雞早霜枝怖鵲寒何時開斗酒煮

作玉京儔

秋夜于大宗伯東園奉懷蔣民部本實

極北望　王畿相思雙髩稀月疑春樹雪雲認
大夫旂村火射溪水山風飄布衣何時見知己
一似故園歸

曉度居庸關

夜靜澗泠泠。雞聲帶夢聽。鐘殘幾樹月。天落半
巖星。曙色連關白。山光出塞青。終當棄繻去。誰
道遠飄零。

歲暮將歸新安留別盛元起

我家鄣山下歲晏思蓬扉別子風塵地釣魚烟
水磯江清白石淨霜冷丹楓稀他日如相訪贈
之蘿薜衣

秋日上谷懷邢子愿二首

道拙悲工瑟衣寒憶贈袤趨程數別日抱疾怯
逢秋風逆遲邊鼓雲深沒戍樓故年今夜月書
劒在齊州

萬里黃沙地蒼茫易愴情淸霜變樹色落日慘
邊聲去鴈新傳字來禽舊結盟長懷論詞藻許
我孟先生

送故人之道州

流年俱道路身事豈相容浮世長當別何時此
再逢花藏二女廟雲出九嶷峰到日應迴首江
空聞夜鐘

送人之蜀

愁人離別酒送客短長吟江下荆門濶山從月
峽深秦關大劒外漢廟少城陰因有西飛夢先

君吊古今

漂母祠

楚水欲連天孤城晚泊船長疑漂絮處即是古
祠邊事往空知代碑殘不辯年王孫舊蒔路猶
自草芊芊

宿清虛庵

餘生晚學道趺坐深林中潭影鏡秋月松聲絃
夜風夢自虛明覺心由洗濯空寥寥萬籟寂清
磬梵園東

送客之閩中

東風紫騮馬客有建溪行一入千峰去多非幾日程荒烟迷海戍瘴雨暗山城他日蠻鄉路人誰識姓名

齋中逢友人

擾擾不能閒逢君齋舍閒夢從鄉路斷鬢入旅愁斑片雨淡平陸夕陽明遠山蒼蒼忽西暝談咲未言還

裁衣怨

裁服寄遼西嬌兒燈下啼林飈拂幔冷山月入牀低縷斷兼愁結書封帶淚題遙知蕩子夢夜夜到深閨

送人赴蜀

萬里三巴路君行定幾年野花穿棧發峽樹倒江懸亂石蠶叢國深山杜宇天不知烟霧裏何處是西川

秋夜小上人方丈作

人老重關外秋生片雨餘因聽小朗法不問大夫書雲度長松暗燈明古殿虛寥寥清夢斷月落曉鐘初

舟次湖陰

帆駛天風急川長海月低江聲連虎嘯山響吞猨啼荻岸明漁火沙村送戍鼙舟行自可樂早晚故林棲

雨中過故人園池得成字

故人高隱處今日又重行碁爲看山罷詩緣對雨成遠烟連樹合新漲入池平再有經過意知

君懶送迎

友人見宿山齋

不見談玄客經過獨有君春蔬帶雨剪夜火向厨分樹暗山禽息溪深野碓聞何時同入道長揖謝人羣

登靈金山

古木山深處雲霞嶂幾重路封樵嶺雪鳥散佛堂鐘寂靜心何得登臨興不慵誰能解塵事上築近高峰

舟中晚望

江村晚泊舟猨響恨悠悠落日山頭照飛泉樹杪流雨餘千嶂出風定一帆收今夜烟波月令人幾處愁

溪上言懷

步屧春沙上閒吟晚照中鳥銜青嶂雨花度綠溪風詞藻明時棄年華老病攻誰知貧臥久四十已成翁

邊將

邊將事戎機邊風碎鐵衣雕鞍披雪臥金柝抱霜揮塞迥天河近山寒堠火微出來征戰士能有幾人歸

薊門懷方司理君靜

歲遠思河朔秋深臥薊門月卸沙溆白雲抱塞樓昏皓首虛名誤青樽古意存何時把詞賦重與夜深論

漁陽憶從弟伯齡

客散邊城葉人流塞路萍陰雲慘夜旆寒雨思秋鈴道咲諸生嫉文驚令弟聽如何離別後華髮盡星星

薊門書事六首

中夜嚴城肅高樓正北看風搖征鐸碎霜拂戍旗乾終歲輸金帛何年解玉鞍憑誰報　天子一戰滅呼韓

風度蓬蒿散烟生苜蓿齊封書寄闕下孤劒在遼西暮雨深關樹秋沙漲塞溪望鄉愁未已荒戍又鳴鼙

十上書不報孤吟老自憐鈴聲悲夜雨旗影蕩秋烟往事空追昔流光豈待年徒然想知已揮涕灑龍泉

一夕邊戎報千羣胡馬過火來軍壘急響入獵原多雪盛迷盧犬河深沒橐駝傷心荷恩者何事不干戈

急管雜繁笳孤鴻起塞沙邊風落鳴鏑山雨濺征車玉果供胡馬旃裘貢漢家不堪回首望凋敝滿中華

氛祲東南起兵戈日夜聞天長星似騎沙遠樹疑軍野戍風鳴葉邊山火入雲何人有長策一奏　聖明君

秋日漁陽李祠部招遊盤山臥病不能從行遙望雲林奉懷之作三首

爲郎長結客悟道又參禪綠鬢垂玄綬青山掇白蓮遠沙風起燒荒澗月沉烟衰病那能去疎鐘爲寂然

秋色臥繩牀秋風吹夕陽白雲隨使者紅樹醉

仙郎野戍鐘含雨邊山月過墻羨君依淨土空殿禮空王

伏枕罷幽尋輸君終日吟清潭落猿影空谷響樵音山見古今事雲懸來去心誰知魂與夢半夜到珠林

懷李明府若蒙

一自別交親飄飄冐塞塵村燈起沙雁戍角慘邊人書去心難達貧來志不申無端秋夜雨淅瀝共霑巾

春日書懷簡米明府仲詔

年衰道不成但以酒爲名白髮遊心倦青山歸夢生雲沙龍馬色風雨亂雞聲不識龍門下朝來幾客行

送許中秋奉使吳中便道還鄉二首

三春懷邑里四月別　皇州魚愛江鄉美人持使節遊雲帆飛樹杪風雨送潮頭最是歸時路青山滿客舟

山色緩王程江風催客旌清波寫鷺影孤棹入

猿聲心遂供親念才高奉使名到家看魏闕一片暮雲橫

秋日懷趙考功二首

秋別還秋夢三年未得逢不知五畝宅今種幾株松木落滹沱水天高趙邑鐘離心託明月一夕過千峰

世路共爭達考功唯種園趣深元嗜酒道在却忘言日出雞犬散雨來樵牧喧知君草堂下若箇命高軒

北遊留別于尚璽文若 二首

汶水日東逝鄙夫傷北遊壯懷由義激老淚以歌收喬木衖津店深山出戍樓勞君謾相惜驪馬正悠悠

南去何曾達辭君復北行一爲遊子久五見早蜩鳴野日當車下山風出樹生最愁前路宿明月滿關城

雨中感興奉訊崔大夫 二首

三日連一雨田家禾黍豐爲農老不及千世槖

長空清磬出高鳥遠天垂斷虹故人儻相見先問綠尊中

六月投東郡蕭條無所歡孤燈向佛乞脫粟借人飡風起藤花落雨深茆屋寒若憐行路者最是布衣難

壽聖寺感遇奉簡于宗伯

南遊苦不達一病遂成翁齒髮兼愁落年華與夢空天花雜溪雨法鼓亂山風若問前途事依依倚上公

送阮司理赴閩中

不識文蛇地君遊幾歲中雲霞觀海色冠冕變蠻風鳥下荔枝落猿啼山瘴空人傳殊物候半與嶺南同

夜宿村店口號

片玉不曾沽蕭然在路途病餘知力少老至覺形臞客子文爲檄田家年當觚辛勞且高枕吾道本江湖

秋夕同方子振程仲魯承朱大參招飲賦詩

積雨抱愁辛多君嘉宴頻旅懷逢酒暢客思入秋新喬木風披幔高窻燈射人惟來朋舊俠倒着白綸巾

江彥卿挽詞 五首

只道才難達何知命易終一身爲客苦萬事蓋棺空鬼照秋原火烏啼夜塚風可憐衣與屨猶在寢堂中

天涯無一親身死復家貧遺語傳妻子殘書散

故人風吟荒砌葉雨灑舊牀塵今月郊原外蕭條鬼是隣

一病留京土孤魂斷越關人亡餘藥在月落故琴閒黃葉沙中路蒼烟塚外山清尊奠不盡沉醉哭君還

不必哀歌起能令洟泗揮關河旅櫬遠賓客吊錢稀日傍喪車落雲穿隴樹飛精靈如有識地下欲何依

執紼幾人傷秋聲慘白楊死生元是夢天地卽

爲鄉朋故收詩帙家僮賣藥囊還聞有兒女猶自未成行

哭故西蜀學憲傅伯俊　四首

疇昔獨相知如今長別離可憐蓋棺早不是到家遲夜鼠登虛榻秋蟲鳴故帷文章與詞賦千載蜀中師

辭名馳四域儒教變三巴寵辱俱雙夢死生元一涯喪車入寒草墓道發秋花歎息兩公子哀哀共日斜

貧叨分俸日老記校詩年人去劍俱化神來風颯然一官如夢裏九陌卽生前獨有同聲淚滔滔逐逝川

知已不復見傷心誰調同一朝憂憤積萬古死生空秋水旌搖日寒原鼓逆風老夫無淚矣揮盡墓田中

別傅員外　二首

司農有高義留我宴清池世路寡歡合山川多別離水生官渡急天廣客帆遲明發江湖上茫

茫誰所知

春風搖榜歌春思結烟蘿人去客程遠老來鄉夢多殘陽照古戍高柳暗長河醉與仙郎別悠悠任綠波

首夏宋大廷尉縛幕園宴集同趙劉侯三茂才　一

草遠車含色林暄鳥變聲雲蘿交樹密風絮落池平嘉宴叨廷尉清才得友生誰言腐儒老還有壯心傾

舟中別鄭長玉

送送蘆臺下棲棲旅泊中離心驚曉棹病骨怯秋風月落長河駛雲深遠道空終期漸水上老作釣魚翁

遊燕塞別清源諸友

時命久不達老夫懷苦吟浮烟結離緒落月墜歸心道路薊門遠山川燕塞深辭君向明發天廣夢沉沉

夏日赴京別江武選

千峰雷雨歇萬壑火雲生揮手謝知己懷書遊上京櫓聲隨浪急天勢落沙平不識江司馬能傷離別情

過高陽氏故城

昔聞高陽氏今過高陽城代遠廢基在草荒遺堞平翠華變烟色清樂散秋聲古聖不可見徒悲行路情

秋日再別黃中允平倩

千巖下月色萬壑起秋聲世事何時定旅人終日行長風吹廣陌遠燒入荒城復以慇懃意能爲念別情

晚登邊樓

徙倚望八極蕭條邊地秋蓬從絕塞出水入長城流寒霧起沙磧遠峰當戍樓高歌送落日風色令人愁

送趙觀察移鎮廣寧二首

諸侯掔旌節送送薊門前祖帳供長陌征鞞動廣川平沙蓬渡海荒戍燒連天旦暮陰山下匈

奴不控弦

碣石移軍遠遼陽按節雄鈴聲醒夜馬旌色起秋鴻錫爵　明王惠安邊使者功不知臨朔漠早晚奏平戎

塞上卽事懷于宗伯

北地防胡寇東山憶宰臣天長唯見月塞古不知春荒戍雲沉馬平沙雪沒人誰憐穀城夢夜夜逐邊塵

漁陽懷潘明府茂碩

胡風吹塞草霜落正腓腓路惜雙鳧別書憐一鴈稀城荒寒柝急戍古夜燈微好向清冷水因之浣客衣

送客之瑯琊

烏啼星未曙千里即駸駸河水没馬腹山風搖客心孤城帶落月小店隱長林知爾遠遊子途中多苦吟

萬中丞平夷歌

巢穴空夆寇東南盡百蠻長風破漲海飛火蕩

夷山地拓 明王喜功成主將閒書生閧凱奏一候大軍還

七夕

一歲唯今夕凌晨即別離河逕星渡急天廣鵲飛遲片雨秋爲夢孤雲夜作帷迢迢望牛女無限故園思

都門留別方侍御君靜之趙中三首

心旌本無定而我更搖搖淥酒當歌盡丹顏以別銷山鐘含曙月津樹捲涼飇去去懷知已都城入夢遙

一賜諸侯札三彈寶劒歌老來趨路嬾貧至感恩多烟破殘陽入山昏暮雨過誰憐策羸馬南去渡關河

我赴叢臺路君趨建禮宮雲泥千里隔星月兩鄉同水漲滹沱濶天高趙苑空銜情與離思耿耿寸心中

早秋雨夜書懷

一葉落銀牀蕭條虛館涼老年逢薄俗故疾換

新方風息螢光定槐高雨滴長從來流寓者半是事文章

趙夢白考功芳茹園同郭華伯侍御張叔廣使君姚百雝逸人宴集二首

路帶橋通郭雲連樹接村殘陽落墟里新月上柴門形迹隨藜杖生涯付酒樽好將千古事細與使君論

客有南征駕辭君東郭園路迷來去夢人雜古今言落葉侵牕過幽禽入竹喧烹葵仍未已纖

月坐前軒

懷滇南鄧學憲汝高

闕下馳聲日滇南立教時風烟諸國路冠冕六經師銅柱留今古青山雜漢夷思君豈無夢飛不到天涯

別鄭尚書

悵別不能已西風疲馬嘶關河千里涉雲樹萬重迷露冷候蟲急天空秋鴈低何時遂州路還有綠樽携

秋夕遼西奉懷王中丞

不見居延使黃沙秪戍烟心隨雲度塞夢與月臨邊越客思秦館胡騶飲漢泉當時離別處秋草尚芊芊

登北平塞懷古

蕭條北平路日暗黃雲多一自將軍没幾經胡馬過邊聲起龍塞山勢斷狠河數奇空没羽千載傷如何

冬日于大宗伯宿雲樓宴集

少宴高樓上情忘心亦空手持一觴酒目送千里鴻山寒曜積雪天澗來長風因君方握髮彷彿對周公

鄞西晚眺書懷兼呈汪大觀左史

白首思江左青山滯鄞西淚從聞笛落魂以望鄉迷村暝雲歸樹沙晴月過谿寄言還自咲天地一醯雞

故任城刺史張公挽詞

昔作分符守能名在濟川風光今不見山色舊依然吏散池臺月鶯啼隴樹烟平生一碑碣猶在酒樓前

仲春送李明君若蒙赴開喜二首

百里今爲宰潘年鬢未斑鶯花迎駟牡旌蓋動河關地濶單懷樹天淸姑射山郵亭有父老莫遣使車閒

儒綬拂花香銅符曜夕陽歌[illegible]分手壯酒爲寫心長關路通安邑山河開太行誰知遊子夢先已渡清漳

冬夕僧齋寄崔司理明甫

不見崔司理齋居少送迎月光歆佛火風色落鴉聲客夢當愁斷鄉心以病生牀頭如借問空有素琴橫

秋夕僧房得霜字

三秋悲遠道一榻借空堂定久知心寂年衰覺病長荒城池倒月高殿磬含霜安得雲林下清齋事法王

萬曆辛丑歲遊于宗伯南溪別業別來既

久悵然有懷奉寄　三首

憶昔陪遊處雨聲蓑笠秋山花發樵路溪鳥散漁舟水石有深趣田園無外求心知鷗鷺渚不望鳳皇樓

野火照林明閒雲觸石生地元耕作隱溪以釣爲名苔徑穿松小山橋與漲平別來磯上酒夜夜夢同傾

悵望雲林下羈迷塵路間從來乘騎好不及釣魚閒古木聲吹雨空潭影倒山寄言台輔老早晚共追攀

夏日別汪大觀左史

多君懷直道不作泛交情義激由恩起魂消爲別驚暮鐘雲外盡暑氣雨來清媿殺千時者迢迢帶病行

夏日同吳孝甫謝于楚方子公過慈恩寺訪省南上人分得玄字

家貧猶嗜酒性懶不談玄脫幘懸庭樹分齋乞井泉殿空幡拂日天遠磬沉烟欲學跏趺坐冥

心古佛前

別鍾清甫

秋雨濕征衣秋山黃葉飛老爲千里別夢到五更歸積氣生寒水空城帶晚暉心知重見日白髮更應稀

之邊別邢子愿　二首

主人傾別酒酒色清泠泠策馬愁胡雪從軍憐客星邊風捲鴈磧海月生龍庭採菊當折柳送之長短亭

十月朔風起辭君趨薊遼沙長數遊騎天遠見
盤鵰別去頭更白醉來愁暫消行行不可飛
雪滿津橋

季秋別許孟輿邢條卿

前林已落日遊子振征衣路畏邊庭遠老憐朋
舊稀秋山雜雲起霜葉渡河飛後夜盧龍塞相
思有夢歸

晚秋簡成明府

寺古客衣单風高燈色寒馬從仙令乞經借老

禪看露重荒庭白秋深敗葉乾依依問知已能
不念途難

暮春遊塞垣留別黃宮諭昭素二首

好山多在邊碣石與燕然逢人問古塞飲馬尋
流泉白首自不惜青雲誰為憐龍門無郭泰謾
道客登仙

辭君一何遠千世遊檀州邊草過春發塞河衝
石流寧為坐上客不借軍中籌去去猶回首知
音丹鳳樓

問子公病

他鄉憐令弟一病臥花宮彩筆題詩盡青錢買
藥空佛燈侵殿月仙梵落山風誰憫禪庭下蕭
條半死翁

夏日于大宗伯招飲黃石山樓二首

一望唯田野門庭俗駕稀鳥凌朱檻度霞拂綺
窓飛樹影搖蘭酹山光上葛衣前村風正起好
趂晚涼歸

羨君無一事坐對穀城山雲歛數峰翠苔生衆

石斑仙疑乘月下客恐御風還壠麥村村熟嘗
新破旅顏

于時遊郡國訪道入山林鳥下禾黍亂雲來桑
柘陰樓臺風醒夢朋舊酒傾心借問台衡老何
時拯陸沉

之塞上留別張使君汝立

雞棲庭樹暝古道亂烟生以此動行色自然傷
別情殘陽下塞遠驟雨洗邊清不盡使君意臨
分樽酒傾

送謝于楚

客有隨謝公翩翩擁傳同柳深官渡雨花逐使車風山色吟鞭外鶯聲醉夢中行行看不極天遼夕陽空

春日即事簡周兆通

隱几憶丹青鶯啼春酒醒暗窓風亞竹高閣雨御鈴遊夢登仙府冥心讀道經唯君鳳城裏一見即忘形

奉懷張憲周使君

節憶東溟駐星看西極懸水雲棲上苑山照下

甘泉客路通三輔官河別幾年欲知遊子夢長在戍旌前

秋日田廬寫懷

晚來農事息負策返田廬落照明禾黍孤烟上井墟功名非墨翟身計且長沮童稚俱癡矣誰能課讀書

送吳用卿還京

戀別不霑衣看君去若飛馬穿官樹度人望[illegible]古戍生涼雨長河蕩夕暉寄言京邸客消息近來稀

之塞上別邢公子

公子心膽雄知予有俠風黃金遊紫塞赤羽插雕弓古戍雲隨騎平沙燒起鴻心知他夜夢飛過九河東

別程陸二廣文

醉別青氈下行歌紫塞傍時危驚寇亂老至怯途長關樹遲春色邊風慘夕陽心知薊門夢夜

夜在齊鄉

泲上懷于宗伯

淹泊三齊北何由問起居命兒傾貰酒囑燕託緘書峰入遼天翠花從驟雨疎如何別來鬓蕭颯白盈梳

病起感懷

老至才彌拙時違命不通途窮借車馬病起怯邊風殘日依山盡征蓬出塞空人情棄詞賦吾道豈雕弓

秋夜作

蟲響夜啾啾孤螢暗復流梧桐一院雨茅屋四簷秋身世類多憤兒童不解愁傷心十年事空自媿莊周

送客之南中

越徼連三峽蠻烟暗五溪洞多秦客隱碑有伏波題叢竹參天合巖花夾路低君遊雖可樂無那夜猿啼

宣城送李生

別路曾攀柳離筵復舉盃人從宛水去帆引敬亭來溪漲小橋斷雨晴深樹開明時重詞賦莫卽臥蒿萊

秋日過勉之叔山園留酌

有客稱諸阮邀歡逗照中年先雙鳥疾世事一盃空芋葉疑寒露霜條脆晚風幽懷吟不盡何日與君同

經故戚都督池亭 二首

大漠長天外孤亭積水中山雲橫海色野燒走邊風客罷登龍履人傳破虜功誰憐後遊者寂寞向秋空

不見封侯錫曾勞借箸籌故人成昔夢遊子動今愁漲水欹邊柳殘陽隱塞樓唯餘舊碑碣空爲冠軍留

漁陽憶從弟伯齡

書記別來久關河矚望同晴陽當塞起秋鴈下沙空老去憂兵火途窮識士風何由再相見並馬 帝城中

冬夜傅司馬留酌分得風字

慷慨興不盡使君歡宴中生涯一樽酒身世孤飛蓬燈色淡寒月鐘聲搖夜風試看兀然醉萬事皆空空

晚過修上人房同傅柱史得烟空二字

悟道入青蓮禪家居士賢經聲下樓鳥月色開寒烟瞥眼十年外冥心諸佛前寥寥禾云已淸磬落雲邊

浮生苦行役愛道尋支公孤磬過雲遠寒源流

月空蛟藏鉢裏雨鵠散枝頭風何以坐禪寂蓮花清漏中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二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滇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七言律詩

登吳城山亭子

風塵十載厭干將老病孤舟歲月長一榻未能忘仲舉千秋誰復序滕王天高星漢浮彭蠡山遠樓臺出豫章回首不堪西北望晚鐘江月落潯陽

燕子磯謁關壯繆祠

燕子磯頭陰火明秣陵城下晚烟生山川不記當年事宇宙空懸大義名露濕蒹葭連月白潮來江水帶天清將軍猶有吞吳氣夜夜長聞劍戟聲

題友人山齋壁

古木衡門高士居文章器業近何如烟霞野徑春鋤藥燈火寒窗夜讀書山嶂雨來溪樹合草堂風起砌花踈　聖朝莫道無徵召且隱空林待使車

大梁別友

南來北去意如何歎息浮生夢裏過身世有期應客路人情無處不風波馬嘶汴水春雲散花落繁臺暮雨多今夕一樽垂柳下可憐腸斷別離謌

送客之成都

衡陽不復鴈南翔何事西遊背楚鄉山水十年懷錦里風花一棹上瞿唐雲深樹色浮江遠日落猿聲出峽長明到草堂尋杜甫行歌時過碧雞坊

秋晚客居題壁

蕭蕭華髮老泥塗歲晚歸心一劍孤遠道夢魂千里斷故鄉音問十年無寒烟古戍迷鴻鵠暮雨空林響蟪蛄潦倒角巾滄海上不堪羸馬日長驅

過空空上人禪房

一褐飄零過楚城欲從支遁證無生可憐孤客成衰老長愧高僧問姓名木落石臺清梵響雨餘山嶂白雲橫那堪相見還相別滿地西風空月明

秋夜宿雲中客舍懷傳司馬伯俊

才名司馬古稱難飄泊誰將一字看天濶雁聲來塞遠風高人夢落邊寒孤村夜靜清砧急荒戍秋深敗葉乾長記別時仍把袂射書城下[illegible]加餐

送客之嶺外

遊子辭家幾月程青山一騎向南征珠厓不屬秦時郡銅柱猶標漢將名蠻洞雲來叢竹合海天春盡瘴烟生愁人最是遐荒路孔雀寒猿處處聲

冬日潞河客舍有感寄楊民部元夫

青山何事罷躬耕貧到長安賣姓名老去十年

三徑廢愁來一夕二毛生凍雲不雪含霜冷乾葉無風落地輕離別那堪頻北望 帝城殘月暮鐘聲

寄余水部

春風歸棹泗亭邊追騎心懷好客年梁苑衆賓司馬病長安諸貴鄭莊賢彭門晩日低荒壘淮海秋波漲遠天寄語風流余水部何時一爲布衣憐

暮春過友人隱居

柴門寂寞友朋疎谷口來尋高士廬春色又驚三月暮人情常憶十年初松蘿雲過石牀潤桑柘日高山院虛聞道 聖朝求輔切莫將幽隱忽簪裾

戍樓秋望

絶漠孤烟帶夕曛登樓初識犬羊羣風吹戍火燒邊草鵰入胡天沒塞雲霜色遠從青海見秋聲遥傍黒山聞單于一曲悲笳切愁殺從戎霍冠軍

春日閒居卽事

東風一徑掩蓬扉寂寞貧家事事違病起漸凋前日鬢春來未換去年衣溪橋水漲人過少山舍鶯啼吏到稀試看滿庭芳草色棲遲都已息塵機

冬夜寫懷

霜滿空庭山月孤關河繚繞隔三吴天寒中夜重衾薄家遠經年半字無風落女墻低過雁雲籠官樹暗啼烏窮愁自笑虞卿老獨對青燈撚槁梧

山中別業

草屨荷衣笋籜冠放歌泉石遠塵寰林中歲月無人到洞口烟霞盡日閒沙徑雨餘新碧草水塘風定落青山自憐岸幘長松下唯與孤雲共往還

蘇臺懷古

日上姑蘇烟霧閒寢園無主燕飛迴流鶯不說興亡事芳草自生歌舞臺花色似憐妃子笑角

聲偏傍闔廬哀只今唯有春山鹿行到吳王宮
裏來

黃山 二首

天都峰下亂猿啼一逕巉巖過客稀歲久不知
黃帝在潭空惟見白龍歸時穿古穴尋丹鼎閒
愛孤雲憶道衣何必求仙泛蓬海從來此處可
忘機

軒后當年此御風天都一望思何窮洞門雨過
石牀冷仙嶂月高丹竈空古穴已無殘火在溫

泉猶與舊時同蒼蒼回首不知處三十六峰烟
靄中

聞程子虛病故

孤館春深鳥亂鳴親朋零落壯心驚向期空自
愁聞笛中散何曾善養生南澗草花燃雨色西
江烟月走潮聲可憐寂寂閒窗下琴軫蛛絲半
壁橫

秋日和公太史孝與遊西山之作 六首

纔入西林處便空烟光秋色與無窮人持一缽
分僧供月與孤雲到梵宮樹暗山含燒野火天
高胡雁落邊風明朝燕塞峰頭望不數秦關百
二雄

杖策來尋鷲嶺遊雲蘿幽處即蓬丘半天飛葉
一溪雨十里長風孤磬秋寒色不分蒼野外夕
陽多在遠峰頭憑高試與山僧指突兀烟中是
鳳樓

深林迢遞有鐘聲石磴巉巖馬不行澗冷菊花
含露晚風高松子落階平人疑入道來天竺夢

似凌空到化城一任老禪談寂滅浮生誰肯學
無生

溪風日暮起蕭蕭沓嶂危峰欲斷橋葉響秋林
逢過鹿雲藏山寺問歸樵陰崖松檜枝全老古
洞經幢字半銷安得逍遙謝塵事焚香趺坐度
清宵

行歌欲遍法王壇雲引飛泉灑客冠寺遠却疑
燈火近山高不耐塞風寒千巖日落蒼烟合萬
壑秋深黃葉乾謾道此遊勞應接老夫俱是與

中看
高高山半掩禪扉夜擁浮雲臥翠微林冷客衣霑露重月明僧語出林稀身棲大士青蓮宇夢到仙人黃鶴磯最是江東風景好旅遊無夕不思歸

秋夜僧房感懷寄邢使君子愿

衰鬢經霜盡似霜誰憐懷土病僧房老披短褐愁長夜藥換新方典故囊煙沉寒燈籠古塔雨淋乾葉響空堂多君同調知涼冷一鉢清齋共

法王

臥病山中懷陳使君思俞

貧歸不復望長安寂寞荒園老病難下士昔爲梁苑客故人今起漢庭官浮雲虛閣千峰暝積雨深山六月寒惆悵當時樽酒夜風流俱作夢中看

秋日漁陽寄傅侍御伯俊

騮馬長懷被繡鞍幾從柱史過禪壇燈明石室參諸佛月下蓮臺散一官紫塞秋深邊色老黃沙天潤鼓鼙寒何當洗鉢聊城水共事高僧釋道安

送故人遊襄陽

沙頭五兩正翩翩一片離愁迥照懸楚塞晚雲斜出浦漢江春漲廣連天魚懷孟叟垂竿日馬憶山公醉酒年最是襄陽好風景接籬應倒大隄邊

歲杪留別邊翼卿

朔風燕鴈滿汀洲千里鄉心急暝流時序又驚

殘臘至山川不是壯年遊雲平海樹吞淮浦雪暗江天失潤州長劍角巾東路遠貧歸誰憫黑貂裘

暮秋之東阿別朱允脩太史

馬嘶人別兩依依馬首西風葉亂飛白雪秖因同調去青山可當故園歸長河日落津船少古路雲深村店稀秋色蕭蕭向明發老夫豈不壯心違

秋日送孫寧之東歸

木落燕臺霜氣清平林小店菊花明海天曙月起人色山路秋風撲馬聲故國望來趨學舍奇文歸去策功名知君後夜思京邸燈影寒窻新夢生

寄萬觀察伯脩 二首

去年書劍出王畿忼慨唯君重布衣彩筆不堪戎幕用白雲空望故山歸草生沙漠邊鴻盡花落江城驛使稀幾度傷心回首處東風吹泪向西飛

短褐長懷依大夫邊城十月覺寒無天清遠塞鳴胡馬月出空山響僕姑多病客曾謫下里窮愁人豈賦西都只今惟有慇懃意長與桑乾水不枯

泰山 八首

天門一望雨初收指點江河辨九州羣鶴忽疑來五帝眾山猶似列諸侯瑶臺磬落仙巖午琪樹風生御道秋不識古今方術士幾人曾此事丹丘

前王曾此駐鳴鑾玉節金幢擁禪壇千古雲霞封漢牒一時風雨失秦官山晴飛翠侵衣濕日暮疎鐘出樹寒坐嘯不歸三觀路仙人恐有授金丹

雄盤齊魯壓扶桑岱嶽從來祀玉皇天近四時聞廣樂峰高半夜見朝陽巖前客覓長生藥海上人傳不死鄉倦客長風吹萬里欲驂鸞鶴向東翔

一碑無字見秦餘百尺巍巍倚太虛天地秖因

炎帝與風雷故為剝蝕書荒臺盡處久雲芽古曲磴秋深石蘚疎總是　君王封禪地行人只道漢鸞輿

登臨何必訪蓬萊岳勢高凌帝座開雙鳥忽從梁父下一峰飛過丈人來烟深澗草迷山洞雨歇巖花覆石臺東海樓船無日返應知徐福不仙才

秋風吹日冷淒淒玉簡丹書今古迷白雪長留諸壑底青天倒在數峰西觀當泰越中原小山

列嶽擁四岳低徙倚不知林氣夕仙家雲外一
聲雞

虞夏曾聞禪肅然明時無復禮山川丹巖臺榭
空中起白日雲雷地底懸封奏相如爲上草從
遊方朔是眞仙至今玉女宮前水彷彿羣臣嚮
珮聲

何處峰頭奏紫簫碧空清露夜寥寥五雲不散
仙壇去萬壑長當　帝闕朝樹影月搖瓊砌冷
鐘聲風落玉京遙飄然已出人間世安用長虹
駕作橋

題友人隱居

坐窮經史臥書臺門掩春風靜不開野鳥踏花
穿樹去山雲含雨渡溪來河東未獻楊雄賦洛
下空懷賈誼才謾道林泉肥遁好漢庭早晚使
車催

塞上別王伯隆

老去新詩醉懶題離心今日重悽悽一身千世
惟愁在萬里還家有夢迷白雪天高秋鴈度黃
雲戍古夜烏啼王郎那不南州戀書劍年年紫
塞西

聞萬中丞東征十首

聞道中丞策戰功干戈十萬靖邊戎妖氛不蔽
遼陽月兵氣遙吞碣石虹北極卿雲歌吉甫東
山零雨望周公書生亦有平夷志欲向扶桑掛
角弓

東征猛將卽風雷萬壑千巖勢欲摧滇海月高
吞貝闕蓬山雲盡出銀臺功多白璧連城重國

有明珠照乘來一片旌旗渡遼左鄂公元是不
羣材

島中餘寇未全消上將徵兵走百寮但見山河
趨北闕從來海水不東潮雲迎車騎浮關起風
捲旌旄出塞遙一掃瘴烟千萬里漢家何必立
銅標

一聲清角散夷歌又報名王走橐駝風蹴海波
搖虎穴雲隨邊燒渡狼河羽書上國經年急刁
斗空山入夜多爲識元戎能滅寇中原從此不

干戈

談笑風塵握玉章人傳渤澥不波揚冠裳雲集三吳儁羽檄星徵六郡良箭入蜃樓春祲歃鼓驚鮫室夜珠藏五山迢遞三韓外萬古中原屬

帝王

越裳九譯昔朝周絕島今無日本裘出塞馬銜鑾將鼓渡江龍避漢臣舟防邊老惜三年戍去國心懷百戰愁謾道遼來能入寇遼陽新有冠軍侯

燕齊控節迥迢迢三月戈船欲渡遼島外雲霞夷部散浪頭風雨海神朝天清晝幟懸丹景山遠金鞭徵紫霄預識論功圖閣日羽林仙樂奏簫韶

欃槍亂落漢軍呼報道鑾兵已半無霜壓瘴雲清海島天啣孤月上蓬壺一朝戈戟開戎府千載功名見丈夫凋敝朝鮮箕子國知君重爲樹王都

虎賁百萬擁材官飲馬東溟水欲乾半夜妖星沉劍戟一天寒雨濯旌竿將軍壯志凌虹白使者精誠向日丹誰道坐謀多廟略元戎千古讓登壇

桓桓開府將樓船斷髮何勞犯朔邊大國雲雷春自起遠波陰火夜空燃島夷陣沒長城雨漢將旌飛漲海烟旱晚功成螻蟻盡　君王不復慮朝鮮

夜泊揚子懷勉之叔

不見徉狂阮步兵相思無那隔重城愁連江海

書難達心怯風波夢易驚沙浦客帆依鴈落島門烟月帶秋清飄零一夜孤舟裏腸斷天涯遠别情

秋懷

高風搖落自悲哉四海誰當九辨才門戶桑樞原憲病江潭杜若楚人哀地偏斜日當峰下山靜浮雲擁磵來千里自憐還老驥壯心何處有燃灰

秋日山中與從弟伯齡言懷

令弟才名豈廢儒自憐身老尚狂迂毛生未脫
蘽雖出劉毅從來僧石無溪路月高人語靜雲林秋冷鵲巢孤浮沉世事何嘗定且作風塵一酒徒

山居即事

日暮村南烟樹青溪風吹竹泉冷冷月高松院搗茶臼花落山房寫道經病渴心懷金掌露家貧身老少微星白雲一任長來去寂寂空堂門不扃

和黃伯羽題沈太史郊園

憐君一自解朝衣寂寞郊園獨掩扉雲過石牀仙籙濕鳥啼山路使車稀書傳上國曾封禪消在空林但采薇只有宛溪烟月色年年長屬謝玄暉

靈金山

蒼崖峭壁即仙城芝草中山舊有名殿閣風烟唐甲子石臺碑記李先生林間雨過花猶濕洞口雲來犬不驚醉禮梵王歸去晚數峰殘照隔潁明

仲春郊外

東風長是興情疎步入郊原覓酒徒花落枝頭一鳥下雨來溪上數峰無時遭聖世身何補家在空林道亦孤車馬不來朋舊絕且將心事向潛夫

春日山中懷方侍御君静

蕭條華髮對殘陽夢逐東風過濁漳孤客十年成病叟故人三月拜臺郎雲來綠樹陰苔院幔

捲青山入草堂誰向金門頻寄語謾將詩賦奏君王

秋日登陽和樓

一片秋聲入郭長萬重沙樹散秋光雨來寒氣吞全趙天濶殘陽落太行四海兵戈多戰伐十年人事幾銷亡高樓極目鄉心起不盡西風塞鴈翔

秋夕遼西客舍奉懷禮部于尚書

遼西城下遼水東不盡邊愁鳴夜風千里關河

共明月十年蹤跡散秋蓬白雲夢斷青山遠紫塞書成黃葉空無限相思向南望數聲笳鼓戍烟中

岳武穆王祠下作

宋家陵廟盡浮雲松栢蒼蒼向夕曛只道一朝和虜使不知千古拜將軍湖山但見埋孤塚風雨猶聞哭二君欲問忠魂何處是落花啼鳥正紛紛

夏日將之都下寺居感事書懷簡江司馬汝誠

杖策人如不定蓬可憐身世苦西東路長車馬貧來少老至田廬火後空荒殿鴿移飛棟雨古槐蟬斷曲廊風只今交態俱浮薄唯有先生直道同

薊門秋日懷山中

八月風高南鴈飛塞垣秋色幾人歸徒令華髮生青鏡不耐黃埃變素衣日沒長河人渡急草深空館使來稀山中舊有蓮花社迢遞傷心送夕暉

湘夫人祠

荒祠雨過浦雲收草色萋萋感昔遊瑤瑟不聞千古調青山猶鎖二妃愁蒼梧有恨緣南狩沅水無情自北流惆悵東風對花落杜鵑啼上小姑洲

郊居酬友人見寄二首

空庭片雨晝陰陰閉戶憑誰問陸沉可但右軍能掃素最知中散善鳴琴山園風急蜩聲斷石

徑苔荒鳥跡深今日蕭條窮巷裏貧交還見故人心

漢家天子重賢良寂寞相如病故鄉父老不知還難蜀功名長自笑遊梁山庭花落深苔徑溪樹雲來暗草堂寄語風流能賦客謾將文藻擅詞場

客夜

疋馬蕭蕭東海遊不堪中夜望南州高風木葉半庭雨明月樓臺千杵秋愁帶楚雲迷驛路夢

隨胡鴈度沙洲可憐孤客逢搖落懷古思鄉更
白頭

秣陵覽古

建業繁華一夢過江南佳麗竟如何潮來三楚
暮天碧宮廢六朝秋草多殘碣不留當日字後
庭猶唱昔時歌只今唯見秦淮水夜夜西風生
白波

和兄明府夏日會飲大寧閣之作

徙倚層欄萬里看壯懷不向醉中闌長河日落

三邊遠高閣風生五月寒天外亂山橫易水杯
前片雨暗邯鄲登臨會有王喬舄遮莫城頭暮
角殘

送趙明府赴儀封二首

劍佩當年憩御香風流才子舊賢良一時孤鳳
辭丹闕千里雙鳧向大梁木落蓬池秋水急草
深兎死暮烟長　聖朝預識神明宰早晚徵書
下建章

池頭栽詔墨初乾才大翻知小邑難古道使車
前秘閣　清朝詞翰近郎官桑麻百里迷彭澤
風雨孤城過濯壇到日夷門應不久漢家還復
侍臣冠

楚江餞別

江鷺飛飛蘆葉長故人何事動行裝一罇南國
辭荊楚三月東風下漢陽烟樹但從愁處亂雲
山不向恨中藏離筵芳草萋萋色最是王孫戀
故鄉

友人見過山中

明時未許布衣干寂寞山家事事難對客豈能
鷫鷞賦逢人長媿鶡雞冠滿庭芳草春烟合一
徑飛花暮雨寒今日忽驚車馬過好將樽酒盡
交歡

晚次秋浦

蘆葦蕭蕭有鴈聲夕陽旅泊最傷情江湖到處
飄萍梗身世無人識姓名三楚風高寒木落九
華雲盡晚天清誰憐宋玉悲秋甚一段新愁賦
不成

祥符寺

滿地閒雲唯鳥蹤千巖怪石蘚重重天寒野寺無來客日午深山幾扣鐘溪嶂雪消多似雨洞門松古半成龍何時盡棄人間事直上天都第一峰

春日鄴中懷邢使君

擊節曾同杜下歡旅遊誰道劍詞難愁連東海暮雲遠夢落西陵春雨寒病裏書從前日寄酒邊花是異鄉看只今 聖代思台輔一爲蒼生起謝安

送客之嶺南

春風一騎向南行暮雨陰陰古樹聲蠻海望來還路遠瘴烟何處不愁生啼鳥喚歸梅嶺客亂山遮盡桂陽城明夜可憐明月色故人應起故鄉情

哭汪仲淹

世事曾論蜀道難邢期生死別豐干反眞吾獨知桑扈春苦何人問伯鸞風落舊園秋蝶遍月明高冢夜猿寒只今常作青山夢彷彿猶將起色看

秋夜辛夷館讌集同許仲常

露滴空林秋氣清辛夷館前山月明浮生只解論詞賦對酒何煩問姓名風急水螢當檻下夜涼河漢倒溪橫一樽自是逢君晚醉殺猖狂阮步兵

秋日山中寄汪秀才

我亦風流阮步兵生涯惟與醉爲隣肯將白眼長看客只有青山不惜人溪徑晚烟沙草合蓽門秋雨石苔新歸來記得疎狂甚舞落汪生折角巾

送鮑生南歸

貧來無酒綴征衣一片鄉心送客飛柳折大隄春雨細路逢寒食暮烟稀十年白髮羞彈鋏幾夜青山夢掩扉聞道高堂有慈母風帆早晚趁潮歸

送客之楚

葉下秋江水作波天寒行色竟如何只言沽酒留帆駐不道因風起棹歌鄂渚雲生胡鴈没湘山月落楚猿多逢人倘欲憐同調早附平安二字過

牛渚磯懷古

牛渚磯頭西日晡牛渚磯下歸人呼精靈歲久石色古猿鳥夜寒江月孤將軍謝尚昔凋落居士青蓮今有無安得風流同載酒不妨耳熱歌烏烏

梁園覽古

梁王當日召鄒枚司馬名高兎死才賓馭已隨東汴水野花空上古繁臺烏聲客似聽歌至秋色人疑作賦來悵望霓旌何處在蕭蕭脩竹自悲哉

懷子愿使君 三首

去年書劍愁中別今日頭顱病裏斑天遠客心迷馬頰月高人夢渡刀環朋情老逐三江水世業貧唯數點山最憶汴園淸宴罷滿城燈火使君還

不見使君心不開旅遊書帙生塵埃野塘風起水花落孤館夜深山月來鄴下巳無七子作齊中唯有三騶才載酒何時汴園裏從教一醉眠蒼苔

行役天涯無定蹤那堪心事日重重雲生古渡客愁雨月落孤城人聽鐘道在久知柱下隱貧來欲效伯鸞舂相思相憶漳河上目斷齊南千萬峰

秋居病中作

連朝抱病起常遲寂寞閒庭馬跡稀苔徑葉深迷鳥篆水塘秋冷落荷衣安貧未御囊中藥厭食空餐嶺上薇只有溪頭碧山色晴來依舊到柴扉

送客之蜀中

三巴西上盡羣峰峭壁迴潭千萬重亂石望來惟鳥過孤帆何處不猿逢江深灩澦消晴雪日落巫山響暮鐘去去錦城堪弔古臥龍祠下有

遺蹤

園亭夏日書懷

十年消渴悲無媒一樹山榴空自開身世徒歌白雪調功名那有黃金臺烟生青嶂牛羊下魚散綠荷風雨來日夕誰知閉門者石牀竹徑生莓苔

田廬秋日憶淮上舊遊

性懶從來不著書懷人誰復問田廬小山叢桂淮王賦窮巷蓬蒿仲蔚居牖隙蟲絲侵雨斷松

枝猿影落潭虛相思遠道三千里目極西風七月初

送人之下邳

看君志業在王畿何事飄零作布衣長策不將明主獻角巾翻向俗人依陳琳古墓迷秋草黃石空祠對夕暉聞道青雲及年少闌河此去莫相違

寄何仲敷

故人辭賦漢文章腸斷秋風思不忘天遠亂雲迷楚澤月高飛夢過山陽才玄久識楊生妙眉白慚稱馬氏良一隔短亭千萬里海烟江樹暗蒼蒼

和友人亂後過錢塘登吳山之作

獨上吳山望五湖生民何處是樵蘇幾年城郭連兵火舊日人烟一半無潮落海門秋月白雲開漁浦暮山孤飄零不盡天涯恨好向西風倚湛盧

宿謝徵君草堂

峭壁迴潭千萬峰烟霞高處臥人龍三閭辭賦風騷祖柱史玄言道德宗木落水禽驚曲澗月明山鬼嘯深松多君懶慢還留客杯酒新浮琥珀濃

送周生之遼陽

盧龍東望海蒼蒼一騎長嘶渡白狼直以文章干幕府欲將戈劍靖要荒烟生古戍籠陰火風走平沙冷夕陽謾數翩翩阮書記如今詞藻屬周郎

暮秋隆興寺與成明府

秋聲四壁響虛堂鐘梵蕭蕭夜正長老去文章依茂宰貧來燈火借空王風高沙鴈棲寒葦月暗城鴟拂曙霜若問浮生今日事牀頭猶有一千將

長安客舍病起書懷簡公太史考與

四壁黃埃無斗儲幾莖霜髮白盈梳童因久病能知藥人為窮愁善著書雲歛高城官樹靜月臨荒館客燈踈何煩太史頻相惜曾送盤飧過歲除

暮秋還京留別李司馬中丞惟貞

征袍九月臥三邊書劍恩多上宰憐馬望朔雲嘶塞下客衝寒雨別旌前燕山遠火明秋戍魏闕踈鐘落暝天預識長安開甲第看君端冕飾金蟬

送友人之嶺南

楊柳絲絲拂道周不堪鷓鴣喚離愁浮雲是處遮梅嶺匹馬何時到象州雨過山城蠻樹冷月明沙浦瘴江秋可憐他日桄榔下最是猿聲送白頭

秋日留別狄將軍明叔

片帆歸去子陵灘敢向明時歎路難異國賓朋愁裏別高臺歌舞夢中歡風吟晚樹蟬聲急日落秋波鴈影寒為語豪雄賓車騎相思莫忘報平安

暮春遣興

春盡郊原興未闌青山長作醉中看逢人不解題鸚鵡對酒何曾着鶡冠三徑雲霞芳草合一庭風雨落花寒鶯聲啼老東風急短褐休歌行路難

送故人之浙江

歲晚繁霜草木凋驪駒愁聽北風遙桐廬山郭雲藏市漁浦江村月送潮歸棹不知何日是壯懷新為故人消黃金得意須回首莫向天涯敝黑貂

雨中與邢子愿

葛布長襦不耐風十年身世愁西東遠天鴈下湘西白寒浦雨來村樹空蓮劍貧將客路售藜羹淡與僧家同即今相見論衰朽唯有使君顔色紅

秋夜元法師禪房懷于大宗伯

黄石先生信使稀可憐前事病中違欲從上客千峰隱願借高僧一錫飛木葉隨風侵梵火山烟含雨濕巖扉鑪香未盡疎鐘動寂寞空堂擁褐衣

秋思

搖落孤懷自百憂西風況復異鄉遊殘碪幾處樓臺曉新鴈一聲天地秋往事可知莊叟夢浮名空戀李膺舟思家獨倚龍泉劍夜夜天南望斗牛

秋日上谷懷邢使君

徙倚孤城百尺臺邊聲搖落壯心摧天寒朔氣[illegible]關起日暮陰風捲塞來瓜記平原分五色酒[illegible]涉水饑雙盃遥知別後多文藻太僕名高漢史才

故人久客長沙秋日江上作以懷之

楊柳蕭蕭蘆葉黄秋風何事只殊方一身江海羈行旅十載親朋斷報章雲盡遠天低楚岫月明寒鴈過瀟湘何時去作長沙賦共弔靈均奠桂漿

過彼岸寺訪空上人

山郭行吟夕照收西風吹過虎溪頭流年不解談空滅老衲何須笑遠遊滿地白雲禪室晚一庭黄葉梵臺秋我來自覺佯狂甚詞破人間萬劫愁

西楚道中作

莎雞啼老葉初凋楚客懷鄉倍寂寥黑髮半從愁裏變黄金都向病中消烟波南國雙魚遠關路西風一騎遥滿目傷心愁未已柳邊殘日上山橋

送友人南歸

長淮千里望中微越國鄉心淚滿衣征旆一朝

從北下歸帆十月向南飛風高山郭聽猿斷雪暗江天見鴈稀自笑飄零滄海上遊魂先爾到庭闈

之淮留別親友

千里驅馳未足勞多君樽酒餞林皐浮生只是長爲客今日何須問大刀雨暗隋隄官柳合風吹淮浦陌塵高十年孤劍誰憐我愁殺江東一布袍

溪上對酒憶傅司馬伯俊

曉對青山命綠樽晚來新水漲新痕石橋草發含殘雨溪樹雲開出遠村病憶上林司馬賦貧慚下客李膺門誰憐一徑蓬蒿裏白首文章自討論

送何使君督學西蜀

翩翩飛蓋出孤城獨有遊人感別情雙闕一封來萬里六經三蜀授諸生巴山月落淸猿響劍閣雲深古樹平君去西江應不久丹書早晚下承明

寄淮西友人

故人何處獨悽悽望斷寥天意轉迷芳草不生淮水上青山只隔楚江西短琴索莫空塵合孤館荒涼但馬嘶消息欲傳行客遠夕陽愁殺片帆低

秋夜獨坐

獨坐空山愁正長孤琴寂寂樹蒼蒼碧梧風起秋聲早銀漢天高夜氣凉南圃流螢穿北牖東家明月過西墻蕭條三徑今誰顧一片空園白露光

登樓感事

十載驅馳渡楚河感懷空向夕陽多東城故老幾家住南浦高樓惟鴈過流落獨悲王粲賦狷狂誰聽接輿歌那堪回首淮陰道古渡西風生白波

送朗上人遊蜀中

遠公今日具袈裟又向天邊覽物華萬里亂山憑一錫五雲何處散千花巴江月落猿聲斷棧

閼天高鳥道斜不識老禪從此別幾時還爲濵三車

送友人之眞州

憐君何事走風塵秪是功名未致身路入亂山雲礙馬酒醒孤店雨愁人長干道上烟光遠揚子津邊草色新爲語高堂有慈母莫將書劍滯江濵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三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濵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七言律詩

黃陵廟

朝風暮雨拂靈衣杜若青青行客稀千古人亡斑竹在九嶷龍去白雲歸汀草不知朝市變野花偏向廟門飛湘江謝豹啼聲苦彷彿當年哭二妃

春日過友人別業

穿林一徑遶青山幾度行謌到考槃萬里風雲期駿足十年塵土媿儒冠浮花曲澗春流遠細草空庭暮雨寒今日忽經高隱處悔將長鋏學馮驩

贈王開府

聞道中丞按朔邊長城正是受降年金笳不動
千峰月玉劍遥横九塞烟沙漠火空胡草木旌
旗雲擁漢山川懸知一勒燕然石早晚封章奏
帝前

送人謫宦楚中

天南何處動鄉思暮雨蕭蕭斑竹枝雲夢草生
歸鴈盡江潭花落逐臣悲芳洲白芷堪爲佩去
國青山好賦詩早晚恩波還北闕如今不是賈
生時

秋日送金静伯之雲中赴趙將軍幕府

秋風黄葉亂飛飛君正干時我未歸萬里北來
鄉信少三邊西去故人稀胡駒帶雨鳴寒草燕
鴈衝雲下夕暉聞道將軍能禮士好持書劍暫
相依

送故人之楚中予家在江南故併及之

看君南去疾如飛烟樹蒼蒼坐釣磯遠道夢隨
潮水上故園心寄客帆歸天寒楚澤迷孤鴈日
落湘江哭二妃望斷蒹葭秋色裏不知何處夜
相依

過汪逸人隱居

聞道先生臥紫霞時時洞裏秘丹砂懶迎賓客
常扃戶不遣兒童掃落花隔水白雲喧野碓遠
村疎樹露人家相逢爲我還沽酒一醉青山任
日斜

送客之青社

楊葉青青榆莢空少年走馬入齊中賢王只是
吹竽好才子何勞作賦工海國亂山明夕照稷

門古道起寒風一名莫使文章繫長戟雕鞍騂
角弓

山居懷黄伯羽

不見高人黄叔度相思連日臥書臺詩懷每向
愁邊盡心事多從病後來山澗雨餘村碓急水
塘風起竹門開何時爲我還題句步屧行歌到
草萊

送黄伯羽之宣城二首

柳絮飛飛黄鳥聲東風芳草別離情只期白社

還同結何事青山又送行練浦人家殘照遠宛陵沙樹暮雲平一樽今夜郎千里空有相思向月明

之子行歌向宛溪數杯何日更招携鳥聲不為愁邊住草色偏從別處迷浮世幾宵同夜月遥天一望隔雲泥他年太史如相問莫道山中有祝雞

夏夜獨坐懷李明府虎文

雨歇深山雲氣虛懷人寂寞卧田廬空成野老垂雙鬢不見郎官寄一書溪路月凉青竹淨池塘烟暝綠荷疎留連記得元城別又是相思半載餘

送許太玄還嘉禾

十年滄海腐儒冠飄泊長諳世道難愁有青山隨送別貧無寶劍贈交歡鶯啼楚樹春風遠花落吳江夜雨寒明發知君千里外相思西望路漫漫

寒夜即事書懷呈楊民部元夫

人間窮達本無期先達誰憐未達悲垂老不堪毛褐短陰風偏向客窻吹虛簷雀墮霜飛冷長夜雞鳴月落遲莫厭為郎年歲久先生名重聖明時

秋夕薊庭感懷有作

漢家宮殿鬱蒼蒼望斷憑誰有薦章浮世無人知駿骨高臺何處問燕王天清晚戍鳴鴻鴈日落秋原散驌驦夜半林頭起風雨飄淪空自抱干將

秋日赴邊別邢子愿

日高征路曉霜微黃葉黃花送布衣不道明時求士少可憐先達薦人稀風揚亂石隨蓬走雲引清笳出塞飛獨有使君情戀戀三邊問我幾年歸

道宮書感二首

白首都城身計微雨中四月尚裘衣苔生古院道心靜鳥下空壇人跡稀多病久知浮俗薄虛名新悟去年非可憐書劍成何益望斷家山老

未歸
懶賦新詩但愛眠謾言書記日翩翩徒勞羽客分丹餌不見仙郎與俸錢荒殿草深狐嘯月古臺松暝鶴巢烟誰人還道文章好飄泊風波二十年

春日將赴塞上留贈程孝廉長吉

春江湛湛柳依依邊塞干時笑獨非書劍不曾人北去風花先自夢南飛天臨象闕秦官近日落龍沙漢吏稀爲問才名程太史何年萬里寄音徽

送客之南中

楚天南望意如何蕭瑟西風起棹歌書劍豈堪人世別雲山如待客帆過路當嶺徼秋烟廻地入瀟湘瘴雨多聞道鷓鴣啼更切應知行邁不蹉跎

秋日雲中懷張使君憲周二首

馬邑城頭西日沉白登山下白頭吟邊風夜落津門夢關月秋懸幕府心古道葉飛沙漠冷遠天雲度塞垣陰思君渤澥千餘里不似離情百丈深

塞上無人贈寶刀別來空自馬蹄勞邊樓露濕鼓鞞暗山郭月明碪杵高路梗夜看遊子劍家貧寒憶使君袍相逢若問雲中事不及滄江一釣舠

寄贈吳孟嘉從方學憲之蜀中

去國遥聞赴錦城東風疋馬逐飛旌春雲不傍行車散夜月長當使節明蜀道鶯謌連棧遠巴山猿影入江清懸知帳下談經暇才子翩翩作

賦成

龍沙道中

龍沙大道北風秋匹馬長驅萬里遊白雪不分邊草色黃雲偏起塞垣愁一身關路惟雄劍十載星霜已敝裘天上只今飛破鏡相思空自望刀頭

送劉生北上

翩翩飛旆入長安宮闕岧嶤紫氣團駿骨未曾

延郭隗吏才先巳識劉寬燕臺鴈落平沙遠易
水風高返照寒後日明庭江海問莫將詞賦薦
儒冠

寄邢子愿

經年猶被贈時衣客子西遊生事微老病不堪
狐塞苦夢魂長遶鵲山飛邊庭霜落秋瓜熟關
路風高晩柿稀秪爲大夫留幕下宬天十月始
言歸

送吳勉還江西

歲晩江湖月雪霜放歌歸去老滄浪十年漁釣
思彭蠡一夜風帆返豫章古渡烟波浮落鴈遠
天山嶂下殘陽歸舟莫向匡廬泊恐有猿聲斷
客腸

春日還山別方司理君静

隄柳垂垂黄鳥詞傷心明日隔江河文章自分
甘丘壑簪紱何須笑薜蘿雪盡銅臺春草細天
清漳水暮山多懸知後夜金門裏策馬翩翩響
玉珂

春日憶淮揚諸友

隴麥蕲蕲野草青踏歌曾與故人行十年不見
雙魚信孤夢空懸萬里情雨過楚天春樹淨月
高揚子暮潮平如今只有相思恨腸斷東風百
鳥聲

秣陵覽古

岧嶤鍾阜倚雲端烟樹蒼蒼紫氣團王謝宅荒
秋草遍齊梁殿古夕陽寒江山地控三吳國丘
隴人疑六代官作賦不堪頻一弔滿天風雨暗

長干

山中臥病懐子愿使君

秋風泲水昔相依今日家林獨掩扉病有老妻
供藥餌貧無使者寄音徽天清沙鵠啼殘雨溪
静山蜩響落暉謾道別離千萬里刀環渡口夢
長飛

送客之嶺外

日落江風起夕波離人無那片帆何流年半是
愁中別鄉老都從病裏過梅嶺古來飛雪少桂

杯秋去瘴烟多鷓鴣啼處桄榔下不識相思幾
曲調

南還別何仲敷

風流我亦漢賢良誰惜相如返故鄉未有時名
驚蜀老敢將貧病待梁王離魂暗逐浮雲斷別
恨遥連逝水長莫道此行無壯節試看腰下寶
刀光

送人赴嶺外貶

憐君游宦若東西纔仕梁園又越溪 聖主亦

應還北召逐臣多是向南棲蒼烟古洞蠻軍語
白日深山魍魎啼若到牂牁津渡處悲風瘴雨
更淒淒

秋夜懷戎城懷故人

紫塞天風吹布袍懷人秋色更蕭騷月懸碪杵
千家急雲盡星河一鴈高蹤跡別來長問訊夢
魂飛去不知勞廣陵城外垂楊下幾度清謌醉
濁醪

寄陳參父右史

七尺空存未報軀旅遊誰問布長襦清漳愁起
曉山碧高館夢回涼月孤人咲幾朝驚倒屣客
憐深夜醉呼盧如今不獨相思切最憶君家千
里駒

山莊遣興

豈有衡門走使車且眺林壑度年華芳齋煮笋
春留客野圃分泉夜灌花臥看兒童驅鳥雀閒
隨父老話桑麻村莊未免人來少避地風烟自
一家

華陽寺

短筇行歌訪道林秋風一騎入山深雲來古洞
觀僧偶鳥下空堂說梵音寂靜自能生野寺蕭
條何事動鄉心老禪不禮欲歸去一片高峰返
照陰

夜過謝生

蓬戶蔡羨興未窮咲謌今喜歲年豐籬間濁酒
陶潛似溪上青山謝脁同月冷竹枝低宿雨天
寒松子落高風經過不耐還相別一路潺潺夜

澗中

別羅體仁

離亭愁思重依依莫問西遊幾日歸人世別同殘葉散關河去作斷蓬飛炮銷大漠胡天淨雪暗窮沙漢使稀明發不堪回首望傷心空有淚霑衣

雲中留別李司農 二首

一劒飄零隨僕夫垂楊繫馬醉當壚塞河水落渚沙淺關路月明村店孤邊將書邀幕府客仙郎俸給高陽徒壯遊但覺故人少離恨安知今夕無

胡風吹雨暗城濠秖益西征別夢勞斑鬓自從邊客老青山不及省郎高腸驚古塞衝沙樹馬臥荒原沒野蒿謾道腐儒無壯節角巾長褐亦弓刀

寄程子虛

北風捲地亂蕭蕭孤客懷君倍寂寥歸目只隨飛鳥遠離魂不識大江遥鳴時骨豈燕王駿去

國身慚季子貂爲問樓前楊柳雪天寒今有幾枝消

歲暮留別友人還江南

朔風驅馬大隄邊歲暮還家倍愴然楚岸斷鴻斜度水廣陵飛雪遠迷天生涯古路空勞祖身世明時未着鞭後夜江南才子問逢人先道洛陽賢

雲中別黃使君 二首

一聲笳鼓動關樓搖落雄心感薄遊白日忽斷庭五馬青山遠別郡諸侯風生古塞胡塵冷雲起長城漢戍秋臨發對君還自咲飄飄何處不淹留

萬里西遊豈壯夫雲中一望盡匈奴來尋太守攀熊軾去揖將軍借虎符右道月明邊草白平沙天遠戍炮孤臨岐把袂慇懃別老驥謌殘玉唾壺

題王太守園池

漢家太守遂初衣靜掩青山白板扉架木巢雲

爲草閣穿池取石作苔磯風回細柳鶯聲斷花暗空庭馬跡稀娓殺江東詞賦客干時漂泊未言歸

鄴都懷古二首

君王一去故臺荒千載西陵但夕陽芳草不知銅雀變野花猶作魏宮粧愁侵古木寒烟遠恨入春風啼鳥長最是漳河楊柳色年年先發鄴城傍

鄴都風景昔如何聞道當年此笑歌流水不能

廻魏武青山依舊過漳河草深銅雀綺羅盡花落西陵風雨多懷古不堪頻悵望蒼蒼沙樹暮雲和

寄汪司馬伯玉

冠蓋歸來天子都角巾長帶宦情無巖棲今學唐巢父天問曾高楚大夫閉戶雨餘春草遍捲簾雲盡暮山孤自憐門館無由謁一劒風塵老腐儒

江上寄李祠部虎文

望斷長安古帝畿秣陵南去北人稀還家不獻秦庭策別淚曾霑漢吏衣風落寒蘆疎鴈消潮連秋水沒漁磯如今若問相思苦夜夜滄江夢瑣闈

宿友人別業感懷有作

何處淹留堪寄居主人庭院綠窓虛水塘露滴芰荷響江館月高楊柳疎白眼十年遭俗客青山一夜憶吾廬浮生此去未得志欲向嚴灘學釣魚

秋日送劉生之衡湘陳生之巴蜀

遊子翩翩各渡河秋風不忍聽離歌郎看道路樽前遠况是星霜馬上過木落湘潭歸鴈盡月明巴嶺斷猿多誰期相見猶相別無那飄飄夜夢何

之淮陰留別社中諸友

臨河日暮濯長纓揮手高樓謝送行孤劒只緣頻作客片帆何必問歸程淮南烟樹連天遠京口寒潮帶月生後日遥知回首處不須啼鳥自

徊悄

晚泊天門山

江上秋高南鴈飛江東遊子心依依流年到處悲薪桂舉世何人重布衣猿斷晚風當客棹燈連寒雨射苔磯自憐明發家逾遠夜夜空能有夢歸

暮春山中寫懷有作呈友人

貧居無復望 明王消渴青山歲月長羽檄不能馳諭蜀文章空自著游梁蘿逕暮雨深苔院

花落春林覆石牀最是枚皐名早達風流誰不識賢良

金山寺二首

岧嶤樓閣倚中流目斷西風萬里秋孤鳥不連千嶂色狂瀾偏起一江愁烟生遠樹迷瓜步雲盡空山露潤州向晚月明諸品靜幾聲鐘磬落潮頭

丹陽北固兩迢迢一水元通楊子橋白日不離滄海落紅塵只隔大江遥潮聲島外長呼吸山影波心自動搖昨夜石邊風雨驟空門疑有毒龍朝

吳門覽古

孤城四望水滔滔不見吳王見野蒿明月豈隨歌舞散亂山猶對館娃高天寒茂苑飛秋葉風急胥江哭夜濤異國可堪懷古客傷心搖落臥江皐

馬陵晚眺書懷寄羅伯符

馬陵不見鴈鴻過昨夜鄉心渡楚河曠野雲平

高樹斷長淮天碧遠山多親朋別後無書到身世愁來但斂歌借問筆精王逸少風流還復好龍鵞

登雲中北樓

獨倚危樓一放謌白登山色鬱嵯峩雲隨漢騎歸沙隴鴈帶胡霜渡塞河虜障風高邊木落堠亭秋冷戍烟多我來空有平戎志不得將軍丈八戈

秋日旅泊聞方柱史奔喪南歸

千里奔喪路不迷鄉心無限嶺雲西遊人望斷鳳秋至桂史愁聞烏夜啼風起寒波羣木下天邊暮雨一帆低自憐那不歸田里白首村村聽晓鷄

奉聞萬督府節制薊遼 五首

丹書黃鉞 主恩專蜃室蛟門蕩寇年雄檄一時驚日本豐功千古立朝鮮雷聲不散兵車下山色長飛幕府前一自元戎歸節制九邊無復起狼烟

憶昔遼陽使不通徵兵千里破諸戎天寒五道將軍出雪暗三邊胡馬空呂尚本能齊武畧穰苴元自讓文雄只今四海欃槍滅安得天山不掛弓

自從珠島逐夷王 聖主垂衣統萬方西過流沙分若木東連漲海極扶桑旌懸鈴閣搖胡月鼓震轅門落塞霜今日妖氛皆蕩盡老臣功業與天長

島寇平來髩未凋單于西遁塞門遥臣勞鯨海歸廊廟 帝錫龍章總薊遼白草風高邊吹起紫臺天淨朔雲消諸公護道圖麟閣司馬今當貌 聖朝

虎旗龍幟簇蟬冠塞下蒼生夾路看制府獨將春色徧行人不道夜邊寒天開萬里通青海地起千峰擁白檀夷狄賴君俱入貢何煩漢使斬樓蘭

春日送潘象安中秘奉使後便道還鄉 二首

秋赴齊南春渡遼平沙風暖雪初消還家不惜

千山別報國寧辭萬里遥日落雲橫燕塞樹月高天濶楚江潮詞臣早晚 君王問莫向林泉滯使軺

二月都門新柳稀不堪攀折但魂飛三邊使罷諸軍餉一傳人驕驄壯歸花發津橋春色遠燈明山店雨聲微只今相見還相別愁殺無媒老布衣

送友人之荆楚

北風驅鴈起灘沙西望荆門萬里賒郢渚暮雲

遡七澤楚天秋水漲三巴燈搖野戍疑孤艇木落江村見數家應識故人棲泊處月明飛夢出蘆花

送友人赴夜郎

瘴烟蠻樹鬱蒼蒼瘴水南流遶桂陽苦竹生當征馬路落花飛上逐臣裝天連百粵分炎徼雲盡千峰出夜郎若向東風聽啼鳥知君回首自心傷

寄屠長卿 三首

江水東流西日孤海門風色夜長呼猿驚曉夢離天姥鴈引秋心落鏡湖萬里有盟期鶴髮十年無客辨蛇珠登高作賦能憐士誰似風流屠大夫

登高一望壯心開不望家山望越臺片雨雲從天目起夕陽帆出剡溪來髩拈銀鑷人悲老囊貯金錢士作媒只有大夫輕勢位豈因貧賤不憐才

北風飛葉滿城濠對酒燕歌醉不勞百代詞名稱海嶠一秋心事落弓刀月明潮擁胥江白天遠雲横禹穴高吾亦與君嵇阮輩好將書疏絕山濤

送友人謫嶺外 二首

瘴鄉南去重依依瘴水南流北使稀僕御不知離馬恩鷓鴣偏傍逐臣飛蠻烟地僻迷山洞漁火江空射釣磯 明主恩深莫惆悵徵書早晚下彤闈

賈生謫處巳蕭條君比長沙路更遥寶劒豈堪

邊路別丹心不向瘴江消雨來銅柱生春草花落珠厓擁暮潮應有長纓繫南粵飛書歸奏聖明朝

之鄴中別陳太守

不忿新鶯響綠楊誰憐策蹇赴衡漳錐懷毛遂先生頴符借陳蕃太守章南浦草生殘雪盡西陵花發故臺荒他時弔古詩成日願向東風寄八行

方司理君靜奉召至京有贈

銅龍闕下晚鐘餘丹鳳樓前明月初太子七陳枚叔啓天人三上董生書夜長春漏傳青瑣雲遠晴河度綺疏我亦茂陵詞賦客漢庭誰敢望吹噓

送客之閩中

之子南行東復西深林腸斷鷓鴣啼山迷曉霧過閩嶺花落春風渡建溪澗道時時春響急人家處處荔枝低武夷最是神仙境莫詫清狂浪品題

泊舟鑾江

日落磯頭陰火生鸂鶒鸕鷀相向鳴烟月不知人夢遠風波豈爲客愁平漁依古岸晉齊柳潮沒寒沙棹近城何事淹留還信宿白雲芳草故鄉情

秋懷兼憶少尹潛心伯

大火新流溽暑殘誰家碪杵隔雲端孤城明月千山曉一葉西風萬井寒張翰鱸魚元有興陶潛蓮社久無官布衣江左今誰重腸斷空庭白露園

秋夜

木葉蕭蕭林館秋草窓烟暝數螢流七哀未有王宣句九辨空多宋玉愁雨過水凉侵户隙夜深蟲響近牀頭十年寥落蓬蒿下獨倚西風恐未休

寄大梁親友

天邊何處是離居千里關河一夢餘爲客不歸南去旅逢人空寄北來書月明汴水波聲急秋入隋隄柳影疎爲問鄒枚能賦客梁園風景近何如

春日田園作

小莊烟樹幾人家細草平田一徑斜野犢自歸寒澗雨山禽啣過隔墻花閒看牧豎爭碁局時聽村翁說歲華壠麥青青春意足不妨盃酒作生涯

山中酬友人見過兼携酒餚得琴字

買得春山遂隱心杏花飛處坐彈琴風喧竹徑

流鶯歇雲過松蘿小院陰白社故交多逸興幽林芳榼遠相尋留連莫道無供給爲盡牀頭換賦金

春日送惟正姪南歸

黃鳥嚶嚶啼綠楊離亭斗酒送行裝只言去路猶爲客不識歸帆先故鄉日落吳門春樹合山高巖瀨夜猿長遥知小阮經行處應有相思一斷腸

江上夜泊

瓜渚城邊黃葉稀孤舟遊子思依依客心長是當秋斷鄉夢何曾不夜歸月落戍樓聞鴈過潮生江浦見鷗飛家書阻絕烟波遠一片西風淚滿衣

暮春溪上閑居寄謝公佐

九十韶光今已殘故人猶自隔雲端松陰滿院棊聲靜草色一庭春夢闌遠岸淡烟含柳合空林細雨落花寒相思一夜聞啼鳥愁殺東山老謝安

山莊春晚

夢破幽庭鳥亂哀賞心蕭索只空壘枝頭猛雨落花盡溪上好山當戶來臥病一春無過客讀書三徑有荒苔元卿近日從遊少肥遯慙非馭世才

登慈姥磯佛閣二首

危樓望斷落帆初慈姥磯頭日欲晡建業江寒秋色遠歷陽雲盡晚山孤苔龕佛古金多暗寶座香熏畫半無惆悵十年湖海上乾坤萬里一愚夫

倚空高閣鬱崔嵬萬里風烟一望開姑孰秋聲連雨急鍾山雲氣擁江來泉喧石竇侵僧夢鳥跡巖花墜法臺箇裏多羅談未了峯頭又被夕陽催

送人之長沙

孤帆一夜北風寒南去長沙萬里看漢浦夕陽雲夢遠楚天春漲洞庭寬金經賈傅愁仍在廟過湘君淚未乾明日鷓鴣江上喚不須長嘆路

行難

過陳使君山館留酌

三徑蕭蕭隱者居柴關今閉幾年餘使君貰酒寒留容童子分燈夜讀書蟲響石苔山雨急螢流溪樹水雲疏平生志業匡文藻今日經過媿不如

懷淨禪師

日高清梵響重林爲愛安禪靜此心松院飯香馴鴿下石床僧定雨花深青山古道無飛錫白日空堂有布金馬得支公與玄度焚香洗鉢共長吟

秋日憶淮南諸友

不到青山淮水頭西風空憶八公遊江魚有信經年絕野水無情到處流日下白蘋三楚夕夢餘黃葉數峰秋相思不盡登臨目更上高城百尺樓

之歷陽作

花殘古樹柳烟低短鋏那堪獨向西醉裏不知行路遠耳邊何事又鶯啼鐘聲隔水千峰暮草色連江一騎迷遥指故園何處是夕陽風景倍悽悽

過西峰寺

烟霞地僻草茸茸谷轉峰迴路幾重野鹿畏人投峭壁山猿抱子坐高松禪房僧定門多掩石碣苔侵字半封望裏俗塵都不染惟餘樵者得相逢

送友人之六合

大道東風啼鳥聲無端偏與別離情出門便是數千里到館應知幾日程雲暗歷陽春樹遠月明瓜步晚潮生他時倘有論詩客莫向樽前說姓名

邗江道中寫懷

平原十里草茵茵駐馬邗江獨問津身世有家長是客風塵無地不愁人雲開驛路山城曉雨過河隄官柳新別夢不知行漸遠夜來還遶越江濱

舟次七里灘

七里灘頭日欲西嚴陵祠口鷓鴣啼片雲過雨遠村沒芳草連江歸路迷獨鳥下時春浪急孤帆飛處暮烟低行人自是心如火一夜相思消故畦

春日喜方司理奉召至京有作

春風飛蓋耀晴陽野草青青驛路長千里政聲馳上國十年官况飲清漳金璫搖月鳴宮掖玉漏穿花出苑墻補袞關來今幾載明廷新召漢

東方

同宋中丞十五夜觀燈分得寒字

萬戶笙歌達曙歡九衢燈色雜星闌塵埃馬似宜春過城郭人疑不夜看銀漢月臨花樹淡碧天雲散火珠寒狴狂何幸中丞宴醉裏傳柑白玉盤

奉送萬開府赴朝鮮東征日本 四首

王師九月下朝鮮十萬樓船泛海烟關塞望來唯鴈度島門從此不蛟眠潮吞日本迷炎徼風

[illegible]桑落瘴天一去定知空百宼南蠻傳首漢庭前

號旌獵獵渡遼陽戰馬寒嘶塞路長天外百蠻孱漢朔島邊三箭破夷王珠宮浪起迎金節海樹雲來護玉章試設網羅張四極乾坤何處不成湯

殺氣東飛氛祲開波濤百怪走風雷千羣蟻穴歸湯鑊一夕東宮化劫灰雨過鮫人持帕泣月明龍子獻珠來書生不解軍中事願奏鐃歌進

壽杯

中丞車蓋出長安父老壺漿擁道看自笑鶡冠揮馬策獨持龍劒贈王官烟銷漲海征麾遠霜落遼山朔吹寒臨別壯懷歌不盡葱葱佳氣滿雕鞍

春日送王使君謝郡還江西 二首

花時一疏卽歸田萬里心飛楚塞烟湓浦暮帆寒宿雨豫章春浪遠浮天山中彩服娛親日海上銅符出使年明發不堪臺柳折目隨征鳥送

行旃
行人遊宦兩蹉跎桑柘陰陰黃鳥歌三月客歸
彭蠡去幾時書向大雷過烟深古岸寒燈遠草
沒滄江春水多早晚漢庭徵使者青山未許臥
雲蘿

春日送族弟寔之吳中予亦北遊塞上有
作
二月園林花亂飛離心迢遞賞心違青山老別
江南路白首寒愁塞北衣鄣嶺客遊三晉少吳

門書到九邊稀君行我去同漂泊誰道天涯不
戀歸

秋日漁陽寄于宗伯
盤山山頭白日懸盤山天外黃雲連清淚長飛
薊門雨遲心不散穀城烟三時病臥少人問一
夜書成無使傳邦憶臨分重攜手慇懃送我高
樓邊

己亥正月十五夜觀燈簡傳司空伯俊
不向繁華逐世情從敎簫鼓動春聲千行寶炬
擡龍闕一道銀河落鳳京遊騎盡當歌處擁香
車都是夢中行鄙夫願結東林社但學無生過
此生

春晚登鄴城西樓呈成皐王
懷古憑高一嘯歌西園冠蓋逐漳河花飛廣陌
春風遠雲斂空山夕照多年少梁王賢愛士老
來司馬病成痾不知兎苑巡遊處肯借陰陰竹
下過

春日送程長吉孝廉北上

聞唱勞歌赴 帝京交驪新動別離情青山幾
夜曾留宿白首三江獨送行燕塞暮雲連樹遠
吳天烟月帶潮清漢家正是求賢日早晚文章
策董生

正月十五夜呈楊民部元夫
孤館蕭條倚大夫一樽今夜覺寒無風清鳳閣
飄天樂月暗龍樓出火珠詞賦本非袁馬客笙
歌不屬布衣徒明朝零落花燈盡又是繁華過
上都

登黃花塞

關榆飛盡菊花殘沙漠蕭條塞草寒千里朔鴻
從北度一時征客向南看高臺雲去碧天遠古
戍霜多黃葉乾此日桑河無牧馬九陵佳氣接
長安

春日都下送崔司理明甫赴大名

明庭仙吏漢賢良鳳閣朝聞下寵章雲樹幾程
投古驛風花三月渡清漳雨晴草色連沙碧天
闊鐘聲出苑長謾道留君河朔久心知補衮入

巖廊

金臺覽古

燕家人去古臺荒不見黃金見白楊平楚暮烟
悲駿馬故宮明月識昭王頹碑歲久無文字近
塞春深有雪霜若使郭生精鬼在往來蕭索亦
心傷

暮秋別友人還京

孤裝不向故園歸猶抱千將上　帝畿人惜別
離傾菊酒客愁哀老戀蓬扉邊城日暗清霜重
關路秋深黃葉稀無那辭君心曲亂誰家又是
擣寒衣

贈別吳生遊蜀中

孤劒西遊不計年烟波無盡路千千黃蘆渡口
頻沽酒白石磯邊幾泊舡霜落巴江猿響月風
高楚澤鴈連天欲看雲雨當年事只在巫山古
廟前

送人赴長沙

路歌沽酒送行人無那流鶯惱客神楊柳暮烟

千里暗桃花春漲一帆新風含廟竹悲湘女日
落江潭吊楚臣才子由來多遠謫賈生何必淚
霑巾

暮春李都督見過道宮

三月春光逐御溝三年書劒別鄉樓客依道士
容成子人避將軍博望侯鶯蹴柳花霑畫幰馬
嘶草色上冉丘何時一賜軍中檄萬里長驅九
塞遊

春日都下送于公子還清源

鶯啼紫陌杏花稀歸路春深雨濕衣草引驊騮穿樹過雲隨公子渡河飛長因送客思鄉里不耐干時老　帝畿借問飄飄蓬鬢短何如青嶂掩巖扉

之漁陽別宋中丞高明府

干時去國豈從戎寶劍龍泉騂角弓孤夢不曾離越鳥十年長是逐邊鴻雲生大漠黃塵合月落遙天紫塞空後夜迢迢薊門路相思唯有月明同

登薊門

登高四望客魂驚一片春陰萬里生山接薊遼成古塞地分胡漢隔長城無邊旅思黃雲色不盡鄉心畫角聲最是漁陽風慘烈天寒四月未啼鶯

登盧龍塞

一上高臺望大牟朔雲秋色滿氊鄉草荒沙磧迷蒼兔日落天風走白狼九月詞人悲作客十年邊將老勤王怪來表破雕弓勁紫塞盧龍夜有霜

送潘尚璽去華　册封趙藩便道還鄉

輝輝彩色耀旌竿趙國新霑寵命歡王以儒臣稱孟叟使承　天子諭劉安千峰雷雨漳河夕六月風潮楚澤寒最是同鄉離夢切先君飛過大江干

春日都門寄邢使君

年來一病卧王畿寂寞春星隱少微首路不忘千里別心旌空寄九河飛花殘御苑鶯啼急草暗仙壇使過稀無那世情干不得滄江歸去釣魚磯

秋日赴邊別邢子愿

前年書劒赴遼西今夕關河又解携一別故人驅馬去幾愁荒戍聽烏啼驚沙蔽日窮陰合積雪連天古塞迷若到漁陽回首望相思無處不悽悽

夜泊江上懷高明府孩之

戍樓鼙鼓渡江寒攲枕長歌憶漢官不見中原

爭下士欲從東海學投竿風生絕巘啼猿冷潮擁平沙落鴈乾漂泊一燈楊柳岸相思空握寶刀看

登望湖亭

指點匡盧一望開西風搖落楚王臺時人不辨司空劒孤客長懷靖節杯飛雨遠從千嶂過浮雲直度九江來湖天未敢舒淸嘯恐使魚龍夜夜哀

送故人南還

山陽寂寞故人稀千里憐君此日歸客路幾年頻北走風帆一夜向南飛楚天落鴈迷秋水岸瀨寒猿嘯夕暉後日相思更懷古飄零雙淚定霑衣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四

新都方問孝孺成甫著
男瀛公濵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樾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五言排律

秋日送友人遊遼左二十韻

遠道歌黃鵠洪河赴白狼披裘改儒服揷羽學

戎裝旅思隨蓬起離心寄旆揚沽酹傾甕缶割肉拔千將老念歸來早書愁別後忘地當沙漠廣山出塞垣長古渡氷爲路窮邊樹作墻海烟呑碣石江月墮遼陽鼙鼓經寒暗旄頭不夜光天高風落鴈野曠雪迷羊烽火三韓戍兵戈百戰場遊人嫺武略大將忌文章檄可挑燈草詩須覆錦藏行時輕去國到日苦思鄉燕卒能蕃語胡姬解漢粧據牀餐晚糒攬轡拂秋霜毳帳蒲萄熟氈車乳酪香軍中無故友徼外盡枯楊

勇笑千夫長才畢六郡良知君有奇策一爲繫名王

秋日都下送章使君之任池陽

使君五馬嗚四十領專城落日照樽酒秋風吹旆旌一麾初出守雙闕獨含情郡到池陽美舟從建業行兒童騎竹待父老杖藜迎俗見文翁化才知汲黯名烟霞皆是色濤浪總爲聲鴈下洲渚白潮分江月生悠悠當北發渺渺向南征僕御銜黃葉詞人留玉京雲深兩鄉遠天碧九

華清他日新安路因之借寵榮

送夏給諫使琉球十四韻

迢遞遐荒外蒼茫積水東九重承　帝朔萬里化夷風旌節封王盛戈船出使雄雲連龍闕廣日射蜃樓空揮劍遥分雨揚帆欲斷虹受恩忘彩服冒險見丹衷家國三年別文章數譯通地疑天盡處島在浪搖中海氣朝朝白珠光夜夜紅山川寒暑異星月古今同俗悍猶能變淵深不可窮蛟緣行色避臣以諫名崇斷髮形多詭孤心夢亦忠願將圖與籍歸奏未央宮

送王大行使琉球二首

旌旆正悠悠乘空擁傳遊長風破巨浪遠霧出飛樓徼外疑無地烟中忽有舟賫綃來素女吹角走陽侯不謂投孤島何由見十洲春帆隨斗泛露版任波流珠耀爲寒火潮鳴當曉籌月斜知蚌散山起辨魚浮去國時方早還朝歲又秋家書憑海鶴冠蓋拂牽牛水濶天常合沙昏瘴未休中華夷主問外典使臣收遂以民歸漢應

多雉獻周當懷　天子意萬古諭琉球

北闕辭丹陛東溟建彩旃地隨諸夏盡水與八荒連今古星辰共山河宇宙偏魚吹風過島人擁浪登天持節元非客乘槎儼若仙寒流趨大壑陰火出重淵骨肉由恩別肝腸爲國堅月生從海底日落在帆前夷主尊　王制波神避使船雲通交趾雨瘴接越裳烟冠冕中朝錫封章外域傳千秋歸版籍幾處變桑田義欲蠻鄉服功將　帝澤宣謾言猶萬里來去不經年

奉贈方侍御君静十六韻

望出羣儒上人高四海名雨露　明主潤風逐諫臣生廬自披香直衣從建禮更月臨仙掖静花寫御溝清松翠侵袍色鐘音雜珮聲疏因封建切書以至言精彤管趨寮寀丹誠及庶氓金門善棚對玉殿喜皐迎世治綸章錫時和文教成八荒承道化萬里不軍征霧歛鈎陳澈星流鈴閣明冠簪司衮職朝野待權衡曙雀喧宮柳春山遶禁城臾裾期作客報國羨爲卿匡俗多文奏輿情有劍鳴願君陳大略一使泰階平

謁夷齊廟

我來迷所適烟靄正沉沉人欲千秋弔祠從孤竹尋松高枝半偃碑剝蘚全侵白日商周夢清風伯仲心國元賔海路名自首陽岑義矣山河讓傷哉薇蕨吟歸緣仁養老死以餓傳今積雪連溪色閒雲滿地陰鴉聲沉晚戍僧梵過寒林淚易孤遊墮身難幾度臨荒凉悲往聖寂寞想遺音去去仍停履村燈出浦深

冬日別邢使君赴萬督府幕府二十韻

嚴駕星初没酣杯曲未終使君芻秣馬遊子氣當熊肉以千將割書憑羽檄通客來成畫虎人去逆征鴻鞭策朝朝北刀環夜夜東舊交貧更密大道老逾崇絲竹臨岐惨文章出塞雄別離秋序後揺落暮年中兵革憂時變生涯耻衆同錦囊藏豹略彤服挿騂弓烽火漁陽路山川碣石宮平沙烟泛日荒戍雪連蓬孤憤辭知已虚名問上公賦非千破虜纓可繫諸戎笑向轅門揖言邀幕府功雲深白檀古天濶紫臺空烏陣

屯凝雨龍驤列似虹懸金期下士操翰愧成翁青海迷黃霧烏桓走黑風長羞勒銘者千載一雕蟲

早秋書懷簡蔡太史十六韻

露重京初應天高氣漸清貧愁寒序至老畏夕陽傾冉冉西流火悠悠南去程客心懷土破人病感秋生一葉飛千里孤燈到五更網絲吾户暗風毳落簷輕白髮來魚信黃埃走鳳京雲橫

譙聲斷月射半樓明詞賦無新識田廬念溥耕
恩蟲侵旅夢嘶馬亂鄉情志未申知已書慙謁
上卿飄零還草屩麤糲且藜羹芝术狂夫藥文
章太史名片肝由義激羣謗為詩成歎惋終何
益榮華不可爭因之問同調世路幾時平

夏日楊水部池亭宴集

悠悠行策杖數里後羣公遠水牛羊外孤村桑
柘中名園疑梓澤小店當新豐地古林光合臺
高閣勢雄傾樽藉苔蘚脫帽掛梧桐蟬墮瓜棚

雨魚驚荷葉風藤陰籠砌濕日色倒池空興喜
異鄉洽情叨知已隆狂稱江左客老作濟南翁
宴罷俱回首青天橫暮虹

奉送張使君憲周移鎮潼關二首

防海初清北移軍又鎮西諸侯迎節拜駟牡渡
河嘶地入崤函嶮天從太華低兵行一萬里詩
著五千題名以秦城重功當漢鼎齊　君恩應
早晚鸞誥濕封泥

魏闕承恩日聿門祖道時軍聲傳鼓角風色變
旌旗　聖主憂西土蒼生望北陲九州當晉服
三輔按秦師白髮壺漿獻丹心使節持山川函
谷路雲樹華陰祠地遠來書少天長去烏遲定
期操彩筆為作勒功碑

送僧遊閩中

閩道閩中路溪迴九曲流蒼烟鷓鴣晩紅樹荔
枝秋坐惜高僧別行添遊子愁天低武夷嶺星
近建陽樓林雪深芒屩山風破衲頭何時返金
策江上會湯休

秋日都下羈懷簡潘中秘象安

懷書三徑別杖策二京遊久不達身世自然思
首丘病深疑藥誤家遠對燈愁米盡蔬為飯衣
單絮作裘日華臨闕早霜氣度邊秋萬壑葉初
散千峰翠欲流蟲絲懸暗壁鴈影落寒溝　帝
里尊玄冕儒門讓白頭鳳池君譽重龍劍我心
憂道喪時名忌歌雄涕淚收文章輕草澤松菊
夢鄉樓老但盃中好情須物外求雲林歸越嶠
風土厭幽州若問他年事滄江一釣舟

東林寺

徙倚東林寺長懷惠遠師雨荒蓮社廢風逆梵鐘遲水石匡生宅田園靖節詩人迷龍洞處僧過虎溪時路遶飛泉冷橋經壞木危碑殘千劫字松老六朝枝幽興緣巖盡清歌出嶺奇江連彭蠡濶山壓豫章卑行邁長無已登臨未可期更須尋石鏡還有謝公詞

招隱寺

徙倚臨丹嶂攀緣踐綠苔地偏巖石古天迴島

門開殘日疎鐘度流風落葉迴秋聲從樹起雲氣抱山來虎嘯空庭冷猿啼絕嶺哀興追高士跡文憶昔賢才草沒戴顒宅林荒蕭統臺野人留作賦童子進浮盃竹愛瓊枝長花憐玉蘂栽鳥函聽法下僧爲寫經催深谷寒疑雨飛泉韻似雷誰知江上客尋遠獨悠哉

送人之山西

入趙稱雄俠經韓作壯遊亂山從上黨古道出并州蒼兕啼城下黃熊掛樹頭雲歸汾水夕霜落太原秋匹馬何時到封書幾日脩望烟投野店對月憶鄉樓客裹須傾酒軍中莫運籌不知藩鎮地誰重布衣流

秋日都門送石使君赴任東魯

傾蓋燕臺路辭天建禮宮　君王顧東魯太守得文翁野雀迎班馬城狐避畫熊菊開官舍雨葉捲使車風化見謳歌外名知臥治中僕夫龍去鶴遊子羨冥鴻戀戀情初洽遲遲酒甕同秋光搖虎竹海氣上龜蒙此日留題草何年聚斷

蓬長亭謾回首天朗片雲空

義興秋夜感懷

懷書未十上短髮忽千莖舌尚張儀策身無甯戚名歸心當夜切羈思入秋驚樹色含霜老碪聲帶月清酒兼愁共醉詩與病俱成蝶作莊生夢鷗知海客情老應家事懶貧不世人爭黃葉空堦響蒼山遠燒明孤舟淹四載刻漏下三更去路晨當發還鄉事耦耕

歲盡感懷寄鮑武選山甫十四韻

臘盡挑燈夕寒生擁絮晨世途逢市虎天道薄詞人白首休論命青山不負貧友疎車過少妻苦札來頻心爲憂家破詩從得酒新高臺星透樹古殿雪吹塵老馬肴奴起饑烏向客馴風搖金鐸舌水結御溝鱗露肘疑居衛懷書似上秦愁多諸病入志大幾時伸玉粒供飡精瑶琴換東薪省郎仁作宦賤子義爲賓感激年衰贈悲歌鳳曲陳可憐遊六載不見故鄉春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山陰去中宵促路岐明星仍未没遊子問何其練浦侵離色天台入夢思洸洋孤劒別汗漫幾年期僧豈尋支日人疑訪戴時草荒句踐壘松暗禹王祠雲盡千峰出江空一棹遲文章曹女碣山水謝公詩詎換籠鵞筆還應倒接䍦波光搖彩鷁花影亂黄鸝不重傾盃飲何煩去國悲林泉違舊隱滄海覔新知最悵東風裏垂楊拂緑絲

登嶧山

嶧陽九千仞翠色何參差地逈長風急天空迥照遲人非少昊日山似紀王時沓嶂凌霄起封苔帶雨滋林烟迷魯邑野燒斷秦碑目欲窮東海心因壯北陲川原幾朝代宇宙兩雄雌感慨懷千古誰憐作賦奇

靈濟宫感事簡方嗣宗二十韻

臥痾唯愛靜調膳敢求豐奴僕輕身老親朋笑道窮苦生蓮劒澁米盡布囊空孤憤千秋下浮名幾歲中壇虛雲抱石樓暗月移宫往事聞鐘

省狂歌託酒雄久知官是帝却認鶩爲鴻茆舍鄉山遠蔡羨父子同可憐時自忌莫訝刺難通不得青雲假羞將白首躬仙扉過啼鳥客牖掛懸蟲冷落交游態親疎毁譽功鴉飜秋殿火鵲墮晚巢風俗薄顔何厚年衰耳漸聾長悲遊魏闕一似坐樊籠舉世嗔詞淺多君識賦工故林殊數里異域各孤蓬屈宋才曾遠彭聃壽必終扶持唯藥餌來往只詩筒寄謝長河水歸心共向東

雨夜日光寺懷陳右史綮父

水軒涼吹動庭樹暮雲歸城靜更初徹山寒雨忽飛鐘聲出檻濕僧語隔林稀思爲懷人苦心知作客非一朝分覆迹幾夜聞音徽華髮經時鑷黃金舊日揮秖應當遠涉不是故相違千世悲投刺聽經願息機殿空僧榻冷塔古梵燈微乳鴿翻茄棟孤螢點竹扉地連殷后野天潤魏王畿安得銅臺上相將挽落暉

過古上人禪房

白社幽深地青蓮窈窕居幸因樵子引得到遠公廬大劫終期滅浮生盡是虛溪花含雨淨山木入雲踈猿徑收寒菓僧厨薦野蔬鐘聲斜照夕惆悵返籃輿

別邢子愿之塞上 二首

把袂人將北傷心水自東飛蓬出濟上走馬入雲中策豈從軍去才元記室同詞非孔璋從銘謝孟堅工萬里邀戎幕孤裝帶角弓身憐遊子老名託使君推地識分朔朔山憐紀漢功笳聲中夜起秋色九邊空祖道今浮蟻裁書後寄鴻文章貧尚白年貌壯猶紅日暗長城雪沙揚古塞風相思應不樂著處夢車公

馬豈百金鞍身唯一劍彈遥天投憲府朔氣暗旌竿客揖軍中幙人辭柱下冠虛名何日達斗酒暫時懽驛路風霜宿關河烟霧看鬢絲愁後素淚點別時丹去去知誰惜飄飄只自嘆山當狐塞險地出鴈門寬戍角悲逾慘車裘醉亦單秋聲入塞早月色照邊寒秖是懷書刺無因振

羽翰輸君遊宦者詞賦獨登壇

祥符寺

丹竈天都上僧房石柱東徒聞軒轅氏不見浮丘公潭水青冥裏蓮臺色界中禪心懸落日梵響斷高風林逼看天小峰危識路窮雨來山幛合雲去洞門空古木陰晴變温泉旦暮同藤垂瓔樹紫花覆寶堦紅好鳥迎幽客寒猿逐小童放歌殊未盡鐘鼓動龍宮

淮陰侯祠

昔賢不可見而我獨含悲地問釣魚處人懷寄
食時千金酬義重百戰用兵奇志豈分齊國功
多破趙師蕭張元竝駕絳灌敢先馳彷彿精靈
在悲涼世代移海烟通甸服淮水抱荒祠歲月
留遺像勳名紀壞碑陰風生畫戟落日照殘旗
寂寂堦庭古蒼蒼苔蘚滋積塵深鼠跡斷晃繫
蟲絲廢壘田農指清蘋父老持楚臺俱泯矣漢
鼎竟何之唯有王孫草青青滿路岐

邊遊懷內

淅淅聽無盡城頭烏夜棲書從出塞絕夢自渡
江迷白雪連沙遠黃雲傍戍低三年單騎北千
嶂隻身西別日悲雄鵠來時歎伏雞鄙夫思婦
泣豎子望爺啼士乃諸侯客人非百里奚居然
彈玉劒那不念香閨堠火明樓櫓邊聲動鼓鞞
朔鴻凌月度胡馬望風嘶愁極廻腸斷情牽結
髮齊可憐骨欲折誰爲絮重綈

代內思遠

蓬戶翳蒼苔東風捲不開衣憑小婢緘書任大
兒裁蕩子心隨柳儂家顏謝梅旁櫳交細網琴
軫結浮埃晴日穿帷幔春山上鏡臺草生鴻不
至花落燕空來飛夢三邊去啼痕幾夜哀釵頭
簪玉斷錦上織文廻遠塞黃沙苦深閨白髮催
不知同若箇笑酌合歡盃

暮秋將遊淮南簡于尚璽文若十韻

漂泊無知已多君念索居一傾遊魯酒三薦渡
淮書梵罷僧分供貧來子御車長途臨老怯短
髮到秋疎伏枕唯聞鴈千時未食魚病深醫藥

徧歲久客囊虛身世終成懶人言不可除衣單
寒露後淚盡曉鐘初雲散星垂野風歸葉滿廬
行行懷賦草愁殺馬相如

塞下曲

都護馳書至名王獵獸歸凌秋登玉障乘夜過
金微殺氣從沙起陰雲捲地飛草深蒼兕沒雪
晴皂鵰饑壯士恩輕命將軍義解圍單于願款
塞　天子不戎衣日落胡笳徹風高漢節稀黃
塵空劒色白首罷兵機戍卒須防寇邊人莫掩

非何當建旗鼓萬里振軍威

春夜陳情簡傳司空伯俊二十韻

牢落丹霄壯卑棲紫極東流星度左掖殘月下深宮方朔休農戰秦王小客功一言趨勢貴百鎰上書空讒入從諸友饑來仗數公春鐘盡苑外夜火出花中計失身何拙時違命不通二毛前旦白雙耳去年聾抱憤將琴寫加飡以藿充世途嗟鹵莽天道喪英雄代謝今猶古人生死是終鶯歌穿細柳仙吹散微風不學赤松子徒

成黃髮翁文高蜀司馬春苦漢梁鴻庭草愁邊綠山櫻夢裏紅揮毫疑畫虎拔劒欲當熊氣貫長城日心飛絕塞蓬力稀知病久名薄借恩隆義慎求戎檄金錢買角弓可憐聲與調千載大夫同

寒夜僧舍書懷兼呈于大宗伯十韻

古寺依諸衲窮途倚上公虛名雙鬢改往事十年空身遠貧思土頭寒老怯風溪烟籠草樹山月隱花宮世態雲霞外人生旦暮中長廊鐘下鴿荒戍雪迷鴻蓬梗朝朝壯鄉心夜夜東麟臺知畫漢龍劒吠埋豐歲去猶爲客愁來漸作翁可憐懷刺者寂寞濫雕蟲

送客之京

客有擅詞名翩翩赴上京聽鐘度長樂獻賦入承明匹馬幾時到數盃今日傾廻風捲蓬遠寒月帶潮清心向新知剖憂從舊國生山川碣石館道路薊門城去去謾回首天空孤鴈聲

僧房遣興寄黃使君十韻

散慢遊方外羈棲老朔邊一身居淨土萬事寄浮烟山色含鐘翠松枝照鉢鮮䍐貪元亮酒社却遠公蓮病使顏無赤愁將鬢不玄雲當僧座起月傍梵輪圓俸借分符守林依入定禪佛龕新供熟客路故囊穿野吠千畤賤朝知理郡賢誰堪流落久長揖畫車前

成皐王園亭宴集

背郭芳筵敞連雲別殿隆年光洹水上山色建安中簡喜賢王授歌從下客雄花深紫巖雨鶯

散綠楊風小架攣藤繫流泉剖竹通樹根㗚石古松翠落池空漂梗何時已談天此夕同幽尋殊未盡朗月半深宮

早秋偕舍館董明府元仲十韻

野吹涼侵戶山烟暝閉城風林繞一葉霜鬢已千莖流火沉金氣秋檐碎雨聲朋情遲短札天道苦殘生獨鳥驚鐘下孤螢傍砌明飯炊官俸米菜薦梵厨羹感激依仙令飄淪作客卿今年猶不達明歲又長征性拙名難起途窮病易成

願言驅老驥早晚逐飛旌

玄元皇帝廟

昔聞周柱史今到羽人家地古青牛遠關空紫氣斜一經傳道德萬里去流沙丹竈無遺火瑤臺但落花虛梁唯燕雀老樹半龍蛇未有求仙術徒思飯熟麻誰言天路上時降五雲車

春日山中臥病書懷

臥病經時久蕭條獨掩扉道成莊叟學心息漢陰機往討多言是今朝盡覺非雨聲春去速草色吏來稀空館山棠發貧家社燕歸懸蟲當戶織亂蝶過墻飛白酒情彌甚青雲意已違年光長苒苒懷抱只依依身世傷歌鳳生涯咲採薇吾將老丘壑長製薜蘿衣

秋日喜方柱史至京兼書鄙懷十四韻

大夫仍柱下賤子亦都中哀鬢歌魚老威聲冠豸雄人爲千里客馬避五花驄蓮劍何時別蘭樽此會同秋城鐘送月寒閣杵調風歲序愁邊換榮華夢裏通病知思土得囊笑讀書空入楚

徒懷玉遊燕豈築宮羹羨和藥餌截竹作詩筒彩筆泥途困烏臺世業隆虛簷棲小雀清漢過高鴻索米多方朔留賓少孟公薄才誰汲引微分且罷癃去去吾歸矣青山丹桂叢

友人見過田園

家徒四壁立客有過東菑連騎隘閭井高軒凌樹枝躬耕吾愧矣老病誰憐之綠鬢令狐子黃頭王霸兒尾盤具山棗松火烹園葵世路阮生轍田家元亮詩風聲落蔡藿霜色踈茆茨照曜

勞相訊棲遑秖獨悲浮生何寂寂行篤且遲遲斜景入林麓與君為别時

秋日送董銓部元仲請假還陽平

休沐文章伯言辭建禮宮歸心五鹿下别路九秋中蓋拂青門雨車衝黃葉風　明王恩暫借寮宷夢常同鄉思非蓴菜家林郎桂叢星高丹闕近天朗白雲空離館瑶琴切行厨玉饌豐傾都唯慕義馳傳但懷忠而我詩名小多君才調雄漢儒尊董子晉室待山公古驛溪搖馬平沙

日射鴻川原千里閒書札幾年通歌鳳憑誰惜雕蟲濫自工慇懃送知己力盡國門東

莊子祠

莊子逍遥處濠梁水尚清園荒幾樹漆吏傲一時名壁網朱塵暗碑苔錦字生古祠誰夢蝶高柳但啼鶯草色迷幽徑烟光上故城當年曾說劒空自不留行

遣憤詩

時衰奴又病父子兩相依要以文成道翻令老[illegible]饑使傳鄉信少官給俸錢稀孤憤將琴寫雄心託劒揮五年無暖席六月尚寒衣地遠交游絶天高運命違旅愁朝忽至客夢夜常歸寒鐸迎鐘細秋燈帶雨微雲沉深院樹蘚澁古壇扉上壽終期滅榮名不可希未能趨勢位安用息塵機旦旦思閭里朝朝在　帝畿長風搖鸛雀空館落蜉蝣往事隨波逝流年與電飛干戈憂世路蓑笠想漁磯寄語來遊者當知薤露晞

嚴子陵祠

昔賢棲遁處而我又重征不下一絲釣誰留萬古名風高人已遠臺廢瀨空鳴星象知能動榮華詎足驚年衰芳草識心事白鷗明石竇泉穿入潮流月上平江連桐浦樹山遶睦州城感慨唯看碣登臨莫計程諫封緣漢淺漁隱見君清惆悵歸蓬梗漂零愧客卿羞從七里過虛作十年行魏闕元無分農耕又不成長懷利祿者空自說先生

田園書懷寄友人

鄭生居谷口粱子適江東骯髒才難用艱虞氣益雄君其多利涉余亦有窮通世路黃金裏生涯濁酒中衣冠村叟問藜藿老親同悟道知年長爲農識歲豐兒童矜解字朋舊半成翁短策慚俱拙新詞笑未工山蜩喧落景溪樹動高風竹覆枝枝綠霞連處處紅徑緣鋤藥小囊爲買書空泉石唐巢父文章漢馬融故人如有意一爲寄詩筒

奉懷于大宗伯無憶南溪隱處時旅次淮

揚飄泊有詩凡二十韻

上公無世慮隱几日長吟但結茅爲屋從教雨作霖悠然白雲意不負紫芝心亂竹生庭下幽花發澗陰谷虛巖溜徹水漲石磯沉持釣朝忘餌臨風夕奏琴何曾牽衮冕只是愛山林樽動連宵酒書遲隔歲音別離悲易過漂泊恨難禁落落將憂寫迢迢以夢尋天空汶陽郭地濶楚江潯海外歸虞斷烟中旅思侵征帆沒遠樹斜景上危岑流蕩徒懷玉清冷可滌襟板橋燈照馬沙浦浪驚禽去國成何事浮生歎至今愁知貧後長病覺老來深悵矣多讒忌傷哉苦滯淫時衰途奪爲客久囊消金舉世無同調終身願盍簪

題鄭使君招隱園

玄圃思瑶草彤庭別瑣闈一從丘壑隱幾見世塗非磵靜幽禽響花深過吏稀松陰侵道履山翠濕仙衣飯薦彫胡美羹調綠芋肥弄琴看鶴舞理釣待漁磯墜葉沉秋水高林透晚暉官知

黃綬屈人愛白雲歸萬事閒中息千金夢裏揮好懷吟不盡竹露又微微

廣陵旅次咏懷

南浦淹迴棹東山戀宿枝弓裘非弱冠辭賦誤明時老去才何補憂來病莫辭丘園千里隔容鬢一年衰旅思聽猿起歸心見鴈悲道孤逢世薄家遠達書遲客路誰青眼儒門自白眉斗邊瞻紫氣天外泣黃絲借問懷雄劍何如倒接䍦醉猶沽濁酒貧不賣新詩狂態多猜忌餘生半

別離文章仍豹隱身世豈牛醫荏苒親朋逝凶荒稚子饑羣生元有盡大塊本無私長策還堪畫虛名未敢期夢寬驚處斷鄉國望中疑野燒連雲起江風帶雪吹蕪平隋帝苑木落董生祠鐵甕寒氛積金陵晚照移途窮殊激切志大益淒其士乏龍門引人慚驥足疲素衣塵易化玉粒粟難炊未作歸歟計傷心淚欲垂

晚行溪上懷李明府虎文

屐履東皐外逍遙一散愁汐明烟火起山暝夕陽收萬壑過新雨千巖瀉急流荷香全出浦柳色半侵樓榻短聊供膝冠危豈著頭積年懷宿疾垂老抱沉憂不作題書報其如避俗休天長驚夢落地遠託心遊井邑分鄣嶺津塗間魏州啣盃明月夜擊劒白雲秋衮闕期山甫林棲學許由澄濯明綠篠高館發丹榴饑鴿雙雙下輕鷗箇箇浮鄙夫歌理釣稚子罷耕疇道咲操瓢飲人憐把刺投却懟當日事俱逐水悠悠

雲中書懷呈黃大夫三十韻

家在江南路人嫌塞北陲一從玄髮改幾抱素絲悲僕御由貧慢朋情以病移文章偏忌命魍魎亦乘時地遠鄉書絕天高世道危紫臺分過甬畫角散流飈童稺看揮藻將軍咲誦詩好詞誰絕妙弱體自清羸身計元才拙生涯總數奇客途從薄矣吾道合淒其楚澤饑無草鄣山豈蔑枝九邊雲隔斷萬里夢飛遲老驥終當憤冥鴻不可隨烟深孤戍柳月冷故園葵杖策嗟浮梗張燈憶下帷暮年諸友別古調衆賓疑短賦慚鸚鵡高冠謝駿驥還丹殊未就脫粟且安之請謁雙魚素飄淪五羖皮投荒唯膽在混俗少心知野濶明妃塚沙空屬國祠大才徵太守小醜畏王師彩幟懸朱雀銅符綰碧龜法嚴刀莫問興託酒人期出宿留陳榻追陪對謝碁感恩將劒報戀舊把樽持思苦由琴寫囊空爲玉炊熊車今御李兔苑昔遊睢易作歡來舞難忘去後思那堪蕭寺裏夜夜望旌麾

溪上閒居懷李進士若蒙

溪上初晴好田園爽氣清深松冷日色亂石走灘聲谷轉孤村合烟銷衆壑明林蜩催客起山鳥喚農耕老臥依蓬蓽貧居念友生水涼披短褐天遠望長庚洗杓傾新釀題書寄舊情泌平殷后壘雲澗魏王城蒐去遊千里愁來到五更何當獻詞賦並馬入神京

成皋王南園宴集

西寺淹行旅南園喜盍簪竹邀携酒至風引度橋尋草沒淮王履旌搖楚客心興來還短杖詩罷卽長吟天暝沙吞日雲晴山出林戲魚翻蓋影啼鳥學歌音苔蘚長疑古文章不問今水平孤檻濕蘿匝半墻陰道咲才名誤情忘老病侵百年多感嘆三月幾登臨石窄光逾暗花繁趣轉深烟蕪迷小徑燈火徹遥岑豎子行移席幽人坐理琴乘酣策歸馬城郭漏沉沉

秋日送王逸人還東海

逸人懷古隱志不謁王公道在談經裏名高避世中林園夢蝶叟村舍祝雞翁長揖别諸友歸

裝携一童川原分馬頰鄉路接龜家木落秋城出雲來山店空衣冠隨土異言語到家同潍水波瀾急齊都財賦雄野荒田獵火天濶海魚風他日至閒井何年遊　帝宮因君萊子國我亦夢蒐東

四皓祠

訪道入商雒棲棲問隱淪空林無綺甪古廟但荆榛羽翼曾能輔烟霞未可臣青山不事漢白首尚逃秦高詠罷千載清風唯四人鴻飛明月在雨過紫芝新寂寂荒庭晚萋萋野草春苔紋交斷碣鳥跡半封塵幽適今誰解漂零咲我頻江湖慚伏臘身世屬車輪惆悵懷賢者悲歌一愴神

送無言上人還少林寺

身心元不住離别本來輕一日傳經罷千峰飛錫平林泉懷白社風土謝瑶京洗鉢常分月還山那計程雪霑寒笠重僧伴夜燈清說法投嵩岳隨緣過魏城衲從遊後綻道在定中生潭[illegible]

窺禪影天空識磬聲緇流鳴鼓待弟子渡溪迎寺古三花老雲晴二室明舊林趺自穩苦行到逾成他夕忘言處蕭蕭仙籟鳴

暮春同汪左史大觀陳右史參甫集順王孫洹上園

城暗雲生野沙沉水漲隄邀賓開菡閣並馬入桃蹊地迥觀天小山長覺樹齊戲魚啣藻躍幽鳥啄花啼醴感王孫設臺看國史躋老多行處坐詩半醉中題草色疑金谷風光卽會稽孤炬村店外片雨板橋西舞榭春回蝶歸程暝報雞由來遊覽地再恐武陵迷

館夜

張燈坐孤館地僻無人聲老覺讀書倦心知避世清貧非原憲病狂乃嗣宗名薄俗裘馬貴吾徒詩酒情素絲由染變銀髩緣愁生龜殼支牀穩鳩杖扶身輕山高月易落夜靜澗逾鳴寂寂殊未已幽禽啼曙更

沅舟桐江望嚴子陵釣處兼書鄙懷之作

鼓棹綠江濤揚帆青樹林灘聲釣臺雨山色子陵心苔蘚無年月藤蘿雜古今懸巖留落景深谷響幽禽去住懷前哲蒼茫獨此尋野花空吐發灌木自悲吟不畏飄蓬遠唯愁旅髩侵驅馳名未達忼慨思難禁雲過孤村隱峰迴一水陰遊人頻沉沉陳迹已沉沉最是離家恨波流東向深

塞上贈萬使君伯脩十六韻

坐鎮清威遠專征寵命榮黃沙無牧馬紫塞盡蒼生國以干戈重功緣羽檄成柳含兵雨淨花傍使星明漢壘多春色胡笳不夜聲牙璋　天子錫玉節冠軍迎談笑神逾壯驅馳氣獨橫山風鳴古戍邊日下長城志在空狂虜人今拜列卿浮雲分疊鼓新月上高旌籌策留侯善戎車李牧精單于歸欵日賤子獻歌情玉帳張燈論金壺看劒傾大才文武備小醜犬羊烹書豈陳琳健詞非謝朓清燕然餘片石一爲勒雄名

三閭大夫廟

昔讀懷沙賦令悲蘭蕙芳丘墟知社稷忠憤託文章不爲靈脩恨長憂楚國亡一朝曾水沒千載但心傷道直醒誰許時危謗獨妨椒漿民俗薦蘋藻路人將故郢存孤廟斜碑斷幾行驚聲流古木草色上空墻岸芷多風折江蘺半雨荒魚龍吞奠食魑魅哭殘陽感慨悲前代漂零未舊鄉年華常客旅身計屬帆檣賈傅才何屈顏公句豈揚空餘明月色夜夜弔三湘

成都覽古

望望西川道蒼蒼舊玉京風濤巫峽嶮田野益州平江遶蠶叢國山圍漢后城乾坤三蜀僻源水百花清劍壁仍爲棧琴臺但識名文章司馬貴勲業臥龍成不見當年事徒傷吊古情憩無碧雞使虛入錦官行雨急繩橋斷雲開雪嶺明悲歌殊未已都邑晚烟生

田家

昨夜溪邊雨潺潺漲急流溝塍春水溢桑柘午烟收負耒過青嶂傾家事綠疇生涯童稚嬾歲月老農憂世路簑衣外山川竹杖頭樹聲吹夢蝶花影上耕牛但以田廬樂都忘市井謀寒雲迷小徑斜景入高丘酒熟辛勞解家貧澹泊留愛爲沮溺隱耻作子長遊一室吾終矣茆檐豈足愁

戲馬臺覽古

彭門試登陟感嘆一霑襟世事遂興廢山河留古今傾臺罷戲馬高柳但鳴禽夜月重瞳子秋風叱咤音雲疑鉅鹿戰火似漢兵臨昔學萬人

敵今傷孤客心猶聞楚謌起況乃霸圖沉代遠已流水碑殘餘故岑蒼烟賸長陸黃葉下平林惆悵當時路蕭蕭衰草深

早發新安江

北斗正西傾前村雞始鳴揚帆愁客旅去國戀農耕最恨春濤急偏流曉櫂行況河依樹沒殘月倒江明一夜無憂泊孤舟但病生鄉園仍夕夢野渡又晨征白髮年華老黃金世態輕家貧雄劍在灘險別鬼驚日上霞初散風廻浪欲平

雲深紫陽隱天遠大鄣横水色新安路炯光建
德城潭澄空見石山亂不知名遁漢懷嚴子遊
梁羨馬卿文章浮俗事漁釣古人情沉沉何時
已悠悠幾日成白沙迷鷺影青嶂過猿聲淚爲
飄零墮心緣洗濯清滔滔無定者未敢卜歸程

避暑淡上人池亭得風字

移樽支遁室避暑梵王宫鳥去曇花定香浮寶
樹籠鐘聲山寺午呪語法筵終倒蟻馴枯木新
篁過舊叢彈碁醒夢鹿汲水破晴虹覺路元無

礙迷方自不同慈雲看處起塵事坐來空裸體
穿松入貪經借榻攻蟬吟青竹露魚散綠荷風
道在情忘裏涼生意靜中震雷驚臥犬驟雨落
遊蜂遠樹殘陽外孤炯古塔東老僧供石茗小
豎載郫筒去國嗟行客流年學醉翁談玄庭鴿
聚過渡木杯通漂泊傷王粲興亡問遠公會須
從錫杖天外訪崆峒

出塞曲

爲有邊烽急遥從萬里征六軍嚴虎旅千騎邊
龍城火照單于壘天高漢將營恩深命那重戰
苦甲偏輕豈效和戎策長懷破虜情朔風飄疊
鼓落日動飛旌孤憤唯憑劒奇功不在兵寒沙
連月白古塞入雲平報國羞論爵封疆貴立名
君看寶車騎豈是一書生

送張典選之嶺南

聖世求才俊君今嶺外行孤城投百粤六藝試
諸生樹雜蠻炯暗花開瘴雨明深山幾萬疊長
路五千程燈火前村遠文章後輩驚天邊横鳥

道霧裏出猿聲不是賢良急其如離別輕他時
秋夜月莫忘楚中情

春日普照寺書懷簡崔明府十四韻

仲宣休作賦子賤正調琴政以賢能著愁緣去
住深途窮悲桂玉身老望冠簪柳亂牽鄉思鶯
啼破客心榮名惜未立流序遞相侵花是殊方
色人無故國音衡飈分法鼓疎雨淨禪林榻向
頭佗假詩從邑父吟炯生蒼野夕日下古城陰
往事徒追昔狂言忽至今孤裝輕四海一諾重

千金清譽元陳寔虛才亦杜欽牛歌空爛爛駒隙易駸駸再向當塗問何時濟陸沉

登浮玉山訪閔壽卿

去國訪蓬瀛登舟問客卿因過元亮館遂結遠公盟竹徑家僮掃松關老衲迎天低揚子邑江遶法王城霧樹搖旛影風潮雜梵聲瓦盆供美芋玉椀薦香秔鳥似聽經至人疑入道成青山觀累劫白首學無生避俗君能隱論文我自驚世途元短褐詞賦豈長貞心為談玄靜才憐得

句清雲來孤鳥變日落數峰明傲骨徒悲梗狂言敢負名拂衣辭上界返棹復南征覓路雙林迥迷川片席輕何時還抵掌一聽晚鐘鳴

都門送張使君懋訓之任武陵十六韻

飛揚文苑名迢遞武陵行七澤三湘郡千山萬水程魚龍隨畫軾猿鳥拜丹旌政識蒲鞭美恩承竹使榮驂驛五良馬歌舞衆蒼生黃霸勳猷遠玄暉藻翰精地連巴徼濶天落洞庭清俗定南方化心長北闕明遙遙持　帝命冉冉去神京泉石桃源古風烟楚國平軒車開野色簫鼓靜江聲簪紱青樽酒詩書白社盟望來縈別緒老至戀交情道義諸侯重才慙一褐輕到看津渡虎行見樹啼鶯他日沅江上春光處處迎

蒼厓齋詩集卷之十五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溟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礽東元夫甫校

七言排律

仲夏靈濟宮寄孟給諫

操觚何必問窮通不及農桑田舍翁身寄人間徒七尺老於都下負羣公千莖愁髮隨年長一夜歸心與漏終花覆荒苔蟲跡沒雲來高樹鳥巢空青山幔捲危樓雨白日門開古殿風病有大兒供扇枕貧無故友慰飄蓬飯懷雞黍分官廨劍抱龍泉臥道宮野色涼生仙苑外鐘聲喨出御墻中久成賈傅文傷屈敢學楊莊賦薦雄却歎炎蒸相見少馬嘶天路月朧朧

早秋聞吳孟嘉在蜀中以詩寄之兼呈方學憲

豈干憶昔酒杯同岷嶺音書絕不通黃鵠九霄隨赤鳳青山幾處隔丹楓客星萬里依文幕卿月三巴照學宮驗自屈平稱賦祖才從司馬作儒宗使君久入刀州夢遊子新誇劍閣雄西蜀地為蠶井絡東吳人即漢文翁雲籠古棧浮天黑霞落清江濯錦紅巫峽千峰連暮雨湘潭一葉下秋風林深愁與悲猿斷路遠心隨去鳥窮別後長年飄海上望來何日出川中廟廊名在金貂士巖壑身慚白兔公故業已應愁裏破新詩敢道近來工危途謾借吹噓力　聖代常懷草奏功潮色平沙迷積翠霜華荒館濕疎桐朝昏列岫虛風雅節候明河大火[illegible]最是飛騰能附驥獨憐漂泊未[illegible]好況[illegible]濱外直向扶桑掛角弓

送統上人遊衡州

條風吹雨濕禪裝沙草青青隨柳黃夕梵一時離楚寺春帆二月上衡陽天空歸鶩侵愁遠日暮啼猿入夢長南浦白雲隨杖錫東林朗月照

慈航波宮說法聽龍女江塔談經落鴈王萍水
自然傷別路紛紛何事只殊方深山静處知僧
定芳樹幽時見佛香去後不堪頻送目迢迢鐘
磬隔三湘

送人之瀟湘

蒼蒼千里水雲間一棹西飛赴百蠻鼓瑟幾年
懷帝子望鄉何日上君山風波已是愁中别道
路先知夢裏還沅浦晚烟芳芷緑湘江寒雨竹
枝斑鷓鴣偏墮遊人淚楚酒能開旅客顔若向
蒼梧吊虞舜九嶷猶自隔重關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六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溟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礽東元夫甫校

五言絶句

旅中館　四首

野鳥時一喧山人晝還臥鳴琴坐深林不知白
雲過

薜荔緣窗寒泉流下雲急幽深絶世人但有明
月入

日没無客來草間但風露怪來山大聲寒猿在
高樹

浮世不可羣空山自攀陟林下住年深山禽亦
相識

有所思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羇情江上水無有斷

流時

夜起

一覺朦朧夢雞聲何太頻起來天未曉明月在
西隣

秋思

爲客還愁客離鄉復戀鄉願隨江上鴈一夜向
南翔

淮上送人

相見不盡歡今朝復離苦蕭蕭暮雨中孤帆發

淮浦

閨怨

郎行何處邊妾意自相憐秖恐還家日容華不
似前

自君之出矣 十首

自君之出矣鳴梭復理絲廻文織未就正是斷
腸時

自君之出矣相伴只兒童年來問阿父始識遠
從戎

自君之出矣十載恨離居空來幾行鴈不見寄
南書

自君之出矣愁思懶縫衣夢魂雖遠去不識向
金微

自君之出矣思君復恨君高樓當日暮望斷塞
西雲

自君之出矣夜夜坐更闌腸斷關山雪邊城夜
更寒

自君之出矣心事向誰言擣得寒衣就無人寄

塞垣

自君之出矣夜夜夢臨洮燈前把剪尺淚下濕
征袍

自君之出矣灑淚向燕山願得天驕滅明年早
入關

自君之出矣靜夜倚空樓願隨天上月萬里到
邊州

宿建德江 四首

虛巖宿薄雲清波點孤月遊子思故鄉一夜生

白髮
江上寒猿鳴懷歸淚如雨孤舟客自愁不爲啼
聲苦
鴈斷寒江雲雞鳴遠村樹誰家夜火明照見山
頭路
旅泊懷嚴子孤帆夜不征空多漢時月猶向釣
臺明

送人歸桐廬 三首

酒盡君應發山高日未低鄉心急潮水先上淛

江西
江濶孤城小山多積霧虛歸帆寒雨裏幾日到
桐廬
三春南鴈飛一夜故人去江上盡青山桐廬在
何處

牀頭月

絡緯鳴且悲孤客但長嘯明月不知愁復上牀
頭照

古意

風生簾幙寒鳥棲杏花晚紅日在樓前只是行
人遠

長門怨

羅幃秋夜長下階坐庭綠雅琴奏未終明月來
金屋

登城作

悵望登古城懷思杳難極烟暝林鳥棲征夫行
未息

送客之蜀中 二首

三峽青天上崎嶇最險艱如何思爾夢先到碧

雞山
巫峽古云險江帆遲明發恐有猿鳴悲淚落巴
江月

懷歸路

鄉路浮雲外懷歸思不堪夢魂知別恨夜夜在
江南

閨怨 四首

歡作揚州賈飄飄歲月遙歸來儻相棄容貌爲

誰凋

十載不相見故鄉歎豈忘今朝恐人至嬉子上流黃

深閨長寂寂愁度歲年新縱有珊瑚枕何心拂網塵

日日樓頭望時時淚點斑不知遊子路隔斷幾重山

閨人贈遠五首

歎乘青驪駒一日即千里望望上危樓但見行塵起

天寒日將晚郎行不能飯生小在深閨那識沙場遠

寒霧蔽遠山飛雲逐行旅臨分問大刀氣絕不成語

龍沙萬餘里一去何時歸願作三邊鴈隨君向北飛

結髮三月餘郎爲萬里別試上隴頭山肝腸應斷絕

長干行四首

妾貌芙蓉花郎情卷葹草相逢莫相離同向長干老

生小在長干不出長干里嫁得鯿上郎船頭汲江水

帆落潯陽口鳴箏試一彈隔船相問訊同是住長干

江頭北風起潮水逆西流歡郎歸棹遠浩蕩使儂愁

秋興

家本江東住明當返舊廬秋風元有興不是爲鱸魚

長信宮三首

天淸銀漢低月明金殿寂不忍向屛帷秋蟲鳴四壁

自從避金輿鸞聲絕階下螢火不照人但照鴛鴦瓦

深宮無秋草玉露何冷冷不復題紈素凉風入

祿庭

送吳生之襄陽

客路各千里鄉園共一邦愁心與飛夢先過漢陽江

玉階怨三首

迴飈動脉帷思君復惆悵空有孤飛螢還來玉階上

秋月照簾櫳玉階起寒色君恩如流波深淺不可測

妾能箜篌彈不復自怡悅零露濕蒼苔君王履綦絕

夕望

愁懷寫不盡南望江上山山色忽西夕故鄉何日還

江興

江白知風起潮平見棹歸翩翩兩鸂鶒飛過釣魚磯

閨鴈

哀哀起夢思最恨五更時本是客心苦不聞鴻鴈悲

閨情

夫壻遼西客妾身燈燭光安得君如月迴輝照妾牀

招隱寺十首

步入青松林溪迴山風起高樹隱鶴巢低雲濕僧履

空山絕往來扶筇散幽獨白日古殿扃經聲出深竹

我來青蓮宮訪古戴顒宅林深無世人但見山月白

日入飛鳥還山深路人絕古寺起寒烟陰巖曜晴雪

野犬吠浮雲鐘聲四林夕老衲歸來遲山月映石壁

朝仰南山樵暮策東林杖遠霧蔽崇岡唯聞斧斤響

山勢連京口鐘聲過海門天風疎落木山雨失
孤村

日暮山氣合山僧鳴晚鐘平林一片雨恐有夜
歸龍

昔時招隱處今日已非昔沙上不見人但有虎
行跡

雨洗山翠隹山禽時一囀長風吹夕陽復入青
苔院

逢故人二首

故國郭山下心知別離久借問遠遊人歲晏還
家否

君負青雲姿久爲世人棄別來幾經年相逢還
失意

銅雀臺四首

蒼蒼魏宮雲一片漳南雨腸斷君不聞青山見
歌舞

朝臨銅雀歌歌竟心已絕不見西陵人但見西
陵月

人歸綺羅盡年深臺榭荒西陵千古下明月弔
君王

日日設帷幔時時望墓田可憐望君處秖是生
寒烟

漁家四首

江上爲漁者幾家西塞傍蘆中起烟火懸網照
殘陽

漁家罷罾綸新婦炊應熟稚子驅黃鸝持竿響
深竹

向暮猶網罟月明潮已生但識魚蝦美風波自
不驚

蒲帆已無風小舟復搖蕩鸕鷀不畏人啣魚向
沙上

送空空上人二首

高僧浮渡杯去遠江無跡明日尋梵音天空蒼
山碧

上人飛金策一日徧五岳古寺鳴曉鐘長安月
西落

閨怨三首

月明庭露白起坐但悲悽寒猶知寂寞夜夜伴儂啼

寒燈照孤枕愁眠夜更長空持錦繡段不忍看鴛鴦

從歡出門去不復理殘粧朝來拂明鏡對影自悲傷

聞故人登樓以詩寄之

莫登城上樓恐起望鄉愁試向江東望山山紅樹秋

送人之閩中三首

他日閩中路君歸定幾年愁聞鷓鴣鳥啼過瘴江烟

溪雨生蠻草山風裊荔枝山風與溪雨何處不相思

路暗峰啣日潭蒸樹起雲深山逢古廟半是武夷君

蕪城懷古

驅車吳王國日落蕪城孤寂寞千載下稱靈知有無

送春詞

病酒還沽酒傷春復送春君看惜花容不是少年人

古意

夫婿青絲騎翩翩踏落花所期猶不至早已夕陽斜

閨中月二首

思歸愁遠人對月淚盈把呼婢掩重門焚香拜堂下

見月儂自愁行人長遠遊歸期試借問不語過西樓

贈孫明府

白露金前庭憂民思無已蕭蕭落葉聲中夜郎官起

山行

雲生溪上山草沒亭邊路日暮不見人秋風吹

古樹

溪行

木落沙村出山空野霧消幽深無過客殘日上

溪橋

郊行即事

枯木懸藤古蒼苔上石生月明人不見亂竹起

秋聲

江上漁家

長嗟世間人營營懷利涉何如江上翁但釣千

秋月

清溪夜泊

遠山深且重猿鳥時一嘯朗月隨孤舟復上疎

林照

雨望

山出浮雲上水流深樹中微茫一片色都是雨

和風

蒼耳齋詩集卷之十七

新都方問孝胥成甫著

男瀛公溟甫輯

洮陽蔣之秀本實甫

蒲坂張定徵懋訓甫選

覃懷楊初東元夫甫校

七言絶句

從軍行三首

白草黃榆出塞秋年來無復夢鄉樓沙場一片

關山月不耐胡笳夜夜愁

秦代長城漢代關邊雲朔雪照愁顏將軍夜獵

陰山下生獲名王數騎還

年少從軍老未回西風泣上古龍堆月明何處

笛聲起秋色連天塞鴈來

征婦詞四首

一從夫壻戍遼陽夜獨寒燈伴妾牀鴻鴈不來

邊信斷月明空自上流黃

迴文不及竇家妻賤妾空閨只自啼獨倚綠窗

閒聽去不知飛夢過關西

寶刀騮馬去邀勲零落鴛鴦隻繡紋薄命自憐
紅粉誤不關夫壻學從軍

青鏡明明妾鬢斑何心紅粉上愁顔年年花謝
春閨裏獨自征夫老玉關

寄山中友人

昨日開樽祇樹林狂謌醉殺鮑叅軍今朝却向
峰頭望不見先生見白雲

送友人之歷下

晩別河橋思不堪夕陽歸鳥度晴嵐可憐明日
山東道暮雨寒烟暗濟南

山中古寺

洞口藤蘿一徑分落花滿地鹿成羣入門不見
山僧語唯有松陰掃白雲

青樓曲

侵曉無人扣戶來空餘草色上章臺分明夢裏
鶯郎至又是東風拂帳開

早發淮口

篙師鳴鼓發行舟淮水濺濺東向流客夢不知
人已北夜深猶自到南州

塞下曲　三首

黃雲萬里暗邊山十載沙場老鬢顔但使漢家
長破虜敢求生入玉門關

月明何處角聲哀一劍遙登漢將臺正値傷心
望鄉國陰風又捲塞南來

迢迢紫塞入胡天歎息秦王苦築年白骨已空
寃氣在孤魂夜夜哭寒烟

閨怨

日日蘭房掩不開綠階風雨長新苔郎情不及
雙飛燕春色年年一度來

明妃詞

氈帳胡王夜宴終平原獵火燒雲紅琵琶彈罷
邊風起一段傷心在畫工

春遊有作

行到隄邊賣酒家一樽須待夕陽斜明朝謾道
還堪賞只恐東風又落花

過張道士山房

偶到山陰羽士扉蒼苔滿院杏花稀黄庭爲寫無多字不必籠鵞贈我歸

宿故人館

四胡香飯故人留銀燭空堂客子愁最是西風不知恨夜深吹雨到牀頭

經戲馬臺

憶昔咸陽盡戰灰東歸還自起高臺可憐衰草殘陽裏不見將軍戲馬來

送客

君携書劍赴河津我惜離羣勸酒頻今日樽前須盡醉明朝不是故鄉人

七夕作

乞巧天涯又見秋雨聲偏起未歸愁遥知今夜穿針婦獨倚欄干望女牛

贈王鍊師

悟道新傳辟穀方人間歲月坐中忘烟霞寂寂洞門閉山鳥數聲清晝長

送友人之金陵 二首

遊人孤劍出新安木落江空鴈影寒客路蕭蕭楊子夜一帆秋雨到長干

建業迢迢烟月空不堪離思起江風慇懃且盡尊前酒明日郭山是夢中

逢故人

世路風波幾變遷故人相見共悽然如今只有青天月會似山中結社年

姑孰道中

江南二月草花新一路風光醉殺人不信馬蹄行漸遠鳥聲猶似故山春

秋日聞宋中丞携酒見過

一院青苔過客稀人傳載酒問寒微起呼童子開門待秋草滿園黄蝶飛

秋夜道宫口號 四首

木落烟消仙館虛披衣起坐聽鐘餘山窻寂寞無燈火但取流螢照讀書

學道隨行禮道君繞壇風葉正紛紛長庚夜靜

無人語唯有笙歌響白雲

四壁啼螿半夜風閒心不與俗心同鳳笙吹罷鶴飛去黃葉滿庭山月空

露滴西風銀漢秋碧天時見數螢流道人不識遊仙夢一夜隨風遍十洲

小景詠

山嶂微茫天外逈人家寂寞烟中冷月明孤棹不知歸獨向寒潭釣松影

宿王中丞館

飄淪一劍過聊城羞向中丞道姓名高館夜深雲漠漠月明孤夢落秋聲

蒼耳齋詩集十七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方問孝撰問孝字胥成歙縣人仕履未詳歙縣志亦無其名姓集中有與汪道昆詩當是隆萬間人其詩風華有餘深厚不足蓋亦沿七子之派多浮聲而少切響也